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三〇冊目次

榕壇問業十八卷　（明）黄道周撰　清乾隆刻本　〇〇一
榕村語錄三十卷　（清）李光地撰　清乾隆刻本　二四〇

榕壇問業十八卷

（明）黃道周撰

清乾隆刻本

榕壇問業十八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此篇乃其家居時講學之語。道周自崇禎壬申削籍歸石養山守墓。是年講學於浦之北山。越二年甲戌夏，始入郡，就芝山之正學堂為講舍，至乙亥冬，以原官召用，始罷講。故此書起甲戌五月至乙亥仲冬者，凡十六卷。其十七卷有云丙子春者，則道周已罷講還家，取他方友人書牘問難之詞，當時未即答者，續為發明，綴入。其十八卷則同年蔣德璟所問之詞，道周屬諸弟子代答，間亦衷以己說，併以德璟原問十八條附錄於後。其書每卷分載所編弟子姓氏，卷之前後，道周復各綴以題識，其大旨以致知明善為宗，大約左袒考亭而益加駿厲。書內所論凡天文地志經史百家之說，無不隨問闡發，不盡作性命空談。蓋由其博洽精研，靡所不究，故能有叩必竭，響應不窮。雖詞意間涉深奧，而指歸可識，不同於禪門機括，幻窅無歸。先儒語錄，每以陳因迂腐為博學之士所輕，道周此編，可以一雪斯誚矣。

序

榕壇問業者明　石齋先生與
諸同人講學明道之書也先生
識貫天人詞媲典墳如易象正
三易洞璣詩表正洪範明
令明義春秋表正儒

傳等書凡四十餘種
餘年矣學士文人獲其書
拱璧豈非以其正人心綜治法
爲天德之津梁王道之橐鑰歟
夫自大道晦塞而學術事功日
下江河蓋道遁者藏身之固適治

之路也聖人之道載於經尼山
木鐸實覆六經之器傳授若大
中私淑若兩孟則發扃啟秘羽
翼六經而經義明迨新安成章
句集註二十六卷或問輯略精
義問答語類諸書又百餘卷而

四子之書尊書尊經明大道若
揭日月而示人何患不堯舜世
何患不唐虞此問業一書先生
所爲究心手訂考古証今抉微
發奧用以表經術道固非博名
聲氣徒事著述已也夫有明之

代自正統以還金谿鵝湖之説得姚江江門而遂盛分岐別幟與考亭爲觭角者此倡彼和士大夫幾是非互淆黑白莫辨先生起自閩海辟而闢之觀其函丈發端則以格物致知物格知

至爲第一要義亦可知其立教之所尚矣是書也雖卷帙無多而崇正黜邪矯枉歸眞謂其爲經書功臣洛閩宗派也可故綜先生之生平而論之處爲醇儒出爲碩輔而忠君愛國取義成

仁則爲顏平原文信國一流無他其講貫明效樹立正也迄今先生往矣讀其書按其事接引婆心音容宛在其開聾覺蒙當與集註或問諸集並傳來許彼河汾授受大醇小疵又宜退舍

矣余生長膠西距閩數千里而遙景仰先生如瞻山斗幸承乏汀漳因訪先生遺跡得鄴山講堂鳩工重搆事竣祀子朱子暨諸先儒先生於堂躬詣釋奠思聘名儒主席拔巡屬俊髦業焉

以追先生之舊適圭海優生郭
子文徵持其家藏是書請定付
梓余慨然曰是書之出與講堂
之成時適相值郭子復不吝己
貲以表彰先正先生其昭鑒哉
因詒郭子曰此殆脩治問學鍼
砭指南其公之海內播之庠序
以續先生之志爰喜而序之維
彼問業其時其地其人詳著於
篇故不贅旹
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午季夏日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福建分巡巡

海汀漳龍道按察使司副使加
一級前工科給事中
欽命巡察福建臺灣等處地方兼提
督學政高密單德謨譔

救脩黃道周列傳贊

黃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啓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脩為經筵展書官故事必膝行前道周獨否魏忠賢目攝之未幾內艱歸崇禎二年起故官進右中允三疏救故相錢龍錫降調龍錫得減死五年正月方候補遘疾求去瀕行上疏曰臣自幼學易以天道為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賢才不遽得懲小人不易絕

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干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務苛細治朝宁者以督責為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為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為迂昧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為通達而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意不調而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縉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脩隙斂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拘攣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譎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不救凌圍而謂凌城必不可棄不理島民而謂島衆必不可用兵逃於久頓而謂亂生於無兵餉糜於漏卮而謂功銷於無餉亂視熒聽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劊頑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以崇敦大之

時矣帝不懌摘葛藤株連數語令具陳道周上言曰邇年諸臣所目營心計無一實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前歲春月以後盛談邊疆實非為陛下邊疆乃為逆璫而翻邊疆也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為陛下科場乃為仇隙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藤株連乎自古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自處於催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為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

臣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縉紳稍有器識者舉綱投阱卽緩急安得一士之用乎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鰷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豢士則所豢者必嗜利之臣以箠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駑駘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其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爲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絕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蛟毛羽健任贊化所聞習者有惠世揚李邦華在仕

籍者有徐良彥曾櫻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駿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語皆刺大學士周延儒溫體仁帝益不懌斥爲民九年用薦名復故官明年閏月久旱修省道周上言近者中外齋宿爲百姓請命而五日內繫兩尚書未聞有人申一疏者安望其戡亂除凶贊平明之治乎陛下焦勞於上小民展轉於下而諸臣括囊其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又上疏曰陛下寬仁弘宥有身任重寄至七八載罔效擁權自若者積漸以來國無是非朝無枉直中外臣工率苟

且圖事誠可痛憤然其視聽一係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鍥覈則下樂巉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陷當此南北交訌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谿之談修睚眦之隙乎時體仁方招奸人搆東林復社之獄故道周及之旋進右諭德掌司經局疏辭因言己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三罪四恥以自責七不如者謂品行高峻卓絕倫表不如劉宗周至性奇情無愧純孝不如倪元璐湛深大慮遠見深計不如魏呈潤犯顏敢諫清裁絕俗不如詹爾選吳執御志尚高雅博學

多通不如華亭布衣陳繼儒龍溪舉人張燮至圜土纍係之臣朴心純行不如李汝璨傅朝佑文章意氣坎坷磊落不如錢謙益鄭鄤鄤方被杖母大詬帝得疏駭異責以顚倒是非道周疏辯語復營護鄤帝怒嚴旨切責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嚴冷方剛不諧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乃藉不如鄤語爲口實其冬擇東宮講官體仁已罷張至發當國擯道周不與其同官項煜楊廷麟不平上疏推讓道周至發言鄤杖母明旨煌煌道周自謂不如安可爲元良輔導道周

遂移疾乞休不許十一年二月帝御經筵刑部尚書鄭三俊方下吏講官黃景昉救之帝未許而帝適追論侍講官姚希孟嘗請曹儲全折以爲非道周聽未審謂帝將寬三俊念希孟也因言故輔臣文震孟一生蹇直未蒙帷蓋恩天下士生如三俊歿如震孟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帝以所對失實責令回奏再詰至三奏乃已凡道周所建白未嘗得一俞旨道周顧言不已六月廷推閣臣道周已充日講官遷少詹事得與名帝不用用楊嗣昌等五人道周乃草三疏

一劾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遼撫方一藻同日上之其劾嗣昌謂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臣之子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豭狗李定不喪繼母宋世共指爲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宜大督臣盧象昇以父殯在途搥心飲血請就近推補乃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守制者可推則聞喪者可不去聞喪者可不去則爲子者可不父爲臣者可不子即使人才甚乏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苞引類獲其不祥以獵天下乎嗣昌在事二年張網

溢地之談款市樂天之說才智亦可睹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陛下孝治天下縉紳家庭小小勃谿猶以法治之而自喪斁倫獨謂無禁臣竊以爲不可也其論新甲言其守制不終走邪徑託捷足天下即甚無才未宜假借及此古有忠臣孝子無濟於艱難者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乎功名道德之門者也臣二十躬耕手足胼胝以養二人四十餘削籍徒步荷擔二千里不解扉屨今雖踰五十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天下即無人臣願解清華出管鎖鑰何

必使被棘負塗者祓不祥以玷王化哉其論一藻則力詆和議之非帝疑道周以不用怨望而縉紳勃谿語欲爲鄭鄤脫罪下吏部行譴嗣昌因上言鄤杖母禽獸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鄤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飾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七月五日召內閣及諸大臣於平臺并及道周帝與諸臣語所可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爲而爲者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爲國家綱常自

佔無所爲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假物遂非且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合指帝屢駁道周復進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下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旣無安有枝葉嗣昌出奏曰臣不生空桑豈不知父母顧念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固在父子前況古爲列國之君臣可去此適彼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且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難以偏重臣

四疏力辭意謂臣中有如劉定之羅倫者抗疏爲臣代請得遂臣志及抵都門聞道周人品學術爲人宗師乃不如鄭鄤帝曰然朕正擬問之乃問道周曰古人心無所爲今則各有所主故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之邪說別爲一教今則直附於聖賢經傳中係世道人心更太且爾言不如鄭鄤何也對曰匡章見棄通國孟子不失禮貌臣言文章不如鄭帝曰章子不得於父豈鄭杖母者比爾言不如豈非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帝曰陳新甲何以走邪徑託捷足且爾

言軟美容悅叩首折枝者誰耶道周不能對但曰人心邪則行徑皆邪帝曰喪固凶禮豈遭凶者即凶人盡不祥之人道周曰古三年喪君命不過其門自請凶與不祥故軍禮鑿凶門而出奪情在疆外則可朝中則不可帝曰人旣可用何分內外道周曰我朝自羅倫論奪情前後五十餘人多在邊疆故嗣昌在邊疆則可在中樞則不可在中樞猶可在政府則不可止嗣昌一人猶可又呼朋引類竟成一奪情世界益不可帝又詰問久之帝曰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心

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心術不正臣心正無一毫私帝怒有閒命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陛下負臣帝曰爾一生學問止成佞耳叱之退道周叩首起復跪奏臣敢將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前讒諂面諛爲忠耶忠佞不別邪正淆矣何以致治帝曰爾也非朕漫加爾以佞但所問在此所答在彼非佞而何再叱之退顧嗣昌曰甚

矣人心偷薄也道周恣肆如此其能無正乎乃召文武諸臣咸聆戒諭而退是時帝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遜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憚其名高未敢決會劉同升趙士春亦劾嗣昌將予重譴而部擬道周譴顧輕嗣昌懼道周輕則論已者將無已時也亟屬人劾道周者有刑部主事張若麒謀改兵部遂阿嗣昌意上疏曰臣聞人主之尊尊無二上人臣無將將而必誅今黃道周及其徒黨造作語言虧損聖德舉古今未有

之好語盡出道周無不可歸過於君父不顧示前日名對始末背公死黨之徒鼓煽以惑四方私記以疑後世擯聖天子正人心息邪說至意大不便帝即傳諭廷臣毋為道周劫持相朋黨凡數百言貶道周六秩為江西按察司照磨而若麒果得兵部久之江西巡撫解學龍薦所部官推獎道周備至故事但下所司帝亦不覆閱而大學士魏照乘惡道周甚則擬旨責學龍濫薦帝遂發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並杖八十究黨與詞連編修黃文煥吏

部主事陳天定工部司務董養河中書舍人文震亨並繫獄戶部主事葉廷秀監生涂仲吉救之亦繫獄尚書李覺斯讞輕擬旨切責再擬謫戍煙瘴帝猶以為失出除覺斯名移獄鎮撫司掠治乃還刑部獄逾年尚書劉澤深等言一人罪至永戍止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聖主覆載之量也陛下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抗疏祗託空言一二知交相從罷斥烏覩所謂黨

而煩朝廷大法乎且陛下豈有積恨道周萬一聖意轉圜而臣已論定悔之何及仍以原擬請乃永戍廣西十五年八月道周戍已經年一日帝召五輔臣入文華後殿手一編從容問曰張溥張采何如人也皆對曰讀書好學人也帝曰張溥已死張采小官科道官何亟稱之對曰其胸中自有書科道官以其用未竟而惜之帝曰亦不免偏時延儒自以嗣昌既已前死矣而已方再入相欲參用公議為道周地也即對曰張溥黃道周皆未免偏徒以其善學故人人惜之

帝默然德璟曰道周前日蒙戍上恩寬大獨其家貧
子幼其實可憫帝微笑演曰其事親亦極孝甡曰道
周學無不通且極清苦帝不答但微笑而已明日傳
旨復故官道周在途疏謝稱學龍廷秀賢既還帝召
見道周道周見帝而泣臣不自意今復得見陛下臣
故有犬馬之疾請假許之居久之福王監國用道周
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欲出馬士英諷之曰人望在公
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耶乃不得已趨朝陳
進取九策拜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而朝政日非

大臣相繼去國識者知其將亡矣明年三月遣祭告
禹陵瀕行陳進取策時不能用甫竣事南都亡見唐
王聿鍵於衢州奉表勸進王以道周為武英殿大學
士道周學行高王敬禮之特甚賜宴鄭芝龍爵通侯
位道周上衆議抑芝龍文武由是不和一諸生上書
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學御史
撻之當是時國勢衰政歸鄭氏大帥恃恩觀望不肯
一出關募兵道周請自往江西圖恢復以七月啓行
所至遠近響應得義旅九千餘人由廣信出衢州十
二月進至婺源遇
大清兵戰敗被執至江寧幽别室中囚服著書臨刑
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
刑者從之幕下士中書賴雍蔡紹謹兵部主事趙士
超等皆死道周學貫古今所至學者雲集銅山在孤
島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臥其中故學者稱為石齋
先生精天文曆數皇極諸書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璣
及太函經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用以推驗
治亂殁後家人得其小冊自謂終於丙戌年六十二

始信其能知來也
贊曰劉宗周黃道周所指陳深中時弊其論才守别
忠佞足為萬世龜鑑而聽者迂而遠之則救時濟變
之說惑之也傳曰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
姓之病也二臣有焉殺身成仁不違其素所守豈不
卓哉

榕壇問業

姓氏

洪　琦字兆雲 問業六則

許國懋字二懋 問業六則

鄒　遷字德基 亦字定基問業三則

游漢龍字鱗長 問業四則

柯麟都字魯生 問業五則

涂盛際字爾虞 問業一則

朱家佐字君薦 問業三則

盧仲高字孝登 問業三則

趙從龍字希五 問業三則

鄭　煜字孟儲 問業十一則

尤廷拔字詹茹 問業五則

周　驥字房仲 問業四則

張啓俊字師乂 問業三則

林巍忠字朋夔 問業九則

張　謹字藹士 問業一則

唐鬪先字伯玉 問業八則

尹　昊字孟寶 問業一則

黃　掄字少文 亦字太文問業三則

趙證覺字與蓮 問業六則

陳見龍字非魚 問業二則

許登垣字汝翼 問業七則

黃靖節字共甫 問業五則

柯幹翰字登南 問業二則

吳鶴丹字雲赤 亦字雲尺問業一則

沈文燧字若木 問業五則

郭元祏字爰子 問業二則

洪以儀字羽可 亦字扶光問業一則

唐學瑒字君瓚 問業六則

施日熺字非昃 問業一則

唐　璟字君章 問業六則

劉建櫆字仲晃 亦字河間問業一則

戴　華字韡樸 亦字仍樸問業三則

黃秉玫字君琬 問業一則

林欽晉字非著 問業十三則

高昌祚字子羽 問業一則
楊 俊字峻人 問業六則
張應熊字非熊 問業一則
羅 應字期生 問業十五則
洪京榜字尊光 亦字一郎 問業二十七則
唐懋元字偉倫 問業八則
呂士堙字而遠 問業十七則
蘇棠芾字伯韡 問業三則
侯世淮字晉水 問業十則

魏公亂字伉侯 問業一則
呂士坊字而德 問業二十則
黃士聰字宰中 問業五則
鄭之彌字非愈 問業二則
謝宸楫字爾剡 問業六則
張 沐字子京 問業三則
張 垣字元屏 問業五則
林期楗字輿公 問業五則
鄭 爍字枕石 問業一則

謝鴻奇字有恢 問業九則
謝宸標字爾載 問業八則
蔣 昇字仲旭 問業六則
盧應珠字季光 亦字淵照 問業一則
張瑞鍾字易之 問業十二則
盧 鎮字君復 問業一則
張士楫字吉甫 亦字昂生 問業三則
朱之俊字季乂 問業五則
王麒生字千里 問業九則

劉 濟字賡美 問業七則
楊天宰字玉宸 亦字元功 問業八則
張鳴駿字德聲 問業一則
張 璵字鎮樸 問業五則
魏呈習字秉德 問業十則
王經邦字豊功 問業八則
鄭麒祉字肇中 問業五則
劉 淳字賡穆 問業七則
戴垂寶字石星 問業七則

黃居禎字介俶 問業十則
黃　啓字苞人 問業二則
楊貞嘉字元寔 問業三則
朱　垣字伯勤 問業一則
戴昌祖字君仲 亦字明遠問業五則
李長灑字質嘉 問業四則
王命瑤字元槐 問業二則
吳鴻丹字雲磐 亦字太灝問業一則
余光宸字玉斧 問業一則

柯廷嫌字成公 問業二則
吳國球字共玉 問業一則
陳有度字無涯 問業一則
劉　瀛字賡言 問業三則
劉金鼎字駿聲 問業一則
余長祚字錫侯 問業三則

附見

陳奎輝字克韞 長樂人問業十則
劉中藻字薦叔 福安人問業二則
薛大志字當世 寧德人問業四則
徐明彬字晉斌 梁山人問業一則
劉善楙字完公 鎮海人問業一則
陳藎謨字獻可 攜李人問業一則

格壇問業卷之一

漳浦黃石齋先生著

海澄後學郭文徵晴嵐重刊

甲戌五月十有六日格壇諸友會於芝山之正學堂坐定發端便以格物致知物格知至爲第一要義云此義明時雖仲尼子淵坐聽非遠此義不明雖程朱爾陸到底不親諸賢寂然未有問難俯覩屛間有李見羅講義一章顧問諸賢云此章講義盡未諸賢又寂然意似未盡者某云千古聖賢學問只是致知此

知字只是知止試問止字的是何物象山諸家說向空去從不聞空中有箇止宿考亭諸家說逐物去從不見即事即物止宿得來此止字只是至善至善說不得物畢竟在人身中繼天成性包裹天下共明共新不說物不得此物粹精周流時乘在吾身中獨覺獨知是心是意在吾身對照過共覺共知是家國天下世人只于此處不明看得吾身內外有幾種事物着有着無愈去愈遠聖人看得世上只是一物極明極親無一毫障礙以此心意澈地光明纔有動處更無邪曲如日月一般故曰明明德于天下學問到此處天地皇王都於此處受名受象不消走作亦更無復走作那移去處故謂之止自宇宙內外有形有聲至聲臭斷處都是此物貫澈如南北極作定盤針不繇人安排得住繼之成之誠之明之擇之執之都是此物指明出來則直曰性細貼出來則爲心爲意爲才爲情從未有此物不明可經理世界可通透照耀說此話尋常此物竟無着落試問諸賢家國天下與吾一身可是一物可是兩物又問吾身有心有意有

知夢覺形神可是一物兩物自然豁然揆索未明只此是萬物同原推格不透處格得透時麟鳳蟲魚一齊拜舞格不透時四面牆壁無處藏身此是古今第一本義舍是本義更無要說亦更不消讀書做文章也諸賢釋然各有所得時日已可中諸賢各濡墨自就課義晩刻微完急共辯論廿三人中半依朱義無爲陸氏之說者私喜晦翁寶喆之効一遂至此自關諸賢悟性厭薄鑿空非爲功令所懾坐間紬繹謝有懷趙與蓮吳雲赤鄭孟儲洪貸光唐伯玉盧君復黃

太文尹孟寶各作有本之物知止之知楊玉辰直指誠身明善盧孝登尤啓茹張勗之德聲唐君璋君瓚叅酌明善窮理之間黃共爾魏伉侯王豐功王元槐戴石星張鎮樸元屏各依朱義以即物窮理爲最實諸意欣然各得坐後且別乃訂諸賢翼日各質所疑既翼日再補强恕一義謂前義已明無復以格致精微一再推勘者唯唐伯玉趙與蓮鄭孟儒再申此意遂以諸賢辯質略載於後

唐伯玉問云格物致知紫陽文成兩家互觕紫陽亦有叅合內外底說晚年亦說象山底是今日已盡破諸紛紛了但如此知字與知止知先後是一是二與慮字亦頗有層次異同不某云是問得好明是知之晶光慮是知之照耀同一日光從地出來透暑透寒是他格物從天穿過有晦有朔是他能慮從天外看日只是一片光明從地中看日要是容光必照即此物是有本的物即此物是不遷的止即此物是先天獨存不落後着唐云如此則前日課中與見說先天之知極是又如何嫌他某云實會的人且不要高豨

趙與蓮問云博約兼該孔門正印鵝湖橫分德性問學爲二離德性既無處尋學問拋學問又把德性如何尋今日說事物歸原不知德性問學可是一物尋之道之可是一事不某云物既不分事又何別如說德性無物便使學問無事既有源淵正好觀看須信尋是至善寶座道是格致威儀

鄭孟儒問云格物之物若果有物致知之知應別有知夫子直說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此知字豈有物在某云此看極細夫子生平說無知中庸

都說有物佛家極要說無物諸乘都說有知此是互異之判然是夫子對子路說得不同異日無端特呼子路云由知德者鮮矣彼知字若是無物則此德字亦是無知了此處叅透于本始工夫定無疑悞

翼日張德聲又問格物如是有物則夫子居恒所說知之者好之者樂之者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見而知之聞而知之此數之字竟指何物如是無物又何須着此啞謎某云如賢說較孟儒又緊聖賢由也只爲此知未了未能與日光拜

亮以此不寢不食仰思待旦發憤終身如是一句指
得何消如此德聲云如有難指處則萬物一物了不
得此物杲明同明了不得此知任從今日說天下身
心洞然無間猶須終日不食守此疑團也某云且不
要疑他子思說至誠動物書云至誠感人人與天地
萬物決有通透一路只怕人心麤眼窄耳此赫赫原
頭切勿礙空礙實

是日唐君瓚推拓此義于象山涑水近代姚江興同
上下對得甚明大要宗主紫陽以窮至物理爲有體

有用某但云如賢說都是不須辨折末後又問云如
下章峻德格上下中庸云中和成位育此格致又決
不從事物上尋求某亦云不須辨折如賢都說得是
是日開駁已透意諸賢中必有舉聽訟一章爲問者
久之了不復及意此事不過是身心中一事蚤年亦
亦講過遂可付之無言

翼日諸賢又說聖門只是論仁他無要義格致之義
可是仁不某云爲有此箇纔看得萬物皆備古今來
只有西銘極透此意勿訛萬物一體是腐生之陋談

盧孝登云且放下物格知至如論語約樂章說仁說
智說處約處樂仁可是物格知可是知至處約處樂
可是物是事某云此正是止處如夫子說聽訟猶人
是仁是智那無情之情欲盡之詞是善物不善物善
事不善事如要與他搬弄雖終年閣筆不得做府縣
人有箇詞訟在人身中有遷善改過都是看得此物
明暗盈虧意色不同照出影來如要自家光淨放出
盡通只是不爲約樂所動看得約樂亦是照身影于
以此看車蓋宮室門巷鼎盂了無罣礙便與山水動

靜一般意思不到此處如何放下

魏伉侯云前說萬物一體未免是籠統說話周程說
敬延平說靜唐虞說中此中皆不着一事一物如要
靜觀未發氣象又放不得胞與源頭某云賢說得極
好未發前不看得天地萬物已發後必爲天地萬物
所倒此處格透縱有蔽虧是天地萬物影光相射關
西延不都此意只是說未出來爲賢參透通身汗下
能於此處實實著手何患聖賢做不出頭

翼日又問諸賢還有疑義不

黃共爾云顏曾俱是聖位上人曾子一生得力忠恕顏子得力俱在禮上忠恕只得聖心禮字并得聖人作用然如夫子說他屢空此中更著何物如是影話何所恃靠便可有是行藏如的有是幾可行藏不知高堅的成何物某云極是奧藏某亦曾於此處發憤研求極高極堅無下手處極博極約幾可安身不得安身更無利用易云精義入神如使聖賢無此工夫縱使發皇滿世亦是暴虎馮河更要空忘如何得見龍虵之効共爾云此處難言但說禮字一日爲邦施

此六事此六事與復禮約禮是二是一抑是此處高堅一齊合從抑是此處才情一齊罷舍耶某云禮如至善復約便是止處認得此物天下何物分別且如大家看顏淵與禹湯舜文尚有分別顏淵與夫子兩家對談究是一物一事異日孟子述顏淵談話與有虞別無分面又扯禹稷與顏子合作一身賢豈復疑爲邦過物窮大耶共爾意殊有省

元屏又問聖賢所得各自不同顏以開悟入門曾以真積下手顏稱四勿曾稱一貫後人不以曾學太精顏學太淺今人紛紛爲朱陸異同想亦不是某云此說得好都是胸中有物不透看得東西大小白黑耳

元屏又問子貢顏淵一般聰明夫子對子淵說得簡易直捷對子貢說立達都甚玄奧了如何已立便能立人已達便能達人如說是欲猶懸空想豈古人欲明天下亦是空想耶某云欲仁得仁欲仁仁至此事如何說落空想元屏又云如此前日諸賢課中有講欲明的欲字者如何嫌他某曰也罷何曾見老婦穿針官人放債

唐君璋云顏子說四勿天下諭爲要方憲問說四不行夫子以爲疑與樊遲說先難孟子說强恕出自夫子口中筒筒可宗出自原樊意中反成疑難此是如何某云此正如程伯子說王介甫在平地上談相輪不如相輪上談平地也

謝有懷云今日言談可謂終日夫子到說無言默識既有學誨不知默識何物既云默識不知學誨何事某子言下亦覺有省起謝諸賢云正爲此物事灰身杜口未得有懷又問子貢說學不厭智教不倦仁子

思說成已仁成物智是一是二某云不省到那田地
自然省得某藉諸賢分別何遂敢知諸賢默然又問
諸賢今日可別有所疑不
張勗之云夫子論士以爲心有所定計有所守然後
不爲約樂損益此事不關領悟而來子貢對衛文子
云孔子之施敎也先之以詩書導之以孝悌說之以
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今以格致求仁
爲宗又是知行合一之旨如薛文淸王文成胡敬齋
陳公甫路徑不同終與孔門施敎之途隔數十里何

能敎諸賢不墜講解不落文義的的造有爲有守上
去某云古人風氣尚醇化柄在上四十强仕成材乃
達今人舞象之年便要立地頂天文藝百行便奪席
登殿矣如不於文藝一途指出是聖賢聒對滴滴還
源如此波瀾何所底極文成諸公不合敎人上屋去
任伊自家磨鍊摧折自天頭來郤敎人不得人只管
上屋不知他是屋匠上下無疑天下人各有心眼那
箇不知龍谿溫陵說喫不得至如羅近溪周海門近
來諸公引人入悟初亦不離仁義禮樂只要自家卓

爾高堅雖造履空不墜空界自家多識一貫雖多億
殖不受物累文藝講解正是兩澤相麗處雖遭謠啄
不至獨善其身勗之又云曾子言三十四十無藝即
無藝矣五十不以善聞無聞矣與夫子不足畏相發
似此聖賢念念心心放不得文藝聲聞何繇能斬斷
浮游直証性道某說此處實無分別神龍一日五化
鳳備九德文章豈有鉛華就實之理只看他瑲瑲鏘
鏘委蛇屈伸與魚鳥自然貿異何況出類拔萃之人
再無復疑文藝聲聞足浮性道也

尤彥莊言下亦遂豁然云嚮纔擬議欲問文章何以
日新今知此道本之實悟如使才品成就決無大業
不居之理某默然良久云才品成就是有才品的文
章如富有日新自是忠信進德後事合去做去只是
去郤畔援歆羡直抒所見與聖賢相期久之神明可
通自然與日月星辰輝映
戴石生云性道文章既合一何說可聞不可聞且文
章有言不說言字性道無言反說言字此理如何某
云天下事物那箇有口那箇不會說話譬如一葉一

木有枝有節雖不說草木現見他是草木如他自家
臨春怒生倚風自笑是誰聽他說話此處只要領會
更不須疑諸賢其云今於此事此物差不疑了但
於此外卽事卽物疑難尚多某云何妨推拓盡去
吳寬亦云士固有同情殊斷者亦有名美實難盡者
載記所及尚有八事留礙於心某云何妨備說雲亦
云地下愛書商山翼漢此是何處精怪出來當大索
十日時白鬚老公逃竄何處抑是取頓奮椎先後異
學節候不同耶某云漢家常有白頭翁怪他何事聖

賢手段動忍而後自然不同雲亦又云董公作春秋
災異何不與弟子商量令漢北地尚可爲何無伊周
手段王茂弘不答處仲豈爲肘後報仇謝安石偶然
折屐豈遂矯情終敗魏至成十思十漸難漉前愆趙
韓王再誤一言奚當論語某云某尚未讀書無繇知
他功過雲亦又云且如劉青田勳業造邦文章傳世
比之子房優劣如何某亦云不知但如
太祖德過漢高自然青田優於地下也雲亦默然良
久張勛之見過問曰嚮與兒問八賢此是前書家條

爲何不甚關答某云知人不易各有當心處令人憶
愧如何答他勛之云他可不答如劉張優劣答之何
妨某云青田在　上前貶劉諸賢了無回護自家抽
身非久正命此間豈有異事異書疑情疑案如留侯
之與韓彭蕭曹功過上下高祖自知卽如周昌豈是
留侯商量得到青田之於汪湖緘口不得安得于此
看有異同
洪尊光來問春秋所書二百四十二年不過萬八千
字古今良史何以都不系合王河汾作元經始於晉

惠終於四國之亡與春秋可復相印不某云自春秋
後只有元經粗識大意餘者俱在史部耳尊光云如
何見得某云畢竟意義不同尊光云春秋書王狩河
陽史書帝在房州兩者豈有意義某云未嘗生見蟠
桃見圖畫中亦與苦李殊葉尊光未肯某云夫子七
十二年幾作此事切勿容易剖判
張鎭楪云春秋旣是夫子絕筆未可輕忝如夫子刪
詩時幾四十餘耳弟子講論已自多年如何至今有
齊魯毛韓紛紛不決直至紫陽刪其反而肯綮緊要

畢竟何在某云賢亦爭他何處未得鎮樸云且如三始便自不同常棣伐木祈父白駒各有風刺崧高蒸民朋友相贈都有風頌直以大篇列於正雅天保采薇治內治外天子所用又非短章列於小雅賓筵抑戒一人之詩篇數俱鉅別分大小此義何居某云此義前人都攻擊去了畢竟事體不同聲律迥別鎮樸云且不論聲律專論事體棫樸之官人菁莪之育才斯干之考室靈臺之奏功六月之北伐江漢之平淮南采芑之南征常武之平淮北事體并同而大小分

置畢竟何居某云此亦無怪如斯干考室與文王靈臺遺戍勞戍自然與中興克復殊奏六月江漢采芑常武何疑之有但如賢說終是章句分會如何得到上有日星下有帝王前有高谷後有深岸裏夫夫子中年作此一事精華方壯於列國水土九野文象一一包裹這裏依之爲禮制之爲樂律度權量鈞石斗斛一一俱從此出豈有他派大小正變尚有差池之理學者只爲章句體貼不了如要把章句理會律襲上事猶從邸拄上手捫日宫如何可到抑如十五國風一衞之中有邶有鄘王豳與秦意義事物一條千別曹鄶唐陳無甚足錄存他一國與秦豳上下江漢周召隱義數千舍之不問諸小小者何詎煩料理耶今人只蔽於朱詩賴賢此發與嚴坦卿證明極是可敬餘便不論了張易之過來坐久又問與姙尚問魯頌如何徑不答他某云此道亦自千條不須尋說

黃太文問易道精微且不敢問但舉其粗者如仲尼作十翼除了大象歸併周公只有九翼何處得十來某云誰作此說太文云是晦翁某云晦翁定不如此

漢人說文言是文王舊話雜卦是九師所傳如此只有八翼見近人以上下小象別爲兩翼此俱不曉爻意也文王周公文字在大象六爻與夫子意義夐然天淵豈容混說是日午下鄭定基見過某試舉此義定基云此錯耳註云兩象六爻此言六爻俱有兩象是文王周公所繫之詞非惟大象小象也某謝鄭云某初不讀易然亦未嘗錯過勸諸賢章句文字之外別意相求

尹孟寶云杲尚有一章句易中元亨利貞觀其爻詞

皆云利於正固耳文言直作四德後來何以不通諸書俱云利義之和某云夫子既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奈何讀夫子書不許夫子斷句取義孟寶殊謂未然某云都且放却某不解章句文義

於時衆論且畢疑信各半虞君復楊玉宸王豐功王元槐年最少未有疑難顧問如何王元槐云命瑤有一事問得太遠不問又抛遠不得如一代之典必須正曆近日滿曆紛然徐閣老既用西域今人又許滿城滿城既依郭史自然與雲間西域異道不知歸宿

齊整欲上合天道下揆百世定是如何某云問得好但惜太蚤也譬如格物須看得自家身心是一是二是離是合生死人鬼了無異義然後通得天下家國幽明神祇今人做曆不曉得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朞朞在歲差上下零分多寡比擬將來究數十年又是一番謬誤且如日之於天猶心之於人取道不齊晷影自別今勸他星臺先明二至日影以定月交淺深無一人肯者又要近舍守敬遠祖冲之如何得有端竟由來元槐云此事遠近實未深曉但要探箇消息某云未能格物知字消息如何相探得來午下張三華世兄拜昴之俱在坐元槐是三華外孫二華云伊說且不須辯斯但如伊說顓頊曆七政會于營室此是眞是偽某云正如此事亦須格物當帝堯時日中星虛顓頊分在堯前虛在危前尚一二十度豈有數百年後倒行一二十度之理後生人每事審問再不要爲文字所誑但勿以此隔斷稽古之路

王豐功次云經邦不敢遠問只如聖賢躬體力行俱在倫理日用子臣弟友夫子終身自爲未能自夫子

來何人不是此物何人不做此事却無一人做到夫子田地夫子於此處說出忠恕分明是以己恕人對仲弓說又添出敬字仲弓之敬顏淵之禮莫是此處下手不同遂使終身言行都不慥慥了某云賢說得有歸宿某今日說格物致知說强恕而行未嘗結得敬字賴賢此說得到格于上下格于鬼神鳥獸草木魚鱉道理

楊玉宸當日已信格物是箇明善再不復疑某曰且問看玉宸云朱陸異同勿論格致只如一學字晦翁

謂明善復初時說是自然有覺將覺先於學抑學後
乃覺耶有學便有習將覺果是性學果是習耶某曰
此則不聽格物是知去格他抑知至是物通至此耶
聖賢只是如此學問猶天上日月東西相起決不是
舊歲星辰發今年風雨亦不是今歲晦朔覺夫歲光
明吾人只此一段精魄上天下地無有停期泯故便
知千歲知新便損益百代切勿爲時師故紙蔽此晶光
盧君復最簡事時古不苟言笑最後離席問士不過
經學古不足致用宋儒講論于斯道極爲有功然如

當日經濟覘漢唐如何漢治雜霸唐治雜夷宋治積
衰日論日廢議論成功亘然兩轍毋亦德行文章經
濟判然兩物并成兩事歟某曰今日最喜得賢此問
異日免被天下笑罵宋家天下自燕山來
賴得元祐諸賢清明潔治末後衰頹不比五代自是
氣運使然何無諸賢不知幾多豪傑
　且如狄武襄岳武穆諸賢經許多危疑從容間
道豈是河朔節度皮毛所及陳同父馳騁天下作一
虞允文不成但看張邦昌劉豫做不成天子亦是周

程諸公手未暫千萬勿說德行文章不成政事今日
只管看得此物透與不透如透者宓羲神農與今日
天下了無分別如不透者呼韓稽首　猶是
漆暗世界天下未平也某昏昧諸賢高明一一指示
勿使後人室裏猶有異同
甲戌五月廿二日道周識
　　　　門人張瑞鍾集編

榕壇問業卷之二

漳浦黄石齋先生著

海澄後學郭文徵晴嵐重刊

甲戌六月二日余以兒子痁未還山諸友約爲再會時在榕壇者四十八人唐伯玉蘇伯韓阮雲基唐君瓚盧孝發王豐功魏伉侯戴石星以家務見謝凡四十人至於會次秋水曹公昔以莆李親府篆攝衣升堂謁

夫子像畢下堦揖諸生坐定問今日講論何章某請

公祖發皇大義推讓久之某云諸生讀書泛泛言大學中庸大學中自然以至善爲要歸格物致知爲首義只是中庸兩字單舉名篇於中和首義又別若眼此處尚未理會如何得開門見山曹公應聲云庸者用也中和兩字只是日用當然大舜所謂用中與聖門致中皆實有下手處以此與大學一樣若眼某作禮云賴有公祖開發使諸生豁然不然含和趣庸又成贅義曹公云正不知次章如何便說中庸不說和字某云先輩只教人看未發前氣象和自庸得不消看了且如喜怒哀樂是庸常有的直做到天地位萬物育亦是尋常事業無甚光怪只是未發前看得不同耳曹公云未發前畢竟如何某曰只是戒愼恐懼且是君子小人在中庸中了無分別只有戒懼與無忌憚便天淵之别了曹公云如此看時中字還是一是二某未解曹公云如時時守中與時措之宜此是一是二某云聖門喫緊入手處只在愼獨自不覩聞以至覩聞自未發以至已發隱微顯見何時離得中字在時分破得中分聖門不把和字硬對正是聖門

明眼明手如小人便要極通方隨時變化以此於中庸上看麤了曹公云如此看時字便在隱微顯見未發已發處透得分明致用極大如小人但說得用不得也某爲斂衽者久之某見人厭薄程朱於時中兩字看不明白欲於是日竪義郤念前日强恕求仁之義講貫未透聖門本領只是明善求仁求仁工夫看不分明驟說中字便與空門闘閧了說靜說敬入手直捷亦未能於明善求仁處領得完全因曹公問題次應云聖門中尚有疑義如克伐怨欲不欲章極是

難看也仁字如是難知夫子不合以是强人如是易
爲諸子不合都做不到且說克伐怨欲四字已是上
根人下手不在塵腐路頭令此處刋除未開仁印教
人如何用工譬如驕兒戾僕不放出門雖是小可愛
養中才亦從此做去難道存遏懲窒便是一路清寧
也但不知顏子不遷不貳比此如何耳曹公云胡安
國學會到此試與諸賢一叅時坐久曹公以堂事且
去某欲曹公更命一題公因推讓因於
聖像前探得桃夭三段公謂聖賢談話動便引詩以

此開益後學猶禮樂之有筌簀諸賢欣然承受某私
欲吾黨講課自是韋布素心一旦動煩有司不獨鹿
豕改色亦恐有人傍門穿竇因送曹公以回揖諸賢
云程叔子極是好人又經濂溪鑪鑄去之十年見獵
猶心動僕今日見官人來講論便覺微有名心諸先
生幸相箴規勿爲急燭動火也時日未午同諸賢過
紫陽祠謁畢復坐舉題云聖賢相引只是無盡工夫
大禹不自滿假求仁無怨欲仁不貪如就克伐怨欲
上消磨光淨去仁何遠只怕他執煞認着謂招降殺

賊便是天下太平也如此章是聖門證仁第一大義
與子路不忮不求子貢無驕無諂一樣叅看今人都
說不行四者還有四者根在又說在外面打疊不在
裏面磨礱難道四者根株尚在外面　又道不行底
象如壅水如截瘧難道壅水截瘧夫子還說是難事
也正如禹周驅逐鳥獸益稷粒食生民一段仁心還
須千年與舜文合證且勿說殺賊招降便是盜息民
安即使比戶可封難說聖心便了也諸賢云此爲首
義如次義還是桃夭三章不某云我輩今日雖是課

義實是探討聖賢消息某初來要明中庸密義已被
曹公點破得出畢竟此中尚有一事如中庸其至中
庸不可能此中庸字豈是皮膚如何要擇且如擇乎
中庸此手豈錯如何又補箇一善出來聖賢心眼精
微只看予智兩章針鋒細對擇執關頭指點不漏即
此知止格物做到舜顏上去無復文章何況二義二
義鄉諸賢於是命筆以克伐章爲第一得善句爲第
二桃夭章爲第三是日將氣蒸極諸賢集坐搆思忘
疲某倚數廊柱唯有自愧䟦刻吳雲亦先完兩義雲

赤意與某水乳俱合旣而諸賢首義以次畢投朱君薦瀟然玄引最得聖門進一步法謝有懷趙與蓮居常甚敏是日亦湛思良久乃出唯陳明師浩然吐所欲言於題中疑難擬㨗殆盡某拈明師作對諸賢云凡聖門論仁常有兩義一義是密藏一義是進法密藏者對子淵子弓說克復敬恕當面認出內聖外王白地明光進法者對武伯子張說千乘百乘說淸說忠背地藏着實用真體金針不度唯對子貢說立說達挽却當中耳凡聖賢皆當中作出克伐怨欲不行

已從當中挽住却未嘗洞中紅心如射箭者手爆目高時時穿透杆外此是博施濟衆的難事只强手柔時時穿貼紅邊此是不行四私的難事然穿貼紅邊與穿透杆外者手地不同所以一挽之使近一慰之使進異日此義恐不明白饒對子張說能行五者天下爲仁能行五者不行四私所謂抽他銅錢與他元寶也不行四私說不知其仁勿作四非禮反說天下歸仁所謂銷他財寶白地明光也諸賢於先難字都看得明白只朱把聖門歷歷說仁處一一融會成一

大塊陳明師似嘗看過却體貼透亮諸賢謂都看過只是夫子說不知便虛涵將去使人自會耳洪尊光心地最明淨於此處都看得圓成黃共爾看得圓成都於難字上體會大抵此題謂有難字替不得仁字有仁字把不住難字兩下拔刃使强力敏手若心攢眉者一齊心慮跕脚不住如顏夫子博約前頭鑽仰高堅何等艱苦難道心地上做起工夫便容易也所以顏子一箇禮字當子弓兩箇敬恕字子弓兩箇敬恕字當子張五箇恭寬信敏惠不是理路不同正是

梁受領略各别若要一處抖擻特地證成便向旁門喫捧乞食去也是日諸賢各極研會楊峻人唐君章鄭梲石張鎮樸人自竪義斐然足讚唯盧君復張德聲尹孟賓以苦暑不及完篇翼日乃證次義昜之元屛鎮樸翼日過寓中問首次二義要會孰難某云此俱是聖門中第一要義克代題如劉季入關決定要王仰視宮闕俯顧組璽無一不是王者與留侯商量封府庫圖籍佩背謝項此段精神畢竟與武湯夐别擇善題如武王入洛停寶萬千到頭只是一篇洪範

難之與仁說二既不得二中庸之與一善說一又不得一一邊是入海探珠一邊是登天捫斗纔著一毫麤心便是萬山突礙看　得一善後猶是拳拳服膺則聖藏中豈有合下領法只管手下入木三分不要檯頭處放徑尺也桃夭三章無甚奧義然既當塲與曹公拈出便多作者鄒定基不作大義只拈桃夭之篇與楊玉宸同意復貽書見問云擇乎中庸得一善此善即至善也一字與中庸各何處下落若別有下落道不得中庸不可能也某云此事當月說之已

明定基未曾面話且如中庸其至乎不是一善那得至來正謂擇至庸者不得一善所以民鮮能久矣虞廷學問要從精一說到執中若無精一豈有中字要截得來定基又問顏子執擇都在膺上博約都在我上克復都在己上原思克伐怨欲只見克己一邊把絲已章看不見了某云定基看顏子瞧着兩邊耶已字如有兩邊當如月蝕一邊去黑一邊生明迨其明時邊背安在且如克己定基尚謂未仁耶定基云不行與克己畢竟如何分別某云克復消息正如月蝕還明不行消息正如雲霧不與月蝕還明自家信得天下人亦信得叫雲霧不與自家把不住鬼神亦把不住也張鎮樸因問前日說不行章有兩義都是無盡義如何參透某云何處看是有盡無盡鎮樸云難亦無盡仁亦無盡是無盡義霧不蔽山星不蝕月是有盡義某云賢自參會得透如論體者月明山碧與雲霧了不相涉如論工者邊暗邊明各隨天下所見何處得有盡義耶

翼日趙希五又問夫子教顏回克復敎仲弓敬恕敎

樊遲先難至原思獨云爲難仁則不知豈分量不同立敎亦異耶某云此事已曾講過不復須疑希五云考亭說克復是乾道敬恕是坤道作何分曉某云猶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耳難道樊遲原思一是屯道一是蒙道也希五云世云克己是提宗不行是對治如何某云提宗如服氣還丹對治如禁葷斷酒兩事細參有何分別若是仁人只得呼吸與常與天同運涂爾虞云先難後獲所獲云何如可謂難更當何獲未識攻苦休歇先後放下一齊俱有抑一齊俱無耶

周季侯云約法三章少不得垓下一戰其義有可商不某云此則不同垓下一戰只爲閒道入關若使前途倒戈只得放牛牧馬豈有過劉者定又須翦伐一場只是朽馭上頭戰兢無盡一心安穩難事又來堯舜相對再不說天下太平且及時爲樂也

林非著又問天下太平與歸仁一樣氣象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亦是小康克伐怨欲不行可是分疆畫守自保城池不某云正是滕薛小邦亦行得王道惜他不行難道效死勿去亦是王者之師

楊玉宸是日首義已先完取去某不復憶因問玉宸昨日意旨如何玉宸云顏之克復憲之不行講解紛紛以天宰所見則顏有復禮在憲力求去克伐怨欲畢竟有頭腦無頭腦之別某憶前期黄共爾嘗問克己復禮禮是何物未及裁答言下憬然因問玉宸復禮是頭腦此頭腦安頓何處玉宸亦憬然某云無復非禮便是禮了此禮字更無可說譬如日出無不明處便是明了不消說明只日出也玉宸云日出便明此是頭腦未明要日出此是未有頭腦耳某云如賢說極是但知雲霧風雷日月亦自在但要吹盡油燈天籟自啼卓露離身東天漸白耳

呂而德因問如此全是景侯昔香巖童子問溈山的的大意溈山云我說不干汝事巖後因擊竹有悟禮謝溈山云當時若與說破豈有今日不審原思景侯到時又是如何某云吾道則無此法夫子對曾子說吾道對子貢說予　貫明明是身見顏回勞苦直接他文禮上去見子貢施濟在挽他立達路上來何嘗看人自啼自靜只是前頭說難說獲說爲之難後來

說易說簡說易簡而理得要人此間探討尋求得箇真歸宿不漫下工夫也外道只管虛虛聞聲應響如心風見切勿靠信

周房仲當時亦問夫子以乾坤兩義提出克復敬恕至如咸卦提出虛字繫辭又提出寂字老之清淨佛之妙明皆從此出今日如何說不肯信得他某云寂感虛受此是世間人事神明一定道理豈是佛老劃據得去又豈是夫子陰騭護他且如仁字一字是夫子特呼出來爲五經玉璽任他說慈說捨說果說報

說秘密妙義何嘗有一字頂戴得去一字滲破得來飣如克伐怨欲四字隨他五陰六塵諸垢淨相包裹備盡此處斷除夫子猶未許他仁字何況黑白雌雄之間

鄭孟儲極是湛深人尚有此意亦云談到心性上去便在乾竺玄中某云何處見在他玄中孟儲云譬如無意必固我不行克伐怨欲此中磨勘逾磨逾細便覺空藏是箇盡頭某云正是此處爲他救命爲他下藥如荷蕢一流人夫子直曰果哉末難此箇難字是他瞑眩金丹古今豈有不格一物能明萬物不盡己性能盡物性的道理如是一路掃除便成透亮試看日月星辰豈是掃除透亮得來如說磨研淨盡便與空虛譬如骨角玉石千倍下工只期無憾豈有切磋琢磨直到絕無毫釐明了此一種書晦庵諸老辨之已熟我們再不消說

朱季又又問心性兩字是聖門常談語孟多聞稱之者大學言心獨不言性中庸言性並不言心豈脩齊治平許大事業皆從心造不從性造參贊位育許大學問皆繇性造不從心造歟抑心性是一是二吾儒所云存心養性與老氏脩心鍊性釋氏明心見性遠近異同歟某云此是賢攻究來問的抑是賢謄錄來問的如攻究來問者某曾講過諸賢備知如謄錄來問者想先輩自有文章也季又云是俊記得俊初來實未聞說某云看頭日格物明善意義自曉

是日剖析斯義於側私一路不入拘儒不墜佛老賴諸賢長助實多而奧義發皇在諸賢心上實未盡暢因問尤虞茹云擇乎中庸此中庸是散見天下的抑是環集吾心的得一善是中庸融會的是中庸揀選的虞茹云顏夫子與大舜一樣聰明一樣擇法問察之下兩端盡融如食知味如行得寶何由窺測得他某云顏回亦是入耳就陋巷結論上體貼如何便到虞廷上事虞茹云虞廷深山想與陋巷一樣工夫某云賢說得好孟夫子最善看書顏回在陋巷擇得一善便拳拳服膺此是舍之則藏一路虞舜在深山聞得一善便沛然若決江河此是用之則行一路虞茹云如此則得一善不消看到至善上去也某云此則

不同中到庸處如銀出火鍊用熟成得一善如丹頭點就百實所宗且如人倫方員要有至極得一聖人規矩提要所會自然不同譬如一般規矩亦有極精極微工夫所謂精以致一也詹茹云然則顏子已到知止能得地位某云古人學問千聖同條靜安生慮雖在吾輩何敢不勉

黃君瑰隨問中字既是未發一善字更是何物李延平勸人觀未發氣象此觀字即是擇字否既於無可擇處着得又於不着一善處得善此等微渺下文告

哀公又於擇善下分派出學問思辨來此是同是異某云賢問得極好古人說此中字只就無過不及上看分化原頭少不得一番鍛鍊吾人學問思辨工夫正於此處措手如九二大人亦有學問聚辨的淵源耳凡人錯處都在極微極渺正視不到處如在昭昭路上不是無忌憚的豈有差池且如此天下根原萬物秘藏要銖兩不差定費多少心力此中工夫切勿疑誤

呂而遠曰小人無忌憚是糠粃一世不消說了君子而時中都是天長地久不隨風雨明晦的然如此中庸纔決擇過尚有一不一處是何緣故不敢謂一善是中庸錯出罪義又說不得是中庸了義歸墟看來中庸是舟一善是柂性善是中庸柂工某云都是但一善不是了義歸墟將謂終身日日買船選柂也某憶先儒每坐講論必問孔門所樂何事顏子所學何學初意以原思與顏子對照看出不遷不貳而諸賢紛紛爲每事擇善隨時處中二語縛着因林與公來問顏子亞聖過怒應無如何還有某云賢看不遷怒

不貳過細抑不行克伐怨欲細也如說克治工夫冉無麤細之別如看他體會源潤支氏迥然難齊與公云夫子教他下手亦在視聽言動上何嘗直破心扃某云正在此處備見天性凡人下手要有得手用力要有得力處如在怒過上下手終身是箇怒過也與公云如在己上下手豈終身是箇己在某云此不同試把手掌當日照過何着是汝骨月去了非禮便是體了己克禮復如何猶說己在與公云如此繇己之己與克己之己是一是二某云汝兩手擦面誰是汝

手誰是汝面汝自家梳洗整頓衣冠雖有別人亦是
汝的此處十分分明如何自家倒錯與公又云畢竟
顏子得力何在某云不曾首義再看二篇莫若郭受
予所云隨立隨掃也
謝有懷張勗之柯脅生於是一齊悟一善之善不是
等閒自捐所問不煩更答
張元屏云中字既明白只如庸字舜顏武周許大事
業在夫子都看作庸行誠明性教而下篤恭治平而
上聲臭盡處夫子都看作庸言此中擇執何處下落

某云看中庸首尾是中庸下落大學開頭說止至善
中庸煞尾說無聲無臭至矣庸常道理直到此處不
是舜顏誰人領略賴賢提綴不使坐上淺看中庸輕
批至善也
庸君璜以補課見過偶聞是說便云瑒常疑希聖希
天之說如中庸首章不睹不聞未嘗說至只說致字
末章無聲無臭不說致字止說至字大學至善致知
顏回擇中得一此不是希天而何某云極是一部中
庸束到頭了只有兩字歸結一貫如何諸賢尚有紛

紛之疑
先是與曹公說時中時趙與蓮坐次稍遠不聞講論
因舉前語云君子時中小人無忌憚無忌憚只是不
戒懼時中只是戒懼不知此戒懼時便是擇守功夫
抑是誠明前頭不思不勉時候也某云此事前說已
明縉來呂而遠亦疑時中不是戒懼黃君琬又疑看
未發氣象不是擇中大抵戒懼則時時做得不戒懼
則時時做不得擇乎中庸不能朞月如何說是時中
畢竟於隱微去處工夫不到如要刻刻致精自然無

朞月終身之別隨他說時中變化我只管是刻刻獨
知再勿隨他橫生手腳
是日二義頗明諸賢旁及他義黃太文問川流敦化
楊峻人問仁本孝弟洪尊光問同室鄉鄰鄭枕石問
顏回禹稷尹孟賓問不知不能黃共爾問知一知十
或理可旁通或言須異日皆裁答未能詮次有盡惟
陳明師未有言話因問明師亦有學誨不明師問聖
門言一貫者二參言下便承指出忠恕何等直捷賜
言下默然後談性道尚有疑關豈是從人貫者心地

易尋從天貫者命前難語抑是魯者蹤實言在意中
慧者課虛意在言外耶某云此則未能要解者須是
曾參不死端木復生陳明師因問張德聲亦以是請
某退避曰若說者又是被人惶怪一塲德聲曰何事
某云某前在浙江曾發此義及至毘陵與謙止叅證
殊未慊心某生平謂人心頭學地須積精而成如一
片日頭晃赤赤無一點昏昧團團天中只一片日子
日北則晝長氣熱萬物皆生日南則晝短氣寒萬物
皆死觸囪而出則為雷霆迫氣而行則為風雨餘光

所照以為星辰餘感所薄以為潮水爆石為火融金
為液出入頂踵照於心繫如此世間無一物一事不
是日頭串透人生學問精誠常如此日然後能貫串
六虛透徹上下千里萬里無有障隔如此便到十世
百世更無芥礙了稍不如此雖杵針鐵線穿鑽不來
何況鋼城十重內外明師唯唯德聲曰此是天道抑
是人理耶某云隨賢穿串莫問阿誰
張鎮樸復理前語云前日問詩中三頌却未曾說周
商與魯王豳與秦風頌始終如何綴繫某云此不須

說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又曰維南有箕維北有
斗又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鎮樸呀然若未嘗問者
諸賢於是開指稍潤
朱君薦問左國為春秋正傳春秋災異不指事應而
左氏言之歷歷不疑將左氏補仲尼之缺抑賢人所
詳聖人置不論與某云史失之誣易失之賊只看他
無失處不要看他失處君薦曰現前失在何處某云
君子之失也如日月之食也日月何曾樂要食在
唐君章又問北極遠近不同自是地形漸別漳南燕

北相差十三四度過此以往顛踵反植於理如何某
云此是常談又何足怪
羅期生問焦京王楊諸易同異某云寂然而應感而
遂通何說之有
吳雲赤以前問多不復置問某云姑舉一二雲赤云
聖賢損益差等如周公太公報政論治逆知其後必
篡必削何不更求至道豈是精神有限抑是時勢使
然某云此則未知若是轉移得住一變再變現亦有
人却無變處又云蘇李同曰西漢風俗類倣繇商祖

不事詩書東漢名節厲興繇世祖敦尚儒術葬操雖易自是二祖興趣果是世運使然亦是風會之故某云此亦未知但使黨錮不興諸賢未盡延熹餘厝尚在炎年雲赤又云宋晉兄弟之國士風　自約略相同今人遠邁漢唐何亦有議論成功之歎某云此則不知聽諸先生私憂過計某則寸田尺宅未能自謀林莽著已嘗問過又來談云定危者與人諸葛武侯鞠躬盡瘁負荷才識不能復郭金之業就如一箇閣係提躡不住如何得使張陸歸誠若使人有此等才

識又有此等至性一心貫串天人一心自此管樂兩下分馳不知此時於心性內如何參得透於體用上如何看得定又如何做到盡頭處某曰此又未知若要知者試問原思做到頭時克伐何在做不到頭時怨欲何在一匡愛賜鮑叔未知其始孤城不下睢建不知其終今日只做文章奈何便要上下今古翼日某以負土復還山中且餘未悉以俟來期

甲戌夏六月初七日道周識

門人張垣集編

榕壇問業卷之三

漳浦黄石齋先生著　　海澄後學郭文欲晴嵐重刊

六月九日某以丙諱還山又十日郡邑較士丙舍下棲朋從不絕廿九日

曹公祖致書以會期難遇再訂初秋之朔某竟以負土言謝亦謂考期不遠聚會非宜也朔二日曹公自到榕壇問諸友所請題目先是朔日已封二題付張易之去一爲之不厭一合外內之道曹公封諸友發

捭大意所未及領初八日徵文始完彙至墓下僅三十五人趙與蓮郭愛子洪尊光唐君瓚諸兄皆不値而游鱗長施非昃蔣仲旭謝爾載新下敎

游鱗長見問云論語一書言仁多端至聖字則斷言之不知仁聖是一是二抑有天人安勉之分夫子辭聖未嘗辭仁又辭名未嘗辭實但不知夫子所爲何事所誨何物一時門徒定道不出某云此何須疑勿問夫子所爲何事所誨何物且問古來百千仁聖所爲是何事所誨是何物仁聖是到頭食報之名爲誨

是三冬〻蕪蓑之務如富翁長者如何敢居下養耕田
是吾本分說出此話豈有含糊書生只爲聖字嚇倒
如怕虎人說食虎肉便惟驚謂無此理不知是獵家
常膳耳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又云亦爲之而已兩爲字都
從此出顏孟以下於此爲字都不體貼經師訣到爲
仁聖便咋舌且說是空空爲本分事無爲仁聖理不
知仁聖當日亦只爲得本分事譬如堯舜當日競業
終年豈曾標箇堯舜終年去爲堯舜耶

唐君章云夫子說爲誨是下學還是上達如屬下學
何以從默識說起如屬上達何以謝仁聖不居某云
此中千千勿說辭謝如說謝字躬行君子夫子亦不
敢居不爲酒困夫子亦說何有於我譬如擔糞下田
人老實口吃當用力時齒亦不開於此處說甚下學
說甚上達到異日人稱他富翁稱他長者雖極正當
亦要打恭起來豈有呆說我便是也如老農大祁寒
暑雨晨夕田畔不着一聲咨嗟勿論膏粱子弟勉强
不來即伊家癡頑僕子亦趕不上了只此就是聖人

心事聖人樣子
黄太文云夫子到處遜謝到處擔當窮年孜孜倦樂
相乘大家商量無有盡處是本領得的所在如云除
却敢心便有實詣則一味謙卑已證聖果如何還費
商量某云賢說得是除是莽操亦有豈敢之心小兒
瓜葉親前亦要讓只是當仁不讓了如說去箇敢心
便可證聖將顏孟無復證聖日子如問本領所在難
得直說一樣肥糞工夫不同一樣工夫時候各別聖
人雖遇小事於三才上不靠一家孟子云地有肥磽

雨露之養人事不齊也一誨一爲教學相長精神心
力此處畢盡矣凡人精神明清是聖心力融結是仁
兩處都下不得手只要此處人自鍛鍊到心力融
結精神明清便去仁聖何遠勿說岸上終無人行也
張元扉云從來說家亦云夫子非辭仁聖子華非贊
仁聖一是指出學人爲仁聖門路一是悟到至人成
仁聖歸宿是否某云便是此亦不是尋常說家但說
門路歸宿則微不同門路是迹歸宿是室此是吾輩
實歷功夫擔子上起家也此處相長無量成已成物

日月不竭君章所云任人見仁任人見智是也陽明先生謂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豈命志時初不見道得道時了不見志耶不過憤樂相宜如風雷水火要此兩物生成萬彙如云天地渾然更無憤樂成甚法界莫云風雷是志雨露是道也佛家只曉得虛空是天聖人登說乾乾兩字眞龍心骨勿爲蛇蚓所撓耳

楊峻人又問學不厭云何有爲不厭云云爾豈學深於爲抑爲别有所學乎使爲非仁聖則聖門所學的

是何事如以仁聖爲之則仁聖如一榜樣似有成格可憑盡境可居某云賢問都是然夫子下語最不死煞仁聖涯頭有如天海尋他成格盡境的何所在生乎說忠清才藝算不得仁一旦子貢問施濟是仁反說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又如神爲顏淵亦是不矜不伐一旦原憲問不行克伐是仁反說可以爲難仁則不知觸類引伸敎斆之間豈可量乎聖既不深於仁則爲何得又淺於學耶峻人又問夫子對子路說爲人究竟亦無實義如說仁聖便是此人將毋堯舜亦是此等憤樂某云顏賢指得分明孟夫子云號泣于田仰呼昊天只是念到不得爲人不得爲子就此段想出聖人不得於天涕泣悲號開辟無處何況發憤而已

蔣仲旭問莫亦是地位難臻工夫可到不某云嚮來吳雲亦亦疑仁聖是性之爲誨是反之然此中只說性教不說性反如是工夫者自家做不了誨不得别人雖是教學相長亦如魯雞終伏不得鵠卵出來趙希五云是夫子恐人把仁聖自居便有歇手特以不

厭不倦使人鼓舞而不自知某云如此則是權教終無實義吾門皆是實義不用權教蔣仲旭云既是實義不用權教則只任他地位還我工夫也某亦深以爲然吳共玉云如是實義則子臣弟友格致誠正參入爲中終無了法亦無悟理如何生出憤樂教誨許多妙趣出來某云此事談之已多吾人只管發憤樂亦無用誨亦無用勿問他是權是實是假是眞

楊玉宸云雞唱吹燈烟飛整案認此是爲多少得力如說修贊删定在吾身中只是三分月子頭白齒落

半坐空閒亦誨得多少某云賴賢此發孟夫子說舜
徒孳孳於不厭不倦處又領得分明人都不看孟子
書彼宋儒麤看誤了玉宸云孟子學本子思於誠字
贊得分明於無息兩字却未曾贊出某云不是無息
如何說得誠字凡事只是不爲爲又不誠所以厭悍
出來孟子每每說爲人君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又
說雞鳴而起日夜之所息舍此便無作聖工夫亦無
做人地位

張昺之云還是作聖工夫難還是做人地位難還是

作聖地位大抑是做人工夫大也某云論聖則有差
殊論人更無分別諸賢說是地位工夫某說終是精
神心力論語中兩說無倦與是合四矣子路子張無
倦源頭與夫子有何差別如有差別夫子亦不勸他
再有說力不足夫子把不好字面與他使他猛省只
從此看便分明勿就爲處看反費爭論也昺之云千
聖只是箇學不學何處見爲然如禹湯文武分量氣
候寧無不同如何爲之得一某云且勿看他不同只
看他同處無怠無荒不敢怠遑雖使宓羲神農豈有

差等必如蛟人所指爲的何事則夫子對子路子張
亦未曾說無倦何事也且看不厭不倦的是何物耳

呂而遠云夫子志學云不踰矩平天下云絜矩矩字
的是孔子衣缽留與後人譬如上下四方覆仰圓成
如何說一矩字既是矩字如何貫去且如一矩爲之
又從何始某云瓊山潛闇兩先生亦曾看到此未曉
出處某常道此事只有管仲曉得曾參用得管子云
大圓生大方大方生規規生矩矩自四方從大圓中
五變出來生人生物生四肢百節禮樂曆象無人曉

得顏子問目夫子把四勿與他版版整齊他人一毫
用不得曾參以忠恕兩字代之漢初儒者把大學中
庸置禮書中是聖門奧義今人抽出以爲心學如一
方磚磨作圓錢又於矩中再變回去是樂律中黃鍾
子聲五變之後再起清音也古人爲學立一字有千
種奧義追尋將來所以發憤爲得不厭今人爲學極
好是賣弄得去所以自家亦厭薄了今如賢看到矩
字此是管子所謂大圓初生時如一印璽千聖相受
尚有手法孟子所謂巧力一聖難傳譬如一物渾圓

方而股之此之謂潔潔是潔而使方一物四方率而圓之此之謂率率是率而得圓一物方圓徑而通之此之謂貫貫是貫而得一聖人只此三法提挈天地裁成萬物本其形迹似云準繩規矩推其巧力便是抗搏兩造創立精光三千年來無人解得賢不推勘某亦不敢啓齒但恐言之又生許多口涎費人破剝且勿辯論只渾渾大家看四書去也

呂而德又問性體穆然無思無為中庸便說戒慎恐懼此是後天存省之功是先天流行之體某云而德

兄弟每問得精微某有一語甚粗與而德對破人須曉得人不是天性不是道人若是天便亦蒼蒼茫茫遠無紀極性若是道便亦隨人兩裏宏闊不來所賴聖人居敬存誠時時看得人即是天性即是道所以禮樂文章節次生來成箇變化昭明外道大錯只說天字更不看地看人更不知天上日月星辰如何安頓天上有箇日月星辰人面上有箇耳目口鼻只此便須戒懼豈得無思無為如是求生以前何消探討[illegible]伯子所云窾上更不須說也成周盛時公卿士夫箇箇知學如頌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雅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夫子乃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吾儒着眼只在各正不已中間未到於穆變化上去切勿云毛髮骨節俱是虛空也

羅期生云中庸以性明道揭一誠字即如老氏所謂其中有信者窈冥之內信有此物則至素所求差別不遠如何判落兩家且如前日所論繫辭退藏寂感何思何慮難道無存省流行之別某云賢與而德一樣學問洗心退藏此中更為何物寂感遂通此外亦

有何物只如憧憧往來此時戒懼已為晚矣人身自床几上下何處不空頂踵豎來何處不實空實兩字切不須說只看日方出地萬象昭明雷在澤中萬物宴息泛泛說虛中實藏猶入古廟中見鳴蛙以為精怪也如是至誠的人只管肅衣冠一揖而退耳今日方說為人便到此又至處了且勿談罷

吳雲赤云問若難切也格而知恕而行為誨而默識默之與誠同是一藏內外虛實合一圓成若是觸物見清納物見和於二五妙合之精得無稍着一意某

云豈敢賴賢鍼砭通身發汗人若不自開過也某自
生世五十年未曾與物牴牾只是體骨不媚變化未
能三代以下如謝安石王茂宏都是聖人難學得就
也雲亦云至誠動人久而後見矯納之人不能歲月
孟子謂聖人得力在智則至誠得力在成物上吾輩
當所共勉耳某云此道甚大如賢說又非現在所能
且須不肖反躬克治識箇頭緒相與推求也
鄭孟儒乃問鄒來說人不是天性不是道此語得毋
捏飭且如太和保合則本來有完成之義合德合明

則神聖有作爲之功合內外成物我費多少鎔鍊陶
汰仍不落博施濟衆局面不入摩頂放踵坐門僅得
以性體了之未知性道兩字作何下落某云自開口
來萬語千言只爲此事如何又疑將起來同是此物
自天爲命自人爲率自聖爲脩脩之與爲爲之與學
同是此事看是文章便作文章看是性道便作性道
只不要突腳扯來將禰作祖耳如此等求吾輩談話
不如西銘證碩包與得實也
盧孝登唐伯玉施非晨又把兩義合參一番於誠明

格致上都有體貼
謝有懷謝爾載都與西銘同意然疑此處與二氏同
旨謝有懷云性合外內則無邊際無見相與佛家所
說無人我等相及老氏所云心無其心物無其物有
何差別謝爾載云子瞻亦云骨節皆髮毛孔皆身直
實到此纔扶得世教醒得人心某云呂而德羅期生
亦是此意今日辯論此事雖費筆舌亦是要義然自
前日歷歷道盡此印此手不落自屋人家何須攻擊
追討我說合外內之道他說中邊皆甜不是和合反

要能卓過來何止應節而已其實此已不成物無成
處自己不學誨從何來現前只說一君一相成就不
來天下盜賊兵戈豈有了日如吾身中一心不活百
病橫生取譬得出頁方立現以此與二氏差別爾載
云亦只是戒慎恐懼不然便有虛詐變僞由來某云
看得世人虛詐變僞是吾身隱痛此便是聖人學問
看得吾身變弄幻化是天地本情便是外道學問也
爾載云佛門亦不如此某云流將到去
王豐功云宋儒有云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伊顏

都有所樂可是志學都從樂上盤旋出來抑別有所
志所學也某云日日要人此問胡湖州問大程顏子
所學何學大程又問諸賢孔門所樂何事二義極是
要領前日亦曾提過喜有此問夫子生平不說伊尹
只說伯夷柳下兼說武王又扶綱了漢帝嘗云不食
馬肝未爲不知味也只說堯舜以來一介千駟古今
同視貧屢之身常在苦境無一樂字鼓舞不來直到
樂中覓得自在孟老以是探討精微補出聖人不溺
眼界功勿道到功名路上去也功名是時分推排禹

稷顏子伯夷柳下生下看命豈能知其所至近日羅
近溪先生亦於樂字上探得八分只有樂字便不厭
不倦外內圓成了然則憤是如何某云天降時雨山
川出雲氣象盈舒的然可見豐功又云志字絕應徵
誰人許冒不得亦看他作用如何某云一介不取千
駟弗覷此處豈亦許冒得來如是作用除却孔子都
聽天地推排耳
是日諸賢問者不多都在兩義上折難分合唯黃君
琬問德性問學須歸結禮上已於呂而遠問中備露

此意
朱季又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前知有甚緊要某云
前輩可遠先生主試楚中亦發此義謂前知不甚緊
要只是心體光明吉凶同患自然爲家國開符吐珍
先一著事某於此處實未了徹只得啞口但願諸賢
循常將致到定靜中自然知他緩急先後也
張子京問成己先於成物如何又說知及先於仁守
復禮乃可爲仁如何又說仁守還須動禮某云此道
無窮東西相起切勿粘他字句

王元極問書說上分別字義某云此則不知
林非蒔陳非魚問孔顏作用某云此則現在食的睡
的
林興公唐偉倫問求其放心偉倫語意甚懇却於麵
蘗飛鴻之外着追塵務焦遭時勢某念此賢立志如
此不覩衽席必破蒲團閏住乃對興公云讀書人莫
若紛賢莫喜空寂只是不驕不諂不淫不濫如駕安
車遵坎過橋常覺六轡在手雞犬放時亦在家園何
須建鼓如爲聖賢何妨懸些直放此心太虛之表

合內外看夫子對顏淵時何等空濶豈是顏淵亦有鄭聲在旁佞人侍側耶

陳明師都不發問黃共爾良久乃問昨日施日焙作魯太師語樂來面請益節於屏風後聽未明白如是器數難道太師不解如是審音知變不知聖心尚費多少言說不知夫子正樂心事還於此章便了未了

某云萬事到夫子手中自然簡易直捷如此數言已爲多矣一部周易千奇萬恠爲夫子說來如家人耳語社師蒙訓一樣羲農以來各有樂章百代損益不

過如此看心是心看事是事看禮是禮看政是政禪繼放伐條理不殊聲振如一無他只是性經相副心緯一也如說可知處尚有一半則更有一半不可知了看此十八字六變咸備天神地祇麟鳳鳥獸總萃於此可知兩字亦是遍開六代領畧將來不是提耳輕慢樂師也此道亦甚大且須從容寘心七日

張鎮樸最後問三軍與行藏有何關涉却爲子路開發豈是顏季便有節武之分抑是聖人常有征誅之論

某云後世聖人經樂軍旅在行藏中決是大段單行不得大武樂成時便有周名分陝之事然未聞顏淵曾提到此黃共爾前日問顏子極好是箇大拜把何謀天樣事賢今日疑夫子極好是揖遜其次必及征誅耶吾人讀書只管得不寢不食發憤忘憂以愚柔自處便有明强人來以明强自輔便到愚柔邊去

戴有生云夫子意思不論如何但如此事說豈敢說五爾一味虛懷開悟後學不知多少

某云亦要看他傳手傳心開胸開目如說豈敢云云濟得後來幾分大事

是日曹公祖開到壇中諸友至者僅十八人曹公極其欵洽開導無量但未有載筆從之者尚冀諸賢錄其緒論益我愚蒙耳

附寄諸友書

某頓首某以頑鄙荒遯之餘不委溝壑得侍爾丈備觀美富三春之丁聞所未聞每發一題初無定意及覩諸丈分曹鏡奏鏘韡發笑備有成音心明目開何樂如之僭以一塵濫登筆長或識所未殫低徊不下或意有牽爾妄即拊除自反此心夏爲發恠昔夏馥

一與擯豁終身不至陳留季緒好爲詆譏子桓嘗止其
不類周獨何斯執此盟載閏此朔二日
曹公祖親至講堂傳餐命坐此日諸賢所當咸集其
請提誨而偎以不肖所寄題目施於楷筆倒行凌節
恨如之何某既伏愒耳目不張雖有鼓鐘何繇思享
不知誰復載筆記此當日授受之言者問業比益反
約都在題下推求題下既有評騭復有講論不患不
詳所爲此條欲諸賢旁攷經傳下逮史籍益廣聞知
破我聾瞶耳前吳雲赤見屢有引伸今亦反近以爲

切篤其實切篤俱從博收單條起義勢必嚼蠟古人
講論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以春夏晝長精神茂好秋
冬晝短意思靜專耳入輩孫月峰與耿天臺同在南
都分季纂繹史傳數年前郝倪二年伯亦用此法分
爲六籍今如禮樂之餘有法器圖象曆律星官地理
算數詩書之餘有諸子百家素問太卜時策要者有
會典衍補通考函史左右兩編何妨以類分限講求
如舉子業者只存於心心淨則筆不羈心深則言不
剽加以師友切磋的知源本千谿萬徑揖入逝川隨
處理明經心成莖豈必隨人描眉改　案思此事
性習未開立少觀名指摘盛集答譽之下顧盼殊勞
講說數番大意已畢便當反舌收聲以省罪過區區
此懷再貢函丈非有喜負欲試同人聊借隣光以守
夜織也中元前一日黃道周再頓白

門人張瑛集編

榕壇問業卷之四

漳浦黃石齋先生著
海澄後學郭文暘晴嵐重刋

甲戌八月朔二十日乙卯爲秋中之會之期某又以公家入郡於時在會者五十三人前一夕匯(?)擬先一日爲撤皐比奉諸長者請諸鄉里之正左右辟呷至期未有至者而秋水曹公業在壇次旣說聖及紫陽先生畢某舉聖門中要義數條請曹公提命曹公因舉多學而識章次及君子所不可及義諸

賢坐定曹公便問此章比參乎吾道孰爲淺深某云是人兩說一貫對參說道對賜說學學須悟頭要與聰穎人參證道須實踐要與篤實人推求畢竟道在行邊一貫易尋學在知邊一貫難悟也曹公云道之與學總繇心造貫得去者千緒萬端亦貫得去貫不去者一重故紙亦穿不出頭某顧諸賢云只是如此此外亦更無餘義了於時鄒德基坐近東頭某請德基云還可發揮者不德基云顏淵一生在博約處下手夫子一生在默識處凝神如謂此處是多則終身是多此處是一則終身是一也某謂曹公云此賢到說得好但不知此中可有頓漸否曹公云只是一箇物遇鈍人看得極鈍遇敏人縱看得極敏豈是道須頓悟學須漸證耶某云已曾領過道亦不得頓學亦不得漸串得去者磨杵亦是利根串不去者刺錐亦是鈍器也諸賢寂然某謂諸賢豈看此中果有疑義耶黃共爾徐云孔聖呼參一唯已畢當時有人舉似便爲忠恕下得轉語當時若有門人請問不知子貢如何開交曹公云此間最好正要商量某云須此一

問然此中亦無商量處夫子言下再無滯旨如對懿子問孝一語不了亦尋人開交豈有一貫不了頻頻問出疑義曹公云如夫子生平遍知萬物却說無知自認多能又稱鄙事設有人問是如何轉語某云當日轉過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問諸賢君子不可及亦無甚疑難有何商量林非著坐近西頭應云君子只是中庸人中庸無甚過人者及說不可及得毋與中庸其至中庸不可能也參看麼曹公亦首肯之某對曹公云今日領略亦無遺義但如學識可一貫得

不可一貫得夫子是多識人不是多識人下筆細勘
便自分明言下追求終難得盡也曹公云夫子只是
一身說道說學了無夾帶一任當體遠近推求某亦
服膺久之良久諸賢各就筆研某與曹公西坐振衣
亭中游鱗長黃少文亦相從就坐再舉前話某云紫
陽以參語行以賜語知古人云行可當知知不可當
行宋儒又云眞知可當力行不審如何曹公云陽明
先生亦主此說某云孟子亦云巧在力先學識是力
一貫是巧施濟是力取譬是巧但不知明明看得紅

心者可當彎弓透札不耳曹公莞然良久問云夫子
生平說無知又說鄙夫空空叩端而竭此意云何某
時徑率便云此如洪鐘不擇莛枚隨觸生聲聲蘊何
處曹公極歎得是良久黙然覺自遐率迂愚也日晡
課藝完者已三十餘人始屬觴就坐鄒德碁謝爾剡
尙載劉廣美廣穆各以有服辭去在坐可四十人兩
義俱完者吳丘示赤楊峻人謝有懷三人幷觴數行賸
人擊磬歌伐木首章某謂諸賢草野嚶鳴不敢致拜
次歌鶴鳴二章致辭如前又良久出次稱觴歌泂酌

之二不敢以行潦煩公祖再歌小明之兩嗟致神聽
也又良久歌蒸民之六及泮水之七以明哲德心宏
將命南征之業曹公起謝肄及更定遂別去某與諸
賢少坐移時歌綿蠻終焉翼日曹公過儆寓追理前
業云昨聞伐木及小明之章爲通夕不寐某問云何
公云聲氣一事果然不小鳥自嚶鳴於人何涉人感
之和平人自安處於神何涉神聽之降福可見神之
聽人猶人之聽鳥也某言下憬然如有鬼神屬於耳
側翼日以告徐晉斌斌云易言人靈於鬼神故曰而

況於人乎而況於鬼神乎傳怕人蠢於鳥故曰可以
人而不如鳥乎某亦斂衽久之不知其爲諸語也
翼日許一懋見問聖門一字千了萬了安得分行分
知又如聖人教人因乎其質曾氏實體難道不關慧
性顏木慧人難道盡是機鋒作用某云子貢何嘗不
身事實體看他要不欲　要博施濟衆只是看得
忒濶大些夫子對參對賜一樣提呼都是教人說約
漸到本原上去如聖門上人箇箇在圈子裏亦不消
教他一貫也二懋云知行分別意是如何某云正如

解之與修有手有眼眼當一千手當五百若論手眼
中間更無多寡之異譬如挽弓看箭兩下相成要到
紅心只是一般功德

趙希五問云聖門之學不過博文約禮如是禮者三
千三百包舉詩書夫子自少到老定奪不盡如是無
文之禮此是入手便當尋求豈容留爲後着某云此
道常有人尋求無如今日親切賢看一部禮記憑信
得儼若思抑先估得儼若思然後去看一部禮記耶
與讀書人目光常出紙背往復循環都有放光所在

若初入手便求要約如行道人不睹宮牆妄意室中
是亦穿窬之類也希五又云如志道是先游藝是後
道藝中間如何分別某云此處看不得先後如船放
海中四望波瀾眼見川流何分時節希五云然則博
約畢竟如何某云上高入天下堅入石透紙萬
重下釘八尺

尤詹茹云用中要須執兩一貫亦須多識此中精一
原頭畢竟如何異日說一言終身於此有可參合不
某云謝爾載亦曾作此問千個聖賢都是一心如推

存得去千萬種書都可了徹然亦須實想五經諸史
掀在目前落一恕字貫串何處此處亦勿糊塗也聖
門體道在鄙夫面前說孝說弟說敬說誠說仁說義
得了一箇箇箇貫得只是學便不同也如要學孝學
弟學敬學誠學仁學義亦何處貫串不得試問諸賢
周公仰思待旦夫子發憤忘食此豈謂恕字擬議不
透耶讀書人再不要傍聲起影如夢蕉鹿無一是處
然如爾載說聖人性地明通萬物同原自然隨地映
現於此處較自親切也一時把忠恕一貫在學識中

摩揣者如楊崚人周房仲郭受子劉履英諸辨折一
齊放下不須論說

蘇伯韡謝徧刻又問達巷太宰兩家語意孰爲淺深
太宰說聖達巷說大都在夫子身上攢簇夫子不得
已亦在吾道予學上對他分明世人看得是學夫子
看得是道慧人看得是學魯人看得是道夫子自家
開口不得一日不試故藝一日吾執御矣此是機語
抑是權語某云如何是機如何是權謝云如太宰聖
夫子以多能夫子自稱少賤黨人大夫子以博學夫

子微說何執此有關棙似是機語蘇云釣弋瓚事不
礙聖修射御名途何勞古教此有鑪錘似是權說某
云夫子自家不居仁聖倒將學誨上來今日不居學
識又倒在一貫上去層層開剝現出本身何嘗於言
下儀權作法如要實悟聖修須知大聖名場與釣弋
射御亦了無分別也
唐君瓚問晦翁以曾氏當時爾子貢當達財二子似
有懸隔尹氏謂子貢終不能如曾子之唯此問如何
某云尹氏在程門亦稱爲魯程門諸賢以尹方參以

謝方賜然子貢在聖門最蚤子輿在聖門最少源流
漸靡初未相資難道終身一言不欲勿施不在曾子
之前曾子一生推服顏子若無若虛止須以學識實
之不然與瞿曇有何分別看來不欲勿施之法仲弓
首領特地下根到子貢開花向曾參結果耳如是性
道文章要多不多要貫不貫要學不學要識不識自
子貢外冉無一人分付者奈何淺淺看他君瓚又問
此章語意畢竟未明可是問多識是夫子不是夫子
抑是問學識是多不是多耶某云曉得學識是多不

是多便曉得學識是夫子不是夫子矣
呂而德又問如坊前日所問疑墜空門今日一貫未
明絜絜叨叨反入禪教了某云何繇見得而德云老
氏五千瞿曇數萬竟有何物當他原本如有一物則
此一物已先凝滯如何貫得某云五千數萬祇是貧
兒日儉日慈是他財本卻走馬以糞掇拾甚低還衣
腐之珠珍藏何事假使虛無可珍則實有爲贅須知
高堅前後手腳難齊卓爾現前心眼要破也
王豐功又問夢時關發一貫大義於學識上實未了

然夜闌歸家秉燭靜坐覔不得一是何物多是何物
多一相生又是何物易曰動貞夫一此一字與貞觀
貞明何處貫串某云此事某常講貫無人會者凡天
地貞觀此是氣象凝成在學識中做體幹自在日月
貞明此是精神所結在學識中做意思回環有此兩
樣理義萬千費千古聖賢多少古論唯曉得兩極貫
串貞一而動天地日月東西循環總此一條走閃不
得四顧星河煙雲草木都是性道都是文章至此便
有要約何消重疑豐功云如此體會猶在太虛空際

如何探討自家消息如要事事物物求箇太極雖舌
敝齒落做不得學識僕子如何會到一貫田地某云
賢看兩極果落虛空天地日月何緣不能傾倒須信
兩極只是一條控持天地轆轤日月觀是此觀明是
此明不須就他顯求形象細認聲香豐功云如此看
一貫到有一物貫串中間如轂之與輻四旁中央等
是一物何緣能得終古無徹萬物同原某云吾生在
天地中間盡天地中事何須怪天地有物也豐功云
蔡九峰以純守解一於精一之一猶有異同顏回擇

善得一豈亦曾到貞明貞觀上去想不過如南軒所
云盡性者一之耳某云擇執服膺自天地日月來只
有此理更不須說豐功云如黃共爾所云子貢門人
請下轉語便云唯盡性者能一之可亦契不某云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此事滔天豈片言所括
劉履美云諸賢下不得轉語如使子貢當時自下直
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可復契不某
云山中虎嘯只是清風遞訛讚嘆
楊玉宸問陰陽變化離不得多二五絪縕說不得一

生初既不須說復命又不容談何苦於一多上往反
辦折譬如西銘數行該括許大曉得此意亦省多少
言語豈有聖門諸賢當日未解西銘意思也某云西
銘極好然如一詩六義春秋三徵禮樂五起中間變
現千億無涯如何包裹得住豐功亦云籠統話再勿
說如且學識看他後來終是綫綆穿石如要把柄體
會詩書終是傀儡綫子也某亦瞿然自覺多談
魏秉德云此道只須靜觀久當自徵古人嘗說外照
終年不見一身內照移時能見天下聖人學問只是

致知致知前頭又要格物如看萬物果是萬物此與
未曾格物有何分別如看萬物不殊一物此知豈復
萬物所量譬如鏡子十分光明自然。來　照　來
照豈必豫先料理　、面孔耶某云從來論說唯
有此徹聖人一貫只是養得靈湛看得無隱名象從
此歸游首尾中間同是此路如信得盤古世界便有
詩書亦信得周公制作初無文字也只爲此處浩瀚
落空要原本擇執與人持循便說天下言無多子行
無多子使天下丈人回頭捫心與初讀書人了無分

別耳
張師又亦云學識原頭果是格物此物條貫初甚分明聖人教人先知後慮如此知字定是不慮之知若知便有慮便膠擾一番何緣定靜得來想此止字即是靜定本領知字即是靜定法門定靜生安靈晃自出百千學識俱就此處發亮錯光也某云槩日來說此唯此說得透一貫如大法樹萬葉千枝不離此樹學識如花葉隨風映日不離初根即此是本末條貫不爲鳥語蟬啼所亂師又又云此一貫處初不說出

本末既有本末是一樹身如何貫得萬樹且如格物物格可是就身心意知看出家國天下纔有下手抑是把情性形體與飛走草木揉做一團纔有識路也某云是吾道中人只要知至知至者物不役心任是不拼豹鼠畢方不識廉藻或負亦是學問中人知不至者以心役物任是識得萍實楛矢辨得土狗商羊亦未是一貫先生也於是言下大家心折

鄒德基問中庸末章歸結謹獨朱子又添出爲己兩字此是從身修來抑從自慊來某云自夫子心上來與中庸亦無分別又云內健外止爲畜畜者前言往行一一關心內止外健爲遯遯者求一人知亦不可得可見積精當心則外物不搖是聖賢學識前事積虛當心則外景不滯是聖賢學識後事雖是時止時行却於吾心參透無量某云此自德基心上來於吾心上亦無分別也

黃少文問云君子自下學立心直做到天下平地位如敬信勸威百辟儀刑果是實業可見抑是論理如斯某云現在

文廟前過豈容說理說事

施非其間教即學識性即一貫教不過明性學識亦不過明一貫而已中庸稱誠明合德此明字定與博聞強記務科何不直就誠處教人下手翻說學識令人終身在言語文字上推求某云不說言語文字安得到無言語文字上去譬如一性便有二五氤氳健順保合千聖萬賢詮譯不透莫說無妄兩字空空貫串便與天命相通也於是一貫言義緜爛已多請諸賢別等言誨

蔣仲旭因問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自易與中庸說出何妨發揮某云此事實是難知易與中庸偶然退漏某則未解仲旭再問某云記某少時初到郡中在張汰沃齋頭會尊公先輩以冊使抵家一日過訪使問山下有天取象大畜如何講論某時空疎但以臆對云山下有天想是空洞如乾與咸合成至谷以此與得寶藏應出神聲如是實物亦生成一物不來把前言往行藏在何處先輩亦謂有理及後歸家見韓嗣昔說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此便是大畜之象為此慇

懃至於槃日今見人講論輒想此語見有學問處便想此事如精氣自是山川游魂自是雲雨山川不變雲雨時與人與鬼神同是一物夢寐云為同是一變邇他原頭精游之際學識同歸若條段看去精氣亦貫得游魂也易說尺蠖龍蛇同是精義莫於此處分人分鬼看曹公說鬼神聽人猶人聽鬼只此兩語十倍分明

先是在振衣亭中曾與曹公論顏子好學初無一語學問如何過此便無又說顏子未嘗一試如何說與禹稷同功時游麟長亦在坐至是問云聖賢易地皆然必有不易地亦皆然者孟子說同室則可鄉隣則惑此是易地皆然者吾門說纓冠亦是救閉戶亦是救此是不消易地皆然者假使不消易地孟夫子出齊不豫似為禹稷動火了顏子何以彈琴雅歌某云饑溺當前怎忍得過有瓢有簞怎管外事如此念頭聖賢販夫一樣冷熱亦是分別不得

林非著又云顏子簞瓢不改其樂此樂字在何處起又說人不堪其憂此憂字從何處來人生食貧吃苦

亦罷如何便說不堪某云此處如何容易人之貧苦有無一簞瓢者切莫說樂是仁者憂是不仁者使鹹酸聖賢在溫飽男子下坐也非若云不是只看憂樂源頭分差甚細顏子此處亦頼得好學功夫難道是大貧和粹聊且度身也某云日來曾豈不是為人

候晉水又問孟子養氣此學源本何處得來某云亦是清明在躬一處得來候問如何說是集義得來某云氣志既從氣志既起此問包括千詩萬書豈是奇且得度晉水又問至素兩家亦說養氣豈不是清明

在躬某云他說是處亦是白露蒹葭氣象難道塞於
天地之間
王千里問善人教民爲邦要七年纔可即戎要百年
纔可勝殘去殺此是何義某云今人無此心眼切不
要掉臂談兵夫子一部易經只尊人聰明睿智神
武不殺如此人自是義農一流如善人者只說不殺
難說是聰明睿知神武也凡不殺人者須是洗心極
密藏身極固如有七年善城善池任是戎馬蹦踐不
得但是殘殺成風刑名司化徒說不殺未到百年終
是銷他不得王珪魏徵在河汾門牆許他作相不許
他能興禮樂鳩摩羅什佛圖澄在劉石面前救得幾
箇百姓癡頑老子在帝羓面前救得幾箇城池夫子
三月復齊侵疆豈是當時俗眼所識王云如此不幾
看壞善人也某云聰明睿智有時壞人善人無壞亦
壞他不倒千里又云傳稱善人質美未學如子羔者
亦是善人做得成宰如何做不得費宰某云費是殘
殺城池閔子不做如何教子羔做他此事已經人道
不消再說

呂而遠又問如此善人定指何等若是質美未學看
他太低若是自不爲惡又看他太高了有宋諸賢皆
自謂踐跡入室坐底聖域如何掃他在善人班上又
如秦漢以來不學者多一入善塲都成君子豈有伯
王子產而下虛懸位次伯夷柳惠而上別樹堂簾之
理嚮對王千里說善人直是西方路上當夫子時豈
有此等人某說何必西方之人如榮啓期林類石門
守者荷蕢丈人之類何嘗望見夫子堂奧何嘗却掃
夫子衣塵即自十二聖人而下除却未揖絪縕雖衣
褒裙襟亦拋捨得下了何敢責他一路承仰宗廟百
官也
黄共爾又問幾希二字與危微二字孰爲嚴冷孟夫
子說舜便對跖此處說禽獸對庶物覺君子中間站
足不住不知幾希兩字的何所指又不知孟子爲何
發此猛教使人咋舌某云孟子此語未猛共爾云如
夫子說豈有此某云夫子說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
不至既無所不至安知不出禽獸而下又云苟患失
之無所不至兩無所不至便是痛毒過於孟子也記

云能言不離爲猷此語是孟子話本莫說是孟子剝
嚴也嚮在亭中曹公亦發此義某云季子問具臣夫
子直說出弒父與君此語比孟子今之罪人又毒痛
了大要聖賢看善字精則看不善字自嚴耳善惡無
儕分路岔頭都是異類莫說孔北海語是詼諧也
劉履穆問君子九思不知幾時得到聖人無思無慮
田地某云誰說聖人無思明生歲成了無思慮此是
月月寒暑上事聖人有慮要經靜安而出艮言止也
止後纔得靜安靜安後纔得慮所以聖人於艮卦大

象說思不出位艮是成卦萬物所成始成終無此思
慮成得甚麼九思浩煩不出一身明聰溫恭不過此
身各得其所豈有一身十手各執一器隨眼所照不
礙自然耶履穆又問慾字得字這樣粗淺如何亦入
思料某云思量一過極是深微
張勛之云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出告顏回
顏回援琴而歌夫子問其所樂回曰樂天知命故不
憂夫子愀然曰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
後世非徒脩一身治魯國而已顏子出而思之至於

七日骨立繇是而觀顏子憂處深於所樂今人只道
顏子所樂不道仲尼所憂未審顏子七日骨立所憂
又是何事某曰河汾亦云天下皆憂吾無憂乎天下
皆疑吾無疑乎要是顏子所樂吾亦樂之顏子所憂
吾亦憂之何疑之有
鄭栻石又問六藝皆教莫論理道燦於日星即如文
辭亦非後人所及左國莊賈離騷史記雖有佳處覺
不相追至於擬作非僭則俚將毋氣運使然抑是學
識不至也某云自然是學識不至難道塵地啼笑便

自不同
朱季又問逢萌之善春秋君平之善易梅福之善穀
梁申公之善詩夏侯勝之善書其人各能探索陰陽
進退人事故逢萌知莽將敗擲帽而歎君平不仕褒
漢終於嚴耕梅福首攻外戚掛冠東遯申公勸帝力
行夏侯守正不阿此豈其人品地使然抑是六籍薰
蒸所就某云天人各半季又 又云子駿子雲李斯匡
衡豈盡不學之過某云子雲亦嘗讀書未到一貫田
地季又云程伯子看太玄到佔無不在乎其中便說

子雲學已到此今說子雲學亦未到耶某云不是學不到却有識不到處

唐伯玉又問前日鎮樸問四始六義謂何不實落開示某云已曾講過伯玉云講則講過未能豁然某云此中亦難一口吐出且再放下伯玉憫然謂是五際未明不爲四始六義也某云任他五際只是一言

謝有懷云聲音之理通乎性情達乎政教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是謂篇章節次抑是絃誦宜人也且舉雅頌不及國風定是宮廟堂宇享祀所作夫子身爲布衣如何移動得他使他就位某云此處動移豈關風力要使正變知歸神人叶聽卽曳履高歌聲出金石豈必借鐘磬於巍懸勞瞭瞍於堂序耶

張子京又問夫子在齊聞韶從師襄問樂遂能遠契虞廷親睹文象似此千年久遠底事音節器數能保如初何以睹記冥思便能如見且齊非舜後一亡公子所傳經歷十代管仲諸賢未嘗讚嘆何爲一旦入心到此某云嘗過錢塘晤錢友胡彥作問答謂是韶樂入齊淪失已多不徒虞音降在賤隷是以感嘆至此心甚然之比歸家翻諸古疏蓋有如此者良足證明至如六代餘音藏在故府世官所循名師所記實悟至道何足怪乎子京云此處想亦一貫不來某云不是一貫何處名通

張元昇又問前日鎮樸三頌尚未見深答昨日對衆坐間又道詩存三恪風列九野雅列三垣變兼七緯引端藏緒良令人疑如說頌是三恪爲何周魯并列若雅列三垣爲何正變相羅七緯九野要是後代推求豈是初時所立某云吾輩只管讀書勿道幽深一路元昇又云文中子謂豳是變風周禮又說豳雅豳頌此是如何某云詩易典要大抵多通齊魯諸儒各尊與義吾初發難今爲危談切勿爲他所倒

吳雲赤問春王正月胡傳以姬氏不改時月程朱以姬氏改月不改時陽明則謂時月俱改此是如何某云某在山中亦有人問過前賢辨之甚詳只緣前賢不解曆象空爭口頭理語耳凡春秋三十六食以郭守敬曆推之皆周月非夏時也蟄蟲不伏知司曆之

失閏子月無冰知秋至之必災是非寅亥之月明矣辛亥南至左氏云公登臺而書雲物禮也既云春正月又云日南至改時則安得春改月則安得南至乎又如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此在霜降之後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此在霜降之前是以春秋書之紀異豈獨謂霜威之有輕重乎又如隱公九年三月大雨雪桓公八年十月大雨雪隱咎則晚桓咎則蚤皆周月非夏月也陽明謂雨雪不時故書與隕霜同義於此亦不相悖也公穀好與左氏牴牾

於此無間自是近古傳說易明今大習聞夏時再開疑鋒何足逃乎唐伯玉云周孔學問自是同源夫子何以不主周公之說且如周公豈有不知建寅之是而固指冬仲以爲初春某云周公製作極是精微豈有周公不曉建寅之是周公立歲以日行爲主凡日行天中南北各二十四度黃子所謂兩中綠二十四度極南而復易所謂復所謂南至綠二十四度極北而反易所謂姤所謂北至也此四十八度書法所生一南一北不分其半以爲春秋周公作易夫子作春

秋子午卯酉微著所衷其義一也譬如月之有朔明尚未生迨其明生不謂之朔時之有春陽尚未盈迨其陽盈不謂之春聖人因之改正象魏因時布和各有取爾安得同乎雲赤又問將受厥明維暮之春春暮定是寅月抑是辰月耶某云詩人多用夏正七月九月一之日二之日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皆夏月也詩本於豳豳用夏時虞夏殷周五緯分繫又何怪乎趙與蓮問禮經月令或以爲出于呂氏或以爲秦火未焚祭祀舊典小戴所存出於周公某云逸周書夏

小正未必是古書然與呂紀月令强半出入令人讀此書亦無甚乖誤者但如尚書日中星虛日永星鳥此處不同朔易訛成因之改度耳今如除卻星中日纏正其紀次依他施令雖由呂書豈有謬乎如謂他時候不同存爲啞鐘則是虞書首篇亦煩更定也唐伯玉又云承諭此兩事極難得合某云如何伯玉云如歷書日食正朔果係周月周時則仲尼不應書春正月春二月春三月如仲尼既用夏書則左傳不應書日南及啓蟄諸事也且春秋果用子月爲春則月

令八節一切差池豈有四立二至周家別記歲時之理某云雲赤亦如此看章本清諸公及蔡註俱云改歲耳雲赤亦云改歲月令懸之象魏難道象魏布和歲時便可錯用耶某云帝王所重不過農政邱明所載只占龍火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著於京劉雖管氏諸書不過約略霜露潛竊豺獺而已且依春秋冰雪以證冬春勿謂歷代史書總成僞歷也趙與蓮云若此則月令決非周公所作矣某云周時夏正既已不傳諸家各私其說秦漢之際闕焉不傳至元朔諸賢始

更定小戴禮記只五十六篇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乃馬融增入并非二戴也伯玉云若此則經傳史歷一一堪疑當復何據某云以某所據則祖冲之僧一行郭守敬及邢雲路皆知歷者九代以來簡較日食不止千次并無以夏時推春秋者行當與諸賢共定耳與蓮又問天道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今人一嚮稱七政俱是左旋何故某云此何須問譬如人身手臂運旋一物左來一物右去豈成運動此道須要七通八透如人行道慣走長安幾曉中間何處要路出門問路不如且為文章也與蓮云如此天道便難一貫也某云且要多識多聞仰高鑽堅待他明通自然貫串與蓮云畢竟如何學識得來某云凡談此道有訓詁者不妨講貫夫子學琴亦須先明器數不能坐見文王

伯玉見諸賢言論已畢又問先儒論詩皆推究世數以別交際嚮來幾說九野三垣七緯於國風十五兩雅正變略露一斑如何不根極闡揚性天大義某云賢意云何伯玉云儒家以理解經不以歷證經數家

以歷造曆不以經證歷嚮於雲赤春秋與蓮月令已昭揭無遺何故於諸賢論詩筭經舍緯某云三百篇中只餘經軸若要緯看且謫七襄

朱君薦虛孝登業不發問因昨日歌詩之事又問樂貫人聲亦資製器五音七律子半相生唐人樂章只是絕句同是一詩別稱鍾呂或隸太簇或配蕤賓昨歌鶴鳴二章云是清商轉羽復歸清角此義何據某云夫子刪定諸風本其水土以正宮商如鄭衛諸篇極多羽調雅頌正變宮徵錯兼要以情理相通與淫

不涸四聲之間遂生七律嶰谷之竹陽雄陰清泗濱之磬浮輕沈實施於絲革無適不然何獨人聲乎君薦又問伐木小明當兼何律隸於何宮某云伐木清商以予還毋正變之會不失宮音小明變徵以毋命了宮徵之間不入羽調君薦又云樂無專書聽此誌然且須異日盧孝登云昨日揚扢詩歌於神聽一義再三致意豈是斷章取義抑是設教精微某云豈敢往日在都下屢與岳石梁先生商略此語云一部詩經兩行鼓吹只有正直和平四箇大字人如曉得正

直和平便與鬼神呼吸相通古人作樂六變之後便使天神地祇毋鳥玄鶴一齊翔舞豈獨嚶鳥鼓鍾道其意嚮而已是時孝登諸賢攜文初就未知曹公見過所論鬼神聽人之旨因又取曹公意義申說一番云易繫有言言出而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言出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可是人聲千里抑是神耳千里也綿蠻之音遠而教誨勿以我傲桀之如道

甲戌秋八月初十日道周又識

門人唐開先集編

榕壇問業　卷之五

漳浦黃石齋先生著

海澄後學郭文焱晴嵐重刊

問月二日郡中試事尚未畢諸友悉至講壇數辭乃已因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爲義洪兆雲琦黃介俶居顏張萬士謹張非熊應熊張漢徵堪新下問而孟寶太文明師而遠峻人非吳與蓮石是與公犹石諸賢以家務先後不值某因發題又謂唐君瓚瑒君章瑗云某性最下步於斯道全未

理會只是束髮來於今三十年每年反覆心地上覺自不同如論學問則消散大半不知是進是退大約於知好樂三字聊稍分明君章云知好樂不同光景現前可證豈消三十年磨勘耶某云正恐百年磨勘不來於是諸賢將有所請某云且自推演見到不同處自然有契再舉一義爲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君章云此於中庸中何等要義某云是中庸第一要義林刪藥在坐因云既說中庸如何又說鬼神來某云不是此兩字不知多少前人抯賢扯聖如何貼得

他且是一箇別無兩家夫人路頭有立卓爾雖欲從
之末由也已君章再問某云只在中庸首章精魄動
靜一一分明初六日諸友徵文已就只四十八人洪
兆雲涂爾虞游鱗長柯魯生盧孝登陳非魚黃共爾
郭受之唐君章林非著唐偉倫呂而德謝爾剡張子
京謝有懷蔣仲旭王千里張鎮樸魏秉得黃介儆劉
賡穆皆作轉法於此道中得無盡義許二懋宋君薦
鄭孟儁張師父林朋蘷唐伯玉吳雲赤唐君瓚黃君
琬張非熊羅期生洪曾光蘇伯韡朱季父侯晉亦張

勗之謝爾載劉賡美鄭兆中楊玉宸王豐功張漢徵
皆作進義於致知處得無盡法王元槐瑤問此兩義
何者最實某云亦無分別作轉法者於宇宙間精神
心力一齊卷動看世上淺物都深麤物都微糟粕醪
醇俱有精意所以遇物觸事領略不同雖不指出知
體畢竟是靈明所透猶看海水者不道日月耳作知
字進法者於吾心中法力光明一齊通透看世上淺
物都深麤物都微腐朽神奇同此妙理所以反念寘
觀欄截不住雖實指出知字畢竟是領妙無窮猶覩

日月者之稱潮汐耳在夫子身上不厭不倦憤樂相
尋豈有初終之別然如此事不是實入其中都夢說
不得譬如文藝不是一做再做領略不由也
翼日許二懋問聖人之教因地陞義曰與立成則於
詩禮樂曰志據依游則於道德仁藝此知好樂不寄
果何所指夫子生平常說仁智知之是智好且樂者
是仁想夫子是說仁智而已某云公西華看不厭倦
亦是此意都是指出仁智精神不是指出仁智本事
也二懋　夫子既不明指示人後人無可把捉則不

得不就學陞義就學陞義則詩書禮樂道德仁義藝
都在其中了某云道藝有盡精神無窮仁聖是不厭
倦做的不厭倦不是仁聖做的也只曉得知好樂中
間意思不同是人是物是理是義都不消分別了夫
子生平說及博學便道是射御聽琴觀器反說是聖
神妙理再不要於之者中間與他起審只信裏面意
量無窮耳
柯魯生云聖門喫緊只在知上到頭樂地只是完滿
此知從知到樂只是夫子領出自家本分到樂時亦

無住法耶某云此義講之已熟如夫子說過此未之
或知孟子說不知舞蹈到樂時無有了境亦竟有別
副精神歷倒樂上耶
盧孝登問此知是本來之知抑窮理之知如本來者
則不學之知即為舞蹈何須樂作轉步如窮理者則
不改之樂只在如愚何消知作關頭想此知亦非發
慧偶當此樂亦嘗層歷所到某云此事只須湛浸切
勿揣摩古人嘗云三年口不敢談利害不敢言是非
又三年口更言利害更談是非又說忘仁義禮樂雖

是外道到是讀書人宜消息天下容有聖人墮體黜
聰決無賢者膠新滯故如是本來之知不消轉步則
周孔寤夢只是孩提如云不改之樂不消破關則伊
尹耕莘了無道義吾人本來是本精微而來不是本
渾沌而來如本渾沌而來只是一塊血肉豈有聰明
官竅如本精微而來任是死去生還也要窮理讀書
夫子自家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又說不知老之將
至一語下頭有此三轉如是為人自然要盡人道如
是好學自然要盡學理孟子說盡其心者只是此心

難盡每事只領三分知不到好好不到樂雖有十分
意量亦只是二三分精神精神不到滿天明月亦是
襆被度身意量欲窮　四處雷霆自有一天風雨切
勿說雲散家家春來樹樹也
唐偉倫問如此看則致知之義深於良知樂天之義
齊於好學見今世達人皆尊自然而下窮理古來有
道者皆遺好學而貴樂天何耶某云易曰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樂天不從好學此
樂竟從何來如良知不繇致知此良究竟何至良有

三訓良言善也言常也言小頃也言善者從繼善來
所稱柔順利貞者是言常者猶稱良常所謂厥有恒
性者是言小頃者猶稱良久良已所謂乍見夜氣者
是其言自然者不過不學不慮一段而已亦是不學
不慮而良不是不學不慮纔訓作良也人讀書都要
讀其易者難處放過如生成瀟灑者頑皮無礙問他
所知所好所樂中間閒放果是何物亦復茫然吾人
道解飲者自知飲趣如不解飲者閒酒輒醉豈亦復
領醉妙耶偉倫云如此則知如知味之知好如好色

之好樂如在中之樂只是自家領略如何度得別人

某云只指出此法人人自知自家認得是學大家認得是道勿復問人此中是何學何道也

劉癯美云此章極是關鍵如夫子說出自家像讚畫出自家神明如吾十有五章十年一轉每轉十年只是這副精神綠生入化未審不惑知命時可便到樂田地不也某云曲肱飲水此事豈判十年聞道有得還是少時最顯四五十來只是甚惆念多浩落致少矣聖賢精神深微變化故有唱不若歎歎不若泣者

羅近溪先生少年頴悟謂孔顏只是箇樂如此看榮啓期林類豈不賢於閔冉耶癯美云亦只是此不如光景前後環生到處自得其不可知處正如百尺橦竿坐盤起舞也某云正是孟子最善看書說深造逢源生惡可已正從此處得來爾來王豐功最得此意

鄭孟儲已曾到此諸多得者但談之不透耳癯美又云前日對張德聲問數之字今日對許二懋問數者字都不實指只惝恍說去如在聖門豈有此等言教

某云精神為聖心力為仁屢屢言詁此是詩書禮樂之所包胎道德仁藝之所抽暢為何看他儻怳劉癯美云縭偶見江右艾生許文云聖人立言不附禮樂刑政不附理數帝王而深微於數與學者唯吾夫子能之似以此處微言只是性學也某云性道與仁如何言說鼓舞不倦只是文章孟子亦說樂善不倦古今多少聖賢不敢於江漢源頭鼾歌鼓擣奈何動指蚤虱以為車輪也

鄭孟儲又問昔人要尋孔顏樂處今人難謂樂亦非止處孟子說聖不可知繫傳說未之或知於此處可亦有進否某云如說進者不知老之將至便進於忘憂如不說進者樂水樂山豈淺於觀魚濠上耶

侯晉水亦問孔顏只是箇樂然說樂之者中間明明有箇種子不是光光樂趣但說知不如好好不如樂有何意義某云明是如此此等心眼要在知處打開前日諸賢都問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中間實指何物某亦未嘗分註子貢有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既有好古敏求四字豈患空岐錯下心目晉水又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

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此是進法抑是轉法
抑是論心地不同堦級難越也某云夫子立言隨光
所映受者自人引者自我合看是道分看是學有此
兩章使一世淺人都深麤人都細鞭後牽前使捷足
兒無復跕脚之地勿復比青配白看朱成碧也
楊玉宸云孔顔得力發憤忘食是何事欲罷不能又
是何事不過此一點知光包天括地自家本性與萬
物相盪併力趕上教休不休工夫淨時覺日頭天空
任飛任躍無論斂求博約俱着不得自有一段活潑

的地孟子說萬物皆備反身而誠正是知至的光景
今人不識致知入門空把孔顔樂處虛貼商量無論
拾級循途不得便兀坐靜參亦不得也某云如賢說
都不須疑難昔湖州問程叔子直以誠正立論於此
知字尚隔一層伯子見濂溪重證所樂亦未嘗一日
道破今日說是性光無量與萬物相映從此更尋實
義不落慧空始信曲肱疏食不是貲碓數根弄月吟
風亦不在頭巾話下也
謝爾載云大家說此知字未曾分明說此樂字枉成
活潑想箇中消息候至自迎學人只應循序漸進寧
為其難勿為其易發可與談學問之要語性情之微
耳某云累日來都是此說不須疑難於是諸賢豁然
復尋前日不厭之說
又翼日多以鬼神為問者某云夫子已對宰我說明
一部中庸只有誠明兩字誠明之道聽不以耳視不
以目千百手眼只是獨知能視能聞果是何物只為
人要說鬼神纔以誠字替他不圖已說誠字今又紛
紛要道鬼神也

呂而德云孔子有言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鬼神
即是氣魄又說體魄在下知氣在上如此鬼神判然
兩物合之則生離之則死如何專指微顯之間某云
不識生死只看夢覺不識鬼神只看心目離合屈伸
千倍分明而德又云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似世間
別有鬼神堯夫謂一念未起鬼神莫知似鬼神判然
身外與禮記中庸之言何者最合某云合則都合離
則都離不貴衆見只貴獨知
吳共玉問人心自有鬼神則齊明盛服就是鬼神情

肰何消指出祭祀一條若祭祀是爲世人說法則郊社禘嘗如何是聖賢妙旨某云此處切勿麤看中庸一書只此兩字日用飲食無人味嚌試問天命兩字如何是命之於天率性兩字如何是率之於人天人中間承接一路有覺有知果是何物從此推求覺造化之跡二氣良能皆是誤認了何況世人繪空畫鼎也

羅期生云記言周公多才多藝能事鬼神鬼神如在人心要此才藝何事且如鬼神流行空際亦與才藝

何涉某云此則不知有無但人如曾子始於空中見得十手十目人如仲尼始於默地認得多見多聞如不是周公如何得與鬼神合德郭受子云如此得無戲論中庸不過要人修身纔把齊明盛服四字指出修身要領如論語說正衣冠尊瞻視儼然如神此與志氣清明亦無二義某云如此則近看這邊

陳非魚云如此則是人自爲鬼神也如何說是使天下之人某云人自爲鬼神只是使却一人天下共一鬼神便使却天下之人了非魚又云人身具精氣神精氣既以爲物則神何所麗離了精氣變爲游魂則鬼神且無精氣何以使人某云此則未解且問唐君章楊玉宸去也非魚嚮問君章君章云夫子前日答蔣仲旭云山川不變雲雨時興人與鬼神同是一物當下了然何須復疑中庸兩篇三說微顯首以天命終以天載此與鬼神外此無有也天人相接只是一路性命之際聽覩至微通書以誠通誠復爲知幾西銘以不愧屋漏爲無忝老聃以虛室生白爲吉祥武公以灑掃庭內爲奏格如此鬼神豈關魂氣問事又

問玉宸玉宸云鬼神即天命體物不可遺即須臾不可離不見不聞即不睹聞齊明盛服即是戒愼恐懼工夫中庸要說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恐人或離了中間指出鬼神淺淺在人心目使隱惟收其伎倆小人吐其精誠所以下章說如神無疑都是此日用道理飲食知味說非禮勿動先敬先信都是此齊明盛服指掌淵源如說鬼神纔齊明而生齊明與鬼神映現猶是取燈寫影得人物意不盡精微也

張非熊云熊亦見得舜文武周皆是齊明之人奏格

篤恭都是齊明之事但不知齊明盛服算得未發大本抑看作已發達道耳某云此處喜怒哀樂都無着處直是𢬵摶天地屈伸萬物宇宙形聲一由一歸了無覓處算作陰陽頭腦極處藏身非熊又云造化之迹迹字當作何解某云既是迹字何須解他

二義已明於是諸賢更端復問

謝有懷因問古今道統見知聞知薪盡火傳豈有他屬乃孟子稱堯舜見知獨舉禹臯不及稷契見湯獨推尹朱見文獨推呂散餘無及焉何也某云二典詳

於禹臯自然以禹臯稱首餘舉成文尹朱而下亦互包得去何消疑他有懷云孟子自任見知抑是聞知五百前後共推兩人到伊身上反成獨力是何意思某云古人觀察極是分明孟子前頭既有顏曾後來不數韓董居數甚近獨立難扶看他無有兩歎如一結讖斷了五百路頭極是可惟漢人盛推董生去孟子時正五百年耳荀卿前頭亦自依附孔子抑無人推他譬如一歲堯舜是春湯夏文秋仲尼是冬孟如泰人冬後置閏既是閏月不成中氣二千一百六十年間於二氣運中合成閏候所以孟老望之慨然獲麟於今又二千一百餘年五百氣殊見聞雜出孟氏讖後無人因承則亦付之夢夢而已切勿談此恐門外哄人也有懷云王通去董子猶董子之去孟子今日之去元公猶元公之去王通也何謂不得因承某謂人只要實見實聞不要自家創造亦不要依傍他人我輩只是瞻禮日月安得望氣推星

洪兆雲問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是曾子見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是孟子聞知元公說明道公溥似說思

曾之道明誠而已程朱後來只說和說敬豈是聞見不同抑是悟頭頓別某云只是數字躬體力行無非一處切勿道是介陌畫阡南門北戶也

張師乂云吾人立身以孝爲本體順而行無甚硬礙然如幾諫一事便是格手不易完全某云爲何想他師乂云夫子亦言當不義則不可不爭爭之與幾已差池數里幾尚有怨有勞爭則安得無勞無怨如爲人臣子苦口盡言反來擯逐豈是道有未盡抑有命存與某云對臣子言自然是道有未盡師乂云盡道

當是如何某云夫子說明只是敬漢人常說孝生於
敬延叔堅是東漢名儒言仁生於孝蔡鄭諸賢各舉
爲篤論孝能生仁有子已嘗談之敬能生孝自是臨
深履薄上事人知其本於曾子不知是論語中常談
也新臺二子三閭大夫都是敬身未至何命之有
蘇伯韡問曾子云孝者所以事君又曰事君不忠非
孝其告子夏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親可諫有君
可論是爲至樂異日齊聘爲卿却而不就曰吾不遠
親而爲人役魯君使人致邑反復不取曰受人者常

畏人聖賢言行各有至情理同跡異何以如此某云
未嘗見曾子不知其故言下泫然
伯韡又問夫子治魯三月之間讓畔別塗羔豚不飾
齊歸侵疆許大作用何爲不能使當宁聽政權相郤
樂豈機權不同抑行止繇天耶某云此亦不知一假
司寇作眞宰相難牲人眼不熱幸是季氏相知如遇
別人橫招大禍也伯韡云何便至此某云趙汝愚朱
晦庵現前可見放下勿談
黃介樾問上智下愚同是一性如何便說不移豈是

教爲中人而設性亦爲中人而命耶如說性有智愚
應是命無繼善夫子說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此豈
是習能移性性不能移習耶不知不移兩字從那裏
說某云益之爲言遷善改過上知下愚俱是積習所
成積習既成遷改不動如他物初何嘗有上智下愚
之別切勿如程伯子所云氣質不同變化未易也
魏秉得問求放心孟子云求則得之又云弗思耳矣
求可即是思不易曰何思何慮又曰君子思不出其
位分明恐思亦有坐馳了此思不思間如何得存養

下手某云此亦嘗講過易曰咸其拇无悔咸其腓凶
此動而不動處是神明後覺此不動而動處是鷄犬
下路也秉得云此位果在何處如在腔子裏容易走
作如在宙合中何消收拾他某云宙合中亦要管腔
子裏亦要看集義所生豈有不見身人便成登假耶
王豐功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洪範云言從作乂曾
南豐云若千里之外應之此兩可互參不某云言如
引頭行如走路聖賢経中只爲吾人開道著作輜重
不過是跟脚後來中間單行有何言說切勿爲岐談

所引又問幾事不密則害成信如此說只宜躡足附
耳圖于深宮了洪範說謀及卿士謀及國人如許明
目張膽想是支理密察之密與退藏之密意思不同
也某云賢都看得好荀卿云大周生大明董生云治
身貴若幽都有弊病以此見賢意識遠於荀董
某因問諸賢居平亦曾流覽圖書不林朋夔云亦曾
看過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本義謂天圓地方圓者
一而圍三方者一而圍四關子明謂數兆於一一未
可用生於二成於三二三為五五為參兩蔡子曉云

天一天三天五之謂參地二地四之謂兩一三五依
而為九二四依而為六是為倚數二說紛如孰為當
乎某云本義自是漢唐舊說是氣象初生之本千古
聖賢每繹不盡只方圓象器研索難窮窮得此事天
下亦無復難事了朋夔云子明子瞻可曾窮得不某
云子明占驗極精子瞻神識覺異然於此事實未分
明周公未著立器因表測象始定方圓準於七圭八
八之中倍周共廓百二十八以為方始再矩復方而
卦象咸備凡百二十八四周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七

分之得分七十有三去七不用刓而圓之三百六十
以五分之各得七十二去兩存參則二百一十有六
去參存兩則一百四十有四因廓為徑存八則象為
去八則氣座因徑為規規非則微饒規象則微縮皆
前參則後兩前兩則後參夏至日晷二百一十有六
冬至日晷一百四十有四北極出地三十有四下距
南極二百一十有六南極入地三十有四上減天平
一百四十有四皆以天表準於土中參兩倚數備於
此矣子明子瞻想亦備見此意只從原始上說由一

端合吐未明又把蓍義為圖書所混耳蓍法主七象
法主八兩體不用而用九六以蓍揲之三四之餘以
為四九三八之餘以為四六兩四一八其餘四八兩
八一四其餘四七是為參兩之始兆數未明兩卦互
藏衍數義始著矣今為一法循易直捷以三合陽以
兩合陰三三為乾三兩為坤二兩一三以索三陽二
三一兩以索三陰九六七八其義易曉概名月分通
為周甲參兩倚數一覽燦然耳朋夔云是則為布蓍
求卦之法如何以徑準方圓便盡變化行鬼神之道

某云鬼神精魄其大小幽明盡在日月經率方圓正是天地日月關人神智人於此處看得分明世上更無不明之事圓神方知明明示人如何又說此義未盡乎朋夔云如此則關係神識有所不到如何每常推他某云前輩讀書雖有偏全終無幽茅

洪舜光又問典謨之亂不錄齊桓五命之辭而載秦穆還殺之誓王豳而外既存桓叔朱襮之章又詳寺人自傷之作聖人所學何事疑至某云自是風聲不同氣象先見如季子論秦以為夏聲豈亦讖耶某小

年時作此論今多談者殊不要切耳舜光又問詩有商頌不及夏聲豈九德候人破斧諸歌都無足錄與又詩有五際謂大明在亥四牡在寅嘉魚在巳鴻鴈在申天保在卯祈父在酉采芑在午如此七際果何所據某云七十二緯無復存書鑿度魚龍不含神霧誰復辨此者嚮日張鎮樸屢問四始亦欲論人出緯耳某實未讀緯書何繇辨此端的歪歲作易雜圖嘗一尋究今諸賢已寘為啞鐘如何更襲臭腐以為神奇舜光云不問精詳且粗問大意如何是四始五際

某云周自文武至宣平兩雅大小百有五篇諸王所歷三百八十四歲約九十歲以為一始七十二歲以為一際小雅自鹿鳴至無羊二十篇亡詩有六有人以此列于大雅之首大抵戰國諸詩之上曲學阿秦以大明當亥為秦人改元之始十月司歲也漢高登極亦歲在巳亥丙寅為居攝之九年己巳為新室之元年東漢腐生又附此說為媒莽之佐故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以從新莽更革漢室耳然光武建元歲在乙酉只當革

政之年高祖興師拜直午亥之際鴻鴈祁父非為興繇而讖緯之降萃于後漢權位所藉長呼多風不可奪也舜光云如此則緯書盡是謬妄如何漢儒以詿孔子某云聖門原有此說微言既絕至道難聞不知當時分派五際果何終始決不自小雅前頭二十五篇之內耳

謝爾剡問二南雅頌為樂章諸國風不被之樂然季札觀樂備歌諸風史記詩三百五篇夫子皆絃歌之以合作者又似凡詩皆可入樂鄭夾漈論孔子刪詩

只取其聲諸國各具一音唯邶鄘衛三國相近聲音易混故曰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此義如何某云歌風何獨季札自子產子太叔諸賢皆歌鄭志原憲商頌發于匡床何獨仲尼乎夫子轍環以來備審衆音於理亦然聲有貞淫理關邪正水土天時通於律藝另是素王一番政令非復學士所窺如說邶鄘衛三國相近聲音易混總須亟正此則不然魯衛兄弟之國詩書相及書中費誓只是一篇酒誥亦及三等詩中閟宮稱頌邶鄘又列三國不是至道再煩必是沫土

難變也

朱季父又引魏祖所馭牛毋驢灰和猛之說疑測律不須候氣都說得是只於製律損益處尚未究心耳

蔣仲旭問禘自既灌天子便不欲觀程子謂成王賜之伯禽受之皆非禮也然呂氏春秋稱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王使史角報之使成王已賜則惠公又何請耶祭統稱成王康王賜魯重祭如成王既祭康王又何加焉詩稱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僖三十一年書四卜郊則此郊應自僖始耶某云程子說得是祭統諸書所載不誣當惠公初年幽平搆亂晉鄭兩侯實夾輔周未有殊禮鄭人取鄔天子不討已爲大賚及後文公再定王國請隧不許天子猶以大物未改爲辭豈有惠公無故專請大祀之理大抵成康所賜既非常典白牡騂剛亦非創事每郊必卜每禘必請自是故府所存禮不敢越隱公既以攝位貶於鍾巫桓公又以弑立不書即位享祀不懈非僖而何四卜不從雖可稱頌承祀叶典必在初年又奚疑乎仲旭云如是禮者夫子何爲說不欲觀傳記又云孔子

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想周人既以后稷配天則魯人不應以后稷郊祀了某云魯人亦避后稷配天之文不歌思文而頌閟宮既與明堂異制又以姜嫄爲始以上酬大功下長侯伯雖夷戎諸醜聞上辛郊禘不敢執其大夫如何苦要駁他仲旭云如此則夫子何不欲觀某云此義既自難明人事不同禮樂亦異衛仲之間直難爲着眼耳

游鱗長問春秋內中國而外夷狄至郯之戰不與晉

而與楚黃池之會始進吳子然則夷固可主華盟歟
自春秋而後吳楚之力雄于天下文物遍盛施及于
今夫子豈知異日吳越方幅楚漢之事歟某云吳楚
稱王不是夫子誰敢黜他北之有戎南之有夷習見
則狎遠聞則惟盟戎於唐會戎於濳不見深譏鄬戰
有楚黃池與吳又何遽異乎天下甚小一王甚大須
知吳楚時候稱人稱子下筆甚難
吳雲赤問蒯輒之事一經子貢品題業有定案正名
之論對子路發抒未有分張子郢既無立理衛輒又

無讓情若要正名作何分曉某云春秋於蒯聵之出
兩書世子論語在靈公之時屢稱無道世子自是當
立無道有何足依蒯聵以父在不抗靈公衛輒豈得
以祖亡復抗蒯聵蒯聵居戚一十二年衛輒處時何
以動問止於此處想極難道何必避位郊迎乃稱合
禮乎雲赤云蒯聵若爲趙鞅所立難道此名便正某
云石曼姑若殺蒯聵難道衛輒無子弑父之名人至
拒父何知有祖隨他不正切勿復談
張昂之問星官之說有傅說虎賁倖臣謁者柱史九
卿司空軒轅分野之義有晉鄭燕韓趙魏河內中山
如今閩粵亦隸牛女此是歷代畫蛇抑是馮相所辨
且如周官保章辨別州土至于藪澤六畜男女無一
不詳何獨不詳星野所屬僧一行云星土以精氣相
屬不拘于方隅分野以山河爲界不係於都邑是否
某云此說闕于左氏皆以始封之國更命日月太歲
所在土其祭祀如自戰國以來日月屢更下象異食
顓頊太皡豈復安存且如今日天下一家分爲兩京
雖爲十五豈有戰爭豈割異道必如易云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則蒼龍東首白虎西尾今已冬夏蹉其中
腰何遽定乎某前于雜圖中亦嘗約略光氣別其長
昏欲歷攷祲祥以著其驗未之能耳昂之云春秋不
著災應漢祖入關五星聚井應在三月而史書誤爲
十月算曆之家日無比蝕而漢唐所載比食者二陰
霾風雨百里差殊而或以日食晦明禍分內外豈是
習揣傳訛抑是文勝則史某云若論經常則宇宙之
內何物不有若論經惟則戒慎恐懼豈屬妖祥亦只
得現前自參學究而已

張鎮楼問律呂相生只可順成自子而丑逓損逓益至六而極十二而反如何又要隔八相生使陰陽易位昭穆不倫某云娶妻生子是古人常談陽不易位而陰者改姓關雎鵲巢萬物所開何疑及此若要順看只從黃鍾八十一分逓損到無射四十四分六釐從應鍾四十二分六釐逓益到大呂七十五分一四陽順陰逆兩路分明豈有纖毫紕漏諳年看書再不要潦草自若意見如司馬遷者聖人而下有其聰明豈爲淮南所誤瞿徵君及李文利諸賢都未深解此

意而過爲結撰徒傷作者之心京房自仲呂而下復生六十律已自精微萬寶常復爲蛇足讀書之道全漢而盛亦至漢而絕某自束髮時常推演李書本三分九分之說至廿四五歲幾知其誤至四十歲幾知其合離合之故各自不同此道須研心靜息脅古及始非聲氣戢鎔所得呼動也

唐君瓚問井田之制三代通行東遷而下經界遂壞夫子相魯三月不變邱甲子產山錢娶眾行遂復敗了豈是時勢不同抑是法度未審某說此事談者已多封建既麻井田豈可復設程子說有關雎麟趾之意幾可行周官之法度譬如州縣爭一界限十年不明何況溝洫千家破產仲尼不變邱甲子產只治洫畢得其大意使都鄙里甲井然有條歲時攷核別其良楛自然催徵不煩辭訟都掃禮樂易與盜賊不犯賢者三年聖人朞月不爲誣也

君瓚又問鄒張鎮楼問京房變律儒者以爲無用何故說他精微某云他猶不變古法只是推演得多遂成六甲之後想自容撓造法來遂應有此莖桐金石

統絲此分不必解谷之竹止於簫管也君章曰如京君之意以黃鍾至仲呂止當甲子至乙亥耳執始至南中當爲丙子所治丙盛至內負戊子之分分動至物應庚子之域質未至南事癸亥始畢如此則黃帝造律尚有不完之歷倫容制器只屬東方之笑也不如萬寶常以十二復統十二至百四十四律然後旋宮易齊正變各盡如何說他蛇足某云京君逓推此法至四十八律已極如不能成聲自夷汗生依行依行生色育丁亥分上已入子宮色育生謙待戊午分

上變爲巳未矣何得復增許多必如十二各自爲部
不必與仲呂相承使黄鍾隔八自應月時仲呂而下
別開日甲使十與十二彼此相因則分爲南事而下
依然可增何必以亥云襲爲會之觀乎君草云月時
亦此甲子歲日亦此甲子何必更逞某云既然包舉
則足京房精微君瓚云謙待至南事爲何錯了一審
南事還黄鍾仍不生子如何依他某云此是他疑誤
處理不曾錯可以更調也大抵變化鬼神極於五十
有四詩自兩雅南北分行到此亥限已缺六章無聲

之聲變律之律更侯達人一爲整頓耳
王千里問管氏器小看管子才極廣博思極精微只
是才思多了正衲不能量槃御車不能敎釣管子分
別爲之故覺器小夫子分別看他故器小愈見抑是
原本處不同也某云說器便自小了夫子許他器者
都是要用得他如夫子做堯舜用得管氏做稷契皐
夔也顔淵問爲邦夫子說出六事那一件是管做得
子謂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行時不是有足之
錙藏時不是可卷之席人到藏時雖是塤壎球璜與

釜甑一般於密原頭豈有一絲氣色設使管仲終身
商旅豈有素王素相手段如許才器終是藉人提挈
而成如顔子者一定不爾也千里云顔子才思恐不
如他某云我輩未嘗親見顔子看他喟然發嘆數占
之內囊括乾坤接引一世突問爲邦豈是尋常心手
千里云如他志如何比得夫子某云伊此處正鑢
得管子病痛發得大爲心腸雖然不比夫子畢竟單
行宇宙之內
劉賡穆問李陵有國士之風子長是千古人物投分

相契忽然乖違如管夷吾忍辱檻車便爲鮑叔之所
鄙薄豈有一匡九合之事子長發此壯心于卿忽然
落魄令人感嘆此問情事定是如何某云賡穆爲何
問此人看事須看得極大看心須看得極細漢家存
一李陵成得甚事失一李陵喪得甚事千古聖賢豈
爲一人判下生死子長當時若救得李陵不過邊庭
一將反倫將士之心李陵就使報効不過斬數名王
反開疆場之釁可惜子長學問不深爲氣節所動耳
賡穆云亦只是爲他歎息此一節問李陵身名猶小

子長無端爲此二事做出一部史記所關甚大某云廣穆奈何猶有豪傑文人之心文人看事極不破豪傑做事極害就使漢家無一部史記亦少得甚事只是子長到那時分只做得如此所謂百丈文楠燒做灰用也看他自序及報任安書極是明白使人覺顏閔不仕站地極高

林非著問夫子不詆猶龍後人苦攻靈鷲二氏原本何殊差只是分流濫觴全倒如以末流皆他原本則李斯之學荀卿介甫之學周禮豈可株連及於尼周

某云非著相從已久如何猶要問他淵源如見後人學仲尼有弊者足發呼徒以攻自身如是不然且依孟氏長長親親切勿問人佛佛老老也

張元昇問晦翁詆眉山而許介甫人謂晦翁於介甫愛而不知其惡於東坡憎而不知其善還是好東坡而知其惡惡介甫而知其美耶某云晦菴後輩於前輩有何愛憎不過是非之心有不衒於衆處東坡於情事透徹如學問精純豈能遠過程周當時閣卷稱叟皆識蘇學士晦菴說他有縱横之習何曾枉他介甫情事不能透徹學問不能精純其文章意識自然橫絕一代後來舉世詆爲邪奸晦翁說他是學行中人何曾詆他元昇又問介甫作詩罵昌黎晦菴亦以爲是他日又辯爲名臣躋於韓范之列某云此是伊本朝前輩文章勳業著於一代如何貶他元昇云君子是非自有公案豈爲前輩壓倒且如象山與晦菴意微不同便生許多議論撫州荊公祠象山又爲作記頌他反與晦翁同意不知介甫當時何等才學壓倒時賢某云介甫文才自是精堅蘇子瞻最不服人

過潯陽見介甫壁上詩爲他贈詠信宿乃去如今人只是橫生詆毀耳君子只要虛心採善集義切勿己見貶駁前賢

是日問難已就閎微某以空疎約略酬對尚有遺義謝爾剡將去三山偶過補鬼神之義某云此題切勿便指鬼神看爾剡云亦知是微顯之閒覩聞之表領意神明然中庸已說出鬼神爲德如何冷落得他某云鬼神卽是中庸尋常耳目能聽能覩尋常不聽睹說有覩有聞如何不是至德如說鬼神靈通安能與

人幷看備則云此是云何某說易云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而況於鬼神乎鬼神自是人之後來

張子京最後問詩書之餘六藝必通自是古人造士定有此法今士子束於功令舉業既未能精微何暇及於操縵雜服射御書數之科間有意至四顧本來廢然反矣將道何道使制作度數亦能盡心帖括文辭亦能應世于文藝中便賭經濟之用某云文藝中要覩經濟豈是帖括所收讀書人只管讀書想着應世便是欺世歲月甚長工夫無盡何曾見人逼切下

工便濟得去溫公曰萬事只要緩圖只須無助無忘得其先後耳子京云如何是先後之序某云先心後目先目後手先經後史先史後籍先做聖賢後做孝秀先做孝秀後做官人

甲戌閏八月十二日道周又識

門人唐學場唐璟勒編

榕壇問業卷之六

漳浦黃石齋先生著

海澄後學郭文欲晴嵐重刋

士別百日苦不刮目所繇致思功少隨眼時多也人福分事業九分俱在眼上此物下不清靈無復清靈去處人能昕昕致思便覺眸子靜深不逐物走閃遇有自得處廓然千古上下千古聖賢留此文字只恐人心眼放不清靈天地亦恐人心眼放不清靈故留此文字不然義元一畫鼻上兩眉大抵亦不須作也

秋爽漸深繁陰欲落試問諸賢臨稱八月此義何居洪尊光云臨爲丑月觀爲酉月臨觀相反臨方壯而觀始衰反臨爲觀二陽之用錯而居外所以有凶某云此解極分明聖賢看書只是一正一反內爲君子外爲小人惠廸爲吉從逆爲凶臨以君子居內事窮勢極遂有八月之凶范文正出理鄜延道見呂鄭州鄭州云在中朝尚不能料理閫外在閫外何以得成帷幄之業及西事歸由韓范相顧追思鄭州之言臨之八月范公當之尊光云然則觀卦何以不作此解

某云觀以君子在外勢極而反不薦有孚亦自發實所致李深源羈跡江右至十餘載卒之元載亦去相業顯然觀之不薦李公當之尊光云然則易之吉凶只看陽有消長陽自復至夬只是陽內而漸長陰自姤至剝只是陽外而漸消陰不與陽爲對猶小人不與君子并衡何必云復邊皆從陽出姤邊皆自陰升乎某云此亦有意但恐習聞者掩耳試舉似洪兆雲看兆雲云易稱一陰一陽陰升則陽降陽長則陰消小人之與君子倚伏互勝寧有小人不動君子自爲

消長之理某云尊光亦有意但講之未明耳凡氣無寒暑時無涼熱寒暑涼熱皆繇日道所生日道何北陽氣漸升日道向南陽氣漸降升而日永刻漏晝長陽晝以多降而日短刻漏晝促陽晝以少晝之長短皆生於日不生於月故云陽自升降陰無消長也大抵寒暑涼熱猶之氣運盛衰氣運盛衰聽主心高下主心盛明陽氣充周則百草滋生萬物暖煥主心衰暗陽氣癉謝則百草凋枯萬物凍折非有一陰物當頭與日相抗如黑光之於羲影也兆雲云自有回圖

來便成兩畫復以陽左姤以陰右六變相起陰陽各分以成卦爻如人有男女脈分左右明明如此安得云陰不雙行陽自開闔一年十二月只是陽光自爲進退也某云以日爲主則寒暑實非兩事以君爲主則邪正實不雙存君子遠則小人自親君子親則小人自遠豈一邊生小人則一邊去君子如陰陽之爲代謝乎大抵陽爻如一日行有赤黃一道分爲六晝赤黃之外皆爲白道不紀日行便成黑道所謂陰爻也兆雲云九道皆有日行月差與日相逐日月并在

九道之中陰陽并在六爻之內如謂有陽無陰實所未聞尊光云日能爲寒暑而月不能爲寒暑古今涼煥生於日道而不生於月行舉其大槪則云陰長陽消核其精微則只是一陽自爲消長猶之月然語其大槪則云明生魄死要其情實則只是此明自爲盈虛耳某云今日之談殊勝犨論

尊光因問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何也某云賢者在內其道有餘有餘曰與賢者在外其勢不足不足曰求侖賜較量問政曰求之與抑與之與看臨觀兩字極

精臨便與大君同意觀便與生民同情洪鈞光云臨
如至和嘉祐時文杜富韓相繼爲治諸君子皆在於
内然不知有王安石呂惠卿之奸及熙寧既發而朋
黨論起根芽乃在景祐之前觀如元豐之末年天下
方若新政君實晦叔景仁持國微仲堯夫六七君子
時望攸歸觀時進退復成元祐之治雖紹述繼煽宋
社就頹而諸公出處終不失道嘉祐君子身享其實
元祐君子身享其名論諸賢學術古今所稱皆不能
維持百年之運一反一復不出十年而天下大變何

也某云夫子每說必世後仁守成之君只要安常如
値姤卦勿浪變幾一反正則體背異用矣有病之軀
兩次易醫自然不起鈞光云醫看手力耳既已錯用
挪得不反某云只得一反挪可再錯
戴若仲云士君子生平都說挽回世運有宋諸賢竭
力挽回每一挽回對頭愈惡一似生成有四呂二范
便有四蔡二惇奈何說不是陰陽消長某云只是君
心易向便作南北分行譬如人鬼雖是雙存要之生
人終不見鬼若仲云運之所阨聖者難持火在水中
終燃不得陳寶欲去北軍遂有建寧之厭涯餘欲除
神策遂罹甘露之災譬如冰凍人雖向火其奈冰何
某云此亦積漸所成已非一日生人病極豈無人意
使自與鬼爲隣北地寒深雖有日光亦自與冰共戰
非從病起便有鬼生一自姤中便成冰結也皆自懷
慾而後　　所賴王戴周趙挽回於中宋
自復歛而降　　所賴韓范富歐敦培於
始假使有宋無諸君子豈能與正統齊觀
戴若仲云既說不落陰陽如何又成世運某云氣有

陰陽時有寒暑人有男女日有晝夜皆是積成自然
存數可別至於治亂之胎結於渺忽差池長短各不
能齊夏殷數百陳隋數年除是聖人聞樂見禮睹始
知終豈復有能執刻漏而數其延促者前宋主德清
明雖促漏亦成清晝後漢主德晦昧雖永歷亦似隆
陰一消一長只在君心賢人生其間但如風雷爲日
効用終與君心把持不得若仲云如此則是無用挽
回也某云風雷得用雖不能改夏變秋亦自造民生
物

林非菴時在叢桂堂中看書因問吾門常說春秋已至洪武戊申整整一部易宋九靑給諫嘗送吾門詩云二千九十年俯仰在璇璣此是何解某云已未至戊申二千九十年只當半部易耳全易一部四千三百六十九以半割之二千一百八十四餘九十四年上除幽王十一年平王四十八年下合洪武三十五年整得九十四爲半部易也非菴云如此則乾坤中交三十二卦斷自宣幽之際下逮洪永當以永樂壬午爲乾之始中宣王己未爲坤之初際今始於隱

公元年下逮洪武元年前後三分除九十四年則陽節陰節縮分已多何以步遠而合某云論卦周則二千四十八已當坤乾之中論氣周則二千一百六十亦居常行之半以五百一十乙約之已滿四周內盈四十六外縮九十四以陪除贏在己未一元之半其數可致也非菴云吾門未嘗言數如言數則一代盛衰正如寒暑晝夜可測而知何以治忽無常聽於主心或延或促渺不可度某云數百年在天地中只成一候數十年在天地中不當一日譬如一日風雨陰晴經時數變雖在目前不復能知至於積久氣運統齊則春潦秋旱自然可推故舉半部易可印全部藏往知來於此過半勿對癡人道夢姬公也

尊　問乾坤坎離咸恒兩濟夬姤剝復何以爲初終中候某云兄把圓方二圖子細熟看自然通曉尊光云吾門說方圓二圖非羲龍之始所以不玩某云論羲軒本易則現在今經論易簡自然則圓圖體備矣尊光云旣以今經卽爲古圖則何物名爲周易某云爻詞自是周聖所撰彖序諸自古昔而然看他綜理

數千百年懸如洗鏡諸不是中古始就

尊光又問大衍之數五十河圖加五洛書減五仲尼說五十學易於此看得如何某云歲法閏餘備從此出尊光默然某云試舉問唐伯玉看伯玉云此亦影響譬如朞三百六旬氣盈五日有餘便是圖象朔虛五日有餘便是書象也某云五十之義何所不通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縱橫屈伸皆從此看一六因之而皆爲水二七因之而皆爲火三八因之而皆爲木四九因之而皆爲金貌言視聽秉睿而出便

是建錫之本佰玉云此則諸生曉得又如四十有九
自黃赤上下掛一兩分劉義之外別有與旨不某云
除泉曉者誰爲互與太咸卦歲四千三百六十九去
其體歲四十有九亦成與義然自仲尼上下未嘗從
此雷心只是作睿中關條假未透尚須入百彭比之
年
尊光又云圖以生爲序左旋書以尅爲序右轉乾坤
盤度言天左旋地右轉想亦此意某云試問唐君章
看君章云此說備在黃圖黃圖序云亦極相距各五

十五天日競旋地牽其中積遲而右一歲之行一百
五十六分滿六十三歲而退一度故七政地道皆爲
左旋以其遲沓遂成轉右尊光云然則聖人何以於
此與同某云聖人別有所見
黃介倣與非著同在叢桂堂中見尊光數問曆象因
問五運六氣參錯難齊要自岐黃以來著於天官子
午卯酉以爲少陰君火陽明燥金辰戌丑未以爲太
陽寒水太陰濕土寅申巳亥以爲少陽相火厥陰風
木對化反治司氣間化五年而遷其六氣循環皆以
風熱暑濕燥寒爲序今文圖中乃有十二氣燥金良
金風木専木濕土剛土寒水明水少陰君火厥陰游
火少陽相火少陽游火其司天司泉皆不錄古法何
也某云素問內經以運氣治民間之疾其法主感感
而治之在於外故以風熱暑濕燥寒各司六十日視
其主客以爲化勝文圖以圖書繫天下之命其道主
應應而治之在於內故以心包三焦游騰四火麗於
君相以觀腑臟各應喘息以爲標本胗治不同而天
人共事微密錄中其効一也介倣云古經皆云五臟

六腑今云陰有五臟臟有五系上陰之君心縣於肺
故肺與心別自爲系陽有四腑腑有四房下陽之君
膽縣於肝故膽獨爲一系以上五陰虛胃以與心以
下四陽實胃以與膽其合則十其別則九合爲二十
別爲十八何也某云凡人本天而生五運六氣九圖
十書八卦只是一物信得過者隔垣開聲洞見腑臟
信不過者滌腸剖腹只是捸生
與日尊光又引所親談太乙六壬日將直符之說某
云吾門小步不道遯奇尊光云自東漢以來任文公

蘇子訓諸賢皆逼壬乙之書何遽無也某云伊自為風角家言耳不涉壬乙六朝來唯梁武最好奇遯侯景師至都城羊鴉仁敗於東川帝猶據式命將以康貞游奕為不敗汴京之亂郭京劉孝竭等皆取丁甲錄為神兵以是覆亡者不可勝數吾門尊爼自軍旅已嘗未學何須問此鎖瑣之營

唐伯玉又問黃鍾陽得一三五七九陰得二四六八何故遺十某云亦是箕孔之所不用整整百萬與天不復相追伯玉云整整百萬則是天地全數何故不

與日月相追某云春秋二百四十三年以易象分之只得九十九萬五千三百二十八尚餘四千六百七十二夫子不用其餘伯玉愕然某云且去思量得其端緒也

異日伯玉君章又與尊光同問某云已得端緒不伯玉云未也某云得到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己丑便整整百萬矣君章亦愕然某云且去思量得其端緒也

異日尊光又問前說何以不得端緒某云人事差池天道可見見後者為贏見前者為縮西狩獲麟是前見縮蒯聵入衛是後見贏公孫宿以郕叛於齊是春秋正命前後準差凡二百四十四年餘五百七十六是其端緒也尊光亦愕然某云試舉似伯玉異日伯玉又問某云已自明悉吾門讀書只要明白既不明白論語學庸當斷入思想之路伯玉云如何是整整百萬某云只是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如何是春秋正命某云六七十二乘六十四

尊光云吾門既不說數如何又說到此某云是易中點畫文字尊光云既是點畫文字如何說不明白某

云胸腹易見心胃難撥

於是大家掃卻戲搭仲復問有道心便有人心有德性便有氣性亦如陰陽合體而出雖有分別卻不能離如何得以道心消融人心以德性變化氣性某云晝夜同一道心看不明白人心便起風雷同一德性感得躁暴氣質便殊人能敬靜在在見極便無復晝夜風雷之別亦無復養心養氣之殊

一日林朋夔見過某問聖賢言語皆有來歷中庸擘字說出造端致曲端字既為聖賢常談如曲字作何

來歷朋蘷云前日領過學問致知格物物不曲不直易稱龍蛇之屈精義入神禮稱物曲本天殺地鬼神體物聖人曲成正在此勾萌處實實致力此處隱微未顯未見然到顯見却無復致力之處正在獨知處衷曲自語事事見得自已不是有一兩處鬱寒未達盡力托出便是誠明路頭某云此與克巳有無分別朋蘷云克己似踐形盡性一流人致曲似格物致知一流人克己當行致曲當知某云曲成萬物而不遺泝其源頭更無分別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曲最是分

曉

會光又問關雎鹿鳴冠於風雅乃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爲康王政衰之詩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漢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太史公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謂鹿鳴大臣所作王道衰賢者隱故大臣託之諷諫繇是而觀詩序參差皆非聖門本說晦翁盡刪之是也吾門時常何以不喜晦翁刪序某云詩多諷諫主文而無罪如此等詩性情禮義前賢猶云刺時則鄭衛淫詩或是刺時所作而晦翁皆謂淫者之口此處乖謬害意泥詞非謂其刪詩序也會光云如此則詩自正雅而外皆有刺而無頌所以頌自命篇風自稱諷雅有正變謳頌互叅觀其命名思過半矣某云如此看甚明白大抵詩爲禮樂之藪樂繇禮生風得樂之意雅得樂之理頌得樂之容故爲禮家皆有禮頌頌容也非詩也聲容相宣亦間有叶詩者而道不盡於詩凡詩必依韻韻必和聲如清廟之什六章無韻臣工之什四章無韻閔予之什酌桓賚般皆無一韻以振鷺白馬推之知其皆

爲容也會光云然則魯商二頌又何以皆韻某云世代既殊作者異義要如周公所裁皆匪夷之所思度

會光又問三百篇而後降爲樂府似於風雅爲近如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有蟋蟀思居之遺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有小宛溫恭之風馬啖柏葉人啖柏脂不可長飽聊可遏饑有苕華星罶之慨自唐以來始有近體未知近代五七古尚可嗣三百不某云此是詞人口唾會光爲何撥他周家以來山甫張仲之精於性命申伯召伯之懋於事功衛武召康之邃

於道德今繹其詞如誕先登于岸俾爾彌爾性訐謨定命遠猷辰告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昊天曰明及爾出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精古淵語紬繹無窮使漢儒爲之則樸確無光使宋儒爲之則枯朽就爛矣聲律雖細本於神明豈有無聖賢之學作神明之語者六朝以來唯有彭澤晉宋而上只推魏武要其所得自成函門孫伯玉掠皮而多膚杜子美鏤心而或滯過此以往

漢魏以方古詩難道此脈於今而絕某云問亦有之亦鄭衛之與偉韓娥之趨操矣尊光云王龍門尚採霓裳羽衣何必與韶武爭陳

呂而德曾過尊光所因與尊光論士人雖是讀書到底是個名位終日披閱只是得喪利害盤在心上與聖賢何涉想在此處定有篤實功夫纔得壓倒撼動某云此事唯有李延平說得好延平云古之學者讀書只要明道道明則生死不動其中何況得失榮辱今人讀書只要應世應世則銖刀皆動其中何況生死名位某謂今人最怕說一道字說一道字如犯祖宗之諱泛泛讀書只是唇吻既從得喪利害讀書便就得喪利害結局何時跳出這個圈子而德云如何跳得某云先破生死後破名位已破名位更無得喪而德云如此看道漸落禪虛某云吾道之與禪門只是有學無學之別

尊光云生死只是一日豈有日日生死某云爲此一日生死長却百歲商量

呂而遠因讀史次問西晉　汴宋　一樣摧頹

何以太興而後晉祚尚崇以白版鎮於五胡之上建炎而後宋社遂卑以黃屋屈於　之詔某云劉石初起收拾未定而氐羌內患尚有未遑　積威滅遼而後勢無反顧而遠云劉石席捲中原勢如摧焚周訪祖逖雖有小勝未能攝其蝟毫兀朮雖已渡江而廣德高橋靜安和尚原諸師往往克捷且當靖康時河東所失者不過恆代太原澤潞汾晉數郡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同州而已其餘四五十州郡及兩路兵馬尚有非如懷愍時陶黃楊充俱爲

也而舉朝病尫稽首不暇以宋視晉猶奴之於主
耳而舉世右宋無與晉者何也某云宋人只有兩個
黃潛善汪伯彥已當得十個石勒晉人雖有兩個王
敦蘇峻當不得一個王倫可是宋朝人才忒好也而
遠云王導庾亮溫嶠陶侃祖逖桓彝論宅志行豈得
與李綱宗澤比稱至如韓岳楊吳自非訪處顯納所
及似亦不是人才之咎某云人才只論一個安得個
個人才信得過者王猛崔浩張賓亦與夷吾同收其
勍佑不過者茂宏安石只是庸流

而遠又云世事亦自難料王夷甫之賣牛車謝安石
之辭桓帥均是一樣安靜而成敗不同澶淵之議土
木之變均藉六龍之威而安危異道當汴急時唐恪
嘗謂欽宗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復興只緣天子在
外可以號名四方今宜留太子居守而上自幸洛連
據秦雍領天下兵以圖興復唐恪生不足存此言亦
未大錯土木之變尚有主此說者謂死守社稷是諸
侯之事天子出居春秋無貶李伯紀於此看未分明
得毋是耶某云此事須是斷理斷理須是豫定唐人

尚有奉天之策宋人初無雍洛之談臨時鼠竄令輜
車未及而　　躡追何如死守之愈乎土木偶然輪
轅如故而徐武功輩唱此妖言真可生拔其舌
而遠又云古今兩番黨禍皆是小人造此名目凡說
出此字耳不忍聞今士大夫平居動說人黨似以己
為獨立者不知此語由於何時某云自王猛王子朝
之黨始也唐虞只說協恭和衷夏商只說蕩平正直
夫子每說吾黨異是天下一王何處討此色目掩耳
掩目真是怪事而遠又云一病十嗜此病不起太和

之黨牛李爭競一起一復不足以禍唐訓注入宮而
黃流大潰紹述之黨王馬波瀾一起一復不足以禍
宋黼貫用事而　　四起大抵衣冠肆毒禍盡於衣
冠非類當軒禍連於宗社也某云我輩談道不須及
此
尊光又云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此作何解某
云猶言屯著而隱蒙雜而見也尊光云古今何義是
以當之某云齊小白晉重耳足以當之齊有無知之
難鮑叔牙已先奉小白奔莒及難作管仲始奉子糾

奔魯雍虞難作而小白自莒先入震內坎外不失其
位皆先一著故云也見而不失其居重耳困於蒲狄
娶於齊秦身遍歷國在外十九年六十二而始得反
內有兄弟之患下有呂郤之難內險外止雖後一着
而天下稱之故云蒙難而若尊光云鮑叔牙管仲亦
當見而不失其居狐偃趙衰司空季子亦當難而若
也某云君相自是一體狄仁傑亦見而不失其居李
深源亦難而若尊光云梁公自難而若郭侯見而不
失其居某云許得梁公則去郭何遠

而遠云廬陵初未失德艱虞養晦在外十五年免於
誅夷之阨此亦見而不失其居睿宗委夷稱嗣再稱
太弟一值五王之變一值重俊之難卒藉其子以顯
此亦蒙難而若也可惜其中無臣耳肅宗即位於靈
武代宗避難於陝州事雖不倖而見難遞應比於宋
事則康王庶有之惜李綱諸賢不究其用耳某云康
王如何比得唐宗而遠云宋時諸賢亦難比唐室某
云韓魏公見而不失其居趙汝愚難而若而遠云何
某云魏公當英宗時兩宮未調疑疾屢作太后每對

群臣嗚咽流涕英宗每對近侍棄藥詆訶魏公對后
稱慈對帝稱孝涕洟之極動於雲雷至於撤簾之旦
天下肅然備覩經綸之大故見不失居韓公當之趙
知院當紹熙時光宗不能執喪嘉王未承明詔留正
已去憲聖之旨未下徐誼詆其坐觀侂胄因爲巷遇
知院權宜其間內請指揮出更砲擇須臾之間中外
晏然故難而能若趙相當之有宋以來唯此兩公一
稱經綸一稱果行有唐諸臣未見其偶而遠云張柬
之魏元忠輩如何某云亦是果行育德一路未見經

綸而遠云唐人家法不好女主閹寺積成所劫搖動
爲難宋人家法好曹韓盛德與大臣同心如宋人治
外寇靖內難事事不及唐人使宋君臣值唐室諸難
不知是如何顛倒某云才運君臣往往相配唐人豪
華故見才宋人老實故見德文質循環自然到彼難
是主相所造亦是氣運使然
尊光云如是氣運使然漢晉唐宋漸不相及難道今
人劣於前代耶某云春秋至元室是半部易今爲鴻
濛之始行與羲農同功如何是前代可比

尊光又問鄴稱鄴侯梁公不知梁公何以配得鄴侯
梁公身事逆雖周旋姦佞至老而沒無一堅建爲婦
女子所譏不過是杜鴻漸一流人某云如何又儕於
杜相尊光云肅宗之在靈武未受父命朔方諸將皆
受玄宗殊恩天下喁喁說開元天子無不感歎鴻漸
覬望見太子不思君父遂奉箋勸進此不過乘時倚
勢取大位者耳某云上皇在馬嵬時已有是命太子
一至靈武自是天下歸心方長安破陷逆賊縱橫長
安百姓一夜數呼云太子兵至矣京畿豪傑往往殺

賊以應官兵靈武即不即位誰從蜀中迎舊天子哉
借光五之勢收將士之心未爲不可鄴侯看事極明
自方長安收復時肅宗欲表請上皇自還東宮鄴侯
驚曰如此上必不來但當言馬嵬請留靈武勸進今
幸成功晨昏思慕爲羣臣賀表請上皇還京以就孝
養耳及後上皇見表果如鄴侯所言則靈武勸進未
爲不是也尊光云得無已驟某云草昧經綸能盤桓
者自是聖賢上事譬如梁公負許大才能遂飄然豈
不絕世但料當世無復梁公不得不從容以鞭五王

之後凡看賢者亦勿艸艸
尊光因問宋仁宗天下賢士一時名輩俱集朝端而
用舍乖睽卒成黨議何也某未答云試問吳雲亦看
雲亦云亦是呂坦夫造就尊光云呂坦夫天下賢相
經理中外容保諸賢而言論牴牾遂攖衆怒何也雲
亦云中闈人所難言諸賢一爲國母一爲國本動成
伏閤呂文兩公由處之際須有瓜葛一逐孔道輔再
逐石介而輿論騷然脩名遂損于相之際不得不分
受其過尊光云呂公亦賢者豈肯以內侍黨一并報雖以

於龍軒濟公之盛雅豈至以益州奇錦結知於宮掖
君子不幸遇難明之故亦多以含垢爲大耳若值王
呂章蔡豈敢以此言相加雲亦云如此幾成一公不
然豈有六十年天下某云微雲濟河漢亦自斐然
尊光又問用舍行藏看得國化仲尼而下只許子淵
然仲尼皇皇揖七十二君淵獨彈琴陋巷終身不仕
王仲淹上十二策不用退處河汾其徒房魏皆爲貞
觀名臣兩人相去千有餘歲人略形影之間師弟上
下出處各殊豈是時命使然亦是識趣各別某云聖

賢出處不關識趣亦不繇時命要是吞吐天下在兩袖子或開或合略不繇人尊光又云古人如此者甚多何充何準兄弟異趨梅福嚴光翁倩同轍釋之長公以父子而不倖尚長禽慶以友朋而一致此豈盡能吞吐天下開合繇己耶某云苟無濟世之具只可量時而施半依時命半成識趣榮枯之際萬樹同風是會不談謀義只與尊光諸賢曲室上下遂復辨折往事間及文獻非有指摘旁由當時儀冀尊光焚其殘草耳

門人洪琦洪京榜集編

甲戌秋深暇日道周識

榕壇問業卷之七

漳浦黃石齋先生著

海澄後學郭文畯晴嵐重刊

九十兩月以文宗至欲停會義唐偉倫云諸生雖就試不過數日暇期甚多張敬夫當軍旅簿書之際不廢講章蔡季通於患難奔竄之餘屢質疑義今方清爽從筆如茶飯之有賓客何遂輟其褻殆乎某咲云家有賓客亦看主人忙定耳聊舉四義聽諸賢作止以畢兩月之程一爲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節其次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又一爲告諸往而知來者其次爲知其性則知天矣偉倫因問吾門屢說求仁致知此是兩事抑是一事某云能近取譬是一語抑是兩語讀書人立心須要極細細得盡時條理分明自然到仁田地如取譬處是致知近取處便是求仁也偉倫云如今日說知三者則知脩身告往知來知性知天此種種知果繇學問果不繇學問某云如不繇學問又說他作麼程伯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致知只是學耳偉倫云如知斯三者是學告

往知來便有不關學處知性知天漸到學無用處夫
子前說多學而識說然又說非也如何專說學來某
云此學豈有須臾可斷造次顛沛正是學問大關只
此知字不是識想所造耳如夫子居平說脩身一正
心便了纔說三近出來覺正心尚有不了處我輩不
實實用工豈知好學力行知恥此六箇字於吾身上
一毫糊塗不去如有一毫糊塗又那得造次顛沛之
用歷歷以來同是此義不須疑也唐伯玉因問人生
世上總有貧富貴賤死生三端不能自主說而較之

富貴可割生死難齊有一等人始念只是怕死後來
流爲貪着富貴如李斯輩是又一等人貪着富貴到
底要死亦無富貴如楊雄輩是千載下知若李斯反
爲楊雄兎互何故某云李斯初念亦不是怕死楊雄
初念亦不是貪着富貴只是不會讀書伯玉云李斯
學於荀卿楊雄友於仲元如何不會讀書某云兩公
說性字不明便無讀書資質所以流浪漸與仁遠焦
漪園諸公極與楊雄開脫正如德祖所云老不曉事
耳漢家有兩人怕死流爲貪着富貴如馬融就聘於

鄧騭中郎應名於董公兩人皆頗知學但未嘗在仁
字拈足宋家有兩人貪着富貴流爲怕死如王子明
以天書固相死請爲僧張天覺力詆溫公舍家奉佛
此兩人亦頗知學却未嘗在仁字問途如識仁者中
關豈有欲惡取舍豈有富貴貧賤豈有終食造次顛
沛故說必於是是者與仁同骨不與仁同體如說必
於仁者猶於是處看不通透也伯玉云夫子於富貴
生死皆言仁孟子於富貴生死皆言義安仁非君子
不能集義則壯夫可勉吾人精義之學當從何始某

云夫子以仁甚水火以義掃浮雲此處精微豈有分
別文信公云唯其仁盡是以義至聖賢都有必不可
挪移處鍛成精熟世人起意避却硬拗兩字流爲孔
光馮道范質趙普之倫何可勝說
呂而德問仁之爲道通晝夜一生死是不隨起滅的
勘到終食之間只就着衣喫飯實實落落把世界許
多勞擾一齊放下似不在頃刻環抱釋茲在茲之說
某云着衣喫飯拋下勞擾如何便說爲仁曾子云仁
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豈是尋常

實落得去有人於必於是處看得分明雖終食閒消
得十年學問也司馬君實常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
而作達旦不寐程正叔謂君實直自苦人有多少血
氣當此摧殘其後君實告人曰近得一術常念一中
字自然靜正正叔曰人於名言中縛得一箇好字不
如一串數珠耳門人問受病如何曰只是不與心爲
主正叔但知若用思量是不與心爲主不知合食便
食合睡便睡亦是不與心爲主也甫德云如何是與
心爲主某云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

於是
張吉甫云旣必於是便是定見定力如此君子是凜
凜克治一步緊一步的意如何是存養渾全某云克
治與存養豈有兩樣工夫吉甫云如此看仁字還在
取舍欲惡一邊無違仁亦是不染着富貴貧賤顛倒
恐怖而已如顏子三月不違仁亦豈是不着取舍顛
倒恐怖已耶如三月後有富貴貧賤造次顛沛如何
了某云人患無此三月工夫有此三月不違亦無終
食違了人生到老只是欲惡兩字堯舜周孔是處看

得分明除却欲惡是爲何物顏子直頭欲無過怒如
有一分欲惡便有三分過怒了豈有人於生死窮達
看得通透尚終日紛紛多過多怒的道理林非著云
過怒發處極微欲惡動處極大聖人說無欲無惡說
寡過無大過此處下手誰爲得力某云程氏兄弟見
茂叔特領無欲主靜之體李延平教諸生尋未發氣
象兩意都無差別但須學者實實下手認得造次顛
沛終食三月是何如工夫何如體段耳
劉廣穆問君子一生在不覩聞處用工說出終身之

閒便涉覩聞如何是終食前一層消息某云伯淳常
言人生而靜以前更不須說廣穆云終身前未便到
生靜而上也某云自下床啼聲到今日談話何者不
是終食之閒通海銀河再無先後之別廣穆云論川
上話頭似無前後論調御工夫到有內外不同某云
如何廣穆云戒愼不覩恐懼不聞此裏面事似是前
境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此外面事似是後際某云此
處直截更無分別湯水因緣
某又語廣穆云朱元晦初見李延平微說道理動輒

造微延平云公懸空理會倶得種種道理而服百前事却不理會何也此道初無繆巧但就日用平實細心便見元晦於是一意於下學今看夫子言終食言造次顛沛富貴貧賤是何等平實何等綿細更要想他前頭便是懸空理會也

張蕭士問自古仁人脫不得顛沛今之仁人亦脫不得顛沛豈是仁中合有此境抑是此處錬得仁來耶某云顛沛何須危難只如蹶趨之間亦有動氣動志之別陸子靜云志道者造次顛沛動容周旋應事接物讀書考古莫不畢於是詩云小心翼翼無貳女心即是此法看子靜此語與程正叔所云爲心作主俱在必於是處看得分明

侯晉水問貧富一章聖人說學無盡頭耳賜論切磋琢磨初不就詩索解夫子與其可以言詩亦不單在詩上論學也假如空說往來亦與逝川同義如只說告往知來亦是聞十知二耳於此中有何進處某云藏往知來自是聖神要義溫故知新自是學人正諦此處關人靈明亦總須學問耳豈在言語推來如說

言詩兩字不是詣極往來之間別有深義則易書春秋皆無一路通透矣夫子生平只把新故往來四隅啓發當作振天之鐸如今人看草木鳥獸蟲魚皆無一箇活動者就看得活動依舊是箇草木鳥獸蟲魚於吾人身心世上經緯郁有一毫干涉以此說一部本草不成耳如何便到言詩田地晉水因問晦翁詩評得失何如某云他自成德底人不關風雅上事唐伯玉云如晦翁說四始六義再不相通諷刺之詠某爲導淫懷古之談以爲紀實如何得有往來之妙某云藏知之妙索于人心玩味既熟興會自見如只要讀數訓詁雖把韓嬰諸篇逐字推求亦了無意義矣如是胸中明朗新故相推義類環生都有進處即春秋禮樂總成比興有何滯碍豈必遠宗韓旨近誡朱詩耶

陳非魚云寒暑日月尺蠖龍蛇共此往來共此屈伸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此處知識更藏何所某云謝上蔡見明道時亦發此問明道但云極是要事可惜問之太蚤也

呂而遠云聖門說話都是眞實如無驕諂是子貢已往眞實境樂好禮是子貢未來眞實境道學自脩即是此意今人只說是悟頭耳譬如中庸說淇澳之詩句句是平地用功如何擲去作悟頭也某云此說極好但有告往知來四字便是六經張本不在至善之篇別詩註疏也脩解原無二途知行即是一事進一步者色色俱新停一步者塵塵成故歲成明生雖同此日月亦自有進德脩業底意思在此處煞執雖貴夜寒暑猶費磋磨

黃介徵云子夏因詩知學子貢因學知詩夫子皆以爲可言詩想說詩是夫子本意論學是二子素懷一從風雅上入一從實歷中來故覺言之有味耳如別人說之恐夫子未許也某云大家意思在詩體上商量雖是說學已包括其大子夏胸中先有禮後一句子貢胸中先有切磋兩語不是臨時答應觸悅目前如詩人胸中先有意思遇色成色遇聲成聲比興賦頌自然不同從此入道纔有源瀾纔有意致如外道人打偈只作窒頭耳着想便打如何打到登岸所在

介徵又問先儒謂靜固靜也動亦靜也靜者心之本體濂溪謂主靜以無欲爲要如此則無思無爲與何思何慮便關至極如何書稱作聖詩稱無邪與子輿所云心官則思顧相背馳耶某云無邪作聖寧是不思不慮如有思慮便不靜者要心何用濂溪云無思本也思通用也聖人無思而無不通又曰無不通生於微通微生於思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此原是濂溪破綻語然於誠明原始不甚差殊何得謂與孔孟異旨乎

戴石星問此知生於思則何得謂之良知某云夫子誨子路只說知字孟子說良知便說思字如云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與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語意正自分明曉得思到良處便是思反無思之位石星云陸象山讀程易至艮其背四句復齋先生云汝看正叔此段何如象山言其終不明白直截謂艮背兩句是無我行庭兩句是無物耳正叔兄弟只就時行時止看得不繫於欲似有未了徹者某云程說靜亦靜動亦靜於心體止法極是分明如忘我忘物於

此位上吏須參質伯淳常言物各當止其所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惡而誅之此便是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如熙寧末司馬溫公致政家居呂申公再登樞府入以出處爲二公優劣正叔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此便於行止上看得不出其位學問須於動靜出處上看得分明莫說忘物忘我便足了事也

魏秉得問陽明先生云致知各隨分量所及如樹有些小萌芽只把些水灌溉不要浸壞了它論此良知

根芽與草樹不同落地光明貫天徹地聖愚之分只有保喪而無增減豈有只此端倪怕人浸灌的道理某云說則如此說何嘗見有良知落地光明陀陀爍爍也程正叔云學者如登山平處濶步到峻處莫不逡巡某亦云學者如提燈燈亮時自謂服力甚明燈滅時雖一身手足亦不能自信也要須學得此光與日月同體低頭內照不失絲毛

秉得又問程子說艮體是靜亦靜也動亦靜也聖門說心法是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既到靜源便無出入抑有出入俱到靜源則曾子所云艮體不出其位此位字當屬何所某云反震爲艮艮自不動不動時只是克治洗藏反艮爲震震自不靜不靜時只是恐懼脩省各有當然攙越不得艮震分路未到乾坤之元如論兩元不分動靜既無動靜那有出入然則如何是艮其背不獲其身某云我徂東山慆慆不歸如何是行其庭不見其人某云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還有精微於此者乎某云夙夜基命宥密

陳無涯問此位字得無即是素字素字即是仁字

否某云此問大好貴者仁之色素者仁之地也有此素地隨他繪出富貴貧賤患難夷狄造次顛沛如一大幅山川草木鳥獸蟲魚屈抑動靜姿態橫生只見可樂不見離異耳學人無此素心便每每出位出位者如借人倩盼作我笑目纔動此想便是哇淫勿道當井奪人手路也

劉廣美問盡心知性知天工夫只在存心而存心工夫又着在何處也某云不然中庸說盡性孟子說盡心工夫都在此盡字程正叔張橫渠於此處看得明

白或問正叔要盡心者此心得有限量不正叔云人限以形氣不通以道安能無限量苟通以道天下豈有限心之物又云若謂有限除是性外有物始得似此數語於心性天上看得極分明張横渠云天之明莫大於日以無目累見得有數萬里之高天之聲莫大於雷霆以無耳累聽得有數千里之響中間寥廓自然如此人爲耳目聞見所累中間塡實便不明通如要盡其心須知心之所繇來始得此數語不如正叔直捷然大意是看得到了廣芙云要盡心須知心

之所繇來則是盡心須先知天也某云此語亦不甚倒順數一家共此祖脉看得盡處便自通璣廣芙又云孟子一生養氣集義看來養氣是存心工夫故不動繇於善養集義又是養氣工夫故襲取不得浩然王陽明答倫彦老云心無動靜君子之學無閑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故常寧動靜皆有是之爲集義此語得無偏枯不某云陽明諸老自有一種是處某則不知只道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鄭孟儒問性從心生中庸言性不言心此何以故人身中靈覺便是天又說知性了纔說知天此中豈有分別乎某云盡處則無分別若不盡者似水海性隙照天光終難說得分明也有意思人再勿傍影起形牽扯字義

羅坰生問中庸言知天可是先天之體孟子言知天可是後天之用與某云如何分別羅云伊着存養一邊某云存養便是先天之用也

呂而德問紫陽云知性即窮理之事窮理便向外去

知性祇從中等此語如何領會某云紫陽學問得力在此自濂溪以來都說性是虛容人受以生耳紫陽始於此處討出二五合撰事事物物皆從此出如曉得事事物物皆稟於天自然盡得心量盡得心量自然性靈無遺當時諸賢皆爲禪門所誤唐仲友便說朱某尚未解字義如何說性命上事看繫辭上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此語極是分明

李質嘉問夫子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蔡虛齋云夫子以其不離氣質者而言孟子以其不雜氣質者而

言豈孔孟立教亦異指歟某云濂溪以至靜爲性善惡爲幾伯淳以本善爲性善而有惡者爲質姚江龍谿皆宗是旨源流漫汗只是纖成話腳耳何關立教上事伯淳云纔說性便已不是性也豈有聖賢作是言義循荀卿纔說性惡便開李氏牽犬之路伯淳徑云善固是性惡亦未嘗不是性如此則是天亦有善惡也儒者同互伯淳甚於夫子亦是當時未有思量耳尤詹茹問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冰此語如何某云張橫渠不作此說作此說者猶程門氣質之論耳橫

渠云氣質之性君子不謂性也又云海結爲冰冰散爲水冰泡聚散而海不與焉此處說冰才水性亦猶外道說石火電光非實論才性也詹茹又問火日外光而偏屬陽水月內光而偏屬陰木藏內光而亦屬陽金藏外光而亦屬陰土藏內光而陰陽合屬如此則稟受不同自有善惡何謂無耶某云如此五支之才何關帝天之命詹茹又云有形便有神有力便有識亦有形到而神不到識到而力不到者濂溪言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橫渠言存文王則知天

載之神將毋性先到後形神識力一一完全乎某云性天亦如石火如變完全只看盡心心盡而後如登高山四顧青蒼穹隆畢野

千里問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此命字分明領得氣數如五十而知天命此便是帝王命世千古蓋符難道猶是天命之謂性也某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又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是性盡理窮如何到得此田地千里問孔顏而外千古幾人到得某云蘇子瞻傲睨一世見周濂溪乃云豈敢稱吾友造化乃

其徒假借到得千里云濂溪古今所宗吾門說他初不識性如何便說知命某云他已是盡心上人但不善於立言耳如其所到已在絕亦不已路上千里問邵堯夫如何某云他自高勝據其所得在伯夷伊尹之間只是未脫氣習耳千里云何謂未脫氣習某云看他孟老與溫公諸人往還吟咏之間卑齋蘇脫處處迤邐千里云他聞洛陽杜鵑便知天下將亂豈不是知命消息某云知命不在此處熙寧去靖康尚六七十年豈有鳥得氣預道六七十年之事南北話

頭徒開癡柄堯夫饒舌不宜到此也
唐偉倫因問曾點竟是何品孟子嘗稱爲狂如鏗爾舍瑟浴沂詠歸此又狷之中行者豈是嘐嘐進取一路某云後世鄉愿太多便把狂字雖貴人物如聖門諸賢都有狂氣偉倫云如何某云千乘之國可使治賦百乘之家可使爲宰鳴鼓端章此是何語偉倫云宅都實有此本事後世如寇萊公似子路劉晏似冉有亦都實有此本事春風沂水不過是眼空話頭耳孟子狂他得無以此某云他此處無不相掩看他斐

然數言之下生動千古便自成章
洪允尊光問程子云聖人化工也賢人如剪綵爲花便乏生意此語似太別白了圖書看牡丹比之真者何啻萬里顏閔之與夫子具體而微豈有真似之別某云正叔此語是說子瞻兄弟撥弄文章耳如有若之與夫子形似亦在甥舅之間豈可認作衣冠敖孟耶
林非著問先儒之學有理有數以理附數遂謂數學之精以數翼理遂謂理學之秘論天地奇耦則理立而數分論聖賢疇象則數成而理著然如文箕之蒙難孔顏之阨窮似皆理不勝數不知兩者孰爲有權抑豈并行不得軒輊歟某云吉凶生大業陰陽奇耦窮達壽夭總是德業必經之路如使聖賢都要富貴都要壽考則爻象無陰蓍筴無奇也夷齊顏冉龍比由賜八人生死天下窮奇然無八人盜跖彭鏗比屋而是也吾門以數明理以理明數除却理數性地自明不干管郭之事
四義略相質難諸友作者不能强半余亦以相宅數作郊行未悉之論既數日趙與蓮偶過因問圖書之

數某云此道迂庸備在嚴餙如小兒畫沙牛羊踐踏耳有何奥義與蓮云圖書之出明是天地大文章不容終秘何妨闡揚某云如不容秘者前輩闡揚不爲不極如容秘者朽敗枯草何以能談與蓮云且不說至奥只道相得而各有合變化以行鬼神可是此一貝一方折合補空縱行偏正者乎某云自然是此五十有五生成得來若無此物五行萬象如何變化與蓮云洛書四十有五却除了十如何亦相得有合變化而行某云圖之與書猶夫之與婦損益十五只成

一百若無兩家萬象不立與蓮又云生成奇耦左右
生尅位置各殊如何同用某云夫婦支干音聲笑貌
亦各不同排比不得趙云既是同用大子如何只贊
五十有五某云欲成家計只說丈夫
林與公亦問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言出孔繫後
儒鑿空謂九十之數非古圖書謂河圖天球同在東
序廼歷代相傳重物而書爲文字絕名無文字不可
名書某云河圖既爲傳寶則易繫五十有五之贊不
足復疑箕子明說汨其五行則洛書合有五行生成

之說然考古緯書河圖九十六種皆爲帝王升降之
符譬如一易首坤首艮各自名圖非有別象洛書稱
疇稱範亦是自家推演道理不必天畀名言也想來
九十成文自是天地所立推演次序自是歷代不同
羲文之際其盛著者何足疑乎與公又云李之才卻
子及劉牧程大昌諸人幷以九爲圖十爲書晦翁改
定十圖而九書此又何據某云論易繫則有天一地
二之文論箕疇則有五行皇極之數晦翁據此分圖
分書然圖書之出非在一代箕禹以前羲軒而降變

化九十義類相推自非聖人難詳其說耳
林朋夔又問洪範一書以爲推衍自洛不知止此戴
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六八之數耳何所配合而始
爲五行次爲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福
極之種種人知圖從中起書亦從中起故皇極爲宗
而八者麗焉然以書敘疇以疇衍書洪纖畢具而倫
次不齊攷所繇來從無要論徒謂箕子推衍與天錫
神禹者原自不同耳若此則何謂天乃錫禹洪範九
疇也某云賴兄此問纔覺生色前日問參兩倚數最

有關係此關係又大千古暗燈無人起火也某愚昧
幼嘗等繹是書原本河圖九十方圓通配成用夏商
經國位置官方皆出於此此書發端三說彝倫是夏
商前後論說圖書之本彝倫出於五行此濂溪圖象
之所爲作也漢儒星卜諸家皆以五行爲彝倫但不
知其數敘之故耳唐人稍論九宮蕪陋愈遠今據圖
書陰陽相協先於王居繼及民事皆以五行爲本故
五行第一初不說用從一數起終於九十其在方圓
皆倚數十五一與五九南嚮當中其法爲王者本治

以用威福故一爲五行初不說用九應於下爲嚮用
五福威用六極威福嚮用坎離主之故箕疇所爲一
九周易所爲坎離也次西南行二爲敬用八應於上
五事之與庶徵相爲表裏敬念互存故八爲念用庶
物始坤而終於艮敬爲五事之宗念爲庶徵之本坤
艮主之故箕疇所謂二八周易所爲坤艮也轉而東
行三爲農用七應於西八政之與稽疑相爲表裏明
農合致故七爲明用萬物出震而悅於兌農居龍群
之鄉明涵金水之域震兌主之故箕疇所謂三七周

易所爲震兌也轉而東南行四爲協用六應於上五
紀之與三德相爲表裏協乂相宜故六爲乂用龍辰
所經應於乾德兩克協和長者所治以爲萬物朔易
訛成之紀乾巽主之故箕疇所謂四六周易所謂乾
巽也五居四方之中中心無爲以應八極故曰建極
錫極保極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一極之所虛六極之
所窮攝於九十謂之寄閏謂之歸餘寧是道也其在
圓閒者三乘疊象內外分門一準北極居於內上以
命五行化生萬物五事應之處於南內密邇天子是

爲敬始猶紫宮之與太微虛危星張前後治之三在
東內蒼龍之鄉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農政庶
官之所考績五紀應之處於西內太史所職歲月日
時曆數以紀星辰以集農務房心胃昴左右治之六
在北上公孤之位賓東三德以爲輔弼太卜應之以
爲稽疑以定大業以通衆志七處南外斗室井軫諸
星治之八在東外龍火所直賓士庶徵以阜民用太
祝應之以辨福極以察疾苦以協孤終九在西外角
箕奎參諸星治之東北爲命生之地西南爲考城之

鄉故金火革於西南水木榮於東北一與六比而調
陰陽二與八比而成治務三與七比而神人之路通
四與九比而斁叙之倫畢所與方圓相拂者唯從革
炎上之政使五事稽疑五紀福極相互爲治耳餘可
相比而行也故範以圓圖爲體以方圖爲用圓圖以
正官方以考庶績方圖以通神務以協民居人道正
於上則天道應於下人事正於左則神務應於右太
史太卜太祝太隱此四者所贊彝倫陰隲之窮也周
人用之如太公居左召公居右史佚居後前巫後史

王中亦略用此意故範有九用敬用農用協用建用乂用明用念用嚮用威用九用各可相資建處其中以通一十敬明農念叶乂嚮威遞成互用不爲差池也朋夔云如何說是圖以爲體某云圖以圖數靜居其方爻子立人道之體書以方數動致其効君臣立人道之用或順或逆或生或尅彝倫所生合者以爲兄弟離者以爲朋友陰陽相居大意如此論其曲折一三五七九麗於陽爻二四六八十麗於陰爻陰陽之交窮神極賾以九御之凡得五十三萬一千四百

四十一以爲五行五事五紀庶徵之所終始雖復更僕未能盡究詳耳

黄共爾問西銘極是至理然亦有可疑者某問云何共爾云惡旨酒分四事之餘育英才僅三樂之一大舜曾子古來絕德申生伯奇有何絕詣貧賤困窮知是玉成富貴福澤寧無去處只此數言雖引仁孝以爲精義能無商量某云共爾且勿易看過横渠以孝子事親爲仁人事天頭段說由一體大意隨後說出繼志述事無忝匪懈類養錫類底豫歸全從命順令厚生玉成存順沒寧此十四事者仁孝之義纖毫畢發矣程伯淳云雖有此意思無此筆力發不出來今看唯筆力小讓耳如意思者直與天地日月同光奈何指此以爲疑哉

王豐功亦問伯奇由生智不足以全身德不足以化親蒙讒至死寻其父以殺子之名終志不白綠斯道以死者不孝之過過于迂也張子厚取之以謂事天謂恭且勞莫大乎是將使世人信生信死聽天推排孟夫子曰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者一脩身便覺許

大掂于上有難放子厚如何教人學申生伯奇之道耶某云豐功如何亦作此說親之殺子尚着許多低囘天之奪人豈容賢者持輓子厚以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此於脩身兩字已說得分明申生伯奇只說得俟之兩字耳極有英賢臨場悲歎豈獨將者寶統焚香此處有不分明必爲崔昊泝下所笑豐功云如何不說到挽回玄感一路某云不勉勞而底豫便是頑否大端然此舜功匪夷所就遇無奈何只合申生伯奇使人貞勝耳文王之於盡臣申奇

之於貞子顏同之於貞命皆與曾參啓視一樣精神
王千里問周公居東考亭以為東征仲默以為避謗
兩說差池皆本於金縢之序序云弗辟無以告我先
王訓辟為致辟之辟則居東即為東征訓辟為避位
之避則居東疑為引辟也又云二年則罪人斯得得
罪人在致討之後則是破斧缺斯時事得罪人在啓
悟之前則是公遜碩膚時事只此異解而時數差池
考亭謂居東復辟逓在三年之內仲默謂迎復東征
共有六年之期總從序中辟得分見耳仲默受書於

考亭豈容如此違盭某云此事原無確據考亭倣舊
說謂負扆方新流言已作國家初造因權行師辭罪
致討二年罪人斯得引避一年而後迎復於聖人作
用未甚背馳如聞流言即引避以沖人托於管蔡之
上雖召畢諸公攝行相事何以下服武庚且召畢諸
公坐視危疑無此情理周公隱忍以釀既亂不成經
權矣仲默以得罪人為得流言之人如不利孺子之
言豈必兩年始勘疑案乎故弗辟為致辟之辟得罪
人為得大首之得無疑也千里云如此亦依金縢之

序耳序中居東無東征之文大誥始云今卜并吉肆
朕誕以爾東征大誥在金縢之後則是啓悟後事不
在遜膚之前也某云金縢一書東漢諸儒嘗疑其爲
今且不論金縢但如多方篇云昔朕來自奄大降爾
四國民命今予唯不爾殺則殷人反側自非一時東
征破斧亦非一事又如大誥所云以爾庶邦伐殷逋
播臣不言伐奄則大誥非爲武庚而作明矣千里云
還有證佐明白者乎某云經典之外唯有史記史記
惝恍便如東山之爲東征耳晉魏以來皆以居東爲

避謗謝安所誦東山而隕涕也竹書紀年成王三年
呂伋伯禽皆已分封逸周書兩無明文其世次與竹
書相近大率克殷大賚便有分蕃周公食邑豐鎬之
東用師沫土留居東邑不爲退上也從古權臣暗于
天位者不敢仗鉞出於師中周公舍其負扆遠辱袞
衣既得罪人徐征逋播使已當其難十夫分其功豈
有金縢已開武庚方叛安三載之投間動倍年之懲
克者乎千里云如東山之詩只叙情愫不言征討似
與破斧異義何也某云正於此處見得聖人不同如

豪傑人但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舊廬而已
魏棄得又問永徽之間高宗册立武后李勣許敬宗輩都不足責如褚遂良自是賢者顧命之臣初次執爭云王后太宗所立惕以顧命明以無過天子已為動容明日乃云陛下必欲易后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高宗所慮者謂后不可易耳如可易則目屬武氏何疑乎此言似拒之實贊之矣如當時再爭必濟如何某云天下似此者極多人臣格君要在未萌之始到萌芽已頻鋤剪了才人供事已十三年退居

萬年宮又四五年此時聽其入宮雖有譎項之言徒斃鐵攝之下耳儒生再勿論此恐爲袁絲所笑
洪尊光云嚮說巧力兩字如學識是力一貫是巧施濟是力取譬是巧剖析極明但榜於巧力入手處尚有疑義某云云何尊光云巧力兼到總是心精顏子未到聖人猶是心麤孟子才高却麤於顏子某云顏孟亦無麤細顏子巧中用輕弓弱矢孟子巧中用大兜長箭均是穿的百步之外尊光云顏子明睿遂全卓爾似巧勝于力曾子剛毅獨得其傳似力勝於巧未知從巧從力孰爲捷得某云學庸中看曾子極是細心剛毅處想浩然自有的派學顏子者於約禮上看得極大學曾子者於慎獨處看得極小如使巧力分行安有一得之路也尊光又云有宋諸儒如茂叔灑落伯淳和粹似顏子堯夫通達似子貢是巧一邊人伊川謹重橫渠嚴密似曾子晦翁彊博似孟子是力一邊人兩班孰爲低昂某云此處登岸或舟或車到安床時都無分別大約諸賢都是天質帶來不關巧力巧力便是學就如由基教射立木走叛久之依

稀耳堯夫與晦翁學力深於四賢四賢之中橫渠又爲工苦如濂溪明道亦是天質清和巧不通神力用減半也吾輩只想孔顏絕世明聰爲何不食不寢鑽仰瞻忽此處巧亦不來力無用處後來忘憂卓爾有似巧力別出相求不知巧力現藏何處孟子纔識到此便是絕世明聰看是盡心數言了了嚦嚦直有百千手眼萬里透札學者舍此別無源淵
藏仍樸問一日歸仁嚮雖面證實未領會某問云何仍樸云如晦翁所說天下皆與堯舜宣尼亦收羅不

任如何一日克復天下都歸某云此處不容人疑夫子當日便說一日克復千古歸仁焉豈可復疑千古之遠耶顏子對夫子說話事事是經綸百世如獅子吼震動天下七百歸獄三千出宮此片刻事爲宇宙喧傳須知布衣身中皆有此一種消息仍樸云如此却在外面只如眞積力久一旦豁然見得天下無一處隔礙高門洞開萬象森然豈不親切何必取外邊證佐爲裏面經綸耶某云是則是如此看但人人說得入荒我闕無一人信得一日爲仁却不如陳子昂

一朝破千金之琴孟嘗君半日焚百家之券耳仍樸云如此不無已外某云斷蛇斬蛟一樣刀路神采不同

時陶文宗方較士所命題如空空兩端竭才卓爾不能不多夫子自道皆種種有意是吾輩思量諸賢應試之後略相講求無復問難者林朋夔乃舉兩端不貳過一題問聖門心學實不乏人何獨至回遂稱絕學譬如曾參愼獨仲弓居敬兩賢自是學門鼻祖豈初少年未到不遷不貳所在某云此則未知就有此人亦要堅他神明壯他魄力如過怒兩字是生人之所難免止一之學是聖賢之所共企此處淵源決不在讀書六藝語言之下從此推求希聖希天其實難到朋夔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再無一字落劫法一邊有怒便自遷有過便自貳了不遷怒便是無怒不貳過便是無過有來只是未發之中已發之和某云此大難言人生如無喜怒哀樂便於木石同體合下便說無怒無過亦與佛門一般只從此見學從此見好天體不遷於風雷日月不貳於彗孛兩事便是聖

門劫法的的大事莫說不落劫法一邊也朋夔又云曾點漆雕開豈亦未見到此某云隨他見到實落難言

游鱗長云夫子五十學易可無大過何以顏子之年便已到此想是拳拳服膺四勿從事也某云然此正是約處約到不貳約到不遷便把一生博文工夫納於無文上去吾輩過失不多只在浩博一路收拾不下如寶見不貳不遷中可藏神立命雖百國寶書九千紘誦何能滓人見聞

羅期生因問空空叩竭之旨果是言說智解一齊落答問裁成都可不作彼此具足相笑無言耶某云如此則執兩用中都無問察之路只是莊釋相遇中途豎指而已期生云正疑此說顏子屢空又問為邦直要何物夫子無知說出夏時四事浮佞二端直是何故以此認聖賢實有不空不竭所在纔有學誨默識來往路頭譬如虛寂不動感而遂通又有應問如嚮應聲變化豈可說天生神物亦是虛𥚃不干人事耶易本虛寂說出吉凶同患孔顏禹稷本是空洞說

出饑溺由己此是空中所藏抑是竭復歸空如何參透某云韓魏公云崇朝雨天下歸斂寂若無雖是偶談亦有意思

黃苞人又問博文約禮直到卓爾所在此處還是前後高堅抑不是前後高堅某云才力竭時鑽仰瞻忽一無所用博約盡頭前後高堅當前合併此時宇宙上下無萬精神凝結一處似太空中一物現成非我非夫子與天地參併不知世上多少聖賢一向此中瞻前失後也苞人云如此則是瞻忽東西到此拿住如何又說欲從末由某云汝看此是何物能高能堅作前作後作立卓爾還要拿住得他苞人云如此到底則是猶龍之歎也某云此則不同從博反約從轉得定約定中間又無站處以此見得聖賢精神力量終古無窮

趙與蓮云聖道一而已如何有可語上不可語上之分周安期曰仲尼之門從未有半夜入室面談者然克復之義一貫之指囑付無多子貢到底說不可聞一事夫子到底說吾無隱乎爾會宅語意歸宿一路

只云知我其天此間受者不易承當傳者亦難交付得無略略逗漏乎某云天字是聖賢常談夫子兩度引着子貢何言莫知語下分明豈有推托玄虛之理然如何言之說行生莫知之說學達皆未嘗到無聲無臭地位依稀指點已得路頭正不知回言終日退省無私可是兩般言話而已與蓮默然某云此處已難言論請俟異日別證所聞

甲戌冬十一月道周識

門人唐懋元集編

榕壇問業卷之八

漳浦黄石齋先生著

　　海澄後學郭文𤨏晴嵐重刊

臘月將還浦守墓諸友固請一會於是林非著爲政非著因問先儒謂學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訓詁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必歸於聖人之道矣今國家以制義取士士亦從制義應試雖無異端之惑而訓詁相沿文辭遞習深入膏肓卽不溺文辭不牽訓詁循經註之言何繇使歸聖人之道某云非著意

思極好吾鄉初年爲詞賦追琢之文三山最盛陳述古起而非之爲知天盡性之說與陳烈周希孟趙移三人唱明問者誹笑久之漸爲佑化矣蔡季通之出春陵亦有名士挾才誹笑前修者相過數次便心服拜謁凡人立志要定趨向要眞不爲流俗所惑耳不畏異端也制舉義原本四書以聖門之微言導才人之家致苟能眞切究心雖淵塞接手何必以是自薄乎張子韶少時能默誦六經通其奧旨常對客問經義如流客曰紙上聖賢盡在是矣子韶置卷斂衽曰精粗本末原無二致某不敢謂此是紙上之語人能如此讀書何患文辭之靡訓詁之滯非著云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自有問業來發明大義實開胸次然問者僅僅聞見不無塞責卽能談論如何實踐得去人各爲時藝所縛溺於故套久且漸失立教初意終成懈惰博文約禮豈容易了得如何是下手工夫指示門路使各警省可便持循某云是某錯了如何七八會來都無實指竟落空談某少時初讀論語問先生云頭一葉書孔子只教人讀書有子如何教人孝弟

孔子只教人老實曾子如何教人省事問者大笑某今老來所見第一件猶是讀書第二件猶是老實耳凡人人自是聖賢自有意思總說開示導引者不是長傲便是導諛只是讀書大家勸勉似不爲過元時有資川黄澤者每每教人致思近來羅近溪只教人打坐致思之去仲尼猶覺未遠打坐之去釋子共間幾何新安趙汸嘗問黄澤致思之法澤云如經傳中難解處自爲一例致思之久迺類旁通耳鄧文潔亦教人打坐此法自李愿中來只有消滅無長進法非

着云致思只要旁通嘗記唐宗有言學者如鑿井但得美泉耳何必鑿空乎某云正是美泉難遇見人讀書長年吸土若不致思泉脈何來非著默然知是格致求仁之旨

又次以屢空貨殖一章爲義魏秉得問云天地惟空故生得許多人事人心惟空故受得許多聞見顏子屢空自是舍却蹊徑直尋根宗至子貢之屢中必有不中者矣其有不中者是億有未中還是億故不中耶某云賢看顏子屢空是屢不殖故空屢不億故空

耶夫子生平未嘗言命只此一章言命命中不着一物本來自足初無空殖可言無空殖故無得失無得失故無億無忘只是清虛澹薄則與命較親卜度經營則與貨較親耳世人言命都在得失一邊所以有殖有億有氣數人事之差哲人言命在清虛一邊所以無殖無億無得失當否之慮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明推歲成此卽見天之命說空不得說殖不得說億不得說中不得說不億不中不得說屢不億中自然億中不得如能盡空此等游於虛無亦與道合體大約愛天之命便有心有性有意有知有物難格有知難至物理未窮性知難致定後之慮去億一丈去空一尺空是物格無物天命以前上事億是因意生知人生以後下事屢空是天人隔照之間屢中是物理隔照之間譬如一事當前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屢空人只說我生以來與物平等初無是非初無得失屢中人便說某處是非某處得失至人看來安慮之中萬物畢現空亦不空中有不中是非得失如天命然一絲一毫洞然難逃如此便說屢字不得說無不中

不得無不空不得所以說空空又說竭字竭字是夫子下得極謙極呆字如泉竭自中之竭聖人於空下說竭猶於無能下說何有何有下說未能一只是對照作無了藏非奥義也如此屢中屢空便成奥義矣秉得又云先正嘗言道如覆盂本空無有射者卽言無有未嘗不中然却多一射某說此言近似却不是也豈是顏子射覆自一至十常說出空子貢射覆自二至一常無不中耶道該萬有還未嘗有空者得他還元一路十中八九億者得他發生一路十中二三

子貢於萬有路上見得七八只是格物物還未格顏
子於元無路上見得八九已是物格與知至為隣耳
他門常說世儒只曉得格物不曉得物格正是此樣
秉得又云顏子博文約禮屢空豈是墮黜子貢已悟
性天道屢中豈貨卜度夫子一題以空一題以億能
遂差池至此如以億為格物空為物格則格物物格
中間亦距千里耶某云箭鬬時萬里同觀箭到時只
一鏃地巧箭不射高碁莫着射是巧力所生億是明
聰隙現難道靜觀動照不是一樣神靈只是靜觀無

礙動照易窮耳秉得云如此則顏子若億亦有不中
子貢若不億亦無不空耶某云自是如此幾謂順命
如在親前逆一念者不成孝子更億甚麼
呂而德云顏子屢空似是一絲不罣而為邦之問許
大荷擔聖賢決不是澹薄無事的但簞瓢儀溺易地
皆然禹稷顏子全是空洞無物觸處不礙若[illegible]着伎
倆終成勞攘故夫子於問仁處指出克復正是屢空
頭腦不某云屢空作克復頭腦亦得克復歸仁是反
約一路屢空近道是至命一路易云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理窮而後性盡性盡而後命至命至是造化宅
始不着一物以生諸物反約是窮理之後不遺一物
以至無物也聖賢讀書如看卦一正一反原始要終
自死而生自生而死子貢只說正卦自下而上爻位
吉凶都分別得亦不是伎倆作用只却未會看得全
易也而德云禹稷是如何某云禹稷六爻皆動顏子
六爻皆靜子貢是如何子貢只是看卦
問房仲亦問仁之一字自關禮樂顏子問仁夫子對
他說禮問為邦夫子并對他說樂如此包裹點滴不

遺就他自家說博說約說出竭字未嘗便空交禮今
夫子直以為屢空之與竭果何分別如是仁者點
點滴滴皆有淵源豈得如泉竭自中之說如說天命
本原包藏萬有豈有空盡之事前日亦道日月星辰
何曾空得如是孔顏呆說枯腸短氣此處亦發明性
道不成當作何體會某云外道說空字極大如空洞
之空所謂洞見垣一方者無牆壁河嶽都看空洞即
此透彼如琉璃瓶樣譬如人在家鄉看得長安衚衕
明明朗朗在宮牆之外看得人家房舍一一分明皆

是身嘗到彼識光所射亦是心力所届如親到一般所以豫處五臟直破癥結不須剖割立効神方所謂仁也其實聖人無此要妙只是才力智識皆常用過不留纖毫如富家翁發財施舍造橋興梁救饑拯溺待下禮賢敬神奉公將鉅萬金錢累年用盡只留得隻身衣食粗足福亦不生禍亦不立但有兒郎不名富子只道是某家遺孩人人要看此便是屢空貨殖對照模樣孔子不曾發財原來無物衆寶咸歸叩其囊橐依舊蕭然所以直說無知直說竭字顏子已曾

發財私下所藏一朝費盡無高無堅無前無後撥捨幾回欲罷不得所以既說才竭又說如有子貢未嘗發財只是治家皆發大願欲倏滿車滿篝博施某方廣濟某衆只存皆願未曾施捨所以孔名空空自呼云竭顏稱既竭僅得屢空子貢多財從空立願季路車裘無復捨處聖門學問不過如此外道不解撥捨影響便以施舍立論稱仁稱禮皆是依傍孔顏誤嘗他藥也孫仲云如此則空竭大小原是造命淺深如何又說不是某云天命卒生却無如此勞費仁義禮

智隨家俱有不自為寶賊亦不惱如自稱財與賊偕來凡有非禮等事皆是發財所致如無非禮等事已是萬寶咸歸孔顏赤身其富敵國子貢拮据誤墜金火為史遷加誣蕩家破產論他發念何嘗不知所以捨才順命順天散才已名仁方不稱大藥雖稱大藥不落空藏

唐君璜問仰鑽瞻忽此財用是何處墮體黜聰此財散在何處某云不用何得散處君璜云他歸併誰家某云東家不要西家不要只為子貢拖累多少

林非著云聖賢不作戲論今日何作此說某云夫子發此論時何曾究爾徒使顏淵喟然興歎耳非著云嘗思大智亦好問察深山不廢見聞夫子如以一貫接引學識容易說去以空竭接引學識如何說得去某云千貫萬貫幾以空竭接引他如無一貫奈何以空竭接引他也非著云此豈是前日學問要損德性要益之說也某云此亦不同懲忿窒欲遷善改過此是吾人茶飯茶飯恰好當常損益縱有損益如何併盡此是萬寶船中瓊林庫裡發此大義非著云如貧

子便接引不上耶某云貧子已生成近道且如顏子以下都是貧子非著云纔說他仰鑽自是才多今又作才少耶某云他看得夫子便是才少了才少用大去竭愈感才少用少去竭愈遲有才遮蔽不見自身不見天命所以懸空想億愈去愈差非著云此又是日滅之說也王龍谿云古人之學只求日減聖人本空賢人屢空顏子知得減擔法所以其庶某云大差了顏子如是減擔仲尼寧是拋擔耶非著云龍谿又言入聖之方須有主腦不是靠聞見幫補此子耳某

云此亦不同多聞多見是吾用財時候寡悔寡尤是吾散財時候不見不聞是吾才竭時候無悔元吉是吾合才歸命時候才少窮身才多窮命才空命復才竭智全只關工夫不關本體上事

謝有懷因問子輿言命多屬氣數一邊只命也有性焉一語以理言命子思言命多屬理一邊引詩言命維新徵假數耳不知此章言不受命者果何所指如是降衷之命如何不受如是五行付畀亦豈人力所爭如是貧富智愚同歸此命貧者可富愚者可智人

事王道合併將來則子貢所得已深於顏子夫子此論又何所軒輊耶某云正要講明此事命之有理與氣如人之有形與神合下併受無有分層順則都順逆則都逆善作家人說他餓死他亦要仰拾俯掇善讀書人縱是頑鈍他亦要旁稽博覽有此一途纔見工夫爲道教之本如論天命原始則只是饑食渴飲不學不慮清明在躬志氣若神人如看得名利亦濟才情亦濟自是理氣兩路俱清如看得名利亦不濟才情亦不濟自是理氣兩路俱濁也子貢已是聖賢

但就孔顏看之便覺不同詩曰抱衾與裯寔命不猶人都是此命只爲幸之不猶所以差別詩曰天命不徹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夫子於此亦無甚軒輊耳有懷云如此則於理路上無甚關交也某云用才與不用才橫命與不横命此俱隨人體勘論他初體有何不同有生之始寶貨與聰明兩無所着涉世而後貧人之橐寶貨富人之橐聰明豈復別其孰理孰氣孰內孰外耶有懷云如此則貨殖須如史遷之言豈必如漆園所云衆其天穿之竇耶某云昔學與殖財同

是一樣聚斂窮理與格物同是一樣發身聚而使空
則微雲不滓空而使聚則射斁徒勞夫子明假此言
開人病癖學者勿分兩路自取糾纏
蔣仲旭云夫子與參賜均言一貫却不把參賜並提
只就顏子對證者豈是曾子聰明歷不得子貢顏回
愚魯當有過於曾參耶天下聞見決是難除人心聰
明定不可少從德性上體會則有屢空之與屢中俱
透靈心從問學上體會則有多能之與一貫俱徵實
業陸氏既尊德性則希顏子之空朱氏既道問學則

宗子貢之中子貢既聞性道到底不放多能豈有子
貢終年封殖不曉多能鄙事之說耶某云如見實有
所見不隨人空話子貢從門而入見夫子百官宗廟
縱橫美富自家欲然如一貧家不覺禮拜終身投地
顏子從門而出見一身赤體蕭然不繫一物的是富
翁的的親子不向人家爭氣爭財曾子聊稍恕身亦
曾出入孔顏門第亦曾比倣子貢家庭見得可休便
休得足且足如何得化度子貢招歸顏子耶陸氏專
士德性不入宮牆只是貧儒自寶其身朱氏兼道問

學若見孔子宮牆猶是當階辦事世人嗤嗤剝食子
貢如與子貢共事聖門方知屢空大難度日屢中不
是尋常耳
仲旭又問顏子屢空還說有怒有過不知怒過着在
那裡夫子說無恆之人爲有爲盈爲泰曾子說顏子
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豈顏子自勘若多若有
若實便是可怒便自爲過耶某云常無常虛常約是
聖心之恆體若無若虛若寡是聖學之復機恆云立
不易方復云不遠而復就若虛無見有約寡此亦當

怒當過何獨見有見多見實然後爲過乎想來過怒
亦是人生之所應有雷霆薄蝕上載難除只是復不
可頻悔不可祗耳仲旭云前日嘗言在過怒上用工
者到底是個過怒在學識上用工者到底是個學識
如何從此得見本體某云不遷不貳上便見本體寡
尤寡悔上便了工夫若要認定虛無約寡與認定實
有盈多更無差別
洪尊光因問夫子說子貢不受命子貢反說夫子天
縱想是子貢終年欽服夫子美富是天無所吝他自

家鄙陋是天有所嗇如顏子蕭條賜既不安如夫子美富賜又有限所以竭力蓄聚未能拚捨要與造物相爭至使外人疑於夫子微子貢自家與回對勘誰知回賜已自不同者三代而下此識絕少竹林諸賢脫略世故二阮幾於屢空安豐幾於貨殖世皆以放縱目之不知諸賢於才命之際亦有所窺不某云諸賢在夫子之時作琴張曾皙不成何況可望回賜回賜精明皆在性道天人之際諸子只是擺脫物務耳聖門上唯夫子說酒諸賢皆不敢說如處危亂之際

以酒自晦康誥酗慢豈不足以殺其身乎嗣宗才韻最高却乘醉爲人起草猶之節婦彼酒行淫雖使小人稱愼奚如使俗子稱狂凡人品自四科而外皆不可學由求宰我尚須取節何況他人尊光云如山巨源具有經濟何子期思慮精湛何可少他某云以回賜照他只有屢失屢亡不關德性亦不關學問尊光云何平叔王輔嗣奚若某云此猶則可虛無約寡之聞尊光云虛無約寡何以亦亂天下某云晉人常言秦尚法律二世而亡晉亦至虛所致尊光云彼輩至虛於聖門恆復之旨可亦相近否某云正爲世人看他相近所賴回賜竭力支持

王千里問易恆卦唯體卦亨利貞無咎六爻皆無得吉者唯九二無悔耳何得列於九德與復卦比論某云恆德之固也澤山至靜而聖人題之以感感便常動雷風至動而聖人題之以久久便常靜靜以立動之體動以致靜之用少男在內少女在外其情易感感故持之以虛長女在內長男在外其道可久久故持之以常虛以平其用常以正其體使速者可久使

久者不易其要不累於情欲而已咸以少而處靜無情欲之感不傷於和故居貞皆吉恆以長而處動情欲不宜非乖則孤故貞有兩凶一吝聖人之道歸於和平而已千里云貞是有恆之本德吝是無恆之愧心不恆既已當羞有貞何以得吝且如初五兩貞幷以得凶六三一爻又以得吝則無恆之羞其義云何某云古人以貞悔自分內外貞雖復之本德然夫婦長久陰陽有常得恆而可矣爻之以貞動爲變象此所爲作內內也千里云如此則於吾心德體何涉某

云宅心居家豈有兩樣譬如以無為有以虛為盈以約為泰故是無恆起蓋祇如長要本無本虛本約於吾身德業豈有長進便是貞吝世儒溺於傍門專守初體如官人內家一味空寂自謂貞正便有求深從婦之嫌熟玩此詞殊通至德

魏秉得因千里問易又問先後天八卦方位迥然不同先儒謂四正有交故乾坤交其中爻以為水火父母謝權退居西北西南之位三女從坤三男從乾以為人道之本此說是不某云此亦一端何關羲文之

旨義以氣言其道從天交以象言其道從地從天者本於日月從地者本於山川山川自西而東日月自東而西日月以易簡効動故天地處於南北山川以險阻分功故乾坤導於兩隅二氣有逓兼之位經緯各於其方五行以左旋一周金木各涵兩象此理備載圖中吾輩如未研心且置勿問王陽明謂算得合時亦有何益此雖不是然聖賢此種學問極是難聞得其皮毛無益象貌得其象貌無益神理徒使沒學小慧者弄其青火耳秉德云如此則皇圖一書何以備詳此義某云是某見得如此與世人通說不得閒門講論不是如此何以酬答羲文

楊峻人因問古今諸賢談易者甚多而子與七篇未嘗引易豈不肯談抑有別見他書可證據否某云子與初無他書峻人云劉子政鄭康成嚴君平周濂溪二程司馬君實邵堯夫晦翁皆屢屢談易如謂天道難聞則七聖言之已多如謂末世不悟則諸賢求之已至子與何故不言豈知後世有子雲者將疑於大易遂寘不論耶抑時字一字已括諸妙利之為言又

妙初意聊藏其間引而不發耶某云頗見此問引而不發是孟夫子本意中道而立是孟夫子發聿說一時字一中字了一部易不須更說了峻人云還有說處不某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是聖賢與哲一生憤樂於此總萃時止時行不過是此中影子耳孟子說盡心知性知天又說事天立命又說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皆與合節更無復言說去處峻人云易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見耶嚮來揣摩猶是言說上事孟氏之意尚未可見如何理

會某云前日亦嘗與謝有懷講過但未曾明白若要明白又是後來唇舌之本峻人云是俊親問問不明白則是俊罪過某云古今來只一大事幾要讀書論語末篇感時於雌雉春秋末篇感時於獲麟孟夫子七篇至末說出易理易象易運易候皆是古今諸儒之所未說詳細說去使人煩心潦草說出又使人怪歎凡易六十四卦合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往反不變爲七十二卦爻象相乘得三萬一千一百有四以歲朔乘之通卦大周五百有四年加以氣盈七

年得五百一十一年而易象初周盈虛合計得五百一十八年餘分之積五大周而餘二歲爲聖賢聞見之會古曆恍惚以竹書考之帝舜元年己未即位居冀距上元甲子、千五百五十五年爲羲農上際文遠莫徵唯帝舜五十年合禹皐陶至於湯夏歷四百七十年通得五百一十八歲升陑克昆吾之歲也湯元年癸亥即位二十九年殷歷四百九十六年合伊尹萊朱終於文王以武王七年並之通得五百四年武王元年己卯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四十八

年而入春秋又百七十二年會於沙隨之歲而仲尼生通五百一十一年自周靈王庚戌而後帝王之統盡在仲尼至獲麟以降統緒中絕孟氏之生去仲尼之生凡兩七十歲三周之後疑一置閏而聖賢聞見不復可循獲麟至光武中興又五百有四歲至宋仁宗天聖明道間五周再閏諸賢又出雖聖統不續而闢逖見遐無愧闕里自光武距今一千六百一十年去聖愈遐帝統上懸凡三千六百餘歲天道歲熙素修引分學易之士所與孟氏而同歎也峻人云如此

想亦約略不可詳聞然吾人聞見本於覺知覺知先後不關世數如以世數則正嘉之際文清敬齋文成近溪諸賢講論豈減關洛今以聞知見知責人承受誰肯低承某云亦是際盛生於當時令人欣欣有鳳鳴岡出之意迂談越想不覺惘然

峻人又問歷代年譜班馬兩家遂大差池共和以前既無譜牒不知子由古史及邵家經世以何爲據而繆增丁丙徑泝唐年始於甲辰接於己未耶汲冢之歷世猶存蘇今日何爲依他繩尺將無爲貴遠而賤

近乎某云共和以前既無譜牒幸有竹書不得不遂堯夫固是聰明淹貫博綜非其所習豈有不馬不斑但依世本坐推百世之上如邵家經世帝舜九年甲子至周敬王四十三年甲子已一千八百歲何謂五百之期考數非遠耶古今遺書唯汲冢壁書最可觀僕自生平不敢以空臆傍人學問

又云凡人讀書於無根據最要根據

洪兆雲問云前日承諭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是每事每時動念俱有只是恰好燦現耳果無等第節次看

得極是某云若說無等第節次者此又却有也無有志據那得依游人生只此精神先要拿得堅定在堅定裡充拓得鬆便是得力受用只是點點滴滴在聖賢理路辨其生熟耳一日之間心眼拿定不走錯路不放工夫不起枝葉又不枯寂作事使他精神在在灌注隨其所見在在會心便是絕大成就然不如節次姿漾做去到依仁上旁通六藝無所不可如此又爲快活也

椅非著因問游藝是如何既非要緊何不除却某云世上再無扳聖賢懸崖跕足移日便顛踹拱之餘亦有歌詠凡日用文章正是道德之通途據依之快事但不宜倒做耳八字中一字錯掛不得志仁志德猶則可通一志落藝便是奴才學者常把八字時時當關看他着落最有實用最有生趣興詩立禮成樂亦是此樣着眼

非著又問達巷章說博學無成名說何執說射御未審指歸何在拈出射御有何妙義某云無成名他人看得忙急夫子却看得等閑博學無成名他人看得

澗大夫子却看得纖小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不知其仁焉用佞夫子此處說極分明不要支離解說

李質焉問禘祫之說諸儒互有異同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鄭玄反之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吳氏徵以肆祼爲禘饋食爲祫邱文莊云禘者禘其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祫者合羣廟之主於大祖之廟朱子云禘爲大祭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祫則羣主皆在禘則羣主不在紛紛云何某云此義備於王制諸賢講之甚詳不遐當時有周禮儀禮沿襲不

同或有夏殷祭名相於時享字義互異何關鉅典乎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之通義然以鄭註觀之不過魯之王禮耳魯禮三年喪畢皆祫祭於太廟如文公二年大事太廟於祫已蚤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於禘已速一祫一禘相距八年故僖公宣公皆八年秋有事於太廟二年之祫合有一禘在八年之內如文公祫後明年春禘於羣廟是也或并在一年如閔公二年四月祫五月吉禘于莊公是也其皆五年者如昭十五年禘於武宮昭二十五年將禘於

襄公是也攷諸公有禘祫互舉者亦有禘祫一遺者矣天子諸侯之喪畢皆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祭杜元凱謂禘爲三年一大祭傳有禘祭而無祫祭之文則禘祫一也唯時祭則祭始祖與親廟不及祧主與大祭爲別耳王制本文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又云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又云嘗祫烝祫言諸侯之禘不能兼礿唯一犆一祫而已註云礿則不禘者虞夏之制南方諸侯春礿竟來朝故闕夏禘禘則不嘗西方諸侯夏祭竟來朝故不嘗嘗則不烝此北方諸侯行秋祭竟來朝故不烝烝則不礿此東方諸侯行冬祭竟來朝故不礿也天子則每歲祫祭唯春末告成就親廟犆祭耳古者天子郊皆三年今特開代舉之猶古者免喪而行禘祫之義董仲舒以爲人子事親豈有間年始舉之理然自歷代損益間行以時亦無三年五年之別今官家每歲祫祭皆稱曰祫立春出主於殿雖稱犆祭其實祠禴之旨立夏立秋以告盛物乃合二祖祭於大殿謂之時祫季冬

卜日大告歲功遂合四祖祭於大殿謂之大祫祫皆禘也大饗配天又是郊禘之別義何足疑乎古今紛紛只是圜邱方澤分配天地始祖世父禘於祧室此足疑耳然自帝不饗禘王不饗樂本於精禋以格幽明天子所議鬼神奉服又何不可之有

洗若木時初入會未領前說又問克復歸仁之旨某云某從來亦未見到此但見人有已便不仁有已便傲傲便無禮無禮便與天下間隔無已便細細便盡禮盡禮便與天下通老氏云謂我大甚似不肖如肖

蚤已細克己者只把己聰明才智一一竭盡神精力量一一抖擻要到極細極微所在雖外間非禮不能染着猶須如大敵邪穢一樣用工所以洗心退藏不墮洸滑高明之弊如是剛人實克到柔如是柔人實克到剛事事物物俱從理路鍊得清明雖視聽言動無一是我自家氣質如此便是格物物格致知知至耳所以天下更無間隔更無人說我無禮不肯便是天下歸仁若木云如此歸仁猶在効驗上看耶某云不曾施藥自己康強克得一身日行千里如何說是効驗同時聽者猶覺愕然如未曾聞

張易之最後乃云天下無人不說孔子吾門獨云孟子而下無一能知聖人據孟子所知聖人者高不過曰集大成曰聖之時卑則曰不為已甚者不識當年及門諸子及親子孫乃謂賢於堯舜生民未有匹於日月比於天地誰見得是某云孟老自見得是易之云他及門至親晨夕領受豈有不是某云如此誰復能學夫子者譬如學天無可學處只說天不為已甚者天聖之時者也豈不親切必如顏子仰鑽高堅瞻前忽後如此說天又無可學處只得說博說約說文說禮如見日月星辰四時寒暑知其次序漸見天心耳如此亦却平易不為已甚也易之云如此則堯舜萬鎰仲尼九千鎰之說如何某云乘高易呼他們心麄如何曉得

乙亥春正月元夕道周識

門人林欽晉集編

榕壇問業卷之九

漳浦黃石齋先生著

海澄後學郭文馞晴嵐重刊

乙亥春閩漳中諸友從墓下搆一講室久之未成五月入郡諸友復尋舊業初六日會于壇次謁晦翁畢坐定子云別久苦不長進今日何以教我者諸友聞然子云有一事欲與高賢商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是幾層事幾層學問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是何等人有道貧賤無道富貴恥也

此是何等心事此處勘得透者纔見讀書有用不然到有求死不得去處洪兆雲琦云此當是學也天下有亨屯人身有出處兩者如風雨晦明起倒相逐要知吾身有不隨起倒處如眼前昏亂坐暗室中或作夜行人提燈達旦都是顛倒爲他一心逐物走闇俾晝作夜如發風人了無明白徒爲醒眼發恨耳善學人從此處見道信得天有晦明人有出處時時是學不爲一切利欲勳名所亂詩云風雨淒淒雞鳴喈喈又云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正是這樣意思某云是看得極好林朋鑾云說到學去想只是道子張云信道不篤人都曉得讀書只是一無所學亦有終年講學不識一道字識得道字直是入水蹈火不淫不移知幾其神應時則出仕是經史書皆信然誦讀自在眼上不靠詩書胸前不靠事業也有何人識得他詩云夙夜寐宿示欠咎告又曰委委佗佗如山如河正是這樣意思某云是都看得極好但某境前不知如何是學如何是道耳

盧孝登問聞好學善道二者合一功夫抑學是平學

求志道是出世事業耶某云如是出世事業又學甚麼孝登云如是志上事何消從危亂否泰上着眼某云天下是道場學是升儀引身躲閃不得只有人信守不定便隨風落㨿耳孝登云信守如何靠得狄梁公之守方章張德遠之快棗祁樊許之遜讓紹務裏之遭鼎革此皆是信守不到又如李元禮范孟博樊英蔵用藏豈是不學亦成就他一種道理耳某云如是學道人於此再開心眼盧云如道字看透纔於危亂否泰看得明白學是學此守是守此天下身心

別無兩道窮通與廢合節明通某云此處須問低頭
唐偉倫云篤信好學不是理明識深如何便可出處
無憾如王荆公一種人好學而入於賊楊子雲一種
人好學而入於愚皆自謂知道而卒去道甚遠且如
霍光金日磾皆未嘗好學而受顧命大行事如其夙
習者然似於此處有先一着法學道猶是第二義者
某云誰愛此說王荆公楊子雲總繇不學道耳金秺
侯憂於篤守上得力看他撲殺弄兒分明合道霍子
孟不學卒以權死周亞夫木彊似文亦不善終絳侯

沈識晚年亦與陸賈諸公往來長多少學問如要尋
先一着當從何處着眼偉倫又云夫子爲龍德一人
曰無可無不可又曰天生德於予如此信守豈是學
問得來今謂篤信兩語便括出處大事亦附會帖括
如何便可施行某云汝想仲尼自信不死此不死處
的是何物上天生德未喪斯文從此入心發憤敏求
百年苦短如何說是帖括上事凡世上撥弄聰明者
切莫開口
侯晉水又云夫子此章分明是說學問畢竟說到出

處上去豈學問在出處上見抑出處有主張發顯出
大學問耶某云出處是影子學問是正身道是燈日
之光將身照影如是本身正受日光不須低頭顧問
影子晉水云到有此影發現此光逃虛就陰便別測
不得今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固非全身遠害然無
則見則隱一段與沮溺丈人何異今合隱見與危亂
齊看發顯得神能無首潛躍自如夫子劈頭說篤信
說守死又似爲節概人立定根基此等定是何人想
爲平仲而上伯玉而下閔子曾參之倫某云都看得

好者論淵源夫子平生亦不過如是
謝有懷云平仲伯玉固是恰到此處然易稱六爻變
化其道光明天生聖賢將爲世用且如堯舜在上巢
許出栖明王不興孔墨載道必硜硜信守規治亂爲
進退豈學道之正乎某云巢許量才自是不及伊皐
孔墨量世亦是未成江河聖位下人於學字道字都
看得明白不是草草也有懷云如管子天下材夫子
亦許其人却浪試躬鉤束身膠目到底成就只是小
匡豈三十年與鮑子講明者有未盡歟某云他也學

道他亦篤守但是恥根充擴未盡如是此位中人羞稱五伯仔細看他總有功名富貴之心

呂而德又云出處學問之大前賢未必盡然如二王二龔李杜陳竇之流以匡時捄患林宗幼安子眞君平以潛晦完身或因其時或因其位進者不得退靜者未得動各自有命豈關學乎某云林宗處陳杜之際名顯而不傷仲元學楊嚴之間道尊而無患袁夏甫以土室安身黃叔度以優游師世此皆其學何云命也而德又云任永逢信托疾避世陳東幸月將出

位納忠亦皆其時勢使然得之不因有道失之不緣不學據其篤守亦是聖賢中人必以爲學道又似無當者豈篤守與學道意義不同尚須沂合歟某云初無不同但看過去聖賢初無果事留與後生擘頭信他擘頭好他只爲此物兼善天下孟子云窮則獨善其身說一窮字更無去處信得過者荼苦如飴守得過者孤城萬里任是千部詩書不過是此道理兼善亦得獨善亦得只是不爲俗物所敗耳而德云此處豈復可敗某云萬物不敗聖丹只有兩字功名是敗丹既弱覺有兩字季路傳書亦篤信不得神禹嬰城亦守死不保也而德云孔子夏據經名儒而委隨於安漢公荀文若紆籌善士而竭誠於曹孟德唯此兩臣天下學者唯此兩主天下無道譬如此時委身王室盡言効忠內扶主后之傾外折權姦之釁治亂持危有何不可而必以功名爲媒乎某云看得功名者只是看道不精看道既精自然於有道無道處領得十分分明而德云此豈可學而至乎魏玄成王叔玠亦是學人不能相幾於武德褚淵王儉非知道者乃

能密契於蘭陵王魏出入危亂不以益愚淵儉攀附鳳麟不以益智且如寇萊公之才韓稚圭之勝王子明之慧李復古之識此豈盡從學問中來耶某云呂而德多讀書莫以學道讀書判爲兩事而德亦云極知善學不倦只是至道難聞

楊元實云至道旣不可聞則須來信字學字守字從何處歸着道之深者莫過於易其大者莫過動天地而易云言行所以動天地也夫子說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想只是這箇樞機學到盡頭更

無尤悔愧怍既盡禍亂不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更無甚出世入世至精至神的道理某云如賢看得極是此等道理不是富貴之先資亦不是貧賤之痼藥只要躬體不在言說之下耳

黄苞人又問學問經綸歸到危邦不入可謂明哲保身若亂邦不居難道袖手觀變聖賢道力不値危亂何處發揮且如春秋天下分裂此危彼安此亂彼平猶有退身轉步之處如今人天下一邦周流不得直要鳳鳴圖現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勿論往事無如建

文南都正統土木正是昇平之時禍生不測諸賢只領得守死更領不得善道了如何學道又要守死守死又要危亂不涉顯晦無閼某云夫子對原憲已說分明邦有道穀恥也邦無道穀恥也人無甚可恥只做了富貴貧賤人於天下無一毫重輕此十分可恥耳靖難之後爲革除帷幄者極多土木之變以逃同命官者不少否泰方交出處變象偶一値之達人無稱也苞人又云如齊景曹鄶輩豈皆無與學道上事某云齊景學道而未善曹鄶正命而未學玉石炎崑齋苗樊澤守正之士寘而不譚

先是侯晉水問此等問學恐不是潛龍一流人如是潛龍已不消說出篤信守死了某初未答至是復問某云試問楊玉宸看玉宸云長沙安石非不學問篤信則未慊黄子明非不善道守死則非看得信守不精則學道不宏易以確不可拔乘行憂違做合下事或躍或飛都從此起此章正明白寫出極好註疏盡出處大端必先從不可拔處踏得牢牢耐耐纔於行違處看得淨淨明明見則有顯仁事業不至空疏誤

國隱則有藏用手段不至處盜虛聲如云危亂不救自家亦有愧心尊羡鱸鱠何足傲人天下何事賴此半邊侯子晉水云如此看得極是然必如夫子說學是學此信是信此守是守此語可相通乎某云神明堅定何微不通地位既登手眼自別信得確不可拔自然天下文明

劉履言又問先儒稱荆軻聶政名忽苟息爲守死而不善道陳相許行篤信而不好學此八字殊未穩賴楊兄破之然如法見不入不居明是知幾其神則見

則隱又是清明在躬不知夫子何故臨河而反猶且轍迹不窮豈是堅白之義與危亂相磨飛躍之神將天淵互用耶某云此義諸賢已皆商過信得過者千金不移守得過者百戰不奪只管讀書自然理會

是日晤對可四十人完義得四分之三洪兆雲老辣湛定極似陸夢鶴趙希玉說學道善應極明淨林朋蘷唐伯玉皆於善道學守處發得通透奇至鄭孟儲尤詹茹黃君瑰呂而遠而德黃范人劉履美廣穆謝爾剡皆清峭高嶷盡刊諸軟語侯晉水謝爾載謝有

懷唐君章皆散朗至清邈然象外盧孝登唐偉倫黃介傲羅期生黃太交皆含芸吐芳比音廊序楊俊人茹荼載筆卓然適舉張鎮樸斂英就堅語無剩義楊玉宸獨製二篇連鴻雲表備觀諸作咸有其美獨某以寥落昏散筆研久虛看眼至黃是爲興歎耳

大義聊舉行素之旨此是某生平習譚無復與義止如夫子所云繪事後素也天下事物稍稍着色便行不去只是白地受采受裁如水一般色味聲文一毫不着隨地行去無復險阻江河之礙富貴貧賤患難夷狄一毫著心便自不素便行不去素字只是平常戒慎恐懼喜怒哀樂一切安和常有處濟處簡之意如林類榮期拾穗而行歌黃霸夏勝雍容而講道管寧荷钁於遼東子卿咬氊於雪窖此景豈是現前做得亦豈是只行現前之事人都爲數箇行乎要作行事看所以差耳譬如富貴便行富貴之事如何去得書生開口便說三重九經袗衣鼓琴此如網大海魚豈有盡理要知山川自繪乾坤自素神禹之菲惡黃帝之創造一般意思帝舜一日正想要五采五音大

禹便比之丹朱傲慢小小人家得一科第便思科第行儀所以行之不可終日苟識得箇素字夏行負陽冬行就陰冷飯殘羹備當法乘彥云小心去得喜粥自在釋道兩門正於此下自詒奴僕耳

坐中有問四書三素各爲一義者某云如何應云素位而行既是當前素定繪事後素又是素地受采素隱行怪又是探索鉤深如何分別某云只是此素耳素隱的人猶言長往把道隱深當本色看遯世以無悶獨立以不懼斷常以齋戒秘泄以洗心此等人亂

德作怪要使天下後世頂禮稱師又自家安穩不入
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窠中自謂能轉移富貴貧賤夷
狄患難四大窠子所以後世翕然宗之多少賢豪墮
老半生嬾心苦修使喚他窠中顯看是素隱看是怪
素原不居怪又自行了如以正道律之豈曾行上半
途以隱當素如將黑漆紙以現在當素如未染布以
易當素如明月自明白日自白海水自鹹江水自淡
也又云如未染布却不是如當鋪上現取襌衫耳
魏秉得云賁亦當素夫子卜得賁而嘆以爲不正之

色何也某云賁不當素素非白也五色玄黃各有素
在賁主邱園白稱異客詩云有萋有且追琢其旅易
曰賁如皤如白馬翰如秉得云京房以五色不成爲
賁夫子以不黑不白爲賁今當以賁爲白乎某云賁
有六爻唯白無咎素有四行富貴爲難行之與色猶
言之與動飾言飾動趾步爲難易曰賁亨不利有攸
往夫子之嘆蓋歎飾也歎飾而存白故曰白賁無咎
居易而惡險故曰行怪有述吾弗爲之矣
楊峻人云素者絲盡色空所謂性也某云何處着此

語性無緣色亦無空盡只是事事物物各有道理有
道理處都極平實耳峻人云從古帝王皆從心性料
理唐虞之精一執中商王之制心制事周家之敬勝
義勝此皆行素之實不徒是視若固有有而不與也
某云如此看行素亦是但他說行素只是中庸如舜
之耕稼周公之繼述只是本地風光再無神通變化
常於闇然處看得文章成功自然巍煥難名耳中庸
一書都說誠字誠是素之精髓素是誠之質地素如
玄酒太羹繭栗藁本誠如七日致齋視聽無形再無

兩樣道理
張元昇問素富貴之說載說苑孔子云以富貴爲人
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是即今
日行素守約之旨然如得位乘時制禮作樂享祖配
天極崇高之務如何說一素字某云如有這箇想頭
便做不得這樣事業這是外面的事水到舟移自然
行去原他心地潔白精微豈有玉帛鐘鼓星在裏面
必如此說在貧賤時耕田鑿井負販荷擔自是本分
夷狄患難如何說得斷髮文身鬼薪擇米也易說思

不出其位只是不見其人不見其身外道亦云當割截時如見有身便耐不得既不見身何從見人身見人見一路清明聲華不靜諸千種願一齊掃落所以大格神通鳥獸率舞自在行去不動風波元屏云如此說又太細了想艮不出位只是止字止如敬止之止仁敬孝慈信五者夷狄患難一刻難離倚之常常便名爲素素得盡時便名至善卽此是止卽此是行某云如此又細得好

劉廣美云素不願外此不願外便是執中擇中精一

淵源人世繁華只是喜怒哀樂撥弄精怪如嚮此中打叠乾淨七情安帖無一漏走漸漸看到無體之禮無聲之樂無哀之喪此中包羅千天萬地信得泰伯仲雍箕子膠鬲能逢比干黔婁榮啓與堯舜皋夔都是一箇人身一樣行徑如此簡易直捉在天地間再無險路再無夷狄患難富貴貧賤四種分別夫子以爲如何某云某亦看到只是行不到行不到時只是空願空願便是外想外想便與繁華子一樣行徑

魏秉得又問篤信行素兩種學問都是學道看來畢竟退藏之意居多易說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不知識得易後方能退藏抑是以退藏體易且如密中一絲不罣何物可藏又曰知來藏往知來爲神藏往爲智此密中卻是神智之府如何洗心見得神智出來豈是藏後長此神智抑是洗時神智便現耶某云古人初無此問今人難作此答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金如錫如圭如璧秉得又云仇瑋嘗言天下無道聖人藏焉河汾則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如此看來反一無跡則見者有所未

能因號濟行則隱者有所未可夫子以爲是乎仲伯玉之間閔子曾參之輩不知河汾叔度能遂至此乎某云河汾言行已近聖人適魏而反閒隋而嘆觀其出處可謂知道其季札子產之間乎叔度言詞不甚表著有兄伯甫哭母而亡遂獨廬墓三年乃下煬綏於魏乞食於泰如此似非忘世者昔人擬之顏子無德而稱大約是好學善道河汾曾稱之倫

羅期生因問古人謂能盡語言飲食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生死之道此中

巨細深淺如何齊豁且如此意不過適可而止耳恐聖賢所篤信而學之學而守之不止是如此某云如此看來篤信甚難也夫子一生只是箇時字有人說時字可盡聖人我便不信卽信又不篤篤信又不死守了如何能見聖人之道夫子自古天下何思何慮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只此往來是神智之府鬼神之撰無一人信者何况能得聖人一言一字奉之終身膺之勿失乎道字且不須講只要好學好學力久此理自見

戴石星因好學之論問云有宋諸儒學道淵源當以濂溪爲始濂溪可比得河汾叔度乎某云河汾叔度處於亂世濂溪生於明時致用不同才具各別若論所學原本一也石星因問王荆公不可一世嘗摽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遂反而求之六經濂溪知荆公自處太高欲少折其銳不料反成其執拗鄉令坐于光霽之下成就或有不同某云是或不然恐是濂溪門人尊其師說或是程家門人歸咎濂溪也耶恕當言茂叔聞道甚蚤王安石爲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爲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時安石年四十茂叔年四十四矣謝無逸亦云荆公子因在江南議論或有未決必日姑置是待茂叔辯之然荆公四十時在嘉祐初年試館職不就由知常州爲度支判官與濂溪知南昌時各不相值及在潯陽濂溪葬母時荆公與旅出執政移家金陵初無講論明道半山少濂溪不過三四歲不在弟子之列如何陶鎔得他石星云謝上蔡執贄程門從游隙處安適數月豁然有省乃領明道言論荆公三

候便歸自是根器不同某云魯雞鵠卵亦是形神迥別

劉履穆云前日嘗云濂溪未嘗識性今日許他爲河汾叔度一流人得無已過某云河汾叔度時未有堂門所以識見不差當時釣徒牧豕者皆有荷簣石門之風濂溪從禪門悟來才具各別履穆云此事豈有門風某云清明穀雨時日不同又云吾輩不要方人只管本分上事履穆因問前日講一貫是知至對鍼今日說忠恕是誠字註腳兩番拈出極是分明不知

知至意誠亦與此同義示某云廣穆極細心吾每日說此無人收管此死本契書交付兒處也凡意不誠總緣他不格物不格物所以不格理謂萬物可以意造萬理可以知破如到不造不破去處生成一箇龍蟠虎踏不得支離漸漸自露性地所以說是物格知至廣穆云大學爲何說心說身說意說知不說性字某云且喜嬰兒不識果子便說桃說李說棗說栗如識桃李棗栗依舊喫他果子兒且細細分別此心此身此意此知果是何物絕不要說三界唯心萬象唯識也

呂而遠因問中庸一書明物是性直從萬物歸結性上說出莫載莫破一番道理如何歸結到天地夫婦上去某說易言乾坤只有兩物爲萬物生始萬物只有兩物爲夫婦根宗兩端中間只有一端兩便莫載一便莫破戒愼恐懼不覩不聞千知萬能都此端所造易曰言行所以動天地也曾子曰夫婦會於牖陰細密之言或知之者矣格物工夫從此造起明體漸露漸漸光明漸到日月霜露之外漸到天地萬物爲一所謂知至所謂意誠也周濂溪云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如濂溪此語猶是未嘗格物天下無無動無靜之物有常動常靜之神中庸一部說天地夫婦鬼神通是此物知獨者該萬知萬者還獨知一者該兩知兩者還一如是格物工夫只從兩端細別出剛與柔立仁與義原始要終知終知至只此知能便是聖人之所斂藏鬼神之所彈指矣

蔣仲旭云夫子說潛龍不拔似于信守之意居多乃

乾坤二卦稱用九用六陰陽通復決無成體不用之理乾用其剛反以柔坤用其柔反以剛顏子問爲邦季路問行三軍兩者皆有意於用世不知回是用柔路是用剛抑回是用力路是用六耶某云如此問得好君論顏子自是潛龍夫子引他到永貞上去季路自是戰龍夫子引他到無首上去顏子未到無首不失其初季路未到永貞不失其終皆是夫子變化之力仲旭云如夫子者當是何龍某云七龍皆備仲旭云戰亢二龍豈宜安於夫子頭上某云高而無位其

道窮也非是而何仲旭云近世儒者皆稱惕龍如此當是八龍咸備也某云君子當龍頗有君子領得羣靈不然只是飛潛之長看他說坤上下猶未離乎其類也一語極有意思

林與公問如何說未離乎其類也某云既知是君子便有聰明睿知之心既知是龍便有風雷搏鬬之勢知是鳳麟泰山亦有鳴圖封禪之想矣聖人變化隨時何類之有無類故無首無首故不戰不戰何悔故曰唯聖者能之與公云人氣質不齊相離甚遠如顏

子天資合道三四十時便與夫子相似夫子自志學來直到五十始知天命程途如許迂折豈夫子亦有氣質之累耶某云夫子開闢之手顏子守成之良如何比倫譬如神禹疏瀹亦有九載功夫何況仲尼開鑿人間未有之業

黃介假云仲尼只是素分事業如何說開鑿人間未有某云如此素分直是天地描繪不成介假云如此則與素隱有何分別某云素分是行道素隱是入陰入陰之與行道何啻萬里介假云聖人猶說成名疾名不稱易便說不易乎世不成乎名古之至人逍逍逃名匿影如陶回友重華而稱之者不逮巢許牛牢交文叔而稱之者不逮子陵龍邱萇遯世力耕不仕新室而稱之者不逮梅尉武攸緒賁卜長安不附女主而稱之者不逮天台道士達巷黨人說夫子無成名夫子若不敢當者豈是易道甚大聖人常苦未能耶某云成仁甚難成名有何足計勿論上古自宋元禍亂以來潛鱗逸羽豈復可盡蘇雲卿才具大於張德遠而聲譽不及德遠陳壽翁學力深於吳草廬而

聲譽不及草廬趙仁甫行誼高於許平仲而聲譽不及平仲黃楚望機悟過於劉青田而聲譽不及青田此皆並轡聯鑣猶差池若此況於韜光鏟采不屑人世之務者乎

王千里又問四書每說聖人一曰從容中道一曰大而化之一曰遯世不悔不悔兩字可亦是從容造化不某云此皆非人所知往常論說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便是聖人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便是知幾知幾其神為此兩語沈吟半生未嘗理會

唐伯玉忽問黃圖三乘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卦歳統過倍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卦一是河圖一是洛書乎某云何借來之象也伯玉云既如此說豈得不明某云他兩家只合就一百點無人明者如何說許多事務伯玉云極天下之至賾而不可厭也某云此猶未極耳伯玉云前日對林魏忠以書配卦以圖合書今日何以不舉某云試舉看伯玉云朱氏啓蒙以書配卦皆依宓圖今配出震齊巽又是後天文王之序某云汝見文王異於宓羲耶伯玉云既

依後天則離九艮八兌七乾六又何所取豈是圖象生成隨取三天皆可分配乎某云聖人做事整齊神明所定點畫不移誰敢撒手伯玉云每見皇圖中參差由人先後中三天亦與古人顛別以故售較不能盡合某云此非要事如看得不合亦且寘之不必深求伯玉云如洪範中所有云一極所虛六極所窮攝於九十寄閏歸餘此是明白正義可得聞乎某云此亦不須說古人有學問思辨的工夫此等問辨皆先着學思把截𣂏中圖書爻象思量十數番幾參近說證之則自然契合不在言說之下伯玉又云先天卦位自復而頤以爲至始便該納虛如堯典冬至始於虛度也今既納箕則度數之差已去十卦何云納虛某云某不曾說納虛納虛者餘分所積寘於空道耳此推閏時自以天行爲主豈得近舍天憲遠蒙古書耶已有別譚不須更說

又云前賢讀書以度數名物亦爲末務不必勞苦費心此爲下根關便如漢人以此爲至道則亦不同只要理會樞要見他廣大高明中間無盡足見聖人憤

樂之始

張勗之云吾徒且未與此事只見日來言論實難荷承昨日說宰我是言語之科却恐罵忍痛發從井短喪之論使千古疑關的有證據極是異心近日仁禮兩字講者甚稀晦翁欲集三禮大成有所未及吳幼清論次稍定又多所漏遺不能詳合吾漳黃東家禮近日期功之喪亦鮮有脩持者不知仲尼之哭司徒敬子蘧伯玉之請大子攝喪與括之服魏叔昭公之喪慈母與孔門諸難詎不居皆可詳說不盡某時有

期服已四五月尚腰絰肅容故易之及之某云此平居都可不論然如三禮語次極是學問中要緊工夫乃告易之云禮書經緯蚤欲講明幼清所栽粗有端緒久已分類引伸但日用疏濶未能繕寫耳曲禮以毋不敬發端此是頭篇不可移易檀弓記諸禮節之始末應便爲曲禮次篇賈公彥謂儀禮王道之本周禮王道之末此亦不同儀禮所存未必精於戴記周禮所用歷代尚有異同然其說可義起也今當分類立例各自爲上下二篇曲禮內則少儀宜合爲一類

以爲初學持循之矩所謂禮始於家猶之小學王制周官月令宜合爲一類以爲明王致用之効所謂禮行於國猶之大學郊特牲明堂位明堂玉藻祭法祭義祭統冠禮冠義昏禮鄉射大射射義聘禮聘義燕禮公食大夫士相見諸侯遷廟釁廟朝事公符宜合爲一類以爲吉禮喪服大小記雜記士喪服奔喪夕虞饋撤服制宜合爲一類以爲凶禮有此四篇而經統稍備猶易之有上下經彖文言也學記經解緇衣儒行坊表記仲尼閒居文王世子武王踐阼衞將軍文子小辯用兵小閒宜合爲一類樂記禮運禮器曾子問主言曾子立事本孝立孝大孝事父母制言疾病子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子張入官盛德宜合爲一類此兩大篇悉本於聖門之雅論猶易之有上下繫也間取夏小正職方論法易本命自爲一編又取檀弓考工司馬法弟子職各四篇終焉猶易之有雜卦傳也如此則整齊完備上下分明多不過百篇少不過八十一篇而禮家經緯從此大定矣易之云不此極是大事然易以孔子釋文王周公故可分別上下

今如曲禮儀禮雜記或多聖門高弟諸門之所記錄而推爲前編以夫子曾子之言綴於下卷可乎某云都是聖門所記取其義類相從耳萬事都可燦見錯出亦要整齊至於禮書尤宜詳整也易之云篇中二戴尚有重復事例亦有異同者如何某云此不過略爲刪定吳幼清亦皆刪過但未盡悉耳至於漢儒傳註都是禮數曲折所繫未可泛刪見今人讀書不知貫王馬鄭是何貫籍直可一哂也凡禮貴損益三代之禮不可俱存然至聖人欲以寸珠尺玉安可一切

删除而寶其僞蹻乎杞宋足徵備於二代周官儀禮確所當行惜吾冷落未能旦夕就草也勗之云此事鍾當與二謝共成之但要删定重複去取註疏不過歲月之間如周官者篇帙商多疑信各半想當孤行某云孤行亦自可但去古既遠義類相從及今不取後必有起而惋惜者勗之云如逸周書豈可憑據既取他職方則王會時訓何不并存某云寧過而存亦當存其無弊者耳勗之云如此裁定只有七十六篇某云間有大篇自爲上下如曲禮檀弓喪服雜記之類斟酌自符

謝爾刻因問前日朱季父問樂律何以不答某云彼事難言徒使人逐末自瞶耳又云勗之鍾樸屢問詩傳何以不說某云都說過爾刻云鍾樸問三禮五際淵源差殊勗之問毛傳朱序是非得失都未盡詩某云五際之義若昧若明在三易圖中屢屢說過三詩本序斷自從時又何可說當毛詩未出時雜說甚多即如關雎皇華騶虞鼓鐘柏舟朱書賓筵采薇已不勝異說及後左傳佚禮仝滕孟子諸書咸由以毛傳攻之無不合者然後大行朱詩最後出又參齊魯韓毛兼用其說如關雎取匡衡柏舟取劉向笙詩取儀禮抑戒取國語賓筵取韓詩與毛出入者十分之五大指謂四家詩傳皆無的據故據辭論義耳士君子不欲盡掃前人又不欲依違去取尤晦既已作此何可廢乎爾刻云夫子欲放鄭聲而鄭聲俱在孟子云迹熄詩亡而春秋之後尚有鄭風此最堪疑某云此亦有理鄭非淫詩而音節近淫 刑戒所在義不可删雅詩雖亡而遺風尚在詩序所傳間有可取爾刻云

楚澤膠舟下堂見侯如此豈有斂詩之事乎鄭志所存魯府所誦樂工肄及是非一音則雄狐之作不必指爲魯襄楚邱之編不必傳爲新衛木瓜既非齊桓之仁二舟亦非衛朔之義黃鳥既非秦穆之嚴阿邱亦非許女之智凡在春秋以後皆非古人之風如以孟氏爲本則齊魯韓毛皆可廢也何又取其駁斑文此磨鼎乎某云時代既久寧過而存瓜蔓已半何忍重删留此數言以待來者耳

是會謝爾刻爾戩寶爲士長汀劉余二生初在坐末

有問難爾載方欲發問又中止劉兄金鼎因問天何
言哉時行物生倘是夫子要無言則是夫子以天自
許了天分明是無言的夫子分明是代天言的夫子
提木鐸之柄作有口之天因以此言銷子貢之問好
發大意耳後面說出行生正是天言處天以行生爲
言夫子以言爲行生豈有兩種某云亦說得好但夫
子自云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又云
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他日又云吾之行事在於
孝經諸如此等豈在言述大畜之卦曰多識前言往

行此是言述之本反卦便是無妄曰先王以茂對時
育萬物此是無言有述之本不要艸艸翻題立論
余兄長亦又問默識章云不厭不倦何有於我與我
無能焉一樣語意所謂分明香在梅花上看到枝頭
却又無也及仁聖章又以不厭不倦作承當語子貢
又以不厭不倦作仁智解此是何說某云看到枝頭
却又無分明香在梅花一節又恍然一粲
良久謝爾載舉孟莊子之孝一章來問云君子學問
要篤信守死曾子亦是篤信中人深於至道何故忽

誦夫子之言以不改父臣與政爲難能也某云大何
所見爾載云當時晉爲雄長季孫專命想有許多難
處之事要將獻子臣政更端一番經言資于事父而
愛同資于事父而敬同非了於此定有不爲利誘不
爲威屈者某亦嘿然良久乃云莊子自是賢者塞海
陘而還可以爲武斬雍門之楸可以爲義有此兩功
可以執政而退處云 之下臣亦不改政亦不改
猶然大夫也季武子 孫之勳自銘鼎鐘以爲夸
德莊子若無知者在諒陰之中 盟于向一再伐邾

皆是獻子故事不與武子 處下人極是高識
爾載云晉既屢侵於邾明年康其來奔季孫又多
其從者莊子寂若 闕至亦是一段難事某云此却
不是改臣與政亦不是繼志述事看他停齊之後季
孫多少張皇報宋而還公爲賦南山有臺之章如此
幾乎改玉孟孫濬然自成父志而已是年四月鄭公
孫蠆卒以伐秦之勳晉侯爲請於王得賜大路蠆以
伐秦得賜大路於沒宿以伐齊得鑄鼎鐘於生莊子
身爲首功而怡然若素聖門崇獎謙讓不以才 爲

高雖擁門海隅之事推成父業難與此事比得天子之歎難能猶子反之稱不伐也曾子極是讀書告成之編只有此人執筆者可草草看作無改父道如孟獻子少年便識聖人這箇意思亦應是改道不得爾剡聞之亦遂釋然以爲卽明記事與曾參載筆果然去聖未遠凡在會者因此一會講論最多

乙亥夏五月十日 周

門人林欽晉集編

榕壇問業卷之十

漳浦黃石齋先生著

海澄後學郭文啟晴嵐重刊

謝爾剡兄弟既詮次前業爾載時多山居剡與禮石自以懷來未盡重紀後期首問顏淵爲邦之義某云此義亦曾說過爾載云初未曾領上古來都無講論只是虞廷諸人大家講貫遂爲西晉淸言宋室理學之祖邢問號業兩字是大家總意所云亮采有邦無教逸欲有邦正當有邦須加幾分問學耳今人便謂有邦只須爲政不須問學此如子路使羔之意與顏子大不相同夫子答他大要如皐陶所云庶績其凝無教逸欲者耳危微之訓細及無倫豈便是放鄭遠佞之所能了夫子奈何以放遠兩語便了精一之事某云此處致精便無不一此處看危便無不微孟子所云兼三王施四事正是這箇意思爾載云孟子體用亦曾到此不某云孟子書中正與此表裏顏淵問爲邦從三代說到春秋公孫問當路從三聖說到仲尼雖是體用大小不同而師法制度遠近源流燦然

可見爾載云是如何某云仲尼祖述堯舜源本在與
讒允命任賢去邪自家作用墮費誅卯居然有流共
放驩手段所以末路叮嚀鄭聲佞人與删詩作春秋
一一同意是仲尼素分萬世有邦的師法制度孟子
祖述仲尼源本在息邪距詖放淫正行自家作用闢
楊直墨居然有墮費誅卯手段所以末路叮嚀詖陷
離窮與放鄭聲遠佞人亦一一同意是孟老素分萬
世為邦的師法制度管夷吾晏平仲皆不得此意所
以末路君臣同受此禍令人不解只說霸之與王分

量迴別耳夫子自家一日浩然歎他器小瞻瞻指出
不儉不知禮已與顏淵克復同旨但未嘗明言他身
上有淫佞一路耳孟夫子當路豈肯如此爾載云夫
子删詩尚存桑間濮上之音春秋不明書鄭衛宋都
之事似於此處亦有寬假用法不盡處某云溱洧鄭
衛音節和靡剛腸男子藉以怡顏如鼓鐃之有絃管
是宣導之一助且他多是諷刺繹之可思聞之不怒
愿臣慈友藉為美談豈必人是淫奔乎早雩點佞間
有是理不必盡然公羊所道紹不盡書聊用存義耳

如夫子行事接淅於葬婢破斧於闘人豈有一毫寬
假莫為文字所疑爾載云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此處
如何某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正是
三聖為邦的制度與孔孟無纖毫之別爾載云三代
淑世都是禮樂政刑兩字只是末流汎濫所不能除
夫子說出放遠已是政刑與禮樂合同而化處某云
此處只關君心便是中和為禮樂之本詩人所譏蝃
蝀尚有所存而賜為此精微蘊於氣機之始世間多
少沴戾風霾緣此攙作不關政刑上事也

黃介傚云治定功成聞樂知德如行夏時乘輅服冕
後無復許多憲章只是夫子飲食登降推於祭祀燕
享無時無刻不是樂之作用到此處喜起賡歌不得
不變為稱觴舞蹈雖帝堯之時亦有共工比周丹朱
慢遊雖帝舜心上亦有欲觀五采欲聞五音的意思
正是聖賢於此處加一倍工夫耳可亦有憂盛明危
之意不某云憂盛明危到在事業上聖賢為邦但作
自家學問克治身心也前日魏柔得過此略說一番
亦同是此意只謂堯舜不與尚有克治工夫便覺終

日有乾乾之意如何說無爲恭己某云於此處正是無爲恭己與天同運也

又一日洪尊光問至治之道誠人和神莫大於樂二典首篇只說勅幾唯時搏拊賡歌便是此篇綱領如春秋詩易亦同是夏時及韶舞兩義如何以殷輅周冕同作提綱嚮時曾說書經二典本天三謨本人禹貢本地想夏時殷輅周冕亦同是此意某云漢儒只看此三者爲忠質文之本舉一類餘耳尊光云如此便何以該括至治某云夫子嘗云服堯之服無組黼之心孟子云服堯之服誦堯之言是堯而已人主

患不以三代爲心如自帝王以降差擇事事要最當而存之便是精一的意思尊光云如漢唐以來雜用秦人官儀亦何損吏治劉歆要行井田制周官都不効今世歷代都建寅爲正何嘗雨暘時若農政克舉也某云孔顏意思只說禮樂是治世之要方中和是禮樂之本命雖聖人有淫佞之心風動亦成波靡耳雖末世保得前朝法誠天下亦可百世長存章帝嘗云吾自有法度與宣宗同意雖一時匈奴來朝呼韓稽顙不再傳而中璫禍作漢祚遂衰晏子之麋鹿懸厨夷吾之嗷狗啮猳皆是此處看不明白耳尊光云如此則只說放鄭遠佞豈不明白又着四事何用還是三才之原實有所取不某云璿璣致齊山車垂鈎乾爲元首此是三家受命之符布和重農執地之助章物服采此是物類遞精各有始末差擇相從如封建之後而有郡縣肉刑之後而有鞭笞皆監前酌後義所當循只是伊於三才三統之間卓有領略不比後人綿蕝耳尊光又云鄭聲佞人是夫子當時事大

子明把列國以繼三代因而去取其間不是尊古而卑今亦不是尊王而斥列國也不知夫子何以不舉溱洧淇頓之事亟爲法誠且如鄭國分於東遷之後東遷後既無詩何以鄭聲獨著於明當在周前已有鄭樂或房中所用如四方之樂不在列國之數乎某云新鄭在西京之南四方商旅所聚驪戎之變鄭人與焉王子多父遷於魏鄶之閒雖爲建國之始而聲音風會生於水土不關人也如論詩則衛人之詩多淫於鄭者矣尊光云春秋紀栩儋之禍爲佞人要證

此與鄭衛同時至暮年始筆之於書夫子蚤歲便著此訓得毋爲女樂犇鉏輩發此鍼炙乎某云千古同病何獨爾時

林與公云王陽明說顏子於爲邦處本原已備夫子特恐其度制文爲或有疎略故就他不足處說始皇雄力足駕百世只爲建亥不行夏正鼓缶烏烏卒成敗釁漢文德量足紹前王只爲襲秦之制未遑禮樂不幾至治此是如何某云試看顏子不足處果在何處秦皇漢帝所不足處豈在正朔服色耶前輩破綻

勿復推尋輿公又云前日亦曾講過顏子不違仁豈有鄭佞在傍而煩鍼砭某云素王素相只是帝王脫像戴旒乘轟俱現此照豈關自身孟子云後世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正是孔顏論義

蔣仲旭問王者代興自有典制或本天道或本人事不相襲也如殷以金德與其德尚白金生於土貴所生者而建丑正周以木德與其以從蒼木生於水貴所生者而建子正又如五勝之家推周爲火則宜建寅不宜建子矣今如周詩皆建寅而左傳獨云建子夫子舍時推堯則周之建子無疑不知周公何以不主建寅之說而夫子何以豫爲繼周火德之統且如韶之紹堯武之止戈本於人事叶於功德一代鼎革自有一代禮樂豈可襲他人之樂聲自己之德乎今如夫子所云只是隨時參酌要於美善而已於五帝不襲禮三王不襲樂之說何居某云五德五勝是漢儒習譚放伐禪繼是聖賢同揆茍有其德時位相逢何足疑乎

侯晉水問有天德然後可行王道顏子有天德夫子

乃教之王道是不某云皆天德也晉水云王道本於無欲又云可言王佐君相兩人孰爲要緊某云一樣要緊晉水云末段放遠歸結無欲既不是明刑弼敎又不是憂盛明危於爲邦上如何取用某云事事用着晉水云夏時四件似是復禮放遠兩件似是克己孰先孰後如何下手某云一齊下手晉水云如何得一齊下手某云布和率天軌物率地服采率人三才之原何者不正既然三正使絕萬邪既無一邪自然衆正晉水云此不龍統此某云敬天敬地敬人敬身

周公所仰施四事仲尼所兼用二柄
又云克天下已易克一身已難復三代禮易復自家
禮難王文成云克己是復禮王夫某云放遠是禮樂
根本
張暘之因云放遠淫佞自是禮樂根本不知鄭聲佞
人兩者可有先後輕重之别否某云亦一樣暘之云
王荊公嘗見晏元獻小詞笑曰以宰相作艷詞可乎
平父曰偶然耳呂惠卿遽云為政必放鄭聲王平父
答曰放鄭聲不如遠佞人小說家稱為惠卿問平父

吹笛遠作爾語為平父所折司馬溫國讀漢史至釋
之論嗇夫利口乃曰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皆指惠
卿也漢庭下津每每獻溲然猶貌為質訥丁謂在上
前辯論極可觀聽李訓鄭注以韋布動公卿一悖三
蔡以文學希上恭流波所黜替素易形資者所敝龍
雷故聽如此小人何處別察得他某云佞者必淫暘
之云王安石盧杞同不淫如何別察他某云他何嘗
敬天敬地敬人敬身有淫志者必有邪行有邪行者
喜人媚己喜人媚己極是淫人張暘之云聖世望讒

通於傲慢佞人禍敗甚於覆邦夫子特於佞人之下
繫一殆字極為親切某云如是看得關繫極好要如
虞書所云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罔淫朋于家如此省
身雖有佞人何因得至於側諸賢議論漸廣乃復寅
此以商次義
謝爾載云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雖不離是喜
怒哀樂然物性不齊如何都盡尚書說上下鳥獸魚
鱉草木咸若想見制度盡善與聚勿施都在自家立
達上體察得云決不是自家性地上包裹一番也孟

子說殺與魚鱉材木都是經制實地做去如肅乂哲
謀時雨暘燠寒風一一關應在皇極分上亦有界在
氣質情識路上者不知如何充擴得去如何得一一
比於中和某云性涵動靜只是中和任他萬物無情
無識有氣有知都是中和生聚得來番變得去中和
藏處只是一獨如萬物歸根蟄伏時候箇箇有戒慎
恐懼的意思中和顯處只是一節如萬物專條生育
時候箇箇有識度數制德行的意思無過不及不驚
不惟雖虎兕龍蛇蜂蠆鬼蜮於君子性上有何隔礙

凡此理極是尋常只自家性地看不明白耳自家性地看得明白比人照物動靜一般自然喜怒不傷哀樂得度萬物伏藏與他共獨萬物蕃變與他同節雖有氣質情識種種不齊都為性光收攝得盡此理明然與外道傍門千里萬里之別衛載云如此則不煩作用也某云作用是性光包羅是性體如說中和則無復體用分處

羅期生云萬物看來只是好生惡死天地亦是生物之心孟子說盡心知性想此好生之心充擴得盡便

是性體與天地一般某云此處極是但有不同凡物有性有情有命好生惡死是萬物之情方生方死是萬物之命或得偏而生或得偏而死是萬物之性虎豹之有慈仁蜂蟻之有禮義魚鱉草木之有信智只種種性與人一般只是包羅充擴全耕吾人大壯說天地之情無妄說萬物之性天地乘時無一非體之動萬物純質無一詐偽之萌人能盡此兩端便是參贊手段期生云堯夫觀物以性情形體飛走草木水火土石日月星辰易詩書春秋錯綜盡變不知上古聖人盡性踐形可曾如此不某云十三聖人仰觀俯察乘牛服馬効圖法龜近身遠物何一不如此但未曾如此配合耳堯夫此種學問亦從洪範得來世疑洪範傳為劉向杜撰不知前漢常有此說雋不疑闕下之言是其左驗也期生云譬如蓍龜之性云何某云此亦天地之精偏於信智期生云折蓍剝龜其生已死而性安在某云性是天命生是物質物質雖彫天命不死如是情者則苑枯開落與物同盡矣期生云先儒稱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何也某云情是性之所分情自歸萬性自歸一性是情之所合

黃韋中問五行統于極五德統于信易稱元亨利貞統之以乾則信納於貞之中庸稱容執敬別統之以臨則臨歸於乾之始矣乾之義可通於臨而臨之義不該於信將無謂中庸通體說誠故以誠之一字括於聰明容知之中大易通體要誠故以信之一字藏於乾乾無息之內乎某云如此看極精微見得中庸一書與易同撰韋中又云大學說文王五止與尋常五德為何不同某云此是一部河圖洛書也韋中云

如何說是圖書莫是尋常生尅不某云亦同是此意但與客執敬別不同耳林朋夔前日問洪範中意義某云生者是父子一六三八二七始於西方王季文王武王之事尅者是君臣二七一六三八終於西方是帝乙紂文王周公之事也君臣爲經父子爲緯國人通之此是一部河圖一六二七趨於西北九四八三趨於東南此是帝乙紂周公名公之事一九二八三七四六分於八方此是豐鎬岐豳郟鄏漽淵之事君臣爲緯父子爲經國人通之此是一部洛書也凡

聖賢立言無一字苟簡只是讀者察別不到耳辛中云此看則廢卻五德四方之說耶某云天命當身何者不值信誠當中縱橫有合變化鬼神何遠之有余錫侯云孟子說親義序別信又說仁義禮智聖人信之一字出於禮書聖人之義出於洪範兩段分闘分書却於生成數上指出長幼夫婦賓主賢否似於吾門所說更爲微密耳信在朋友與國人同義此指五十而言天道在聖人不與朋友同義此豈專指五而言乎某云合看皆明分看亦得實體於身自然有

變化而行之事錫侯云如此則聖賢何以屢說五德不說圖書某云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錫侯又云中庸言盡人性能盡物性聖人教人自盡其性尚有庠序學校宴飲射祭鷗承庸威以匡其不及如物性不過撙節愛養之耳如何便盡得其性朱晦翁云知之明處之當豈是盡性前頭便有格物物格之用耶某云不格物不致知如何說是能盡其性盡性亦止是誠誠便物格物格便知至致知格物是明誠之義物格知至是誠明之旨錫侯云如說誠之則只

是無妄未能窮理易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還如晦翁所云卽物窮理至於豁然之時幾與天地同觀某云卽物窮理亦只是無妄上真積加功周公之驅虎豹犀象與后夔之舞鳳凰百獸只是真誠更無方術論他學問亦無精麤之別

王元槐云宋儒說窮理卽是盡性實事陽明說道問學卽是尊德性工夫此處有空有實佛家只是空耳又說如大藥樹上枝上葉中枝中葉節節不同此又於性中看得差別甚大今身骸上下不過七尺臟腑

營衛要盡別察尚且不能何況萬物之性古今唯神農之嘗百毒軒后之觀癥結皆別有神明非謂先觀自身後觀人身隨察得庶物也如盡物性者須如宓犧仰觀俯察譬如天地造化一般一草一木一鳥獸皆知親見別其名狀不知周孔而下誰復至此某云形象不同性有何別孟子以色白羊等只是闢生之爲說耳能蛇自放於菹虎豹自歸於澤木竹自宜觚矢牛馬自解服乘此極易曉也所難曉者只是不睹之睹無聞之聞有形有聲驚天動地此處一物未能

別察切勿學人絮絮叨叨

劉賡穆問中庸說盡性孟子說盡心如何分別朱晦翁說盡性是盡與實本然之全體盡心是盡虛靈知覺之妙用如此則性是心之體心是性之用盡心是知性功夫盡性是盡心妙悟語下分明盡性是知盡心是行矣及解盡其性則云察之由之盡人物之性則云知之明處之當如此都兼知行嚮答余長祚云只是窮理於無妄上真積加功又云盡性前頭有格物物格之用如此則是知其性者盡其心也盡心在盡性之前猶格物在知至之前須是靈覺併用乃實體徐是此是明誠之義如孟子說却是知性自然要盡心猶中庸之盡性自然會到參贊田地所謂誠明也兩義得無差殊不某云賡穆見看書極細盡性是萬物同原盡心是理賢獨著強恕而行是明誠工夫反身而誠是誠明田地此處合併只是一理歸結只是一命命在各正之原理在分殊之內貞觀則各正同原貞明則分殊不別所以易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難說貞觀是悟貞明是修盡性是知盡心是行也

若說盡性是明誠本體盡心是誠明工夫則語意淵然可會賡穆云如是則依晦翁所云盡性是盡與實本然之體盡心是盡虛靈覺知之用也某云晦翁老成自是不錯賡穆云晦翁說盡物性云知之明處之當如要知明處當則舟車人力不到之地霜露日月亦有時虧安得一一裁成得盡想此只是過化還有存神所在使人物各正人物不得而知某云嚮對爾栽說極分明靜時與萬物守獨動時與天地同節一箇中和包裹萬有一部中庸同是此意不是中和則

誠字善字更是何物夫子說盡美矣又盡善也明是明此誠是誠此此處更無一物走作閃漏過此以往只是順受湯旱堯水亦自難齊却漂熯堯湯心性不得當堯湯時亦無一人一物惟堯湯心性不盡者即此便是窮理至命的樣子廣穆云晦翁於此似有不同某云晦翁亦不錯

黃介徵云人爲萬物之靈乃物亦有靈於人者麟鳳黽龍不論如烏知風鸛知雨鵲知歲燕知戊已物性反靈於人又如鹿友豹廉鴈信鴛思善性不滅君子聖人如要盡性却是兼舉該備任他靈者分其一得善者得其一支各到盡頭無有滯義慎獨中節豈能盡體諸撰乎某云聖人盡性只是中和中和則百靈咸歸萬善備足譬如夔樂倕工離明輸巧佈相棊射趙算管卜聖人豈必與之爭馳又何必該其甚妙乎

魏秉得云盡人則能盡物中庸說得廣大犬性不猶牛性牛性不猶人性孟子說得精微此是兩家相救抑是合併道理某云古今唯有周孔思孟識性字楊荀周程只識得質字告子亦錯認質字耳易云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善繼天地性成萬物繼天立極是性根上事範圍曲成是性量上事善是萬物所得以生性是萬物所得以成猿靜狙躁貓義鼠貪鷹直羔馴雁序雉介此皆是質上事不關性事如性者自是伊得以生伊得以成入水入林能飛能躍的道理此是天地主張不關品彙能盡得天地主張道理何患萬物陶鑄不成秉得云此便如太極未分時候耶某云分後仍是此太極三百八十四爻只是兩畫所變其不變者雖四千九十六卦顛撲雜合依舊圓成

王豐功云未發以前性在天地之心已發以後性在萬物身上自家胷中有何生成安頓天地萬物去處某云未發前性亦不落天地已發後性亦不落萬物只是自家看得天地缺陷萬物顛踣便惕然如墜性傷生一樣此是我自家繼成本色豐功云如此則是心也云何是性某云若無心如何認性得出豐功云性得天地之始不假思慮纔會中和如心動便着物便費操存猶之分盡便有陰陽如何更以太極陶鑄爻象某云意自分陰陽心自包涵太極性是爻象全

圖從心起手從意分義耳豈功云領此甚分明覺格
物致知更有直捷之路
劉廣言又問盡其性能盡人性盡人性能盡物性舜
自盡孝能使瞽瞍底豫尚須五十年工夫中生二十
年做不得大舜些子伊尹自盡忠能使太甲怨艾亦
須百十年精誠霍子孟十數年做不得伊尹一半豈
是時運使然抑是歲月未深抑是性地工夫便有淺
深之别耶某云性地工夫起手結脚各自不同廣言
又問伯牙鼓琴而游魚出聽師曠動操而玄鶴下翔

莊周感烏於緇林季路探劍於齊楚豈是牙曠盡性
達於淵霄莊季留情迷於物路耶某云此則氣類偶
然不關中和之効猶之服食芝菌通靈草附損性非
干五穀勿問藥師
唐偉倫問先儒謂尋孔顏樂處只在自家討還討甚
麼某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豈是别家句當又云思
到苦便甘思到不好便是樂既苦那得復有樂所在
某云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豈不是樂所在偉倫
又云吟風弄月芸草不除如此識得自家意思某云

如不格物致知不誠不正任他風月滿窓只是山谿
茅塞也偉倫憮然請事斯言
翌日諸賢别談言話劉廣美問先儒謂月本無光借
陽精爲光元晦謂月如粉丸一邊帶白隨日斜正光
景所射圓缺各别假如月借日光則日月相近借光
合圓何以愈缺如云不當正面則日月望中正隔大
地何以獨圓如云四面虛空日光旁映則遠三近一
常有四映何獨朔望之殊乎某云元晦說亦有理但
謂借日之光則猶牽於傳說耳近世諸賢皆云月如

婦人生霸生明各其所生初無所借某少時嘗作渾
儀取日完瑩規而圓之分道黃赤各踰三百六十取
月半圭剖圜三分離爲九道各紬日周十三度十九
分度之七如一半璧周於九道或出黃赤之東西或
出黃赤之南北除與日同道正面對光體十五分圓
滿如當過此前後離於九道或在望前或在望後銷
減側分至於朔合前後只存三分如半璧帶其鈎
弦何足疑乎此亦小兒意致不足獨存然日全月半
陽實陰虛正側殊觀圭璧異狀生于九道遠近蚤晚

有日之所共識非為好異也
廣美又問雷何以有聲電何以有光某云雷震不過
百里或三十里其遠不聞聲者閉於川谷遏于雲霧
則謂之電耳雷發於地斥滷所聚陽威久薄射於日
光發而作響秋冬日低於是斂藏無足怪也廣美因
問邵程雷從何起之說某云兩公皆自兀突後人錯
聽耳堯夫步推皆始於震每日必有起位正叔亦曾
學過但非正叔留心處堯夫兀突發問正叔兀突答
應使後人為聲吠影良足胡盧

爾載問五行陰陽始於易範干支之說始於軒后逮
及春秋後世論五行家為一說以干支配之人異戶
殊至於晚唐滅裂滋甚有渾天雙山玄空諸種種離
合大統曆酌用才書獨取納音此何昉與某云漢武
時初定歷書適有與造集諸博士鐲吉凡十餘家如
建除納音諸大亂蹐遂盡黜不用定以正五行干支
為準終漢之世唯用正五行也獨黃帝氣運之說著
於素問時用甲己乙庚化氣卯酉子午主客之數耳
古者出師太史吹銅以聽八方之音各以當日當位
為主納某方之氣以辨制勝之師故無射上宮是主
牧野之職南風不競以知楚師之衰今之納音只取
三十日為五行三歲類五為十金火水木遞司其官
踰月而合耳非實準於總除四十五零除一十五之
說也縱有之於聖賢圖範有何干涉遂能變化而行
鬼神之事爾載云支干既是軒后所作春秋不廢則
理數正變是非一端乙素氣運三家都談兵醫兩事
不及堪輿是以晚唐以來不勝異說有而存之寧可
廢乎某云因山為邱流泉陰陽實始於黃帝繼於公

劉爾時干支所屬不變舊說今所謂汩其五行變亂
三正晚唐諸子不得不任其辜爾載云大統曆定於
名世豈可復疑某云遵王之憲只用今曆自明時而
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爾載云正五行之外當以何為
的要參贊二天某云圖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之文
震納木火兌納金水藏水火於震兌分戊己於坤艮
此是文王納音之要法一九三七二八四六宜八風
之魂辰戌丑未藏五十之魄此見貫于納音之要法
甲己為土乙庚為金寅申為火巳亥為木天地相得

主客配合氣運乘之貞變互則此是軒后納音之要
法以此三法闡嘗聞之晚季云云吾未之學也
季質嘉又問五運五勝畢竟是如何如五帝皆以五
德相序三王而下始稱勝國使五行受命有生尅之
殊則上帝運符亦隨世俗俱變也某云此何足恠唐
虞禪殷周秦漢戰前此論生後此論尅人定天從又
何疑乎
呂而遠問水地之說嘗見黃圖稱日月左旋地右轉
地轉而右故禾趨而左平地稍遲下地愈速一日水

行約三百六十里當地一度如此則地所進度即天
所退度一日退天之度當一日經天之數自古皆說
地靜而不動天動而不靜今皆反之又以地行之度
滅天周之數經恠如何某云此自曾子地圓元命包
乾鑿度皆作此說但未曾細細分別耳汝試思水從
何來又從何歸如有昆侖吐源尾閭受終則此流逝
之物託於鈍區如何搬運得去而遠云此亦氣耳氣
自上下水火因之如人身雖是安坐氣水運行自踵
灌頂何須身轉纔得血周某云人身元氣包裹膚革

之內猶雞鷇子所以密密運環水自傾高就下處為
長川豈有大地不動水能獨馳之理雖云走陰使然
而吐源之初輸瀉不竭決非鼓橐之所能出徐疾相
準猶金水二星遲速通除等於日行之度也而遠云
水既與地俱旋因其平傾以為遲速海潮進退如何
又自不同某云一日地行亦有遲疾疾者潮自常傾
遲者潮自近滿如舟蕩水中輕者漏痕常浮重者漏
痕常洗潮以地行遲疾分一日之進退水以地行平
等得一度之環旋灼然可見非以筆舌爭也而遠云

如此則古人何以不道某云都道過而遠愕然某云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如是水逝何人不知孟子
云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水與日
月自是一樣周旋孔孟引而不發耳而遠云孟老自
是有本上事不關運行也大地蘊含自是水本傾吐
不盡某云乾是資生不道是乾乾終日也世上妙義
一毫凝滯不得
高子羽因問日月運行之道云堯典稽天云三百六
旬有六日論厤法尚不及六日只得四分日之一耳

周易爻象都三百八十四爻又是有閏之歲不當常
行之度如蓍法則只三百六十無有旬餘及象餘部
甚夫推步只用三百六十云損其朔虛以爲氣盈則
整整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也然既整整三
百六旬損之則無可益存之則只餘五日六分何以
步推百世知其盈虛朔食所在且如日月一周天過
一度到碁還始月縮餘分以爲朔虛天周餘分以爲
氣盈盈虛生閏自是古今常譚然自四分三統而後
始知交食加時自大衍麟德始知月有大小自何承

天祖冲之張子信劉焯後始知五星有盈縮日月有
遲疾歲餘有斗差郭守敬而後始知道古考今上下
損益諸種種測識變本加麗皆是得之考驗不敢臆
說不知犧農而上載籍何存所經測驗積累何時遂
定六旬六日之說今於六日中除七千五百七十三
秒尚有不合不知古來籠統用過何以不疎想是箕
範禹疇別有成書未入世眼聖賢所秘司於鬼神不
可別測耶某云此理備於大易一三聖人一一說過
人自不悟耳子羽云大易只說三百八十四爻三百

六十蓍二十五三十以行變化如何得盡天地日月
運行之用某云他自未嘗引伸未嘗鉤深致遠未嘗
御天下之賾子羽云劉歆之說三統一一比於爻象
一行之創大衍事事準於蓍策劉焯祖冲之之爭歲
餘斗差幾於殺戮郭守敬之立長曆追日食竊比于
仲尼豈有一部周易許多作家推算不到之理某云
人自家五臟尚別看不得安得謂一部周易便諸家
醮爛也子羽云如此則何不判諸生分說某云已曾
一一說過參而兩之猶在繫詞二篇人自不悟耳

況若木因問焦延壽再加重卦爲四千九十六如此
便極天下之賾極天下之動不某云尚是一隅守而
譚之便是可亂可厭耳若木云焦氏書試之乃無不
驗者是如何某云翁羅期生亦嘗問此未之答也況
背竹木亦憑精靈自是寂感遂通不關格致要事
呂而德因問羲皇畫卦明象軒后推律定數鈞石衡
量禮樂制度皆從此出是都從性分極元分出許多
成務夏時定歷韶舞正律不是草草觸時曾論夫子
以夏時改周歷此事說未甚明今且不問只論周歷

建了是祖黃鍾之義夏歷建寅是祖太簇之義太簇不先於黃鍾而仲尼欲改周公之歷此是何意且如卦象復爲二十二卦之首寅爲臨損之交夫子如何以臨改復之序某云此自天道人事明農立政不得不如此耳而德云朱晦翁嘗言歷律自有一定之理非後人所得損益綱來每每說出定理本于大易抑又含糊不盡將使後人疑吾道於啞鐘啣古人爲膠瑟耶某云講學須對明了者心性一事極易明了每發一難尚有異同何况天道司之寅漢聖賢諸言何

須再問而德云古今不乏細心人自有書籍來千數百年洛下淳風一行王朴都謂究極精微然太初之歷百年已差王朴之歷建隆仰廢即今西域諸人已說郭太史元統都不識歷百世悠悠誰當正之某云某在京師嘗對徐亞匱宗伯劉以易歷律之義他問日便道易自是易律自是律與歷何干而能證發某自此不復譚道夫子嘗云文獻不足故也是則吾能徵之可惜今人無有明易者即使京房焦贛而在吾能使淳風王朴不敢復譚耳而德云歷中最難明者

有氣元斗差星差如此三差皆易所無如何明易便能了得歷事某云二千三百年來人皆粗看仲尼豈有仲尼不曉歷法能舉三十六食千古懸照不差之理凡歷有平行有積差有定準定準者是軒后所命以丑丁亥六十年爲率今黃圖中積象者是有平行者黃圖中六十八年歷及五百一十二年歷是積差者黃圖中八十五年歷及二千八百五十二所餘陽九百六是也平行以立氣朔之中積差以正交食之始定準以通爻象之紛參之爲律兩之爲象人參大

兩皆復爲歷去太玄之畸零參四分之贏縮視歲以日別春以至辯堯典之星虛參周書之天駟詳漢運斗中之期正元運箕末之會升降黃赤以麗陰陽軒后羲皇可起而問也而德云看來爲邵章是數往而世章是知來夫子說藏往爲知知來爲聖夫子亦何以知導顏淵以聖導子張乎某云是他意與所會夫子再未嘗以天道示人而德云夫子不語天道亦不譚性命如何子思頻頻說出某云說不譚性命吾輩終日講貫的爲何物

謝爾剡適在鄉次初還問諸賢講貫今日半在圖書得毋自墜雲霧某云不逢雲霧安睹青天爾剡因問聖門中澹臺子羽稱爲博物子游稱爲文章兩人相還宜乎辯說浩繁稱與迥別而子游之許子羽只云行不由徑此是何等古者井田之制方直如枰修間氏禁人之橫行踰徑者漢人有云捷徑邪至吾不忍以投足干進苟容吾不忍以脅肩語本於此史傳滅明親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以受業退而修行名施於諸侯如子羽者可與語性道之際乎某云

豈敢有如子羽之人吾且輟性命而稱道畔之事耳

崇禎乙亥六月初五日道周識

門人謝宸棌集編

榕壇問業卷之十一

漳浦黃石齋先生著

海澄後學郭文猷晴嵐重刊

暑後借王家園與諸友晤會許汝翼適近隣舍集坐頃汝翼因問天下大患治道不効豈患聖學不明漢之地飾甘露唐之正觀開元宋之景祐康定當時四夷賓服閭左蕃庶士大夫辦攻雅官子弟優游庠序諸賢初無發明及熙寧元豐乾道淳熙間始鬪門講論分曹誦說天下已自蕭然不復可觀豈如晦翁所

云時有窮達善有獨兼不得持同甫之說闕顏閔之口耶某云宋無諸賢豈得與漢唐齒遇天下治道不効皆是學問不明書生開口便道讀書是讀書人做官是做官人從此人才日益汙下嘉穀不茂莨莠日長波裂肉莽取報宜然耳汝翼云當胡海陵時立經義治事二齋修兵農禮樂書算諸務士人皆有實學數十年間用之不盡今書生不過舉業其精微者又談性命理道之細於兵農書算等事廢置不講縣官宵旰憂　錢穀之務卒無一人起而荷承者想周

程之談性命不及海陵課實事之最也某云天下事凭簿帳不得只是寸心去做心地清者做事必明淨心地密者做事必周詳心地了徹做事必簡切決無虛憑簿帳弄出才諝之理譬如水利土工鼓鑄收納這三四事極是瑣碎使小人有才者幹辦一番極是報効然不過數時法立弊生旋歸破壞惟有心地清明不憚勞苦者從頭徹尾一一做去便成百年之規今官府書吏精習簿帳試之繁劇如健小馬走數百步輒想精整豈成致遠之器就如兵家須有專門作

將帥要精練邊事至於出機應變只在寸心或有應變才短而小心敬愼者雖無大失亦無大敗嘗試小見狎知事例只是貫串弊竇啓倖冒功而已何嘗見韓白奮臂出自師門呂散鷹揚初曾服習耶汝翼云如此則只須治心不須治事子產何以吝邑於尹何夫子何以輕試於子羔耶某云想是他們治心未到不是他們治事太密也汝翼云海陵門人到成就得多某云亦不見湖學盛於程門只是風氣運會自有先後之別耳

是日因講周南名南之義鄭孟儲問云周召二公采邑也地志扶風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地以二公得名不知何以俱繫之南不知何以又不稱風舊說后妃之化被及南國然方后妃時周召未封南國諸侯何以俱囿周召之下且如傳稱王道缺而關雎作則關雎已非風化之本就以風化立說則雀角之訟野麕之誘纔爲强暴戢於淫邪何以得稱文王后妃之化耶某云聖賢學問先以性情爲本性情變化以和平爲先性情上不和平雖有格天事業猶之飄風

掠過秋草而已天地罡氣多在西北聽秦豳二風多少挺勁其極窮蹙者如秦云在彼板屋亂我心曲豳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語氣猶之截然被於管絃別成北音非復宋平冲之韶唯關雎至麟趾鵲巢至騶虞二十五篇及覆誦之使人意消體平形神俱暢猶盛暑中之被南風欣欣解慍不知其然便有袗衣鼓琴之意人生無此意思雖身佩衡牙與口啣瓦礫再無分別見忿欲相尋人入門出戶何處開眼虞舜之刪潙汭太姒之嗣徽音皆從此處下手此處下手便

見太和在尋常牀几間周名許大事業到老成就無
膺揚之稱享清明之福是夫子所動操而思南薰也
孟儲云王風亦有和平者不某云便是敢管如何取
節孟儲云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林有樸樕野有死鹿
此語亦頗豈在秦豳之下某云士君子常有貞正之
心纔有燕婉之致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古今神明其
事正是吾徒平居本色切勿草草看過也
侯晉水云從來說二南以爲南國今獨以二風爲南
風此語何所稽承某云說南國者猶是傳說南風者

固是經耳孟儲云如周南在扶風東北亦難以南稱
也晉水云自鄭部而觀則皆在南耳某云風化本天
不專畸地畸地則江漢之間於周名何涉周名垂老
勝殷遏劉使天下和平致治刑措者六七十年其源
本得力都在於此文王一生肅肅雝雝只是免得面
牆一事吾人讀萬卷書不爲二南猶是面牆耳晉水
云晦翁稱修身齊家以治其國此義亦大如何不取
某云性情不調忿欲乖張自家鼻眼無安頓處何況
齊家治國上事晦翁自是舉出第二義也讀書人常
有呆氣家庭之際孔門已自難調夫子異日稱南方
之強亦於寬柔兩字有取程伯淳司馬君實生平無
疾言遽色皆是於二南得力晉水云於此處說爲字
捌有下手古人頌容舞蹈不離琴瑟都是此意然雅
務以雅以南又稱昔鼓南籥則南者四方異樂之名
不關周名不知二南音節亦有與彼相近者乎且關
雎爲樂章則關雎而下不盡入樂何以得被管絃
使晨夕盤漱其際某云既得彼意何勞彼聲周召二
公已在木有聲音之始晉水云燕處則聽頌之聲古

人聲教自是玄微不知頌與二南孰爲導始某云穆
穆皇皇肅肅雍雍想此兩端行遠自邇
呂而德云周召二公詩不稱風特以南冠於諸風之
首此是仲尼所命以南以雅以頌無復敢爲損益者
端木爲尼山高弟其述詩傳採東山豳什及駉馬等
篇爲魯風次名南之後今世所傳申詩篇大是也申
毛當時均爲傳之子夏不知何以至池若此某云秦
火之餘傳於論說篇章俱存而大義難了齊魯申韓
各存章句以自名家義不相襲不足怪也而德云如

南山楚茨大田諸作周官以爲豳雅則豐年載芟諸篇當爲豳頌是則周有三詩豳俱三體所以表章后稷源本世澤意思甚長何不悉從風例附於終篇而毛公或以爲刺幽之作元晦悉以爲農社之詩分錯互異不知後人何所稽循某云周官稱擊土鼓吹豳雅舉雅可該風頌毛公雖云大田刺幽鄭明雖云楚茨多禮然中間多敝農政以豳括之於義無害也至如國風始於周名以明文王肅雍之化終於豳風以中其勤無逸之旨與雅頌殊例何必同乎而德云二

南既不稱風而邶鄘衛稱風且以一國而具三風黍離以王國稱風而鄭齊魏唐俱爲屬國且無大小强弱之殊申縉以霸國稱風而陳鄶曹豳俱爲屬國亦無遠近存亡之別何也鄙於三易注中曾覩三始四滅之說却未分明今可復得聞乎某云兄此問已見刪詩大意某平居都說過惜無會者耳凡詩有十二際每際五等國風三際二南爲成周之始歷五等而變王衛從二南與邶鄘自爲一家周所以變商風教之始自平中而黍離此一際也黍離爲遷國之中歷

五等而變霸晉鄭東依至於齊而拜胙周所以變列國風教之中文歩於桓憂思之音流於亡國此二際也車鄰爲侯國之終歷五等而復始陳爲虞胥楚實滅之鄶曹之封幷於晉鄭列國紛爭秦豳所以復合風教之終自二南歸於二北此三際也有此三際以推二雅有二雅以推三頌猶十二舍之在天地月月所經晦朔從生俗儒因之以有午亥天門卯酉革政之說蕩而愈遠耳而德云古人五際只說二雅不及國風吾們平居說風爲九野雅爲三垣今通以十二

舍推之則誰爲三統五緯內外終始者某云天地四時每時各有三際歲月日辰厥例維鈞夫子雖未嘗此配以初中終三候推之却無不同者耳而德云如二雅百有五篇以三候分之則猶可齊魯商三頌不過九篇何當六候某云亦大意如此必精詳配屬雖以三垣九野總之難齊得其涉論亦流爲緯家耳而德云風之終於豳風雅之終於名旻畢竟是思二南之意然以周公居豳爲風則魯公居魯不得爲頌魯公諸孫既列爲頌則周原諸子不得爲南古稱周南

為正風豳風為變風魯頌為後人增益想亦不謬也
某云周南始於夫婦溫以柔豳風終於君臣篤以摯
名南始於庭幃和以貞名豳終於邊圉敬以治周南
豳風自以時地不同正變異感不關周公身上事名
南名豳自是勞績所在先後繫思又不關燕國上事
也燕魯去西周各五六千里名公世治江漢以御玁
楚周公世治涇渭以御玁秦江漢四詩皆紀名公以
終於雅騶牡四詩皆紀魯公以列於頌燕魯最為後
亡秦楚最為暴起宗子家相先後之間權衡進退不

失纍黍自非仲尼誰能為之者而德云齊亦雄國也
而列東遷之後晉亦大邦王霸兩際不紀其烈何也
某云齊自哀侯之烹天下多哀之者入春秋而始大
終春秋而為田田陳一家夫子存齊以尊太公存陳
以屏猶楚唐魏之間晉以創興亦以創裂素衣朱繡
有焉自頌夫子所以命秦晉也自某蚤歲常聞是論
比多談者徒為波濤耳吾輩只管在性情裡面看出
周名世業聖人損益非所敢知也而德云如此則申
公之錄魯風必非子夏之說某云申詩不傳久矣以

魯匹衛定是書生之見想是晉魏以降強附端木者
耳
王千里云前日說詩亡春秋作春秋之時桓文之蹟
見於鄭衛曹陳可見國風半為春秋時詩元晦以為
雅詩亡耳不得云天子不復採風也然考諸說苕華
黃草都人角弓亦多有東遷後詩者不得謂雅詩亡
也古人詩多風刺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刺井
田不治農政久荒耳而談者直謂農祀報賽秫葛大
車扶蘇狡童皆諷當時寡謀輕諾好事失時者耳而

談者直謂淫奔是則詩之大義亡非詩之章句亡也
風刺之義息而後褒貶之義起猶之禮樂息而後政
刑起也某云如此看書都有意當春秋盛時士大夫
相見皆歌詩以微其志小雅之詩亡自公宴季子歌
南山有臺始也大雅之詩亡自韓不信高張城成周
南面而語諸侯始也國風之詩亡自公歸楚而楚語
始也魯頌之詩亡自定哀之間鼷鼠兩食郊牛始也
千里云然則詩之亡在景敬之間乎某云當景敬時
晉有范文獻諸子鄭有子產太叔魯有穆叔昭子動

稱詩書言本故府至定哀之際君臣道衰列國改姓
終敬王之世而衛逐其君三晉首亂春秋始作殆爲
是耳千里云如此則春秋編年何不始於東遷之初
而始於魯隱之元某云此事講之已詳自上元甲子
凡二十五元而至己未己未爲古今升降之會天道
人事之所取衷聖作淵微非蠡測所及耳
汝翼又問周名分陜而治周公治陜以東名公治陜
以西又記稱江楚多波其民易動有道則先治無道
則先亂故周名之治同在江漢如周南之稱江漢汝

墳名南之稱南山江汜是也穆對呂而德乃云名公
世治江漢以御彊楚周公世治涇渭以御彊秦秦時
末封不過嬴氏馬圉耳何得以秦楚比看某云刪詩
自東遷而後仲尼所治以周名之澤遠御百世不必
周名自爲治之也周公雖分陜以東未必親莅江漢
名公雖分陜以西未必多在南山而詩人寄托風教
所鍾概可見矣雅稱文武受命名公是翰記稱周公
退老歸葬於畢是周公以豳治秦名公以江漢治楚
之明驗也平王之失在以豳與秦以鄗與鄭遂開霸

國吞滅之始春秋不錄邶鄘千古而下誰知衛之先
滅邶鄘不錄唐魏千古而下誰知晉之先滅唐魏滅
邶鄘而猶存衛滅唐魏而不存晉晉與楚同苛衛與
鄭何恕聖人意思豈後人所窺大略寬始封而嚴吞
併亦是二南之旨耳汝翼云二南爲風之始亦與易
之乾坤咸恆書之釐降觀刑同意何關春秋上事某
云爾自看書某自說聖人大意
呂而遠云賈誼以騶虞爲文王之囿王者親射虞人
披五豝而從之又記稱王者射騶虞此皆與騶虞異

義而二南稱爲群應何也某云騶虞既是群應何妨
稱囿又何妨以爲射禮乎秦火既燔家各異說關雎
之或美或刺嵩宮之或豐或儉騶虞之或獸或人音
篇尚存則旨趣可繹也而遠云易無通故詩無通說
如韓嬰說詩有一事而三四引誦有一詩而三四指
事者不過欲其悠長宜於誦說而已韓嬰與董賈同
時董生服其持論而後世諸儒但推董賈不及韓嬰
何也某云後儒或治他經不覩列傳其治詩者又牽
訓詁不通大意見董賈旁通因時指事便擊節稱賞

其實韓嬰精辯在劉向以上一人而已而遠云皮日休讀新書稱其爲命世王佐之才歐陽修讀繁露謂深極春秋之旨裴度以賈誼之文爲化成仲舒之文爲通儒皆未有稱讚韓嬰者班氏以仲舒爲羣儒首當時宮中閭巷皆比之仲尼而卒困於外伊與韓嬰同遇何歟某云遭遇各自其時孔子不免饑厄而孟老百鎰千鍾仲舒困於囹圄而千秋隻言拜相抽繭者殊難登軸者殊易不足怪也當漢文武時何奴七國數數有患雖整飭干羽不能與丹鉞比勳及其盛

平章誼匡衡蔡義翟方進之流皆執一經坐衡師傅及於桓榮張佚牀下見帝稱天子師豈復董賈之所敢問乎而遠云賈誼少年洞達事體豫慮七國之禍不爽毫髮此其才具豈[illegible]董之所敢望某云賈生亦少年不曉事體而遠云異哉何故與衆異說某云賈生去秦時未四十年稚子老婦皆習視戰國歸併於秦秦受天下化爲郡縣不能再世漢視異姓既有郡縣之實視同姓又有列國之形惴惴厝火以爲數年上下必有塗夷函谷之變是以痛哭流涕而談之猶

蔡澤韓非之意也不知春秋戰國四百八十年來人苦戰爭一旦化爲郡縣蕭曹規隨帝后黃老去秦苛法漸復詩書但使諸侯王子弟自爲分藩不交通賓客不出三十年其勢自弱無足大憂者至於何奴只當謹守州縣或至驕悖當命將出討奈何以表餌餌之此處賈生看未明白後人只論事勢謂縣斷得劾耳不知賈生時淮南已亂諸宗室驕僻極爲難處人人杞憂但無賈生筆力痛發之耳賈生自是史才文章之祖與司馬遷一樣氣格而遠云新書於道德之

際極其精微大言不墜莊列細言不落黃老司馬子長有莊列之趣有黃老之旨如何得與賈生比肩某云而遠亦看得是但如史遷於仲尼微言無所不達上下古今罕見其儔而遠云賈董如在仲尼之門當屬何科某云賈自由賜董自游夏而遠云既如此如何得稱王佐之才某云何曾見由賜游夏不是王佐之才而遠云王佐之才須如伊尹周公某云他已是聖人地位只如管葛房杜他亦攀提其間俯仰自若也

而遠又云功名之士左袒洛陽理學之徒推轂廣川舍此兩途別無成就古今只一管爽吾論事似洛陽談理似廣川至其精奧都非兩賢所及而孔門不道何也某云他亦未曾爲過周南召南而遠云房杜豈曾爲過某云房杜後來已是面牆而立

林朋夔云王佐亦賢人之遭時者耳周召兩公都於二南成德亦於二南奏功天下溫粹之氣盡在二南而二公末年不免有疑何也易乾九四以陽居陰坤六三以陰居陽故皆曰或或者疑之也二公處當其

位不當上戰之時雖復群居東猶然不離於極豈有疑陽嫌陰之說某云定天下之亹亹成天下之變化皆從疑來成王爲此一疑生出風雷大事周公在或躍無咎之時名公當無成有終之日敬義不孤何疑之有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都就二公心事上看出嫌疑兩字的爲霍子孟桓司馬位置他當時不盡收王猶未離其類如莽操便離其類了夫子於初爻說出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凜然可畏猶於二南之章說出正牆面而立令人怵然無容身處到此始信二南功大成就極大耳林朋夔又云坤道在西南其六三曰無成有終巽道在東南其九五曰無初有終此兩者皆臣道也妻道也周公無成有纘緒之勳召公無初享敬治之福則周公之化成於坤召公之治成於巽此亦詩書之通旨二南之雋義歟某云讀書至此可爲明悉然亦勿以此啓後人之疑

張師又云尋繹二南只是要人十分溫粹凡人性情固須和美亦要剛毅發强纔不墮陰柔一路程伯淳

常教人變化氣質如正叔氣質自是嚴毅一邊亦與伯淳北德何須變易李見羅嘗云性自是性質自是質質美者性未必全性全者質不必變世間多少善柔人一望如飴下氣怡聲豈便可登二南之路某云變化氣質此說出於洪範洪範亦與二南同旨師又云莫是剛克柔克不某云此兩克正是復禮根原二氣五行所繇變化八政庶徵所繇叶極二氣五行如不變化何繇有潤下炎上曲直從革時雨時暘時寒時燠之用善柔人只如一味甜水過口便酸耳南者

天地陽明之氣日月之所取中多少烈風暴雨值還南便清霽了多少利用嘉生不值南風蕃殖不得故二南者萬物所養役潔齊也師乂云二南中語語寬和涵泳不盡兩克四端何克似之某云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是强弗友剛克懲忿窒慾一邊事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此是燮友柔克果行育德一邊事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是沈潛剛克忠信進德一邊事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此是高明柔克修辭立誠居業一邊事行此四事體備二

南雖周召之化被於天下可也何獨房闈之間乎

師乂又云李見羅云至聖是質至誠是學譬如天地是質天地運行乾乾不已當是學也如此則何處討性出來某云論性則天地聖人與人都是一般論學則聖人學得天地中人學不得聖人耳師乂云如此則學自因質不因性也某云性自天命學自人修誠是性之本體至誠是明誠之極功見羅以至誠爲學此亦不錯也師乂云至誠雖亦關學至聖豈專關質乎某云天亶聰明說質字亦自不錯

林朋藂乂云乾九三稱脩詞立誠坤六二言敬以直內又乾稱寬仁坤稱敬義兩家學問似有陰陽之別亦豈是剛克柔克之旨乎某云忠信立誠敬義不孤此是吾儒合下得力不關氣質上事至如乾德之賴寬仁坤德之資敬義自有天地來分派如此有如此德性便有如此學問一毫氣習不到所謂不習無不利也朋藂云如此則乾須學問坤不須學問後來主敬集義之說固是誠明本體而保合太和之道反是

明誠工夫耶某云人生何者不學不習無不利只是不消向險阻上推求學聚問辯到是在各正上加功耳易稱三立曰陰陽剛柔仁義如前兩克變化之說固有深微

於是諸賢共商中人以上之義沈若木云人性本善孟子說性善又說利與善之間此間字是分途不是性路猶濂溪言幾字是分兆不是性始也然與雞鳴夜氣分判出來譬如中夜是時常日界中人是時常人界從中夜走利是黑邊走善是白邊猶自中人走

上是上達走下是下達也不知此中字與降中之中
尚有分別不某云此中字已落時路如夜半為中此
中在亥子之間如天地定針千轉不變者雖十二時
俱在子半方位然從此子半上走亦是白邊下走亦
是黑邊也上清下濁上白下黑人在平地以上皆天
鬼在平地以下皆地自平地上皆見精光自平地下
纔無景曜夫子說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明是雞
鳴而起孳孳為利之徒若木云如此則夜半之與中
人亦無甚分別定針上北極冬至時子半隨人着眼

白日開眸

黃介淑云往人說此語極不明白天下中人最多至
教無量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如何要待上根之
人王龍谿亦謂初學與聖學只有生熟安勉不同原
無二致自外道纔有不向下根拋種之說豈有夫子
抹殺中人定要中人以上今日說自中人為準以上
準清以下準濁除是鬼路不立人極覺天地日月俱
有光華某云介淑看書亦自分明

周房仲云聖人生不學力言上不言下聖門高弟若
愚若魯半是中人所云博約忠恕亦是尋常耳目之
所通曉如何說有語上不語上之別端木學識亦是
下學功夫乃就中間悟出性與天道豈是仲尼居平
別有話告在終日省私之際乎易稱形下為器形上
為道漢儒如李尋京房輩皆以天數為道西域又以
三乘分品到無上上處不知如何鹽實使中人而上
皆可持循皆可不惑漸到顏曾之路某云中人以上
此語便可語上了孟子說人所異禽獸者幾希幾希
兩字上下多少如在幾希中間隱然見得人禽分關

聖狂異路豈是聲臭毛倫之所得至中庸說道不遠
人夫子一生竭力只在子臣弟友分上看得老老實
實只如中人一般末路纔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
矣其所謂無聲無臭者與不聞不睹豈有分別只是
中人以下便自墮落既自墮落便說地上不來何況
上天之載

黃率中云既是中人皆可語上則聖門高弟通六藝
者千數與聞一貫何但兩人且人氣質不齊讀數行
書亦有敏鈍之別又言教難豈尋繹數字亦有百里

千里之差今概云中人卽是上哲下學卽是上達天下多中人聖人無高論此徒是學究套語耳張子厚云性在氣質中有清濁猶寶珠投在清濁水中水清者珠光映現水濁者摸索爲勞中人以上自是清水中珠中人以下自是埋珠之泥某云旣然有珠何愁不說只是平水自有升沈人都是此中人登峰造巔亦是此路墜淵入谷亦是此路趣與高者如平地自到泰山趣與卑者如平地自淪深岸墜珠徑尺尚有寶光入海淪波豈是罔象離朱之所能矚聖門上七

十二賢個個是個中人耳除是彼婦譏人纔不與談禮樂之務其餘諸子各各成就何曾見聖門三尺猶有魚鹽之業麥中云如此則語上的何所指某云自中人以上皆上也子路問一成人再說兩番猶是上品平居要見聖人思量三次只是恆人自有鄉愿以來鼓動中人淪胥汨沒到下流一般莘學爲利無復出頭日子雖道斯世只是中人其實是中人以下了如此纔無上達之路不是中人之中不可語上也旣是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則此上語不須上人妙談亦是常話矣麥中云如此如何引拔得人得到峰巔之上某云一息在平地雙眼懸青天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正是此意

羅期生云如此只是教人莫爲中人以下耳性命天道更付阿誰某云看世間何者不是性命天道期生云箕子之徽洪範周文之序象卦詩有星野之行樂有歷律之陳十翼之範圍天地春秋之損益百世豈對中人日見耳聆之所得度卻堯夫謂章子厚云以君之才於吾所學頃刻可盡但須一二十年澄澈塵

慮胸中豁然無物乃可授受耳章子厚雖是邪人然亦聰明能蓋一世卻難語此安得謂中人俱堪告語耶某云中人以上便浸浸向上邊來章子厚自向下邊去謝客兒要從惠遠猶以心地不淨卻之何況內聖外王之學只是人以中人自安亦漸到下流路上提撕不得耳期生云如何纔是中人以上某云胡憲劉勉之同入太學聞涪陵譙定得易旨于伊川遂至涪陵受業久未有得以問譙定定曰心爲物漬不見本性唯學可明耳胡劉乃歸一意克復遂爲晦翁之

師羅從彥見楊時三日驚汗浹背曰不如是幾虛過一生似此三人都是中人以上

余錫侯云夫子說可語上不可語上畢竟有個揀擇有個恰好應付不知此三品人從何處截起如遇中等人可把何語付下某云夫子看人俱從中起夫子着語俱從上來錫侯云如此則是中人亦承上語當不對針也某云中人認得上語便是上人上語落在中人不失中語也天道文章隨人略領見仁見智何必齊觀錫侯云如此則是中人造化

藏仍樸云六經如日月照臨夫子只把詩禮樂為興立成本領至其雅言為詩書禮三者而已三者亦須擇人而言則上語示人益自希絕了乃其生平行在孝經志在春秋至易道服膺韋編三絕都置不道何也易道自是精微或學而不言抑闇而不辯如孝經春秋何以不說某云此是晚年告成之書何須辯說仍樸云只如學易四五十年不語一字亦是經惟某云幽有鬼神明有禮樂既說禮樂何須鬼神且不是夫子常談何處得十翼說話

唐偉倫云道亦在悟耳悟者指鐵成金不悟者刻舟求劍胡安國作春秋傳冠絕一時而陳公輔輩譏其頗僻朱元晦作語孟解契合百代而沈繼祖輩詆其妖魔雖是利欲汨心亦關識見蜍昧何況平常茶話中人可道高深幽微之指夫子說中人以上還是意在不語某云不語亦說得是呂步舒之駁災異胡海陵之爭鍾律此或不必至如身心向上一路居常切磋何可無人

張錫之云夫子屢說禮樂而經無樂書或謂樂不可

以書傳而夫子稱雅頌得所即為樂正是則成周之樂至今在也前日諸友屢問韶樂去夫子千餘年聲容俱在今官家攷擊猶稱韶樂可是音節神理相麗而存抑是喜起明良叢脞惰墮猶可與關雎此亂乎如云樂自為樂詩自為詩則夫子不宜以得所為樂正后夔不宜以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著之常典也記稱武樂至萇弘而失傳商樂至戴公而已壞穆樂至師摯而終亡或稱上古樂書淪於朝鮮而洪範所敝不乏文獻不知史遷所載律呂俱在試以

詩歌聲律被於八音則時幾颺言五千餘韻可與勺桓賚般相起也歷律二事首被尚書定是聖神留此典本難說夫子不語至道難聞也某云某有此意但恐君實景仁更費往復耳勗之云君實景仁所爭者皆在黍度權量之間所以不合今若虞典所云聲必依永律必和聲則詩書聲永自成鍾律何必疑乎某云此道須是有徵有信當萬寶常祖孝孫時古器鍾鑄尺度之屬尚千數百而聲音差池卒不可定何況於今風氣日澆器數不備是魏徵韓琦所欲舍其議

論求之原本也勗之云聲音雖有南北之殊而詩歌初無古今之異以聲依永則有字之聲可別十二律之永以律和聲則有音之律可定六十律之聲古今徵信孰有過於勑命時幾勺桓賚般此八篇律令者某云某最鄙陋常在赤墀之下竊聞韶樂三鼓之後金磬遞鳴既而簫管八人合奏廣庭衆穆宛如鳳凰之音自是擊石羣臣舞蹈諧於百獸詩云依我磬聲既和且平又云既備乃奏簫管備舉是夏商人同用此韶樂也法略初出雖八奏和會之音九章二百餘

字不過和會大和會數字耳推之簫管合奏幾曲亦是喜起明良脞惰之三章韓其賡颺可以意悟也勺桓賚般自是大武時事難以聲永概之百世若至家常時用鼓鐘有禁君子之樂不過琴瑟而已國風自譏刺而外兩雅自王政之餘關雎葛覃卷耳漢廣鹿鳴伐木賓筵隰桑菁莪蓼蕭自可按其宮商施於堂几但當與王樸借其和均荀勗調其牛鐸耳勗之云聲詩之用不過別其音律音生於永律生於聲因聲七律亦互相生前日對諸賢略略說過今可更取諸

篇定其律呂乎某云五音之中各有二變一章之曲各備七音性情和調則笙歌安適神思淫厲則語意乖邪關雎一篇首章多爲清宮次章以商羽轉角三章以徵還宮吟繹數次極其分明然以邪心發之則宮徵之間不能爲主矣葛覃清角帶宮聲以歸羽卷耳清商閒羽調以歸宮喬木角徵之音歸於清商三變商聲多含宮羽以調分之則關雎太簇閒以南呂若采兩章各有正閒五章相閒自太簇至於蕤賓不盡宮聲也令其取音深和按節諷通循環肅穆則皆

黃鐘矣古者樂節以金發聲以石收之中間所貴絲竹匏土諧於人聲導之以革止之以木各依言字不濫傍聲今爲絲竹皆無言字誰當就風雅別其律呂者譬如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八字發音諧於金石以永取之其音極下叶於黃鍾八寸之管而字多清聲道於徵羽在應鍾子亥之交絲竹宜之有所不盡至於喜起明良賡倡間歌而絲竹匏土正問之義粲然備矣凡單音宜於環復雙聲宜於遞和單音取長雙聲取短長聲取深深以出幽短聲取亮亮以導陽陰

陽遞變不離其正要使滿庭有賡歌之意則詩書多擊拊之文鳥獸麟鳳但解人意豈必審音乎曷之云此事甚大行當與鎮樸商之昔子路鼓瑟爲北鄙之聲夫子告冉有曰先王制樂本於中聲流於南不入於北南爲生育之鄉北爲殺伐之域舜歌南風而興紂好北鄙而亡子路聞之嘉七日骨立也不爲二南必至亡身皆獨正面牆而立哉某云嚮發此論未見結束聞兄道古正自欣然有解慍之思

乙亥七月望日黃道周識　門人許登垣集編

榕壇問業卷之十二

漳浦黃石齋先生著

海澄後學郭文徵晴嵐重刊

秋仲之二日爲榕壇正會呂而德兄弟爲致衣冠之集四十八人講

夫子及晦翁畢分札敷坐某舉楊貞復云人心本虛纔一着物便不得其正不正便不在不在時雖視聽飲食亦不復知却云知視聽飲食亦說不得心在心在亦說不得心正然則心中卽無忿懥恐懼好樂憂

患亦難說心正大家看此心果是何物此心正果是何象延平教人看未發前氣象果是何意與貞復亦有異同否而德云無在之心說不得已發無不在之心說不得未發此見知覺聞之心尚有欹側僞妄說不得此心眞正面目某云如何是此心眞正面目而德云看得他不正所在使看得他至正所在某云如兄說比貞復更透如貞復說直要空諸所有終不得此心眞正面目也大家問如何是此心眞正面目某云譬如日光晃晃陀陀爲雲影所蔽漏出光隙射於

巖阿或着霧雨卽成虹霓豈是日光正面而德云月有圓虧成圭成璧成鏡成鈎何者是月光正面某云都是正面而德云何不直待望舒某云自家消息或半或全含着明光都是正面如非正面雖當望中闇樂五色亦是陰暈不是月華而德云喜怒哀樂與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分別多少某云雨暘燠寒風只別時極不爭氣候乾坤之中七緯五行俱是正面到有變亂纔成災沴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已是亂行難說猶是喜怒哀樂之性而德云金曰從革木曰曲直水

曰潤下火曰炎上土爰稼穡五行之性到此亦有變動作鹹作苦作酸作辛作甘亦已不能希淡還於性始如何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便不得其正耶江北人呼着意曰所先儒稱有所謂失正想依舊說以身從心以有所爲妄心其義易明耳某云身心原無兩物着物便是妄意意之與識識之與情情之與欲此數者附身而起誤認爲心則心無正面亦無正位都爲意識情欲誘向外去孟子所云操則存舍則亡又云物交物則引而去正是此話若論格致原頭要曉

得意識情欲俱是物上精魄不是性地靈光也有所是江北人常談未必是齊魯雅語如曉得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俱是物感從身而起不從心生則定靜中間自然安慮人到安慮始識此心眞正面目不然只是自弄精魄

吳雲亦初離聖字言下因問中庸說恐懼是愼獨工夫易稱恐懼是主鬯作用曾子獨云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孟老自家說不動心又云孟施舍似曾子孟施舍不過無懼而已後來外道說無顛倒恐怖與孟

曾一路偶爾相臨不知大學何與中庸分別某云大學直指心體中庸纔說聖功心體自是天道雷電破山與碧落何涉聖功自是人道迅雷風烈亦要變動一番中人所患不見心體常被事物驚怪賢人所患不見功夫便落無忌憚裏去看大學中庸前後照管纔知古人用心之微某承此問亦知雲亦看書極細也雲亦又問孟老說盡心知性知天又說存心養性事天此是從天道下手從人道下手盡存兩字比正在兩字就爲精詳某云大學從本體上說得明白孟

氏從工夫上說得眞切譬如一天備得二氣五行留不得一點雲霧雲霧盡淨經緯盡呈纔見天之正面風雨晦冥日光常在入夷出晉明體自存此便是盡存正在的消息人曉得天之與日纔曉得性之與心曉得自存正在纔曉得本體工夫不已無息格得此物十倍分明始信得意識情欲是心邊物初不是心風雨雲雷是日邊物初不是日性之與天皆備萬物不着一物心之與日不着一物乃照萬物只此兩物原無二物知此一事更無他知吾四十年讀書只曉

得此物任舉一一以俟來賢

呂而遠云大學說正心猶言從繩則正之正今又說出眞正面目纔曉得此心明白不爲意欲所亂與無妄各正對照分明此正字便端正眞實更無他解了孟老如何說必有事焉而勿正漢儒都以正爲期必此是何解某云人讀書都無疑誤賴而遠體勘凡爾雅釋詁正字十解無云期必者說文反正爲乏篆書正與己相近當是乏與己之誤也有事勿乏如不乏祀之乏有事勿已如純亦不已之已則義暢而語順矣而遠云此解極是分明以正爲必想諸儒亦有所始某云此道舍爾雅亦何所始大約期必亦猶正鵠之說以正爲射耳記稱諸侯自爲正之具未嘗以正爲期也而遠又云魏司馬稱陝右人稱着意爲所想是以俗通書非是以書通俗也卦傳說之卦原有偏往之義弊常說所字何必以區陰爲詮乎某云鄉纔說過兄又判得分明

鄒孟儒云鄉說貞復語比貞復尚自不同貞復只道有忿懥等項心便不正如無忿懥等項心如何正不

見聞知味爲身不脩如果見聞知味身如何脩宛轉引導未曾說人心本虛着物不得又未曾說意識等項皆是物感不關眞心也今日所說與貞復夐然不同但眞以忿懥等項皆繇身起則是正心又先要脩身了如何是正心要着某云如從心起則是要着如從身起則是後着也知見覺聞皆從心起情欲畏惡皆從身起人從此處看不分明所以顛倒如看得分明則腑臟官骸個個是性光所攝身心脩正豈有兩路工夫

柯登南亦云先正常言此心之體當求忿懼憂樂所不遷之地非可就忿懼憂樂求心也譬如巨石壓草石下草自潛滋惟體妙用神始得情識絶萌靜正自在某云此語極當人從身上求心如向國中覓王終爲權貴所亂從心上求身如坐王位覓國只覺殿宇隨身忿懥等項所不得其正者只是覓心脩飭不上戒愼恐懼所能得其正者只是從心覓身隱顯分明也登南又云此章先輩雖以身爲心亦無錯處惟以見聞知味爲脩身之驗此處微錯譬如禪家七處徵

心在眼曰覩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提攜在足運奔此己與食色同旨難道知覺運動便可說心聞見知味便可說脩說正耶某云此處只是脩身證佐貞復諸先輩都看得分明外道七處徵心只說得意邊諸路未會就心中看得入處由晉赫赫如常

柯魯生云大學言正心不言心如何正言不在又不言心如何在阿難言心不在有亦不在無亦不在根亦不在塵如是見聞知味分明心在根裏老氏所謂綿綿若存果是何物不被佛老精說一番耶某試問楊峻人峻人云吾門說正心便是眞實端璧之心他們說者只是猜謎某爲許可又問鄭孟儲孟儲云正心之義已盡在誠意章不須再說此就身邊發出不正不脩樣子便倒剔分明耳猶之下章說齊家不須更說脩身只說不脩不齊樣子亦自明白也某云孟儲說得是凡心正者只是自慊不正者只是消阻蔽藏在者只是誠存於中不在者只是形揜於外耳峻人又云着有非有着無非無遂使空門說勝絶內不出絶外不入亦爲異學開宗理會於視聽飲食之間

點飭於喜怒哀樂之際便是吾儒實落正脩學問不知此處於格致原流尚有遠近淺深之別不某云此處說格致無復遠近淺深世間多少讀書人博極墳典正爲身心對簿耳一事露出肺肝郢千種學問亦自無益也

又云喜怒哀樂是主人分上視聽飲食是僮僕分上主人體飭僮僕事煩人到臥時便無視聽飲食之用却當臥後認得喜怒哀樂之性善讀書人只就懞寐

一事仔細思量便識聖賢下手要路
謝爾載云七情之内怒最難融顏子工夫不遷爲要然此是陽剛一路人如陰柔人終日是好樂憂患恐懼耳某云七情到此處動相勾連通人多是喜怒窮人多是憂懼常時多是喜怒變時多是憂懼中間連帶根葉相牽只使常變窮通不礙吾性自然喜怒哀樂各正其所也爾載云常變窮通是命上事喜怒哀樂是性上事盡性而後至命豈須至命而後盡性耶某云只是窮理爾載云思量夢寐一事亦是窮理耶

某云此處已有存養工夫
爾載又云能制一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可以契道如就生質所近制其一偏久當融洽矣譬如忿懥一路當頭下手能使衆情咸歸於正乎某云此便是顏子所難窮理盡後如掃雲雷自睹天日也爾載又云龜山先生云心到寂然不動方是極致古人所貴洗心也東坡嘗云既醉之後方識此心之正此語是如何某云此是東坡自勸旁人不如大約他亦寡欲寡欲自然靜正未入夜氣悔吝一路難道思慮渾忘便是寂感遂通也
羅期生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處難分體用近思錄却云心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體似未發用似已發忿懥憂樂似有未發之體正須靜觀視聽覺知似有已發之用正須動玩七情之動猶易六爻須是一一取占抑猶有不動去處可握極而存者乎某云既曉得身是六爻自然信得心是太極期生云身是六爻如何取用某云隨身所處各有中位中位不移本末内外自然恰好内爲貞卦外爲悔卦貞悔

剛柔心宅其中如金蜂子蹶趨嗜欲有開必先何疑之有期生因問六爻之象變動不齊大約上下以爲本末如咸艮壯履皆如人豎體心在五中與二相應天君用事則處處得吉四體用事則悔吝雜生凡諸忿懥憂樂皆生於四體不生於心耶某云期生看得分明多懼多凶皆生腰膂之際或輿或蹶皆在本末之間只是誤身爲心遂使六爻變動凡易中三百八十四爻只有六十爻不與四股分過
王千里云爻象變動能壞本卦四股妄感能壞本心

如此則脩身亦是正心要義何謂倒乎某云無心邪得有身偃師幻人依然束草毒常疲頓百體如尸譬如睡臥之時聞呼便醒豈有啓衾斂足能令心事神明乎里云熟睡聞呼心從何來如從聲來則是知自外至如從心來則心初無知某云此是靜爻偶然觸動如論正體寤夢相循始信此心依然不動

呂而德因問易中六十爻不與四肢分過想是五位中爻尚有四爻與他分過是爲何等某云師履恆兌而德云履之九五與兌之九五盛滿之卦位雖正當

而皆有厲師之六五恆之六五順動之卦體雖無邪而亦有凶何也某云凡易每動各有正位正位在二五之中每動各有正理正理在全象之內履爲君臣兌爲朋友君臣朋友不忘其位如漢主臨厠以見延臣鄧咸張樂以延高士鄺生郤步於徒跣濯嬰憤心於半膝皆爲高位殊乏致柔之功師稱動衆恆爲守獨衆貴長子之動獨尚婦人之志動於陰柔以懷競躁則弟子貽凶於長子婦人蹕事於丈夫九節度以弟子賢李郭之師童貫以婦人啓馬趙之釁動靜剛柔其義可知矣而德又云中爻亦是中位何以凶象又倍於五同人六二以正應而得吝隨之六二以正應而有失剝之六二以蔑貞而得凶頤之六二以拂經而失類凡上經四卦以陰動者雖正而有過無應則皆凶姤之九二有妨賓之魚井之九二有射谷之鮒損之九二凶生於守中節之九二凶生於不出凡下經四卦以陽動者無應則有過有應則爲凶而節獨以無應極凶何也某云君道用一臣道用二上經主陽下經主陰主陽者陰動而有應其失小陰動而

無應其失大主陰者陽動而因時其失小陰動而失時其禍大也陰陽剛柔仁義三才之正應乘於二五在在着思孟老云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只一思字是正在盡存之要法艮不出位亦是此意於此參透纔見曾孟同源

周房仲云咸之九四言思艮之六四言身則易之四爻當爲人身中際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所從出四爻猶未當位也艮稱五曰輔已過一層咸稱五曰脢

又問艮背此是何義某云咸之當心者雖動亦靜咸

之以言者雖本亦末也房仲云如此則咸其脢又稱
志末何也某云脢字字義尚須明白本義作背上肉
背爲五臟所繫初無着肉之處說家讀脢爲梅如頷
下梅核人迎中路也言語飲食上下迎接處纔一感
動便有逐末之思頤之拂經咸之輔頰兩義互通於
此愼節可以無悔凡說脢爲背肉感而無思者尚屬
滯義毋須推求
而遠又云定靜安慮自是止後消息如在止前覓知
尚有窮理博約許多要務開口便說良知已是急於

下劑下手定要格物又恐爲藥漆病今日纔信得身
家上頭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親愛畏敬哀矜傲惰
許多種物物物有知物物有止能格得明通不亂我
性然後心體眞實端整不然徒是意識用事終日奔
波飄搖無定也某云此處格物猶若禦黍如要實做
須就夢寐中間認出神之非形情之非識情形動處
其實非心神識靜中未必是性再破神識以納心端
重合形情以歸性始如此十年洞見天地日月星辰
纔有定靜田地而遠云如此則中人上下永無知止

之期不如陽明教人良知發自不慮也某云而遠試
自不慮看得和順發揮果成何物而遠云蓍龜亦自
不慮已到至精至變至神田地寢時夢寐死後神靈
活坐閉目當有蓍龜之意某云如此則是高賢獨手
而遠又云窮理讀書患不致用今日諄諄只道性命
身心至如疆場民生日蹙日困便自整頓不來雖顏
閔振袂不能成風若禹皐復生必更有學問豈能坐
視瘝瘝日課互慮乎某云禹稷顏閔一樣苦心何曾
別有學問如要學問黃農七十二戰豈有兵書烈山

粒食天下未聞泉府也而遠云軍旅之事仲尼不談
然如方叔名虎之倫南靖淮夷北驅玁狁吉甫張仲
之輩坐籌帷幄遠御朔方難道只藉虛聲都不講究
某云征伐之道詳於易書周公破斧缺斨精神所注
畢在爻象若人全不講解耳而遠云此亦要事試爲
後人說破某云易作兵書只有八象水守火攻遠明
近險而已師同人謙豫此是馭將要法將一而專兵
靜而整中權後勁將帥所馭不出中爻遠可以制戎
狄近可以征邑國師謙豫皆用之同人用寡師謙豫

用衆同人用於險阻師謙豫用於平原用於險阻者趙奢之趨閼與卷甲乘墉而秦弗知用於平原者王翦之代李信堅壁乘暇而楚爲戮劣謙之吉天子按轡以下嚴師由豫之得將軍飲醇而消謫計此四卦者古今皆用之莊中外前後可得而言也坎離兩濟自是黃農以來戰守之方坎以險而利守故李牧尚鴈門之謀離以明而利戰故崔浩策柔然之功王霸之不救馬武義負之不救陳倉險而不失其信虞詡之日夜兼進馬隆之轉鬭千里獲無匪醜之凶明近

於內者算勝於廟堂故李絳損重賞以與魏博德襟轍三鎮而平澤潞久克之非德明在於外者决機於行陣故裴度納李佑而平蔡州韓愈聽栢耆而收德棣遠震而行志凡此八象備有諸方神明之動存乎其人安得謂軍旅之事聖賢不談韜鈐之書經典盡漏也而遠云戰守之方只在於遠近水火如謙豫兩卦只是震艮用事何也某云行師之道莫貴致壹丈人之威不分於弟子謙豫壹將雖臨三四皆在中權艮限於內故征邑國震動於內故利建侯艮震之義

與坎參行其專志而整暇一也而遠云如此則何者果爲長子某云二與四同功異位互卦爲震三與五同功異位互卦爲坤震爲長子坤爲弟子裏卦爲復復爲丈人也而遠云如此則復之上六不利行師亦與師之六五同旨乎某云復之窮也無明遠之功師之中也有分柄之勢不明而分何功之有而遠又云夬去一陰勢如隮牆歸妹外震悅在於內一則云不利卽戎一則云征凶何也某云夬以尚武爲心尚之乃窮歸以戀棧爲意旣出而反與四象四事了不相

合何足證存而遠又云蒙之上九不利爲寇利禦寇然則周公猶有爲寇之心乎某云蒙內險而外艮宜等而不宜攻作易者首著此義後來師謙兩象皆出於此夫子曰凡兵之作與民偕生戈矛之劍與爪角俱始但願此途不爲忿懥所用耳

張鎮樸云吾門每言易道與人事相應不知用時要如何看取且如焦易四千九十六卦語語奇驗不過是占卜試候耳如何得如老氏所云不卜筮而知吉凶且如光武之策吳漢崔浩之料柔然萬里決勝不

差畢黍此皆智識所經豈是卜度得就某云易稱愛
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
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又云柔
之爲道不利遠者只此愛惡遠近之間自成爻象吳
漢與劉尚分營二十餘里勢不相救魏主至涿邪山
亦功半九十勢不窮追何足異乎鎮樸云論大勢則
天下猶之一身論至理則一身已潤於天下了士君
子平居正躬脩德以行乎人倫之大至其事報相反
則命也如有趨避之心則臣無死忠子無死孝終日

行於無害之途豈是因貳濟行之意某云昔時呂稽
常作此論以爲卜筮可廢也某見聖賢不廢卜筮記
稱善則歸君過則歸己詩曰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古
人每事不敢自謂神智凡動大衆興大役必資卜筮
所以折斷邪謀斂戢智慮使人反己有寂感遂通之
意死忠死孝自是頗沛不違時事洗心退藏自是居
常游泳時事京郭之愛禍自是跕足巖牆何得使存
養者動色乎
呂而德因問下學上達之旨某云某則不知試問林

朋夔看朋夔因云昨日嘗問乾爲成象坤爲効法聖
人仰觀俯察遠近類物都是坤道所以必用坤道者
人生托足便在底面開口便是學習只有敬義直方
不消學習亦要從靜辨中來不從靜辨中來便有無
數風霧遮蓋上面冰霜之禍都係學者自爲豪傑處
心不下積漸所成有此不屑下學一念直至亂臣賊
子亦做得去有此專意下學一念直至天地變化草
木蕃亦做得去易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
業美之至也草木托根於地一曲一直脅息孚化於

鼓鬣飛鬣翔當其用力只是本色一日變化皆不自
知江水就下河源出山匹夫厲志星蜺變天此事豈
人思想所到而德云坤爲効法此効法時已是上學
了聖人只盡人事事事皆下也愈下愈學十二制作
各有所學作者非下取者非上只是一念孳孳各有
竊比眼耳放低心神放定雖使大德乾乾亦同是此
意既同是此意則此意無不通透了先儒亦云達在
學中有獨知而不自知之妙所以不說人知又說知
我其天乎朋夔云上下中間如何看取而德云乾坤

上下只有此學人人到處是人人不到處到處衆眼同乖不到處衆足齊絕便說達天亦復何礙某云如此則同是此意

李質嘉云聖人不知不能只是夫婦與知與能上事曾子以忠恕悟一貫子貢以文章悟性道此都是學是本旨如何遺却但以遜志時敏爲談某云夫子自道好古敏求自古至今中間幾千層事番了一級又有一級在上頭只此一事是我性命是我身心只此是孝只此是敬只此是仁只此是信便是下學上達

難說雙趺着地一手指天也質嘉又云程子嘗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學得忠恕兩字便在乾元之巔夫子還說違道不遠嘗如孔道上達兩字已到京師不違兩字猶在郊圻之內不知下學上達別有頓路抑是漸門某云夫子七十年只說一句三千秋解貫未了難道此間尚有頓路

是日言說已多學達之義未易曉了諸賢更商見實承祭之義復以乾道坤道爲談某對朱李又云前日此義講之已明主敬行恕雖有敬恕之分不過誠之一字季又云克己復禮豈亦是誠字某云然季又云既是如此則都是乾道也朋夔何以說聖賢都是坤道某云何曾見坤道不是至誠

鄭長生云聖人教人皆繇知入故說知止而後安慮孟子不動心亦自知言入手如伯夷伊尹柳下惠一流人似都在行處得力孟子譬之射的以知爲巧以行爲力如有力到而巧不到者猶可審栝徐獲至巧到而力不到者如何振作得他使登百步之路某云

輕弓弱矢隨人自張大兜強弩不洞秋毫子曰爲力不同科吾未見力不足者

柯成公又問釋家於心性一路辨之極明所以差處只是致用不同吾門却說他體亦不察何也某云何處是他察別成公云尊告阿難汝心汝身暨山河大地皆圓妙明此處是他別察某云既圓妙明定是何物如是汝心不應另有圓妙明者如非汝心此圓妙明又立何處以照汝身大地山河皆成影說吾門於此要實體認積精所生積粘所成出晉入爽輝輝赫

赫如有一毫虛假便與烏卵同下

楊元賓又問聖賢好樂各有不同作易之憂患獨知之恐懼何嘗不得其正惟有忿懥一途最費點簡當其發時如何節制當其未發何如消融某云某亦未嘗下手只如看火一般知之極熱自然不餌爐炭司馬君實云忍過數番自然不動此如頑耐亦與心體無干

唐偉倫云釋家亦只是頑耐不知痛癢久之只是不聞不見不復知味之人如此不在之心可便指作頑

空看不某云頑空的人是捨身捨宅不在的人是逐主出家若爲吾徒只管養育待他成就宜君宜王

王述之問養心養氣是孟子一生學問莊生稱不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能復精於心乎抑心氣之間可認幾希幾希之間可認性體乎某云性體語大大於天地語細細於鍼芒長如萌芽消如雪片述之云如此則是道心也雖道堯舜不增桀紂不滅者亦是這個某云此處幾希豈容駁倒孟老云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一部大學格致當頭只是此物說心亦得說性亦得說氣亦得只不要放之雞犬牧以牛羊耳

張爾生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此幾希發皇生下漸滿更不須養不某云明察以來亦有三十載工夫如何自生自長

黃介淑問思不出其位夫子又說出入無時如是心體時常出入奈何禁住得他如是心位定要敎臨如何離此殼子某云負扆只是座頭馬足周流天下只扶幼主勿樹重臣

吳雲亦問楊龜山云六經不言脩性惟楊雄言之晦菴講脩習亦以明善復初爲解則亦是脩性也易言盡性不脩何繇得盡大學只說至善兩字爲性體定符說定靜安慮四字爲心中實境後來一部中庸都爲知止一節註脚耳獨講正心脩身便把知止說起則誠意知止同爲一義大學何以別自命篇某云意識情欲總之非心事物糾纏所以不止誠者明德之所從生明者羣邪之所繇息無此靜定之心何繇見他眞正面目再尋脩義極是分明

趙希五問夫子叙書斷自唐虞則堯舜以前斷無足錄而連山歸藏出於元豐三墳諸篇問多僞造泰火之後不足復存然鄭夾漈博極羣書猶取連山歸藏之篇何也且如連山首艮紊其君臣歸藏首坤瀆於父子不知夏商二代何以用之某云世遠無稽非敢臆說然古人用易各有所取先天之卦以復爲首復下震而上坤爲長至之始中間純坤爲大雪末候右亥爲剝剝下坤而上艮爲大雪初中之交皆子月也三代異建而子爲歲初古今不易讀剝者以爲首艮

讀復者以爲首坤何足疑乎又如後天五行之序皆始於土艮爲戊土與坤對化在東北西南之分夏人建寅寅始於艮而達於震震兼木火巽離又以木火交於東南坤爲己土丑亦陰土也丙丑始兌兌涵金水而處於西乾坎又以金水交於西北故納音十甲有火木木火土水金金水土相交而周軒轅氏所以宅卯也吾門讀書自經史而外可寘不道獨有圖書起義未能忘懷耳

許儆翼問蔡氏皇極內篇與太玄潛虛孰爲優劣某云太玄如左氏潛虛如公羊皇極如穀梁左氏博深豈復公穀可及然以揆於春秋亦猶雲甥之於外祖矣爾翼云王通續經與楊雄擬易均之僭妄其罪孰爲軒輊某云河汾夫子當無王之時有德無位作爲元經以紹絕統始於金墉之年卒於陳亡之歲上稽天道下應德符何過之有循環中論言簡而精意博而達樞生之歎法言君賓之服堯夫仲尼而降何可多匹乎爾翼又云或謂河汾牽引王魏疑是後嗣之書竊比仲尼猶有優孟之意某云孟軻自學孔子後

世共宗仲淹私淑仲尼何遽爲僭乎如使王揚并辜則柳下西山難與元聖同輩冉求季路不在俎豆之班矣後人讀書更有何用

黃幸中最後欲問堯夫之學某云某初不識幸中云吾門每云堯夫學整而疎子雲學雜而密如要整而不疎密而不雜豈可終緘其口某云堯夫學問備在經世諸篇何關木香上事幸中云固自難解某試舉似幸中云乾遇巽爲月窟地逢雷爲天根姤復兩卦自立冬夏之中何以夏至屬物冬至屬人某云他以

陰陽中分人物若論幾希亦無分屬之路探窮知物
躡根識人偶亦興到成韻耳幸中又云三十六宮都
是春解者謂乾三宮震坎艮各五宮合爲十八宮坤
六宮巽離兌各四宮合爲十八宮通得三十六也此
義云何某云東方生喜對俗人論難爲士夫所非卻
堯夫亦喜於術學論說遂使末俗競傳蚤歲養疏常
爲失笑凡易六十四卦一反一復只得三十二卦除
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合對則損四卦爲二十
有八得日經之分宮反復則益八卦爲三十有六得
日宮之周甲凡七十二卦中分起象亻足疑乎然亦

自堯夫始明是說淺儒耳語無足復談耳
呂而德云嚮來講論自評隲人物課督丕與者幸下
多談比來稍復開濶如幸中疑難切非堅木亦已與
之批綱不知前日伯玉所問大成象數何以不二
來一字不荅某云正爲攻堅須留節目大但釜斫竹不
憚迎機而德云伯玉亦已仰鑽多時猶迷徑竇餘人
眯眯更何從問起某云欲談格物且辨身心禮樂淵
源更須他日而德云房杜王魏同在河汾之門不膺
禮樂之託豈有王鄭賈馬亦能絕塵而奔某云荀榮
之木皮理不章垂實之材文肌如繪房杜既有事業
豈得與賈鄭同其鏤心而德云夔龍契稷既遭盛時
又開絕學此是天地所開抑是聖賢有遜某云元凱
比德各一堯年側陋咨求爲日已久想益稷皐夔生
値重華有三十年學問而遠出云嚮纔許我積精
十年洞達儀象以是方之差不爲晩某爲粲然

乙亥八月十五日道周再識

門人呂士坊集録

漳浦黃石齋先生著
海澄後學郭文欽晴嵐重刋

乙亥歲秋天下方敦
辟雍之典以拔貢比鄉書奮厲甚盛會中得雋者游鱗卿劉履芙弁爲領袖柯驚生自省試歸復俗詣業因問古今急計莫重理財管子稱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其法不過官山海籠百姓之利而已計然稱知鬭脩備時用知物其法不過知萬貨之情行

如流水然或用以霸或用以富漢之桑宏羊唐之劉晏亦稱心計宏羊以均輸徵逐劉晏以鬻鹽傭漕兩者似有優劣均爲君子所不道然當蓄藏匱乏嚙困孔棘加派則田畝不增税戶則誇滿日起鑄錢則本末難儹煮金則亂民糾聚征商則關市弊极交當道束手無策令起數子於今日何以使民不告病國有餘財名乎某云嚮日講生財之章正爲此意脩生云聖人說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今若從四事講來天下戶口不及國初而游手不民執務冗吏百倍於古又四方多事兵不可撤餉不可缺衆寡疾舒之際每一溝句則慨難岌岌搖手勿動耳誰敢誦聖賢之言者不如且就數子手下商權宜之策也某云管子治齊官山海之利移之他國亦不能倣劉晏鬻鹽至以鹽爲漕傭卜式云縣官食租衣稅而已乃坐市肆販鬻劉晏又操傭征之利雖爲救弊取盈要非士大夫所務也驚生云軒轅取莊山之金太公立圜府之法豈必專藉海王苟有心計則李泌之粟敗綸陳恕之給茶本猶或爲之何況鹽鐵爲天地之寶藏推鹽於茶

推鐵於金使世有夷吾必不至仰屋而歎無措耳豈揣金舜之力乎某云周人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金貝王石與貨該行鹽鐵之利非至夷吾始開但夷吾爲之太密耳夷吾行法先於大姓富子各藉其直駢邑女則無功者不得一日索奪可數萬金此事既已難行隔區計口一箸一鍼豈能成九合之業乎天下要治須是與奪無弊天下要盈須是賞罰分明與奪無弊瀦臣不起賞罰分明寇攘不行楊可之告緡元載之陌錢姚璹之輸作裴延齡之抽貫諸種種細事直

無當於榷宜也魯生云宋人縣錢至多其先只茶酒
兩事天禧間茶課不過三十餘萬慶曆間酒課至一
千七百餘萬貫諸路鹽稅不過其半耳康諸致嚴於
酒誠漢唐申禁於榷酤盛世既舍此兩條而專一鹽
利行鹽既有定地僻壤鹽價不能驟增獨有關市行
貨及西南竹木稍稱大務遇大匱之時而修莊山園
府之政如宋人於楚蜀兩浙淮南淮北洛中閩廣各
立鑪頭分界行錢率千萬萬其歲入皆百倍於今又
不得已如元人上都雲州興和宣德蔚州奉聖州及

雞鳴山房山黃蘆三義諸金銀冶聽民採煉以十分
之三輸官此皆宋為瑣屑也而悉宜其不道孤注於田
畝豈為能得其大者乎如賞罰與奪自是人柄上事
大司農之所不徵猶清河源以遏頹波如何可勃那
某云方今盛時良政美意只在不稅茶酒不算丁錢
不稅間架耳今事事皆行豈成今日之治宋人歲輸
折帛以奉契丹亦多出於茂盧興和諸州其各道鑄
頭歲入不貲然糜於郊祀賞賚体需亦以萬萬計今
天下匪頒祿與用費其餉各道軍需九邊餉額本色

民逞略足相稗何遽憂救末世之務乎古人以大兵
大工大荒大札覘為權計不過省其偕存一舉而措
之非有累年何連綴經之填也宋人區宇不及古時
而財賦十於今日唐自藩鎮發難無年不兵財賦亦
倍於今時究竟虛糜如委川澤嚮使當時天子知國
方之巳頻海內之巳竭別作一樣運兜圓雅安知無
有
　復疆之日而終年賞士繼夜給孤使財盡於
漏卮禍成於中倦良可惜耳魯生云大工大荒大札
此則閒值有數可稽大兵一動難為首尾宋人禁軍

歲食五十千漢段頻用士萬二千人一年亦食二百
四十億如動十萬之師一年須幾百萬豈復正供舊
額之所能償某云今年需餉亦七百萬何嘗便動十
萬之師用師欲多用餉欲衆用議欲緩用日欲長四
者合併則江漢命財不存涓滴矣古者戰勝廟廊之
上豈必取財鑪蕊之間乎魯生云如此則師有拙速
餉無急輸重成易贏重敗難復為之奈何某云選千
得英省兵千人選萬得傑省戰百克天地之精英皆
在於人才不在於錢帛人才重而財帛輕湯武所以

發蹟財帛急而人才緩桓靈所以絶貫也良醫視疾有鍼灸而愈有投劑而愈者用藥取方不過數味追其不可雖郤車以載參苓豈有救乎魯生云如此則選將急於徵糧用賢急於措餉如賢才物力一齊俱匱倉皇應急爲之柰何某云何曾見水火絶於兩間山川不生草木現前要舉殿楺何以合抱自走

呂而德云漢孝昭時諸賢良文學多議罷鹽鐵者是時天下昇平四海殷阜諸權官私便鹽價高而鐵器甚惡民甘食淡手耰木耨是以罷議今如做唐宋分

道鑄錢錢精而盜作者少界立而子母不散雖有私錢不奪銅本卽如開鑛以救銅本之窮取銅以資中幣之乏不立鑛官取辦守令獨他處之新派抵久年之逋輸既非厚貴爲劇賊之所垂涎又有微濡爲窮民之所煦沫方之履畝卽甲想亦春秋之所不譏也某云嘗讀小記見採銅之苦十倍於白金白金以三煉而成青銅以七煅始就又鄉在京師見諸銅商負銅本者率十數萬今雖以各道分鑄無賀致之煩而鑪頭物役種種糜費云如費三倍君子是譏此雖

要務自有主者不須吾輩推求耳而德云權萬紀當貞觀時天子方銳意至道萬紀輒以宣饒銀冶爲言自取罪戮貽笑後世今無貞觀康阜之時有大東杼軸之歎搜括已窮士民胥困賢者抱言利之慚智者懷聚徒之慝相率掩口以是爲諱不知唐宋利孔甚多尚假權於冶鑄今歲入甚嗇何得孤征於田畝乎吳越舊賦已重重者難增楚豫曠土多荒荒者易散閩廣海壖泥泊所生滋種蚌贏無甚餘饒雖盡輸官無當海王之入徒令士民睍睍胥爲嚚訟耳政和間

陳亨伯創經制錢大率取之權酤及官賣契紙與公家出納每貫收頭子錢猶裴延齡之抽貫耳至算丁役自人家盆盎以上計直二十千者悉令出租如此那得不敗今天下豐豫官賣契紙雖暫行之不及旁徑能得暇日明其政刑敦尚禮義於寇攘不及之處行冶鑄官山海之利似無不可者而率爲大體迫切坐困何也某云上大夫切勿言利上半山幾言利呂惠卿曾布悉謀於始杜公才楊戩乘弊於終而天下殆矣今天下利孔亦已盡洩尚賴二百年寬大之力

徭役未起海濱山陬一二微營遺秉滯穗與士民澹蕩可保還集田畝加派尚是良家恆心多賴如使條例宏開微求漸廣嚬聚反側何可復言而德云方今豈有遺秉滯穗僻谷窮崖亦是有力所趨儻在官家猶得微其涓滴之助某云民之困於官家與困於有力一耳有力割劇尚納微租竇專而弊寡官家徵輸租不能饒竇廣而弊大至其取辦歸於有力徑竇一也而德又云元和國計簿所計天下方鎮自鳳陽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

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入僅浙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餘州與南宋幅圓不復相遠而衛兵八十三萬猶足供諸道馳驟宋自防淮上下常三四百萬今天下倍於元和而沿邊額兵不過十餘萬動輒捉襟歎餉不給者何也某云此事難談亦非書生所知邱文宗當嘉靖時算羽林人等已兩倍於成化時今又百餘年種種各倍或十數倍着戶口登耗又倍襲時舉一藩封餘可類推葉文忠當時每數金花正供宜在外庫使廷臣易於參稽今不可問何獨一途乎而德云如此則積漸使然何時可復某云天下有道四海悅安上有必世之仁下有三十年之稿饑戊荒札不復相仍蓄三年之貯與十萬之師猶搖塵竈上納蒂與中何足難乎

而遠亦問蘇子由對荆公稱劉晏權宜國計因時高下能知萬物之情不斂於民而用自足今乃與桑孔並稱得無爲此老稱屈乎某云冉求治賦夫子明許其才至於論仁則曰不知甚而以爲聚斂可見此途

未是要急如養草木植嘉穀桔槔灌園未是患澤耳而遠又云子貢貨殖夫子不許之治賦豈貨殖之才又劣於治賦抑聚斂之途又汙於貨殖耶某云貨殖說不受命聚斂說鳴鼓而攻此意自別要如顏子匹夫尚不患貧豈有天子玉食萬方每煩士夫憂其匱乏耶

許汝翼云信者人君之大寶學術治術皆成於信而敗於驕無忠做信不由無泰養驕不成漢武好大喜功窮兵黷武而海內虛耗漢文恬靜玄默而粟紅貫

杇此便是兩家樣子不某云漢武何曾驕泰只是文景以來紅杇之餘得一番作用使漢武盡空呼韓稽首元成之間殷富已極權臣戚畹驕奢相尚遂使漢祚中衰再煩締造耳如有漢武之才持以忠信守以節儉雖古英主何以加焉

洪尊光云財者天地間至不平之物古來帝王有患貧者復有患富者赧王有逃責之臺始皇有渭南之宮財自是天下不可少的何以無財亦亡多財亦亡五衛衣弊齊弱矣桓公以沐枝買鹿而霸朝歌鶴軒

衛敗矣文公以訓農勸學而興又似生財作用不無異同者杜祁公嘗言顯官　私計即為致身之本岳武穆謂文臣不惜錢便為太平之徵二語恰似誰者當存乎某云此則尊光自解某所不識

羅期生云經稱生財有四事備在周官如三農生穀六計弊吏之說有來食寡易稽而用舒難計如今日軍興不已財賦難停節儉則士無宿飽取盈則飛蛻為勞　騎乍臨徵名不集勢必養累年之士以待一日之寇寇至則勢猝而力專待久則勢倫而力薄彼已難量闕備俱失故以節儉而當輸競既不可以救時以征輸而當戈矛又不可以奏績桑孔楊曾之計既刻削在琳廚營平屯種之談又取資於影響究竟如何始為要算某云此則屢屢經心古今聖人說治平事再不說到用兵論語學庸只道卻戎去殺說征伐事再不說到用餉江漢常武只道不留不處也期生云說治平不說用兵此猶可悟說征伐再不說用餉如何可通某云古者致師日行有數舒伐有期辟罪命討寇服而歸雖行六師之中猶在三餐之內居

平乃裹師為行糧三年大賞已稱憊極矣豈有天幸不至乏絕之事看書中有征牧誓泰誓亦無說餽餉者何獨芑薇六月為然乎期生云周家行師之法本於公劉公劉稱徹田為糧其軍三單又云乃積乃裹後人說徹彼驪上乃驪乃理想亦是營平屯意決無三軍萬里不復齎糧之事某云營平只是可守耳雖趙侯亦未身享營屯之粒只是算計到此可以不錯耳諸葛武侯開墾屯田亦未就只是意思鎮定如此古者徹驪自是常法不留不處只為三農安可以六

師之期奪三農之業乎凡師在三代有討有伐在後代有守有戰討代有定故謙豫不以行師爲嫌戰守無常故城漕已致擊鼓之痛如戰勝在於廟堂何必以耰鋤蒙於介冑乎期生云如營屯果有未便則轉輸何以不煩處今道古殊有未合不過適時耳何必同也某云節偷只有四事定謀第一選將第二因地第三不惜費第四期生云旣云節偷如何又不惜費某云大費。日省事二年詩云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是日與諸賢講大道生財二節遂推究至此因憶前日藏仍樸曾問來百工則財用足之義某未有應也因問仍樸前日此問可是農末相資不仍樸云如農末相資者只是粟帛釜甑陶冶械器之屬於國家財用豈有毫髮之繫某云聖人有作亦只是宮室舟車棺槨杵臼耒耜弓矢諸財諸用豈必黃金白銀上幣中幣耶仍樸云三幣之行通於中古有工之集不過靡貨每見通都大邑羣藝麕至徒爲侈靡豈有實用國家有大興作大徵輸未必復資將作之力何況兵

賦鄉師族師之事能使天子充然不歎無財乎某云古者致財只欲爲用今者致用只欲爲財譬如今日用師介冑戈兵一一朽蠹有費十金之財不得一金之用及至喪祭營築十金之用遂費千金之財絲縷贏於管蒯而織造貴於琢雕若使百工子來居廛食餼文巧有禁貿易相需取其常供時其任器自家成林各成本業合方之貢通變無倦何窮之有乎吏吾呂公每作寶璐神器以斂重發輕事雖褋伯於子母相權義亦有取因之以收兩府之職致飭化之効耶

角格幣一一相資何獨農末爲然乎仍樸云此亦大平有道周官之常談施於今日恐未能備經云有財此有用不云有用此有財也某云人與天地此才各自無盡用着他者他自能來用不着他他自耗散有人來得百工便是財成天地之道輔相萬物之宜

柯登南因問周禮一書經以六官緯以三百六十屬厄於秦焰而冬官遂闕有謂其未嘗闕而散　於五官之中者有謂其五官互建而冬官亦未嘗闕者自葉時吳澄皆主此論則河間獻王時豈不知其爲全

吉甫故以冬官有闕補以考工歟某云獻王時天下藏書漸出考核極精周禮五篇無司空之屬而冢宰篇有冬官六十屬之文則其爲闕陷無疑也董仲舒與河間同時每稱冬空也其意亦出於周官實太后斥轅固云安得司空城旦書而讀之則自秦漢之際已無復此書想自古者建國之後宗廟社稷城郭宮府井墅廬舍墳墓壇壝大率已定不與大工詩云乃名司空乃名司徒俾立家室此是殺始上事如禹平水土而後周公營洛而降物役已定不煩事官井里

鄉遂溝澮之官疏瀹修築地官司徒領之已明備其文關市舟車橋梁之務川衡澤虞領之不必盡存其職後世昇平滔心易生動有營構勞民傷財先王豫裁其端使司徒得攝司空之事極爲要約何必疑乎柯登南云董子言冬者空也蓋指刑威而言猶霜雪之不至地而已非謂冬官也漢書有鬼薪擇米之文周官皆無之如府舍宮廟歲時修除何得便輟司空之務古云官事不攝豈有司徒可代司空承其利敗者乎某云周官刑徒皆役於司空自搏殺焚棄三赦

三宥而外司寇所致辟坐設者皆司空也司空雖專官實與五官承其勞劈盤時五刑既希徭役亦省五官相權理或有之且以司徒申五教之務其制獨詳司空慎興作之防其旨獨遠如師保救諫不列天官之中綫染絲屨反入冢宰之治天官之治愈細地官之治愈大其義可尋則彼此互取耳登南云胡五峰亦謂冬官事屬之地官蓋以田墅井牧鄉遂之徒皆司徒統之其事則司空任之也又有謂地官遂人以下皆屬冬官者孰爲確與某云地官司徒所屬最多

自任地而下閭師遺人皆與司空相出入自遂人而下三十五屬皆司空之事秋官司寇自墅廬而下二十屬亦皆地官及司空事也凡任地之務多方九職任民皆列於冢宰入貢任力又載於地師司馬自職方而下有五方三師宗伯自職喪而前有冢人墓大分則皆五官之人合則皆司空之事猶之用刑者五官各自用刑不必皆歸於司寇然司寇自爲邦禁五官之刑皆於是書典耳五官工事歸於司空而司空之工還於各屬故天文室壁之北有土司空井鉞之

間有廚酒食天官所以幷統廚人地官所以兼執工役也登南云如此則只設地官不須司空或設司空不須司徒矣某云治地之道重於民事次及市廛大工散於五官除修廟葺宮室開時而舉小小工作可不煩六卿董之故云司空空者空也藏也因時而命之耳今如於冢宰中取縫染屨縷宗伯中取冢墓巾車司馬中取弓矢甲弁繕槀司寇中取雍萍翨柞庶亢剪芟以成司空之治其去考工能有幾何而須一正卿治之司空之寄百工於五官猶天子之寄飮食

服御於冢宰所以錮邪省用使貢諛導淫者無所騁其豐豫也登南云如此則冢宰之篇所云司空率六十屬者杳然無據吳幼清先生於任土國宅而上加惟王建國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二十字不爲蛇足耶某云前賢讀書要自詳愼自任地國宅上下要加立春布和諸語乃以遂人諸條足於遺人均人之下此皆各有所取幼清之刪定河間之補記要爲周官功臣不必譏也登南云蔡九峰稱周公方條治事之官未及師保之職冬官闕首末未備乃周公未成

之書然歟某云秦人既改官儀又廢井田爲阡陌發徒驪山窮力阿房取六國之匠營造無極視先王司空猶之桑耳耳周公營洛土圭取景及爲明堂世室重屋卜豐部宅兆折衷華素皆秦人之所厭觀加以諸儒論難俗主厭聞惡而去籍想當然也然今周官中亦無缺事唯舟船橋梁耳卜宅營墓之法備藏於易有非載記所能盡者山澤二師宜不盡談何足疑乎登南云近項仲昭太史以冬官補亡割天官之司裘獸人地官之均人土均草人稻人山虞澤虞丱人

角人囿人封人春官之司服冢人墓大夫巾車司裳夏官之量人司弓矢槀人職方土方刑方山師川師而獨不及秋官何歟某云凡讀書絲人剪裁絲已他別有意不相非也登南云議事亦須停妥耳如今日稱冬官可以相權又說秦人已經紊亂則兩意盭戾以何爲準某云周家卜洛以後不專立司空雖無所攷然如吉甫築城仲方名伯臨理中謝皆以上卿兼方伯之任未嘗專立司空省官自是防微至意紊亂自是窮極末流何相礙乎且如尚寳大醫光祿宮正

女御之皆隸於天官太僕鴻臚之皆隸於司馬行人
之隸於司寇世皆無議何獨於司空地官而疑之吳
幼清亦謂司徒掌邦教不宜專以任土爲事然而恆
庭恆心不欲明民其義亦難言也登南云如三公論
道及輔弼疑丞史觀之制在諸書中種種不同周官
缺而不稱獨以師保諫救隸於小司徒何其微與某
云周家故府典籍甚多如逸周書中自有周官職方
及戴記所存明堂位王制玉藻郊特牲月令皆各自
成書彼此互見非萃衆家以成一部也周官亦是一

書與　記檀弓夏正都是典要法籍所稽耳何必定
爲周官姬公所作成周致治之書乎登南云鄭康成
實主此義嘉靖中嘗命棘闈策士矣何得與載記齊
觀某云漢人之習爾雅唐人之稱孝經皆取裁於當
亨有號於學宮士子讀書取其精核如食魚有骨噉
果香辣者又何足疑登南云如五官多奇字義在字
形考工多奇字形在字義此何所取某云某亦竊謂
讀過自見
柯威公又問禮器云魯人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

泮宮則魯之有郊審矣記稱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
故命魯公以天子之禮樂又孟春乘大輅載孤韣建
旂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儼然以人臣用天子之禮
樂故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楊升庵郊禘辨
謂非成王伯禽之爲春秋書禘於莊公謂禘之僭始
於閔公書四卜郊謂郊之僭始於僖公魯閟宮之三
章只言成王命伯禽以爵上耳莊公之子以下美僖
公郊祀之事未見出於成王也孔子春秋書郊者九
始僖終哀使隱桓莊閔之世有郊奚爲不書其非成

王所賜明矣孔子謂吉禘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
其衰矣然則郊禘果非周公所愛不知誰授僖公者
某云當僖公時王室多難齊晉始霸惠王以子頹出
居襄王以叔帶播越和文左右匡襄其間楚之僭命
者再世矣周家尚惜鼎隧之請閔僖苟且纘其亂緒
何事輒請郊禘之大違霸上之命干先王之憲乎蓋
郊禘之禮白牡用商騂剛用周尊彝之制參用三代
皆成王所康周公者不宜用於羣公之廟耳閔公二
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吉日禘者猶吉日月初

用禘于莊公吉禘位且創見也故吉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凡春秋所書郊皆以卜不從乃書之非爲有郊輒書之也自惠公以前伯禽以下又十二公所卜郊而從不從者多矣至僖公四卜郊不從乃書之耳豈龍旂承祀六轡耳耳者顧爲免牲三望而頌乎是時霸主盡滅王室久衰猶幸有魯稱秉禮之國歲時禴禘秉其遺文未足非也宣公乙卯匡王在殯卜郊牛傷再卜而死戊楚觀兵大爲衰兆成公丁丑定王之喪未三年鼷鼠再

食牛角吳始內侵庚辰五卜郊不從成公見止於晉遂爲陵替之始襄公乙未夏四月三卜郊不從魯始城費己亥夏四月四卜郊不從魯始作三軍定公丙午哀公丁未鼷鼠食牛猶不輟郊衰經之間情文蕩然宗國之望於是又衰矣故春秋之義不書事應而考異見郊可以類起觀其特書皆非常事非謂魯初不郊每郊輒有不從之卜也然則夏郊秋嘗皆爲魯之常典莊公之子春秋匪懈特詔魯僖者直以閟宮新飭歸美僖公或謂史克及公子魚之舊文仲尼因

之以存鉅典非謂春秋致貶而魯頌留褒也威公又問然則魯頌閟宮特叙姜嫄將毋以姜嫄配天以后稷上禘歟某云姜嫄只是叙述以爲周家之始未必特爲姜嫄立廟何況郊禘乎威公云記稱閟宮爲姜嫄立廟或祀后稷而稱姜嫄耳諸侯不祖天子而祖其所從出者每於七廟之外別爲立宮如竹書稱周立高圉之廟魯立煬公之宮是也某云如此則祀太姒而祖周公已有女士司晨之嫌何況荒洪似儻之說乎大約叙述往事則神明共推思齊之雅與閟宮

之頌風會參差隆窪可覩矣

黄率中又問陰陽厄會便有害氣胡五峰云觀陰陽之消息則知聖人之進退如消息則得時成功之說耳如害氣則陽有陽九陰有百六班固漢書以爲其說本於仲尼仲尼十翼未嘗說出此事王弇州以上元九章推之無一合者堯湯水旱差近其候過此則不能盡齊矣且所謂陽厄不必皆旱陰厄不必皆水亦有聖人明盛而當兩厄之年者何歟某云此事已詳舊之易圖以非要切未嘗講論耳班固據緯書積

會以三百四歲爲德運七百六十歲爲代軌千五百
二十歲爲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七精反初
嵩德運之窮代軌出符間有陽九百六如自周成王
甲午至秦政十年八百七十年先百有六年代軌爲
周顯王廿六年王致伯命于秦之歲退其九年爲秦
政元年是陽九百六之年也今以三易推之知其不
然者凡卦九變四千九十六以六乘之爲二萬四千
五百七十六以氣朔約之得六十七年餘一百六日
以日甲約之得六十八年餘九十六日凡卦氣交除

皆在此會以三四九六乘之而得災歲雖與仲尼災
歲之說不同而揆之於易其符契一也易六十四卦
皆以先王君子體樂刑政爲度致治弭亂端不在此
必欲豫處禍敗以脩救持傾但須明其意義舉大象
而行之推度之說不足云也
林朋夔因問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尼父知損益於百
世姬公數夏殷於歷年皆三才如鏡古今一揆如以
藏往之事卽爲知來則上元以來幾千百歲緜后泝
前豈能懸合夫子稱文獻不足足則能徵不過亦文

質通變上事耳豈尚有神知不測燭照百世者乎某
云如三綱五常文質三統何消文獻纔有證明夫子
所欲言者定是當世所不能言之事卽如舊史所藏
亦不消夫子發此浩歎耳朋夔云卽如三易所識易
詩春秋皆是說禮禮卽是歷將謂是德運所係抑是
鍾律度量所生抑是經緯天地表章陰陽的道理乎
某云現說都是但無能徵者耳朋夔云現有許多文
獻如何又說無徵某云成周去夏殷不遠人懷古獲
家有來脩夫子尚歎不足何況三代而后朋夔云夫

子刪述六經便是千古不刊之文獻從此藏往從此
知來何患不足但如三易所云詩道一書道六春秋
道四而易終始之此皆難解如從四經上看天道人
道何從徵證得來某云此皆須明天道后以人事推
之自然洞明今讀書只說物理何暇及此朋夔云天
道人事自相表裏五經都是此說但如三代歷律損
益相生年數延促如指諸掌譬如夫子定符豫知秦
劉禪代之事此是藏往所通抑是知來玄悟某云只
是此事往過來續數既無量知亦無量　署晝夜只

是一部春秋古人常問何物最益人神智云但有讀
書耳
林非著云晉則不敢爲渺論但問晦翁以審幾二字
重詁愼獨卻又並遂以審幾微爲謹理欲之初分晉
思審字終不如愼字愼字是戒懼審字是察別獨知
中間再無錯路只此戒懼神明便生有何差途開此
岐徑某云非著看得細鄒堯夫云思慮未起鬼神莫
知不繇乎我更繇乎誰此正是愼獨要語如審理欲
之初分便撥泥過水也然如獨中幾微萌動正要審

察周濂溪所謂幾分善惡者也此一子不善亦玷著善
體只爲審察不精使獨知錯過嘗云愼者聖賢所以
致精獨者聖賢所以致一語雖分析意實完成非著
云易稱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此吉字已自明白程
子又加一凶字如獨中只是一理又加一欲字畢竟
於性體上看不分明某云吾儒再不要直說性體吉
凶悔吝皆生於動加一凶字正自明白獨中有理便
有欲加一欲字纔使人警省如說空山無虎何以獨
行崖谷毛管俱寒

非著又云喜怒哀樂中節處謂之中和中節只是合
於天理如合天理而不順於人情聖人亦不違道干
譽大禹之格有苗仲尼之誅正卯亦有寬嚴互用若
後來情恕理遣之說恐是淸談之祖以此調人耳如
何可治平天下某云此種學問不自輔嗣作祖蓋自
顏子若無若虛來顏子一生學力只在遷怒兩字見
到不遷不貳漸到中和見到中和猶未能不遷不貳
也非著云中和已是極際如何未到不遷不貳處某
云中和是公衆廳房不遷不貳是自家安身踏足處

各家安寵莫占堂心
何曾生因問前日下學上達之說略講不盡今日再
問此義尚有何說某云見試舉似曾生云晦翁開章
訓學爲覺後覺之倣先覺可謂倣時是學覺時是達
不某云如此只說得學達說不得下學上達曾生云
王龍谿謂口之可言力之可致心思之可及雖至精
微皆下學事口所不能言力所不能致心思所不能
及皆謂之上達不居引天德王道陰陽洪運莫知其
神爲證龍谿以爲未切果是如何某云他們嘗自夢

說曰可言便有不可言處力可致便有不可致處心思可及便有不可及處其可處皆人其不可處皆天也如此只說得上下亦如何說得學達如云曰所可言以達於不可言力所可致以達於不可致心思所可及以達於不可及如此則逾玄逾微了如何說眞切學問魯生云如此則如何下手某云某亦不知兒試舉似魯生云如子臣弟友文行忠信實實落落不求人知雖聖賢天地亦是這個學問這個道理某云孝子忠臣恭弟信友皃踐履過何人不知此豈靠天

學問且此數條如人家喫飯豈要告罪又豈有太玄義酒時常享天說人莫知何事又何要天知來繇魯生云如此則舊日講貫猶作閣修是何等學問某云顏子有何等學問季康子問好學夫子只說顏回說顏回只說不遷不貳自家說學問只說不怨不尤人有一種怨尤黏滯些子雖周孔學問與狠打并毒人有學問不黏滯些子怨尤雖日用灑掃與天地同寬此處是學此處是達此處最實最平此處頂頭無際此處實信得過便云知我者其天乎

云吾門講說常有前後異辭者今日說學達與前日頓別又如前日說篤信好學章間許善道之說鄉來品諸友執只以篤守爲主何耶某云某素寡特直以篤守爲主猶寒士持齋成何學道如論聖人語意只是靠守者多學而不守何處討善道出來看他危亂不入無道則隱著兩恥也精神皆在退藏一邊說有道則見有道貧賤只是帶言耳樂行憂違確不可拔如此人豈在內邊揀菜魯生云今日乃知吾門講說原無異同

乙亥十月廿日道周識

門人柯鱗都集編

漳浦黃石齋先生著

海澄後學郭文徵晴嵐重刊

漳郡文章之盛則稱葵圃鄭家葵圃鄭觀察與其弟尚州公皆爲學典雅相尚觀察沒而孝廉海門與弟肇中又以文行稱肇中二十餘著詩及詞賦數千卷以過家往來某心避之也既在會中問難維謹某心念鄭觀察爲農臣上疏歸某尚未爲諸生及在金處歸數過從見觀察日中誦說苑韓詩外傳及東萊博

議動千百言如下晨鐘今安得如此人令人自愧耳肇中既敏好不恥某亦未遑別談一榻因對衆坐云三十年前某未解曆律之學一日過鄭觀察觀察方取器量晷問某云君知北極出地有處中天不某謝不知又問若知表影有處倒南不某謝不知又問若知日出入有非卯酉不某又謝不知觀察便默然別論史漢文章諸雜事某歸愧恨不食也夜持竹几坐中庭看如此兩年之間二三百日乃知南北中分陰陽贏縮之說以某觀察授我訣也於時坐中未有問難謂某與肇中自片家世耳肇中因問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此章語意如何某云兄所疑何在鄭肇中云此章以聖人君子兩格負分然自堯舜而下夫子所稱亦君子也依中遯世郎稱聖者脩己安物堯舜猶難君子聖人豈有兩種學問且如性之稱善心之稱恆或無分別大易以善稱繼尚書以恆稱性今又以有恆次於善人明心與復性豈有差等其間乎某云論學則聖人君子亦無兩樣學問論心則善人有恆亦無兩樣德性只是風會不同習染漸異夫子勸

人實地下手耳嚮見吳雲赤說聖人不難只是有恆難也極有意思肇中云聖人可作要亦大關氣數豈是恆心所就昔封德彝言末世人心漸漓魏徵云如使人心漸漓易代而後豈當化爲異物耶恆稱君子立不易方大過稱君子獨立不懼天下亦不少此等人夫子品他在善人之後又若致絕望者不知聖人善人的是何人又不知恆無恆虛恆約便可稱善人亦可到君子聖人不某云孟子說美大聖神夫子說不驕不諂不失其正只爲聖神了自夫子看來何所

不合自我輩看來自然有德性問學尊道之殊如無尊道工夫任他常無常約常虛不墮釋老窖中只是空山樸子何時得到君子位上肇中云曾子說顏子從事在若無若虛不多不能上置力想聖人都是此意權作樣寘呼喚示人耳且如善人爲邦善人教民全是爲上者主持風教不知有何制置經略可以即戎去殺莫亦如老氏所云守嗇去泰能慈能儉却走馬以糞的意思不某云如此看來聖人君子又是天下爲公三代而上羲農之儔了夫子此意與觀蜡禮

書一樣發慨肇中看得分明肇中云旣如此看何關聖學上事某云經世治心都是要細明體致用都是要實豈有兩種道理肇中云恐如此做去到頭亦只是極心極性不能到天下歸仁地位某云如此所貴學問也凡學問都是自家心細如纖大便自虛張不老不實且勿問他本體虛無上事也如論本體天下歸仁豈有兩樣心性在

洪兆雲云前日嘗問善人是何等人郝道是西域一流人今日對鄭肇中又道是老子手段釋老兩途吾輩不啻如何得在君子而下有恆而上某云某何敢作此說某少時曾會薛方伯先生方伯偶儗佛書數云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某爲艴然方伯因問兄看善人之道果是如何某云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方伯歎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某亦愕然久之去今三十年方伯長我四十歲謝世十年矣乃聞肇中談話令人懷感凡過去諸賢有一種可傳者都於心性上有四五分了微釋老只是不學無尊道功夫便使後來譸張爲幻如當時肯學踐迹入室豈能貽

害至於今日兆雲云論他譸張爲幻還是無恆一流人從其道者當使狐狸貓貉白日瞰人但當時楊墨尚未昌熾不知夫子何以發此言論某云夫子亦有謂而發吾輩只論聖功不問絲絲耳兆雲云此話亦豈有絲來某云備在春秋

許爾翼云夫子當春秋時木鐸天下便是萬古聖人於時君子則有蘧伯玉子產州來季子晏嬰程本及門則有顏閔四科具體分體者以至身通六藝七十餘賢雖四友十亂可以比肩如何便想有恆之難如

子路行詐宰予改觀要是一時有激之言豈可以此
便概一世若說人都要做聖人君子不要做恆人所
以為有為盈為泰不可方物雖道夫子教人不做聖
人君子善人但做恆人也某云聖人善人就不是恆
人做的亦是恆心做就倘翼云孟子說恆心有常只
歸之士從士做聖人寧止數級中間踐迹升堂得門
入室在夫子造就不少其人何以遂致絕歎所云有
謂者想不謂及門諸彥也某又云備在春秋

他日兆雲問尊光春秋中夫子豈有致慨有恆之說
尊光云無之兆雲云會上嘗有此論尊光云夫子說
無恆不可作巫醫又云不占而已說在昭公二十五
年臧會之竊寶龜二十二年史墨之論大壯也二十
五年冬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信僭云
僭吉臧會遂為僭也詐而見逐久之計於季氏季氏
謂其臧氏所逐也臧季方惡及昭伯出亡季氏遂立
臧會會曰僂句不吾欺也三十二年公薨於乾侯趙
簡子問於史墨史墨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三
后之姓於今為庶在易之大壯以雷乘乾是天道也

季友之生十人謂之曰世為公輔政在季氏四公矣
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此二說者皆以卜筮占玩互反
臧會以詐叶於寶龜史墨以壯于其常位想是夫子
所非故發此慨也兆雲云如是則只為無恆發慨不
為聖功立論易稱恆以一德恆德之固也又云天地
恆久不已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
德之配天地日月四時者恆而已想不為此占玩兩
事尊光異日以告而德而德曰其為昭哀兩公乎昭
公之在國也比於宵徒而逐權臣其出也不信而失

衆三十一年公在乾侯傳曰言不能內外也恆卦上
下皆內取鄆取闞取之而不能居也失其國而以五
百乘為臣哀公多妄而君臣交惡叛吳歸越卒以不
復夫子之歎其為此乎抑為桓康二子耶聖人之生
不當堯舜文武之盛又不及成康有道之君次又不
當隱耀之際而當無恆之時乍用乍舍詩曰終風且
霾惠然肯來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又曰曀曀其陰虺
虺其雷是夫子所為致歎也某云某自見鄭觀察薛
方伯後三十年來始聞與論聽者勿謂危言然吾輩

只管立身不須歎世

鄭孟儲云隱桓得爲善人乎某云隱公之遵父命僖公之用季友還是君子一流人孟儲云隱公在讓不明以啟鍾巫之釁季友既殺慶父僖公藉其成勞耳某云如此則天下無善人也孟儲云恆爲久道化成之卦九四又云久非其位安得禽也然則盡變體常都無定理何以一德貞固其事某云恆卦內外初終皆不可動嚮嘗說過兄未致思耳孟儲云恆五爻皆凶豈皆謂動故凶乎某云吉凶悔吝皆生於動至於

恆者只是守常初三四上纔動便凶五爻差可比二作內吉作外凶婦人性靜夫子性躁婦人動小夫子動大故曰婦人吉夫子凶孟儲曰彖云婦人貞吉從一而終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此是何解某云婦人從夫雖有所動終爲義制夫子從婦纔有過動所壞多矣隱公沒於鍾巫桓公從婦於濼雖未失德要是君子所不取也孟儲云風雷原是變動如何說不易方某云我輩守貞正於變動處見風雷極是樸實每有變動先徵於色老圃老漁之所能曉犇鼓之初義不可浚閉電之後義不可振禾稼將華義不可速禾稼將成義不可久所謂制義要於動中取靜耳孟儲云如此則時也何恆之有某云唯恆所以可久勿爲字義所累

羅期生云記嚮日講論都就長男在外長女在內家道久成處看出今以雷風解之不知雷風一物是有是無是盈是虛是約是泰某云有無盈虛約泰在雷風身上某則未知如在天地身上夬不是譸張變幻出來此物皆根於日日道漸長則陽氣漸發陽盛解

凶破木與石其勢迅發如擊焰爆風起則雷止雷起則風止風雷交作勢不移時先風後雷灑雨而已有無盈虛約泰的的在人目上如何假冒得來期生云夫婦作家盈虛約泰自然瞞昧不得如值無常卻自譸張家人說言有物行有恆都是此理不某云雷風自爲夫婦便是君子聖人風動而雷乃起是爲夫子從婦雷起而風乃止是爲婦人從夫也兩物鼓舞變化萬物只是爲善之心

戴不是云比來說有恆聖人都遂濁不可解今日只

問聖人亦只是恆心恆人亦俱有聖心只不要看聖人太難看恆人太易耳某云雲赤亦作此說試問玉宸看玉宸云宇宙聖賢總是善念做起這個善念在天爲明命則曰不已在人爲至誠則曰無息無息不已正是恆處故易曰繼善成性又曰觀於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舍一個善無處討有恆舍却有恆亦難名至善尼父繇聖人君子說到有恆是繇神聖見本原孟子繇善說到聖神是繇本原推神化徹上徹下宗旨相同諸論品論人都是無頭學問細思聖

善並提便是善爲聖體恆是聖善之在人心者夫子罕言心性只說出聖善使人自醒此心此性可是常有的是不常有的可是常善的是　的歷歷自勘有無盈虛約泰之際極是分明某云看玉宸說得極明白同時候晉水亦問厥有恆性民之秉彝彝與恆均是一義今言善又言恆可是常善便是極抑是有恆便是善耶某云常善便是不已不已便是維天之命晉水云如此則聖人君子善人有恆無分別了某云工夫自然不同聖人教人指點次序得有結宿耳晉水云如此則安得嚮來許多言論某云總是一個雷風有時驚天動地有時發火聞香天地性情於此可見

鄭潛中云嚮來議論雖有結宿尚未的據夫子雖引導下學要層次到頭畢竟尋常脩持何能證聖於經書上有可直達無疑者乎某云聖賢原無頓路只是源本的不差易稱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此賢

人便是聖人君子一流人世人只管要德業不要易簡所以將無作有將虛作盈將約作泰事事俱有枝葉把自己知能看作天下機變文貌聲名日張日侈所以望之則不可親從之則到底無成既不可久如何可大只是中不易簡所以無恆夫子說以約失之者鮮孟子道不失赤子之心人能保此赤子之心到不惑知命何患不到聖賢田地赤子無他亦只是易簡易簡只是恆性今人說良知良能便要靜虛吐靈發許多光焰出耳何不就易知簡能樸樸實實無機

無械夫子說聖人可做我也直地要做聖人夫子說聖人不可做我也直地做我不做聖人饒饒易易可知可能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有盈泰便是習直方大便是性性字既明天亦可到聖人則猶是人耳肇中云無虛約與直方大如何商量某云此處有何商量有習者無虛約亦是習也明得善體但覺日饒日易終身無一盈泰念頭確然隤然便與天地相似肇中云如此即是日損之說不某云恆尙無益何處有損損益便自變動動便有凶如是恆者雷風破山

此體不動肇中云如此則安得富有日新某云可久之爲富可大之爲新莫作難覩之德莫作難從之業肇中云如此莫是愿人不某云愿人如何可久鄭孟儲於是再舉小德川流之義某云此句被人埋沒多時今方拈出亦是快事嚮來只說不害不悖耳何曾見川流意思孟儲云如何下二章說時出經綸皆當得川流意思鄭康成以小德浸灌喻諸侯大德厚生喻天子又云唯五始足以當之此是何說某云古人以中庸一書皆是說仲尼德業至此章幾分明寫出春秋五始一元年二春三王四正月五公即位以此五始配得五帝之德爲天下萬物綱紀黃帝所授施於仲尼以爲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文萬七千餘言每言一義不可增損自公穀左氏皆爲此說康成學兼三傳以春秋爲祖述憲章之實蹟其義數千凡例數十爲小德大德之總云耳孟儲云如春秋只是文武之緒何與堯舜上事某云古人以元始氣以春始時以王始治以月始朔以即位始令本於璣璿二典之意以欽若敬授允釐咸熙此即祖述所在至其

義類正變皆本於周公舊章常制杜氏所謂稱凡若五十其別四十有八雜稱二百八十有五是也孟儲云如此則上章所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精微中庸知新崇禮是也何必旁引別傳某云後人讀書所不及古者只是撥皮便止耳聖賢著述皆無淺義引類不伸精微不出如何得有知新崇禮學問如說此德非獨春秋詩經三百五篇千七百餘章一字一語有禮樂之陳日星之垂帝王升降四千餘年諸侯進退列國盛衰因此爲序譬如百川中藏萬淵溝澮谿徑

有源有委涓涓不竭流而趣海其義一也孟備云會
中屢說詩春秋為何不說書禮樂某云禮樂即在詩
春秋中書曰孔壁而後或存或亡云屢云真繹其篇
章以存法誠俱在敦化之中矣
郭受子因問後人讀書不及前人只是拾瀋亦絲別
察不到先儒以下章仁義禮智四德為川流四德即
元亨利貞乾元所為資始也如何說是小德俗儒開
口便道月落萬川人開學問都為此等語爛了然有
一事可疑水中看天地與空中看天地了無分別鳥

不見空魚不見水想魚之視鳥亦猶鳥之視魚而人
於實中看魚看鳥辨別金木水火之性不知人在敦
化中閒抑在川流異去某云如此問亦希奇察天察
地不礙飛躍是敦化上事鳥以空為實魚以水為空
是川流上事也受子云如此則依舊是不害不悖之
說了某云人於此處豈得異同受子云人與魚鳥都
在氣中氣無虛實而有陰陽陽氣路空陰氣路水人
立陰陽之中以統五德當謂氣即是德也抑還有德
生氣者來某云德不可覩聞氣可覩聞人落氣中亦

與魚鳥無別凡若覩聞戒慎恐懼已自無及如人病
中中暑中濕是為重感不可救藥也如要細細分別
就人身上敦化川流何可盡說一日一夜氣一百周
脈行一千六十餘丈豈是人耳目之所能及聖人以
天地觀身以事業觀天地作用看宇宙間萬物四時
只是兩部詩春秋耳凡世間有形象者都是吾身文
字有文字者都是吾身文字註腳過此以往總是魚
鳥事業
羅期生問前日諸友有問動靜悅樂者未有以對也

某問云何期生云先儒稱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
悅易動觀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難以應觀吾心動
靜盡於一敬何難易之分程子云惟靜可為學又云
靜觀萬物皆有生意王勝之常乘月訪康節必見其
正襟危坐當是至靜之內見得精明如此某云都是
動處期得破此靜若原不與動俱動羅期生云此靜
者是太極不落陰陽動便落陰陽不是太極了某云
太極與陰陽總是一個動極處正是不動所在張益
州嘗謂李畋曰子知公事有陰陽不曰未也益州云

凡百公事未著字前屬陽陽主生變通錄之著字後屬陰陰主刑刑貴正名不可改也此亦與堯夫同意然事前後則無陰陽之分心前後實有難易之別要曉得此物動極實是不動所以隨寓能安入羣不亂不要光光在靜處坐尋起生義

尤詹茹又問夫子把有無約泰虛實論心子思以大小言德都是精微上事然亦有人綱領極是分明於條目上却不甚密如郭崇翰張嘉貞張齊賢韓魏公都不料理細務亦有人極細謹却不能理大事如石

奮衛綰范質竇儀都無甚發揮是他材器有大小之別抑是他學問不同某云自然是學問不同詹茹云恐他德性上亦有些分別某云其分別者是質不是德性如德性須是尊養得就詹茹云如郭崇翰張齊賢加之學問豈能如顏閔之醇衛綰范質加之學問豈能如由賜之達耶天地缺陷尚能完全牛馬齒角亦有去取且如鄒衍東方生之流亦是材具使然豈是恆心喪了能有如此明辯某云亦是不學使然詹茹云張益州每勸寇公學寇公學前是如此樣學後亦是如此益州自家學劍任俠既而折節好學到底有些劍俠意思想人不能如仲尼都在小德中沿流赴海而已西漢以來文章人才各不相似恐別有氣化在裏面吾輩困之而不自知耳某云氣化山川皆能困人只有心思通徹天地仲尼在未學前只是忠信美質加五十年學問便在堯舜文武前頭只恐忠信無甚為有無約泰盈虛所蕩耳奚說美大聖神不是善信本業也

呂而德云大地大德曰生易曰復小而辨於物復之

與生皆仁也夫子對諸賢終始是一仁字自顏子而外未嘗輕與人仁子思說中和又說肫肫其仁仁與天淵並峙便是三才之極此處說大德小德莫都是說仁字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合而言之天地之所為大也夫子末年刪定纂脩都是仁之藏用子淵求之文禮子貢求之文章合小德亦無處見大德了不知尚有何處見大德不某云如而德說者一一綱皆是

謝爾對見某朋論春秋因問春秋時諸侯不朝京師

而天王數聘列國此自夷王之烹齊哀始乎抑自夷
剡之難隧臺始乎某云履霜堅冰其來已漸此事魯
人不得不任其咎爾剡云鄭於平王毋弟也繻葛之
戰射王中肩天下諸侯無有非之者何獨魯能之乎
某云凡春秋以天加王天王無有不是者繻葛之師
天王獨四聘於魯而魯無一朝春秋之書四聘以明
魯之失禮也爾剡云當時天王亦未能秉禮以齊諸
侯某云何處見之爾剡云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
歸惠公仲子之賵此未死而賵之也文公五年王使

榮叔歸含且賵此已死而賵之也均之毋也成風以
娣婦令其即死而致之致以覬仲子以庶其子未立
未死而致之如爲隱殺桓之毋者猶笑斯之辭也後
世以爲厎釘此其失在天下某云左氏誤也仲子蓋
已卒惠公之年春秋不書近於殉者隱公以桓之毋
毋之故天王歸賵焉爾剡云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
成風之襚彼失之蚤此失之晚故春秋譏之某云春
秋尊天王不責外國天王而降禮其在秦乎魯之於
王國則未有處也爾剡又云隱公三年秋武氏子來

求賻魯已含賵而又求賻則汰矣桓公十有五年春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文公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四傳
之所交譏也某云君之於臣也無假不貢則求之求
之猶責焉耳天子無不直於諸侯以桓公之時天王
屢聘魯無卿士至於京師者王崩而不及賻使天子
不具乘馬是宗國之過也春秋悲之以天下無可責
者而責於周公之孫使周公受過焉耳爾剡云威厝
出於天子以禮正名其孰敢違莊公元年立不討賊
又未有武功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何休曰弒逆

之人法所不宥而寵以大勳故去天稱王文公元年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
錫命非正也不正則不威又何以命諸侯某云如此
則難爲天子矣王室式微强藩僭叛天子不得已先
施於其宗國屢降不反所從存者聘問誥命鼎隧一
二處文可故府猶且重之獨於宗國致其繾綣而君
子又從咎之是爲父母者無以待老也詩曰或以其
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是諸君子之謂矣
爾剡云胡康侯何以不廢是說某云讀書何關他人

除是堯舜文武當仁不讓何繇親見周孔稟受而行張昜之以前日謝爾載問納音之義某未嘗答直以太師吹銅之語塞之因問此事著於天下既爲明時所錄百姓日用不知瞽師搖惑其說今日語之不明何以破俗正義某云此義有何要緊昜之云如火一土二水五木三金四之說何異汨其五行此上世所必誅而今人用之何也某云他自愚黔首何關兄事昜之云畢竟源委如何某云前日說過先甲三十後甲三十五自爲運六自爲氣五六相乘以行河圖初

起四九自西而東反五以歸於金火是爲西南金火之運次起一六自中而西而東以歸水土是爲中氣戊艮水土之運次起二七自南而東而北而西歸於火木是爲環氣南東火木之運次起五十自中而西而南而北歸於土金是爲閒氣坤巳土金之運次起三八自北而中而南以歸於木水是爲東北木水之運此五運者以包六氣行於週甲之中相與爲治金火之治水絕於東北水土之治火絕於正北火木之治土伏於四季土金之治木絕於正東木水之治金絕於西南六氣之行以分五德先庚三十後庚三十五六相命以行河圖初起五十而西而南而北而中木絕於正東爲土德之治次起四九而東而北而中而南各存其方次起三八而北而西而南而東則土絕於房中三甲之治金水三庚之治土木五德皆在其中際干與十二各相起也作者之意以干支相命氣運之德不能該全聖人用其所德棄其所絕揣摩圖象以爲義類耳九宮三白南北利運之說皆從此出以參於素問不能令也素問又以五六命歲得其

大者梗概非遠矣昜之云素問運炁以正化主客別其干支甲己乙庚丙辛丁壬戊癸爲五行之序子午君火丑未濕土寅申相火卯酉燥金辰戌寒水巳亥風木與此敻然不同何繇比類某云素問之取象於後天猶納音之取象於河圖也家自爲說以稽於爻象猶醇醪之化爲醴蟻矣仲尼作春秋自隱公至文公一百四年書日者二百四十九自宣公至哀公一百三十八年書日者四百三十二干支俱在義無所關然自伊訓洛誥吉日十月以來備有其說何可勝

也昜之云伊訓武城洛誥諸詩書皆紀日而不紀歲
左氏紀歲陰而不紀歲陽漢元封七年歲在丁丑而
洛下閎鄧平等以爲甲寅史遷亦因而用之以爲甲
寅甲寅之與丁丑差廿四年納音旣殊運氣亦異施
於上古春秋亦無己未文王亦無戊午矣日不可除
則歲亦不可除歲可紊則日亦可紊也觸見丁玉明
先生亦以歲甲干支無據爲談春秋猶據歲星所在
爲證今歲星移行差三四宮如何可定某云詩經傳
於諸說尚且不經歲次自五帝以來閭閻之所稱習

如何紊得如有紊亂則是大撓容成積差以來非復
洛閎鄧生之所能改也凡讀書先經次傳次史可以
道古耳諸紛紛者都費辨析不煩推求昜之云古人
稱七聲十二律皆與納音相通自漢唐日家去古未
遠皆有是說豈是閭巷鄙談某云且看周官自然曉
會
許爾翼又問天以一中分化只是一理安分大德小
德聖門亦稱小德出入可也又稱小道必有可觀致
遠恐泥莫非小德亦是制度文爲經曲之末如詩書
六藝豈可以小德目他凡可出入的物終是泥滯川
流不得要細細分別起來却都是大德貫串前篇所
云莫載莫破是也以莫破說不盡又以川流贊之語
極分明夫子生平口中不說小德自禮樂而下軍旅
便不談了子思却說律天時襲水土的是何物某云
嚮纔講過自元年春王正月至有星孛于東方都是
天時上事自雎鳩河洲至景山松柏都是水土上事
也爾翼云如此則春秋判與天時詩經判與水土春
秋屬禮詩自屬樂記云樂以陽率天禮以陰率地春

秋何以率天詩經何以率地乎某云陰陽禮樂固自
爲用堯舜未嘗作詩而有喜起之章文武未嘗作春
秋而有周官之法此處何必分行爾翼云古人三才
同爲經緯黃帝宅丘之法周公卜洛之書想別成小
德秦皇焚詩書其農圃醫卜皆賴以存而此獨無有
豈是仲尼所刪抑是秦漢人不貴小道耶某云七略
所載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有神農太幽堪
輿金匱五音奇胲其託於軒后者或百餘卷別爲形
家宮宅地形數目倍於醫方則是亦前代所尚也古

書既不可見今爲晚唐南宋諸公滅裂殆盡何足復談爾翼云天道用龍地道用馬龍有陰陽地分牝牡地貴牝馬天貴陽龍今說家以陰龍爲眞陽龍爲僞不知此說何始某云如此等事某皆未學且舉周禮一一再看

鄭箋中見諸賢言論浸廣或遠於經傳因問三皇五帝之說某云此論備見疏家開卷已贖不復能存於兄所疑云何箋中云帝王代遠載籍互異如春秋運斗所指三皇爲伏羲女媧神農如秦博士司馬貞補

記所指天地人三皇又尚書大傳稱燧人伏羲神農禮號謚記祝融伏羲神農孔子稱五帝答季康子以伏羲配木神農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其答宰予則曰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家語與戴記又自不同孔安國以羲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於理覺順是儒生之所服習史遷帝紀祖五帝德又以黃帝爲五帝之首而獨遺少昊以宗顓頊今世所傳唯此兩家祖史遷之說則當以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祖安國之說則當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也仲尼於三皇不言燧人於五帝多一少昊安所取裁某云於此事實所未知箋中又云司馬貞補皇紀既稱伏羲女媧神農又稱天地人三皇此是何說某云褚先生亦司馬又何足談箋中云胡五峯亦主小司馬之說又因三墳載伏羲爲天皇神農爲人皇黃帝爲地皇次序又別然與安國同旨矣前輩如譙周應劭宋均皆主史遷主史遷者雖不言三皇自應以燧人火化神農粒食與庖犧并爲皇

始而黃帝得正五帝之先皇甫謐世紀孫氏世本皆主安國主安國者雖升帝爲皇自應以少昊高陽顓頊高陽與高辛并爲帝紀而唐虞得正五帝之終二者孰從某云如兄說極是明白三皇五帝俱是後人所命不是本地傳宗謚遠祖者隨人祭掃勿問內神是日發題原爲脩己以敬而箋中迭難以有恆爲首諸兄從之遂舉脩己以繫下篇

乙亥十月二十五日道周又識

門人鄭麒颺集編

榕壇問業卷之十五

漳浦黃石齋先生著
海澄後學郭文徵晴嵐重刊

鄭肇中初問脩己以敬之義某未有以答也既以有極一章講論爲煩是次乃申前義戴石星問云君子脩己以敬只此一句便盡却君子事功君子學問如何又說到安人安百姓上去某云俱是君子本體石星云於本體上是一節事是兩節事某云既是本體何分節次石星云既無節次何須充拓說來某云俱

是聖賢就本身上商量無盡若有盡時己外便無人人外便無百姓若無盡時人安己亦是未安百姓安己亦是未安千古聖賢俱就本心爲天下立身立命舍此寸心天下身命俱無安頓處聖賢自家亦無處下手石星云極知脩己事雖居敬道大然如舜之恭己南面亦是五臣四友之力豈是自家垂裳不動舜色便致無爲之理方堯時致治亦半百年璿璣考齊亦非一日上不能去降割之災下不能格頑讒之志胤子傲遊于家共工方圯于外豈是自家敬脩未至

皐陶論治只在知人在安民知人是智上事安民是仁上事古今舍此兩事決無太平日子大禹亦云知人則哲安民則惠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堯不知舜舜不知禹皐陶雖盡領土硎茨階胼胝亦奏不得分毫治効夫子說敬字已到安人安百姓上不知能到知人官人上去不某云人主着敬敬則心體明清與天同道敬庶民與敬士大夫敬天地祖宗與敬身豈有分別人主一息不敬便有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底事敷文德舞干

羽放殛竄亦是敬上作來豈徒知人官人而已皐陶云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此是敬上知人之實績半章百姓敦敘九族此是敬上安民之要領也石星云如此則子路問如斯而已莫是要窮究這裏不某云這裏亦不消窮究領得敬字自然到此不領得敬字雖知人安民亦無一處着落桓景之於管晏漢文帝唐太宗之於黎老何嘗不一留心只是自家不敬人才造就亦無可觀何況乎章之業石星云如此則堯舜猶病只是說敬之

難不是說脩己安百姓之難也某云自然是脩己安
百姓難所以須敬如不爲天下百姓要此已何用石
斗六如此則堯舜猶病亦只是看敬耳某云堯舜此
心亦只是無已無已處亦只是不安一個敬字了得
百樣脩己百樣脩己了不得一個敬字也石星云且
說一個脩己了得千樣安人安百姓千樣安人安百
姓了不得一個脩己也某云如此說更分明
鄭肇中云聖賢立言甚簡只得其要領所在堯舜相
繼百餘年竭數十聖賢之力出百姓於鳥獸龍蛇之

中夫子只以一敬字了之黃帝身經七十餘戰奪天
下於虎兕魑魅之中夫子只說他垂衣裳而天下治
聖賢開世治定功成或只用此一字抑繼體守成禮
明樂備亦用此一字不了如承頹敝之後當匡攘之
秋仁明武三字猶以爲難豈玉色金聲收拾得去某
云正於此中見他浩大黃陵結構多士歸心會稽軾
蛙厲夫動色何況帝王神明上事肇中云且不論帝
王只如逢掖拱攝畎畝之下亦有尋道功夫須才須
識須學須力自伊尹膠鬲管夷吾百里奚來動心忍

性增益多少子路一日誦不忮不求之詩夫子便砭
它不足聖門當時不以一道自名如今諸儒爲王靜
良知之說都是徑路了程門獨舉是旨至今不絕然
竟無有人能以敬字安人安百姓者想不是看敬字
差是看脩己字差也某云已如一閒屋子人百姓如
屋子事件敬如主人翁提起照鑰主翁精神無有損
失屋子中事事不失何關屋子事肇中云極知敬字
極人但要勘敬字何等經綸某云竪天立地安世安
身只一敬字經綸無萬

趙與蓮抱恙新起未有言論與石星偕來因云知人
則哲帝猶難之敬字是聖賢把柄哲惠又別是天分
非人所及如帝堯於共工伯鯀明明知它如何又放
它九載將墊下民某云諸賢皆明德之後世家巨族
勘除殊難又天未厭災營予未止舜方側陋伯禹未
長如何得容易下手古人都說國本不可輕搖帝堯
明明對諸臣說胥朱嚚訟不是帝堯敬德格天誰人
敢發此口與蓮云放齊之罪浮於驩兜亦只是爲佞
未嘗爲逸後來所以免於四罪馬鄭都以亂朱爲帝

子孔君以自國子爵別是一人仲康時有亂侯顧命有亂之舞衣是也某云唐虞五等不在岳牧之上亂子爲小國諸侯未有明德大功豈得頓膺登庸之舉如有此舉則四罪之服不後於驩兜矣與蓮云齊兜讒佞自在帝廷旣帝堯之所明知如何不蚤爲竄殛某云小人自是心地不明看不明自他初時亦豈要濟惡只是看人才情偶然投合後來不得不如此堯仁如天只是哀憫着他待他敗壞自然有人與他討較與蓮云如此則九載其咨下民昏墊聖人安得穆

然於懷某云聖人只是敬止耑精於疇咨自然有人出來與他商量臯陶云愼厥身脩思永去一人而後無可繼去一罪而後不可與圖功豈是愼脩思永之旨凡聖人意量極大圖維極遠只是心細耳此處要安盡天下還安不得寸心也與蓮云敬是何處最難云敬妻子僮僕難又在何處云敬鄉里愚不肖難又在何處云敬巧猾奸雄難與蓮云程伯淳於此處說饗親饗帝某云伯淳意思極遠某意思凡近且看饗親饗帝果亦難於三者不耳

侯晉水云敬字是千古傳心之法舍却敬字無論做不得堯舜做人百姓亦不得吾門說明善求仁若無敬字何處討工夫中庸怕人看敬字太易纔說出戒愼恐懼與論語畏字相發書曰君子所其無逸又曰皇自敬德安人安百姓已包在敬字內夫子再托出安人安百姓不知安人安百姓是敬之作用抑脩己分量至安人安百姓始完耶某云鬱纔說是本體已本體上有人有百姓已脩得安人亦安百姓亦安所差者只是人安百姓安己還未安耳晉水云如此則

是百姓安堯舜猶病未安也想只是脩己難脩己要到安人安百姓難堯舜猶難耳西銘諸書爲世儒翻剝已盡今對人說不體便是套了纔說出敬字生出許多禮樂經濟便是安人安百姓爲敬之作用不知此敬安分量亦曾到不言不動不賞不怒篤恭去處不某云自然是如此纔說堯舜猶病凡就己身看出天下痌瘝不獲皆是己身罪過就天下看出己身營窩爲巢皆是己身病痛堯舜授受之際無端說出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八字使是古今君臣所鬭吾纔

知它看敬字極精看己字極一雖說風動時雍聖人
實亦未能如此
洪尊光因問大禹謨篇有欽哉愼乃位敬脩其可願
兩語在四海困窮之上今論語堯咨無敬脩語則禹
命亦應無之而夫子以敬脩告子路則敬脩兩字是
危微精一之大結局從來講學說精一危微執中無
說敬脩可願者唯季路願聞子志夫子說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於此發出敬脩可願之旨想安
人安百姓亦是願力則然要實實做到如此豈是堯

舜猶病聖賢事業做未出手已出手未到頭都是存
留此願使天下後世想見聖賢心力正是君子無已
之思某云如此纔是讀書
吳雲赤云夫子敬脩之論實出於虞廷然自濟南伏
生授書二十八篇無禹謨禹謨出於孔壁舜典得於
大航頭前世多疑之者不知是孔子述禹謨以申其
意抑是禹謨依聖論以行其書耶某云孔壁中五十
八篇與伏生合得其半只多二十五篇餘浸滅不行
耳寧道中有餘傍耶雲赤云蔡九峯嘗言漢儒以伏

書為今文今文語反難讀安國書為古文古文語反
從順今古相反者謂今文出於女子之口古文已經
儒生之筆耳然伏生背經暗誦反得其所難孔國摩
勘古書反得其所易書經兩人之手口而文勢語意
夐然不同豈得謂仲尼原本乎某云書在孟子已不
盡信劉歆常云與其過而去之寧過而存之今不論
敬脩是仲尼之述虞典是禹謨之借仲尼然自危微
垂訓以來只此兩字至精至一吾輩可以無疑矣
呂而遠又問伏生女子既傳四七之篇河內女子遂

獻泰誓之篇梅賾晉中始上孔壁之書姚興齊時乃
補舜典之闕豈以前漢而古書難讀迨於末世蝌蚪
始明耶史遷嘗從安國授書述本紀亦無舜典禹謨
只以禹貢洪範綴堯典之後如有則史遷亦應見之
史遷不知有危微精一執中敬脩之學乃未嘗讀非
識不到也賈誼董仲舒亦未嘗讀此書賈誼稱性神
明命仲舒稱二中兩和皆極精微未有及禹謨中語
者朱晦菴云先漢文章厚重有力量孔書東晉始出
大傳格致極輕疑是孔叢子等為之蔡九峯亦以孔

安國書序絕不類西漢文字然古今絕學開於是書
亦是東晉諸賢之力某云古二十五篇深玄奧義豈
是後儒之所能及昔有疑禮記諸篇是漢儒杜撰者
晦翁亦謂漢儒深醇莫如董賈董賈如何做得禮運
禮器郊特牲許等文字東晉諸賢既不能作一書序
豈能創出許多精微質與之言而遠云孟子語伊亦
略依傍如天誅造攻從我后天視自我民視等語都
違謬了夫子語又只是影響如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都以意成義想是時滿

習既久入理寖微其浩蕩者以翻莊成釋其典則者
以起義附經是所優爲不爲難也某云隨他假爲聖
賢之言吾已直得翻竟之採
洪尊光又問前日嘗問三墳書是直是僞吾門直以
爲堪輿家言此書中無一字涉堪輿者豈爲謾欺某
云正好當彼種書耳尊光云亦整齊嚴密高潔有意
思今看王輔嗣略例亦訓詁將來豈能如此創義徘
比渾成如張天覺毛正仲輩自家作數語不成有此
手段便與皇極潛虛并驅爭先何若託之洪荒之遠

某云他正要凌駕前人耳昔有人做正易心法者託
爲麻衣道者張南軒李壽翁極推服之晦菴疑其凡
近意是時人所爲置而不看一日有湘陰主簿戴師
愈來謁即謂麻衣道者因歷叩之果是此老所作尊
光云麻衣易只是幾句活話剽襲白撰得來三墳整
齊張毛輩如何得就某云看他輩做楞伽經何等精
密凡晉人見諸高士翻譯胡書爲動天子便欲反之
於經宋人見王家父子杜撰傳註震攝天下便欲壓
之以古所謂神農之言耳如能說到敬脩可願精一

危微吾亦從之稽首也
呂而遠云異致等書儘有見到此者吾門何以不道
某云他何曾夢見脩己可以安人脩己可以安百姓
脩己以敬正是中和之本禮樂淵源九德九歌之所
從出歷代帝王唯溫恭祗台敬止敬勝四君子耳餘
便未能到此田地而遠云夫子對顏淵說一日歸仁
若此之易對子路說脩猶病若此之難何也某云論
一日脩己亦安得百姓是聖賢力量論終復禮亦有
猶病之心是聖賢心力也而遠又云子貢要博濟夫

子亦說堯舜猶病子路要安百姓夫子亦說堯舜猶
病立人達人亦說己克己脩己亦說己可見聖人極
無多子作用某云而遠係地分明
呂而德問敬字是千古心法不漏纖毫而仲弓問仁
章添出恕字子張問　章添出忠及問仁又添出恭
字豈敬字猶有所未盡耶宋儒加一和字莫亦
是此意不某此意極細看來只是脩己耳有己纔取
譬得人是聖賢將身作法以敬去脩己纔有本體工
夫是聖賢將法作身恕字是將身作法恭忠是將法

作身再不從人身上討下手也和是中之作用中是
敬字養成得來無敬做中和不出所以中庸說戒慎
恐懼只於敬字上加一倍工夫而德云然則和字是
如何看某云程伯淳稱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
之心入之此與敬以直內同意謂敬為和樂則不可
然敬則自然和樂耳伯淳之意亦以和是敬字養成
也而德又云正叔亦云敬而無失便是未發之謂中
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此與前語
相發大意亦謂中和是敬養成耳然其語意得無有
滯不某云語雖躓滯大意已是分明
而德又問明道嘗言誠然後能敬未及誠却須敬而
後能誠敬之與誠豈有二義乎某云明道亦自中庸
看來誠是天道敬是人道脩己便要脩到誠處誠便
與天地同體事親事天饗親饗帝只是此一意格於
此一意格於上下鬼神草木鳥獸而德云明道又言
體信達順之意聰明睿知皆繇此出此是何意某云
誠則明矣人心自敬恭而後自然萬慮不擾處事精
詳

沈若木因問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人都為朋從往來
思慮日紛賢者因之務外逐末不肖者因之縱慾敗
度所以聖賢左銘右箴都說敬字如認得初體分明
只一主靜便了如何又着敬字某云純公亦言靜坐
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人都於靜處着動天
都於動處見靜除是木石纔得以靜為體若木云若
要看誠字直於靜中看得分明某云不是敬了看那
得出上下鳥獸蟲魚草木箇箇是誠箇箇與鬼神同
體要就靜中看他根胎只得百分之一若木云如是

敬者郤把上下鳥獸蟲魚草木都作天地鬼神看耶某云自然是如此若木云釋家可有此意思不某云他看作石火電光那得有此意思若木又云東西銘可有此意思不某云他亦說得二三分從此脩持悟得。半

是會友義為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去歲講義已於使天下人處說得分明石星不忘前義因問鬼神兩字只是不睹不聞中有睹聞只此便是致知便是格物郤借祭祀來說耳大學首傳便說此謂誠於中形於

外這箇鬼神去遏小人之肺肝中庸下段又說誠則形形則著這箇鬼神去贊聖賢之功德世間只此兩種鬼神皆在不睹不聞有共睹共聞之妙在與知與能有不可知不可能之秘算來只是人心實有此理動而為意此意不誠便有許多邪魔陰慝變現手目此意一誠便有許多神明聖賢當身顯見顯見隱微此是千古人鬼大關誠中形外此是千古幽明大旨知之者以為天命人性不知者以為精氣游魂把祭祀說個影子故云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如此夫三字

讀得使天下聖人賢人愚夫愚婦一齊癡呆動其心目人能看此章透者纔許他格物致知不然且去正心誠意也某云都說得是任世舉去一一示人

戴昌祖明遠時初下教未領前說因問中庸一書究竟明箇誠字然不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言誠不於天地鳶魚言誠獨於鬼神言誠不知此處鬼神者果屬祭祀對越之鬼神抑程子所謂天地功用造化之迹乎某云程張所說鬼神是天地以上事中庸所說鬼神是人身以上事心如火也火輙有影天地

以生物為心生便有屈伸人身以交物為心物交便有隱見都是實形取影或正或倒或遠或近在天為災祥在人為寤寐在日用為聽睹形聲極奇極怪極平極常心力大者看鬼神亦大心力小者看鬼神亦小精者看精粗者看粗善言鬼神者莫過於易括之一言曰以齋戒神明其德其實只是誠字不誠的人看子臣弟友天地鳶魚亦無一物誠者看天下無形無聲無手目無肺肝所在箇箇是我心先所照所以能酬酢、世變化天下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

之所為乎明遠云如此看來祭祀之鬼神是為人心寫照卜著之鬼神是為人心傳響有形寫照者見之於祭祀有聲傳響者見之於蓍龜何處是性命所在某云此無形聲者便是性命所在明遠曰若此者都是意意生想想生妄如何得到至誠所在某云如此纔叓誠誠意只是慎獨慎獨者自一物看到百千萬物現來承受只如好色惡臭感目觸鼻自然聽會不假推求所謂知至知至便是明誠明誠便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其吉凶

呂而德又云吾門常言禮樂精微關於天地非聖賢莫能識非聖賢莫能用也然考古禮書自享祀至於明堂不過報本追始盡其誠敬而已賈傳有言祭祀禱祠非禮不誠推其大要不過防其邪物訖其嗜慾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而已諸繁重偏易與時隆替非有難知之學難行之事且如賓尸酬酢歌奏異宜亦本於人情加之節文并有修飾至於明水鸞刀縣木之設祖制求防坐興之儀亦古禮相沿習不為剏他如喪禮之格臯鄉飲酒之四座廟位之西首及於饗禮之先爵卑賤後差貴者殺膳下治樂人始奏皆事理宜然無甚遠於人情者何以必周公始作仲尼始知乎鄭康成始引纖緯以釋禮經有五帝諸神差為怪誕然今亦無循之者今古禮意差不甚遠唯古人致齋五三舉樂皆有牲醴今以茹素僾然異致而神明禋潔之義一也吾門每言禮樂精微其義何居某云某何足以知此古人以樂節禮禮之動天地格鬼神者皆託於樂今人以禮為樂樂之諧人情通物故者皆殺於禮無文無聲某又何足以知之而德又云

前日每對諸兄偭不了者曰且舉周禮看周禮有何佳處胡五峰蘇子由詆其疏謬如建土踰制冢宰兌利甸師受吉內宮立市閽人掌禁內祝禳禬之說種種迂謬不獨青苗國服而已晦翁亦云周禮一書不敢令學者看學者先理會身心學周禮却是後一節事吾門如何付人去看某云讀書須見心精心麤者再看不得周禮看周禮後自然耐煩知他病痛某至今未能也且如周禮大司樂一章未經秦火河間古書此最先出玩之長人神智决非後儒之所能造人

都說此物壞人一壞劉歆二壞蘇綽三壞王安石亦嘗試之看其災祥如何耳

洪以俵扶光亦勑下教輒問古禮樂中無今干支風

說春秋書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申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稷乃克葬古者卜宅既有定域昭穆可從然既卜日值雨而遲之則是不日也今以卜宅之禮聽之地師趨利之謀縣於日者或一日不葬輒遲數年可云禮乎某云此事譚者已多何必吾門破其關鍵

於時仲冬某自天治初歸初三日己酉雞棲矣漳郡地震有聲許爾翼云春秋著災異不書事應大抵以爲陰盛也晉伯陽曰陽掩於陰而不能出文公元年九月癸酉地震公穀皆以爲咎在公子遂又九年而公子遂禍作是年姜歸自齊又九年而大歸於齊則啟鄭之功爲襄仲禍始也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又十六年而子野卒昭公立會於是始喪昭公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則猶是昭公也而亂在王室二十二年八月乙未地震則猶是王室也而亂且在昭公皆先告焉則甚哉文王周公之仁也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哀公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僖宮災則季氏之澤亦且盡矣五震之中終始于臣而中于君江都之所不稱而其義燦然不可諱也地蓋數動二百四十年之中舉其大者明地之細於日也而繇爲之繫以示夫失靜之常易曰妻道也臣道也其不中于道則仲尼不書之矣曰不足以戒今五月藏伏而地動又甚若在于肅則其正月也二始之内

陽戰於陰而雷又數殷其在於古嘗有之乎某云吾郡僻在海滸去日又近盛陽伏地與陰相薄如人體中

猶爲滯栗何足疑乎凡雷震不過百里

漢元初元年三年皆以復月郡國地震唯永和二年元嘉元年復月震在京師是足占耳自漢而下盛冬地震屈指可數唯大曆二年貞元二年震在京師宋之景德元年熙寧元年皆以復月震在京師當時君臣敦樸告戒士有常業人懷安士不足憂也凡占者家不占國郡邑不占天下京房飛候亦謂其某處有

實而已君子痌瘝乃身雖匹夫納溝猶爲怵然何況天地劉向見魯國地動輙指列國諸事以爲正應文義極疎謬見所敝皆與劉向異指亦足稱耳

謝有懷因問天德王道聖門只許顏子內聖外王千古只許堯夫不知兩賢果在何處下手某云亦在復處下手有懷云復中可有動不某云復中那得不動又云復中可有悔不某云那得旣復又悔有懷云如頻復者不可言復易旣說厲又說无咎何也某云復而遂復之謂之休復休復臨也復旣見陰復動而之

陽謂之頻復頻復明夷也臨以體休明夷體厲有懷云臨至八月而凶何以得吉某云臨當丑月嚴寒戰兢與乾同德而有憂色凡易十有二變而盡一卦日數其陽月數其陰復自下上七日以至於乾臨自遯來八月以至於坤蓋自八變而陽盡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誠中形外則何遠悔之有顏子不善未嘗不知知未嘗復行堯夫云能立於無過之地則物莫之能傷箕亦立於無過之地然至於無咎而已矣有懷云如此則何處分他是天德王道某云靜處敬便見天德動處敬便見王道

王豐功因問下學上達莫亦是敬不某云明水蕢本可祀上帝如何不是下學上達豐功云夫子說不怨不尤此處只是脩己脩己尚有學問如事事去知與怨尤念頭有何分別凡人精神須有安頓自得所在如無安頓自得所在雖不怨尤并敬人敬身都是落空不知堯舜當時所學何學某云孟氏有言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夫子亦云舜好問好察邇言聖賢學問只是敬人敬身天子之矜伐匹夫

之去怨尤都有二三十年學問如要安頓着此廓中安頓多少人多少百姓又何處安頓詩書

戴石星曉後又問大學說至善又說知止不知至善是體是用并知止亦有體有用不某云前日說過此本明者是體此明明者是用隨物明明者是體此不明不止者是用石星云邵堯夫嘗稱天以用爲本以體爲末地以體爲本以用爲末此是何說某云他只說動靜耳天無一息不動星辰河漢只依他得不動故說以體爲末地無一息不　江河草木只依他得

動故說以用爲末其實語不玲瓏其先又說火以用
爲本以體爲末故動以體爲本以用爲末故靜體用
動靜說略分明本末兩字未有的當耳石星云他爲
何如此某云堯夫觀物要剖析分明只爲物有本末
一句用自隨體動自隨靜體用中閒可以知命動靜
中閒可以知性寧有從此橫分本末的道理石星云
動靜體用原自分明誠爲他下個本末如何穩穩某
云天以用爲體故舉末而見本地以體爲用故舉本
而見末火以用爲體故靜而歸本于天水以體爲用

故動而流末於地石星云此不過該舉言之耳其實
理是如何某云氣無不動理無不靜靜本以立體動
末以致用水火得天之氣藏體於金木金木得地之
理致用於水火人親於金木而急於水火仁義爲體
禮智爲用靜體既立動用不竭石星云如此則禮智
是仁義之末耶凡說此等語難得明白不知有宋諸
賢誰最明白者某云李伯紀張復之到明白石星問
是云何某云李伯紀對高宗云凡人心誠則公公生
明疑則私私生暗張復之謂所親曰人大小事須用

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百小事不用智臨大
智來耶伯紀明於其本復之明於其末伯紀
之明用石星云如此則伯紀殊勝復之某云亦猶金
木不勝水火
鄭肇中云周濂溪張子厚自是明誠道復之宗豈張
李二公之所能及某云以程明道之溫粹不能轉移
臨川正叔之誠薇不能感孚神廟濂溪子厚猶是我
輩學問如何得了撒脩之局肇中云君子正本而已
天地亦有用其本不用其末者人急水火不火豈能

遍給天下某云水火自然遍給天下君子撒脩不到
安人安百姓猶如貫錢株木無當天地之藏
十月初五六日道周識

門人戴垂寶集編

榕壇問業卷之

漳浦黃石齋先生

海澄後學郭文致晴嵐重刊

乙亥仲冬劉履穆兄弟卜築天治之巔張昂之楊元賓同予至天治履美方以選貢至未謁容亦從山中游歸已過初旬之期乃以十六日集於榕壇某以講論二年大旨只爲明善致知聽聞已狎聲實未綜恐漸爲朋從往來之累或有腹聞動衆之嫌斷以是日鎖結講事坐定因問諸友歷來言義都是風波要得

風恬浪靜鳥嶼安然如何可到可惜此二年講論未關至極也洪兆雲云歷來說到致知求仁都關至極何謂可惜某云大家實勘此處乘乘莫亦是風翻波皺偶爾成文豈便是破船安家坐山得住履穆云何謂破船安家坐山得住某云大學開頭說止至善說知止有定此處風浪一齊焦乾不知何日大家坐臥耳唐偉倫遂問至善果是何物如是明新大業窮極到頭無一缺陷雖千萬年堯馳舜驟無有止法則此止字是不止義 分原頭纔成本事無一夾雜

雖一响間渴睡打坐亦關至極則此止字是頓悟法也某云正要走耳看大業做本分也走看本分做大業也走走不止時氣盡神枯走得止時神昏氣倦也偉倫云此則是黎駁止法如何是至善本義莫如是西山所云同原太極否某云賢且坐定然後思量

黃卒中云止至善之學自夫子始明之堯舜傳授不說至善只說精一精一即至善之旨也且如孟子說性善又疏出美大聖神夫子說止善却指出定靜安慮此豈有體用之殊歟某云美大聖神是善底分量

定靜安慮是止底意思不關體用卒中又問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只是六爻俱陽無剛柔之合夫子以剛健中正純粹精七字贊之如恐不盡至善之義者後來又說陰陽合德繼之者善伊川所以有剛善柔善之說如要經濟天下明新大業豈純靠此一片陽精所成亦還有保合凝成其間乎某云聖人亦只得乾上一分豈有全體乾元尚須調劑之理卒中云如孟子學問亦到乾元幾分某云他於定靜安慮上下手便到至善田地七字贊美想不差池卒中云何處見

得某云伊自知止不動心不動氣兩件是伊誑登無人得到李中云若此則是孟子學易從大學得渡也某云伊自從易入手李中云何處見得某云且勿說善說性只道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此數語是伊骨子他日又說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一生擔荷都在此處

謝有懷云孟子明性善獨惓惓於充之一言充如火燃泉達止如登岸安家此處可有異同某云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擴充是知之始事慮得是知之中境如

說到頭終無休歇只是不動耳舟上看山兒童走月如何知他不動所在知他不動所在自然得力安穩光明有懷云先儒論擴充先須察識知至知止可是察識不某云知止是定針上事知至是定向上事察識是學問上事先儒研究都不差池但勿爲事物所倒

有懷又問至善要止恐是怕人走錯不怕人走過也此處至極豈有過分之理某云走過便是錯不偏不易於針向上看得分明

鄭孟儲云先儒稱圖皆從中起心法亦從中起太極中間未分陰陽先天念頭未分善惡所以有太極無極之說如此則至善無善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從圖下手不是從極下手如禹拜昌言子路喜過此都從圖下手不從極下手也某云極是天樞凝成不在中間分上圖上看極便有不黑不白所在天上認辰豈有不東不西之理世儒讀書只看筆墨認在心頭稱是變怪也天有孛字雖犯薇垣不到中樞人有風魔雖到死時不亂善惡如何可說圖上無黑

無白心上未惡未善孟儲云定靜安後纔有慮出此定靜安中可便是極耶某云極星去不動處尚一度許一度三百六十里則知止去能慮尚三百六十里也孟儲云煜今日始聞斯言帝堯安安大禹汝止此間相去亦有百里十里之別

黃介淑問尚書首言安安道書亦言止止佛家偏說定靜此定靜如何與安止不同某云聖門說安止直從至善入手佛門說定靜直從無善不善入手至善者如水就下百折皆東無善不善者直待海枯泉

端閉門安坐此中死生只是能慮不能慮之別介淑
云易稱何思何慮聖人不慮而知要此能慮何用某
云極星不動處纔能轉爲它能轉使天下星辰河嶽
都有貫麗如不能轉日月經緯如廢車釘何處得明
亮來介淑云佛亦看到不動處何爲說無慮得某云
他是向壁瞪眼看石牆一縷雲生眼簾垂放何處討
有星漢回環學者須先認至善認得至善自然知止
先認定靜自然定靜不得也介淑云易稱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性自稱盡命自稱至孔之安於蔬水顏之

安於陋巷尹之安於有莘旦之安於赤舄皆有至命
之學是以到頭定靜千慮萬變不動於中如把至善
當性則此性中又如何至得命來天人之間性命一
致想性盡時命亦自立天下明明决不關事業上事
此處踮定尹旦孔顏一樣明親所以不爲事物所倒
某云如此看書纔得明白不在紙上
楊元寔云易稱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定靜是寂則安
慮是感耶定慧之說既於聖學無當而處事精詳又
疑非至善所歸說一處字使天下木石昆蟲皆有纖

然之意不知此得果得何物如得所止則定靜安時
猶未得止如得明新條理則知止時猶未得條理也
某云人怕不能慮既得則何所不得周公之仰思待
旦仲尼之忘食忘寢不是知止中人都有此段意慮
無此段意慮都得許大學問出來聖賢極大學問絶
不經人心思周公作用仲尼著述少小一事吾思之
三十年不見首尾如何輕以慮得料人
侯晉水云至善中間尚須周孔心力則此至善是節
武爭場不徒是舜跖分路也舜跖分路可以不慮而

知至其曲折亦須學問節武爭場亦可以不慮而知
至其精微却非學力可到唐虞皆稱執中此中字即
未發之中定靜安可是未發慮得可是已發不某云
已發未發是家常寢興能慮能得是爭天奪國節武
舜跖各有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新故相宜的義妙此
處中節亦自難言也漢儒以此書編於儒行之後冠
昏之前大抵十分有七分禮樂脩齊治平有文有素
得其道者畝畝可王失其道者苞桑可落決不是閉
目放光照見牀下也

晉水又問明字知字慮字總是同原發於靈府而慮從知生知從明生後來說欲明又先致知則是明從知生也易云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聖人全靠此知字不知知從何起某云致知之知是明明之知知至之知是本明之明誠在中間再不須說

劉廣芙云學庸二書相為表裡大學重在明故以致知開門格物下手而其用及於天下國家則易所謂顯仁也中庸重在誠以不覩聞立體戒慎恐懼為功而其感通於天地鬼神則易所謂藏用也兩部大書

關鎖在自明誠一章此處言安言慮可以說誠之生明而知後有定可以說明之生誠明誠相生端在於意意之與慮不知如何分別某云每每勸人問意與知心與意果是何物抑是一物抑是兩物今乃知尚有慮慮與思隣同功異位意與物鄰同罪異功定靜之餘心學始見為此一章開天下互素異同之路切勿拋過鄭重諸賢

劉廣言又問前說得字是得至善抑是得止抑得大道都未分明某云孟子說深造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此自得之果是何物想在前人亦都說過未煩斷壑再下開山

於時劉河間建極余玉斧光宸皆新下問劉河間云至善之至與中庸其至之至天載無聲臭之至三至字同源中庸以獲上治民歸於明善大學稱小人為國家雖有善者亦末如何矣似都淺淺在義利路頭君子小人分界處看到精微所在今如作入定主靜工夫幾有思慮便說走作不知何時得到清淨寧一

所在想是外道絕慮禁慾不見源頭如撥浮雲不覩天日知止的人只就源頭安心定慮如聞雞啼自知日出不關風雨撥霧排雲也某云說則是如此要做者幾一登場手脚自亂中夜無雞啼亂山無定針多少聖賢迷時失路若要源頭且把訂頑西銘陸續翻看余玉斧云大學一部皆言明德知是明德發現人有此知此明所以窮照十方之際曰極口本總是這些子運用可見一明足以盡學豈明處尚有未善明明尚有未至必以至善足之至此方完耶如云至善

爲明德之本則明德豈猶未是本耶某云聖賢言語
毋勿徑爭某於此道談之血出無人曉會自是微賤
學問不尊日月是日月上事辰極是辰極上事貞觀
貞明貞一三者體用啞殺聖賢明新兩義東起西落
至善一條通天徹地至善高低有寒有暑明新出入
有晝有夜信得過者不思不慮包裹一世信不過者
千思萬慮是十行書
玉斧又問大學經文說誠意先在致知先儒又說明
德工夫專在誠意豈知至後意尚有未誠抑致知後

另有誠意工夫耶某云雞鳴後尚有日出日出後尚
有雞鳴只管讀書不消折字
沈若木亦自以入會最晚未領格物致知之論因問
中庸無聲無臭至矣與不睹不聞同是一機不睹不
聞與繼善成性同是一路但不知此知止知字在格
物前抑在格物後如在格物前則此至善二字尚屬
含胡如看斗極者傍指衆星了無的據如在格物後
則此定靜安慮的是空體妙慧相生如看斗極無一
星處纔成不動纔是萬軸之轂如何還有節次等待

得來某云知得前後自然不同知在斗極下看得在
斗極上坐既先入關尚有鴻門一節馬上意思如何
使得四百餘年若木云昨師俱云至即止也至與止
無二義如火至熱熱至火而止冰至寒寒至冰而止
豈有先至冰火後止炎寒某云說則如此說如要立
命安身先須除此膽論頂節之竹切不須吹
吳太灝見諸賢問止善之義已畢因問大學經文以
下即繼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指脩身而言耳
或是聖經自掉或是傳者讚語俱未可知程子斷取

之無所係屬又補致知格物之義至今以爲疑柄何
也某云程子讀書亦不錯致知格物此最大事經文
但以治亂厚薄四字了之四字只解本末本末只繫
一身可見身備萬物亦可見物備當身程子不思疑
有漏義耳太灝又云原文首釋誠意而淇澳三詩繼
之康誥至敬止諸詩書又繼之乃終以聽訟節大意
以誠意爲明新之本淇澳解明前王解新康誥至敬
止總詠明新至善之事聽訟章重釋知本知止之義
古文原自明白何必如今本所裁截空補缺顛倒舊

義乎某云程朱亦是好意但紬繹不精終始爲格致所帶如古文纔愼獨於知至知本之後正是格物大關人都說獨中無物曾子說獨中有十目十手人都說皮面相覷夫子獨說肺肝如見以此見肚皮蓋屋都是晶亮東西容隱不得一物半物好色惡臭自是人間第一大件物知相觸萬法絲繇俱從此起人如曉得綫血交心闇香捫鼻便曉得四體百骸個個有知不從物來不從意起如曉得屋漏透光肝腸掛面便曉得充礫皮膚更無一物細不能掙大不能藏只

此誠意一章更無餘義下面詩書疊見層出只爲齊節演其波瀾耳程朱說有錯簡未嘗不是只是補傳太疏古人云誤書翻閱亦是一適令無補傳去上文知本知至之複存聽訟大畏之結亦殊可覩但使誠正別自分篇情文亦非合轍程朱不爲詮次今日議論更自紛紛耳

是日拈知止之義畢欲以來百工爲次義因思前日對戴仍模有財有用之義似爲未了乃問吳雲赤云周禮不說冬官只於地官括其名義藪澤農圃一切

治於官師此是何意雲赤云有土此有財工虞屬地正使治地有官雖冬官可缺耳如鞸革餘材直是鞸當匠料豈煩大卿治之耶看來來百工兩語只是財者末也一句耳某爲悚然雲赤因問筵中談漢鹽鐵及唐轉運事此當今切務然用人理財兩者相爲表裡車丞相桑大夫不用山中劉子雍卒爲千古訾議劉晏簡劾出納一委士人胥吏唯奉行文書是以無弊今安得茂陵廣生輩六十餘人商本末之務又安得人如劉晏愼簡學問士以任租庸乎某云議論守

古者甚多通法匡時者甚少劉士安多剌名流之有口舌者以利啖之如少年敏銳不過爲租庸使追利耳射利千里之外知其虛實與時高下豈士人所爲財賦有定央未有不聚不斂能自六十萬加至千二百萬者士安雖貧元載自富以士安之財歸於元載則是士安之儉無救元載之侈也凡士大夫言利皆無善終劉士安自是賢者然去第五琦不多自是九江祝生之所憤惎耳雲赤云劉晏亦未嘗射利自爲低昂只是通變能發財耳如常平法出自劉晏今無

能行者亦自可得某云劉晏所謂常平只是江淮之
間物貨辦聚物多則價自平桑宏羊亦稱平準都是
官家與商賈估價周官市廛未必有此項用要使天
子寬大宰相廉貞任此司農爲一時儲胥使貪濁之
聲不歸於上脂肥之澤滙於京師亦是便益也
財用之說既非要藥乃以選舉一章爲次義與上亦
云皐陶伊尹俱稱直臣伊尹一介不取爲木引繩自
是化枉材料皐陶九德寬柔愿擾溫恭已居其半上
下立論只在哲惠好生以寬以簡可見此直全在涵

養中來夫子說人生也直直爲何盟之體與仁同用
虞廷諸臣屢木此說帝臣伯夷曰直哉唯清命伯夔
曰直而溫禮樂政刑本是一物所以聖門屢宏此論
今人說直字能與虞廷同旨不某云今之直者異於
是斯民也三代所直道而行也雲赤亦爲莞然
劉履穆因問漢家紀載侯王將相有辟舉若給事舍
人之類郡國有察舉卽孝廉是也朝廷有特舉若賢
良方正茂才異等之類又有舉於太常受業者爲博
士弟子卽明經是也漢家貴經生而貴文吏然經生

弟子亦多爲九卿若州郡辟舉或以掾吏驟至公卿
然有察舉連坐之條卒使部分爲黨人死其師舉主
之重麗於君親殊不可訓今以考試文義神明其典
卜於心華似難千古不可復易而談者欲變以鄉舉
里選使人敦實行漸革浮華此意如何某云左雄崔
寔得失各半分上鐫刺何在而無說云舉賢良鈍如
推察孝廉濁如泥要是一時權宜如飽膏梁者之思
藜芥
　正途雖韓福楊厚未必於治有俾正
可爲風教留些後澤耳劉履穆云書生讀書作制義

得官皆云吾所自致如有鄉舉里選便知君親尊長
之重不敢肆於州里傲於朋友豈不是弭亂要方某
云伊讀書以聖賢自任代周孔言語稍做官便忘了
如何記得州縣公舉鄉里推重卽有之徒使猾胥比
周脊梁目濫耳蔚宗有言俗儒爲生忘其虛拘拂巾
拭裼是不可恥也就可恥也履穆云漢世人才多於
唐宋全是辟舉中來某云亦是風會使然漢世人才
不能多於唐宋只是公輔選望漢世尤嚴推讓既多
品望自出自晉而下不復推讓執政顯官皆可營躐

所以漢晉之季台鼎多上流唐宋之末碩儒多下位要是風會欲頹羽儀自落天之所壞亦不可支天之所支亦不可壞科條變更何力之有

張吉甫亦問古今人才自三代而下當推孝武如廣川學問奥於昌黎龍門史材軼於夏縣長孺勁直尚於玄成曼倩諷諫達於懷英他如申轅儒術衛霍武功王馬文章張趙吏治皆為近代罕儔其求賢之詔唯見元朔元光三詔書耳作興未久辟舉亦未盛何處得此輩來某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經術吏治

文章武功孝武一身兼有諸賢之撰廣川得其沈子長得其逸長孺得其氣曼倩得其智張趙得其刻衛霍得其毅凡一代人主首出羣臣才器來而從之往往相比貞觀諸臣合成一貞觀明道諸臣合成一明道開元諸臣合成一開元靖康諸臣合成一靖康分配精光如星與月如何得使元狩諸賢遂與豐鎬比烈乎吉甫云南渡亦儘有賢才與高孝不類如何僅成高孝之蹟某云合來亦只成一高孝散去亦只剩一南軒不受精光若如何得與此數吉甫云如此則辟舉亦是要事令諸儒耀得配光明某云是譽既不恒有遲速又是平行順帝既似樊英嚴陵亦像光武只要大家留意不患一世無才

羅期生云舉錯自是大權知人尤是絕學尋常說舉直錯枉人人曉得一當人材之藪冠帶相蒙拜揖氣昏何繇辨得夫子告哀公誠知天知人告定公說舉直錯枉當定哀時此兩句都無人辨得亦無有用處堯湯而下誰知仲尼者某云聖人則是難知如枉直亦自然易辨不過衆所謂直便是直衆所謂枉便是

枉耳羅期生云衆論必察豈可定憑某云是非功過則是難憑如直枉者斷之以理與衆共之百不一差也期生云後世知人如叔向之識鬷蔑亞夫之論趙禹孔明之於孟公其照如犀用各有濟此是何如某云知人只是知己知己既精以此照人如鑑應物倍我師之乎我友之勝我兄之濟我弟之如此自然有用期生云此處莫有不同鏡有己便見不得人了夫子說知人本於知天天中空洞豈有己在某云君子省身事事以天為度事君事親事兄事友自家節次

極是分明以此看人多所推服自然我用得他期生云如郭林宗第五伯魚一樣藻鑑是何處得來某云只是看直看枉揮金不顧此是直上一路執物問價此是枉上一路棄布空山是直上一路就藥京市是枉上一路此處分明且勿問人經濟幾分福澤多少

盧淵聪應珠戴薇仲昌祖亦初下問淵聪云曾論記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子夏獨舉皋陶皋陶佐舜首開誅凶之典與伊尹放桐同是一樣辣手後世豪傑輕視君相如蔡剛成霍子孟漸漸上來追着正位都

是兩人開他如此變動天下亦須才人子夏獨以為直何也後代如李膺張東之輩亦稱直臣却自家不保如何濟得天下濟天下須是才德咸備又須聲實兼隆皋陶出於望族有才子之稱伊尹歷仕兩朝懷非常之異所以一出而四海震動革面革心今乃欲取草野書生授以折衝之寄萬一不効都為豪傑鄙笑耳薛文清之早退吳康齋之辭秩卻於此處看得分明也某云領教領教

戴薇仲亦云國家甚急選舉如監史二途極為劣薄然漢自王尊趙廣漢出於佐吏宋自陳東徐應鑣出於太學才槩皆為可傳如以皮相料人則馮煖之求魚自薦孫明復之乞錢自污皆表表終譽豈時人之所別察我朝考選既三百年重赫之試糊名易書人才變化盡由此道必使監吏皆學秀才猶使秀才皆為監吏也雨集之水不生大魚必從異徑以得異才如何而可某云此天上事我輩書生如何與復議此

洪尊光一日問三墳書與自元豐汲冢書肇於太康是真是偽某云宋人好談風水三墳為堪輿之鼓吹

晉人好冒經傳汲冢為魯壁之羯鼓也如論真偽今尚書中命詞尚有三種不同何論汲冢乎尊光云何謂不同某云張霸偽造鄭玄胃箋遂二百年劉向繆錄馬融繆註又二百年梁柳翻新闕宮賜舊又二百年幾鼎耿光過七百年火土侵尋亦無辯處王忠文疑其事古而詞反近事近而詞反與吾取其近道而存之純晃從衆何足嫌乎

朱季父問晉靈公之弒董狐直書亡不越境則凡與弒君者逃千里之外可乎當時董狐只合舉其事以

證不當以爲疑詞孔子曰惜也越境乃免惜者惜其狐之言非惜宣子之不能免也又左氏書荀息之死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是指荀息不能止詭於前而輕諾於後貶詞非襃也某云有此問吾都見過季父云漢祖欲易太子留侯能使太子安耳不必去戚夫人袁盎止愼夫人與后並坐亦不必去愼夫人凡閫內燕私人臣有不敢與者荀息之見或生於此且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齊之六嬖聖賢到此都是小心如呂武臨朝一節實國家大變

王陵　炎欲以一言折之不得而死陳平狄仁傑置若罔聞而身國俱全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行忍辱必至毀敗乎某值脉云季父誰授此說莫亦嘗從李宏甫得來

異日劉慶穆見問昨朱季父問數事極是關係如何不答某云某偶有所思耳云誰某云思雋不疑韓魏公也始元間有一男子乘黃犢牛詣闕自謂衛太子詔使公卿中二千石雜視長安聚觀丞相御史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至叱從吏收捕大臣愕然不疑曰諸君何恩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不以爲非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英宗之立與太后未洽屢有危言韓稚圭調護甚力恐有不測一日對太后大臣等外廷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英宗初晏駕名神宗未至英宗復手勅曾公亮愕然欲止名太子稚圭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何可此時不名太子天下似此事者正自不乏吾偶念二公耳

不復答問何足疑也

慶穆又問前日吳雲亦問葛公不立北地王魏秉得問諸公不爭昭儀之立此事甚當亦何不一深言某云大臣行事各有難易如使王諶可立武曌可爭葛褚二公爲之極蚤我輩相去既千百年留與二兒自持雅論耳

張瑒之又問周禮大司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以奏於圜丘六變而天神降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以奏於方澤八變

而地祇出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無羽
以奏於宗廟九變而人鬼可禮此一段是古今奧義
從無說得明白者某云某亦用心數年不得明白於
易之意上疑滯云何易之云五聲之中去其商聲一
也四調之中不依律序二也甤賓夷則無射仲呂不
在音部三也環宮義例并不可推四也四祀異用五
也變數異致六也六樂歌奏於是不叶七也有此七
義自先儒鄭公以至晦庵皆未明了今世儒者無復
能談則何用讀書窮理乎某云康成言之甚悉何謂

未了易之云鄭說天宮夾鐘陰聲其相生從陽陽爲
無射無射上生仲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中呂上
生黃鐘黃鐘下生林鐘林鐘即爲地宮又不用林鐘
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
南呂上生姑洗是爲天宮只用四樂地宮林鐘林鐘
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無所避用
人宮黃鐘黃鐘下生林鐘避地宮不用林鐘上生太
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避之南
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鐘

應鐘上生甤賓甤賓地宮林鐘之陽也又辟之甤賓
上生大呂此語尚爲未了且如天地之陽皆有所辟
則地宮林鐘何以不避太簇如謂天地同位亦辟不
用則人宮黃鐘何以不避太呂朱晦庵云此即環宮
之法舉其部頭以例諸樂耳如大呂爲角則南呂爲
宮太簇爲徵則林鐘爲宮應鐘爲羽則太簇爲宮自
是四樂各舉其一而言之然樂之五音各生於律律
有長短音有淸濁宮徵商羽角爲小素生成之法宮
商角徵羽爲大小相次之序今槪以相環則應鐘爲

宮淸濁已窮無射爲宮遂餘一徵仲呂爲宮則四聲
俱倒矣如何可用晦翁雖以部分相統中存細音然
畢竟撓亂取名遺實耳其於司樂專用三宮之說有
何干涉晦翁又謂此是降神之樂偶舉四段則不應
謂是六變八變九變之全也自有周官來無人明白
且如祭祀尚柔始實剪商之意都爲無當至於唐人
稱周木德忌金尅之則成周全樂并廢商聲殊可掩
口荀卿以審詩商爲太師之職古君子皆有聯簇辨
聲之學今此一章書百八十字無有能辨者當是如

何某云祭事尚柔孔子謂非武音此一事最易明矣然樂有五音二變如何缺得只是不用商部以領宮聲晦庵之説是也然古今未喻者凡樂十二律皆自以本律損益五聲得六十器器本於律律以和聲至應鐘小羽二寸二分一釐四毫七絲於管極短於數極輕於器極細而聲律始盡所謂大不踰宮細不過羽也五降之後謂不復彈所以二變不用則無八十四調十二律不旋則無百四十四律故黃鐘爲宮則動其宮爲角則動其角太簇之徵太簇之角姑洗之

羽應鐘之羽皆用其器以爲其聲非抑其本宮之律以爲某律之聲也至於陰陽相感聲類相求如周人克商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律星在天黿之首日月星辰皆在北維是以樂准本之以求其方鄭云夾鐘爲房心之氣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實則天駟之分也太簇在於析木黃鐘爲天黿姑洗奇星雖五位三所之所不列然是冬至日出之位故日天駟爲宮天黿爲角析木爲徵奇星爲羽六奏而天神可禮也地本於林鐘鶉首天社在井鬼之外姑洗日之所出南呂日之所入舍無射而用南呂者卯酉之位天地匹也南呂之羽入於畢周人所用以出師也人本於黃鐘黃鐘之宮大呂之角太簇之徵應鐘之羽皆在北維故曰武始成而北出天地用其日月故天唱以夾鐘地成以南呂人用其寒暑故遺子而終亥應鐘圜鐘函鐘二者木德所爲終始聖人之精微存焉南呂中呂大呂此三者金德所爲終始聖人獲其成者去其生者水德去其生火德存其始去金水二星以取夏殷之實存火德之始以留邠郇之治聖人之精微

後世之所不知耳時常歌奏本於太歲日辰之合故有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甤賓歌函鐘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蓌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若別有大事於天地宗廟則六成九變聖人備取之矣晶之云合歌合奏康成以爲蜡祭之樂故舉十二辰以終歲事四樂極變晦翁云是降神之樂耳某云蜡祭則是矣如降神之樂則安得六變八變九變用爲迎送之

其乎曷之又云爽則仲呂無射夾鐘旣可以享祖妣則何以不動於宗廟之中某云正如康成所云亦各有取之耳曷之云六十律自京房而後多有傳者然是非各半萬寶常造百四十四調八十四律爲當時所輕遂不能傳今如皆用六十器六十聲則蕢鼓琴瑟笙簫金石八音之中皆六十種安得如此繁重某云禮樂七年始就八年復興如何草草以胡樂俗製了之且無此法何處有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及諸種種宮角互異乎曷之云史遷以黃鐘損

益宮角商徵羽爲序及於小羽而止今皆反之何也某云此易改耳史遷以下起上爲命音之體以隔八相生爲命律之序此無所復疑唯五音出於器不出於聲此須明耳曷之云損益相生鄭世子有八六九起之說爲近代所推今皆以爲未達如變器爲聲自成七律晦翁而下一二達人亦多宗之又如高漸離擊筑荊軻和之一爲變徵再爲羽聲前日講詩亦一器及一管俱可作四聲荀勖以節叩食器備有五五聲以一律備作四聲何須別剏某云此唯絲桐及人聲能之至於鐘磬何能復移古之舞者皆無聲直以其象合於律呂今之舞者皆有聲猶爲鐘磬自行分訴耳安能復別古人制作之妙曷之云范鎮王樸阮逸胡瑗司馬君實諸公皆名儒爲何聚訟終年不合某云大司樂一章書尚摩勘不來如何追理倫夔之緒好古敏求要有節次切莫泛泛連根帶葉務爲該備也

乙亥仲冬廿日道周識

門人劉濟劉淳集編

漳浦黄石齋先生著

海澄後學郭文徵晴嵐重刊

丙子春某以守歲還山獨處墓下時諸親朋各以歲事家居未遑講論而某新奉環命將改荔衣擬拜疏請告稍謝朋從山中書籍皆朽蠹無復足披抱膝看松增其寥落儔諸友尺牘中有陳克韞問業十則劉薦叔問業二則克韞長樂人爲平和司鐸敦尚文行所稱道最深至可觀劉薦叔福安人以訪郡守至亦

邃於學問又有薛當世大志寧德人問學四五事皆名孝廉不相迂鄙又有　李陳猷可藎談商三易皇極亦六七事未有以答也自揣寡陋生於海濱未有聞知然諸君子皆淵懿拔俗即無以答之其問難宜自足傳因略爲次於後

陳克韞一問榕壇講屢空說命字大是不同命屬太虛屢空則近於虛故曰庶乎貨殖屢中便礙於虛故曰不受命顏子亦多中時但中仍是空如簞瓢陋巷已算到周流無用處子貢亦有空時但空不能屢如到切磋琢磨後前見已自無存是兩賢絕詣但曰屢空便有不空時簞瓢陋巷尚有簞瓢陋巷在三月不違亦尚有三月在曰屢中便有不中處性道文章却推解不來聞一知二亦遺落處多如夫子者周流天下何處定是曲肱疏水罕言雅言何處定是見聞解悟到是兩賢之所未及又云夫子於兩賢往往較量點化一貫爲屢中切劘屢空亦爲竭才徵旨鄙夫一章次於多能之後與如愚多識一樣着眼豈不是點化分明

某云某看書何曾到此某一日曾晤丁玉明坐久無可酬對者某因云顏子竭才又稱屢空夫子說我叩兩端而竭焉此兩竭字與空字如何取證玉明云先生胸中豈有未竭處某爲爽然又憶辛未春日劉完公初入都問屢空貨殖之義某云屢空便是顏子窮欠貨殖便是子貢聰明向後完公再舉此語某遂不

某何曾說簞陋有餘周流無用曲肱疏水現前富有天下三十屢空現前享有究國古今只有兩人一稱綵矣一瓣賫天一者享壽百年一者廟食百世子

貢恁地聰明豈遂儘不到此儘不到此子貢也
張明公曰不虺勞而底豫舜其功無所逃而待烹申
生其恭亦看得六七分意思
克韞又云博學無所成名黨人無心議擬已寫出夫
子上達莫知境地夫子以為知己遂說出下學實際
來夫子一生不厭不倦只下學上達一句開頭說學
習便到不知不慍說中庸便道遯世不悔學到不見
知處直是心體上取照非世人聞見所及故以上達
破子貢聞見榜樣然不言下學是何等工夫子貢粗

心却不復尋故謂黨人之語遂指出射御以示門弟
子禮樂射御書數正是下學吃緊處射者反己最可
悟道御之一事與周流較親故曰吾執御矣蓋實實
約略生平如此非是措對也黨人雖不學却千里相
遇子貢雖聰明却當面錯過某云子貢何曾錯過下
學上達依舊是一貫本子只說箇上下十倍分明夫
子對子貢傾厨倒庋子貢見夫子目定心癡一日陡
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理會猶未十分
一貫如富子驟貧又一日見夫子自稱莫我知

也夫子貢商量未下忽領得下學上達如貧兒驟富
言下再着不得一毫言語聖者自示賢者自承悟人
不討下手美子不現全身如曾子門人便須償他忠
恕一飯之外禮意藹然今日如何又把殘羹當作大
牢之享執射執御分明是破着名心銷他學摩老子
云如大久矣其細聖賢學問中無復有細於御者何
曾見周公以卜宅致富虞舜以陶漁興家
克韞又問前日說孟子學易以五百餘歲見知聞知
闡發深微然孟子學問盡於不動心不動心在知言

養氣易中何處說知言養氣只是孔子聖之時也時
即是易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此
便是易了某云如是人都曉得再不須問亦不須說
易云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辭寡躁
人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便是
孟子知言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知微知章
知柔知剛此便是孟子養氣養到此處饒說得三極
自如一極不動不要泛泛自酬應上看人工夫
克韞又問知其性則知天矣此章心性身命只是一

奔事知得透卽是行行得透卽是知學庸兩部都是心性上事易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子說盡心知性以至立命想亦無甚差別大抵窮理至於盡心則盡矣盡心是知亦是行盡心以下孟子字字說易盡心以上孟子事事學易盡心以上卽孟子六十四卦盡心以下卽孟子繫詞孔子有孔子之易孟子有孟子之易猶伏羲有伏羲之易文王有文王之易某云讀書尙論最要實安得如此槩括易字一字豈可漏掛孟子七篇前五篇上下都論仁義禮樂窮王聖賢的的大意告子盡心兩篇纔爲學庸疏明心性爲窮理源頭關防萬世錯路所云盡心者大要明善而已明善卽是致知誠身卽是格物物格知至卽是至命孟子云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此卽格物的的大意人把學庸論語來看孟子字字分明何消以易湘他伏羲文王孔子三聖相傳於易前不敢錯說半字程子說顧兔可以作易常爲之贊假孟子卽是論語學庸疏義耳趙岐云孟子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孫奭云天以七紀璇璣運度

七政分行故以立法二百六十一章以當三十一歲之月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以當九十五歲之日蹟其七篇分章歲縮以當一歲之辰自孔門來著作無有精於孟子者又其全書未經滅裂是則告子盡心部之閭陽瑤光矣是皆看孟子太高然見古人用心未嘗潦草對聖賢開目也

克齋又問心字易知性字難明性一也朱子解性以爲兼氣質而言語雖本於程子然似有二性矣要之性不離氣質第不襍氣質而言耳非特耳目口鼻爲氣質卽心亦是氣質心之生處是性譬如火是氣質火之光處是性水是氣質水之流處是性心之生處卽仁義禮智故曰性之德告子以生爲性原不差朱子以知覺運動解生亦不差第後人認知覺運動爲血氣猶孟子所難白雪白玉者遂差耳不知孟子初未嘗非告子特恐其分別未精必流爲義外之說故就生字盤他盤到根心生色所在則幾希之義亦明自惜告子不得而遂勿求耳某云克齋與達巷回護猶可何與告子回護自孟子後無有知性者董賈尙

不錯至周程便錯耳夫子說性相近只論上智下愚之初不論上智下愚之末耳智愚末流皆是習豈是性便如此克韜說不雜氣質而言此句最好說不離氣質而言便不得氣有清濁質有敏鈍自是氣質何關性上事如火以炎上為性光者是氣其麗於木而有明暗有青赤有燥濕是質豈是性水以潤下為性流者是氣其麗於土而有重輕有晶淖有甘苦是質豈是性生字只是就字起義也如何便指為性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是天地之性是就理上看來故曰天

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曾以二氣交感者稱性也以生謂性自然以食色為性以食色為性便與鳥獸異類無別耳記曰被聲別色而生只是說他活路豈是所以生之理也就生上可折到幾希所在猶王伯安少年折竹木要求理所在也水之潤下火之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人之仁義禮智信豈可折其形體而求之只就形色看出天性則是聖人盡性之妙看天下山川草木飛潛動植無一不與吾身相似此從窮物格理來仰堯夫三十年纔見

一半如何便以一句塞之凡聖賢立言再不糊塗勿為傍門所誤

克韜又云天字易知命字難明大抵天命之說亦猶心性之說心之生處是性天之不已處是命天何以見不已即在人心之生生處故曰天命之謂性天之行健無息即心之戒慎恐懼所以說命必到無聲無臭說性必到不睹不聞天命至處便是太極太虛心性至處便是至誠至聖天之有氣數亦猶人之有氣質性無所麗麗於氣質命無可見見於氣數故言氣

質而心性即在其中言氣數而天命即在其中不可分天命為理氣數為數猶不可分性為理氣質為質也某云說合處何嘗不合說精微處自然要條段分明天有氣數人有氣質天命在氣數中人性在氣質中何嘗不是然說氣數則有災沴之不同說天命則以各正為體說氣質則有智愚之異等說人性則以至善為宗氣數猶五行之吏分布九野與晝夜循環猶人身之有脈絡消息天命猶不動之極向辨出治不與斗柄俱旋即人身之心性是也心性不與四

分咎天命不與氣數分功天有福善禍淫人有好
善惡惡中間寂然感而遂通再着不得一毫氣質氣
數不睹不聞無聲無臭只是性命宅子於不睹聞處
見睹聞於無聲臭處斷聲臭總是宅子上認着主翁
四面巖牆走來試命一團花酒就中取性縱使不死
不昏亦是他數高粟厚難道是立命知性也凡說性
命只要盡心者不欺本心事事物物當空照過撞破
琉璃與天同道四圍萬里不見浮雲
克韶又云前日嘗講夏時之義因思建子建丑之說

舊紀所傳載之已久然信史不如信經疑今不可疑
古春秋書春王正月之義本直截而無可疑合之詩
經七月流火七月食瓜之無可疑者豳風作於周公
底定之後而周禮以正月之吉始和懸象魏日始和
明是孟春未嘗建子也即商建丑亦未有實考惟商
書伊訓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見之經耳然既稱
十二月則是未嘗改月也自軒轅以來皆以孟春正
月為歲首代有律歷而子獨取夏時者蓋天道運行
毎數年一差想夏歷獨考較不繆比諸歷為精故夫

子用之非疑周正也然正朔原無所改而行事或有
相兼夏書云怠棄三正則建寅而兼用子丑昔亦有
言之者也今建寅亦以冬至稱賀又以十月為歲終
而行鄉飲酒禮周未嘗以子月為正朔也如此則豳
風與春秋亦可以了快而無疑矣某云習見此說讀
書要有憑據不可專以意斷之公穀要以意斷事然
至於春王正月不敢以意斷為寅月者是其親見不
可誣也史遷親見秦人建亥共書二世至武帝以上
皆無寅月今諸世表現在可考既不疑於史遷不可

疑於公穀左氏凡厤書時月之不敢違者要以日食
為本使日食不必問則朔望時日皆為無用矣夫子
之不改周厤此無足疑夫子之思用夏時要是一家
私論亦可更變魯史以紀時事也春秋書春王正月
春王二月春王三月此所謂三正以示列代之所致
謹不可以月令繩之汲冢書有周月稱一月既南至
昏昴畢見日短極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
歷十二舍終則復始又云周正歲道數起於一而成
于十次一為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

各有孟仲季十有二月各有中氣以肴時應春中而水春分穀雨是則汲冢之意謂數厤則以一二三四數時則以春夏秋冬也豳風數日則云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又云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獻羔祭韭三之日即寅月也而不稱歲首尚以日命之數月則以巳月爲始云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又以午月繼之曰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蓋

當時各以干支紀歲以陰陽別之十月無陽而謂之陽月四月無陰而謂之陰月日干月支五年再閏歲陽在於玄枵則歲陰在於星紀律陰在大呂則律陽在黃鍾星窮於亥而律窮於巳故干不數亥以甲數子十一月甲子十二月乙丑正月丙寅二月丁卯變月爲日以一二三四呼之五歲而復始支不起午以巳起巳四月己巳五月庚午六月辛未七月壬申八月癸酉九月甲戌十月乙亥甲與巳合五歲而復始戊辰皆土也姑洗之律陰陽盛交合有月月故曰春

日又曰蠶月凡天人之務至五歲而備矣日月之交五月而變揲蓍之法陽四而陰八故以四呼日以八呼月秀葽鳴蜩食鬱亨葵剝棗築場納稼及於絛桑此八月者聖人所以成務也其四日則聖人以之經始聖人之分別日月損益陰陽本著與律傾重其事以告後世之遠者至其改憲分明三代異制觀於十月云隕蘀云納禾稼云滌場云爲改歲爲春酒則子月之爲歲首明矣七月鳴鵙食瓜其氣候原是五月九月叔苴十月隕蘀氣候亦似入九月豳在周原之

西決無晚寒差兩月理然不敢定爲先時者以斯螽一章觀牀下而嗟婦子改歲之義不可易也詩稱二月初吉載離寒暑言寒而不言春又稱維莫之春亦又何求言春而不言初大抵語日月則取之易有四有八以一爲始語寒暑則取之律可敘可歌以辰爲端也曾點說暮春浴沂自然是建辰之月孟子說七八月間旱則還在未申之間所以然者孟子言日月而曾點語寒暑耳世儒不見汲冢書另有月令易有時訓又不知周公所以煩重其說使士君子究其理

田夫野叟猶其事習見夏時則曰正二三月爲春七八九月爲秋耳五年再閏十九年七閏之說豈不復考故夫子特錄豳風以起小雅使人知有日月寒暑之異七月始寒則正月始暑甲日始陽則己日始陰戊以陽兼陰則癸以陰兼陽五年而知其閏十九年而知其次三四十九戊癸互宅此道不與讀書者治之寧當與田畯耳語乎仲尼以詩自爲詩春秋自爲春秋詩可以諷詠而通春秋竊目衆所共睹既不宜別爲日月寒暑之說又不敢更改時制移時換月故

以春還春以秋還秋以一王之憲不可擅易以亂小民之耳目又不宜更定以煩君子之心志使後之人有通於其說謂春非春秋非秋者則卽有罪焉耳是則仲尼之與周公同道也攷周克商之月在於亥杪日月星辰皆在北維因爲歲首以祀人鬼始於黃鍾猶太甲初年遵用殷憲十有二月祀於祖廟也然殷不改歲而周則改歲既改歲則未有不書元春而書冬仲者此皆事理必然無足多怪至於制作則周公備極矣三分四時入尺取晷復爲元始如用立春則

太簇之律發於明夷觀其享祀用樂天生夾鍾地首林鍾人用黃鍾其義可見豈有周公仰思待旦不知顓頊以來四帝一王同用建寅之是自仲尼立議以後人皆唯唯夏時是遵其實不知夏時遵合何旨已謂泰月大來農政伊始耳仲尼損益百王與顏回特發此論明白易曉亦欲省周公之煩重還天下因天下以知百姓無敢淈五始棄三正者并不敢以反古之說誣議聖賢至如建寅之說二分二至自黃帝以來播於閭巷其誰不知杞宋所傳當於漢初尚有顓

頊正厤及正殷歷諸書夫子皆以爲非時而斥之當周室東遷熊楚稱王時想卽有剏建三正私行其厤者夫子特筆以識周正當時之議夫子猶今日之疑周時今日之宗夏時猶夫子當日之尊周正也凡春秋日食間有難知至於災祥雷雨極爲易了隱公九年春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春三月卽夏正月故以雨電爲災既以震電不宜復雨雪故亦書雨雪如夏正驚蟄而後大雨震電又何足異乎近以法推三月無癸酉庚辰癸酉乃二月十日庚辰乃二

月十七日如此則震電爲蘙含而發矣又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亦是夏正酉月不宜雨雪十四年正月無氷亦是夏正子月不宜無氷如解凍後又何足疑信公三十三年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此是亥月無疑唯二年春王正月不雨至夏四月不雨疑爲子月未宜雨耳然已帶四月六月而書則非爲正月宜雨也襄公廿八年亦書春無氷如夏正者又何足異略舉數條可以豁然康成守道不篤以蜡祭息老物謂建亥之月是矣又謂上春釁龜疑是寅月然

泰人自以亥月釁龜康成稱爲歲首又何必疑周人之釁龜移於寅孟乎康成不精春秋故持兩端然其解周禮正月始和爲和解典制不指氣候卓哉其言之矣世儒寡學罕舉致論要當詳悉與之共明蕲勿以某爲誕也

克𥂁又云嚮與考較事見在邦必達題作者多就應世上此似非是玩質直三句是學問絕大本領非聖賢不能知非聖賢不能行極不是酬應作用也大抵此章爲聖賢而發當時狂狷學力不深涵養未至尙有動而忤俗反而自疑所在此自疑所在却是好義未到頭處世人看他略踈動成非笑惟鄉愿輩同流合汚與衆煦煦到處騰譽子張却有學術之變直欲勘究到底看他是箇達人不是達人抑是鄉里吠聲之輩夫子見他說箇聞字竟爲他一一剖判說出色可取直不可取仁可取義不可取自慊人可居自信人不可居排他聲聞之輩爲無根之流斂此狂狷之氣就中行一路此便是盈科後進成章必達的意思某云此則精微此便是下學上達根基

克𥂁又云達是精神貫徹達處都無聲名聞譽只是天知人知自家洞朗悅親順親信友獲上亦從此貫去謹愿之人只能做出忠信廉潔不能做出忠孝大事在家也只是阿容說孝子不違其親在朝也只是阿容說大忠無所擊忤世人見他軟美說話好聽便推轂他後來極不濟事壞人邦家做自己聲名所以夫子惡他比之於賊如是聞人恐怕尚有好惡又敢做仁人又敢作孝子又敢作忠臣又敢做義士壞人心術并壞人邦家所以夫子定要誅他某云天下何

人不忠孝何人不仁義只要涵養與濟無上人之心古人云性猶火也火性炎上伯夷典樂曰直而溫皐陶九德亦曰直而溫察言觀色正是鄉愿丹頭取此他山攻我良玉默地自疑只恐我仍不是又恐認賊作子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克齋又云井田法度今所難行卽戰國時未必行得孟子何以惓惓於滕助與徹皆井田也鄉遂用貢都鄙用助徹之法較貢遍何以教之行助而不教之行

徹又引大田之詩云雖周亦助也凡代無不弊之法何以獨言貢法之害竊意貢助各有流弊亦如差催之各有利害以後代所行言之則貢法之不可廢亦如催役之不可罷催便於差貢便於助至今未有易者豈聖賢不算到此抑法有宜於古不宜於今也某云井田原與封建并行封建則疆域易明經界易正如一同之內遂溝洫澮以達於川徑畛涂路以達於畿皆有丈尺步數分明老稚之所共曉既為郡縣則民易轉徙官制不定兼并游食者多非如五等所能自理又天下已大夫王畿道遠勢必改徹為貢今日之四海猶古者之侯甸也古人意思治地之法只是經理民居不是盡地之利每百里內各棄一二十里以為道路溝洫只是怕民遷徙商君開阡陌以盡地利是後不得不純用貢然自民家輸公各有定額能以什一取之亦猶之徹法耳吳越賦重有什二三者如周禮不易之田所謂上則江楚闊廣多一易再易之田亦有賦輕於二十者矣九等徵輸蓋自禹貢而然取民之道猶之治家業少則其算齊業大則其算

寬今民家自置產與民均分猶之徹助也輸米於公有過十一有不能十一者如使官家丈量民田要十分取一雖酌其豐歉計畝均分豈不為厲於天下隋宋兩行井久輒廢所以然者不知先王之意只在安民不在任地耳以千百國諸侯自家算齊供應王官雖密亦可以四海一王丈量起科奪富與貧貿田自實雖二十取一猶為不可也限田與優免原自同法優免既不可冀限田豈可復行誠得良有司正其冊籍則行阡陌知一方貧富之數令無詭寄飛灑之弊

已助得一半徹到十分耳差催雖互有得失然差役亦要良民士着不失浮浪之徒失陷官物催役多是游民奸黠所合今綱運關係尚須差官唯民夫驛遞幇貼催役耳豈能與貢法并稱貢法如大海衆水所合不得不鹹禹貢九等至十三載乃同食其明德者無庸復議如子產治鄭管仲治齊便不得不更定一番孟子亦是此意所謂業少者算計宜密耳如以五十里封疆界於大國內有君子野人之需外有戎馬交際之費無遂溝洫澮以別其域無田產穀祿以固

其心此徒爲隣封芻牧何可十年自保乎孟子勸滕公行助只是安貼民生陰寓邱甸兵農之意不在徵賦利弊間也其心非貢法以貢法行久必使衆庶痛癢略不相關如富家子執簿結租坐享成算一傳之後移坵換段了不復知亦無復主佃亞旅守望相助之意耳自秦開阡陌來君如罝碁民如飛鳥方丈之田已千百主矣每見孟子議論極是精微克翻又云什一之說必如朱子於公田中取二十畝爲廬舍只以八十畝還公纔成十一然周禮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則亦不能槩定於十一者又治野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差等亦如之而公邑家邑小都大都之田皆當時公卿大夫之制祭祀朝聘皆在其中而餘夫二十五畝并圭田五十畝其制俱無所考豈請野以下皆孟子自爲經濟抑原本周制而爲之歟某云孟子所謂皆是周公餘意趙岐云請野九十而助而如也欲令郊野九區如什一之助法也又當時國賦差重孟子欲使國中什一之賦從古者園廛二十稅一之法故

曰自從也從古法也然考周禮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自是王都之制與侯國不同孟子嘗言輕於堯舜之道爲小貊小貊今安得使鄉國之間二十稅一乎想周制王畿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滕之國中亦有雜行遠郊甸稍縣都之制者孟子勸其一切皆行什一即所謂鄉遂用貢都鄙用助者然云使自賦則不定爲常額取盈如貢法之硬耳諸侯之國中只當天子之近郊是亦王制非孟子所剏也周禮以廛里任國

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康成云宅田者致仕之家所受田也士田者仕者之田所為圭田也蓋天子之卿大夫受地視五等爵而初仕與致仕者未有采邑理合為致田以佐所不及故此數田在公邑家邑小都大都之外又小國之卿僅視天子之士則自卿以下祿入甚少為置圭田五十畝亦是本王制所為宅田士田者非孟子創義也田制餘夫受田并萊田三易之數皆如正夫小國郊野不比天子

之鄉遂故為酌量其數得二十五畝令不至從業以供致旗任輦治洫之役故自周官制度之後考究精詳未有如孟子者蘇潁濱至譽司馬法以為周禮指萬井之提封為百乘之采邑疑其出車不似古傳可謂過矣後世儒者輕議古書惑溺近說孔君以謂是盤混沌而畫蛇足將天性命而失卮酒今先生推信周禮推崇孟氏亦五經之館轄六藝之喉衿也

劉蕙叔云鄉讀問業第十二卷云身心原無兩物着物便是妄意意識情欲附身而起誤認為心則心無正面亦無正位又云要曉得意識情欲俱是物上精塊不是性地靈光又云格得此物十倍分明始信得意識情欲是心邊物初不是心分别痛透雲霧俱消矣然思意識因為心累亦是心之所生孟子云乃若其情則可為善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又云欲立欲達如此等情欲皆在理路盤轉謂何非心且如無此四者則此心便虛空與葱嶺何異葱嶺之學掃除一切單刀直入故曰本來無一物今稱原無兩物則尚有物在又云意識情欲是心邊物則物復有物竟

多無所掃除者孟子謂凡有四端於我知皆擴而充之要使人於情中認性欲處認理人際認天動靜體察一念之生觀所繇起一情之發審所繇止到人欲盡時天理流行自然皎日當空纖雲不起入夜出晝赫赫如常某云兄為孟子所言異於夫子抑夫子所言異於孟子耶孟子說擴充不是漸次夫子說欲仁不是頓了萬物都有個真源知所繇起知所繇止知擴知充此一路火光如從電來則是隔山雷影不是本光如從燈來則是籠下炊灰不成獨照只此一物

通透萬物要在意識情欲邊頭認他如借電燈以準
刻漏也夫子立言如中夜泰山金輪陡現孟老立言
如東窗正坐特地分明蔡嶺諸賢直從被中說是寒
來暑往耳其格物者只格一物格了一物更無萬物
某看一物尚未能透如何敢說無物來餘
又云如俟人欲盡後天理流行且待雞啼占風撥霧
也
劉薦叔又問前講云定靜中間自能安慮人到安處
始識此心直正面目漢思易云何思何慮孟子曰不

慮而知慮似第二義大學乃自知止定靜之後得之
則慮是聖神絕頂工夫矣晦翁云處事精詳此不過
一貼細人事耳豈必盡從靜定中來積疑數載及讀
書經安汝止惟幾惟康始知惟幾之慮決自安止中
來禹思天下有溺者繇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繇
己饑之伊尹思天下之民不被堯舜之澤若己推而
納之溝中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五聖人積思待
旦不寢不食要盡天下納在至善之中盡百世食他

明德之報不知多少險阻曲折豈是不慮而思之所
能了中庸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此知止能慮都
是誠明動處到了能慮纔能盡其性能盡物性可贊
天地化育二氏亦知定靜如何識到能慮管仲諸人
亦慮周數世又安人物又無源頭學問終歸少補前
日說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只一思字是盡存之要
法可是此道理不某云正是此道理亦正是此事難
得精詳也民便是民物便是物如何看得有一體之
親有明新之盛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

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唯幾唯深唯神總是一箇能慮而蓍龜似不慮得之
聖人於此看得分明知天下只是一物更無兩物日
月四時鬼神天地亦只是一物更無兩物說是兩物
者人所不知龜亦不知蓍亦不知了說是一物者何
以人所不知龜又能知蓍又能知只是人多思慮如
泛海洋泛看流星無復南北到有一定東西範圍不
過曲成不遺兩滕貼地一日一夜周行十三萬里若
竟此言只恐世人吐舌也要知天地只是轂子日往

月來寒往暑來只是脈絡周行丈數無數聖賢只爲
天地瘵得心痛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
也矣
又云天地無人只是一塊血肉人無天地難得一線
空懸
薛當世自寧德來鼓篋甚殷初至問學以何爲始某
應云博約爲始當世云約猶有所始博何所始某知
其學有繇來因問云見何所學當世云潔其心某云
潔心云何當世云潔其心則神明來舍潔其心則聖

賢爲徒潔其心則君親可格某云以何爲心答云此
有覺者爲心某云何者是意答云此轉覺者是意某
云何者是知答云此不受覺轉者是知某因問云何
者是物良久答云此中無物某云既稱無物何得有
心有意有知既有心有意有知何得說是無物良久
答云謂中無物所以有知如有物者知安從來某云
若爾無意何從得知若爾無心何從得意知意心身
生于萬物此千萬物各串爾知此是博約路頭通天
徹地勿勦灑埽只備空宮

巽日又問知若有物不如無知心若有意不如無心
因意見心因物見知果然心知中初無物某云如此
則爾身中初無心知何從又見有意有物薛云物來
觸心知以虛應知往接物意緣觸生虛爾之間依然
無物豈應心裏有物藏知某云如此則天地間盡數
是物何獨爾心無意無知須知爾身的有自來又知
爾心的有自受止淌萬物動發萬知爾蓋之間若無
此物日月星光一齊墜落譬如澄水仰照碧落上面
亦有星光下面亦有星光照爾眼中亦有星光若無

此心伊誰別察又如璇臺四臨曠野中置安床日起
此亦不起月落此亦不落漢轉斗廻此不轉廻依然
自在打破大地二萬一千里這個心血正在中間爲
他發光浮在地面要與山川動植日月星辰思量正
法也此處看不明白禮樂詩書都不消說
巽日又問若此則是三界惟心六塵惟識也某云現
是一身莽說三界生成五藏妄僝六塵不是大雨淋
頭那得通身發汗如再說者則不須談
巽日又問古德嘗言儒者只曉得格物不曉物格曉

得致知不曉得知至某云不曉得物何繇說格不曉得知何繇說至我只要人曉得一物不要人了得千知薛云程朱夫子皆與崖議諸賢講論不知當日辯折如何某云大地盤旋見星見月竈厨燈火不禁夜行

當世翼日請歸告道便云明日回去又別是一樣學問

陳獻可博覽羣書喜爲通志成務之學貽書來極論洞璣三極之道以爲古今未有某未之敢仞也獻可

所著爲象林及洞璣式象皆本晉書宋天文志京翁洞璣爲立象序卦之所繇始來書言乾集虎首坤集龍尾緜是卦㸚爻象相推而萬世不鑿曆律不違日差地行循環不忒天之言也亦羲聖所欲言也兩極隱現於乾日月出入於坤轉六十四爲反對三十六倍反對爲七十二以之直十二爻而取度則二五之高深盡以之接運氣則腑臟之主客治以之取交會而加乘則日月之贏縮定天之言也亦文聖所欲言也大明生於東帝宮出于震太陰視之盈虧五精視之遲疾頂踵合于乾坤星漢區乎八際前際後際貞緯雜緯易詩春秋往牒治亂不爽君子推之可施進退補救之權周官不廢十輝餘圖遡諸占候君子明之可布徹治天人之業天之言也亦孔聖之所欲言也凡夫子所言皆自然之理故然之蹟夫子曰行于自然之謂易營于故然之謂歷易者行于自然而營之者也非夫子自道乎某自爲此書來遍示同志無有人曾看到底者獻可此言雖不敢仞然自是心地精微可謂窮理矣某答書既潦草不復記憶唐伯玉

過齋頭見獻可書因問獻可何不道一畫之變究於十八每指諸卷分屬而言某云他從天道下手未曾布蓍既於兩極六爻看得分明久之自然造此且此最易悟想彼已習故不復譚耳伯玉云自三千年只道六爻變化窮賾極動無人說得分明何不直舉與他想他直悟便談至此矣某云無多識人如何輕道一貫如蚤識一貫者雖百錢坐窮耳張易之又云獻可開頭便說乾集虎首坤集龍尾緜此相推萬歲不忒吾門豈有此法此法尚在羲軒已前數千餘年如

堯時日纏在虛則前去三千年亦只在壁奎之間安得遂符此數今過此三千年日纏壽星大火之交安得虎首龍尾常宅乾坤乎吾門只舉此段以為積算之始非以此為限如何守此萬年不爽某云伊亦看得分明伊云象數相推曆律不違日差地行循環不忒旣曉得日差地行寧不知虎首龍尾之非定舍只謂從此數起萬年可齊耳易之云獻可為何從聲音入手某云是其所長引伸到便凡讀書先因其明後通其晦如入暗室久便分明也易之云邵堯夫負不

世之資研精三十年吾門每每說他不合獻可此處登摽逈本如何看得分明某云凡窮理先致一曲後覩大全如為性命之學與秀才家講只是茶飯耳曾經外道走過一日豁然自知其非便十分洞徹矣為天道之學與曆律星象家譚之只是呆呆畫餅曾經邵家走過一日豁然知他未盡便百倍完成矣易之又云堯夫聰明自仲尼而下與太玄潛虛元包孰為優劣某云前日說過太玄而下惟皇極書粗得其意略為齊整耳凡讀書須洞見本原知羲文所以因理

明象因象明數有毫髮不可挪易之處非為方局隨人下手也楊子雲作太玄窮於畸零之分司馬氏作潛虛只得九分之一邵堯夫作皇極準準天道六甲之方至於盈縮氣朔交會不復能舉以之命曆推策則太玄之視皇極猶高祖之於雲孫矣消長乘除只是救敗之活法如要上遡羲軒下覷周孔必洞精七曆然後以易通盤打算乃知聖人所謂一貫不繇多學龍馬所謂呈圖不繇文字乾坤屯蒙之次非為偶然天一地二之文非為泛舉因而推之五百之期六

十之甲歲月日辰有饒有乏盈虛交食各有其端故云易之與曆曆之與律三者同用也記某少年嘗作太歲以形聲色九九相推各得七百廿九本於河圖曲折之數兩其陰陽以六因之足盡萬物之用然亦到底與太玄同摹其所以差者不過謂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約略相等耳必知此四者實不相等數自一盡至十八變乃知歲星之準鎮星之遲熒惑之倏閃金水之附麗各有繇然非偶相值也聲音唱和本之於律律生於易易中象數豈可纖忽挪移自漢以來

推步未通皆除坎離震兌四卦以為監司後餘六十以準一朞之卦堯夫不知其謬別依歲曆以十十二相起以歲月日時起元會運世七八九六宛轉相因推於聲音有字無字只得影響非為實測一年之外至於週甲少六十日以至三百日可謂疎矣三統四分只是髮絲不能盡合遂至數年之外交食盡差豈可立大概之乘除包千年之贏縮乎至於聲音微眇恍惚以八方之風調五土之氣比於鳥鳴鈴語尚有未該雖鑄以鐘磬諧以律呂大小異制厚薄殊度則

唱和之際遂不能齊況以口中之音調絃上之字變通愈便則調度愈難矣易之云獻可亦稱夫子所云物無定聲各隨其方方無定音各依其義數言已盡其蘊則獻可固韻亦包得此意為何不讚歎他某云此道極為精微繇人自悟不因言說其有據者一金二石三絲四竹定依古法起於黃鐘終於仲呂自京房變律而執始以下遂乖本聲況以喉齒調其舌頰氣質既殊水土各別繹之則易精用之則寡効合之則成書分之則無律必欲分配句調須上稽天道下

察物數包詩經之列國參禮樂之條度一本於易以聽八聲知水火之極微悟金木之重疊裁以五土終於坤艮九八七六以類相從而後六書之義七律之變可以并著而互起也凡事簡則易從易則易知今以三十六母翻切相宜實為易簡而陰陽清濁到處難齊分以七聲則疑礙閧起又堯夫所云十唱十二實是古法未可輕議以九唱十二為百有八以四因之亦是古法但四因一千二百九十六則是天方數始合於音中自去八百有一以易裁之合去一千九

十進退消長難以齊矣古云合同而化天地微眇之故未有不依天地而能長存者管子所辯五音為鳴窌離羊負豕雉木至今童婦猶能言之史遷較定律書由於金石後人更定遂指角為徵移羽作角況以開發收閉之義託昏喉齒舌之間六書之義僅存其一四聲之數反離其經是以洞璣緒論未之及敢更俟他年研精請益耳時以此意寄獻可使去未知獻可以為何如大約此道可不覃精必欲累思須精明易理以律歷之吾輩無獻可聰明且留精神以覯爻

象動靜出入符之於身一欲審聲便生卜度既生卜
度便落波流如洞璣者亦可得其大意知天地日月
星辰寒暑只自一畫疏貫自然極於萬世可示指掌
知聖人無雕鐫之功神明非刻畫之器諸瑣瑣者不
足勞心也

門人張瑞鍾集編

卷十七終

榕壇問業卷之十八

漳浦黃石齋先生著

海澄後學郭文欲晴嵐重刊

去日苦多也得一堂講論殊難程伊川云不啼哭底
孩兒誰抱不得子產遇叔向仲尼遇晏嬰王子晉遇
師曠終日談道撥之不倒吾彼蔣先生一問啞得旬
日也洪尊光云鑿山甚易得玉殊難蔣先生偶蹴龍
宮吾門何必自秘寶藏乎某云自某說論以來風過
樹翻無人復看落葉蔣先生纔拈一枝覺樹樹紅甜

山山碧職也四坐寂然某云此處不發憤那得樂來
前日爲誰開此難端儘成罪過尊光云問呂而德看
而德云前日爲夫子誕辰論教蔣先生甚得此問以
此罪過不從蔣來不從諸生却自夫子生下帶來某
爲愯然試請而德一一舉似而德因舉蔣一問云益
稷臯夔生値重華皆有三十年學問繇今思之其細
用當在五十餘歲第不知所學何事彼時山經木竹
尚諸稀傳律例樂書豈有定本無通天人參半抑從
心性透亙某云試問吳雲尺看雲尺云包羲六佐通

陰陽海陸之書軒轅七輔明存亡治亂之紀如無文字則法敎不章如有傳言則神明破漏神農半生七十二戰黃帝階下五十四賢論棄甲已自如山若著書何寧成塚遮而好古萬古上是此遮而先進從今千金餘亦此先進只借心性做箇箇紙天人做箇漆刋𤼵稷皐夔只是學堂弟子勿復問他髫亂勝衣而德云契不某云天人亦做得箇紙心性亦做得漆丹參半透乞蔣公已自說彼從今好古誰是眞本蘭亭譬如今人讀書將使後世爲今人無書可讀也而德

云如此則何處着落某云璿璣玉衡隨山刋木勿莬鹿豕是諸賢眞正行卷而德云如何不到精一本上某云此本已是畫圖書師何曾礎礴

而德又舉蔣冉問云文王五止其一部圖書此便是易有太極若於太極外更加無極便入老莊郎於卦象外另圖太極亦非羲皇初筆否某云試問鄭孟儲孟儲云前日論說已遍又爲朱陸重炊箕子九疇備有五方文王五止初非一畫白虎通畧舉義類得其大端易卦驗得其標潤遂流方術要如木父君火之說未免偏枯圖左書右之旋均有順逆既有順逆便有兩畫八變三乘只是一圈且如三讓之餘不說兄弟鬬嶽之裔不道夫妻鬩則兄弟同居書則長幼有序聖賢只是身體圖書未嘗口談河洛若論口談何嘗識得作睿中央便是聖人之於天道也而德云蔣公只是看象此又分交蔣公爲濂溪發棄此并爲京郭下鍼可亦契不某云蔣公欲認羲皇初筆若論初筆漆枯兎禿已在兄弟九首之前

又舉蔣問云中庸是舟一善是柁如無柁匠秪是岸

横一貫如樹學識如花徒取花師終同綵剪某云衆有蔣公虛心體道如此等語寘之誰復關心一經京鏴香光四照誰復看書能如蔣公者而德云人見吾門說性在止善開手已是迂儒又見吾門談道常有聲光亦疑枝葉不想瞿曇說善到隱怪路上是有柁無舟秀才說學在文章裏去是有花無樹也某云揖舩上岸亦是別路神通剪綵上燈亦是花心所造如不信得兩極通天終是敗舟落葉

又舉蔣問云阿難徵心似與吾儒不別只欠戒懼一

著耳吾儒自割臥榻聽二氏鼾睡若以心論統在天
命範圍某云而德看蔣公論心與二氏論心果有差
別抑無差別而德云吾門說戒懼伊說無佈只是此
處差別前輩亦云不攻二氏二氏自滅如鬼打鼓舉
梃與他鼓聲不作某云試問洪尊光看尊光云月自
不殊因眼異色既有異眼亦生異舌孟子說不動心
告子亦說不動心同一輪車有生有死詩說皇皇后
帝佛說衆鬼夜叉同一坐中有精有怪吾儒戒懼只
是仁人孝子事親事天之常如無此心只是鬼奴凰

犢之其畏敬有所恐懼正是明淨天中辨出雷根雹
子如是無風無雨何人不說天晴某云疾雷破山晴
天自在滿光滅火螯頓衣冠終是蔣公看得明悉尊
光云天命範依然鶻突此問開賭斷不傍人
又舉蔣問云周公驅虎豹犀象后夔舞百獸鳳凰論
他性學本無精粗然於苗頑殷頑反都棘手將絲人
不如物抑亦頑不易廉盡性爐中决無後先走作某
云試問呂而遠看而遠云蔣公此意似從邱隅伐木
感發得來盡性爐中只是人灰難度人能如鳥猶是

自分中人鳥得如人已是千分靈鳥飛廉惡來力格
猛獸不足以服朝涉之心許衣郭文仁孚異類不足
以通時賢之志聖人意思只是千古上下頑儒難起
耳重華五十年不格父母卒藉帝堵之功西周十五
世不埆寶龜終資斧戕之力爲此性爐終難息火只
將心日全付交盤如是已外有人人外有物于田不
必號泣待旦不用仰思也獸惡網羅却是惡人性惡
民憎其上只是憎他習深苗頑之侮慢自賢殷頑之
知痴反鄙却是人人都有聖賢之心虞廷之獎羽頓

千文公之破斯缺斧只是此心不敢與鳥獸同道萬
勿外頭錯怪人物莫從這裏輕別精粗某云蔣公亦
是此意而德云蔣公說無先後走作便是一盡俱盡
也某云黎民於變四方是道此間豈論丹鳥赤鳥又
何處到飛亂走
又舉蔣問云七百歸獄三千出宮片刻事震動天下
布衣身中亦有此一種消息先生救華亭三疏解逵
環萬言自是斬蛇斷蚊手段總之一官七尺輕欲驗
歸仁看此一日某云此是拔劍驅蠅何嘗動得天下

杜子美之救次律李青蓮之贖令公在聖海濁中如勺鹽水吐此勺水不成陂池何處是㝡種消息試問黃其爾看其爾云太原發跡一半是要成家神武掛冠七分是要拔宅都有德在那得能仁仁者無德不是半夜踰城便是一朝斷臂管夷吾九合一匡民到于今受賜夷齊餓于首陽民到于今稱之一家業才一家業節猶未盡得一日之力吾門只是問心未嘗問世任他半去半來我自獨克獨復莫說此是大綱未到節目也某云梧桐一葉驚秋此是天下歸根時

候寺裏野梅放眼此是妙華結子緣由信得過者云是天分從心信不過者云是神明護力莫聽蔣公從與太過

又舉蔣問云聖門七十二子個個中人宋儒却言佛門祖師箇箇奇偉豈爲澹收不住正恐耳食者便云文殊普賢騎得象王壓倒四科也某云白日眾眼自明中夜推燈莫說此事不消再論且問鄭非愈者非愈云任他騎得象王終是猿頭鬼面吾門三尺不道桓文

又舉蔣問云二南非南國乃南風義取薰解本諸舜然塗山氏女始作南音則南之義兼本諸禹管子未爲二南故有三歸房杜諸公總是箇鵲難道人家無數皆坐不讀關雎某云程正叔蘇和仲尚坐不讀關雎何況別個而德云何某云試問朱君爲看君爲云參差荇菜左右采之前有樛木葛藟之程蘇皆未有此意而德云正叔初直諫到處見罪蘇言路和仲與賢士夫相處極有情愫豈不是采荇縈藟君爲云此是一德相求上事不關體面黨與他於此處雖不

牽帶尚未分明也而德云元晦浙東糾唐三疏恐亦不讀關雎某云豈不夙夜爲行多露既有士民遮訴此事亦難袖手而德云上有王淮乖異之心下有同父離間之口雖速我訟亦不爾從如何參看某云兄並看書漸細如某所云只道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是發憤忘食上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是樂以忘憂上事周孔行徑只在此處單精鵲巢鳩居猶是後人事業君爲云如何是後人事業某云周公東征召畢居守仲尼促駕淵子安經人人如此便是一家何患幹

不得事業
又舉蔣問云夏時本遵堯曆自商周秦至漢文景皆用之只以所建頒朔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革命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周公原不變四時之名孔子恐無改周公之理行夏時只是行夏小正以爲燮理陰陽之本如春行冬令則水秋行夏令則旱明堂政事原與洪範相關某天西漢不信左氏未嘗不信春秋公穀不疑周時後儒昔稱夏月似亦習於所見不得無駭所聞前日講

之甚明試問林朋夔看朋夔云周公　改夏時似亦經怪仲尼憲章近代反覺每當不信三家傳傳且看十二公經僖公十年冬大雪如是夏月雪何足書襄公廿八年春無冰若遂　後豈有冰理僖公三十三年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明是亥月稱隕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明是隕殺豆熟春秋自本周憲後人習見夏時竹書既有時訓又以周月命篇意義庸庸徒成救從所稱日起斗牛已非天道之首若云杓指中氣亦乖積差之原想在周人別有閏法所以五

歲常正三春今如閏不變月便有二丑二寅若使鄒移歲終即是三正遞建調劑之精非夷所及豈有周公不識閏餘歲朔反令後輩錯指四立二分如云小正諸書决難精於時訓月令何使百王同用何必顏云行夏之時想在列國暗行夏曆仲尼見之已爲逮蕭所以確然首舉春王不顧時人私稱古曆依經據傳勿傍他書漫向義和重陳七月
又舉蔣問云雅有五際風頌宜亦有之唯商魯寥寥頗難推算若六笙九夏果否缺殘束廣微補亡同非

劉原父以爲有聲無詞聲從詞生似無無詞有聲之曲或以天保當南陔常棣當華黍伐木當崇邱菁莪當由儀如以時邁爲肆夏執競爲樊遏之類而併以思齊當齊夏行葦當族夏其說亦自可通紫陽故掃詩序難屬邊見即如詩說詩傳亦是商賜優伶某云談詩不廢舊說所以泝遠知風古意尚可推求何妨以經證傳鄭夾際時有錯綜嚴坦卿亦自明白易之既有講求且問易之看易之云黄岡說詩有三百十二篇以當日軌消長各六益巧言之何人斯爲實數

三百有六損何人斯以去商頌爲二百九十有九日
月循行經理百世決非後世所得動移然聞師說若
笙崇邱由儀諸篇即在南山蓼蕭之內則南陔諸篇
初未曾鈌傳其序者不容獨遺其文得其聲者不容
并失其字即以魚麗序次何殊酌桓賚般之文豈必
取材天保而上彤弓而下至如斯干之非新宮楚茨
之非肆夏年久樂湮無徵孰信六笙九夏儀亦存其
微言不必施諸鐘鼓矣五際諒非宣經聖門亦無顯
說如有暇日尚勞仰覩旣明三垣九野之談可廢六

笙九夏之辨笙聲依永稱容明體自是申毛後來何
煩蔣老推求某云蔣公此道博深別須見他求其堂
室

又舉蔣問云三禮分隷立例準小學大學繫辭雜卦
以爲全書儘是快事惟樂律黃鐘三寸九分與九寸
尚無確論黃鐘一誤諸律全差京房六十律錢樂之
三百六十律均似蛇足請合太玄新書元聲正聲諸
說爲樂全經與三禮並懸宇宙某云蔣公發此宏願
爲天地開日太玄得領樂書是子雲爽籟然于鐘律
實未分明何處下手試問唐伯玉看伯玉云此道洞
璣講之甚明無人體會律起一尺二寸截其陰陽以
爲上下二宮故有夷則之上宮黃鐘之下宮分統十
二故有百四十四律自京房至鄭世子無人覷破徒
謂淮南呂韋横起疑端耳周公製律以尺取晷冬至
日晷一尺五寸六分夏至日晷一尺五寸合此十二
以爲律本益上則損下益下則損上律有陰管呂有
陽管分百二十進退其間三萬九千絲八千一百釐
是一是兩是五是十夫子談之廿年無人肯信村介

諸儒聚訟經年也禮書自是晦翁遺意吳幼清業有
定本樂書備在文圖如是不信周公製律之原且勿
復談古今鐘呂之事某云此道吾雖屢說實不分明
前在京師說律即是曆幾爲闇儒唾絲今日談之又
自夢夢亦是此道分數未得昌揚也

又舉蔣問云古曆多疏後曆漸密議者謂至元郭守
敬而盛亦至元而衰近以日食刻數不合將大統回
回西域滿城四曆并較各驗食圖亦多錯出不知古
曆之疏何以反得敬授精意黃圖自在太玄經世之

上定有南針某云此道都非一口所吐劉歆僧一行如在今日與之談道便有分曉若與郭太史商量亦有同異耳盧肇不識學潮云是日光所廻北人不見南極便云地下無星若說易卽是曆枉被拘儒憪死也此道講之亦二十年無人肯會試問唐君章看君章云易起六變以成十八地行天周各有餘分交會之端起於直爻月行爻中與日相薄歲十三週積餘微至至六十歲以得食始五百一十一歲以得會終六千一百三十二月以通扁鄰凡易倍壁一百二十

有入以四周之以三剸之弧背弦矢十三强半以度月規而交食晦朔與爻相值陰陽死生判於爻中小之當辰大之當歲自有易來未之能舉也三統大衍粗夢其端譬之太倉稊颺粒米今日便舉全囷示人無人信得西洋空竊蒙古之緒滿城又揚郭史之波此較食差以增損杪法虛立損益以追提食分縱曰得之久必旋迷近亦數年豈能必世吾門不作長曆可通三年不靠一家可包衆曆想亦古有此法可惜今無能徵蔣公以是相推何不當前直闗某云七聖

未嘗作曆刻漏何當春秋道有明時吾不截頭道有行時吾不掩尾可惜鏽做說未開鋒

又舉蔣問云易八卦談兵師同人謙豫是御將要法坎離兩濟是戰守古方今寵命空優唯聞左次號咷已久不變其肝自爾閭抵賀蘭一帶地險盡爲
　山海之守億甚鬼方河套大寧空巢奉我濡尾尚賒無望折首也不知敗局落在何爻卽命推環應舉何卦某云此有何卦何爻只落高官肚子試問戴仍樸看仍樸云試問林非著看非著云吾門前

日抗疏出都只謂開承當師上六師動以律律是開承之本持律重者謂之長子持律輕者謂之弟子持律正者謂之丈人持律邪者謂之小人大君受律以爲錫命只問律有從違便是邦有治忽何處不見此爻何處不成此卦莫逐野狐傾耳聽冰也某云蔣公此處討實經濟亦見得東山破斧不是蹈厲餘風補遂蚩尤時落提奇之內蹤張君子亦自無處登壇

又舉蔣問云靖難之後爲革除帷幄者極多土木之變以逃回命官者不少齊黃曹鄭既不足談篤信學

道一章恐當竟屬新建但云過去聖賢初無呆事留與後生恐逗出鄉原甘草一路某云周則豈敢而德云王新建恐亦未到篤學善道田地某云篤學善道是潛龍上人新建遭時遇主已在飛躍之間無一潛字飛躍不得試問楊玉辰看玉辰云張子房李深源劉誠意都得到此王景略猶有富貴之心龐德公邴安貧賤一路草除從難儘有高賢上木從塵唯係一革將絲學習致然亦是風化使爾士君子守道致身決不爲風化氣習所壞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此是

一條甘草專賴學者夾以黃連某云領教

又舉蔣問云帝堯元年經世推爲甲辰今依竹書定爲丙子堯在位百年依經世起甲申則舜元年已未中間隔世幾於三紀不如竹書丙辰之去己未正可三年獲麟迄今二千三百餘年素臣自多苦無闕里豈頁子輿結識長作秦人問冬某因再問謝有懷有懷云共和以上世譜無稽竹書丙子經世甲辰均之嘵說約略賢才或泰或否子輿之夫黨錮黨錮之去河汾河汾之距濂洛五百上下已自難齊繩以文孔之年亦可六百餘歲聖賢立身須是後天而老如爲世數所囿猶是食氣中人不知羲皇前頭可得幾個甲子疏仡上下問見何家且請蔣公題其闕里某云蔣公此意實是難承生值閉關前闕莫問斗虹後路啼麟笑鳳果是不祥

又舉蔣問云世間無一物不是日光串透人心頭學問如一片日纔能貫串六虛透徹上下第處日有中昃還須步步看取扶桑某云蔣公防人厭倦也此一片日在天地中原無昏暮人爲天地所隔自不見日

其實日光無一刻子不貫心胸而德云如此日光猶是外鑠不是特地光芒某云天命謂性性非外來心中是天天何漏處試問王千里看千里云天地隔不得日日行地下夜氣何盟血肉隔不得心心行體中醉夢自覺譬如無地日當倍明假使無身心當倍妙也某云某猶未學到此舉似蔣公當爲發粲

又舉蔣問云聖人雖遇小事於三才不肯一家還靠自家耳到得自家作主更無三才某云蔣公教我陰陽剛柔仁義在人性中只是一中認得中字何須陰

陽剛柔仁義而德云此說靠不得知微知彰知柔知
剛猶怕三立無一是處無血皮中奈何下從某云試
問楊峻人看楊峻人云六爻總是一卦三才俱是自
家粹精見性旁通見情只此性情與天地合德日月
合明鬼神合撰不是太虛中間更無陰陽剛柔仁義
也某云某說底錯賴峻人分聽而德又云只靠自家
此間何能無倚有膽有識亦未到聖賢田地某云聖
人何曾無膽無識靠中而存靠和而行靠虛而游靠
實而成如此獨立始能不懼不懼始能無悶無悶始

能無倚楊峻人云不長夏以革不大聲以色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此處還靠甚麼某云亦還有帝則在峻
人云有物有則亦不靠人順帝之則亦不靠天則地
之道亦不靠地三極中間一則命貫此命貫者的是
何物蔣公崑云自家所謂誠是自誠道是自道某云
生平讀書只有此處未能直領賴諸友剖析分明
又舉蔣問云虞舜盡孝夫子知天皆費五十年工夫
文王受命亦在中身大衍一關實百聖千賢上下證
果向後六十耳順受者彌虛九十五耳提強益不息

千二百歲嵯峨問難剖出陰陽原委乃能與日月參
光如此精進十分始信生曉之無秪歸小慧學無厭
倦坐證長生而德云蔣公善視孔蘧以來未有這段
學問召畢呂散皆百餘歲不知中身與誰周旋作如
許學問伯玉磋磨於尼父衛武提撕於張仲亦皆半
百之年尚云知非寡過河汾十五而為人師二程四
十而擁皐比以覿學易得無太蚤某云人寡過最難
唯有力學可以自勉顏淵不貳即三十不以為夭彭
祖多慾即八百不以為壽羅期生云蔣公既說太衍

一關是千聖證果則五十學易的是如何參會某云
人生百年臥消其半只餘五十任是現前百歲亦要
併加五十工夫虞舜文王仲尼蘧瑗皆於此處領得
一半工夫任是聖賢全副精神亦無全副受用做得
一尺成得五寸若到此關便當證果雖是仲尼蘧瑗
包管不住若過此關不能證果斷是岐黃為老夕死
為難認得此關是理是數是工是用若得一百便成
二百子瞻所云若得七十年便是百四十也孫夫子
看來千年工夫亦只是五百成就學到天理淨盡尚

有小過難除莫道五十知非便是終身不貳也任對
蔣公一一舉似勿從紙上看作訣詞
翌日朱伯勤從浦中至翻閱諸義因問蔣公發如許
問何若是蔣公大意某云不厭不倦是可謂云爾是
蔣公大意又問吾門如許條答何者是吾門大旨某
云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是吾門大旨伯勤又問
蔣公所見自二十卷以上撮領提綱備闡妙緒自十
二卷以下魯生肇中所稱之明博石星曆穆所記之
精微易之而德重收之簡至理逾百條文逾五萬若

要請正如何裁取某云任看山山樹樹仍是老至倦
來一部易書只領得乾乾終日於時王豐功陳無涯
在坐某謂伯勤問他豐功云衛武公學問老成抑戒
一篇四百七十字字字坤道皐陶哲惠生知九德一
章綜貫十八言言言互體如何專領乾爻某云不是
用九那得乾元惟其乾乾所以抑抑陳無涯云夙興
夜寐洒掃廷內惟民之章此處便是强恕而行抑是
致知格物偏而廉剛而塞强而義此處若有一念陰
柔亦是不知不止大家講貫末後分明儘在兩老身

上某云無涯教我任對蔣公一一舉似勿從紙上看
作訣詞
是日丙子歲二月九日也某馬齒五十有二會中
諸賢請宮庶若椰先生提耳爲贈若椰翻諸問業
揚搉簡寶得十八條初示聞道之艱難末示成德
之不易叮嚀告誡於孔蘧寡過之年所以裁成吾
黨垂引來哲不爲少矣因録若椰先生問義篇次
如左
丙子二月望日黃道周識

榕壇十八問附
入報君親雙斷後天排雲水兩空痕
幼元黃先生壬申誕日詩也
上旣深知幼元者　命名用推車過霹靂又得滂沱
吐吞紙青天寧變虎豹屬五十加年之旦正三千遠
座之時漳潮諸賢以環卒托三同雖長數月遠來授
簡遜謝未能聊就榕壇教鐸詮叩膚疑以當席茅下
風之拜
問益稷皐夔生值重華想皆有三十年學問絲今推

之其嚮用當在五十餘歲第不知所學何事彼時山
經未作茁譜稀傳律例樂書豈有定本無逝天人參
半抑從心性透互
問文王五止具一部河圖洛書此便是易有太極若
于太極外更加無極便入老莊卽于卦象外另圈太
極亦非羲皇初筆否
問中庸是毋一着是栊如無栊匠秖是岸橫一貫如
樹學識如花徒取花師終同綵剪
問阿難微心似與儒門不異只欠戒懼一着耳吾儒

自割臥榻左右聞聽二氏鼾睡若以心論統在天命
範圍
問周公驅虎豹犀象后夔舞百獸鳳凰論他性學本
無精麤然於苗頑殷頑反都棘手將錄人不如物抑
亦頑不易廉盡性爐中央無先後走作
問七百歸獄三千出宮片刻事震動天下布衣身中
亦有此一種消息先生救華亭三疏解逆瑺萬言自
是斬蛇斬蛟手段總之覷得一官七尺輕欲驗歸仁
看此一日

問聖門七十二子箇箇中人宋儒却言佛門祖師箇
箇奇偉豈為淡收不住正恐文殊普賢輩耳食者以
為騎得象王獅子便足歷住四科也
問二南非南國乃南風義本蕉解蓋取諸舜然塗山
女始作南音南之取義似兼取禹否管子惟木為二
南故有二歸房杜諸公總是面　雖道人象無數背
坐不坐關雎
問夏時本道堯曆自商局秦至漢文景皆用之只以
所建須朔啟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革命改正以

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周公原
不改四時之名孔子恐無解周公之理行夏時只是
行夏小正以為燮理陰陽之本如春行冬令則水秋
行夏令則旱明堂政事原與洪範相關
問雅有五際風頌宜亦有之惟商魯寥寥頗難推算
若六笙九夏果否缺殘束廣微補亡固非劉原父以
為有聲無辭聲由辭生似無無辭有聲之曲或以天
保當南陔常棣當華黍伐木當崇丘菁莪當由儀如
以時邁為肆夏執競為樊遏之類而并以思齊當夏

夏行蓋當族夏其說亦自可通要之無關詩教也紫陽故掃小序雖屬邊見詩說詩傳恐亦商賜价僂

問三禮分彙立例準小學大學繫辭雜卦以爲全書儘是快事惟樂律黃鐘三寸九分與九寸尚無確論黃鐘一誤諸律全差京房六十律錢樂之三百六十律均似蛇足請合太玄新書元聲正聲諸說爲樂全經與三禮並懸宇宙

問古曆多疎後曆漸密議者謂至元郭守敬而益亦至元而衰近以日食刻數不合將大統回回西洋湖

城四曆並較各驗食圖亦多錯出不知古曆之疎何以反得敬授精意黃圖自在太玄經世之上於易律參同定有南鍼

問易八卦談兵師同人謙豫是御將要法坎離兩濟是戰守古方今罷命空優惟闖江次號咣已久不發莫肝而自醫巫閭抵賀蘭一帶地險盡爲

山海之守犢其鬼方河套大寧空巢恭我濁尾尚賒無望折首也不知敗局落在何爻即今推環原參何卦

問靖難之後爲革除帷幄者極多土木之變以逃回命官者不少齊黃曹廟亦不足譚篤信學道一章恐當覺屬新建但云過去聖賢初無呆事留與後生恐逗出鄉愿耳草一路

問堯元年經世推爲甲辰今依竹書定爲丙子堯在位百年百年外依經世當起甲申而舜元年爲己未中間虛位幾於二紀不知竹書可據發辭迄今二千一百年餘秦臣自多著無關畢豈鎮了與結繩長作秦人閏冬

問世間無一物不是日光串透人心頭學問精誠如一片日纔能貫串六虛透徹上下第處日有中昃還須步步認取扶桑

問聖人雖遇小事於三才不靠一家還只靠自家耳到得自家作主更無三才

問虞舜盡孝夫子知天皆費五十年工夫文王受命亦在中身大衍一關實百聖千賢證果向後六十耳順受者彌虛九十五耳提强益不息于二百歲崆峒

問難剖出陰陽原委乃能與日月參光如此精進十

分始悟生曉之無秖歸小慧學無厭倦坐證長生

丙子花朝年友弟蔣德璟拜手謹祝并求

教益

榕壇問業爲吾漳諸弟子講論而發

夫子自壬申抵家諸弟子相從講論皆在浦之北山

至甲戌夏始入郡就芝山之正學堂爲講合其條

約見於篇端彙次成帙者凡十八卷憶乙亥十月

十六日正會時

環命初下報人至讙動城邑

夫子方與諸弟子論文未輟聞者不敢以聞翌日諸

公勸駕亦會歲暮

夫子亦還山守墓未獲再證諸弟子所次問業已得

十六七卷二月九日爲

夫子誕辰諸弟子合前後問條二業請于宮庶蔣先

生先生因就問業中拈出十八條推暢至風以抒

嘉覽乃復錄

師說彙于末卷以振諸篇坊實綱紀其事遂不揣載

筆以託後乘云　丙子夏門人呂士坊謹識

榕村語錄三十卷

（清）李光地撰

清乾隆刻本

榕村語錄三十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彖，已著錄。是編爲其門人徐用錫及其孫淸植所輯。有光地所自記者，有子弟門人所記者，各注於諸條之後。冠以經書總論，與論四書者爲八卷，論易書詩三禮春秋孝經者爲九卷，論六子諸儒諸子道統者爲三卷，論史者爲一卷，論歷代者爲一卷，論學者爲二卷，論性命理氣者爲二卷，論治道者爲二卷，論詩文者爲二卷，而韻學附焉。光地於律呂算術皆所究心，而是編一語不載，殆以別爲專門，爲儒者所當知而非儒者之所急歟。抑或律呂惟授王蘭生，算術唯授魏廷珍，而淸植等不及聞也。光地之學源於朱子，而能心知其意，得所變通，故不拘墟於門戶之見。其詁經兼取漢唐之說，其講學亦酌採陸王之義，而於其是非得失，毫釐千里之介，則辨之甚明，往往一語而決疑似，以視黨同伐異之流，斥姚江者無一字不加排詆，攻紫陽者無一語不生訕笑，其相去不可道里計。蓋學問既深，則識自定，而心自平，固宜與循聲佐鬭者迥乎異矣。

榕村語錄序

孔子而後三更五百餘歲而至朱子能傳孔子之心者朱子也由朱子而來至於今又五百有餘歲矣依傍者徒拾其皮毛趨蹶者遂迷其宗派惟安溪李文貞公篤敬義之實學得誠明之正傳潔淨精微尤深於易而羣經道要乃一以貫之凡所述造無不有以發前儒之所蘊而覺來哲於無窮其於朱子蓋異迹而同神焉則五百年來以公直接朱子者

乃萬世之定論非敘一人之私言也顧敘生也晚讀公之書而不及進公之門迨壬子歲受知於交河先生由交河而溯安溪私幸猶得竊附於門下士之末去秋獲識公之文孫立侯侍讀因示我以榕村語錄三十卷蓋與其師亶堂先生先後編集者則凡公生平講學明道之大全犁然具在反覆研玩直如登安溪之堂而目覩其口講指畫焉是則生公後者未必不反幸於並時者已閒嘗考之語

錄之興蓋非晚近其亦體原於洙泗者爾故今所傳論語家語即孔子之語錄也厥後揚氏法言王氏中說摹其似而未得其真及二程遺書朱子語類出則傳其心而不襲其迹與摹其似寧傳其心之為要乎而議者或謂異氏有之嫌於其體毋乃弗深考而反客為主者耶至於不避方言詞未古雅則嫡氏孔亟而不暇立文正所以為儒門之實錄而彼文士之氣習豈足與語斯道之傳哉顧二程遺書

其理雖精而部分未晰朱子語類各以類從矣而門目又太瑣且語多複重是則編書者之責也此書編次悉依公平日講學明道之要領故簡而該精而密一開卷而窮理修身之方內聖外王之道若網之在綱可提而挈若堂之有陛可由而升其以此為六經四子宗五子之階梯可也則公之繼絕開來不亦深有賴於此書之存哉抑吾聞之論語家語皆門人襍記之而論語尤精蓋曾子子思論

纂之力也今侍讀與蓍堂先生於師門微旨記
纂簡當功在後學自不待說故余既論五百之
統非公莫當又以此書編集之精而莫明德之
後有達人為大可幸云謹薰沐盥手而為之序
乾隆癸亥仲春門下晚學生東吳張叙敬識

榕村語錄書目

卷之一
經書總論
大學
卷之二
上論一
卷之三
上論二
卷之四
下論
卷之五
上孟
卷之六
下孟
卷之七
中庸一
卷之八
中庸二

卷之九
易一
卷之十
易二
卷之十一
易三
卷之十二
書
卷之十三

詩
卷之十四
三禮
卷之十五
春秋一
卷之十六
春秋二
卷之十七
春秋三

孝經
卷之十八
六子一
卷之十九
六子二
諸儒
卷之二十
諸子
道釋
卷之二十一

史
卷之二十二
歷代
卷之二十三
學一
卷之二十四
學二
卷之二十五

性命

卷之二十六

理氣

卷之二十七

治道一

卷之二十八

治道二

卷之二十九

詩文一

卷之三十

詩文二韻學附

右榕村語錄三十卷　下相徐先生之所纂記也先大父嗜學無厭所與諸賢論討者往往發前儒之蘊惟先生相與晨夕垂三十年講解之下神喻心融輒筆而錄之所存最富乙未後裒爲此編其中有採諸遺書評語及先從祖光坡從父鍾旺所記者各注明條下至高陽郭君均暨詩推皆先生及門士問記所聞亦概附入或謂語錄不避方言體製實昉於異氏不如儒書雅馴非所以行遠然自二程子以及上蔡謝氏龜山楊氏皆有之朱子進學自上蔡語錄而入於二程語錄手加釐訂佩誦終身蓋其理醇其詞顯君子方喜其覺世之易不當泥於句字今古之間以爲癡鏬也

不然字奇句險宜莫如法言顧以義膚味短反見黜於前儒何耶朱子語類勉齋諸賢不與編輯以故門目支離詞理冗複致使姚江之徒得摘其失指者託爲定論以訾朱學讀者惜之是編分類僅舉宏綱而逐條各有次第蓋大父論纂書之法雅意如是既成先生以授清植正襟溫習之下溯祖訓稟師傳大懼荒落以懸以奮

大傅所云无有師保如臨父母者是編之謂也己酉中夏朔日清植敬識

榕村語錄卷之一

經書總論

孔子留下幾部經部部精妙佛書一看便有佛氣老書一看便有老氣經卻一毫此氣無他聲色臭味在聖人手中一過便純粹無偏天下之道盡於六經六經之道盡於四書四書之道全在吾心

孔子之書如日月經天但看尊之則天下太平廢而不用天下便大亂

孔子六經字字可信博學多能一肚皮家當卻又江

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只是細心到極處謹慎到極處

夫子所留下的書萬理具足任人苦思力索得箇好道理若見他不說的所見畢竟不確久便自見其弊如所見實在精當再向他書上細心尋求終原在裏面包著雖聖人亦有所不知只是他不知的就不說如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他原說得因無徵便擱下有這本事又有這箇道理何從尋得他箇破綻出

尼山造化在其手。易本卜筮之書。春秋本記事底檔
書。亦流傳的數篇古文。詩本風謠樂歌。一經其手。
便都道理完備。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是何等手段。
朱子內服實在明先大學中庸。其所服膺易中序雜
等篇。未嘗有異詞。孝經雖疑之。亦不敢決謂可廢。
惟前人以書傳為孔子作。詩序為子夏作。直決然
斷其妄。是乃確論。
四書中公案有極難解處。要思備透。使了然於心。自
己臨事方得力。聖人在衛六七年。受其公養。當時

既不脫冕而行。君料未嘗見招。不便自歸而老。必
還鄉。遂在近處稍止。只得在衛。父子稱兵。已是亂
國。孔子不做其官。不與其事。而不為衛君。必也正
名。一繇不苟至此。須體會用之可愛。固不必狃之
而儀儀也。嘗論篤信好學章。自危邦不入。亂邦不
居。一直趕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其意甚備。有
故邦自不入危邦。有治邦仍不居亂邦。至天下無
用。只得無道則隱。隱只不做官。便是當日孔子聲
名滿天下。無處遯逃。到歸有也。只是非貧賤而已。

孟子工夫是用為臣一段。說得信是甚君臣之義。
當時作客卿不受祿。使已為去地。其出處進退亦
毫無可議。
人欲窮經。畢竟以經聖手者為據。易書詩春秋周禮
皆分精熟。一部受用不盡。儀禮雖亦聖作。但在儀
節上講。何嘗不是道德性命所發見。畢竟略為一
層。禮記中聖人叢論亦多。但大半出自漢人。不盡
是聖人之筆。
詩書皆聖人選定文字。所自著者惟易周禮春秋。而

已學者豈可不盡心。周禮是洪範衍義。春秋義法
大抵一出於用易。聖人取法古人。却又是自己一
箇規模。
諸經多將首一篇包括全書之義。乾坤兩卦括盡易
理。二典二南亦括盡詩書。中[illegible]不
從修身齊家說起者。家[illegible]
端。以此為首。不知此乃修齊之要。正治天下之本。
春秋隱桓二公。亦是一部春秋道理。隱無正。桓無
天無王者。隱公終身不嘗朝聘於周。看似非其臣

予者然無天者桓公弒君王不加討又從而恩命稠疊焉惟此二義一部春秋豈復外此

文章隨世運雖孟子不免雜戰國之談鋒朱子不能脫南宋之衰弱惟洙泗不隨風氣觀左國等書可見風尚奔靡聖門卻撰出一種平白文字又各體不同論語是一種大學是一種繫傳與中庸又是一種乍看是黑洞洞的中間卻分明一大世界道理根源都在此春秋更奇又是一種王荆公好古文獨詆春秋其實春秋是作古文之根一字不苟稱名切實不如此便錯

立言最難伊川窮一生之力著一部易傳多是自己的易還不是周易的本義春秋只解到桓公十年已有繆誤隱公不書即位穀梁義例甚明却廢不用而曰外不受命於天子內不受命於先君然則書即位者皆受命於天子與先君者耶桓公又書即位何以解乎至春秋序御做得好其他議論好處甚多不可緣此等一二處便槩行攻駁也若句殫字議除是孔子方一字不可移易孟子便有可疑如臣視君如寇讎聞誅一夫紂之類皆似太險又如取之而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以難語意皆微欠圓成文王服事終身何嘗是要取殷見民不悅而止又何嘗有意圖王迫於國小以致事業不成至不動心章依然說得好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何等純正精到

詩不必篇篇皆美刺春秋不必言言皆褒貶詩貞淫並著而其教歸於正人心春秋善惡並書而其教主於存天理 自記

易春秋在五經中最奇其中條分縷析又皆是自然之理日用眼前之事所以爲妙易虛而實空空洞洞無所指定而天下事事物物形象變態無一不備春秋實而虛有名有事各不相假然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萬世皆於是取則人情物理皆槩律令幽隱微曖神明鑒諸信造化之精髓性命之模範也

凡修一書必立意推戴何人做主詩經自當以朱傳爲主綱領內便不應入詩傳序周易折中綱領采程傳序者不敢不程傳也朱子說易之取象不可盡以道理求蓋謂隨人隨事皆可以牛解耳雖象皆有根根即是道理卻要知他原可以隨人隨事求之也朱子此說畢竟是講易的定盤星尚書注亦未有強於蔡傳者但多敷衍舊礙不能字字著實其解天聰明二句云天之聰明非有視聽天之明威非有好惡即以本書作註天視自我民視天

聽自我民聽何以見得天無視聽帝乃震怒皇天震怒何以見得天無好惡其說之弊直使人把天作糊塗物事全憑人以爲聰明好惡者然蔡氏此等處都似還未見到根源所以未覺其貼朱子說春秋據事直書爲多未必盡有褒貶或不以爲然不知朱子不是說全無褒貶謂未必如今人說一字不放寬都有褒貶耳道理卻是寬寬的說如寬些包得道理多寧可失出不妨若過當苟一失入其弊甚大胡傳多不是聖人意你看朱子傳注文義或有未當至大道理一絲不錯他人便大處錯朱子議論人物規陳時事容有太剛過嚴處要無不可見之行事者若胡傳說來一步不可行修此三經詩當全用朱傳惟斟酌幾篇書半用蔡傳春秋則當不用胡傳合者數條而已

五經六藝今止四經四藝而已經止易詩書春秋禮即在六藝中藝止禮樂書數射御已不講易將註疏程傳朱義看過畧通大意一年可了詩將註疏與朱傳看書經亦然春秋三傳註疏每種一年兼

之禮樂書數不過十餘年無不通矣聰明人用十餘年功亦不難便是許多年代無此人豈不可歎

易與春秋多言天人之際學者治之易入於漂忽夫道在唐虞皐陶爲帝者師其陳謨也以秩敘命討歸之於天則春秋之旨也以視聽明威考之於民則易之要也光坡

今年夏秋間照幾將易解可改完一遍然改完恐仍非定本也凡著書須要將那部書字字精神都灌注得到以前看十翼似還可多說幾句近纔覺得

全無欠闕經書實難看即如中庸到如今看得還有不愜心處惟洪範似可搜尋不出甚麼意思來至大學則不解問不解處在格物無傳文否曰段落難分格致之義朱子說一件格到十分便是格十件各格到九分九釐亦算不得格此最說得好那一釐不到處便是本知得本處方是十分本就是明明德學問固以存心爲本卻又不是只守著這箇本就無事了物有本末須是從本至末無不理會事有終始須是從始至終無不講究方能知

所先後若只守著一箇心便落陸象山王陽明一路學問問象山與朱子不同處安在曰朱子爲學先立志主敬以爲學問之地而又加以學問之功象山只先立乎其大者把心養定便無欠闕讀書亦只檢切於身心者讀之只要借書煆冶心功夫鞭策的更緊些不是要於書中求道理所謂六經註我我註六經也他看朱子不拘何書都不放過於文義細碎處皆搜爬一番便道是務外逐末都是閒賬耽擱工夫問他竟將事物之理全不理會不成曰他是要心定則靈明無不貫徹不消零碎補湊不知天地間無一非道理只守一心則理有未窮性便不盡中庸所以說至誠了又說聖人之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略差便不是故君子既要尊德性又要道問學存心致知一而少不得象山不可謂不高明只是少道中庸一邊耳

某欲選詩解春秋都有一見解須體聖人意思可以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不爲二南便正牆面而不學詩便無以言授之以政不達使

於四方不能專對思無邪皆是刪詩凡例管仲器小八佾雍徹旅泰山林放問禮之本季氏伐顓臾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佛肸召陽貨欲見諸章便是春秋凡例以此推之思過半矣

大學

大學者大人之學或以問朱子朱子曰成人之學也今人多講得如孟子所謂養其大者爲大人之大人非也其實大學者太學也今人於周官小司馬小司寇等皆知爲小爲少而不知大司馬大司寇

等亦當讀大爲太也如大宰之爲太宰小宰之爲
少宰其顯然者則大學之爲太學小學之爲少學
明矣

朱子謂古者八歲而入小學徧檢經書無此語惟白
虎通中有之據禮記所言入小學年數參差不等
恐少小就學須就各人姿稟以爲遲早白虎通之
說未足爲據 清植

今人動言小學只習禮樂射御書數到入大學便專
講心性從來無此說不想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

樂射御書數之文節文二字作何解節是童子不
知登降周旋所以然之故但習其節目文是童子
不知禮樂射御書數所以然之理但誦其文詞到
後來成人時便已熟慣而知其用日用而益明精
義入神下學上達不離乎此非大學然後不提起
六藝之事也

明德指性不指心明明德合知性養性而言 鍾旺

朱子云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是德乃得於心之
理非心也大學章句解明德乃云人之所得乎天
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若似以心爲明
德若明德是心則明明德不疑爲異氏明心之說
乎故觀象中於晉卦大象注改云明德者人之所
得乎天之理具於心而昭明不昧者也 清植

事物上之止止有兩義必至其極也不復遷移二
也然二者止一意必至其極則不復遷移矣凡一
事一物斷置盡情盡分便快然無憾截然而止 記自

大學或問中提出敬字以補古人小學工夫蓋養育
德性之功小學已躐故大學直截說起其實定靜

等字卽跟小學說來只應於定靜節提明此意不
須添補

大學首節只言敎人之法在此三者知以三者爲歸
宿便是知止如知終身有正業他事不能搖動豈
非定乎到得定旁邊雖有許多擾擾我卻一意在
此並不知有別人別事豈非靜乎靜後雖置我擾
擾中我自安於我之事豈非安乎此是立志以端
其本居敬以持其志乃格致以前工夫不然論語
首篇卽言忠信中庸開頭便言戒懼豈人學獨始

於格致乎。至能慮則格致之事。能得則誠意以下之事。

知止節朱子說得周折些。因以知止爲在物格知至之後。所以慮字說作處事精詳。不云察理精詳。以察理是格致工夫故也。古人先有小學一段工夫聰明已開。趨向已正。故大學直從明新說起。然畢竟有箇頭有箇根基。立志是箇頭。從心上打叠。是箇根基。此節便是此意。知止者。知道要做何等事何等人。如此然後志有定向。志既定。雖旁邊有人戲鬧。都似不聞不見一般。非靜而何。既能靜。雖走到戲鬧場上。自然不被他引去。只安然在此。非安而何。心至此。於事理方能入。纔可用格致工夫。所謂能慮也。理明然後可實體於身。實措於事。所謂能得也。得之於己。即天下之理得矣。意誠以下之事也。注中志有定向。心不妄動。所處而安。皆無可易。只處事精詳難說。五峰所云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中。而義乃可精。今个包在此節內。從來不將此節作

頭。竟像工夫只從格致做起。故陸王乘此以售其說。問知止亦在立志內乎。曰。知止即立志的頭。畢竟知道這箇好。心方向著這箇。如夫子志於學。亦是知道學好。志於道。亦是知道道好。

子靜陽明輩攻駁格物。就是知止節頭路未清。知止若如章句說。何須又用定靜安慮許多字面來贊他。聖賢等閒不輕說出定靜等字。定靜是爲學根基。只是有此根基。卻又要件件理會。尊德性。是道問學之基。只是尊德性又不可不道問學。

陸象山答趙詠道書。引大學從物有本末起至格物止。引得極精。兩物字便是一箇。把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講究明白。便知所先後。未有知本末終始而尚倒置從事者。知所先後。便有下手處。豈不近道故下便接先後說去。心身家國天下。是物也。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事也。本即脩身。故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始即齊家。書曰。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故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知所先後。即知本。知本。便是知

之至章句云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極如皇極太極之極是中間透頂處不是四旁到邊處極字亦有作邊際訓者如四極八極之類但非此注極字之義

格物之說至程朱而精然物有本末一節卽是引起此意物事卽物也本末終始卽物中之理也格之則知所先後而自誠意以下一以貫之矣象山陸子看得融洽未可以同異忽之 自記

朱子解物字亦言事物之理可見物字兼事也章句

表裏精粗四字似不如本末終始之爲親切然精卽本粗卽末表卽終裏卽始也大學除此處別無物字而道理又極完全以此詮格物之義則程朱之意益明而古注涑水姚江之說皆絀矣 自記

自天子句時文建極歸極之語罔失之必曰君卿大夫之元子適子與凡民之選造將來皆有天下國家之責亦曲說也天子有天下下至庶人亦有家便使終身無位行於妻子亦須是以脩身爲本此句是泛論話頭不必學校中人纔用著 自記

學問全要知本知本之學所學皆歸於一本格物之說鄭康成是一說司馬溫公是一說程朱是一說王陽明又是一說自然是程朱說得確實但細思之亦有未盡如云格物也不是物物都要格盡也不是格一物便知天下之物[illegible]自有貫通處這箇說話便似子夏之答子游子游譏子夏門人小子本之則無子夏只應答以灑掃應對進退正是培養他根本處人之初生天性未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使之入孝出弟一切謹愿後來盛德

大業都從此出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子夏卻說成君子之道畢竟先末而後本子游子夏都將本字看得太高妙卽如一貫章都說零碎工夫盡做到了只不曉得本源故經夫子點化便洞然無疑若其初不曉得本源日用之間如何用功果然如此多學而識正是用功處夫子何以截斷曰非也特其初要將一去貫終乃貫於一耳以此起頭以此煞尾聖賢學問都是如此離了本便無末但不可云只要本不須末耳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古本卽在其本亂一節之
下極有理大學說誠正格致中庸說誠明總是要
脩身身卽是本舉而措之則脩己以安百姓篤恭
而天下平矣但看三代以後一物失所引咎歸己
實見得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
以正萬民道理確鑿此等人能得幾箇或云知得
此意有何難處如何便爲知之至不知要知得到
非見得天性之本者不能惟吾之性卽天地之性
故自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參贊位育都不外

此
問古本大學遽及知本知至難道朱子所云卽凡天
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
其極此段工夫竟無耶曰此工夫卽在知所先後
內事物皆格至本末始終俱透方爲格物之全功
大學恐人疑惑知至至字爲當窮盡天下之物始
謂之至故又曰以脩身爲本本亂末未有治者厚
者薄未有薄者厚者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朱子
說極字卽是本字一物皆有一物之極卽此一物

之原本今人說極字像四面都到的一般非也緣
格物致知之義首章已說明故下面亦接誠意說
去首章亦非致知之傳大學如中庸只是一篇文
字一片說去問窮理是極緊要事大學言之不太
略耶曰經文安能條縷講盡如正心亦有現在既
往未來許多境界大學亦只輕輕指點而意自足
大學一書二程朱子皆有改訂若見之果確一子定
論便可千古何明道訂之伊川訂之朱子又訂之
朱子竟補格物傳尤啓後人之疑若格物應補則

所謂誠意在致其知正心在誠其意皆當補傳矣
所謂誠其意者經中文法原一變非無緣故且以
誠意爲八條目之一亦欠輕重不過節次只得如
此說耳如明善誠身中庸雖與治民獲上信友等
一例說然豈可一例看明善卽格致是誠意中事
到得誠意則正心修身功夫皆到只隨時加檢點
耳古本原明明白白特提誠意誠意總言卽是誠
身故章末便及心體可見
語類中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一段說格物甚精

王陽明因格竹子致病遂疑朱子之說豈知朱子原未嘗教人于沒要緊處枉用心思也人與物本同一性禽獸與心發現處與人一樣或止一節此人更專篤這箇是萬物一源的所謂本也子思孟子不說格物而曰明善曰知性正是大學知本之意說到性與善則程朱之說愈顯然明白而包括無餘矣

聖人說出格字物字已包盡各條件但其歸必以知本爲知至朱子之說與此頗異然不照著他說終

不能知本其言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又謂如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天地鬼神之變禽獸草木之宜實盡格物之義陽明攻之非也朱子原以身心性情居首並非教人於沒要緊處用心其實身心性情之德果能窮本極源人倫日用能外是乎天地鬼神禽獸草木能外是乎只是經文已備不消補傳耳

伯安以格竹子爲格物原非朱子本意今人講格物便如此說及爲姚江所笑只以擇善明善知性等觀之便自了然天下之理皆是吾性所謂擇善者如中牟之孝可謂非善乎但不能中庸不可謂至善於善之中擇其尤善者卽中庸也故又云擇乎中庸擇善而後能明善見得此理內外無間天地萬物與我同一仁義禮知便是格物致知便是明善知性佛氏亦知于本體上求但其所謂性者乃靈明知覺而非理也善乎先儒之說曰佛所謂性吾儒所謂心佛所謂心吾儒所謂意蓋彼所謂性指知覺所謂心指動處耳

誠意從歷來講者不明其根便是失於以意爲善惡之念遂知是念也非意也意便是有箇張主之名故須貼好惡說不可貼善惡說好善惡惡人之秉彝致其知者固有所未致其知者亦豈全無但其好惡有實與不實耳不必一片僞妄而後謂之不實但心中有不好不惡者與好惡雜發便不算是徹底實心矣既無徹底實心便無徹底實事如此則其好善惡惡之發便虛而不實矣虛而不實是

自欺其好善惡惡之初心不能快其好善惡惡之初心也此實字且對虛字看不必就對僞字看纔虛而不實便是自欺其初心矣至於虛便生僞自欺便至欺人如下文小人之厭然揜著是也總是一箇苟且徇外爲人之根自微而盛耳凡人言而不踐行而不終是言行之不實也言行之不實者人得而點檢之若發動之意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其實與不實惟有自己點檢得到于此愼之而禁止其自欺則所發者無非實心無非實事此之

謂誠其意也從來講解謬誤多端朱子於此節注亦數更其本至易簀而後定日記

誠意章從朱子後總說不明白守溪亦只隨常說都是崔灘說得瞭亮誠意之意卽是好善惡惡之意非善惡之念也好善惡惡自途人至於聖人皆有之只是人不能誠已好善矣卻不能如好好色則好之中猶有不好者存而不能求必得之矣已惡惡矣卻不能如惡惡臭則惡之中猶有不惡者存而不能務決去之矣夫好善惡不善是自己明知其當好當惡卻不肯好之惡之以至十分眞實非自欺而何果能眞實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乃爲實用其力此處誠字且莫對僞妄說只對虛字說自欺只是不結結實實的好惡到十分尚未到如下面掩著欺人以至僞妄也鍾僑云如此則好惡非意之第二層乎曰就是第一層善惡屬念不屬意

志意念思等字要分得明白志字屬好一邊最是光明的說到志大約是志於賢聖功名道德意亦近好一邊人心靈明有主意便要好至念則紛然

其擾起滅無時思則於念加功詣其極窮其變矣念是起頭思是深入

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也不必定由致知來亦有不讀書人其好惡眞摯不可謂不誠者只是由致知來更較親切獨知知字卽致知知字實與不實到幾分與不實有幾分自己未有不知者若致知的人其獨知處更自不同萬曆庚戌科此題文亦有見及此者但卽以謹獨爲致知又不是致知只是窮理謹字卻兼省察克治在內朱子語類中有一

處言愼獨爲誠意之助。助字或係訛誤。而陸稼書與四舍弟皆堅執以爲誠意有正面工夫。謹獨所以幫誠意。如此則兩謹獨皆幫助的工夫。惟末節誠意爲正面。豈有此理。

汝楫問心正已到至處。如何又說先誠其意。曰要曉得此條目。都是推根語。國者天下之主。家者國之主。身者家之主。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主。故曰主意。如船是心。意是舵工一般。意與念字思字不同。念有善惡。思有邪正。意是立意要這樣。所以朱子說意字從性善說來。意雖有爲不善者。乃是輾轉歸到不善去。其初所發。未有立意要做惡事者。故意只好說好善惡惡而已。但是旣發好善之意。少間又覺得善亦可不好。漸漸淡來。而初發好善之意虛矣。旣發惡惡之意。少間又覺得惡亦可不惡。漸漸輕了。而初發惡惡之意虛矣。是不誠。是自欺。必狠用力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有所好。必好到十分滿足。而初發好善之意始實。有所惡。必惡到十分滿足。而初發惡惡之意始實。人君名爲敬賢。而

實未嘗敬到十分。其敬賢之意未誠也。欲去不肖。而實未嘗去到十分。其去不肖之意未誠也。故曰王道本乎誠意。

讀書最怕是無疑。道理本平常。看去不過如此。其實進一步。又一層。向曾問某人誠意章有疑否。曰無疑。問其解。曰意卽是動念處。誠卽是無妄。無妄其念。便是誠意。如此解。似乎明白。其實不然。念頭是無主的。意卻此念有主。志又狠些。故曰有主意。意惟好惡可言。人性皆善。好善惡惡。不必致知的人都有此意。誠未對妄說。且對虛說。平常人起一意思。漸漸的虛歉了。如草木不結實一般。有箇好意。又起箇亦不必然的意來攙了他。漫漫的淡淡。到與無此意一般。後來遂流爲妄。又流爲僞爲詐。惟實有此意。才實有此事。曾子追究其無是事之根。只是其意不曾親切。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實實務決去而求必得。此之謂自慊。愼獨卽誠意。獨乃意之處所。如言人得而聞。行人得而見。意惟獨知而已。愼者誠之下手用頭也。問正心工夫如何。曰

一朱子謂更精細如好所當好而過於好惡所當惡而過於惡非竟是涵養不到有走作某意以爲誠意如戒慎正心如致中和誠意工夫精熟即是正心

誠字有對妄說者有對僞說者有對虛說者自己不好的念頭常起以爲不見之事何妨此便不是真心爲善是妄也本來不實在爲善卻遮遮掩掩借以欺人是僞也起意本善中間夾入亦可不必然的意思則不能滿其初心之量矣這是虛章句卻

用虛之一說至下節拚著方說到僞妄有人問子陽明白日不想做的事夜間又嘗入夢何也曰畢竟是念頭未斷其未見之事者不逢其會耳你可曾夢見攜鍬鋪往人家鑽孔偷盜否曰不曾曰可見必不做的事便不入夢矣此是妄念不除也朱子用虛之說可以包此初是妄念不曾斷中間雖有好意亦夾雜而不能自慊以自欺況自欺便卒至於欺人作僞使此意滿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妄與僞皆無矣朱子此章及中庸天命章尊德

性節論語一貫章點爾何如節周子太極圖說諸注皆孔孟傳心之要

誠於中形於外某意不必說小人亦誠中形外竟是反我語氣根上何益來言如此可見誠於中方形於外不能誠於中雖外面假著其善終不能使善形於外也則何益之有哉

自明自字且不必對新民說因有明命峻德之云疑若有加於性分者故言不過皆自明己德耳非有外於我非有加於我也 自記

邦畿千里三段是釋知止一節之義首段釋止字次段釋知字三段釋靜安 自記

止字本在事上說然必本體無有不盡故能立事理當然之極則止至善句須兼體用乃是易艮卦有不見之止體也又有止所之止用也況所引穆穆之詩以穆穆發其端而終以敬止即周子主靜立人極之意 自記

與國人交止於信說來卻與爲君止仁相似前人因此乃謂是他國邦交如虞芮質成看此數句文意

欲其泛說君當止仁臣當止敬父當止慈子當止
孝與國人交當止信交字泛說朋友說不必著在
文王身上清植
骨角有條理講學者必條理分明故曰道學玉石皮
面上有一層粗糲脩身者必變化氣質使歸於純
故曰自脩清植
問先生謂誠意之與正心似戒懼愼獨之與致中和
其說嫌于史伯璿分戒謹與致中和爲四項之弊
曰迥不同誠意者實意爲善去惡正心則工夫純

熟了誠意有似乎不自私而用智正心有似乎廓
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戒謹工夫到得無少偏倚
無少差謬方是致字說與戒謹不同也不是說得
一全無進步也不是史氏之病在分境地有箇不睹
不聞又有箇無思無慮有箇念慮之微又有箇應
物之際便大差矣有說正心無正面工夫者亦不
是就如脩身正衣冠尊瞻視三千細行八萬威儀
何一可以不備齊家亦有齊家之事治國平天下
更有許多禮樂兵刑之事只是意一誠都以此爲
根如崑崙一源凡九州之水千枝萬派放乎四海
總是此貫注
時講於有所二字便說作心病有所與下章之其所
一例此處未有大病痛但人心纔發便易至於失
正要看此心字與下章人字皆指常人之心言也
注中人所不能無及或不能不失其正語甚虛活
又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是言心之體本無不
正到有用心便或有不得其正者非謂不得其正
事是用而不累於本體也自記

固在常人身上說故著忿懥等粗字面聖人則只說
得喜怒哀樂此節是要無欲故虛下節是要有主
則實其實則一而已自記
先忿懥者怒最易發而難制也次恐懼則以禍患卒
至易失其常次好樂便從容憂患不過慮及子孫
之類益寬緩矣
忿懥親愛等弊一曰蔽於理一曰累於私知至則理
明意誠則私袪正心脩身根源皆從致知誠意而
來但加涵養省察之力耳自記

時說指定治國爲爲君老。故於事君事長使衆須說
是教國人方通得去。遂令孝弟慈一層屬君事君
事長使衆一層屬國人。幾不成文理矣。不知有治
國之責者。豈惟天子諸侯。凡大夫士皆是也。三句
便與孝經君子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
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只是一樣口
氣。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不能事君事長。又
將何以治其國乎。自記
老老長長恤孤字義。與孝弟慈自別。蓋皆指施於國

者言也。言一國感應之效。見乎天下不外乎此。爲
國與天下。所爭只是遠近大小。如以矩度物。得其
一角則四面準是矣。自記
平天下在治其國節。某說似較直截明切。老老長長
恤孤。不是孝弟慈。絜矩亦不是使彼我之間各得
分願之謂。孝弟慈是家裏事。上言治國在齊其家。
故就家上說。此是平天下在治其國。自然該就國
上說。老老長長恤孤。正是治國之事。老老如養耆
老以致孝。秋食耆老。養國老庶老。及異粻貳膳。月

告存。日有秩。八十一子不從政之類。長長即入學
以齒。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之類。恤孤即恤孤獨。以
逮不足。春饗孤子。孤獨者皆有常餼之類。上所老
者即國之老。所長者即國之長。所恤者即國之孤。
國之老。上爲老之。民有不興孝者乎。國之長。上爲
長之。民有不興弟者乎。國之孤。上爲恤之。民反有
倍上者乎。矩者曲尺。是四方之一角。國乃天下之
一角也。平天下無二道。只絜此角而四方之耳。天
子在王畿之內。不過是治國。至巡狩述職。亦止據

其所以治國者以行賞罰。非治國之外。別有平天
下之道也。下文有國者不可以不慎。道得衆則得
國。失衆則失國。結末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
利。仍結到國上。身之在家國天下。如算法之言圓
心。故曰其機如此。又曰藏乎身不恕而能喩諸人
者。未之有也。曰機曰藏。皆以心之運乎中也。絜矩
如算法之言方角。舉一隅以三隅反。有一角便可
以知四角也。
時說以民之父母作頌祝謳歌極難得之美名立論

豈知平天下者原有父母斯民之責必如是而後稱耳民愛之如父母則其自然之符也自記

忠信恕三字須看得分曉如盡吾孝慈之心忠也老老幼幼實見之事信也老老以及人之老幼幼以及人之幼恕也信與恕亦可就一事上看如所求乎子以事父其本實心以事父處是信其推實心以事父處即是恕自記

嚴問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大道即絜矩之道否曰即是絜矩之道問信如何是循物無違曰如這箇盤子既是盤子便道他是箇盤子豈不是循物無違若說他是箇盂子便不是循物無違

問忠信曰發己自盡爲忠以實心言循物無違爲信以實事言忠如要東不肯西要西不肯東以實如說東即往東說西即往西問有忠有恕又有信莫是信居忠恕之間曰不說恕信即實事說恕信即實理忠信所以進德文行忠信信指實理說忠信有在文行之先者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非此無以爲文行之基有在於文行之後者如五達道所以行之者一也

前輩多以恒足爲足國以上文有財有用下文府庫財聚之或然也張太嶽程文劃然分足國足民義理尤備自記

大學一書純是說道理就是平天下章講到生財仍說仁義義利全不及制度若周官周禮各自成書正不必牽混而自爲表裏

德字仁字忠信字仁義字俱在絜矩之前一層所謂王道本於誠意自記

問平天下章以理財作結恐啓流弊據皐陶謨以在知人在安民人君所統臣民二者盡之矣欲安民者其要必由知人欲知人者其意只爲安民此章內所言人土財用以及生財大道等語無非所以爲安民計也若以皐謨二語作此章柱意似尤渾成曰亦說得去清植

榕村語錄卷之一終

榕村語錄卷之二

上論一

論語想是門弟子如語錄一般記在那裏後來有一高手鍊成文理道樣妙下字無一不準

學而一篇首在於孝弟忠信以立其本而後親師取友講學集益然不可爲外物所移奪故以不求安飽處貧富及不患人知終焉首章爲此篇之綱綦先之以學則凡篇中所謂孝弟忠信重威及傳習學文之類皆是也次之以友凡篇中所謂親仁無

友不如己以至就有道而正之類皆是也終之以不慍則篇末之不求安飽無諂無驕樂且好禮以至不患人之不己知皆是也學問始終大節目具此三事而已 自記

時習只是講習之事然並知行在其中者古人學校四術禮樂詩書詩書便用歌詠頌讀玩索道理禮樂則已有許多切身之事如禮之威儀樂之節奏斯須不莊不敬如禮何斯須不和不樂如樂何故程子時復思繹上蔡坐尸立齋之義朱子兼取者

自記

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似將兩節一正一反說其意朋字與人字不同如夫子之友教四方而不合於世無害其爲朋來而人不知也 自記

以朋來爲取益人不知爲具位是謬說差處 自記

說春也一團生意樂夏也暢茂條達不慍秋冬也收斂藏固非枯槁也生意都包在內又是發生之基聖賢開口不離此理溫良春夏也恭儉秋冬也讓則流行其中太和元氣也溫而厲春夏也威而不猛秋冬也恭而安太和元氣也

事親孝事兄弟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故必無犯上作亂之事而有以爲仁之本前後只是一意不必云上節是資質下節是功夫也 自記

巧言令色鮮矣仁下面數章有許多忠信話頭皆從此引起 自記

或疑三省不足以盡日用之事然爲人謀交友事師雖只三事而忠信所以進德講習所以居業則爲學之事備矣人於父兄尊長親戚之間不忠不信

者少惟汎爲人謀則有不忠者汎與友交則有不信者又人情於未知未能之事則知汲汲求之旣得傳授便多不復温習三事蓋就所虧欠處提醒要將爲人謀與朋友交及傳字重讀使分明自記

道千乘之國章道理便與末章尊五美屏四惡者相貫但此章以敬信爲本而及教養後章則先言養教而推本於誠敬也節用愛人便是惠而不費使民以時使是勞而不怨信便是欲而不貪欲仁而得仁又焉貪者誠也敬便是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使民不以時如不戒視成慢令致期之類皆是自記

不孝則不能弟不弟則不能謹信不謹信則不能汎愛不愛衆則亦不能親仁不親仁則又無以學文也然孝又須弟弟又須謹信謹信又須汎愛汎愛又須親仁力行數者之暇又須學文餘力是就逐日功程說或謂此與四教文行不同同是略有大小學之別然文正所以考行二者相爲終始自記

學則不固學字便是上一章所謂學者人若不端厚深穩則不能莊敬嚴威雖有所學旣不背己又不閑心必不能得之堅固也此居敬爲學問之本也主忠信則毫無外飾豈肯臨深爲高護過而飾非乎此存誠爲躬行之本也然誠敬又自相爲表裏非敬則誠亦虛非誠則敬亦僞聖人爲學者言之則須從矜持收斂處起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自記

重威章前輩有立四柱說者外須威重內須忠信取友須勝己知過必須改此一說也費宏程文則以威重而後學可固學之道如何在主忠信在擇友在改過此又一說也又有重主忠信者言必先威

重以固學而後忠信可主也主忠信而後擇友改過以進其德此張南軒說也其則謂威重節是主敬以爲窮理之要下二節爲一段是存誠以爲力行之本人必此心提起肅然炯然方做得博文格物工夫不然心之不存隨得隨失終無成就人必內有誠心而後友可擇過可改不然行事都沒根脚擇甚麼友改甚麼過上一段是反說口氣下是正說口氣上一段正說猶言威則重而後學可固下言忠信主而後友可擇過可改所謂終日乾乾

又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學便是讀書明理詩書六藝之文也此字不可拋空。大槩聖人說話都包得住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都說全了此章若說威重忠信友賢改過是四項爲學意便不見此知是敬爲講學之基誠爲修身之本這樣看便與德之不修章同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以至論居仁由義舍生取義都只存得本然之良心便了略

說得快些孔子却要人先把心好了纔講得學問不然饒你學問博洽功業氣節俱是無本的所以說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云云皆是此意

溫如春良如夏恭如秋儉如冬讓則如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不特善爲說辭可謂善言德行者矣自記

程子說敬字不可與和字分最妙不和不足以爲敬也詩言文王雝雝肅肅又言溫恭朝夕又言溫溫恭人子溫而厲人最不可而上有冷氣子貢善言德行故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一語而四氣俱備讓者禮之實恭五行之土也溫又貫於良恭儉之中如元之統亨利貞也不溫而良爲小諒不溫而恭爲色莊不溫而儉爲鄙陋錯認敬字爲作意嚴肅便有許多病痛而不自知其患最大

三年無改章註說精矣然可謂孝單就無改說一說父在則志可得而觀故當觀父之志父沒則行可得而考故當觀父之行其志行之善者固當繼而

述之矣即有未盡善者亦未忍遽然改之纔述之道既盡思慕之心無窮此所以爲孝自記

禮之用章重在和字蓋知禮而和則是得禮之意而其和也不流矣知和而和不能深知禮意而有見於和故或時出於禮之外而不可行自記

周末蓋有厭繁文而趨流蕩者未必不自拘牽瑣細者啟之此與學朱子之學者激爲姚江之徒無異陸象山極惡有子禮之用一章說話便可窺見其心病處自記

因不失其親似爲仕進者說蓋所因緣以進身者從下應以宗字孟子所謂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是也又如春秋時家臣若冉求仕於季氏者亦是信原朞於可復而非義則不可復也恭原欲遠恥辱而非禮則或招恥辱也因之則必主之而失其親則不可宗也末三字俱應首一字自記

就有道而正焉觀就字則知有朋自遠方來來字之義蓋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古之道也自記

無諂之反是諂無驕之反是驕皆是大病若樂之反是憂好禮之反是侈未到諂驕田地自記

患不知人若照尹氏說又非邪正說不惟與不患人之不己知句難相呼應亦止說得明一邊若說不患人不知我的好處却患我不知人的好處並可以兼得誠一邊以上學而篇

詩三百章依朱子說則當以無字與毋通禁止辭也言詩之爲教歸于使人禁止其邪思故雖有三百之多而屬頌一言可以蔽其指也然謂作詩之人自無邪思者亦不爲無理蓋詩爲夫子所刪則黜棄者多矣其存者必其醇者也雖有鄭衛淫佚之詩較之全編殆不能什之一則從其多者而謂之思無邪也可矣就鄭衛之中亦有未必淫詩而朱子姑意之者風雨青衿之類是也其詞意藹然不可掩覆如桑中溱洧外乃爲淫詞無疑聖人所以存而不刪正以見一國之俗化如此而其閒尚有特立獨行之人不以風雨廢其音不以如雲亂其志則民彝之不泯可見而欲矯世行義者可以興此聖人之意也彼謂夫子放鄭聲則不宜錄此者似

已然朱子謂樂教與詩教不同放其聲者樂也存其篇者詩也聲入於耳感於心則不可以無放若夫考其俗以究治亂之本極其弊以察是非之心篇可不存乎是故鄭人之詩思無邪者僅耳而其皎然有志操者則以淫俗而愈彰故曰舉世溷濁貞士乃見鄭衛之存淫詩乃與思無邪之義相反而相明蓋變例也自記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是從下半截做起不但與德爲

之根亦只禮教之施。一切任其文法而已。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從源頭做來其躬行心得處固有過化存神之妙。而其以禮為治則所以納天下於君子之域者遠矣。聖門不廢政刑然政即是禮中之約束條具刑則糾其悖於禮者耳。故在齊之以禮處更無條義不必又曰政刑以輔之也。自記

有政故民可苟免任刑故民無恥心感於德則有恥。循於禮則進善。自記

免從政來非政但無恥而已。無恥却從刑來大槩人受過刑便多破臉易於無忌憚下有恥却根德格却根禮。

志學章虛齋文提出天字大有識見不獨知天命是聖學大關鍵要想其志學時所志云何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最確。我輩何嘗無志大槩以古名人自期。所希者賢也。程朱便毅然學聖人至聖人地步更高所希甚麼。却是希天但看從心所欲不踰矩。有何人能如此惟天爲然萬古千秋形形色色。一絲不亂。可知聖人之志直是志與天同。

不惑不單在事物上不惑似孟子所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命似孟子所云知其性則知天矣。又透上一層見得吾之性即天之命。耳順與不耳順只爭思與不思入耳便都融通然猶不是動容周旋中禮地位直到從心所欲方是盛德之至。

天命便是矩知之者知命也不踰之者至命也。自記

問耳順是如何曰神周於形有麻木之病者搯他都不覺無病之人搯一根毛亦知痛此神之周流也。

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以我們尋常分量如何推測得聖人分際。然亦不可不體貼一番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學者固是如此想上聖大賢亦是如此我們有讀那句書見得很親切到得措之言行要彷彿如書上所說便不能。聖人雖是日足並到畢竟日快些要得知行合一形神相應如乾坤合德實是難事。顏子不遷不貳無情欲之累屢空而樂無境過之累自然該與道為一矣。然還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即如有所立卓爾不但是大段有所見是一事一物皆卓然見得箇至當不易的道理在

眼前及至臨事，還不能恰如其所見的分量，就使做到九分九釐，那一釐不是，便是踰矩，或過火些，過猶不及，仍是踰矩。從心不踰，如前人解若放意大膽，皆合天則，此豈似聖人語？不踰，原是剛剛的能不過乎矩而已。然至此纔是形神相應，天人合一，道器一貫，理氣渾融，知到行即到，目到足便到也，不過也不不及，恰恰如此。矩在事物上說，從字即讀本字，向雖心要如此，其如不從何？今從我心之所欲，庶幾不過乎規矩。此從字與雖欲從之從

字又不同。顏子是欲有所從，所以末由；夫子是從其所欲，所以不踰。欲從、從欲字面倒轉，境界遂殊。

聖賢說道理，都在日用事物上說，不說虛空話。如告顏子以克己復禮，顏子若不請其目，後人必說是在心裏克。乃顏子再請，夫子却說在視聽言動上。克如對子張問行，說言忠信行篤敬，若無此兩句，後面參前倚衡，便不知說的是甚麼。難道果有箇忠信篤敬參前倚衡？不過是言行間須臾不可離忠信篤敬耳。今人說卓爾，亦錯空空底眼中見

得箇物事，及到跟前又不見了。如此還是恍惚，不曾實實見得。顏子是工夫已到，實有所見，及至言行仍難到恰好田地。如平時已知遷怒，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至於怒時，詞色氣象猶不能自然都是踰矩。如陳司敗問昭公知禮，昭公原知禮，又是君。孔子便曰知禮，及聞巫馬期之言，便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四面八方道理都完足，不會到聖人地位，便不能如此，不是別有奇特也。

從心所欲者，形神相應，乾坤合德也。顏子未到聖人，

想只在此一息。自記

從心所欲是身體能從心之所欲，形能應神，形神合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緊與此對，此地位實在難說，須求箇實在著落方好。如有所立卓爾，見是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已夫來到有形有像，如道家竟有嬰兒結成胎了，只是不能合而為一。分明見得該如此言，說出口然已差了些；分明見得該如此行，只已於事又差了些。聖人則所見如

此言行便如此，形與神合便是天德，説來像箇游
光掠影便不是。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至於武伯守身之道也，子游
教之以敬，子夏教之以愛，四條包得一部孝經，然
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則敬愛有根，而事之以禮，皆
自此而推之，言雖各因其才，而理則通乎上下，盡
此則爲孝子爲仁人矣。
助我起予，此足以發者也，不違則不足以發矣，退省
其私，亦足以發，亦字有根，發發明吾道也。自記

君子不器，重在體上説，用無不周，是推出來的話，言
君子不落在器上，總在德性上用工夫，你要求他
專長不得，此是正意，到後來無事不會，却是餘意，
如把餘意作正意，竟似説多器備器，不是不器矣。
朱子文集必有所証驗而後實，必有所裨助而後安，
二語爲殆字下注脚。自記
問攻乎異端，不知孔子時有何異端，曰，那時異端頗
多，所以刪書斷自唐虞，凡洪荒幽渺之説，芟除箇
盡，只禮樂詩書春秋周易留在天地間，皆斯須不
可離，至邪而不可踰者，雖一以人事爲主，而陰陽
鬼神無所不該，此乃代天地而爲言，非聖人自爲
之也，夫子曰，索隱行怪，吾弗爲之，其意可見，後來
孟子又閑先聖之道，透底言之，至周程張朱闡發
一番，幾如大路，然後儒何復説差，所以審問愼思
明辨闕一不可。
人不服，多是被錯的一邊人，故曰，舉直錯諸枉，多者
一諸字見所舉如此，而所錯乃如彼，則不特舉者
服，卽錯者亦無不服矣，經書中助字無虛下者。淸植

○以上爲政篇
足則吾能徵，向來俱作我足之句，是感慨語氣，然玩
味吾能徵三字，似便謂我自能證吾言，不藉杞宋
也。
爲己之爲忠，獨於事君用之者，事君之人以衆多，故
而不盡其心者多也，況有利害禍福之在其後，則
益不盡其心矣。
或人問意不是爲仲救所，蓋未知夫子小仲之意，安
在，故反覆求其説耳，儉乎，疑夫子或以吝嗇小仲

也知禮乎又疑夫子或以拘謹小仲也後來講如禮乎便把禮字當禁得奢與之稱以為是儉字反面全不廻頭一顧亦有有此

問始作翕如八音備否曰八音不能備有四五音便是古樂有四節每節有三終人挨每終皆有翕純皦繹不必三終四節既而始具也

翕如純如皦如繹如只宜在氣象上說切從何調起而各聲相從如家主在上合家聽命翕聚之至是謂翕如就翕如之中彼此相應無所參差乖異是

謂純如雖純如和也非同也宮自為宮商自為商不相凌亂是謂皦如然非彼此不聯屬也有一氣相生之妙是謂繹如升歌笙人間歌合樂皆有此

翕純橫說是一套事皦繹豎說是一套事樂以人聲為重歌是也次之人氣管笙是也鼓起管笙堂下之樂玉磬起升歌堂上之樂鼓所以節衆編鐘編磬諸樂皆要令為柷閉亦起止所用閒管何處用曰天子諸侯下管卿大夫以下便用笙管是堂下用但不知亦三終否無所考矣

問盡美是說功盡善是說德曰說亦是約略如此其實功也不同征誅與揖讓自然爭差古人都是實事不似如今唱戲作偽武王陳於商郊俟天休命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自是要人來伐一戎衣天下大定垂拱而天下治何嘗不盡美到底有發揚蹈厲之氣與舜若德氣自別

韶本是舞名故左傳季札觀樂言舞韶箾大夏大濩大武皆舞也魯國不傳聲音止存舞故夫子至齊始聞韶音盡美就不可尚說聲音須兼聲容說征

誅揖讓時會使然舜豈能必定揖讓武豈志於征誅哉門人嘗舉此爲問朱子亦云吾若此語卽謂時運也若拘泥說便呆象而難作文多說成謂舜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這是說樂不是說人從樂想見其人便好從人說到樂便隔一層又子謂二字是記者槩括其辭不是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云云舜有臣五人亂臣十亂並舉而末忽出文王一段與此正是一意要人音語直與天地一般。以上八佾篇

富與貴章兩箇不以其道得之其意皆是說由貧賤而得富貴上可否是本來富貴何云得之下句若說作不以其道得貧賤覺得語氣迂廻些

問道莫解曰且如無可無不可惟義是從說問上謝說爲是麽曰看聖人是一串說下宋儒因佛老有打作兩截學問故如此說如克己復禮宋儒因有克己而不復禮一等人故云克己了又要復禮覺得夫子亦只一串說下看下四目只云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者克己也未嘗又說復禮工夫間想是

夫子時未有克己而不復禮一種學問故不說兩層曰夫子亦似知有此弊故說得如此周密曰克己又曰復禮

論語若語妙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像有所以立而位自致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像有可知自然有知者豈不似有患求位求知其實人果能有所以立及可知之實自然不把位與知放在心裏且引你到那田地自有見處

問曾子平常工夫非忠恕乎曰自然是恕多曰無忠做恕不由曰曾子隨事精察力行自是誠心如此然如朱子早年以爲人生爲有未發時都是已發又見程子性不容說之語以爲人與性藏在動靜云爲之先是終身不發的此處本無功可用所以不知涵養只在日用事物上求其合理故急躁刻苦之意多而深潛從容之意少後來始見得程子不是如此說日用間豈有語而無默豈有動而無靜語時動時是已發默時靜時卽是未發此處却有工夫敬以直內是也朱子前面用功皆不本之

於心却偏在用一邊想曾子當先亦是如此

問一貫爲忠恕無疑但文行忠信上忠信其恕乎忠恕違道不遠夫子終日教人豈至此方特呼曾子而告之且曾子不知體之一是不知忠也忠之不立則孝弟諸務皆作僞而行邪曰曾子隨事精察力行都是零碎工夫故夫子爲提起頭領要看註中一理渾然四字聖人之心渾是一團天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直是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曾子若平素不曾在忠恕上用功如何曾知道夫子之

道即忠恕忠恕即所得力之處其因呼而拈出者蓋一向知其爲隨事之體至是始知其體之一耳觀夫子鄉黨一篇雖凡事都有成格然何一不本於心想曾子既聞一貫此後便心上工夫多了所謂持志主敬涵養存誠是也大約未聞一貫之先似强恕而行一貫是反身而誠

一以貫之一即誠也子貢多學而識原不曾錯夫子好古敏求信而好古多聞多見何嘗不多學而識但多學而識而一以貫之耳問夫子告曾子子貢

還是爲他學問已將造到源頭指點他還是爲他用工路頭差撥正他曰二意皆有故註中一云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又云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欲其知所本也問一既是誠如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豈無誠意者曰自然是有誠意但未知大本大源之所在學問中原有此境界但看如今學者亦有終日用功講習躬行實踐豈必是假僞然大本大源上實不曾見得奈何所以中庸一書是道學的傳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敬義夾持既要存心又要致知惟孔子是如此做到頭

幾諫章註引記文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則復諫則又敬不違者正是不違父母之心俟其悦而不犯其怒耳非謂不違其幾諫之志也又引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悦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則勞云者正是不避孰諫之勞非專以受撻之苦爲勞也從來講家將諫意入在

不違句內而以勞專爲受責似失註意且於不違勞字勉强自記

德不孤必有隣謂之隣則數亦不多鳴鶴在陰幽隱之地也其子和之則非不同類也若翰音登于天則泛濫矣以上里仁篇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當日子貢似在聰明才智上說朱子却用伊川評正蒙語斷之曰明睿所照推測而知一是從心裏照出來一是從眼前窺向去一如人在高處立下邊皆見一如在平處立對面看

見陽兩曆便看不見。

焉得剛與焉得儉是一樣口氣言倀是慾不是剛緣他或好名或負氣外面振刷得與剛相似故下此駁語至程子推說有慾則無剛是言外意就如器小章推說到不儉不知禮便是器小季路問事鬼神章推說事鬼神之道不外事人死之理不外於生都是言外意。

問山節藻梲照注說於事似淵明季黃氏將居蔡及山節藻梲二端俱作僭禮立論何如曰如此等便

使朱子說錯何關大義明季人多緣此一二處便狂嗥眾生最是習氣僥使是僭亦是其藏龜之室僭爲山節藻梲耳未必文仲之居皆山節藻梲也注中原不害爲以僭立論至以山字藻字謂文仲借此爲龜游息乃是俗儒謬解注中無是也衛梲

狂簡兩字都有好處都有病處以狂爲成章以簡爲不知所裁者不穩。自記

匿怨而友其人病根在匿怨二字非欲人之修怨而直不友其人也如上章夷齊不念舊惡便是不匿怨處不與惡人言望望然去之便是不匿怨而友其人處此數章係微生高以後皆重在著誠去僞故繼以無憾無伐無施而以忠信卒章皆此意也自記

聖賢相隔分量以爲有廣狹者固非而以有待與待言之尤謬只在三無字三之字上分別自覺有憾之意而能到無憾處自覺有伐施之根而到無伐施處便是賢人地位無私之至純乎天理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無所容心焉則非聖人不能與於

此矣以此意看程朱之說纔得明白。自記

十室之邑節註中生知對好學言不對忠信言夫子固生知又未嘗不好學不單靠忠信。以上公冶長篇

榕村語錄卷之三

上論二

不遷怒不貳過若只當作顏子所養之粹便不是答應好學正面須知此正是顏子從事用力處也自記

子游是已知澹臺之爲人而舉二事不是纔見二事而概其爲人自記

反之有心在奔而殿一而字當衆奔而獨殿非無心居後者也反之無心在將入門一將字此時去敵已遠可以先入反亦入矣惟居後之勢不得遽入

非爲是欲入未入以自見其殿也此處看不細膩並後策馬自明俱成巧僞自記

不能敬遠是見不透不能後獲是心不純不先之以務義先難却又無真見實功無所依據先難只寬說不必指定爲仁自記

樂水章是分論知仁之德不是分論知仁之人世間固有氣質偏知偏仁者然非此章所重之意即以所樂論之天下果有樂水而不樂山樂山而不樂水者乎又人皆偏重上截知仁字某意欲側重下截樂水樂山動靜樂壽字皆係人多不得其性情之正而無以充其性命之理以所樂言之樂靡麗紛華者多矣以所存言之凝滯於物膠擾於物者多矣以所養言之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而以伐天真者多矣惟知仁者則所樂在山水心之所存動靜不失其時而養之所就有以順其性命而無所斲喪焉此所以貴乎知仁也口氣鄭重在下截許多好處不是以下截爲知仁兩字形容注釋自記

問智屬冬仁屬春如何說知者動仁者靜若云知者體靜用動仁者體動用靜朱子又謂動靜以體言何耶曰動靜二字拘不得如說形動心靜可也說形靜心動亦可也大抵知之爲知神明不測其體動也發用處却要收斂屬靜仁之爲仁一團生理敦厚篤摯其體靜也發用處却要周流暢遂屬動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禮即文之切近處文於吾身必竟寬泛些須將切於日用倫常者體察之有之宗禮即在文中雖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略不

同然其理不二。

立之斯立道之斯行是人事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事也。立是站得起，達是行得去。清植

以上雍也篇

行故述好古故不作，下句是上句之根。清植

默而識之，默字妙，是默默滴滴實求真得，無一毫向外意。清植

志於道章，却重在上四字，道德仁藝是現成語，須去志他據他依他游他，若如時解，下三句便難說。

志字兼知行說，立志要與道合，定下規模做去，知行都有。至知上行上各有所得，皆是德，要守而不失，方能涵養到不違仁田地。藝是小學便學習，但那時學得一件只一件，到此見得件件都是天理，涵泳應對便可精義入神，盛德之至，使動容周旋中禮。習於外者皆是心之發，由心出者皆合於物之矩。

以事而論，對暴虎馮河好謀而成，須究有無懼整

虎馮河是無懼也，死而無悔不計其成也，論子云

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若只以斷字下注腳，恐未是子路對症。清植

富而可求章，說可不可指命，不如說可不可指義，若富為道理上可求之富，如孔子之委吏乘田，孟子之抱關擊柝，大舜之陶漁之類，何必計名位之卑賤。若義理上不可求的，只得從吾所好，下章所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是也。委吏乘田，孔子下如為之，至女樂既受，雖司寇不可一朝居，即此章之事跡也。執鞭如古僕夫之類，亦有官爵，故謂之士。

不圖為樂之至於斯，注云不圖夫子作樂至於如此之美，覺語意未圓，若為樂即指韶，何不說不圖韶樂不圖舜樂，而云為樂，且為樂何謂，斯字何所著落。為樂只當指凡作樂者說，言不料作樂一事妙至於斯也。斯字方是指韶，猶有人文字，言不料文字一道做到此，為之妙，若說不料有此文做到這樣妙，是輕忽其平日做不到此矣，語吻全別。

而轉怨乎一問若惡夾雜之行雖高致出以矜奇徇

名而心未能免於幾微悔恨是道理未能十分是
當故不無可悔恨處也不是以私心殉古人時講
以失國為悔恨毫釐千里自記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亦非夫子提出為教當時學校
本以四術教士夫子時時為人講說耳禮即包樂
在內三者亦有次序詩書在先禮在後博以文而
後約以禮之意

詩書可以講誦而禮必須習夫子於門弟子率之習
禮而雅言於禮必曰執者以此朱子謂講求數日

不能通曉記憶者如其法習之半日即熟是也

文行忠信卻是信字難說說是實心恐與忠混說是
實行又與行混大概是從言上說其言如此按著
事理去考驗他卻一些不差所謂修辭立其誠也

忠不是寂然不動與中和之中不同忠訓盡己又
訓發己自盡既謂之發謂之盡可云不動乎如泉
流一般潤濕未形者中也其已有發動但尚源而
未流是忠也忠是此心之發一意地切披肝露膽
還論不到理上來至信方循是理而無違文是實

學行是實事忠是盡實心信是循實理

忠信乃為學之本而列於後可知四術造士三代之
所共以文會友古之人皆然彼直指本心狂嘷梵
生者非夫子之教也自記以上述而篇

泰伯逃後更王季文王又百年而商始亡商之必亡
周之必王泰伯焉乎知之況王季文王未嘗革命
也泰伯如傳序而行王季文王之事亦孰能禦之
何以逃為故知太王欲翦商而泰伯不從乃史者
之誣夫子所謂三以天下讓者美其讓國之無跡

由周後日受命而追論之故謂國為天下耳自記

泰伯至德只宜就讓國說天下與國字亦通用太王
翦商是詩人推原興隆之由實自太王始耳太史
公遂云有翦商之志乃是亂說太王遷岐孟子謂
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方自顧不暇豈得便有圖
度大命之心狄人尚不與爭土地而反思伐商必
無是理太王不過只是常愛少子泰伯窺見此意
所以處之者卻比夷齊尤善所以稱為至德泰伯
若明言要讓太王偏愛之失已顯[illegible]季歷之受之

也雖安惟招呼仲雍託言採藥而逃太王無偏愛之迹而季子有不得不立之勢當時竟不如其去之故處得渾然無迹故曰至德若伯夷之讓便使叔齊不能正其位孤竹君之偏愛復不能隱比泰伯不如遠矣故夫子稱夷齊只曰古之賢人又曰民到於今稱之可以對照大凡事處得有聲名就有弊

聖賢言語都兩面夾出一箇理來如所貴乎道者三辭氣要求新奇必至背理恐怕背理又太凡俗容

貌要戒急暴易至怠慢要戒怠慢又急暴了慢不是舒慢乃怠惰也顏色似無兩樣然正字便與信字對正字與出字動字不同人顏色要嚴正些便像裝模作樣是不信要老實直率些又覺得無蕭然整齊之意曾子語皆平實周密如此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不是見得我本能本多故意爲此以示謙德如今且莫說是高明人即平常人聽我們說話有他不悅處便是那句話有毛病做一篇文字與人看人有疑處便是那文字有

毛病大聰明無人不有顏子實見得他雖不能有他所能而我不能處他雖寡有我所未有處有一件沒有便是無有一毫不堅實便是虛都是實理堯舜孔子傳派本是如此

聖賢著語妙說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見非大節便可奪不特自己不是處當改以從人即是矣或與人情不便有可曲全處正不必固執若大節斷不可奪奪便萬事瓦裂矣

興於詩章不是先讀詩了始習禮習禮了始學樂四

術原是自幼用功只是得力次第有此幾層如夫子之志於學又云志於道即興也到得三十而立據於德方是立至其終渣滓消融德器成就方是成於其所由興是得之於詩立是得之於禮成是得之於樂

樂內即包詩禮聲音以養其耳詩也采色以養其目舞蹈以養其血脈禮也興詩此舉其聲而已立禮只習其數而已至樂則融通浹洽到熟的地位故自古學校之內皆以樂名官唐虞時爲典樂夏殷

一爲樂正周爲大司樂其歌永言等即詩也直溫寬栗等即禮也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民字重讀其義自見自記

若聖與仁章定然有人謂夫子竟是聖仁故夫子云云如吾有知乎哉亦然大約論語多是記錄文字多剪頭去尾張橫渠解吾有知乎哉如洪鐘無聲扣之輒應惟其一無所知始無所不知朱子恐其說有弊因改從乎實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當

王立許多法制學校師儒無非欲民知道理得令大家皆知有何不可待須便可到老莊田地故朱子把可字當能字說蓋上面必有人欲凡民都使之知的說話故夫子云儞民字當重讀民自有秀者將爲士大夫如何不可使知此謂愚民耳且教他由由得熟自然也知道些并不許他知

三年學不至於穀是三年之久實下工夫不分心於名利而今閣臍皆云學至三年便可明體達用用世有餘而尚不至於穀爲不易得學問豈有住時雖以孔子之聖自志學至立尚須十五年如何三年問學便勾了問是說學至三年心不分不是說學至三年學大成只此是毫釐之差千里之謬

四書最難講至平常的字面講起來便有許多意思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二句注云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迴環解來其義無盡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尚有可

入可居之邦也倘天下無邦則若之何只得韜光匿影而隱倘欲隱不得奈何如當日世家子弟生長公族將往那裡去隱只是不做官受窮受苦便了這便是守死不是死了方是死有道都是陪說重在下截危邦亂邦恰好該說邦字到天下是統言就換天下字至於隱之不得只不出仕不消說到天下應只說邦便又換邦字

夫子不單贊堯而言堯之爲君則首句不可累過惟天爲大單主形體言者亦非自記

大哉堯之爲君章上節注雖以德言然德字已包業在內蓋兼體用言也無能名者非淵微玄妙不可窺測之謂謂其不可以一善言不可以一端與蕩蕩乎無所不包如天之廣大無不涵覆形容不足言其蘊蓄數不能終其物耳末節是就中舉其可見者來贊嘆蓋成功文章極其巍煥雖有可見之迹然亦如乾坤之容日月之光之不可繪畫則亦卒歸於無能名而已下節卽申上意非謂德不可名業則可見作兩截話頭又非謂業雖可見德仍不可名抹殺末節也注中堯之德不可名所可見者此耳猶言堯難名之德此其可見者也自記

問舜有臣五人章忽然說才難忽然說文王語意何甚不倫曰此卽盡美未盡善之注脚也夫子論人多不肯直斷於本朝事尤抑揚婉轉然其意固顯然也明說周之治可比唐虞但舜揖讓而武征誅其爲治根本有不同者然文王之世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周之德亦可謂至德也已矣見得若使文王爲之必不止於此也問文王當日伐崇伐密作都於豐竟自滅其國而取其地尙爲守臣節乎曰文王從羑里歸凡可以救民者竟救了倘再遲幾年天命人心皆歸文王自然亦有不能避武王言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若文王無此事武王斷不造作以誣其父但是文王做來畢竟不同不露聲色處得不覺其胸中原無私利之意不須暴白人自諒之武王便有英氣那些話覺得發露已盡孔子不肯輕以聖人許人惟稱堯曰則天稱舜曰德

爲聖人周公雖未嘗明說是聖人但觀其夢見自然許他是聖人了至論武王尊爲天子數句與舜俱同但刪去德爲聖人一句於湯亦不曾說是聖人與武並舉大約聖人與大賢做事不同得狠周公聖人也伊尹大賢也伊尹便覺得詫異下手甚直其口說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詞氣何等嚴厲何如使成王自泣曰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其氣象大不侔矣伯夷之讓與泰伯不

同亦是如此
以衣食二字照來，則溝洫須與宮室相關，況禹是平
水土定民居者，稼穡乃后稷事，今人講來是提師
炎注正經界備旱潦，不過是解溝洫字義。自記 以上泰伯
篇
純而從衆是易小過之義，拜下違衆是易大過之義。
清植
閑邪是要存誠，絕四後畢竟非無物者。自記
毋意則無所喜，毋必則無所樂，毋固則無所怒，毋我

則無所憂，故曰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也。自記
太宰者與是疑辭，子貢固字是決辭。太宰何其是嵩
辭，子貢又字是兼辭。太宰只多能爲聖，合而爲一。
子貢分開，隱然有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意，天縱本
不甚重，天字說得太張皇，又字便轉不解。
固字對與字，言夫子是聖無疑也；又字對何其字，言
夫子是聖兼多能，不可專以多能爲聖也。因子貢
之言雖高，猶未能泯乎多能之見，故夫子索性
破除，曰多乎哉不多也。自記

時講都將天縱很說，便不得口氣，又說聖是天縱的
多能是夫子謙的，豈有此理。聞天一斷縱之將
聖又多能也一氣讀，皆天縱也。將聖是破夫子聖
者與太宰問夫子竟是聖人了麼，子貢說聖何消
說，乃天縱之將聖，又多能是破何其多能也。太宰
以爲不是聖如何這樣多能，子貢說聖又加之多
能耳。朱子舉太宰子貢夫子三說，問誰道著，門人
皆衆夫子，朱子云其實子貢說得著，夫子又是收
斂人意，觀孟子由可欲之爲善一善字，直到美

大聖神，參偉事物，就不知些，何得爲聖，而孔子卻
兼之太宰知我乎，不是說子貢不知我，乃是虛語，
言人寧知道我多能的緣故麼，吾少也賤，故多能
鄙事耳。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聖人何嘗盡要多能
來，其意原與子貢同，知將子貢抛開，所以爲化工。
吾有知乎哉，不是自謙，若上面說一無所知，下面又
說精粗本末盡其底裡而告之，上下不相應。其詞
不近情理。此節知字就不同，蓋指點人語。記曰記
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人說我有一副當知解應

付人問非也凡有一事各有一理即鄙夫空空其
來問必有他所疑之兩端我即剖析其兩端而告
之盡耳氣如是兩端不是本末精粗之類凡問必
有兩端若是歸一則無所疑矣觀其字可見即問
之兩端也空空即指鄙夫聖人垂切己之學好古
敏求多聞多見都要歸到身心上所謂自得之則
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
其源有此源頭活水則取給不窮與那一知半解
者不同聖人一面不欲人落於虛空一面不欲人

滯於耳目要人步步踏實地滴滴歸到源頭上來
故屢屢指點人此章求其實便是女以予為多學
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淺言即君子多乎
哉不多也精粗本末意倒在鄙字裏即是擊被意
不是反叩問者

高堅前後單說聖道之妙不得乃自己身上光景是
求到的卓爾之立卓爾是已到的在前之瞻也顏
子亦夫子步亦步趨亦趨決了絕塵而奔而回也
瞠乎其後數語便是浮辭自記

仰之彌高四句只在一解皆可不可鑽堅謂不可入
瞻前忽後謂不可及即步亦步趨亦趨之意如此
說須將高堅說是知瞻忽說是行博文便照高堅
說約禮便照瞻忽說

博約兩字自前輩多說錯博說是萬殊約說是一本
不知文中亦有萬殊一本禮中亦有萬殊一本如
何分得如書中所載之事物名象萬殊也其理則
一本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萬殊也使人非徵其
身心則一本也博者擴廓其聞見約者收束其身

心博是開廣不是繁多約是經檢不是約少兩我
字方著實即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是如此惟博
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約字是少字不與此
同

欲罷不能一條緊應前文欲罷不能從善誘來既竭
吾才從博約來如有卓立對高堅前後說乎於欲
從末由則又是一層高堅前後亦有博約之方善
誘之教而亦無所與其力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者也自記

顏子學問正在兩欲字。雖欲從之，仍是欲罷不能，末由也已，仍是既竭吾才。雖是大可爲化不可爲，然却於此處見他不怕處，好學處，拳拳服膺處。文王望道未見，孔子何有於我，我無能焉，亦是此等意思。某因看這一章，昔悟得從心所欲從字，亦不當如平常說所欲，即首節志於學之所欲也。本來要如此，如今可以從我所欲而不過乎矩也。問不過亦有分寸，剛能不過，不是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的說話。曰，然。如此看，就是孔子八十九十，還可以有

進境。聖人若斷了工夫，便不是聖人。此是脚踏實地話。大凡讀經書，須知此意高一層，看聖人便不是只要低將下來，低一層，正是高一層。顏子仰鑽瞻忽，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不著實地看，竟落禪家機鋒。

問自衛反魯章，是雅頌得所而後樂正乎，抑樂正而後雅頌得所乎。曰，這都是不明白樂，故有此疑。雖道歸重一邊去說，不成樂正，豈獨詩。一切聲容器數，皆在所正，方可云樂正。然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則詩乃樂之本。若雅頌不得其所，便有奏肆夏歌雍徹之事，如何得樂正。夫子使之得其所，是樂正之大者，故提出說。樂之聲容器數，自然一一都要正，但樂中一件最大事，無如雅頌。所謂不得其所者，亦有二。篇章殘闕失次，一也。所歌之地與時乖亂，二也。如今亦不知未正時是如何，已正後又是如何，都無考據，只是據理說不過如此。

某聞山賦中說水源一滴處，是心源不斷。若記問勸

襲，如溝澮皆盈，涸可立待。問天一生水，惟水似天命，正脉。夫子取水，正是此意。曰，然。不舍晝夜，夫子元自有不舍處。

後彫二字，須說得意思大些方好。如禮壞樂崩，一人獨守著禮樂；舉世皆趨功利，一人獨守著仁義。孔孟即所謂後彫者。更何須作感慨語，便是亂說。聖人語言，沒有不著實處，而作容語者。且此章本極和平，非激烈語。問不言不彫而云後彫，何也。曰，松柏幾曾不彫，却是新葉未生時，舊葉始落，人都不覺。

故云後彫聖人下字如此斟酌問以喻君子卻於後彫何取曰後彫字自因松栢而下以喻君子如三軍敗時一人殿後是云後敗豈必問其終敗乎詩所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近之矣如云非歲寒不見得松栢本領難道孔孟得行其道反不見得孔孟本領耶

歲寒章說成殺身成仁百折不回恐不是聖人之意松栢非不彫也新葉已生舊葉徐落特後彫耳人不覺耳淺而言之如人家門戶衰替忽而貴盛者死

子孫尚小便覺彫敗使子孫都已發達彬彬濟濟老者化去門庭如故便都不覺所謂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也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何嘗不是不當說成死難如此是必死不是後彫矣謝氏云欲學者必周于德便說得好後彫竟是生意不斷的意思以上子罕篇

褻裘長狐貉之厚長字厚字不可畧過要緊對褻居字看若禮服則周旋升降俯仰進退須稍從輕短耳自記以上鄉黨篇

榕村語錄卷之四

下論

德行一節總統不及門從患難說故雖合上論是顏之至者夫子許皆不及門亦是偶然不在眼前作悲傷太甚語使不相干然是由此說起畢竟還該添應須說諸人以這般學行得可各自炫奇耀名卻依樣一終日皇皇的孔子顯於生存不去無他欲得夫子之道也有書要得最上第一義正是此等

問冉求為季氏聚斂何卑污至此曰冉求也未必是十分刻剝百姓只是替季氏算計無不到耳他平時明得夫子講忠於所事既委贄於季氏便盡心力以事之子路之死孔悝亦是如此他們聞聖人都是篤信力行雖聞有過亦處要皆從真誠發出如無此技意思為人謀都不親切用爭直至事敗之後但日習合當之可彼不當用只此自謝如此等全無誠心得見處大道令人為公家司錢穀一心要得公家富强者便少不過是要使自肥己

耳以道事君自非由求所及然由求此意便是根本有此而後可語大臣之道若使牟肥己乃盜臣也夫子安肯以其臣許之大抵上必有磈磥之節方可進於稱者稱第又可進於有恥不辱命若無此段誠確之意便無根柢

問回也其庶乎一節曰注中說成兩截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其實屢空正見其近道賢故回也一簞即是此節注解

夫子以何以爲問原是要他們用世如何又許會點因由求不知此皆性分所固有各人胸中却要自代一番事故夫子一問點言而不覺深抗問此是務外爲人否曰却不是此等原是當做的事只是要自表見的念頭不能與会之則藏底意思並行也可曰僞聖人如何尚不能化曰意見最難化今人便有一種口與說性說命亦自領略其人亦不是貪富貴一流只是功名一念却不能淡覺得非竟撣擢得一番方快却又不是爲生民起見古今人情大抵不甚相遠

凡人無事時要得天下有實風塵中纔好見己之長是謂侍坐樂禍子路率爾而對之言意思便不好夫子與顏子說用舍行藏他忽然插一句子行三軍則誰與故夫子斷以不得其死言大氣象明著不得此種最是要緊文中子論李密以不安而樂禍愛強而傾險所則不與也亦是此意

不讓雖在率爾上見然即此用才使氣意思到爲政上便說作病非只哂其言之不遜而許其治國之優爲也子路雖不率爾而其言中之意不讓自在亦猶曾點氣象於其言中可以想見其鏗爾之從容整心氣之從不期而然者耳　自記

好仁惡不仁其意不欲分兩人好仁的人即惡不仁的人四書中所說如仁誠明之類皆是如此有得合言方可分開如明道伊川兩先生便有是好仁一是惡不仁的意思何而先生初間立意做工夫豈有分道之理人心好仁然後則是發生秋冬亦是收斂春氣以爲發洩之地如有見好人便喜歡見不好人便要他死雖不爲不正但如此久之

亦恐漸次入於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一路故
曾至不好人若他有事犯只得據理法治之不爾
便聽他自消自息於天地間何須著意春秋雖俱
是大氣運竟人當以存養意為上如傳中所言曾
點說莫春既是和煦之時春服俱成則卒年穀不
登物力豐足可知冠者童子皆從曾點遊則家門
無事從容有餘可知皆從曾點遊則向吾親賢可
知浴沂風雩詠歸無復有公私苛暴嶮巇之虞可
知所以為有老安少懷意思子路無論其言不讓

即無端想到師旅饑饉就是三年之後能使他有
勇知方此三年內已戰鬭死了多少人饑饉死了
多少人及至臨陣亦不能保得一個不死何苦說
到這裏吾輩日用間豈能無此等意思纔起時便
思有以消化之方好

子路之千乘冉求之六七十五六十非必想做諸侯
有衆國以作之便是諸侯之事近來講家拘泥得
可笑

撰字及志字要看撰其也點所見根本處高於三子
而所講求用世之具非不能及故謙云我之所志
異乎三子有應世之具而夫子以各言其志慰之
不然夫子問何以與何為以行樂對時文又言此
即點之酬知殊可笑

點爾何如節在論語中朱子以此一節之傳言不作
第二義看周程授受尋仲尼顏子樂處便有吾
與點也之意其妙可知注內曾點之學一段是言
前意而其言志一段是言中意其胸次悠然一段
又是言外意若將言前言外之意盡裝入曾點口

中則反害了當日洒落氣象以觀其言不讓者又
加甚矣右記

朱子學問全在躬行心得處實有工夫曾點言志節
注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人心
私欲不除能作如何打疊到底有些欠缺惟人欲
盡處中無半點私便滿腔都得有此天得乘氣亦得
深水亦得全然見天理通貫滿了這是朱子實得
驗出來下的註語然能有此體段又須從容於禮
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隨處真積便是曾子底

工夫曾點狂者只是有此胸次無切許多細密所
以中庸後半至誠至聖肫肫段淵淵而火來須寄人講
前學到得意時便曰非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梅
定九推算到得意時便曰以是知隸首之為聖人
也實則就將顧梅諸公算饒將來亦未必是聖人
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禮度文饒使件件俱理
會得而無至誠一段為之胚胎終久是朱子所謂
俗學然既打叠得一段心的又須將禮度文件件
理會方是兩邊俱到的學問游植

點得何如一段注見未了自家體貼過所以注得如
此踏實但若一邊如此不知個頭便可落在莊周
一邊去所以曾子便收轉過來孔子說內省不疚
夫何憂何懼孟子只仰不愧俯不怍聖人只論到
此不似曾點手舞足蹈了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又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
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到後來只說問於不能以
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這是三段工
夫人心有一點惕厲的意思便覺得有一段過意

度得緊中得樂方是聖賢與樂便自無弊曾點
之樂尚差這些子問顏憲克伐怨欲不行只是清
淨此心未曾著得養性工夫曾點亦只是於心上
見得大意所以為狂曰克伐怨欲不行心是冷的
曾點便有萬物一體意思心是熱的狂狷於狷者
以此問如洗心退藏於密曾點可謂洗心矣但藏
密中尚欠理會曰聖人以此洗心此是甚麼物事
無這此字卻將甚麼來洗這心洗心藏密是吉凶
同患之根然吉凶同患又是洗心之根心是理之

根理又是心之根所以中庸言肫肫其仁而後言
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清植
曾點莫春數言夫子與之以能見其大然二子之事
功卻是腳踏實地學問故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
十而非邦也者亦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皆是發
難而曾點行不掩言之失亦隱然見於言外以上先進
篇
克己復禮內方外涵養省察與答仲弓者有詳略無
異可自見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不是說效驗即是發明上句言克己復禮即仁也你能一日克己復禮人便都說你是仁蓋工夫路可以自信然察言觀色合乎公理與否亦須著意如做篇文字人看不下時那處畢竟有些毛病

汝楫問一日克己復禮是用功起頭的一日還是成功的一日曰這便說歇了順著文理說去使一意都包在裏面朱敬軒文添出一日克己復禮便有二日之歸仁雖有此理但不必添出蔡虛齋解動而世為天下道等句以為世字是周家八百年之內故只言世不言百世與百世以俟聖人不同若到後世豈不是上焉者之無徵乎此皆拘泥字眼之過也

向看道理不甚講克己復禮為仁定要補出存養一邊工夫蓋以人欲之私是克是非至物來方有也不知胸中一團昏氣非己而何所以敬勝怠義勝欲一句便是克己鐵板注腳無事時怠慢之氣即己也人以下文視聽言動皆是指動處說不如老

兼兩義如言語不合道理是義一邊少工夫未言時氣之浮動惡態之輕佻便是敬一邊少工夫言箴中傷易則誕傷煩則支是不敬也己肆物忤出悖來違是不義也豈可謂言而非禮纔是己氣之浮動惡態之輕佻便不是己

視聽言動禁其非禮者須有由禮一邊方是復禮方是儒者之道自記

子貢問政章時說全不明白以去兵為是去其冗者糜餉無益不知三代時兵即農也只是牛馬車輛衣甲器械要完備敵來則起而應之敵退還復歸農其厲兵講武只在田獵時如何有冗兵糜餉之事就是不得已三字已先說錯若果是存亡呼吸間破只在旦夕則那時兵食已無何勞君去去字還是自能作主的語且一個不得已是新造之邦或值兵荒之後便是百姓流亡問政何暇講兵如今衣甲器械止以問車馬牛只畏問甚器與狩且致問只得先招撫安輯休養生息為上第二個不得已即哀公所問年饑用不足一般食如食之

者寡之食去食云者大荒之時凡百官之俸祿君之着饌賓客之廩餼祭祀之粢盛一槩莫計算追索寧到餓死人家死亦不可失信於民民亦不肯失信於我這是說到盡頭處聖賢的話要照著可以行得不是空著幾句懸空語支吾問答而已

有友稱王守溪百姓足二句文者先生嘗之云文中說百姓足了祭祀賓客一切費用皆於是出不知是正供是科派難道是要行科派姑先休養之以為腹削地不成此使把題目做呆了此章總要著

眼年饑二字平常說得所答非所問迂濶不切情事哀公時久已十分取二取二原得勾用只因年饑百姓輸納不前故曰年饑用不足是想要設法取盈於二之數未是要多科於二之外也有若曰盍徹乎不是迂論言百姓既輸納不前何不十分止取其一乎徹字緊對百姓說哀公怏以有若為是代籌國用故曰十分取二民尚不輸而所入甚少若取一則所入更不堪矣如之何其徹而益之不足也有子言君此時要謀足用須先問往幾個百姓要緊如行徹百姓不致離散就今所入儉省用去亦自可支就與不足不然百姓逃亡田野荒蕪一分所入尚不可得就與以足者乎如今田主逢年荒租收不起躊躇問人其意必是要催迫佃戶有一人云何不救恤佃戶田主云救恤他自己盡發沒得用了其人云有佃戶在歲當有常錢之理假令佃戶走了則田卒汙萊矣是常飢也只當省節用度不可促迫佃戶有子語意是如此本極平正切實非姑迂說君民一體與年饑兩開也百

姓足二句若如時文說作欲取姑予是王者因民所利之道無非利民所有之術矣殊有關涉毫釐千里不可不辨也節用意在就與不足言外

子忠信徙義即質直而好義也又析言之則曰修德講學徙義改過周子所謂乾乾不息於誠又必遷善改過而後至皆具義也　日記

慮以下人不在察言觀色之外即察言觀色處又慮以下人也使非慮以下人則察言觀色是徇外矣

自記

沈云逕以夫子之言專爲智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
使枉者直之理此又字是從上文未達生來實則
因其疑爲專論智故未達非有兩層也白記。以上顏淵篇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說成王道無近功的話頭便
不是如舜繼堯禹繼舜何俟必世如有者夫子爲
當時言之也後字必字緊關如有二字言當今之
時上失其道已久人心風俗極敝而不易變如有
王者作亦必世而後乃可仁也上章善人爲邦百
年亦是說當時殘殺之風已甚故曰百年比例觀

之顯然可見萬曆庚辰此章文皆說久道化成只
做得王者世而後仁如有必三字不曾做
若父子相庇護而濟其惡則眞曲矣據然揭之於外
又所謂矯枉而過直不得爲直也惟隱字最妙蓋
不敢護其惡以傷理又不忍列其過以害情是以
直在其中如只說得相隱是至情却遺了道理一
層若孔子諱昭公之取同姓卽就諱處自以爲過
處還他公論却不是回護到底也春秋書法內無
惡則雖辱不諱諱者皆內惡也此是直在其中之
義。白記
父爲子隱子爲父隱隱字最妙不是回互是不致響
人若言至親惡事豈有嘿嘿的理不敢響便是虧
理可知所以說直在其中不徒在人情一邊說連
天理一邊亦不礙方是觀夫子答司敗孟子論瞽
瞍殺人便見得此意名之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
不能改此義原在那裏
問直在其中門隱則明明爲不善矣故曰直在其中
問朱子云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此

在其中與祿在其中不侔不一例乎曰學非所以
求祿而祿在其中學有得祿之理也耕非所以求
餒而餒在其中耕亦有餒之理乎在其中不必定
是一樣虛字眼活看亦不妥如諸字之乎切我不
欲人之加之乎我也我亦欲無加之乎人施之乎
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朱子解顯諸仁藏諸用諸
字亦作之乎用只得解仁爲濟物之功用爲機緘
之妙推仁而出散用而入然仁本在內誠之通也
生物之心顯焉用本在外誠之復也成物之功藏

焉。故下以顯仁爲盛德，藏用爲大業，不必以仁爲外，用爲內也。即作顯其仁，藏其用，說，有何不可。

讀書全要有喜意，易傳先云說諸心，然後云研諸慮。不喜歡則思路無由入。顏子云仰之彌高，始云鑽之彌堅，仰如高山仰止之仰，覺得聖道不知如何妙，有庶幾窺見，始可爲人之意。狂强於狷者以此。中行之人，何嘗無喜悅，却包在內。此種最難得。至狷便當於悍狂，則刻刻自喜，不是欺人，實實自己有得意處。

別處說善人地位處，便要分別得斟酌，即戎及勝殘，亦只是說他好處，何嘗替他稱量本領。時文有變化，善人說他質美未學者，又有把即戎兩字說僨，可以周圍自存者，自謂體認之至，不如先差了口氣也。自記。以上子路篇。

不行與克復，從源頭上分別，克復大段以天理爲主，是根株盡拔的光景；不行是以天理遏人欲，禁而不發的光景，如東漢人矯偽厲行，豈非賢者？但謂之純粹於道則未也。不是安仁是仁，勉仁非仁，只看源頭清不清了。克復如禹之治水，行所無事；不行如鯀之障水，有所決方。

羿、奡之死，由篡弑，不由材力。禹、稷之與，由聖德，不由躬稼。適却請了善惡一層，只以不應死而死，不應得天下而得天下，翻作疑案，不是疑禹稷羿奡已然之迹，乃是疑當世之亂賊篡弑相尋，而據有邦家，孔子躬聖德，不得位，不應定理便差錯了。故口說爲疑，而心竊以定理，此所以不容答，而又不能已於贊也。自記。

不能不勞誨者，情也；不可不勞誨者，理也。自記。

若臧武仲之知四句，如謂是指生來材質，則藝字說不行，蓋言須是學此四人之知廉勇藝，而又文之以禮樂也。時講竟似虛說天生。人知廉勇藝俱全，而又加學，與子路無干，豈有此理。若字是要像他。

如其仁，如其仁，朱子說誰能似其仁者，覺得太過。或是也就像個仁了的口氣。一匡天下，亦不是說一總都匡正，似是就經他匡正了一番爲合。

管仲稱仁是一大案程朱說似未諦當細按道理都宜如此立論蓋子糾不成其爲君也假使襄公當日立糾而使管仲爲傅便有可死之義管仲之從糾不過是倉皇結隊行耳譬如夫婦必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後夫亡婦爲之死謂之烈爲之守謂之節若六禮不備邂逅相過從其所私而爲之死雖不可厚非要之旌獎不得匹夫匹婦之爲諒諒本是好字管仲若死亦是諒說不得他不好但比之功在生民則所成就爭差遠矣問夫子何不

說明此意而但稱其功之大先生正沉吟間復問想是言外有不能如此立功又不如死之爲愈底意思曰正是如此聖人銜口立言無處不到卻不肯放倒那死的一邊八面俱圓

糾弟桓兄伊川單據薄昭之說耳他處都云子糾是兄只是果係世嫡自然名分有在既皆庶孽如何居長便當立當時桓糾皆不當立則其孰兄孰弟原可不論魏徵之傅建成高祖命之也管仲之從子糾誰命之乎不過是倉卒逃難各隨一公子出耳其君臣之分甚微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即此之類如豫讓之不死於中行魏徵不死於李密人並不以爲非也子糾之過管仲未必國士桓公三薰三沐委國而聽之可謂國士矣妙在聖人亦不說他不死的是總不應答這一節話只稱他的功如說召忽是匹夫匹婦之諒亦還他個諒字未嘗說他不該死兩面俱存互有自明見得管仲亦少這點諒乃化工之肖物也

不怨尤則不求知下學則無以異於人而致其知及

至上達則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朱子所謂兩頭蹉卻此所以莫吾知也自記

修己以敬竟道理甚難看修己兩字不是空的如說一做便畢修己之事便包了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皆修己之事要離不得一敬字耳安人安百姓亦非是無事但只是擴此而措之耳若說敬則人自安百姓自安卻又著了口氣自記。以下憲問篇

古人之學皆是以心地爲之本聖人只是以一心而涵萬理學者亦當涵養其心以爲窮理之源學者

固無不得多見多聞。聖人亦何嘗不好古敏求。中間只差個生安學利困勉。若說聖人自一而萬，學者自萬而一，卻是裂了道術，而聖凡有兩心也。所以論語兩個一貫，皆是聖人以身立教，指示學者做工夫處，若抗而高之，便謬以千里。自記

兩個一貫，皆是教以知本之學，用力之要，非如異氏印證心悟之謂，一經指點，便豁然無事也。忠恕章朱子於此章注即云說見彼章，可知兩個一只是一，何更有異義。何則，本故也。漢唐以下學不

知本，故所謂心學者，往往爲異氏所冒。知天下之大本而立之，則所以貫天下之道者此矣。自記

問多學而識章曰，此章一貫與曾子章同。大都聖人全體渾然，一點不曾破耗，天地間至理，都是印証他心裏的，原不是零星記在那裏。東漢人物矯立名節，衣冠言動，都少破敗，便道是吾儒。唐頭鄭康成輩博聞強記，著書立說，結撰所尚，以爲是吾儒高流。所以自漢及唐，一貫之義何曾明白。佛氏見吾儒學問不過至此而止，遂將心性之學，捨去推明鏡，弄精神光怪陸離，儒者亦從風而靡，豈知吾儒之學寂然不動，立天下之大本，元是以此爲根。只是兩邊都要到，敬以直內，又義以方外，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也。直到程朱，實實在此做工夫，纔說得一貫明白。吾輩何嘗要作惡，只是胸中雜念不斷，以爲在內不斷，不形於事，或者不妨，不知即此便是天命不流，大本一差，無事不差。聖人心源一私不掛，一息不間斷，三月不違，便是顏子。問子貢聞一貫，雖無一語，至他日云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想是已明白此義。曰，禮樂名物何一非由性而出，耳目聞見何一非以心爲主。性是人之本，天道又是性之本，故立天下之大本，乃知天地之化育。

人說一貫，是曾子子貢先全不知在心上做工夫，夫子於其道之將成，以此點化他，如和尚付拂子一般。他既聞此，便全無事。不思曾子子貢若向來不知從心上做工夫，如何得到道將成地位。且聖門安得有此等學問。若起頭全無此一，後來如何忽

得此一此一原是徹首徹尾但地位不同耳不獨聖人有聖人之一貫賢人有賢人之一貫即弟子亦有弟子之一貫弟子入則孝一章非弟子之一以貫乎君子不重則不威一章非賢人之一以貫乎只是聖人先但教你如此用功不提出宗旨來後來逐與人說心性雖曉且不必中間必要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到工夫做得久了乃將熟處一以貫告之提破宗旨益好用功以前非全不知有心是隨時隨事上用心不知大本大源卻要提起以為綱主耳

曾子聞一貫後經門人問便解以忠恕為注腳倘當日有問子貢者不知子貢將何以為對若能以識明二字作注腳則道理益顯闊矣清植

一以貫或分學識說須有著落學是正往前用功識是將已學的記在胸中學說一貫是心得而理得凡見解不定都是不曾見得自己的心見得自己的心所學便了然無疑識說一貫是心存而理存凡人道底都是心不曾存心存則溫來溫去只是

此理後來諸說仁亦如今都說以一理貫萬理不知一理指著甚麼卻竟說心有把鼻此一貫子貢心恕亦只說心無兩一貫也有謂又以一理亦說得去以五常統萬善以一仁統四德何嘗不是一理然仁人心也理亦在心

無為而治當日說甚明時文論無為多根恭己立論如此篤恭而天下平雖有此理然非此處本意清植

友其士之仁者仁字要淺說如云好心人耳子文文子皆非賢孔子不說其仁是仁在賢之上此處賢

卻在仁之上故一云事一云友或只事或在大夫上說友或在士上說且不然此處說不到勢位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看重在賢上

說者或以為周人改月不改時或謂月改則春移看來須以夫子之言為據若果不改則夫子只應言行夏之月不應言行夏之時矣清植

以日至寅而明證歲在寅而今稱確今言一日必以一晝一夜為限言一歲一歲必以日出為實故夏正得天而正不易自註

夫子無所不學想備了亦是如此不然夏殷輅周
冕韶舞豈是逐旋方去講求名
矜而不爭一句有相似相反二義矜似爭羣似黨矜
是有己爭則務勝人羣是大公黨卻務阿比矜羣
皆有兼內外說矜者內而嚴威儼恪豈遂與物絕
無與人爭意見爭勝負之心外而是非可否辨別
執守持非與人爭門戶爭名利求在內說如看得
萬物一體絕無私意要與人同處不外說如和平
接物去非因其人為我私交纔加周旋結納相反

忠在根本上見恕似意在發露處見
一言終身行行字要提清是指事上說不然何不說
誠說敬而只云恕
直道實發未開墨其以直道屬民心者固非亦有專
主在上之人行直道於斯民者而於斯民也三字
所以兩字全不體會亦非也若時至春秋人皆謂
民心不古直道難行故夫子謂民性之同今古不
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即此民也自記
看之於人自當將發未會讀此考以下節為主民說

謂是非善惡民之公心三代以來未之有變安得
以毀與易民心之直道此論宋人已有朱子謂如
此說則所以二字無著落又行字說不去此章上
節須重舉字蓋毀原不與不直對如說人不善太
過只如說他刻薄說不得不直譽人過當乃謂之
不直口氣云我固未嘗毀人又未嘗譽人如有所
譽亦必有試究非譽也下節所著言當先有一段
感慨議論是蓋時至今日人都說末世人情無
不好說直道不可行於今不知特我不行直道耳

斯人何嘗不可與行斯民也即三代之所以直道
而行之民民心之公何嘗有異時文都說譽且無
之而況毀乎又說善善長而惡惡短口氣語脈都
不浹洽
直道而行者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斯民當時之民
已非古民後者不歸咎於行之者並自動人民心
之不古耶如今一般有人好行直道便以為矯時者是
也故夫子言民心無今古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所
以直道而行者此意最為懇至痛切自記

乙酉北闈以吾嘗終日不食章命題。先生因閱闈文。見此章當先明如何是思。如何是學。大抵古人之學。不外四術六藝。就中如詩便有許多作文。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樂便有許多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歌詠以養其性情。舞蹈以養其血脉。都是實在。所以朱子解學字兼知行說。思却是空空的在那裏想。人心之靈。有所不通。就所思處亦有一路道理。如莊子許多見解。閒蕩無涯。豈不是他想出來的。只是不根據古人。便有走作。朱子說耕好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心雖見得是了。然尚虛在那裏。得古人以為證佐。所見方實。心中雖有所得。然安知不更有一層道理足以奪之。得古人以為印證。所得方安。看來諸闈文都是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致其知無益。不如力行也。致知豈單是思。且致知豈可云無益。因出就中拔擇一文云。此文小講下。說學思不可偏廢。照管夫子平常說學而不思思而不學之弊。下隨轉。語云彼學而不思之弊易見也。此

句大抵學而不思。如讀書不求解。也不過是愚庸。書生何消那得。若思而不學。便有許多聰明才智一流往而不返。就偏僻一路。生出許多見解。自作一術徑。開教說法。其弊無窮。若文衡有集。便當以此句定之。

問謀道不謀食章。只不是中兩句是無命也。不是末一句是無義也。命是為中人說的。知義則命不足道。故曰祿在其中。執信記

不滿於解。只為觀者之說。非當仁者別存此意也。自記

○以上衛靈公篇

均無貧二句。若照上文。宜說均無寡。安無貧。如何反說均無貧。却添出和無寡。又添出傾字。而曰安無傾。將謂聖人是隨口說來。無甚意思。其實非也。細玩貧字不錯。上一句曰我貧你不要患寡。患貧。但當患不均安耳。何也。如父母有千金四子分開。若一人得去五百。且有貧者矣。今每人各分一百五十。則不免於寡。然不至於貧矣。若貧是家私少些。貧竟是空乏了。不均則彼此不爭

而不和均則和矣和則彼此情意交合有無相通並可不至於寡矣既均且和則輯睦相安雖或不免貧寡而斷不至於傾此所以貧寡不必患而不均不安之足患也

遠人是指强鄰敵國非顓臾也前云邦域之中社稷之臣後又云邦內奈何以遠人目之乎 自記

桓公雖假仁義猶是修方伯連帥之職至三卿田氏斷爲無此此孔子所以稱管仲之功而惡三桓也

庶人不議乃指怨謗如所謂處士横議之類皆是其流禍甚烈觀周衰人士私議究於坑焚可見也若止於怨咨詛咒則所謂庶人謗者是盛世所不禁 自記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蓋上節說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何不云政不在諸侯蓋政原在諸侯天子以天下之政諸侯亦可一國之政何不當自諸侯出耳若大夫則但可以攻而不可專政故下又云庶人不議明大夫刑賞也分寸絲毫不差

朱子說一論之字不可移易下論斷道理不錯又叫便佞作諂媚說如三友三樂皆是必要說得用上說得牽强此乃各分淺深則又之則有好有不好的然或求名或使氣未必出於真誠所以又要說其誠矣或學問少見理未明所以又要多聞使可有外面威儀詞令或內可觀乎吾人則一味界限分別以爲止矣至便佞則又變亂黑白徇是非其害更大三樂亦是如此不必皆相對立言也朱子對門人說某嘗上論覺得比下論如此上論比下論好些中庸前半部好些不知是古人之書前後不同不知是自己心血不足看不到可見朱子誠且明光明磊落千秋萬世皆得見之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諒解以者字作實字文字作實字說益於我者有三樣朋友損於我者有三樣朋友看來此者字以人言作實字看友字以交接言作虛字看言會長進的人有三樣交接不長進的有三樣交接如所交的是直諒多聞這便是求進益的若與便佞等相與便是不求進益的如此則

上下文字但屬一例耳

樂節禮樂三句其意以節禮樂爲根自己於禮樂不待好之而已三一節目都詳明有條理惟其節目條理所以凡人有樂此者便樂道之既樂道人之善自然樂多賢友互相講習樂驕樂三句亦都在驕字生根先只見得自己是要快活到佚游竟放開了到宴樂便又溺於其中終日醉夢而不能自拔矣

樂節禮樂節字照注說自好若從張子說亦有味蓋禮勝則離樂勝則流節者以禮節樂以樂節禮終

日用意孜孜只在身心上檢點是之謂樂節禮樂

聖人言語俱有次序九思先視聽居先四勿亦先視聽心官之外莫重耳目人惟視聽最易入又無時無之次則色貌之見於身者次則言事之接於人者次疑次忿皆日用間所必有而切於身心者然後以見得思義終焉由內及外一絲不亂

問九思以視聽爲先洪範五事何以先貌言曰彼以敬字爲主故先貌言此以思字爲主故先視聽自

見善如不及章語意本明但前一項人是後一項人的根基來歷不得大概是要門弟子拓開些的意思如原思自守有餘卻少與世相關之意若由求則又於隱居求志還少了伊尹樂堯舜之道再聘還不出來郎太公八十自是有終焉之志忽遇文王非所料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人都說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兩個以字不見醒出而隱居行義字皆不著實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雖亦是他的志如此然其志有

限求志之志便大必隱居以求者何所謂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伊尹在莘野之中樂堯舜之道便是如此孔子五十以前總不出來當亦是此意達道固是要行其所學然云行義以達其道何也若行堯舜之君之聘而出乎古能得幾見但有可爲之地有可爲之機不必大有爲之君夫可行之時隨分而行如見行可際可之類全是如此故曰惟我與爾有是夫

此二句是說人今職由求等便不能隱居求志荷蕢荷蓧之徒又不能行義達道由求行義矣而不能達道荷蕢荷蓧隱居矣而不能求志故曰未見其人

隱居求志二句某意每句皆有兩義求志非隱居不可然荷蕢接輿之徒不可謂之求志隱居矣又畢竟要求志達道非行義不可然當時從政者不可謂之達道行義矣又畢竟要達道此節講家多以未見其人一句難於安頓顏子只得串講謂顏子

不曾出仕其實不然安知此語不說在顏子既亡之後只是說此等人身分就是終身隱居亦何害其為行義達道

不學詩無以言此句極要體味三百篇中有含蓄不說處便是不該說的須逐篇體味一番 清植

今表學及文勢則稱於異邦曰寡小君者蒙上邦人稱之乃本國對異邦之所稱也孔子作春秋於夫人之卒則稱夫人臣子之詞也葬則曰我小君蓋有所關乎故曰我曰小君皆對異邦之稱也 自記

○以上季氏篇

上智下愚不移大意固是言此等人不常有而中人最多欲人之謹於習而不可諉於性然其所以不移則是此兩等人立志不同自不肯移也何下愚者而肯從善則亦無不可移之質惟其不肯移所以為不可移所以為下愚也若中人可斷無不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者顧所習何如耳程子言之甚明莫得聖人之指蓋上智習惡亦不肯為惡下愚習善亦不肯為善此自其立志則然也 自記

小子何莫學夫詩學不是尋常習誦若只尋常習誦如何能收其益下章為周南召南為字亦要看出沉著工夫來 清植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平看去亦可若作四時行而百物自生如所謂春秋冬夏莫非至教就於何言意似尤緊切 清植

有人問其弟計 曰即入衙門辦事又須細不遺神氣如常先中非之因曰即不得已而辦公事總其大要不及瑣細何足有殊勝處方是學我謂禮必

壞，樂必崩。其實不壞不足以爲禮，不崩不足以爲樂。此所謂無體之禮，無聲之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人遂喪事亦須思。如朋友死，倘不思便怨忽過去了。惟思其待我如何，自有不容已處。子張曰：祭思敬，喪思哀，理當如此。

以上陽貨篇

或人譏柳下惠之去，不是激怒之詞，蓋諷道之不可行，故答詞有直道枉道等語。自記

孔子攝行相事，如今說錯。讀家語曰：明古者兩君相見，必用相禮之官。當時夾谷之會，欲命相，知禮無如孔子者，故以司寇攝之。司寇官尊，所以云攝。朱子於齊人歸女樂注，仍溫公通鑑之誤，皆以爲行宰相之事。當時官爵並未有宰相之名也。三月大治，節爲司寇與聞國政之時。與聞國政，故便如此。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如時解，行義只是去做官，殊不成語。語類中說仕纔有義，既不仕，念遠近去就都沒了。縱何見義覺得有著落處，何又似與上下文不甚關合。若說行義是輔君以有爲，又與行道相犯。行義既即是行道，又如何說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此義字只指君臣相關之意說。如朋友德業相勸，過失相規，古之意也，引之從是行道，倘規勸而不見聽，則不可存一好歹由他之意。覷同陌路，此段辜其開明，存其海涵，恍切念思是義也。此義字是說性之相屬，情之相關，所謂大倫也，與長幼之節對說。若在皮毛上說，如何謂之亂大倫？所以說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行義即此行義。達其道即行道之謂也。荷蕢晨門之流，隱居矣，

問其所求之志何在？不能行義矣，又安有所達之道？聖賢不是說我有一副當學術，一得君便行出來。其見之施爲者，皆是他內裏一段精誠迸出來的。有此方能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雖有臣亡之行，亦是夫子語。若逸民節亦然，記者提起作案。不然此語何來？如今史中論贊，尚是此體。

侑食在堂上，而以太師爲樂工，即未有考。然據周禮，王大食則奏鐘鼓，而朔月日常食不奏鐘鼓也。又禮

也。子夏進饌進旋工。乃升歌。就人進旋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雖天子與大夫士之禮。然諸侯可推矣。自記以以上殺以稍

執德不宏。信道不篤。這兩句極好。守其一說而不參之以衆論。行其所見而不考驗之於人情。皆不好。偏弘矣。而信道不篤。恐見新奇可喜者。遂棄其學而學焉。却又不可。

子夏之門人小子。及問交章。覺得兩人俱有是處。各有不見處。子游說本末非說始卒。是就立志大頭

腦上提撥他。未爲不是。不好說門人小人便當先末後本也。至於始卒。自應有次序。問交章。子夏語雖較偏。然夫子云無友不如己者。拒之未即有乖於聖教也。子張語固寬大。第門人是問交。非泛問處人也。曰容衆。曰矜不能。衆與不能。非友也。容之矜之。非交也。兩章書問答。皆覺得針鋒不對。至孟子議論雖極精。却少縝密。答湯武放伐的說話譬物假覺詫異。然推到最上一層道理。本是如此。天生民而立之君。非要其坐享富貴也。要其撫養

天下非皆自絕於天。則人亦不成之爲君矣。如好貨好色好樂。今見之說者不倫。說來甚是道理。第夫子却更渾厚完全。所以爲盛德之至。如或人以德報怨之說。若孟子辨駁。必說何以報怨報德矣。聖人却問一句何以報德。已包得此意。方分兩路與他說何等妥當。

博學篤志重在兩個字。一折折到篤字近字上。蓋不博學無以爲篤志之地。然博學而不篤志。徒以廣見聞資口耳而已。篤志是鞭策所學必定要詣

篤實理。不切問無以爲近思之地。然切問而不近思。徒求之事迹而已。切問已是切於事情。俾於日用。近思却又體驗到自己身心上去。此二句甚密與子思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差不多。子夏却以此包篤行在內。極似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見得非截然兩段工夫。聖人能德又不同。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妙在又一句寬以居之。然後說仁以行之。規模大便不同。問寬以居之。是必有事焉勿忘勿助否。曰某辨之云。虛明廣大而無自用之私。涵

飫從容而有自得之味一句說規模一句說火候聖人放在那裏磨盪消融未嘗斷火鍊得全無渣滓仁以行之便了子夏云篤云切云近是用多少力把緊了做恐到底成就與聖人別曰顏子是此一派否曰亦不知何如但問爲邦夫子一口氣將四代禮樂說與他於問爲仁便打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告他人便不如此曾子又稱他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卻是大舜光景曾子恐是壁立萬仞做又差些問及其知

之一成功一可是全無分別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其純然天理自是無二若規模火候畢竟不同問顏子若不死能與孔子一樣否曰只怕是一樣如舜之於堯周公之於文王大抵剏始人其工夫即與後人一般而氣象渾厚淵大處乃天之所爲不可及舜似比堯更精細然堯卻能包舜周公似比文王更精細然文王卻能包周公

博學而篤志章某意比常說又不同博學一類篤志切問近思都收往裏面如蕭一串實在身心致志

說透他全問人又無一句閒話亦無一句虛話又都反之身心體驗一番朱子所云切己體察而近思也都承博學說凡言在中者皆不求自至之辭蓋這一件與那一件似不相干卻都相關故未及力行意須補但云以此措之於行便是了

曾子章即儒佛分派子夏之門人小子章即朱陸分派子游謂當提起大本爲宗論非不是子夏說孰先傳孰後倦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卻似聖門學問畢竟先未而後本者以大學論致知格物此謂知

本此謂知之至周禮三物之教以六德六藝六行爲序及論語弟子入則孝等章觀之似覺如此當曰若答子游云即此是本語倒無弊言即灑掃應對進退小心謹慎中見合禮使見者識其良心久之自然知本晦于靜謂先立乎其大者誠何嘗不是將在把窮理工夫存誠上便做敗自出來窮理工夫甚大與持敬存誠並重但觀王陽明致良知欲破朱子格物說到後來做詩出頭寫字另別字論古將來記錯了此說良知中無著了窮理格物

而良知乃致也

子游譏門人小子本之則無有似象山一派直達本原子夏之意又有似朱某只教人留心名物象數其實灑掃應對進退正是養正之功所以培養他根本使心不放而範於禮也子夏若識此意剖破子游更有何辨但說教人有序使子夏之教原是先末後本的聖人沒而微言絕游夏已分兩路一貫之義體會者甚少夫子兩番爲曾子子貢指出人都說是言道妙某獨謂是示人以學道

路頭大抵聖人空說道妙處甚少只是聖人有聖人的忠恕吾輩有吾輩的忠恕聖人自然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吾輩須是提醒此心則散錢有串心一昏放便無此索子奈散錢何收斂提起是學者之一貫也

問學優則仕何當曰古人最要仕所以自試所學故曰學是如也子使漆雕開仕不悅之於仕自己未信不過古人之仕不是身外事以上子張篇

論語自是門人之門人所作不知誰氏之筆而裁節乾淨如至於此堯曰一篇敘幾代事數語已盡妙義且有波瀾裁斷到今短田地有精當具足自記雖有周親節是解上善人是富善人謂之紀也故以爲安天下之首務謹權量一節皆是在上之事至於及民惟食喪祭爲重寬則得衆且見不見於書自是統論帝王不單指周說

子張問政章大綱只在惠而不費勞而不怨下二句是此一句之根爲政不能使百姓自己治生雖曰散萬金而不可繼徒費而已勞之以所當爲之事

如教他孝弟力田三物六行皆是特迫促嚴急不以其方無爲善之衆無自己以爲本分當爲之意便予於怨費與怨便是雜霸之術一養一教尚有何事欲仁而得仁是惠而不費之根蓋我之惠百姓者因見民之困苦必使之得遂其生方完得自己一段惻隱之心既非爲利於己亦非欲沽其名何貪之有此所以惠而不費也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只是檢點自己以身先之人見其如此感而且愧

一有條教自然奉行，雖勞何怨，此乃勞而不怨之根也。不教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與無故役使儼然人望而畏之相反。虐暴賊，則勞之而怨矣。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與欲仁而得仁、惠而不費相反。問與人只有與一邊，說出納，納字不重否？曰：出則吝其物，納則吝其名，皆是與人之吝也。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一項；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是敬事而信一項事。此章與道千乘之國章關照。

欲仁而得仁，言我欲仁愛於民，不過得吾仁愛之心而止，不望其報，不干其譽，此所謂利之不庸，乃惠而不費之根也。此句說得不錯，則前後許多言語皆是一片王道貫穿矣。吝與貪與費只是一事，貪是本根，費是枝葉，吝在二者之間，有出一面貪其名，一面惜其費，勞必至出亦吝，納亦吝也。自記

不知命章是通論，明白了，問有所解乎？曰：只是尋常講便是不知命便無站腳根基，何以為君子，不為小人。問知禮何以先於知命？曰：知命是出處取舍義利之間知得分明，纔有出處不苟、取舍分明。不能合禮者，到得自勉合禮，便是階梯由禮之門。何以知言倒在知禮後？曰：知言是格物窮理，其工夫原有大精深，觀孟子說他得力只是知言養氣，他說知言不尋常，只緣於見其體而知其所蔽陷其實而知其德，自得之後自得之工，莫之能進，是如何本領。問何從知上，豈不關行事否？曰：自然速有在內，不但知之而已。因篇段下也。

榕村語錄卷之五

上孟

程朱與孟子相去分際可見不如孟子所見透而熟
孟子之去孔子從氣象上分別自有間若道理上
竟取竟無從見其差別問孟子比顏子何如曰孟
子云姑舍是此如二程雖受學茂叔至敘道統却
不及茂叔在聖賢豈有矜飾之弘而言乃云爾此
意殊可尋思顏子雖不見其若述施爲但如視聽
言動皆禮便到不踰矩動容周旋中禮田地他便

直任不辭是何等力量夫子旁以文禮他便欲罷
不能直是天行健不已文禮之事已畢而曰吾才
既竭立言亦大妙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是何
等境界孟子他日又云禹稷顏回同道其推挹可
想矣

聖賢學問如雞子一般不出殼到底是雛蛋惟孔子
從心所欲不踰矩自已覺得快活顏子未達一間
想尚未有此一日也孟子要自任舍我其誰只是
言當今之世及曰惡是何言也又曰乃所願則學

孔子也然是不致自信只是他才識大如論不動
心便令佛學粉碎蓋彼之不動是頑空是死的其
中無有吾儒之不動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是活的其中無所不有樁字妙極長則長矣
奈巴格何直從源頭絕頂處剖開指明洞中要害
萬古一樁也友云孟子直見得此事之害大而深
故闢告子遂以斷佛教之根孔子未嘗顯黜伯功
孟子獨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欲斷功
利之根其功直與天壤不敝

人都疑孟子欲王齊梁是要叛周有孟子言語得百
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是何等嚴毅由孟子
之論見得天爲民立君原以治安百姓非爲君一
家欲其富貴久長世世子孫享受也故湯武革命
受命於天無不是處孟子直是從天立論得最
上一層道理孔子議論却又低下一層爲人道立
萬世極更覺精密穩當故以服事爲至德以武爲
未盡善看文王一面孜孜爲民却一面於商家可

扶持處便扶持他與孔子意思一般問文王大處武王時不知如何曰只怕規模不同力量更大德器更純處得來更覺無跡些天下之朝覲訟獄謳歌翕然歸周不必觀兵商郊自致混一亦未可知大凡一件事着兩人做即心兩做法一樣而各人身分所至其氣勢規模便自不同必不可强

孟子竟是不曾見易一生深於詩書春秋禮經便不熟只是才大學問直溯源頭撥開見泉橫說豎說頭頭是道

孔子文字尚是經體開後世文字派却是孟子孔子文字無雕然轉法應用雖然處處都用是故後世文字之妙至韓而極尚不如孟子韓文如百寶砌成到自然地位孟子則元氣流行無復雕琢擬議之意

雞豚狗彘只供老者固是爲自家養的不忍輕殺亦是體天之道處天所貴者種類便少牛馬只產一子所以太牢不輕用次之狗彘便產得多些亦不能繁所以無故不殺犬豕次之雞鴨卵生便可數十然猶有數至魚蝦之屬所產不可數計所以說魚鱉不可勝食即少者都得食矣可見聖人之制一一皆是準之天道

謹庠序之敎一切都修舉申之以孝弟之義是提醒他本心若看下句與上句一般何須重說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不是虛說自家的父兄是說王化流行行路者皆修弟子之職

孟子說見牛未見羊意理甚精凡事皆當如此如有一金在此見一友在急難中且將此濟他若算計

萬一明日更有急難之友何以濟之便連當下這一金亦不用豈不耽閣萬一再有人來恰好又有則再濟之實在沒有只得罷了不可將未見面事盤算到頭也銳峯和尚云當下該這樣便這樣不必算計昨日不這樣明日又不這樣連今日亦不必這樣却是都落空了要前後際斷了說交際亦是此意讓人於閾門之外是顯然的自然要誅諸侯之取民是隱暗的且得教之不改而後誅都妙盡情理

問不動心是立否曰在立與不惑之間
說了不動之心是活的不似告子是死的告子乃佛之至精者孟子亦闢佛之至精者告子謂儒者讀書窮理在言語文字上做工夫與心不相干其心不光明又借忠孝廉節一股氣來幫助如飲酒禦寒一樣到底不是本來熱氣故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其論乃佛之正脈不知仁義禮智皆根於心既要誠又要明始能復心之本體故中庸一面言至誠一面言禮儀威儀兩邊

俱到心體始能完全告子所以如此者病根在不知義根於心而以義爲外故也精透非常雖程朱闢佛亦說到此猶不如孟子單刀直入言簡而盡也當日蘇秦張儀孟子絕不屑掛口就是楊墨亦粗淺孟子只將其無父無君指破了人亦容易明白到告子直在身心性命上闢一邪路所以孟子費許多話心與他反覆辯論
告子勿求於心是不窮理非不持志也告子之意以爲人不認得心多把言認作心而求心於言把氣

認作心而求心於氣故必離二者而後識心如所謂語言道斷心行路絕者云爾 自記
不得於心四句今人說得告子是何呆漢了告子是要明心見性的人欲使此心空空靈靈所以不得於言便以爲此是言語邊事何與於心勿求於心則心地空了不得於心便以爲此正當於心中用工夫何與於氣勿求於氣則心又空了此正是近世和尚家所謂參禪入定打坐觀心者豈是冥頑的人然究歸此心空虛無用其弊必至是耳

問不得於言猶言不安於心否曰是大概告子此四句是佛氏最精處不得於言勿求於心猶云如有不得於言勿認作心心自有所以爲明者不在語言文字也他只要此心光明如一盞燈滿屋照耀不消逐物求見故佛家以此心猶須彌柱萬古不動萬古光明問他亦有參禪悟道之說曰他參禪却不在那句話上參出道理不過將此心逼歸一處便生明耳他嫌語言支離又有時說參尋嫌氣魄無用又有時說氣力總是遁詞知其所窮

在京邸時見陸稼書與人云持其志是知言無暴其氣是養氣某對其人云此根起於陽明學又未此云爲志不持則本原一乖而內外遂以兩失故知告子勿求於心之說妄也不待辨也氣無暴則存主愈湛而本末可以相養故知告子勿求於氣之說亦妄也豈誠可乎既以持志對勿求於心作反結宜乎疑持志爲知言一邊事矣豈知求是要究之義持是操守之義兩字不可同其人云然則持其志一字何根曰根在不得於心心字上來告子

謂人不得於心則持守其心而已要此動盪發揮之氣何用孟子言人固當持守其心然又離此動盪發揮之氣不得安可暴而棄之在孟子口中原渾然只見志氣之不相離而養氣即爲持志之功及至程朱析理微密謂持志之道在敬養氣之道在集義辨論反覆已於或問甚詳雖孟子當日未必遽如此區別然敬義是學問大關節所謂學者各以其意求之固並行不悖是也復據或問示之稼書聞之遂大以爲然丁亥

之銳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何以置之不論曰孟子初說不可就罷了直到後面論知言處纔說生於其心云云即是破此

無暴其氣時講多錯大抵以聽氣不管爲暴不是暴字本義暴如暴殄天物之暴謂浮動妄費也蹶趨即暴氣之一端無暴一層在養氣之前先不浮動而後可集義以養之與養氣相對有一是不要妄費一是要生息他如言語先要禁其躁妄而後求其事理通達心氣和平也凡事皆如此

暴氣不是指告子凡人動氣時志逐之而不能自主者多矣如人家子弟不能管教任他亂撞又如騎馬不能駕馭任他奔騰一般今人說無暴謂如手容恭足容重之類則非不是但不親切此處且虛說只是說志固要緊氣亦不可不照管故下志壹氣壹都是說不好一邊且未說到養他的工夫

今人說持其志無暴其氣謂志固不可不持氣亦是好物事不可不養不知無暴纔是養氣的頭只是說他好氣原足以暴志如賊人凡人所犯何罪

吾志先定，稱情行罰，是持志；有時而動氣以致過當者，此時氣發，卻不管當初所持之志如何，此豈不是氣壹動志？所以既要持其志，又要無暴其氣。此處卻是說氣不好，因此所以不可不養。未養之氣，不可暴；養成了，反大有用。此是兩樣說。譬如馬然，未調良時，有踶齧之患；既調良時，足以任重致遠。如兵然，未訓練時，違上時多，壓制不住；及訓練好了，衝鋒破敵，反大有功。

告子說心是心，言是言，氣是氣。孟子合說，言亦是心，氣亦是心。無精粗，無內外，莫非此心，莫非此理。氣以粗者言之，為非守約。論施舍之氣，若精則配道義為浩然之氣，上下與天地同流。

人都說浩然之氣能塞天地，配道義，而姚江獨云與天地不相似，道義不相合者，非浩然也。便與孟子開口說難言也，再言其為氣也，曰氣神合，蓋是指浩然之氣如此，非是說浩然之氣其妙如此也。要歸是以理為主。伯訒

死灰是勿求諸心，槁木是勿求諸氣。知周萬物是知方動，容周旋中禮，是養氣。

告子便是佛家大教頭，任後來多少闢佛之論，總不及養氣一章。不得於言，四句是告子之學切要處。至今佛家還是這個丹頭。他說不得於言，此何與於心？勿以此而求之於心。不得於心，正當於心上打疊，又不可求之於氣。蓋落於語言文字，便支離纏繞於知解之中；落於網羅名教，便依託假附於氣魄之內。存心本自明，何用語言文字？存心本自定，何用綱常名教？孟子直投其根，曰外義。惟以義為外，故將語言文字、綱常名教，都以為外來假合的物事，盡欲破除。

問：無暴即是善養否？曰：不是。善養便是集義。無暴不過不要暴耳。問：暴即是勿求否？曰：亦不是。暴是妄用此氣，御之無法。勿求是竟不用。問：先生言如子弟不管教，即是暴，豈不是勿求？曰：此如將之有兵，暴氣者，如役之不以其道，撫之不得其情，恩不足以結其心，威不足以制其命，以致他不用命。告子是並手放散遣徒眾，不用一卒，故其勢窮蹙。

氣義襲却不是告子病今人都硬派在告子身上
無事而正而忘而助長恰是告子今人反說開了
養氣章朱子亦只解得七分從來阿禪之中其要害
搜其根底機鋒相對者無如此篇入內中有什中
寔然皆然二句以告子爲一物無所見一步不能
行底人果爾何致與孟子分席爭長孟子又何須
爲之累牘置辨耶不得於言四句乃是告子丹頭
要看得精細彼以儒者之詩書文字都是外面知
解原非本然心中所有吾心自有昭昭靈靈者要

見本來面目不消認知解爲心又以儒者立氣節
矯廉恥依附名教至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
屈都屬外面粗氣魄吾心到得定時方且離四大
空五蘊撒手游行尚何富貴貧賤威武之可言故
於心有不安處只當加功於心不必求助於外面
氣魄上二句卽禪家明心之說下二句卽禪家空
心之說一是破儒家的語言文字一是破儒家的
忠孝廉節他見得孟子學問路頭倡處在此此處
看得粗便看得孟子闢之之詞亦不精矣不得於

心却不由於氣氣無義理故也不得於言必須求
於心言卽義理所在故也故孟子言以二者相較
其可不可微有重輕然其實氣亦烏可勿求如欲
訪一友便是力生忘路之遠近若心之欲往便筋
疲力倦氣與心豈不相關者如此看來心與氣正
是相資相助如何可以置之所謂義襲而取乃是
如今人借一公事慷激壯往一般告子以孟子的
氣魄亦是這樣故孟子言其爲氣也如此其爲氣
也如此是乃集義而生者非見義襲而取者如言

我己的是讀得多遍自然精熟者非是偶然强
記而得之者是孟子自白語與對告子意見不是
教人不可義襲也是非一字如此纔明何以見得
非義襲而取你看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告子以
氣可襲取總緣以義爲外之故若知義之在內則
知氣可集而生不可襲而取矣我故曰告子未嘗
知義以其外之也一路搜根至此直抉出告子病
痛源頭至緊至切處若如今解却似義襲句不過
是帶出如順手敘擊一下而已何關痛癢至下節

注以為養氣之節度亦似未然看來此節乃是說不動心底工夫欲心不動必以集義為事不可預期其不動心但當勿忘其所有事循序有常不可欲速而助之長助長雖似長得較易而不知其苗已槁矣告子先孟子不動心而適成為死而無用之心孟子之不動雖若稍遲却為生生不窮之心者以此槁字對針不動心于助苗長眾對先我不動心佛氏之心清淨寂滅了無用處吾儒之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至天地位萬物育總

是一團生意闢佛之精透無過於此

如今人以集義所生為孟子義襲而取為告子又以告子為正而助長的而以無事而忘為另一種人金正希想到告子外義決不襲義勿求氣決不取氣乃云告子雖不義襲而取其實與這樣人同歸是義襲而取乃吾儒告子之外別有這一種人與如今所說無事而忘的人一般豈知此兩節口氣在是字非字必字勿字因異端說孟子是義襲而取故孟子自白是氣也乃集義自然而生的不是託義之名遮掩襲而取的行不合於義便不慊於心則氣餒義豈在外者乎必有事焉亦不是說養氣節度是說不動心之道告子勿求於氣如何為任氣上用寄正助忘與助長是　個人不是兩個人告子任心上用功似不可說他無事然不以集義為事便是無事他用功於心為得一刻忘然却忘了集義了四句皆對告子以為無益而舍之如今人說以苗為無益而舍之文理說不去蓋云以耘苗為無益也非徒無益曰非徒無益於苗也問

告子勿求於氣正謂氣是義襲而取的於心無涉所以勿求孟子義襲而取句只是對針勿求於氣曰然問知言工夫包在集義內所以知言不用詳說曰糊塗人如何集義問心裏不明白亦難說慊心曰然異端操持此心未嘗不是根本工夫只是少了一邊也有戒慎恐懼是根本工夫却不曾少却學問一邊所以某說中庸下半部是破異端最切緊處至誠是說根本至聖便說聰明威儀尊德性又要道問學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是字非字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必字勿字俱是緊對告
子辨折口氣緣告子以疑偽者爲義襲故孟子辨
之謂吾之養氣是如此不是如此緣告子外義而
先我不動心是有助長之病故孟子折之謂人之
事心當如此不當如此然則告子固未嘗集義亦
並未嘗義襲何則彼既外義則賤義而不復以義
襲心故也其所以助長而能不動其心者是從强
制其心中來不從義襲中來義襲者襲氣也告子

既勿求氣矣而又安肯襲之故謂助長爲另指一
般人則可若謂仍指告子也者則其所以助之之
病與上節襲取不同明矣必有事焉亦只宜泛説
心學集義養氣四字俱在必有事焉四字內見若
指定是養氣節度則告子非有事於氣者又豈肯
助之長文意亦礙矣自記
集義俗人都説成必集義以生之勿襲義而取之以
襲義而取爲是告子不知告子勿求於氣又以義
爲外豈肯襲義又安肯取氣此是告子不認義爲

內見孟子事事必求合義便謂此是用在外之義
襲取在外之氣孟子豈有之言吾是如此非如彼與
告子絕無相干後來陸子靜亦以襲義語朱子朱
子辨之曰孟子本文原是義襲義所襲者是氣如今
所言却是襲義了今人又以求爲事而前集義爲
襲取一義不如大旨都不在此告子以義爲外卻
使百行爲事盡都是義亦只是義襲而取亦是無與
於心其內處卻有義字不在義字若是襲義却有
何病如人義存於心或因讀書觸發方動出來不

可謂非由中之義至行有不慊於心却因義襲而
取説錯了遂以爲襲義則不慊於心不慊於心則
氣餒此意與義外絕不相對遂令下文告子一轉
皆無著落此正是明義之在內言所行一不合義
便不慊於心而氣餒豈得以義爲外乎告子始終
以義爲外我平日以告子爲不知義正坐此耳清植
義內義外是二家心學不同之根因外義故并言與
氣而外之而但守其空虛無用之心此告子之上
與此章之言剛無表裏處也外義則不集義而無

只是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故曰悠也久也又曰純亦不已

如今都說舍之而不耘不過是不用工無益而已還有苗在揠而助長則苗受其害而槁矣浩氣竟在助長上其實不然正而助長即因無事而忘也告子便是要一無所事心齋坐忘其如此所以要心不動便是正先我不動心先字便見他助長無事即是清淨寂滅忘即是一切放下乃是病根以宋人譬極妙宋人有待糞溉不灌都是將外邊物

事強相滋益何如就他本身用功即刻便長正對告子槁字尤妙長則長矣却是槁了你看千餘年來可有一個和尚能把天下治理一番否他的心全不活動所以枯而無用

養氣章鄒兒與時講頗異者三告子兩個勿求求字要活看蓋謂不得於言即是言邊事耳不可悞認作心不得於心即是心裏事不可悞認作氣其辨心本至精故有所謂似是之非彌近理而大亂正也若如時講其說大段粗淺不須孟子深辨矣是

以養氣且外義則不窮理而無以知言皆是一串病痛自記

義襲而取注中言一事偶合於義似未穩假如忠臣孝子平常未嘗有學問工夫忽然感激而成忠孝此一事便配道義非襲取也

養氣章是從來所無必有事焉數語說得更親切天地氣化事物生息理皆如此必有事焉在那裏只是做勿正且莫要管效驗如何心勿忘只是心在這裏勿助長莫因效驗不來便助長譬喻更妙就

如苗日夜滋息到成熟時自然結果此是孟子說出火候差一息亦強不來只要不斷該文火用文火該武火用武火工夫既到他倏然會變化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凡事皆當如此如做一事必定晝夜以此爲事不可苟忽不可間斷又不可硬幫上去天地不教人做便不是天地堯舜若不猶病便不是堯舜天地只見得不足所以不已至誠只見得不足所以無息助長就是他忘了佛家立地要成聖果却是爲何便是要住了聖人

集義所生兩句是別白吾浩然之氣乃是集義於中生的不是行義於外襲取底緣告子們是外義外氣之人中懷此疑故破之觀是非兩字可見若如時講却不是闢告子又須闢一項人矣必有事節便與外義集義緊相關正是說從不動心工夫處集義養氣而心自然不動便是勿忘勿助外義而强制其心便是忘與助長之病在心不在氣如時講云助氣長則告子非是欲養氣者此節又是爲一等人發藥不中告子膏肓矣自記

四者之病以漸而深詖辭之蔽如於正路上有偏側却未入別逕淫辭之陷則出入於旁蹊岐路之中矣然於正道猶出入也邪辭之離則舍康莊遵險蹊去而不返遁辭之窮則迷入荊棘泥淖困於無所止息而逃者矣自記

詖淫邪遁詖陷離窮四項要認得確如走路然詖是正道上歪些淫是漫到小路上去邪便另入曲巷別爲一路遁是無路可走蔽是見不明緣不明所以走得歪了陷便見得那一路上有些趣走過那一邊去離是居然見得那一路好反說正路不是窮便覺得行不去茫無所見不知所歸王陽明就是這樣他本講正路學問初間亦向那邊去漸漸攙入些佛家話漸漸竟說那一路好到後來說不去便撒謊著朱子晚年定論亦窮矣至於窮便又繞到這邊來回護遮掩所謂窮則變也這个書下的字眼無不確當所以爲經

智故不厭不厭而智大矣仁故不倦不倦而仁廣矣自記

養氣章向來說得逐節逐句文義近來通章都看得有照應向來說養氣便似與知言無涉說知言便似與養氣無涉後半論冉閔夷尹等節不過是推尊孔子自結出學問從來處近看得此章知言要緊大旨與集大成章相表裏知言是智之事養氣是聖之事前面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便已定一篇之案留了節已提出夫子兩箇字即直養直便是義集義必由於精義便是知言養氣工夫全由知言勿求於氣可者心

是氣之本只求之心還可勿求於言不可者理又
是心之本所以不求之心斷然不可告子未嘗知
義知義即知言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即精義集義
之事也如今只說詖淫邪遁節是說知言並不
曾說知言工夫其實下面公孫丑問善言德行德
即賅生於其心行即賅害於其事孟子說孔子學
不厭教不倦知言工夫不能外此夷尹之治亂進
退聖之事居多故曰皆古聖人孔子之仕止久速
便是智聖之事兼故曰願學孔子得百里之地而
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皆不為養氣事也理之事也故曰是則
同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
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是說夫子如此知言事
也智之事也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此章脈
絡聯貫處甚妙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字宜著眼不然便只是不忍
之心何為加一人字禽獸草木從此心推出雖皆
愛之必竟人是同類尤見規切故下引孺子入井

亦在人上說

禽獸之形多偏故其性亦不全凡孟子言人性情處
人字皆須重讀故曰異於禽獸者幾希下部富歲
章論足口耳目相似便是此章有四體義疏也

禹拜昌言亦所謂舍己從人取諸人以為善也而舜
有大焉者其根全在善與人同四字蓋忘其孰為
人孰為我也此中分際甚微惟孟子能辨別得出
自記

取於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一些不錯大聖有
大聖的與人為善就是平常人亦有平常人的與
人為善某少時見人一篇好文字或有一二處好
或有一二句好便舍不得反覆閱之到得他忘了
某尚記得他使狂喜立時化去許多矜誇好勝之
氣夫子稱舜好問好察隱惡揚善執兩用中孟子
說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聞一
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可見舜總是如此然皆
由於明若不知道是善如何取人所以好問好察
等項總貫在大智內

視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及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此等處知七篇非孟子自作

問退而有去志又曰豈舍王哉何也曰見得不足與行王道故要去看得還有指望所以不舍忠臣孝子之心皆如此如父母有病看得是不能起然有一分指望自還在那裏盡人事是一定的

朱子解孟子多以孟子不甚留心典故遂依樣解去如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以曰字爲鄉學名考之於經則周時校序甚多不獨有序也記云家有塾

黨有庠術有序術即州也以子產不毀鄉校觀之則鄉有校塾在家小甚不足數五百家爲黨則人家稍多五黨爲州更大於黨五州爲鄉又大於州蓋教化之興自上而下而漸密自大而小而漸多夏之時國學之外又立學於鄉而校名殷則於州亦有序矣其鄉之有校可知至周雖黨亦有庠則州有序鄉有校更可知非夏殷周各有一名而不相兼也庠則去家不遠修子弟之職爲宜州則主於志正體直比禮比樂以射上爲故習之也鄉則

一切教法俱備以將升之國學與元子適子卿大夫之子爲伍故也

古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董子雖言之而莫行也故在漢代辟雍太學之制博士弟子員之設僅於京師而已自後天下州邑亦徒有事孔子而無學宋之中世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始得爲之少則不能中律令荒州僻縣無不設之學矣意三代相承亦如此孟子夏校殷序周庠之言必有所據自記

問勞之來之數句道作教人說似覺若以勞來對柔惡一種人說匡直對剛惡一種人說輔翼對得中一種人說如洪範所列沈潛高明平康止有三項如何曰不須如此此數句隨便教人皆離不得即如教小學生先要使他歡喜去讀書不要使他拘囚困若道是勞之來之他如何能一律點讀勸一行走作只得夾持起來便是匡之直之已經上路自己走不通時要幫助他所謂輔之翼之下二句卻是火候節次不要急切浸漫的俟他工夫自到

所謂使自得之一向懈怠去又不是須時常提醒
警動使他振作便是又從而振德之道家所云文
武火使自得是用慢火振德是用大火
平常解勞之來之五句都說勞來匡直皆所以輔之
翼之而使自得之至又從而振德之 句另說非
是其人之志於善者則勞之來之其人之畔於惡
者則匡之直之其人之有志於善而力量不及者
則輔之翼之其人用工而火候未到者急促無用
反致有害到要從容和緩俟其自得之自得何甚

似易文言於學聚問辨之下再著寬居一句亦有
一工夫不是說上幾項皆欲其自得之也使字力氣
不要裝在上幾個之字內聖人於此精神都在裏
面運用工夫久了恐懈怠又深微處更艱難聖賢
亦要提撕警覺再加猛勇精進所以說又從而振
德之就是我們自己工夫亦有這幾樣俾知用工
有人勞之來之便更鼓舞或有不是處不能自覺
須有人匡之直之方好改過到得力量用他須有
人輔之翼之到得人不進上不去却須寬緩令其

自得火候差一分憑你勉強亦是無用參同揠所
謂中間要文火也到得成功時更須猛發大器亦
是一樣
謂之無名謂之不與則似乎無所用其心者故反駁
一語云豈無所用其心哉但所憂者大自然是以
致無爲之理若耕則無所事焉耳 自記
掘地而注海者決九川距四海也由是泛溢中國之
水皆由地中行而爲江淮河漢所謂浚畎澮距川
也驅蛇龍者先除水害也由是交於中國之鳥獸

皆與險阻俱消伯益所以繼禹而若予上下草木
鳥獸也治水則先下而後上去害則先重而後輕
自記
知我者是樂道堯舜之道者也罪我者是亂臣賊子
禁其欲而不得肆者也講家但以旣假南面之權
爲是我却不緊對亂賊一般人說如此則夫子自
道及孟子稱述有何意味蓋夫子之意以爲我此
書當見知於後之君子其不免得罪亂賊耳孟子
述之亦是重在此意故下云作春秋而亂臣賊子

懼春秋引文定春秋序最明自記

上守漢周公兼夷狄一段文什處尤作用意深厚是
聖人使人物各得其所氣象不是以兼併為武功
之競也如兼夷狄被其害百姓者也人以為鼓動
天下何百姓耳要知周公於夷狄猛獸不是去兼之
驅之如彼逋於要荒屏於山林何須兼驅之惟
其猾夏迫人有害我百姓者則不容已於兼驅也
此義明而窮武貪荒者不得以周公藉口矣自記

丁丑塗指言欲正人心須息邪說不但倒拆過語且

未有不從人心發明巨正而邪說可息者詖行淫
辭亦是如此但要正人心以息邪說又須就邪說
痛與剖駁然後人心之惑者可闢此所以不能已
於辨也自記

榕村語錄卷之六

下孟

以通章文勢觀之既竭目力一節對章首離婁之明
一節是一反一正文體今有仁心仁聞二節對為
高一節俱是見先王之道之當遵耳自記

以父子兄弟對君臣朋友則父子兄弟為主恩君臣
朋友為主義以父子對兄弟則親親仁也敬長義
也

仁義智禮者性也事親從兄者道也性在內道在外

性之理似乎虛而難見故指其實而可循者實對
虛字不對華字只緣後段有樂字人遂不敢以之
名性反以仁義智禮樂為道而以事親從兄為性
此倒說也豈知禮樂是一件禮可以名性樂獨不
可名性乎蓋禮之和處即是樂也自記

仁之實實字注中對華說如仁民愛物仁之華也而
其實在事親尊賢敬長義之華也而其實在從兄
其知要就理與事上說仁義是理只有愛敬其實
事卻在事親從兄注特恐人將事親從兄認作性

故以仁義爲道畢竟仁義禮智樂是天命之性事親從兄是率性之道人因不敢以樂爲性故說得支離不知吾性之中即禮吾性之和即樂中和可謂非性乎

所爲所不爲只是一事有兩面耳當其不爲便有一面爲的在當其爲又即有不爲的一面在不是兩事亦不是兩時如人走路一腳踏得定便一腳動得有力如坐在館中讀書畢卻閒游儘好便分外讀得有精神大要擇之明則守之固守之固則發

之果是此節正意人之分量有限材質不齊於理固有之然亦看所不爲內分數何如果有天下不顧千駟不視本領則功業亦何足云若云智識自此可進材猷自此可充則是以不爲爲但取硜硜之諒者耳卻小了擇守本領也自記

自得非獨得之謂言其氣候既足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自然而得之耳得是深造之功自得是以道之效自記

夫子好觀水正是心源與之一般至誠無息孟子窺見的實處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必有事焉數句正是如此心中不放下這件事正又不好忘又不好助長又不好綿綿不斷火候自到與夫子觀水同意

庶物上文禽獸在其內人倫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便是將人與禽獸所以異所以同處無不知之之明至於由仁義行則所謂一視同仁篤近舉遠而處之當也自記

不泄曰敬泄生於玩易也不忘曰誠忘生於間斷也自記

文定謂邶鄘以下多春秋時詩也而曰詩亡蓋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某謂畿內之地亦有風謠雖西周盛時豈能無風王朝卿士賢人閔時念亂雖既東之後豈無雅只可以正變分治亂不可以風雅爲盛衰也觀二雅體製不進於頌東遷後猶有魯頌況雅乎然西周不見所謂風東周亦復無雅者意畿內醇美之詩悉附於二南以爲正風而衰亂之風則別爲王風

而爲變至雅之無東則序詩者失之也今觀所謂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周宗既滅今也日蹙國百里明是七幾有正風東遷有變雅之證而說詩者穿鑿以就其例此正如成王不敢康噫嘻成王惟彼成康奄有四方明是成王康王緣說者謂皆周公制禮作樂時詩遂以爲非二王而別爲解釋耳其可信乎此二百一大義不敢附和先儒而不闕所疑也況風詩是王者命太師採陳而行賞罰之典於春秋所取之義尤切奈何

事以無雅爲詩亡自記

上二句三史之所同下一句則我自出心裁講者多將上二句輕抹豈知夫子垂世立教不寫之他書而必修春秋蓋他書爲空言春秋則有二百四十餘年之行事因而著其是非褒貶則比之空言者尤爲深切著明不是說夫子實行王者之事也書仍舊是空言但書中有許多行事在耳如此則事文兩字固不可輕畧況事是桓文王降而著史是春秋周禮在魯俱隱隱與王迹事相關乃義之所由起也自記

孟子所謂天子之事猶云天子之史也諸國皆自爲史以記一國之事而夫子乃尊周故爲天子之事

問何言其事則齊桓晉文曰其事春秋之內事也天子之事作春秋之事也河陽之役晉文之事也天王狩于河陽天子之事也所謂義也其義其字亦非指詩亦非指春秋懸空對上兩其字說出是謂春秋中所有之義也畢竟此義是何處取來夫子亦未說破隱然是正王道明大法從三

代盛王得來的自記

曰使則掠境未深曰追則歸師不遏故四矢乘亂而足以反命也使斯死黨背公則又何足爲端人乎自記

起句天下之言性也便隱然有許多智者在其意中蓋敢於言性者皆其以智自命者也孟子言性說一如此紛紛以我觀之亦但以故言便是了而已矣言不必深求也爲其鑿也便是惡其以穿鑿言性雖行水一轉似是以行事言之然惟其見性之差

是以行事之謬言行原非二物況禹之行水行所
無事正言其深明水性非獨以行說也下節苟求
其故求字亦是就知見上說自記
以惻隱驗仁是以故言性也但惻隱必以孺子入井
自然生心者爲據方得其真所謂利也若旣參以
人僞如納交惡聲之等則非利矣又有納交而惻
隱惡聲而惻隱者遂據之以誣人性之仁非鑿而
何[illegible]
文問千歲之日至曰說者多指前邊的曆元某意却
要指後邊的日至苟求得前邊已然便以後千歲
之日至可坐而致此章不曰吾之言性而曰天下
之言性蓋謂告子荀子輩也天下人之言性也見
不好人多便云性惡見有生來善生來不善者便
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見人可爲善有改而不善者
便只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不知故者以自然出
之者爲本今夫水順流而下是故矣若過顙在山
亦以爲故則非矣所惡于智者爲其鑿也鑿字對
利字說行所無事則利矣世遠日以此節言之語

氣則得矣論通章則末節有苟求其故句仍以朱
子說爲順只末節之故即包利字在內以第二節
已說明也然難云苟求其利故何曰故問日至自
然是冬至曰不論冬至夏至總是曆法得日至便
都定了
自反而忠矣而曰於禽獸又何難焉便被有責人之
意故章末復引舜以爲準則蓋舜終身責己終無
是我非人之見曰如舜而已矣則依然自反之初
心也孟子曰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便是此意

齊人饋女樂孔子官亦不小不聞上一諫章出一諍
語而借燔肉即行何太恝然却得孟子發揮出來
蔡虛齋以爲孔子以小故而去自己擔著些不是
正是他不欲苟且而去只歸過君上處說得甚有
意味如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虛齋解云我竭
力耕田不過是供我子職之常本無可以悅親者
不得乎親不可爲人不順乎親不可爲子畢竟父
母不愛我我將何以爲人爲子哉此方於而已矣

三字有情說得怨慕意出大凡前輩解書雖不必盡當時有糾折處要是一團忠厚悱惻之心

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天字似以氣數言天之所廢天字似以天心言然要之皆氣數而天心存乎其中如堯舜之有敗子仲尼之不遇其君氣數之不幸也天心亦不得已而廢之夏商周繼世有人是氣數之幸也天心亦因而不廢之主宰之天與氣化之天是一是二此處要有得語自記

以天下爲己任自耕野時便如此所謂志伊尹之所志也不可單就應聘上看出自任自記

前一豈若後三豈若時講說來竟似伊尹有兩箇吾頭伊尹一片心腸只是以堯舜之道爲主初時猶未卜得湯之果可與爲堯舜否也則毋寧畎畝而堯舜之道自在及見得確信得過則又何如親見之爲愈俱是實情清植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兩聞字亦是折之以理非據傳記說也自記

謂金工爲鎛鐘特磬將作樂而擊鎛以先之樂終則擊磬以止之經中無此語惟注疏有之考虞書戛擊鳴球商頌依我磬聲是磬亦所以始樂某思金玉恐即是編鐘編磬鐘磬有頌鐘頌磬所以綱紀人聲也有笙鐘笙磬所以綱紀笙聲也金石在八音中實爲綱紀每一句以鐘聲領頭衆音皆隨之如鐘聲是宮衆音隨之而宮鐘聲長有餘韻韻將歇而磬以止之是謂始終條理鐘磬之鳴相去不遠每字每句皆有始終之義如孔子一言一動皆有始條理終條理如射然每矢皆有中有力無四

鏃未發用一巧而羽鏃既舍用一力之理問如此說與集大成合否曰八音全用便是集大成註中一音獨奏蓋如取瑟而歌擊磬於衛之類然非作樂樂則無一音獨奏之時間或迭奏逐句用編鐘編磬起調畢曲用鎛鐘特磬亦未可知曰要有憑據方好鐘鼓奏九夏始用鎛鐘朱子或沿古人成說而用之然不可解

大國地方百里積實得一萬里也七十里者積實惟七七四十九得四千九百里是於大國較十之五

而強五十里者積實惟五五二十五得二千五百里是於父國又殺十之五而弱自記

交際章前說交際後說行道似不相照應然却有關通之意聖賢之交際不嫌委曲通融者總是汲汲行道欲以濟世也爲之兆朱子說得是是聖人自示以道可行之兆卽指獵較說示以兆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今人都說是見道有可行之兆爲之二字都解不去朱子解見行可云見其道之可行解際可云接遇以禮如此是

見可行不是見行可可際不是際可見行可是自見行道之可非累世不能殫道大不能容也際可是自見交際之可非絕人逃世不近人情也見行可或可謂之仕至際可公養亦謂之仕者總欲仕也皆是解爲之兆公養乃是餽餼於我土地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然使出公委國以聽夫子卽爲之上名定分而且爲東周矣此二段皆與前交際相應凡文章未有不前後照應者孟子尤然如養氣章是從行道說起後遂說知言養氣不復顧前至末迤迤邐邐說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却收繳起處

見行可三字近來都說錯了見者示也示人以吾道之可行此之謂見行可卽與上文爲之兆是一意爲之兆者示人以端使知吾道非迂遠而難行也兆足以行而不行者小試其端吾道果非迂遠難行者矣而人猶不行也自記

爲之兆爲之二字緊粘孔子乃是孔子爲之兆見行

可見字卽爲之字

見行可明朝人都說是覘其君可與有爲覘其臣可與共事因此連上節兆字亦說錯魯定公季桓子何嘗比列國君臣好來爲之兆是做出來使人知吾道之非迂濶不可行耳當時可疑者多以孔子爲當年莫能究其禮累世莫能殫其業如晏子之云不知孔子爲中都宰爲司寇相夾谷之會那一處不見效

萬章好論古而大抵博觀襍取未能實之於理以得

古人之用心故孟子告之以爲須此等人纔識得此等人今人論古大槩如矮人觀場莫知其悲笑之所自故惟古人能知古人亦如前之取友云云也作尋常論友便不切自記

萬章是好古之人一切稗官野史都記許多却不知其人連大禹伊尹孔子都疑惑一番孟子就他長處引誘他前一節正是起下一節不知古人但觀今人如善蓋一鄉始能友善蓋一鄉之士善蓋一國始能友善蓋一國之士善蓋天下始能友善蓋

天下之士非自己身分與之一樣焉能知其人然則尚友古人亦須是有古人身分兩面夾出正意作求友說不是以上節爲友善鄉國天下之士尤不是

告子便是佛學故孟子辨告子詳於楊墨以其能推性命之說也韓氏僅知孟子之闢楊墨不知後世釋氏之弊於告子辭而闢之無餘蘊矣自記

問程子謂孟子言性是極本窮源之性既是極本窮源似不應以人物兩兩較量曰然易言繼之者善乃明道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者是極本窮源之性也成之者性乃明道所謂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然後人物異而善不善分焉是則孟子言性正就形生神發以後言之錄前

孟子所謂性者皆指人性如是統論萬物一原之性則不應云異於禽獸幾希違禽獸不遠且云犬牛與人異性犬馬與我不同類矣既是單指人性便是以其得氣質之正而爲萬物之靈孟子論性又何嘗只了氣質如以人性未必皆善爲疑則

止是好參原孟子本意處我與堯舜同類不與禽獸同類禽獸做不得我我却做得堯舜便是性善何必十成全善而後謂之善哉自記

告子議論許多變遷處須一一反覆抉擿以窮其說而却似隨其口下語者然者只知聖賢本心是欲攻其心術之失才以取勝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便是其自道處自記

杞柳諸章要知孟子節節是開之悟之不是辭之闢

之得此意然後諸章之詳畧淺深節節有來今人
例作折辨曰氣反有許多罅漏處。自記
杞柳之性水之性人之性只是一性犬之性牛之性
却非人生此孟子兼言人命氣質處。自記
此章告子言性之蔽在兩決字亦猶前章之蔽在兩
爲字在有所矯揉安排則非性矣故孟子以戕賊
搏激之說曉之。自記
生之謂性章朱子云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
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

而全哉某看孟子意不如此孟子言你說生就叫
作性如白就叫作白麼告子曰然孟子又問凡生
都叫做性如白羽猶白雪白雪猶白玉麼告子又
曰然孟子方說然則犬之性猶牛牛之性猶人與
不分理氣又何不同犬之知覺運動亦不同于牛
牛之知覺運動亦不同于人
從來分理與氣說性覺得孟子不是這樣說孟子却
只是說氣質而理自在其中若分理氣倒像理自理
氣自氣一般氣中便有理氣有偏全理即參矣如
人是立生的禽獸是横生的草木是倒生的便大
不同孟子只說人性故曰性善人形氣與物不同
性自與物不同不是說氣同而理異自之謂白猶
云凡生皆性與告子曰然羽雪之問恐其謂生與
生還有不同也告子又曰然是凡生皆同矣故折
之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兩節只是一意不是上節言理氣不同下節言氣
質氣亦不同也孔子曰性相近也却與孟子說一
樣性無不善故曰相近遠者習耳孟子亦云從其

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其權在人也大約
天地之氣本於天地之理何嘗有不善鼓之以雷
霆雷霆是好的潤之以風雨風雨亦是好的只是
人物如何稟得全似天地惟人也具體而微到底
不能如天地但氣質雖或偏駁同天地之性無不
有如銀子之成色雖不等然饒使極低畢竟陶鍊
得銀子出
告子以凡遇長者便長之見義之外及孟子問之季
子知有敬之說在吾意中也彼發伯兄鄉人之幾

以見凡長者未必敬，及以爲皆敬，而又以爲敬如何轉移無定，可見敬原是在外也，轉移無定意在示與鄉人本不當敬處看出，即告子吾長楚長之說而加一層駁難也。自記

季子初是外長，既乃外敬，答問間是兩層推究，時講總以因時制宜一語混過，覺辨者解者都沒巴鼻。自記

告子之學，往往從後來道家自證無上菩提，不立語言文字，故孟子於依行事，不置一詞，於楊墨亦不過

以無父無君闢之而已，至告子則委曲接引，娓娓不倦，非徒爭勝好辨也。杞柳章，告子以性原無仁義，而可以做出仁義來，若然則杞柳還可做成桮棬，殺人將亦以賊性乎？孟子恐如此駁他，他竟以爲可，是反助其說，而開其放誕之端，所以只將戕賊二字，破他爲字，他亦覺得爲須戕賊，說不去，因變爲湍水之說，決東則東，決西則西，未嘗戕賊。夫人生不知爲惡，可以言決，爲善不可以言決，但若與他辨決字，他便便說爲善亦須決，所以孟子只

順他東西二字，跌出上下二字，使他自覺得，使東西方在上，亦不能決之即流也。告子因取譬不切，遂直指性體，以爲生之爲性，孟子不遽斥其非者，仁義禮智，亦賴知覺運動而行，但是生中有性，不可謂即生即性耳，故問之云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歟，曰然，是告子以爲即生即性矣，孟子又未知其以爲生有異類，即性亦有異品耶，抑凡有生皆即生是性耶，故問之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曰然，是凡有生者即生是

性矣，於是以人與犬牛折之，而彼乃無辭，告子既窮，又復變爲仁內義外之說者，彼以孟子之學總是用外面之義，襲取之學，以致錯認爲性，故謂人性雖不同於犬牛，以人而今食色，可謂非性乎？但愛生於心，而宜由乎物，學者但當求仁，不必求義，仍是當竭力於內，不必分心於外之意，蓋佛氏不以仁爲本，惟不肯認義爲內，故至今尚有慈悲修省之說。孟子折之，若直以予今言仁內，何以前言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彼將何辭以對？

孟子却不截斷以爲彼既以仁爲内已屬可喜姑且留下此句只問他何以謂義外也及得他彼長而我長之猶彼白而我白之之說却當指出敬字來提醒他矣孟子恐怕說出敬字他便以長與敬混作一團索性破除盡以爲外他便絶根源所以又藏過敬字只就長字詰問他長馬不用敬長人用敬意已隱躍在内又就他彼長而我長之句摘出長之字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告子乃以愛與長爲有不同而強分内外夫吾弟固當愛何至秦人之弟便不愛假令吾弟飽食無病而秦人之弟飢餓瀕死則必輟吾弟之食以食之矣豈有不愛之理孟子亦姑不與理論只就長之一面駁他炙之在外猶長之在外也耆之之心在内猶長之之心在内也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猶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也然則耆炙之心亦從外而得與告子言長楚人之長孟子破之却言耆秦人之炙者因彼有不愛秦人之弟之語故用秦人以影切之不但長之非外之理明即秦人之弟之

亦當愛其理已隱躍於言中矣孟季子一章尤爲吃緊行吾敬故謂之内公都子之言極是但因此季子遂抓住敬字一并破除孟子之駁告子不肯輕易提出敬字正以此耳然季子之意以爲所敬在兄而所長在鄉人即將所敬之人放在一邊而別立一人是敬誰可以云内而不能不云於鄉人之長長之起於鄉人之長而所長者又非所敬則是由外轉移非内可知其病在不以長爲敬故孟子復爲兩問逼出彼將曰敬弟彼將曰敬叔父既明兩敬字然後因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斯須之敬在鄉人猶斯須之敬在弟也鄉人斯須之敬敬也爲在内則長鄉人之長亦敬也豈得謂在外乎季子至此可謂說前見更欲兜底破除以爲敬因位而作則敬亦在外公都子乃以飲食亦在外折之理甚精當而駁到食色性也若以此爲在外則食色性也亦在外矣

才字當依程子作氣質說孟子非不知有氣質顧以爲天性在人非氣質所得而拘其以不善罪氣質

者實非氣質之罪何則就其氣質之所至盡其力而果不足焉然後可以歸之罪耳今人原未嘗竭才而曰未嘗有才故曰非才之罪也如近講說才字太影響自記

讀書字字襯剔是孔子正派孔子小象與春秋翻來覆去不過幾箇字然無窮道理俱在裏頭讀詩亦是此法如說烝民之詩只添兩箇故字一箇必字一箇也字而詩氣已極醒露乎當說有物必有則故人秉爲常性自然好是懿德是將民之秉彝連

下句說却是錯了夫子言有物必有則是乃人之秉彝也所以好是懿德故字顛在下面可知民之秉彝是連有物有則說來語意甚妙天生烝民二句是命民之秉彝是性好是懿德是情問上故字作何解曰承天生烝民來言不受命而爲人則已既有物必有則是如此口氣

天地之與我不同類自其耳目口體而分故其心性亦異盡蓮葉子皆察言之故牛山章所以不可以喻言有過自記

牛山章於尚書人心道心中庸已發未發大易消長剝復雖不顯闢却只就人心當下指點變前文之雅與躋行路於聖域先儒所謂亞聖之才是也自記

張程補出氣質之性其實就看孟子亦不必補孟子曰非才之罪也不能盡其才者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才即氣質之性人之才質不可有偏於仁者有偏於義禮智者有不足於仁者有不足於義禮智者要未有全無仁義禮智及仁義禮智之闕一

者也如五味調和不鹹是所入之鹽少非全無鹽也不酸是所入之梅少非全無梅也人雖才質稍遜奮勵擴充自不可限故曰非才之罪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所謂能盡其才者也舍而不求以至相去之遠何嘗自盡其才而乃以罪才乎孟子所說皆是人性不合物性言故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人之有是四端也人皆有之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是豈人之情也哉天以一理化生萬

物物與无妄雖人物所同然人得五行之秀受天地之中所稟之性獨全與天地一般故曰三才如虎狼則但知父子而不知有君臣蜂蟻則但知君臣而不知有父子惟人雖才質不同皆可反求擴充而得其全故曰聖人與我同類者若犬馬則不與我同類也人性皆善非曰性皆善也人未必盡堯舜然人皆可以爲堯舜何也以類同也未有犬馬亦可以爲堯舜者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謂之人則理義之心所同然者無不可爲堯舜是

才質全無權柄何足爲累此與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之旨融洽無間特孔子補出上知下愚爲更密耳

所息者非氣也仁義之心也平旦又是日夜中氣最清明之頃故所息者至此遂發見耳一念惻隱便是好與人近而爲仁之心一念羞惡便是惡與人近而爲義之心　自記

操存舍亡神明不測似乎贊心之神妙而本意則是發其危微　自記

既云心之官則思則先立兩字似并思字在內蓋必心得其職乃稱立也然注云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則又似思前更有一段立之功夫蓋思是窮理以上便是操持操持者窮理之根惟其此心常存是以事至而常能思只心箴有君子存誠克念克敬之語則此說是也

自記

無有封而不告糴在交鄰之後蓋存亡繼絕如城楚邱之類注所謂專封國是也非指本國臣下　自記

養氣章是說理告子篇是說性盡心篇是說命合之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

論語不說出根來大學最後說中庸徹底便說出至孟子盡其心者一章說得透徹精到發揮無餘矣周子太極圖說張子西銘皆不過詳細說一番非至周張始發此論也

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所以立命說得極平實極精透錫曰此孔

子下學而上達義疏也。曰然。

心是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的，故須存。性是無爲的，故須養。敬以直內，倒是存心；義以方外，倒是養的。養性不是空空守靜之謂。大槩寡欲是存心，充無的穿窬，充無欲害人，擴充四端，却是養性。

盡心數章，是孟子傳曾思之學之丹頭。萬物皆備于我句，曾思不曾說出。致中和，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所謂性分，即仁也。故揭出仁字，曰求仁莫近焉。仁者生理，君臣父子、事物細微句皆非。此誠是箇虛字，只是實實有此，即五常信字。仁是一箇生意周流滾熱的，甚麼道理都離這箇不得。注將反身而誠兩節分安勉，亦好，但以孟子之意求之，似不須如此說。反之於身，不自欺而自慊，仰不愧，俯不怍，樂莫大焉，以心而言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以事而言也。恕本不容易，子貢曰吾亦欲無加諸人，程子說無字太自然，無字亦與毋通，況有欲字。子貢原未嘗說他已能，非爾所及，就是說此強恕之事何

容易言，故及其問一言，即告之以恕。若恕是子貢所已能，夫子曷爲告之？克伐怨欲不行，朱子謂不行到底有在那裏，只是不肯形顯出來，所以不是仁。仁是根株皆盡，固是然。只就大分上論之，亦得。仁之體却是生意周流，克伐怨欲固然不行，其生意流行安在？冷冰冰的，不見有仁也。夫子不肯與人言仁體，只教人用心于內，苟心內存，便自見得生意周流。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何以不說他人？文王終日以作人爲事者也。清廟之詩，說文王之德最明。濟濟多士，皆秉文王之德，所對越者，文王在天之神也；所駿奔走者，文王在廟之主也。

德慧術知，術字是所作的事，所謂以術造士。孟子亦說術不可不慎也。德字在內說，行字在外邊說。內之德有德慧，外之術有[illegible]如以德業對舉一般。

安社稷臣只知社稷爲重，天民却見得百姓要緊，要匹夫匹婦無不與被堯舜之澤，實實見到天之生

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一段道理問大人亦不過是天民見解不能更高了曰其根本見識天民與大人一樣只是正己而物正是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贊化育參天地天民者正己而正物者也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問社稷臣功豈不及于百姓曰如霍子孟與民休息天下自然蒙其恩澤及民只是起念爲安社稷耳即事君人者豈無有益社稷之處只起意爲容悅耳問容悅不過是鄙夫孟子爲何與後三項人並舉曰容悅之臣不是鄙夫如張安世一輩人他亦有他的德行學問但止知事是君則爲容悅耳

登東山泰山即孔子登之也截斷孔子二字不得將孔子連下作譬喻亦不得只借喻作正意斷續其文意觀之耳自記

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凡人亦是如此因孔子有此事而借之以立言耳江中所處者愈高則視下愈小是說登山不是說孔子

鄭重孔子兩字固是然畢竟東山泰山是何人登孔

子字直斷而下方作喻言則文意不順矣只闊字照字便當本同非直以爲流末而由此以觀本者亦非也二字乃水與日月之所以不息處必有本者乃能不息不息乃能放乎四海經乎八紘故觀於瀾瀾繼照而其源本可知爲學者之不可以舍乎晝夜明矣自記

觀水有術節注云此言道之有本也王肯堂曲思成解謂聖人之道之本不可見觀言足以知道水與日月之本不可見觀瀾與容光則知其本是非言道之有本乃是言道有末始足以見本也某向來以爲觀水其術不一觀其瀾瀾即本也日月有明是其本故容光必照焉如此看是觀水之術對容光必照必觀其瀾對日月有明兩必字語氣全不相應近思之方得其說蓋瀾與容光是水與日月中間一段論水之本爲由澤之氣日月之本爲陽陰之精水之極放乎四海日月之極普照萬方今但觀其瀾急不已處有其但可受光無不照入處知非有本不能如是本字意在觀水有則內瀾與

容光乃對成章意成章非道之本亦非道之極但非有本必不能成章不盈科不行正是此意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可知盈科後行之因有本矣

觀日月不是大處亦不是本處蓋所由以觀本者但觀斷港絕潢之水必無漲過急消而雷電燭影之光不能幾微畢照則知瀾與照之可以觀本矣蓋有原泉必有混混不舍者有積精必有光景常新者此是有本之驗從此盈科而進便放四海然則

光瀾正對成章自記

無源之水必無瀾瀾者源頭活水來也自記

聖人之應變無窮處即水之瀾也聖人之無微不入處即容光之照也觀此非有本者能如是乎

雞鳴而起說到平旦之氣上去便不是猶言五更頭起來做此事便是舜之徒做彼事便是蹠之徒不單是雞鳴時如此從此時做到晚為善為利直是去做不獨是念頭雞鳴而起孳孳為七箇字都同只看到一箇字不同明人若以為利之精神才力去為善就是舜並無難處乃是孟子緊醒喚人回頭語

此不是欲孟子貶其高美欲孟子使己幾及其高美耳又非以其立教之高而謂如天不可幾及正謂其立教之循循有序而苦於高美者速至之無期如天之不可幾及耳蓋有好高躐等之病故孟子告之云云自記

愛字仁字親字須見得聖賢字眼的實處愛與親本由仁出此三字如何分別一親而同仁仁亦可說

在物上仁親以為實仁亦可說在親上如何謂愛之弗仁仁之弗親愛是在一節上說仁是全體說孟子說箇物字禽獸草木皆在內無論犬羊雞豚不忍輕殺布帛菽粟不敢妄費就是魚蝦之細以至草木瓦石當其用時亦有不忍糟蹋他的念頭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雖有人己之分而老幼總是一般竟與我同類所以下箇仁字仁字已極親切親又是仁之發用最初極厚處如有子孝弟為行仁之本之說三字不可

說得大相懸遠如時文云愛之而已而仁弗存焉
便說不去君子於物非不欲仁也竟待物如民有
何不好勢有所不能於民非不欲親也竟待民如
親有何不好勢有所不能盡天下之老者而皆爲
之昏定而晨省冬溫而夏凊豈非至願其勢能乎
不能所惡乎墨氏者爲其假爲勢不能行之教及
不能得天下之老者盡如其親反薄其親以就之
此爲可惡耳

天生民而立之君若不爲民立君何爲孟子一言道
盡曰得乎邱民而爲天子竟見此意覺得湯武之
應天順人方有把鼻

口之於味章是辨性命之說而所以順性命之理者
在其中矣只看兩不謂字可見性也命也之性命
是世之所謂性命以氣言者有命焉有性焉之性
命是君子所謂性命以理言者有命焉非但貧賤
者有定分不可强求卽富貴者亦有定分不可踰
越此之謂理也性之不與命二命之不與性二是
性命之貞也以窮其欲者托之性而已非命矣以
盡其理者歸之命寧有異性乎要須看得性命合
一則不至惑於嗜慾氣質之說而性命之理明矣
自記

養心心字是義理之心非但虛靈之心也寡欲是就
現成說其所以寡欲則自持敬克己中來 自記

汝楫問養心莫善於寡欲曰心性情一一分析是宋
儒因異端邪說混爲一團牽纏支離學術大亂不
得不如此分析明白孔孟時無此也大槩孟子說
心卽是說性如良心仁義之心求放心仁人心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都是如此說人心得其
正便是道心

明言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王自文王至孔子中間
如添出許多見知來則其致意在見知可知矣側
重有是語以非逆志而爲之辭也 自記

由堯舜至於湯章是說道在天地間無有歇時只寬
他說伊尹在莘野便以堯舜之道太公一出來便
與文王爲師友何嘗學於湯文且聞知亦不消借
重見知也

榕村語錄卷之六終

榕村語錄卷之七

中庸一

中庸二字。程子以不偏不易正道定理詮解。固妙。但只就道理上言。尚該補出箇頭來。人性便是道理的頭。書云。降衷于下民。衷即中也。若有恒性。恒即庸也。

理氣先後。朱子辨之詳矣。乃天命之謂性句注云。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語意似未圓。[illegible]

率性之謂道。人多講似孺子入井怵惕生心意思。此乃仁之端。非道字本位。此何只平平說去。吾性中有仁。率之遂為父子之親。吾性中有義。率之遂為君臣之義。大抵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在心則謂性。在事則謂道。

明代人看書。還是王守溪看得是。道也者三句。人多另看。不與下節對。只因總注首言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遂誤以此三句為對上節。不知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原只說天命之謂性。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便

是說率性之謂道道也者節自與下節對惟守溪
文是如此
中庸首章注是朱子傳絕學處戒懼謹獨兩節則不
用程子之說而竊取濂溪誠幾乾損益等章之意
也文集中中庸首章說又以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分屬直透下未發已發理窮精矣近講多在動靜
兩字上下注腳不知等到誠明敬義理學源頭自記
戒懼慎獨講家多分動靜朱子實無此說靜時可云
未須省察動時豈得全無存養存養不過將心提

起存在這裏不獨靜時爲然動時亦須提醒以爲
省察之根直內方外亦然內心也敬以直其心徹
上徹下無所屈撓外事也到得處事均齊停當義
是有頭尾的敬是無頭尾的致中和節注云自戒
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
失即將戒懼自動處說起如有所感觸而懼有此
而收斂之以至于未發時一無偏倚而工夫不間
斷則極其中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
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是自將動處說起自獨知

之地省察其善惡至於酬接事物喜怒哀樂無不
中節則極其和矣誠明忠恕尊德性道問學以義
制事以禮制心存誠謹幾皆是此段話頭知得此
義讀儒先書可以一線穿去
問戒慎兩節都是說須臾否曰須臾二字正挑剔出
不睹不聞來須臾對見顯是故對故字戒懼對慎
獨雙雙對對不得以須臾括之戒懼是敬以直內
慎獨是義以方外當戒懼時只是敬而已初未別
出邪正公私是非善惡至一念之動便須自省是

公是私是邪是正應一事便須自省正當否有差
錯否大抵心貫動靜事有終始靜時戒懼之心至
應事時依然以此爲本慎獨則自發念時始至於
事已此心便休存養省察正是如此
戒懼以心言慎獨以事言提醒此心不使昏放便是
存心然睹聞處此心未必昏放至不睹不聞則放
下者多矣君子戒懼之功必連此不睹不聞之須
臾無不透徹然後爲密不睹而戒慎則睹可知不
聞而恐懼則聞可知戒懼是動底字面用於不睹

不聞見君子連這一點都透過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莫以隱微爲可忽也已所獨知莫見莫顯況由此滑滋暗長勢必至如見肺肝顯見須兼此二義方備

戒慎二節不可分動靜道是率性的性乃是人人同有時時流行的如何可離然謂性不可離便可駭故曰道不可離

戒懼節固是以不睹不聞該睹聞然不視聞者即所謂未發之體而性之具也天下之大本在此則敬以直之者固所以立天下之大本周子主靜之學所以不可訾議者其淵源由於此也自記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若說睹固當戒慎即不睹亦要戒慎聞固當恐懼即不聞亦要恐懼轉似不睹不聞是帶說的難與上須臾意合與下大本意却不合將此處說得太重又與須臾不粘先輩有文甚好先說過獨睹聞當戒懼即不睹不聞須臾之頃亦要戒懼此而不戒懼則性命於是乎息矣乃說人勿謂此不睹不聞止須臾而已萬化之源在焉如之何其可忽耶兩邊都說到

道也者節是在性上做工夫本文却就道字說起故注云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先解釋道字接云皆性之德而具於心使已引歸到性上又曰無物不有不是指道之散在事物者乃緊頂性之德而具於心一句言無物不有是性也無物不有是性而性體無時而不存此所以不可放肆而離之也自大全小注以來解說多錯遂使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及無物不有兩句皆成剩語矣自記

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今人都說成無物不有當然之理如桌有桌之理椅有椅之理無時不有當然之理如說話有說話之理飲食有飲食之理却是錯了無物不有乃是說性之德我固有之凡人皆然因物亦有性故不言人而言物耳其曰無時不然乃是言心之德具一刻不流行也人人有之時時有之所以不可須臾離須臾離之則性於是斷天命於是息矣豈率性之謂哉日用事物當然之理一句已顯詮道字恐人岔在事物上求故緊接皆

性之德而具於心已是偕體向裏豈有下文轉說向事物之理。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曰以大學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對看便明隱暗處也以為暗而莫乎見而實十目所視可以見微細事也以為細而莫乎顯而實十手所指可不謹獨與。清植

以敬格天心以忍平物情是中和位育實事朱子語類中有此意草何渾涵故人多就虛理上說自記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皆是實事今人只以感應虛理言之注中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包得太郎感應亦在其中心不正則不能收斂安靜勞必擾擾紛更天地如何得位能致中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地豈有不位致和則數罟不入斧斤時入月令中許多事件無不按節合拍萬物豈有不育問致中如此說恐與未發有礙曰致中者敬而已矣敬則不至於紛擾其實事是大概定位底意思

君子而時中須如注說而字方通君子之德只是一片實心而又隨時以處中小人之忌是夾夾雜雜義利紛擾而又無所忌憚故世有君子而不必時中者亦有小人而不必至於無所忌憚者隨時處中自然靜時亦中然在事上說的意思多無所忌憚自然行事亦然然在心上說的意思多朱子于君子補出戒懼一層以對無忌憚于小人補出妄行一層以對時中注意不過如此蔡虛齋乃以戒懼為未發時中為已發妄行為已發無所忌憚為未發都是牽強。

不明不行由于智愚賢不肖天地間何時無智愚賢不肖安得有明行的時候却是陸子靜說得好因道不明不行所以智愚賢不肖有過不及之差費隱章注說夫婦之知能是一樣聖人之不知不能又是一樣亦不如了翁說聖人之不知不能即是夫婦之所知能者為是。

道之不行節道字屬上說帝王盛世道行于天下則智者不得過愚者不得不及道明于天下則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智愚應貼明邊如何貼

行賢不肖應貼行邊如何貼明蓋智者聰明有餘好高務遠故以道爲不足行聖人教他在行上做工夫行得久纔曉得他底聰明都是虛的其過高處無用愚者智慧少不足於明然敎樸者轉未必不能行理宜充其所長用功于行以勉破愚賢者强力有餘如子路之聞斯行諸却能行然行得不甚當他以爲行得便了故以道爲不足知聖人教他在知上做工夫知得確纔曉得他行的原有不是不肖雖是不長進却有小機智如丹朱之不肖

曰啟明非獨淫者只是不向正道上走耳既有機智卽當用其所長使求明道明得透自然見得所行之非亦將歸于正道矣曰氣是言上之道不行于天下也我確然知其不行矣何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使道行智者焉得過愚者焉得不及乎上之道不明于天下也我確然知其不明矣何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使道明賢者焉得過不肖者焉得不及乎

非以道之不明不行專歸氣質蓋慨無陶冶氣質者卽所謂世敎衰民鮮興行是也至末又歎人之不察另是一層感慨　自記

大知章解者多斡旋一語云舜原不藉資於衆人却仍然好問好察所以爲大知行孟子善與人同及若決江河等語却就是這等處爲聖人正不必斡旋那一層人惟志氣大故不恥下問要周知不肯自小恥于問而護短者是志氣小注書之錯如此類者頗多

中立中字就事上見與首章中和畧不同中立不倚

只是始終中立耳不必因和而不流何欲作一轉折也　日記

問中庸章段素隱章何故截屬下段曰此章以下承達德而言達道也天下有索隱行怪底人有半塗而廢底人不知道安得隱君子之道費而隱費隱一章正破索隱故曰察察則不隱矣費而隱不是果然隱言他的隱不是隱是費而隱隱是帶說不可當實字看故下文只是說費遠人章是破行怪了臣弟友何怪之有故曰庸德庸言庸則不怪矣

半塗而廢是爲外物所撓所以富貴貧賤以至夷
狄患難不能素位而行君子無入不得所以吾弗
能已也以下乃言君子之道只在卑邇所謂中庸
也由妻子而兄弟由兄弟而父母即推至於鬼神
之微其道總貫爲一條而以誠字結之右植
講家於索隱章末節以上下句分承兩節實則隱怪
固非中庸遵道者亦未得所依也半塗者固易乎
世而有悔心欺世盜名者其本念亦在見知而已
每句雙縮自記

半塗而廢雖限於力之不足然中庸之道本無難行
苟用力于是未見有不足者大抵奪於時溺於俗
爲是非毀譽所搖動而自阻者多以其爲時俗所
搖動而自阻則雖謂力之不足可矣此其人雖未
必取必於後世之迹而亦不能忘情於當世之知
半塗而廢四字中已隱隱有此意故下節遯世不
悔語非無根但遯世不見知雖對半塗者說而與
後世有述意脉相關蓋無以與下人而致其知正
是聖道與異端緊對處惟其索隱行怪所以或後

世有述惟其依乎中庸是以或遯世不見知也自記
半塗而廢不言其因何而廢却於下節逗出一句遯
世不見知而不悔便可知其病根索隱行怪亦是
關後世有述總緣名根不斷耳若是世人崇尚道
道彼必且依附名義勉强做去若好尚已乖不足
邀名彼便改而從俗所以廢也
費隱章破索隱道不遠人章破行怪此書以中庸標
名灼知必有此等人惑世誣民故如此立言費隱
章兩用察字對隱也不遠人章屢用庸字對怪也

費而隱語氣猶言道無所謂隱也若言隱乃費而
隱耳言隱處都是費不是要發明又費又隱隱與
費竝重也造端夫婦者此道不知不能者此道察
乎天地者亦此道其至高遠者即其至卑邇者皆
以明其費也注還渾成在因侯氏語以與知與能
者爲舂米炊飯之類不知不能者爲名物度數之
類其意以不知不能若說即在日用尋常之中如
何喚作聖人惟貫以名物度數則雖不知不能不
害爲聖人耳豈知如此却說不去章首明言君子

原缺

爲道章皆言道費是已然於隱字却未免另尋頭
腦故曰所以然者隱而莫之見今只用反跌口氣
破除了隱字使見費外無隱以斥異端索隱之非
似爲天成凑泊微言莫發恨未得爲朱子徒也自記
費隱章從夫婦知能說到天地若以夫婦之知能爲
說居家之道則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乃是最大道
理如何說語小若說是井臼之類如何又說聖人
不知不能若以與知能爲井臼之類不知能爲官
體之類則子臣弟友之屬乃理中之實體如何都

遺落了不知夫婦之知能即子臣弟友也聖人之
不知不能亦子臣弟友也一落形器便不能盡道
之分孔子不能格定哀之非化三家之僭周公不
能弭管蔡之亂焉得謂盡其分就是天地亦不能
盡可見道之費其實妙處全在此不能盡上士希
賢賢希聖聖希天終身只見得趕不上聖人兢兢
業業自强不息正是爲此天行健亦是如此夫子
所以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費而隱費字兼讀言道非不隱也乃眼前都是裕費
而隱耳道非他即子臣弟友是也諸家錯說之由
蓋因夫婦之知能若以爲子臣弟友則此事不可
謂之小與語小不符聖人之不知不能若以爲子
臣弟友又恐怕說壞了聖人故以與知能爲舂米
炊飯之屬以不知能爲象數名物之屬豈知天地
間除了子臣弟友更無他道與知能者此也不知
能者亦此也日用之間瑣碎節目即是小其根極
天命至於神化處即是大此理漫天漫地何有空
隙董思白末節文云職覆職載皆鳶魚類易知簡

能皆飛躍類說得極佳
看書不熟時越看越有奇思湧出到熟後漸漸覺得
沒有話說某向謂陸稼書飛躍即是道否曰不是
飛躍好的是道翔而後集是道自投羅網不是道
某甚辟其說今思之不消如此說飛躍便是道自
投羅網原不是天之所命何須剖白
飛躍未便是好處要看鳶魚亦自離不得夫婦君臣
父子兄弟朋友之理處
上蔡語錄儘可觀但厠雜禪機大約程子語爲上蔡

所記者便似謝爲定夫所記者便似游言合其意者便記錄記錄時又以己意略爲增損故也鳶飛魚躍注中引活潑潑地語便是謝氏所記道本是禪語其實滿天塞地都是此理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誰使之然哉故云上下察也至實之理有何活潑潑地之可言他本未嘗死何須言活

諸家講察乎天地處補足聖人須云此豈聖人所能盡者如此則費是汗漫無紀之謂可謂大謬矣察者費也其曰雖造化之大而其道之著察無異於夫

婦也天地猶著察如此況聖人乎上文不知不能正見聖人只在費上做工夫自記

問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者道也中庸乃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然則君子二字不可放過君子之盡道始於衽席之邇而其極至於事天明事地察故道無端也君子之道則造端於夫婦耳道無至也君子之道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耳曰正是如此淸杜

愛己責人是恆人之心然以此心而愛人責己便是君子之道矣此可見道不遠於人也惟道不遠於人故能推是心者則去道不遠此是通章血脈

張子雖分愛人責己盡仁盡道然總是一箇忠恕總是一箇君子之道耳自記

今人說道道不遠與道不遠人只氣象濶不相聯貫且從違道不遠上推出忠恕未是自然之道然則道不遠人亦在離合之間與伐柯者無異矣拾却對針線路而尋別節旁枝安能使經意恰洽自記

不遠緊對章首不遠蓋施己不願之心反而觀之則其則不遠此道所以不遠於人也就此勿施之以推吾自盡之心此所以違道不遠也自記

盡其道之謂行亦盡其道之謂自得非無往不樂之謂自記

正己而不求人緊貼在上不陵在下不援不怨不尤緊貼無怨皆是申足文意絕不費絲毫層折只于不求無怨處轉得分明則不願外之理心迹俱合矣不求又根行素來無怨又根自得來自記

鬼神非理非氣，而在理氣之間。在人則心之神明是已。程張所謂天地造化陰陽二氣者，是這箇本文所謂祭祀如在者，亦是這箇體於人心爲人心之鬼神亦即是這箇。認得真，便看得活。自記

鬼神雖兼聚散屈伸，然體物不遺，則其聚也。神之格思，則其伸也。顯處却就聚而伸處見其微也。可以謂之散而屈，而不可謂之無。此理張子正蒙言之詳矣。其以鬼爲屈、以神爲伸者，又就二物分別字義如此耳。實則鬼神皆有屈伸也。自記

鬼神若說向造化，便無着。即祭祀之鬼神也。聖人說道理，天人合一。若行事不能通神明，不謂之盡性。倫常之道盡，便郊焉天神格，廟焉人鬼享，皆實理實事。

問鬼神章。曰：天神地祇人鬼，以至四時五行，雨風露雷，一切變化運動，無非鬼神充塞宇宙，故其性情功效爲甚盛。鬼神本無形聲也，然與人心相體而無間焉，有可遺之處。問：物即指人心乎？曰：無物不體，人在其中，但就人心上說易得明白，如天命之性，萬物所得，然率性之道，却須就人說方明。如何見得體物不遺？但看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其性情也。使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其功效也。凡人極舒肆時，說著神明，便竦然，此是何故？鬼神與體也。鬼神無間於人心，故能使人齊明盛服。人心無間於鬼神，故洋洋如在。引詩是證此意。以無形無聲言之，何微也；體物不遺，又何顯也。是皆誠之不可揜也。

鬼神章識字，說向天命之性，原不錯，但覺太深，如只

就氣機感應上說，又太淺。鬼神却在理氣之間，兩說皆非恰好分際。此段是說率性之道，總重在人倫上。所以祭祀節甚要緊，祭者之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可見天地之神明，便是人之神明。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此是實理，故曰誠。上章妻子和兄弟翕，便父母順。已引其端，下數章推說至于格天受命，而却首說祭禮。此祭祀二字便爲伏案。人必和妻子、宜兄弟，而後可以順父母，盡人倫，而後可以格鬼神。此上數章相承之意，齊明盛服以承

祭祀則有如在來格之感矣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也修德格天理不過如是但上數章言其理而此下則實以聖人故自大舜文武周公言盡孝弟以至於誠神動天饗先饗帝者館上順父母格鬼神之實事也自記

孝是大綱德其一目不當以孝爲德然孝德之本大孝非大德而何甚孝至能格天處方是大也緣此說到大德受命之理自記

大孝章若以孝即爲德則孝之條件甚多德爲聖人

句原只與尊富饗保四句並列若照王姚江以德爲聖人爲不辱親之體尊富饗保爲足顯親之名德又不與孝爲一且除了孝何者爲德下文兩言大德更不照管大孝又是何說近看孝經方悟其義孝爲德之本盡德之量乃完孝之事若但能孝於親而不能始於家邦終於四海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止不過宗族鄉黨稱孝而已必愛敬吾親而因以及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至於明天察地德至此爲大德乃爲完孝之事若不愛敬吾親而愛敬他人是無德之本矣又惡足以語德乎見得此意大孝大德方有著落

仁爲五常之本孝又爲仁之本仁爲五常之本者以其爲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也孝爲仁之本者又以親爲吾身所自生良心真切莫先於此也然則孝是德之本修德者必先孝是孝乃德中事然必修德之盡乃能完孝之量而可以名孝則德又是孝中事矣孝經反覆終篇只說此二意此章原是以德爲大孝之目故前此深闢以孝爲

德之非正恐礙語氣耳豈知二義相爲首尾大德不至格天不足以言大孝然而舜德之大又豈有大於孝者乎自記

因材而篤自天申之是指有生而後之天自記

尊富饗保不過是有天下內事不失顯名亦只從一戎衣上看出只是咏嘆而盛言之耳自記

周公成文武之德節講者多以喪葬與祭並論絕不顧斯禮也三字語脈自記

斯禮也只是說祭禮葬是緣祭而及喪服又是緣葬

祭而及二者雖俱禮制就此章言之則祭爲主喪葬爲賓。自記

父爲大夫一段是起下父爲士一段語平而意側。

十六祖廟下云宗廟者凡大祫時祫皆合食於太祖之廟。故將祭而必先修之也若序昭穆于祖廟之中則列宗羣廟之主皆在故又變文爲宗廟之祖。時解有差分兩節爲大祫時祫者可嗤。自記

祖廟者太祖之廟宗如殷之三宗周之文武世室是也廟則羣昭羣穆皆是無論大祫時祫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故將祭必預修之以爲行禮之地故也及祭之日羣廟之主皆入祖廟則以昭穆序其位次故變祖廟言宗廟宗廟之禮句與序爵序事等句一例若以此句並下則難通踐其位等句指主祭者說。

修其祖廟兩節只是祭之先後次敘如此不必以尊親分配又有分時祫大祫及上節爲禮下節爲義者皆非也序昭穆謂是子孫之序考之經傳無所證據益只是序祖考之昭穆耳。自記

祖廟節是祭前事未祭之前必先洒掃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以及羅致水陸之品皆是要預辦的。至祭之時羣廟之主皆入太廟而按昭穆以定其位次惟子孫之賢者有職事然後得在廟中故曰所以辨賢序爵指助祭者說三句皆當祭時事旅酬則祭將畢而飲福受胙之事既畢復燕之于後寢不敢在廟中故曰樂具入奏以綏後祿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序齒亦是就尊卑行輩序之非尊卑而一以年爲主也獻酬當止是主人之子弟行之若賓客之子弟如何亦在廟中。

天地祖宗是自吾身推而上的天下民物是自吾身推而廣的上頭高一層則下面潤一層如只推到父母處則旁潤只是兄弟父母生兄弟者也推到祖宗處則旁潤便有許多族姓祖宗生族姓者也如推到天地處則旁潤便包得民物皆在其中天地生民物者也人不孝於父母祖宗者安能愛兄弟族姓不孝於天地者又安能仁民愛物乎若其

能事天地祖宗父母則必能以天地祖宗父母之
心爲心此治國所以如示諸掌白記
問政章說仁義禮智處後來孟子都如此說覺
得不如夫子之實仁者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
心無此則禽獸之不如矣故曰人也無所不親而
親親爲大義者事理恰當之謂何處不應當理而
尊賢爲大人倫雖有五父子兄弟皆親親也君臣
朋友皆尊賢也一是天性解不開的一是人道差
不得的二者盡乎道矣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今人

說是仁有厚薄如父子恩厚至兄弟便稍薄由人
及物則愈薄了義有輕重如君臣義重至朋友便
稍輕由人及物則愈輕了不知仁如何說得薄義
如何說得輕由父子而兄弟父子全是恩深一本
故也兄弟便可理論些道理是自仁而之義至由
人及物則鄉隣交鬬可以閉戶因援三品可以克
庖皆制之以義也由君臣而朋友君臣全是義重
至尊故也朋友便可脫略些形骸是自義而之仁
至由人及物則交淺者言而不深賤者愛而不

敬皆通之於仁也仁義往來而成節之成文之故
曰禮所生也此處尊賢泛說與九經不同故先親
親而後尊賢九經則先尊賢而後親親矣君子修
身以親親爲本故曰不可以不事親不明人道所
從來則不知自別于禽獸將何以事親故又當知
人繼善成性者之性即天之性不知此何以知人
故又當知天此節又是一路推到智上去仁義禮
又必以智爲先也竊疑子思當日是因此一章乃
作一部中庸故此章前半即是前半部中庸後半

即是後半部中庸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如今將上
句泛說又宜字說作事物之理下句便不緊切仁
者人也親親爲大即對義說義者宜也尊賢爲大
即對仁說仁在五倫何處不是他貫通大者在親
親耳義在五倫何處不用他裁制大者在尊賢耳
有夫婦而後有父子那是頭一層至於父子兄弟
皆親親也君臣朋友皆尊賢也君擇臣臣亦擇君
朋友同德同術勸善規過都是尊賢君臣朋友因

是義難道父母有過不廢幾諫兄弟有過垂涕泣而道非義而何到底屬仁一邊故曰父慈子孝兄弟怡怡父子兄弟固是仁難道君之體臣臣之忠君朋友不相欺負非仁而何到底屬義一邊故云合則留不合則去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所以親親之殺不是殺到薄處尊賢之等不是等到輕處殺即由仁而之義也等即由義而之仁也禮減而進非與禮背所謂進者由禮而之樂也樂盈而反非與樂背所謂反者由樂而之禮也

親親尊賢重在親字尊字不如是則仁義有所虧性分有所缺而身不修矣下九經重在親字賢字不如是則根本不固裨補無資而政不舉矣自記

思修身節如章句說遞應上文理自周密但必欲說尊賢爲親親之本則理頗窒礙且使智字意不在知人知字內而反在得人之後講明字內求之窮塞而反跡脫矣此節只是疊下文體語類中明言之自記

夫子說仁義禮又說知天知人便是智是有四件下只說智仁勇三件後又只說明誠兩件未只歸到誠一件此章兩說一字全不爲分解只說到此便住了是道理的極聖人不欲道破

謙問所以行之者一一者實心也德是得之於心既了達德如何又云行之以實心曰程子謂仁統言之則包四者偏言之則一事仁即是誠但與知對則知在窮理邊說仁在力行邊說而擇之必精執之必固處是勇三者如何不以實心爲之無此則三者皆無矣

生安學利分勞逸便錯無敎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嘗逸來只是生來便識得道理安然而行不由父兄戒訓師友督責便是生知安行皆因讀書感發而求知或因父兄師保督勵而求行便是學利從容中道亦是從容而中此道也惟精聖人之生知也惟一聖人之安行也精一豈是恬然無事

人家敎子弟最先要把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與他講明非是優游逸獲之謂試觀堯舜之兢業大禹之

勤勞文王之勉勉亹亹夫子之一憤一樂何等惕勵精進不如此何以謂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乎只是聖人不待有所策勵勸勉而自能從事於此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若學利則必待策勵勸勉而後然困勉則又必困心衡慮徵色發聲而後能作能喻耳此最要緊習見之錯入其胸中便爲暴棄之根

凡經是對哀公說必令其可行奈何講家盡以爲天子之事如是則惟有天下者用得若有國家者無

所用之既非凡爲天下國家語氣且諭此於哀公之前欲何爲也無忘賓旅候邦所由繼絶舉廢治亂持危乃方伯之事至如諸侯無事而相朝使大夫相聘厚往薄來皆邦交之常也注舉爲天下者見一隅耳自記

問不惑與不眩何別曰不惑以見理言是心上事故惑字從心不眩以見事言是目中事故眩字從目尊賢則敬沃有素其見理也明矣敬大臣則謀斷有資其見事也審矣凡目兩視則瞀亂惟專故明

古人云人君之職在擇一相賢專也不然任左右之耳目以爲察察適足以自眩而已清植

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是三樣親親之法親之賢者則尊其位其餘親屬則重其祿而不任以事再踈屬則吉凶相關慶吊必通有無相周而已若就一箇人說未有居高位而不食祿者亦未有尊其位重其祿而不同其好惡者二句連疊說出下二句幾成贅語

豫字且莫作先立乎誠說只虛說凡事皆當豫辦以

引起下節耳如要與人說這件事細微曲折當機問答如何打點得盡只是大段須豫定凡事亦莫泥定達道達德九經之類問事與行分別曰事即日用間交際待人接物之事行是由之於身而成片段者如親義序別之行

問前定是豫立其誠否曰自然是誠若不說誠雖道言前定是豫先打點許多話待臨時說不成未來的話如何打點只是作文字與說話不同如何先說得出誠字虛齋說下節言立誠以獲上立誠以信

友還說得去到下文言立誠以誠身立誠以明善便覺幾積牽強矣故林次崖知其非而渾之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達德內有仁如何說立誠益仁是就行事上說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

時講以道字括言事行果爾又說箇道字不已贅乎道是平時所習之業如六藝之類平常不曾習射習算急忙叫他射叫他算自然窮了古人爲學不外德行道藝藝卽道也如下三重章以動括言行論語以德之不修括下三項皆未是聖人原分幾款如何以一句包那幾句

誠如孝子事親中心愛敬明便有多少曲折不但是問寢視膳昏定晨省如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都須分曉苟徒誠而不明是謂愚忠愚孝

某人云先生言頭尾都是誠中間必須明如何曰德性中原有許多道理只是鄙了問學却亦不能成就如草木便以實結實有何不好必須由根而幹而枝而葉而花方能結實但看松子中原有一顆全松蓮子中原有一顆全蓮後來根幹枝葉花果都在實內何嘗有德性外之問學來補出問學便是德性受病陸王乃看問學爲外事觀此則其學不足闢矣

問博學之一節似不必說是學利事困勉何嘗不如此曰然卽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以困勉視學利如此學利視生安亦是如此以困勉視學利是愚柔學利視生安亦是愚柔博學之一節只是說擇善固執

問是問人辨是自己辨別非與人辨也問如何是愼思明辨曰思無不通如天之理應當知其所以然如去想到禨祥禍福術數上便是不愼愼是致而歸之于正明辨又是辨於幾微疑似之間如兩說皆善却辨得一更善者方是至善

榕村語錄卷之八

中庸二

性教兩字分明即是首章性教注所以分別聖賢兩等蓋即明大道教即人道而聖人則能盡其性賢人則由教而入也然就一人論之尊德性而道問學誠而明也擇善而固執之明而誠也是自誠明自明誠之理自在也但人人皆須從性上做工夫而聖人則合下所性完具聖人亦就學而愈明然教却是爲中人設故講此節者須於性教分際看

得分明而帶出聖賢之等來則與上章言天道人道而遞以安勉之意思同其說竝行而不悖矣若竟將性教兩字便作聖賢名號則大失經意自誠

自唯天下至誠至純亦不已是一段自大哉聖人之道至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是一段惟天下至誠節說至誠致曲及前知節是學至誠說誠至此已完下面是貼上面底誠者自成至誠之爲貴是申盡其性誠者非自成己節是申盡人物之性至誠無息至悠久所以成物也是申贊化育博厚配地節是申與天地參不見而章節是申唯天下至誠爲能化以下是說天人合一而以文王結之大哉聖人之道至至道不凝說聖人是對唯天下至誠節尊德性節對致曲節居上不驕節對前知節是學聖人愚而好自用至不信民弗從是申待其人而後行其人要得德位兼隆方能修德凝道本諸身照尊德性徵諸庶民以下照道問學此節及知天知人節是申尊德性道問學節世道世法世則及有譽節是申居上不驕節言其不止于保身而且

爲萬世法以下亦是說天人合一而以孔子終之文王非不足於道以其未及制作明備天德極純故以德言孔子豈不足于德而詩書禮樂易象春秋道于是備故以道言

至誠盡性一章以下朱子分天道人道都是硬派不甚貼合致曲節言至誠可學而至但用功到得能誠便形著明動變化可與至誠一般前知節何以見得是言天道國家將興將亡雖道大賢以下便不能知道所引執玉高卑其容俯仰初非聖人[illegible]

也誠者自成章言天下道理何多如何至誠便能盡性以誠者人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人無實心便不成其為人有實心則道自行如實心孝自事親盡其道實心忠自事君盡其道可見惟至誠為能盡其性誠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不誠物都無了如無實心孝便無事親之事無實心忠便無事君之事雖有亦只文而已所以君子誠之為貴也至誠能盡其性何以便能盡人物之性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物

字兼人物說成己非他即吾之仁吾心之不能自己者非仁而何成物非他即吾之智將吾心一照便知物亦如此如己欲孝即知人亦欲孝己欲弟即知人亦欲弟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仁與智皆吾性之所自有也內而己外而物若是兩樣便照不見推不行惟照之便見推之便行故成己與成物是合外內之道時措者言措之人而宜措之物而亦宜不可說措之己己不可以措言所以至誠能盡其性便能盡人物之性者以此至誠無息以

下是解贊化育參天地至誠亦人耳如何便能贊能參蓋至誠便無息君子如不息則能久久則未有不徵徵則未有不悠遠博厚高明者化育之及物以其覆物載物成物耳而至誠之博厚高明悠久即所以覆物載物成物也豈不可以贊化育乎博厚地也至誠之博厚配之高明天也至誠之高明配之悠久天地之無疆也至誠之悠久配之豈不與天地并立為三乎致曲有誠者能形能著能明至誠則不見而章致曲有誠者能動能變至誠

則不動而變致曲有誠者至于能化至誠則無為而成言誠至此盡矣以下乃言天地雖大亦只是一誠不貳者誠也不已者亦誠也天是如此文王亦是如此可見至誠便能贊化育參天地

說誠都是說性故以盡性說起不盡人物之性參贊化育都是一片愨惻就與萬物一體上說形著動變亦是從德性上說自成注云物之所以自成物是君臣父子之類自是道字莫認做萬物之物無此實心則君臣父子皆虛位何仁敬孝慈之足

云物之終始物字亦然無誠心即無道故曰無物
非自成己篇發明盡人物之性仁知皆歸之性故
曰性之德合外內之道載物覆物成物只是說心
之及人至實在行事都在下段故下段三百三千
議禮制度考文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有許多事
朱子說道理都要完全至誠盡性章使將知明處當
都說了某意只當且就本體上說人性皆善竟有
私意蔽錮至視父母兄弟如陌路者此豈無人性
只是不盡其性耳至誠不忍人之心充滿于中不

能自解纏綿悱惻無絲毫隔閡老吾老幼吾幼所
謂成己之仁也我如此知道人亦如此茲知道物
亦如此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成物之智
也皆性之德也故盡其性便盡人物之性至誠數
章且只如此說所謂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
天者至知明處當意須到大哉聖人之道一段方
說纔各安其部位
論茂對時育萬物則化育是人物之根論盡性則由
吾性以盡人物之性由盡人物之性以贊天地之
化育是一路透上去
致曲有誠對至誠形著明對性之盡動變化對人物
之性盡自記
以前知節為由贊化育參天地之義極有實際蓋自
盡性盡人盡物以至贊化參天節節皆有本分實
事理雖一而分則殊不可一滾混說自記
前知原是吾儒事只是知其理不是知其事如久陰
必晴久晴必陰這是理知道某日有雨某時有風
這是異事如隔壁人說話如何聽得見所以佛家

說在屋裏能知屋外事便是野狐禪陸子靜答陶
贊仲書最高明五經四書所說天命指後天的多
都是說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不肯說吉凶禍福
有一定的命未來之事惟聖人不知連天地亦
有不知處到那時候氣數所積不得不如此方有
這事出來孔子五十知天命雖道自五十以往孔
子便知道壽止七十二歲一生不遇所云道之不
行已知之者只是見氣運壓得極重難返約畧其
理數如此豈如世俗所云前知哉所以向日有客

問前知某說是知其理不是知其事知其理不妨知其事天地鬼神一定不宜客愕然曰何故不宜某云如某與公相交知道你性情如此行事如此這都不妨若你家見某客說某話我都知道豈不是打探你家陰私你豈有不怒之理況知其理雖只得大槩其實倒確知其事者必不盡確如亂久必治自是一定道理若說隋之後參井之墟眞人出焉必定是唐太宗後漢之末梁沛之間英雄出焉必定是曹操這便可惡聖人於該知道的知道箇透於不該知道的便留知一邊黑暗這便是他知道到盡處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朱子說幾動於彼誠動於此鄭康成言天不欺至誠朱子說乃鄭說之根嘗疑禎祥妖孽人皆有見何消至誠始能前知蓋至誠不欺天天亦不欺至誠確是如此但有人有爲鬼神所簸弄者吉不必吉凶不必凶如龜卜所以緜天明也至我龜旣厭不我告猶豈不是天亦欺之乎鄭說甚有味

朱子以誠則生明講前知道理極精但與下禎孽蓍龜等句不甚緊對旣誠而生明又何須說到禎孽蓍龜之等耶倒是鄭康成粗粗的辦一句見好言天不欺至誠也幾兆容有不驗者只是爲鬼神所戲弄惟至誠不欺天故天亦不欺至誠不欺二字即從至誠看出不待推說到生明上去

問前知曰以一定至理前知者是聖賢正經道理外此有二種曰數曰神數者以萬事萬物不外陰陽五行算到精細便能得之神者如人做事必心先盤算心知則鬼神亦知彼能靜一與神明通故知之問亦有其人未生而已預知某年某處生某人行某事者並無動念之人鬼神何由知之曰亦不外推算陰陽五行而得之又有一說凡人於沒要緊事隨時應付如事有關係便形不曾動而心先盤算推之天地亦然天地於有關係人雖未生時必先加盤算旣有盤算其象便見

誠者自成即天命之性道自道即率性之道人有仁義禮智之性而後成其爲人因有仁而有父子之

親由有義而有君臣之義因有禮而有賓主之恭因有智而有賢否之別率性謂道豈非自道乎誠即實理道即實事誠者物之終始如要做到大舜田地必是實心要孝纔能有終若中間有不誠處雖有其事一若無事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此時豈可謂有視是故君子誠之為貴此處總重自成即誠之為貴可見沈中道行于彼本在吾外胡安峯強作解事以為誠者物之終始即自成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為貴即自道甚為割裂蒙混誠者非

自成己而已聖人說盡己性便說盡物性說修己便說安人說明德便說新民己物無二道也在己一團實理實心故曰仁以我推人曉然見得同一好惡同一事理故曰智仁智皆性之德不是假合與生俱全故曰自成是道也內而成己即外而成物舉斯加彼不間物我故曰合外內之道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

從古賢說話多說人事從陰陽造化說來者惟濂溪太極圖說為然朱子說誠者物之所以自成是從頭上說一句教人知本源其實誠者自成就是說心誠者之誠就當性字說非仁義禮智何以成其為人有此孝之實心而後成其為人子有此弟之實心而後成其為人弟而日用間孝弟之所當行者如孝養如友恭皆職分之所當自盡也誠者物之終始物者事也有此誠心自始至終方能有成如實存孝心自孺慕以至九十而慕方成為孝子若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雖外面未嘗廢孝養之事其實只如無有所以要

一事之成必須誠意周流到底要終身成一箇人尤須誠意周流到底雖實心未嘗不是實理但說實理近此說實心便切實上節平說故次節側到誠上非實心無以行此道故云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成己成物無非誠心周流即無息也下章故字正接此意來了分章似未穩從無有以故字作起頭者

誠者自成非指自然者說便有當誠的意思在蓋必有實心而後道可行必有以自成而後有以自道

也第二節便是解明此意故結云君子誠之爲貴第二節兩物字便當事字看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正見心爲事之根誠爲道之本也講家多失經理注意 自記

誠者自成性分所固有也道自道職分所當爲也惟能完其性分之所固有斯能盡其職分之所當爲矣何也萬物萬事皆誠爲之終始若人無誠心則應事接物皆虛可見非誠則無道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此章自弘正以前先輩亦說不透大抵誤

於大全之說虛齋紫峯說得極好 自記

誠立于己則道行于己誠及于物則道亦行于彼道行于己則己成矣道行于彼則物成矣成己由誠立于己是仁之常存者仁卽誠也成物由誠及于物是智之普措也知卽誠之明也仁智皆不離乎誠而爲性之德則是合己與物而爲一道矣 自記

誠便是實理實理便是性以其盡性而謂之仁以其推而通之人物而謂之智性之仁體于己則道行于己己之所以成也性之智體于物則道亦行于物物之所以成也己爲內物爲外仁智之德既皆性之德則成己成物之道豈非合外內之道乎 自記

誠是實理仁是生理一團實理渾然實行于內是謂仁以成己前章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是也人物之生此心此理同也舉斯心而加諸彼是謂知以成物前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是也 自記

性之德也人都理會不明白皆因成物智也一句就先解得不是試思性中如何有成物來當其自成

便照見物之自成與我一般物之宜成與我一般道便是智仁智是性之德成己成物是合外內之道向以而道道字指職分之所當爲合外內之道道字作虛字說今思之不必爾兩道字俱是指職分之所當爲性之德不可說仁智是性的德如此則性是箇空的了仁智卽性德也

仁者誠之全體智卽仁之明亮處我自己純然仁敬孝慈信自了然見得人亦如此由我推彼一絲不差由人推物亦一絲不差知之既明舉心加彼自

能使他有以全其天，以天下無性外之物故也。此
性之德合外內之道也，時措句全指道說。
大槩成己成物有三層：天地。然為物不貳是一層，
博厚高明悠久是一層，物生不測是一層，至誠無
息是一層。似又引從道博厚高明是一層功用及于
其效是一層，乃從中直搜天地之根以立言者極
少。惟為物不貳是搜根說，即天命之性，猶據著頭。
天必有性，而後有命。其為物不貳，於穆不已，是天
地之性也。上文說至誠載物覆物成物，至不動而

變，無為而成，是生物不測之意，至誠之功用如此。
況所配之天地，豈可盡乎？不知天地之道亦可一
言而盡，曰其為物不貳而已。不貳則不息，若今日
如此而明日息，便是貳了。故章句于無息云既無
虛假補不貳也，下不貳云誠故不息補不息也。其
實是一箇。此天地之道是就本體說，下天地之道
是就發見說。生物不測如此，皆天為之。然非天之
所以為天也，惟於穆不已，乃是天之所以為天。聖
人亦然。曰：氣是如此。

中庸言天地之道，首至為物不貳，纔說到所以然處。
不貳非他，即一團生理純粹至善處，絕無虛假，無
間斷兩意，一橫一直說。此道字與下節道字有別。
此道字如未發之中，天命之性；下道字如已發之
和，率性之道。同一言而盡，單指為物不貳，還是連
下句。曰：單指上句。問則字。曰：氣似二句相連。曰：自
生物言之，為有不齊，似說不盡，而其道不過不貳，
便能生物不測。曰：氣是如此。生物之前，卻有博厚
高明悠久一層包在內。

不貳言天地之道博厚高明悠久，又言天地之道，蓋
不貳者性之本體，博厚高明悠久者性之發用。又
六箇也字，是遙應上文至誠之博厚高明悠久。自記
講家將昭昭撮土等都說作剩語，甚不妥。言自此觀
之是如此，及其無窮亦是如此。若不同，便是貳，便
是息。猶之說聖人，就小處觀之是如此，大處亦是
如此；一日見得如此，終身亦是如此。以此見得不
貳不息之所發。下文純字就是此意。井中非由積
累而然句，似不必如此下語。以水觀之，洪河之流，

何等汪洋浩瀚其發源於星宿也一勺耳漸流漸大放乎四海但不得呆說天地聖人是積累而成耳

載華嶽二句言盛大也萬物載焉始言生物

純亦不貳不已亦無息上文以無息言誠結處却以不已言天上文以不貳言天結處却以純言文王若成語妙 清植

問洋洋優優二節粘聖人說不粘聖人說曰明季有粘聖人說者謂發育峻極是聖人爲之禮儀威儀亦是聖人制之朱子却只說是道如此此章朱子以洋洋爲道之體優優爲道之用尊德性照洋洋節道問學照優優節但發育峻極算不得體與無聲無臭不同二節亦分不得大小只好分天人說德是誠心實意道即上洋洋優優之道無其人道不虛行無此德道何由凝下面尊德性是修德道問學是凝道苟不至德節即是起尊德性而道問學如今說尊德性道問學道是修德凝道之事未免含糊問以禮儀威儀觀之粘聖人說方是曰經

緯萬端皆是道之流行故曰天秩天敘不然發育峻極亦可以粘聖人茂對時育萬物非發育乎格于上下非峻極乎只是說得略費力問如何是峻極于天曰蟠天際地塞滿虛空皆是此道發育以形言峻極以氣言

自盡性至無息章皆言誠所以發明首章致中以立大本之意自大哉聖人之道至仲尼章皆言道所以發明首章致和而行達道之意然誠道却離不得根本故論至道必拈著至德言道問學必拈著尊德性故曰脩道以仁此本末相資內外交養方爲學學之全其以尊德性照洋洋道問學照優優者覺得不合發育峻極皆道之發見于外者與德性何干

致廣大極高明不可講入克己躬行意而解者往往犯之注云已知已能而解者必改爲良知良能克己躬行非尊德性事而不之疑已知已能是德性事而又不之信此病木者之弊也 自記

雖說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却與克去己私話頭不同

若尊德性是存心之事，只好說到立志居敬處。若
窮理力行，乃學問之功也。自記

只因近學不敢認外面許多爲德性，此門戶所以分也。彼爲陸王之學者無論矣，二百年確守程朱，而于溫故崇禮二句講節制義，必曰良知良能，不敢用學句已知已能爲何說。自記

尊德性只是提醒此心，道問學使有許多事。今人說致廣大極高明，皆說向事上去，不知心體本是廣大高明，只大段提撕，便是致，便是極，何嘗有省察

克治的意思。至溫故敦厚，注中分明言已知已能。今人必言良知良能，上二句全不顧德性，下却又太照顧了。凡學而知能者，雖由學問中來，然得諸己便是德性。如人生下的血氣，固是父母的，然後來飲食養成的，難道遂與父母不相干。問私欲自累，是指著耳目口鼻之私，私意自蔽，是指著甚麼。曰，指著偏形骸分爾我，廣大是對狹隘之心說，高明是對卑污之心說。清植

尊德性是時時提醒此心作主，故屬存心。心本廣大也。或見有己不見有人，便狹隘了，還他箇容容闊闊，便是致廣大，故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心本高明也，或耳目口體之欲，沾滯沉溺，便卑污了，還他箇乾乾淨淨，便是極高明，故云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下涵泳已知，敦篤已能，後人覺得已知已能似問學而未嘗因此成良知良能，但故字如何算得良知。如人調養血氣，不暴怒，不狂喜，不勞擾，今血氣和平，是尊德性一般。節飲食，善醫藥，是道問學一般。飲食節而醫藥善，所補之血氣，即我調養

之血氣，豈以飲食醫藥所生之血氣，非我本來，而外視之乎。問析理處事，顯然是一知一行，乃以致知統之，何也。曰，是用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意，以知包行也。故曰，道不及日節文，都有行在中間。

廣大高明，須還他箇著落。如人處事時，總不能忘這軀殼，就是應處中見，一箇小，便要先到己，何待見之於事，纔有私意私欲來。君子只要天地間都好，不從自己形骸上受用，所謂平生志不在溫飽，這

便是致廣大。見得我必不肯如世人齷齷齪齪沈溺于卑污之中。這便是極高明。磊磊落落。心境游潤大容。問溫故亦說在尊德性內。何也。曰。自然是德性。已知的就是德性。萬物皆備於我。知道的非在所性之外。有故而不能溫。由見得不是自家心裏物事。故不加愛玩。若見得是所性之內。自然不肯捨。如煨炖在那裏一般。今人知道了就丟開。全不與己切至。便是不尊德性。人以前殘忍。今日慈祥。不好說我本殘忍。今方變作慈祥。畢竟是當日失了德性中之慈祥。如今復還了這箇慈祥。所謂敦厚也。問知新須不在溫故之中。方與上下句相對。曰。未知未能的便是問學。已知已能的便是德性。聖賢說話不出此兩端。道問學不過是要尊德性。然非尊德性以爲基本。又將何者去道問學。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各色學問。皆歸了收放心。然非先把心收住。如何做學問工夫。知是循環相資。初非判然爲二。

聖人博厚配地。君子則致廣大而盡精微。聖人高明配天。君子則極高明而道中庸。聖人博厚高明而悠久。如天地富有之業。日新之德。君子則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自記

上文說三百三千待人後行。何因說到居上居下。在道無道。止爲孔子發其端耳。自記

今天下與今用之兩个字照應。須補出文武制作德位時三字方有根據。不然則是泛然隨時而已。自記

王天下而制作盡善。在昔代惟文武周公足以當之。今既蹐文武于三王。則考之而不繆之君子。又果誰哉。講說者思之。自記

知天知人。以學問言也。此尚在本身之前。然後說到躬行心得。則正是本諸身了。由然後說到事爲。經世纔是三重正面。自記

知天知人。時當都說及了。問天地顯然可見。鬼神幽隱難知。鬼神且質之無疑。況天地乎。三王已往可考。後聖未來難定。後聖且俟之不惑。況三王乎。鬼神包在天地內。天且不違。而況鬼神乎。如何倒說鬼神難知于天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周因

於殷禮所損益可知要知後世但觀前世如何倒說後聖難知於三王言質諸鬼神而無疑以其能知天道也鬼神豈能外天道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以其能知人道也後聖豈能外人道乎天即天地之道人即三王之道問道理精透即文字亦變化不測單拈兩句却是倒結四句曰然

注中以動字括言行未穩形於身為動言行者措於世即為禮度文動容周旋中禮故世為天下道聲為度故世為天下法身為律故世為天下則 清植

有人講世道世法世則世字但指當代不指後代以指後代便與雖善無徵者有礙也殊為拘滯不通

此二章書原不必分居上下驕四句為何止解不驕不倍兩句遺却兩句見意自大哉聖人之道至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應道為一章上章既將盡性說透此章道字即對性字盡性以文王結盡道以孔子結非不相兼各從其合言之也道是性之發見無處不有發育峻極底是他三千三百也是他但非其人則不行非至德則不凝耳尊德性節皆重下截言尊德性矣又要道問學下四句皆然方與道字關合由尊道工夫以優入聖域則上下興廢無所處而不善矣居上四語句句皆有一孔子在內下四言孔子雖生衰周居下位然就安于下位把文武周公之道講求到精熟至極處其事雖述功倍作者矣又言孔子之尊王非全是依様安分而已以文武周公之道明切也寡過不是謂民即指王者三重即王者所以之而寡過者不曰無過而曰寡者如周正建子武未盡善之類只是

大段不差故曰寡君子之道即指孔子本諸身躬行心得也徵諸庶民即今用之吾從周也不但是遵王制雖考三王而不繆矣不但是合人情雖天地鬼神無疑學矣不但當時雖百世不惑矣夫子所考訂之禮樂文章直貫乎天人萬世可為法則此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而立人極也少時嘗笑時文以君子之道為時王之制不知所謂時王者何王若指春秋中之十二王豈可當本諸身數句若指文武又孰為所考之三王左右求之皆不可解

承訛襲謬，至今不察。
下襲水土。如時講意理殊短。蓋九土異賦，五方異宜，民生其間異俗，聖人周流天下，凡十五國之形勢風俗無不周知，而凡所謂救者以儉，儉以禮，其方法又皆講貫透熟。故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如今人為守令者，下車初政，動與其民情土俗不甚相宜。聖人則無論邪一周，有委屈以聽者，他便期月已可，三年有成。即此可見其下襲水土處。清植

或問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注云人物並生于天地之間，各不相害。虎豹蛇蝎便傷人，人亦強凌弱，眾暴寡，却是難說。只好說天之生物甚全，無一不具，羽毛鱗介皆足以自衛。曰兩說皆非。此句只好照道並行而不相悖講。日月寒暑若似相悖，却少一件不得；禽獸草木種類非一，却是不相妨礙。害字不必作傷殘說。相凌相暴相傷相殘，乃是有生之後情勢所為，天亦無如之何。若說各足，則相字不見。前日矣對仲尼講，如仕止久速乃道之並行而不相悖，動容周旋中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便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一在大處說，一在細處說。
大德小德，人亦知為一本萬殊，然講來却似一本是理，萬殊是氣。且有連大德都講得差，如老子所謂為天地根者，總緣不認得理氣界分清楚耳。自
至誠盡性一段，是從心體上說；大哉聖人之道一段，是從發用上說。文王當日大邦畏力，小邦懷德，事業在天壤中，中庸却用以結至誠。夫子不得位，竟托空言，未嘗有制作在世間，中庸却用以結聖人。此

猶如契敷五教，全在文治，而詩却贊其桓撥；稷掌教稼，全是粗事，而詩却贊為思文。清植
至誠聖人分二大段，若無徵驗，還恐分得不是。子思又結明此意，一章提至聖，說得許多物事而不離德，故曰溥博淵泉；一章提至誠，肫肫淵淵浩浩，而惟至聖知之，見得至誠即至聖，至聖即至誠也。首章言中和，是一書大眼目。誠即中，明即和，德即中，道即和，中即大德，和即小德。
誠即中，致中則為至誠之盡性，明即和，致和則為聖

人之盡道至聖之功由而莫不敬信說所謂已發之和也而先之以溥博淵泉言體以及于用也至誠之立本知化所謂未發之中也而先之以經綸大經言用以及于體也自記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即是忠恕即是中和朱子以至誠至聖兩章分屬當是以夫子立致中和之極為中庸首章大義收束而全書論道于是為至自記

時講多以聰明睿智屬質以下仁義禮知屬德未妥要是質都是質要是德都是德如何分別四德惟

智是兩箇有居四德之先者有居四德之後者必先見得何者是仁是義是禮方可行是在先的及行到粲然分明井然不紊是在後的朱子言屬北方者都是兩箇因引聖賢許多如龜蛇是兩物夫婦是兩類冬至前為今歲之終冬至後為來歲之始子前是昨夜之終子後是今日之始可見中庸文字極密大概是知之精方能體之盡至體之盡仍歸于知之精以下章推之此是小德川流是在外說以臨容執敬別觀之則上句又是在內說各句又自分內外說大旨則此章是已發之和下章是未發之中

四德五常中惟貞與智不可以一義詮釋須兼兩義方盡故朱子釋貞云正而固也中庸已言聰明睿智復言文理密察文理密察是由利而貞之智所以成終也聰明睿智是貞下起元之智所以成始也雜記

聖賢道理精熟其下字眼累累安排便精不可言聰明睿知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

皆有開發收閉上二字開發下二字收閉上二字由內之外下二字由外之內

中庸最好用字眼惟天下至聖章是多少重疊字都有分別聰明在外睿智在內聰是收受倚半在內明則全然發于外睿是通徹倚半在外知則澄然在中而已睿智是聰明的骨子寬裕在外溫柔在內寬人之象由內而外至從容暇豫則全然在外溫和之氣粹然于體貌倚可見柔則柔順在中而已溫柔是寬裕的骨子發強在外剛毅在內齊

發是由內而外强壯則見于外剛果是由外而內發則全是內力矣剛毅是發强的骨子齊莊在外中正在內必有整齊嚴肅之齊而後有端莊之容中者無過不及倚在外正則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已中正是齊莊的骨子文理在外密察在內見得部署分明是由內而外至條貫綜理不亂則全在外密是處處周到倚在外察則井然分明全而于內密察是文理的骨子溥博在外淵泉在內溥者周遍公普之意博則無所不到淵者寂然靜深之意泉則不窮之根溥是元博是亨淵是利泉是貞字字精細了思中庸畢竟是終身爲之方能如此如韓昌黎原道某斷他是晚年作朱子說是二十餘歲時作決不然

經書言句體裁皆有次第言天覆地載盡矣然人所指覆載以目所見定耳旁下豈無人物日月則有升沉亦明晦也故須云日月所照日月循天中而行溫煖孳生萬物周禮所言兩極之下日月已微嚴霜寒露所鍾然亦豈不有人物居故須言霜露所墜自記

自誠明章忽露出首章性字教字經綸章忽露出首章大本字今人說此性字是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與天命之性性字不同此教字是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與脩道之教教字不同其實何曾兩樣大經者五品之人倫五者天下之達道非和而何大本非中而何化育則天命也特章意是要推入內一層故由大經說到大本又由大本說到化育耳王守溪此節文破題云不惟能致和而又能致中妙甚一語中的

經綸不單是分合二字足以盡其義至誠之心無不流貫如織布帛然有一絲空隙連全布都不成物事至誠則純亦不已故能經綸大經即此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爲生者下文立天下之大本亦在這裏立知天地之化育亦在這裏知下節淵淵其淵浩浩其天都從肫肫其仁來沒了肫肫其仁何者爲淵何者爲天仁即是誠以好生之心言之謂之仁以實心言之謂之誠以生理言之謂

之仁以實理言之謂之誠

肫肫其仁時講但以不忍人之倫理不明意引入仁字不知至誠豈止是不忍于人方經綸大經滿腔子塞滿流溢惟有一仁孝亦是他忠亦是他弟亦是他慈亦是他別亦是他不如此便像過不得的一般無以形容之故曰肫肫懇至而已問仁卽是誠者說到不忍便是發見者不足在中之體曰然

上天之載載始也上天之始卽所謂天地萬物之根太極是也書傳有太始太初亦取此意但不如太極兩字渾全的確自記

無聲無臭不可說到窈冥昏黙處蓋卽其闇然之心充養以至於此所謂聖神功化之極者卽其切近精實之至也凡學有好高務外之心卽有聲色臭味之可求若了自尚絅立心之始步步收斂近裡以造於不顯篤恭始終是一箇意思所以爲誠也所以爲中庸也時講將無聲無臭講入元妙則是索隱而非中庸近時章旨遠失作書者之意矣自記

天之聲色甚大神氣風霆何嘗無聲色但其載却無一點聲臭聖人還有甚德業心中無一點渣滓光明潔淨只存一箇性體聖人像天地天非有所爲也觀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可見天地之性體矣惟其闇淡爲己之至所以爲中庸之極若說神化不測便非中庸矣

無聲無臭時解說作深微對顯淺者言某意是對炫耀者言須照管本章始得炫耀則必顯淺平淡乃自深微也自記

榕村語錄卷之九

周易一

易有交易有變易交易是對待變易是流行蔡虛齋謂對待是形流行是氣某謂形有對待亦有流行氣有流行亦有對待如天與地是對待是交易而天施之氣入地生物水上之氣下爲雲雨非流行變易乎春夏秋冬是流行是變易而春夏與秋冬非對待交易乎天有日月地有水火然於月取水於日取火亦有對待亦有流行日與月水與火亦然分屬形氣殊不備

讀易全要看明陰陽二字向來看陰陽是兩物只是此往彼來此來彼往循環交互今觀之不然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如心神陽也形體陰也形神豈能相離只是各有用事之時天依形地附氣豈有離時亦只是各有用事時耳人清明時便是心神用事昏濁時便是形體用事人心中本空空洞洞纔一念作一事皆自無而之有一心皆作是陽用事到行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更是陰用事然盤算時視聽持行之理般般皆具及至視聽持行又即所擬算之事也豈能相離處處皆須以此意看

看易要見得這幾畫何以繫這箇名何以繫這幾句辭有斷斷不可改移者即使這名辭都泯然無存只剩這幾畫再有聖人出畢竟還是這樣繫方得

說易賴有傳義然仍有未盡處如每卦名雖聖人另取一名亦可但當初既定此名定有必須此名之義又六爻皆從卦繫辭故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此卦爻有得各自爻義使不融洽又繫得初

爻餘爻使可一筆寫下故曰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把各爻看得各自成義亦不是又如以乾坤分君臣何嘗不是但卻泥不得豈爲君者止消體乾至坤便與他無干爲臣者止消體坤至乾便與他無干麼諸卦各有其時惟本卦八乃指人心之德欲人兼備之不可以時言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如何說曰乾者德之健坤者德之順震者德之動巽者德之入離者德之明艮者德之止兌者德之說惟坎不可言德之險故加一習字更有於險者試

諸艱之意，是亦德也。又逌部立卦，何以有升矣，又
有晉有漸有困矣，又有蹇有屯，聖人必有深意。
易經諸卦中，有甚明切者，有甚與爻而錯雜者，其與
爻錯雜者，必須爬梳剔抉，使與明切者一例始得。
鍾旺
聖人所以開改過之門者最切，易中於爻義本凶者，
多不斷定說煞，示以可轉之道也。大轉則變爲吉，
小轉則凶亦輕。鍾旺
橫渠言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朱子言易中只有

貞凶，不曾有不貞吉，皆是作易本意。鍾旺
小象傳字字挑剔，無一意不搜索發明出來。連虛字
都有緣故，少時見有重復叠用者，有但變一二字
者，似是泛塡的言語，却覺得自家有許多意思，還
似妙於聖人。由今看來，果妙者他其中已有所無
者，便不妙。若妙於聖人，便不妙了。
孔子讀易，却是一字不放過，所以挑剔爻詞，只添一
字便疑出本意來。勿藥有喜，朱子謂勿藥自愈，
是不消喫藥也。夫子却云不可試，言不可喫藥，藥
藥便有害。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朱子作存用問而
可知其元吉。夫子却說勿問之矣，言我有誠心施
恩於人，不必問其感與不感，故加之矣二字。井渫
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所謂我者，
似井自我，夫子却云井渫不食，行惻也。言行路之
人爲之心惻，下皆行路者云云也。夫子却係曉得
人必至錯會，而挑剔之，所關於道理甚大。
先君子嘗爲諸詞云：資質魯鈍者無如孔子，周易經
文不多，讀至韋編三絕何也？甞舉示弟姪輩，此是

一宗公案，試思之作何解，皆不能答。此乃改削十
翼也。古人用刀筆，筆如今木匠畫線之物，須改者
則以刀削之。孔子蓋有所見而筆之於策矣，移時
側之，或又如此筆削多則韋帶磨損，加以刀鋒侵
損，故至三絕。今人著書，一筆寫成，更無改訂，不知
於古人何如也。
孔子傳易於商瞿，却不以授曾子，以此推之，則程子
之不出大禄圖，誠未可輕以流俗見識窺揣也。
易不是爲上智立言，却是爲百姓日用使之卽占筮

盡順性命之理通神明之德本義象數宗邵道理尊程不復自立說惟斷爲占筮而作提出此意覺一部易經字字活動朱子亦自得意以爲天開其衷開了窮天人之源邵子明象數自然之理程子一一體察之於人事步步踏實朱子提出占筮乎正活動的確故易經一書前有四聖後有四賢

年來覺得周易一經惟孔子透到十二分不得依着立義義盡而止有時竟似與原文相反却是其中至精至妙之義覺有透過之處此經漢人只以術

數推演至輔嗣始從事理解但發明處少只算得一分孔疏亦算得一分周子易通之作直通身是易但於本文未有詮釋算得七分程子雖有傳精采少遜算有六分邵子先天圖精妙無比但說理處略亦算有六分朱子集成從占筮中見理又透過一分算有七分至元明以來不見作者矣

自漢焦京之流以易爲占測休咎之書折散爻詞配合五行下支附以讖緯不經之說遂使聖人之經晦盲否塞至輔嗣始廓而清之一味說理當時諸儒皆以爲非歷久而後定著故程子教人學易先看輔嗣惜其于天未能精透問漢人用易占則亦靈驗何也曰彼原另有此術如火珠林之類何嘗不可用以占驗但以附於易殊屬牽強

王輔嗣易不說逐卦互卦實在好似鄭康成康成乃漢末名儒輔嗣纔廿四歲便歿了小後生乃敢方駕前賢非無見也

夫子解易雖是自己說出一片道理却是卦爻中所有不是帮貼上的程傳何嘗不是好道理却是帮

上的多

程子講易逐段未必都當如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以功用言謂之鬼神以妙用言謂之神及因德之元稱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皆精確朱子說易亦不必逐段是如贊先天圖以易爲卜筮之書皆有大功於易某解易無一句不是程朱說的道理不過損換部位而已

伊川治易逐爻去看他道理事情後來尹和靖得伊川之傳教人看易一日只看一爻朱子便說易是

聯片的如何一日只看一爻問初學可以逐爻看起否曰使不得每一爻如投詞人是箇原告被告必須會同隣佑鄉保證佐四面逼緊審問方得實情不然雖審得是亦不敢自信不通六爻全看雖一月看一爻亦無用

易傳中有解不去的有硬說的每看至此等便懊恨他當日只藏著不與人看如今做一篇文字中間或有不妥雖後生小子看到那裏便停頓疑惑可見道理是天下公共的心中皆有此理便皆可商

量就是孔子亦周流天下無常師而焉不學如何著一書不與人看只就一人見解作

朱子崇重先天圖得易之本原明爲占筮之書得易之本義其言四聖之易各有不同固是然又須曉得伏羲之易即文周之易文周之易即孔子之易劃然看作各樣又不是故朱子又以恭惟三古四聖一心清植

還本義說易自應分別象占兩字明白然象必有所自來卦爻所具之才德時位是也占必有所施用大而行師建國細而婚媾征行與夫舉一端以包其餘言大包細言細包大者皆是也近講名曰尋朱而絕無復根據卦畫包涵人事之意卦卦爻爻皆硬作官位等樣人物分派鑿空杜撰詭怪披猖至九五六二之類皆當作姓名呼喚蓋自前人即有此病當痛闢之詳矣自記

倪鴻寶解易一卦各指一事如豫說作樂遂以鳴豫爲和鳴介石爲磬盱豫爲眡瞭貞疾爲景王鑄鐘有心疾冥豫爲矇瞍泰說祭祀遂以茅茹爲縮酒

包荒爲包匭青茅歸妹爲夫人亞獻復隍爲求神革說造曆遂以黃牛之革爲建寅革去丑也改命爲隨時修改虎變爲須行天下上六爲閏以豹爲虎之餘君子爲大人之餘也又言否只以孔子之言爲主若文周前放孔子必來救援豈不可笑

凡著書須大主意定若只在字句上著腳無用某初治易有了幾年工夫逐爻看想覺得三百八十四爻都不相粘後將每卦錄作一篇文字然後逐字逐句順將去其初以爲一二處不明白且混將去

那知此一二三點黑處正是緊要處有一字一句作
梗便是大主意不確到得無一字不順就是虛字
都應聲合響纔印證得大主意不錯則逐字逐句
又大有力也立大主意與逐字句求解益相為表
裏
至學最得意折中中義例一篇啓蒙附論道理非不
是卻不似義例是經中正大切要處如治天下義
例是田賦學校官法兵制刑獄之類日日要用切
於實事附論則如王府中所藏關石和鈞本來是

道理根源但終日拿這箇來治天下卻不能
某治易雖不能刻刻窮研但無時去懷每見一家解
必看今四十七年矣覺得道理深廣無窮無盡向
所著雖意頗可用而詞語全非今番改訂略有意
思見得變動不居矣卻又鐵板一定不可易聖人
著語卽一虛字都一團義理甚是春秋筆法
周易通論自然置在正解之後然欲讀易者卻當先
看此篇內有須先知道方好讀易的說話以上總論
乾坤只一套道理分別聖賢學者雖意思相近而不
可拘自記
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此句最好天下之理皆原
於天地地又原於天六十四卦無所不包究歸只
是乾坤坤又只是乾故看易如看得乾坤二卦透
六十四卦皆有入處清植
乾坤取象龍馬最精乾卽是人心坤卽是人身龍是
箇純陽能變化的猶心必極健能為五官百骸之
主故象乾馬是箇健行的牝馬卻又是箇順而健
行的猶身必極順然卻須跟得心上方是順故象

坤形神亦是如此神用事則形聽之形用事則神
便昏了然形雖不可用事亦不可一槩怠惰不能
從心如牝馬雖不可先牡馬然必須跟得牡馬上
方得地雖不可先天然天一動地亦必動天一肅
地亦必肅方是順清植
一日所訂乾坤二卦觀象稿本記令侍從之植錄至
初爻注云乾雖純陽然其道變化不窮竊疑著語
未圓因以為請答曰問是復瞑思良久曰此語難
著筆耳乃命取引備本去雖字改然為而卽令定

本也。清植

乾取象於龍者，爲其變化。能獨貴於无者，爲其御天。變化則元亨而能利貞，所以藏諸用。御天則自利貞而爲元亨，所以顯諸仁。自記

亦龍在天則能統天而行雲施雨矣。利見大人所謂首出而萬國咸寧也。五爻之詞，實備四德之義。清植

問朱子謂一卦可變六十四卦，故六十四卦之變，凡四千九十六卦。又謂六爻皆變者，只占變卦，不占本卦。則是占得否六爻皆變者，無以異於得泰。其

卦不能足四千九十六之數矣。且既得否而六爻皆變，只占泰卦，聖人何不使直占得泰，必使得否乃變而之泰，何歟。曰乾坤所以立二用者，間是明用九六不用七八之義，亦是借以見占例。見羣龍无首說者謂即是元亨利牝馬之貞，看來到底稍別。利永貞亦未全當得元亨利貞。蓋占得六爻全變者，雖是以變卦之辭爲重，亦須根本卦立論。如二用之比。清植

見羣龍无首，謂如龍在雲氣中藏隱，不肯出頭露面，便是見其无首也。自記

傳義以大明爲句，字屬人，故於六位時成須添則見二字，如以大明終始，即爲易卦大發明乾道之終始，則說六位時成，全不費力矣。或曰大明二字串下，言聖人大明天道終始與六位時成之義。自記

亨處言形，貞處言性。極確。今觀草木當抽條展葉時，但有形耳。苟未結實，則未知其性云何。自記

爻言无首，而象言不可爲首，言天德渾然無端，不可定其一處爲首也。蓋首可見，則非所謂藏諸用者。

而變化息矣。若以不可爲戒詞，恐失其義。自記

讀易先要知道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只說大通而利於正。孔子加作四件說。朱子謂竝行不悖，亦未言其故。孔子讀書細，亨而謂之大，畢竟亨前有箇大，利於正，畢竟正前有箇利。元，大也，始也。凡物之始者便大，如唐虞是何等事業，洙泗是何等學問。然須知是堯舜之心，孔子之志。願其初便大，不可言范文正做秀才便以天下爲己任，程明道方成童便以聖賢自期，這却在事功學問之先，亦

子之心大人不失者赤子之心最初之心無所爲而爲不自私也不自私便大大則統率羣物長子曰元子以能統率衆子也天子曰元后以能統率諸侯也長妻曰元妃以能統率羣御也大而亨不必既亨始見其大元自在亨之前如孔孟終身不得行道其大自在我實有此大不必問其亨不亨也利而貞不必既貞始見其利利自在貞之前亨便當收回來宜收而收便有利益利本訓宜宜便利如人君手致太平便宜兢兢業業持盈保泰這

是利至於社稷鞏固則貞也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成字意利字中已有貞乃是堅實凝固之謂

孔子將元亨利貞作四件說其理最精且以爲六十四卦占辭之權輿占辭有但曰亨者有曰小亨者是亨不必皆大也不必皆大而獨繫以元亨則是未有亨先有大也如農之倍收賈之獲利亦可言亨而不可以言大以其先所謀者原小故也若士希賢賢希聖其勲業功用直可以充塞天壤豈不以先有斯大文亨得來亦大耶以此例之則亨不如元亨小亨又不如亨矣占辭有曰貞吝貞厲者有曰不可貞者有曰貞凶者是貞不必皆利也不必皆利而獨繫以利貞則是未有貞先有利也如事之不可常者以爲正而固守之則必致凶厲矣何利之有以此例之則凡貞吝貞厲者必其微有不宜也其曰貞凶者必其大有不宜也故以元亨利貞作占辭看似元字利字是虛字亨字貞字是實字被孔子細心讀破元字利字却是實際字亨

字貞字反是現成字清植

體仁足以長人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也嘉會足以合禮觀會通而行典禮也利物足以和義行而宜之之謂義也貞固足以幹事知之明信之篤則行之果而守之固也和義猶言合義自記

貞字諸說有屬信者朱子以智字註解極確其源只自周子仁義中正以正屬智處來自記

北方前一半屬陰後一半屬陽所以有兩以性情言惻隱恭敬屬愛一邊羞惡屬惡一邊是非則是者

愛之非者惡之便管兩邊也以倫言父子兄弟朋友君臣俱是一類夫婦卻有男女兩體以至人身腎有二天象北方有龜蛇二象故易于貞言貞固揚子因黨而首冥因冥皆北方。自記

言行信謹方外也閑邪存誠直內也坤言進學故自內說到外乾二語成德故自外說到內。自記

其有兩說善存一則是一說善了一世之人是一說從前說當添入善字不如後說爲安。清植

誠即忠信也非見之躬行之實則忠信亦未有著落。

故必立其誠而後存誠者有所據依周子曰誠之源也誠斯立焉立字之義本此。自記

進字與至字相關居字與終字相關幾字又根至字存義存字又根終字。自記

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謂德所謂有往非泛泛之謂直似有一物吞入腹內不可復出要寢依之死生以之任世間可驚可懼之事所不能奪去換去纔是有得業指事言不特人所締仰做一件小事能成就皆謂之業忠信是存實心如孝便要誠了孝弟便要誠于孝弟是要自己胸心不是徇外爲人念念如此所以進德然德又不是空空存在這裏便了須見之于實事凡日用之間無非忠信之心之所流注以致言顧行行顧言則所行所言處處皆實理實事可依可據而誠立矣如是則有可居之業如人買得房屋便可搬家在裏面住的一般故謂之居知至屬進德以理言也知終屬修業以事言也理不可以終言理無終也卻有至當不可易處至之者必求到至善之處也事必有終終之者必做到完全處也至之所謂進也終之所謂修也

時解以知至至之屬知知終終之屬行非是朱子本意卻以知至知終屬知至之終之屬行。

乾乾因其時而惕如云當時乾惕則須云因其時而乾惕如云乾惕所以因時則須云乾惕以因其時。夫子卻說此二字于乾乾之下而惕之上其意以爲終日乾乾至夕猶惕是時無終窮而惕無止息。因其時三字是貼夕字。清植

或躍在淵是承龍字爲義言龍或有時而出來躍于

淵時講都說是欲安于臣位則當時改革欲飛上天卻又未敢便飛滿腔子疑惑皆非為邪邪字謂是邪謀之私。泒說得說與天子是一且其上下無常。不是要終于隱其進退無恆。不是要進且離羣。是欲內度其身外度其時所以今日出來躍一回。明日又出來躍一回故曰欲及時又曰自試或之者疑之也疑是疑其時之未可出而不敢輕易出來所以無咎林次崖說近是然尚有未盡。清植

水火以在地者言雲風以在天者言皆以明應求之理天地猶然而況于人物乎故直接云聖人作而萬物睹下面說上親下又就萬物言之以見萬物無不覩者以聖人能參贊天地故也。清植

問乾文言中小象三段有分別否。曰程傳分別過恐未確此只是既說了一段似有未盡卻再說一段問如九三一爻既說反復道了。然反復之故未嘗說故曰行其行事之故又未嘗說故曰與時偕行。曰與時偕行是因上未嘗說出夕惕底意思所以復言此。清植

乾元統乎天之動靜故曰乾元用九。自記

利貞者性情也言各正性命處根乾道變化說來故曰性命就物上說則曰性情。自記

聖人之心只是一箇天天只一團生意以生物為事。無一自己之意那一點好生的心乾乾淨淨。一無所為。天之心何從見乎那動處見。所謂乾始者此也。天心惟其如此。故能以美利利天下不然有偏私便不能公普如何能以美利利天下以美利利天下。即四時行百物生。天何言哉。未嘗見天言所利。只乎平常常做去而已故曰純粹精也。純是無一毫駁雜粹是無一毫疵瑕精是無一毫渣滓。聖人不過是要到此田地開易之教潔淨精微亦是此意。曰惟其深通所以精微。

天地好生之心萬古如此不曾有一毫自私自利有所為而為之意。希天天浩浩蕩蕩從何處希起。希其心而已。此無所為而為之心天心也。故曰有天德然可以行王道此心天德也孟子以善形容。當下見孺子入井時只求此心過得。並非為別的。

原缺

門弟子言使不同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此派一斷萬事都壞。

天下平即彖傳萬國咸寧之意彖傳以九五一爻明君道之元亨利貞分作兩片說此又聯貫說來問彖傳根首出說故曰萬國曰寧此根六龍雲雨說故曰天下曰平雖是一意而字無苟下。自然。清植

乎字便有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之意。自記

聚辨居行皆修業之事而德在其中。自記

何處見得是先後天蓋風氣未開而開風氣之先者為先天時事既至而因時立事者為後天時字雖在下句見然所謂先後天者只是先後此時耳。自記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字以理言不得如以理言後天二字尚可說先天二字說不去理豈可先乎天字只好以氣數言謂氣數未開如堯舜之時然所秩敘都是天秩天敘所命討都是天命天討後天則是因其已有者而益明備之。清植○以上乾卦

坤一物而有體但觀牝馬之象則知乾固馬坤亦馬也特牝耳。自記

先迷句後得主句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句程傳說不必從說只傳曰致役乎坤坤為役則必有為之主者矣若主利另為句彖傳中不應全然不釋其曰後順得常順字中無主利之義也即文言傳後得主而有常有常即得常亦無主利之義也利字自屬下文彖言西南則利于得朋東北則利于喪朋二字變韻。清植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无疆指天言言地與天合也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无疆指地言地與天合則天无疆地亦无疆矣而牝馬能行之者以其柔順利貞故也此所以為地類也安貞之吉應地无疆无疆亦指地言言君子與地合也然地合天而君子又合地則三才同撰之意可見矣。清植

本義以地類二字轉到无疆為順而健不如程傳口氣好。自記

利牝馬之貞五字破不開即乾彖傳亦未曾破開利貞兩字。

傳說壞了西南本義又說壞了東北緣細尋義理在

西南則不妨得朋，在東北則宜喪朋耳，不可偏說一面。自記

程子謂西南得朋不如東北喪朋，蓋婦如女人，管衆有何用處，止與類行而已，惟從夫乃得所歸也。朱子又云西南得朋好，東北喪朋不好。西南陰方，得其本位，東北陽方，則必至于喪朋。某則謂在西南當位用事，必須得朋，乃與類行；至東北則時過地易，必須喪朋，乃終有慶也。如做外官，須有僚屬吏役兵馬，方能辦事；及居近君之位，則宜韜光銷戢，朋亡乃尚于中行矣。

西南如臣去君遠，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大夫出疆，雖無君命，專之可也，其聲光幾與君同；至東北則與君近，不見其有威權，聲華銷斂，如月去日遠，與日相對則光滿，近日則偏虧不全矣。

有疑諸卦皆分不可相無及不可竝行之陰陽，故疑本義謹幾微之說，豈知其不可竝行者，即其不可相無者也。有夫不可無婦，有君不可無臣，獨不可使臣妾用事耳，義豈相反乎。自記

須知不可相無者，即其有淑慝者，蓋陽則純是性也，陰主形，形既生而善惡分，爲事出，是惡乃生于陰也。故陰而順于陽，則爲健順仁義之屬，不可相無者也；陰而不順于陽，則爲淑慝之分，不可相有者也。善惡之分在于陰，故聖人于消長之際，極其惓惓，雖非智力所能損益，而亦不可不盡其扶陽抑陰之道也。自記

不必從魏志小象，月多此例，如需卦之類，是以兩句釋兩句，坤初乃是以三句釋兩句耳。自記

直與大都是乾，惟方是坤本位。直是受之于天，大仍歸之于天，故曰不習無不利，是箇領字。又云合德無疆，而終之以承天而時行，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直而不方，則不能大，如一件挺直之物，四面不方，未免稀疏，譬如一樹，雖然直上，然周圍枝葉不能布置均勻，卻算不得大樹。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自記

爻無動意，象言動者，非動則無由見其直與方也。蓋柔靜者體也，直方者用也，故曰坤至柔而動也剛。

乎靜而德方動剛即直也如人心敬義之德義固
動而制事敬亦動而制心也爻直方並言而象言
直以方非直無以爲方如欲作方物非有一直者
以度四面必不方矣非敬無以爲義先儒云無忠
做恕不出是也自記
動而直方則大矣大故不習无不利地道光即大也
自記
凡數起于點當初止有一點引而長之則爲線將此
線四圍而周方之則爲面又復壘之數高則成體

直方大即是此意直即線方即面大即體惟直而
後可方惟方而後能大故象曰直以方也直了纔
能方既直方自然大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清植
含章可貞則以時而發靜中有動也或從王事而其
知光大動中有靜也自記
陽爲質陰爲文坤爻除初上外二三四五皆文也或
藏或見耳或謂六二無文然地道之光天下之文
孰大于是自記
永貞即是牝馬之貞即是順而健即是陰變爲陽自記

問安貞與永貞何別曰安貞者順也永貞者順而健
也非安則不能永然非永則亦不足以言安矣清植
至柔而動也剛覆釋彖辭元亨至靜而德方覆釋彖
辭利貞後得主以下覆釋彖辭後得主以下不言
西南東北者西南得朋即亨之時所謂含弘化光
東北喪朋即貞元之時所謂柔順利貞順承天而
時行也此段數句皆用而字一折上截柔靜後得
主含萬物承天皆是其順處下截剛方有常化光
時行皆是其順而健處

敬義不可分動靜靜固敬動亦敬如處事時是義然
必此心常存義方有根譬如讀書苟心不在則口
雖誦目雖視實不知所云爲何此安能制事中庸
言不睹不聞分別未發已發此亦有說如人畫丹
青必先有素絹此似未發之心及制事卻似加以
采色只見丹青不見素絹了惟空白無采色處方
是絹之本色所以不睹不聞方見得心之本來面
目實則敬貫動靜者也故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則可若謂敬以直靜義以方動則不可大抵敬屬

心義屬事提醒此心使常在此便是敬無甚條目
義則須窮理精義便有許多條目 清植
乾陽卽人之神坤陰卽人之形神純善形便有善惡
聲色臭味之欲不可謂惡其流卽惡也所以累形
者形也以先天圖論之陽動屬神日用動作皆一
心運用陰靜屬形事過休息則四體居止以後天
圖論之凡生物成物皆陰爲之猶耳目手足足以
集事事去則過而不留中心湛然虛明總之天君
泰然百體從令以陽爲體以陰爲用者正也人欲

橫流心爲形役者不正也然雖當理欲混雜人心
危道心微畢竟神明爲尊故玄黃者天地之雜也
下繫一語云天玄而地黃若曰雖是雜畢竟有定
分天到底是玄地到底是黃周衰君弱臣强幾于
上下倒置然大界終存春秋之名分禀然猶是義
也天地陰陽君臣父子理欲善惡君子小人無不
如此

程子說孟子英氣張子說顏子粗心張長史常與爲
對果然讀書至程朱可謂細矣比之孔子覺猶粗
也孔子讀書直是字字不放過坤卦上爻孔子已
盡解明程朱解之尚都未盡此時陽氣雖微到底
陽不可沒故曰爲其嫌于無陽也故稱龍當此時
陽得有龍何反以龍爲臣假龍自在那裏做的一
般但是龍至此不能自振已疑于陰故曰未離其
類不然氣爲陽血爲陰如何說血陰陽至此混爲
一故曰玄黃者天地之雜也然到底天是天地
是地猶然天玄而地黃春秋書法便是做此因天
子失了身分諸侯皆與對壘然春秋之文曰王師

敗績于茅戎一似天王不知何故自敗于茅戎者
然天王豈能無過到底君是君臣是臣所以孔子
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如人心原只有天理到
得人欲萌時竟與天理爭衡豈可說道心人心勢
鈞力敵只說得道心微而已然道心至此已不
能超然于人心之上雖得混雜到底天理是天理
人欲是人欲豈可竟不分別此是夫子就龍戰于
野其血玄黃八字上逐字想出來的直細入無間

榕村語錄卷之十

周易二

通論中釋屯彖傳以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雷雨之動滿盈為皆卦所以名分之剛始交而動是釋亨難生險中是釋貞雷雨滿盈是釋建侯今思之屯象稱雲雷解象稱雷雨則屯之時猶未解也彖傳不言雲而言雨者欲以見屯之必解則雷雨之動四字是釋亨然動者亨之機耳其紀綱滿盈又是以見貞固之義故程傳以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

險中一句為釋名以雷雨之動滿盈一句為釋大亨貞其說可從 清植

問本義以光亨及吉為孚貞之應觀象不從何也曰看六爻中言敬言慎言中言孚之屬也言恆言行言貞皆孚之屬也其言正則貞之屬也需之需字義最重故上六不速而敬則終吉象謂雖不當位未大失者以此孚義次之故九五雖不正而行亦終吉象謂雖小有言以吉終者以此 清植

邑人三百戶无眚覺得本義說未安故向來作無株連之患解自以為妥矣一日偶見蒙論云此乃邑人化之而歸于無眚蓋公之意想來極當若是不敢株連何消鑿言三百戶三百戶邑之小者本義說原是蓋二之自克歸未足以成風教而已可以化小邑聖見高明淵并伏非所及 清植

小人勿用謂撥亂世反之正則當建官惟賢不可復用小人以釀他日之亂階所用者所謂君子是長是倚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非不用以開國承

家也小象必亂邦邦字是指大君之邦非指所開之國若以小人為即指開國承家者言則當命將出師之初所謂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者已致其可嘽之意是論功行賞之人大率皆長子之類安得小人哉且戰勝之後多致驕盈而小人因以得志聖人之特為設戒者以此故既濟于三年克之下亦曰小人勿用 清植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張魏公解云陽未應也此句實諸家所不及雲者陰氣密而密是陰先唱也若

陽入而散之則氣降而成雨矣不雨者以其氣猶尙往也所以尙往者由自我西郊故施未行也西爲陰方自我西郊即陽未應之驗觀彖中此意猶未能暢 清植

血去傳義說未安君臣之際所以致惕爲其間有變隔而情不通也若積誠感動以致去其變隔則惕可出矣小象合志二字正釋血去之義 清植

易有大畜有小畜大畜者聖君在上正名定分布德發政天下風靡小畜則如以臣子而匡救其君父

也自上而變下者易自下而變上者難然始雖勢逆積久自效故曰既雨既處言畜之極而陰陽亦合也但大畜功成則身名俱泰故曰何天之衢小畜功成便宜引退若以能利居成功必致凶咎故又曰婦貞厲月幾望

若以位不當爲爻德之不善則當以釋跛眇今此以釋咥人蓋卦有不咥人之辭而三適直兌口之缺故有咥之象是所謂位者爻位之位也 自記

履彖傳所謂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者即指五也凡彖傳中所贊美其爻無凶者他卦皆然獨履五之辭曰夬履貞厲此厲字當與乾三之厲同言常存危懼之心爾非占詞也惟剛故曰夬惟中正故曰貞惟常存危懼所以不疚者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正此厲字之義觀彖中猶是備用舊解 清植

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三內外是一樣或疑順健都是好的如何分內外不知連陰陽君子小人原都是好的如人以心爲主雖道耳目口體都是壞的不成獨陽不生陰乃所以成

物君子當權柔合亦要小人宜力于外趨事赴功何嘗不好只是要得在內者爲陽爲君子耳

以內外取義則爲泰長以上下取義則爲交泰帝乙歸妹只是以上下取義耳 自記

否彖傳之言內外陰陽君子小人字俱與泰同只改健順爲剛柔蓋順雖要放在外卻全是好的若陰柔便可生出不好來 清植

問不可榮以祿對榮字宜曰貿而反曰祿蓋當否時稍有識者便知不貪爵位然或迫于貧不得已而

為祿仕者有之矣惟儉德辟難之君子人君不可
以祿釣之而致其身于榮此非有衡門樂飢之節
者不能也。以看得好。清植
凡卦必有上爻同人于野亨卦之義也而爻德無以
配之者蓋六二雖成卦之主然以爻德論之以陰
求陽以下應上非所謂大同也九五雖剛健中正
然居尊位以下交以言同人則可于在野之義則
有間矣惟上九處卦之外有野之象坤之上曰龍
戰于野是也然既非卦之主而又未極中正之義

故其義次于野而曰郊國外百里為郊郊外為野
郊比之于宗于門則公矣比之野猶未也故象傳
曰志未得于野則亨于郊僅无悔而已志未得釋
无悔之義也自記
大有有賢之卦也大象兼遏惡揚善者惡不過則善不
可得而揚堯典先辨四凶而後舉舜舜典先誅四
凶而後咨二十二人皆是此意清植
同鳴謙也一曰中心得一曰志未得者一則對鳴字
為義言謙雖遠聞而實自得于心非徇外也徇外

則非謙矣一則對征邑國為義言謙雖遠聞而實
不敢自以為得故雖可用行師而惟自治其私邑
非務外也務外則又非謙矣中心得志未得皆所
以為謙之至自記
猶悔入宴息與隨名義不甚關合此等處是夫子示
人以觀象之例義易無文然觀玩之下隨人識取
意理更是無窮所以文周未繫之先原可用以占
筮夫了了大象傳指切人事處雖說得與名義關
合者為多將漏一二處使人知文王當日假令別

命一名亦未嘗不可以此意看易益覺得變動不
居意理活潑清植
蠱當以革巽二卦比看巽者陰伏于內弊之端也蠱
者蠱蝕于中弊之成也巽如果子受濕有一二軟
腐之處蠱則內生蟲蛀矣故巽不過要搜索那一
點伏陰制而去之若蠱則須從頭整頓所謂甚者
必變而更張是也巽曰先庚後庚而蠱曰先甲後
甲甲者從頭做起之意至革則通體全壞須用變
換一番又甚于蠱矣吉凶生大業無吉凶則無業

故巽止小亨而蠱萃皆元亨。清植

陽在下。如何爲臨。以二陽正而盛也。三陽則恐盛而反矣。既以二陽爲臨。未有四陰在上。反爲下所臨者。且臨人必當有道。至爲人所臨者。本無可說。故六爻通作臨人說。觀卦二陽在上。自是爲人所觀之象。六爻既說爲人所觀。又說觀人者。觀人以自處亦必有道。故不可以無言。

因承修周易折中。請得內府宋版本義觀卦辭下注云觀者有以示人而爲人所仰也。門坊版于示人

上。皆增入中正二字。如何可通。向嘗以爲疑。今看此可見坊版之誤人不淺。清植

彖傳神道設教。是總說象言觀民設教。是就省方一事說。非上設教以德。而下設教以致也。猶之天有四時風雨霜露。無非教也。而風之動物。尤爲深入而遠被。觀象之設教以神道。而象之設教非神道乎。王者既設教以爲民觀。有省方而觀民以設教。象意總包舉于彖傳中耳。自記

觀民與彖傳觀天下之義同。言九五大觀之上。爲民所觀也。苟其德之未至。則不足以爲民所觀。故必觀我之平生。皆合于君子。而後无咎。自記

柔文剛文之而已。剛文柔何故言分。此理驗之樹木見得易見。樹之本根爲剛。爲質。其枝葉爲柔。爲文。枝葉之庇本根。是文剛也。然其所以枝枝相對。葉葉相當。潤澤而不枯者。非本根之氣爲之流布滋注。何以能然。但枝葉之津潤悅懌。即日有加。而本根初無所損。則分而文之之驗也。清植

以象言之。一陽居上。有得輿之象。衆陰在下。剝之有

剝廬之象。以理言之。君子當道之窮。而人心益歸之。得輿之義也。小人之剝君子。自失其所依。剝廬之義也。然碩果既不可食。則廬亦終不可剝。故象傳作又意終不可用也。自記

徐善長問陽無盡時。當剝之盡。一陽便是復。如何復卦本義云剝盡則爲純坤十月之卦。而陽已生于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是踰月後一陽成體。而始爲復也。曰。朱子此語自未圓。然卻有此理。會得便不須疑。此卻是無中生有道

理喜怒哀樂未發時，一切皆有人呼時必有息，方其息時正是翕呼之力，此之謂大本。人學是要行，卻要先站一站，那站便是大一

陽生于子，卻胚胎于亥，乾所以位于西北也。[redacted]草頭便是根荄之荄，添木旁便是核實之核，添子旁便是孩，提之孩可見陽生于亥，亥月謂之陽月，非無故也。

陽見天地之心，曰使天地無心，人物之心，卻從何來。自記

朱子謂也不耕也不穫，恐未是本意，蓋只管耕，甫不計穫穫也，試將此意代聖人作兩句，其立文自不得不如此，無可疑者。自記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語氣蓋謂君邑人得牛，則其被罪也，乃自作之孽矣。惟得牛者為行人，故在邑人雖不幸被罪，特可謂之災而已。清植

良馬逐是象，利艱貞是占，曰閑輿衛又是占中之象。人可馬逐之意，而取此曰閑輿衛，利有攸往，即是利艱貞注腳。自記

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本義云求養于初則拂于常理，求養于上則往而得凶，是拂經與征凶為對，皆占辭也。至小象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單言征凶，本義卻云初上皆非其類，是又以征凶二字兼承顛頤于丘頤兩義矣。看六爻四亦曰顛以求初也，三五皆曰拂以求上也，既求初為顛，求五為拂，則此[illegible]當作一句讀，而以征凶二字總為占辭，頗為允當之說，如是于義為長。清植

大過四陽在中，取象于棟，二五變棟象陽者，以其近陰則雖為材之類，猶未離乎水澤之感也。小過四陰在外，取象于鳥，而五又象雲者，以其居尊則雖為飛之類，獨有取乎亢陽之質也。棟在中，故四陽皆棟，而三四獨言棟；翼在末，故四陰皆翼，而初上獨言飛。同一棟而四隆三撓者，以位而定也；同一飛而初以凶，上以眚之凶者，亦以位而定也。清植

大過小過須當斟酌得安，如事斷不可徇俗，則須壁立萬仞，獨立而不懼，遯世而不悶；如猶或可從，則少徇俗之亦不妨，如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用純原自無妨，況又得儉，所以聖人亦只得

從他若非堂上則斷不可從此是權衡處天下事豈可教過過便不是了然聖人覺得這邊分數較多便站在這邊如獨立遯世聖人豈願如此此便是過處但時當如此聖人便不揀无悶行過乎過用過便不待問个是了但時當如此亦只得依他然使行過肆喪過易用過侈聖人亦使不從因為過恭過哀過儉尚有好處所以從他這便是權而不失經處孟子答任人處便是小過舍生取義竟便是大過。晉植

棟者剛在上也剛在上則有撓之患惟柔在下以藉薦之則可以防其撓矣君子之臨事獨立不懼蕩蕩然無顧慮之意也當其未事周防不懈夔夔然存恭畏之心也。自記

八卦皆人心之德乾健是不息的人氣血不用流便病所以歇至便病坤順所謂百體從令也健主神上說順主體質上說震主動巽主入而散兌主說艮主止皆人心之德不可無者惟坎主險豈可說人心有險德故聖人于坎上加一習字王輔嗣云更習也最妙程朱不用何以重坎為習坎那一卦不是重何獨坎卦孔子所云重險乃是解習字之意一重險過又一重險非更習而何不是以重字訓習字也不獨上聖大賢將降大任必先窮餓困苦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即平常人亦用心憂慮而後仁欲色禁節而後儉所謂險不獨貧賤患禍也那極如意之中一切飲食男女聲色皆險那一處不是窩阱都要在此等處練過方妙加一習字便是人心之德最不可少者。

天下至實者無如水以黍稷入斗斛已滿了再築實搖撼使略下上沙皆然惟水一滿不可增添他物可堆高水至平而止所謂水流而不盈也古人文字有兩句似相對而上句斷下句臨下文者甚多史記內如此水流而不盈似只行險而不失其信相對其實水流而不盈是一句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是一連說。

德行如三物中六德六行之類教事如三物中六藝之類皆自己身上事程傳以習教事作三令五申

使民對熟說符籤。清植

宛平王相公熙嘗語余云吾閱事多矣凡人設機心假一事以作穽陷人者其人必卽因此事自取禍敗余因是語而悟習坎入坎之義其所習之坎卽其所入之坎不得他處有坎而後致凶也。清植

水德所以爲至寶者以其未平則未驟滿方平復無增高既平之後又難以人力使之縮少也然則其後之無損耗者由于其初之不盈大也二在下體是未至于平也未平則不驟滿故爻曰求小得而

象曰未出中。五在上體是旣至于平也。旣平則不增高故爻曰不盈。而象曰中未大。人之心德有本而無助長之功。有實而無過當之譽者。亦如之。自記

習坎之得其道者。五也。四承五。故亦无咎。其餘三陰皆失道者也。獨四上之位。則雖涉險未深。而居下有坎坎之象。是小人動作機詐。自謂能習險。而自納于陷阱者也。故爻特加習坎二字。而象曰失道凶。上雖處陰之極。而居上有出坎之象。是人之惡積罪大。罹于刑辟。聖人至仁之心。則猶望其

習于險而改悔者也。故象曰凶三歲。所以終習坎之義。充類以至于盡也。三雖亦失道。然處重險之間。則時之窮也。時之窮者。不可以習險責之柔材。故爻但曰勿用。象但曰无功而已。自記

爻言三歲而猶不能改悔以得于道。則凶矣。明其失道于今。將復凶于後也。象言由其失道。故凶三歲。明失道于前。是以凶于今也。言外之意。乃謂困幽憂困苦而能改悔從道。則三年之外。可以免凶矣。此爻象交發意也。自記

繼明者。所謂緝熙于光明也。傳說太泥。不必從。清植

下經

遇憂患危疑事。如艮卦大高明道。所謂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者。卽是此地位。想聞道已能到此。平常人到是咸卦用得著。事變來。以理爲主。若不能萬全。只得順理有把柄。

取女主陽感陰言。女歸主陰從陽言。陽感陰。貴乎情之專。陰從陽。重乎禮之別。女壯則勿取者。以失乎順從之道。則不可感者也。歸妹則征凶者。以不待

交感之窮則不宜感者也 清植

憧憧往來不是說憧憧然往來者謂把往來放在心上盤算憧憧然不寧也往來即當感應二字看感應是該有的不合憧憧于其間耳 自記

浚者求深之義也求深非不合而始而求深則不以其序而終至于无位矣浚恒者求深于其當也而終至于无常事不循乎其序則不可繼而不可久也 自記

諸爻皆言遯而二爻無之則是義不可遯者也故傳

言固志以明之 自記

卦皆貴陽進升進則尚柔蓋取難進之義故晉曰柔進而上行升曰柔以時升漸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定九先生曰守得住柔便是剛

說明夷因曰自我西郊亨于西山以爲指文王皆恐未確惟此卦卻有此像明夷于飛不如指著諸人說想是當時隱者如伯夷太公之類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卻像是指文王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又陰行善上不失君臣之分下又救了許多百姓所謂馬壯也明夷于南狩是指武王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卻像微子腹者腹心之臣故箕子止曰股不曰腹箕子之明夷明明是指箕子不可疑上正指獨夫初登于天所謂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後入于地所謂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都有此像所以象傳中分明言文王以之箕子以之將來所著易解中凡引古事爲證者皆當盡行刪去惟此卦卻不得不如此說 清植

明夷原是好字令人皆說作昏主明夷是自家明卻

被別人傷了故自初至五皆曰明夷惟上是傷人之明者故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 清植

風火爲家人風本從火生也因熱而生故萬物亦被之而生家和便有發氣發氣薰蒸至于黨族親戚而化及鄉閭矣此家人之義也

君子以言有物誠也不誠則無物誠字信字皆從言蓋誠信于言驗之 自記

睽時須從小處去尋如人子得罪于父母大處動輒生疑且莫動只揀小小事體無可生疑處勤慎自

效積久亦漸消釋是成遁之道也

有孚于小人作驗之于小人之退說于蔑難通何細玩此爻義當是言解之時本以解去小人爲急五又居尊位自能解則吉耳然多欲之君雖或一時迫于公論不得已去其近習心中終有不忍捨棄者存如宋孝宗之念曾覿之類則小人雖或見斥而有以窺其隱微猶未信其實能斥己也未信其實能斥己則安肯改惡以歸于正哉故君子之解必使小人共信其爲誠心去惡然後可以得吉象

言小人退非正釋有孚于小人言既孚于小人則小人必改惡以歸于正如論語不仁者遠之意此說尤長既與孚之字義相合又于句下不用添出之退字面觀象中尚未及改正 清植

損下益上爲損損上益下爲益最爲確鑿不是徒以虛理立論天地旋生何處不然然必假人力以爲輔相如今墾一畝田必須工本播一區穀必須糞水損上益下之世民有餘饒自然野加闢而穀加豐是聚于上者雖若見爲損合世間所生殖者論之所藏不知凡幾矣其實民間之財何莫非君上之財豈非益乎若損下益上斂利府藏之府庫所藏者既無生息之源而民間工本乏資糞水無資勢必棄壞不闢而所收亦歉是在上者雖若盈溢合世間而通算之所失不已多乎此惟陸忠宣看得透故有小儲人儲之說其奏疏中有一篇論損益者極佳 清植

損剛益柔有時即緊項二簋應有時如損神明之享以濟時艱亦所謂損剛益柔也故總之曰損益盈

虛與時偕行 自記

動者志之奮也巽者心之入也即程朱學的中立志虛心之云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遜志巽也時敏動也 清植

君子小人不但善惡之稱凡上位下位皆是也九四與初六應未嘗遠之也然應而不能制之則非我有矣聖人推原其本謂不能制之者由于親愛之失其道也故失親愛之道然後彼之心離離然後不可制也 自記

易中號笑二字每相應若號一握為笑言萃之所以亂者以孚之不終也若號則仍有孚矣故可一轉而為笑一握猶言一反覆手間清植

爻言萃有位无咎矣又言匪孚元永貞悔亡則是無元永貞之德而但以位萃天下雖无咎而猶有悔也故象傳揭其意釋之謂以位萃天下則志未光未光謂有悔也自記

升虛邑東坡之說為長五之升階其進有漸也升階而吉則升虛邑之無吉義可知升晉之卦皆利于

柔者以抑躁競也九二過剛難免于躁競故其詞如此清植

冥豫在上則不可以久長矣冥升在上而曰利于不息之貞者蓋悦豫非久長之道故必速變之而後无咎升則有時難于退者但利于守正不息而已自記

困與蹇異困者身之困也蹇者時之難也說者以致命與既躬同解覺得太過言與其所遇一委之命而惟惓惓以遂志為心而已象傳困而不失其所

亨志卽其所亨者也文中子東歸餓于逆旅講學不輟而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懾通能之卽致命遂志之謂清植

君子雖處貧賤無入而不自得非所以為困也惟樂行憂違君子之志也若言不必聽計不必從徒以爵祿縻其身而不得引去不幾于進退失據者乎所謂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困于金車困于赤紱者意正如此清植

困四志在下與臨上志在內同皆非指應爻而言也

臨上在卦外于人為事外矣而曰敦臨則是臨民之道敦厚不忘志存乎天下之內者也非志在內則居事之外何以見其敦厚于臨乎困四居上位者也而曰來徐徐則是其心于進而勢不得退其志常存乎居下者也非志在下則居位至高何以見其來之徐徐乎自記

動悔有悔言為何行也為何跛能履吉相承也遇其夷主吉行也義同自記

就爻觀之疑于所謂我者并自我也若并自我則亦

井自心惻而井自求福矣非爻意也故夫子釋之
曰此謂行路之人過此井者視其清而不食惻然
憂傷故爲之思遇王明庶幾食此井者皆受其福
耳若必如此解釋然後我字始字可通也自記

獸皮曰革獸之變必先易其皮故革字又有改革之
義六爻中言牛言虎言豹者以此清植

巳日者當革之時乃孚者革之應惟巳日故爲順天惟
乃孚故爲應人然而惟有懿德故必元亨利貞而
後悔亾也爻于二言巳日三四五言孚四又言悔

亾皆析井義以立文初未至于巳日故不可以有
爲五者創業之成而上則守成之緒也故變大人
爲君子清植

爻言妾妾以其子是仍以初爲妾比于鼎之顛趾而
以其從夫得子比之出否也然文意未明疑于初
之得妾者然故象傳曰利出否以從貴也則知初
是爲妾而從貴者矣自記

至尊貴者都在最上一層著意信是天宜府智一曰
論地云易經逐爻說吉凶不知道他的根其疑惑

如鼎卦四爻爲甚麼斷他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
還是他自己有應得之罪還是天地間有此事硬
派在這一爻上他又云據語類凡大易三百八十
四爻都是聖人逐爻比校過纔下斷語鼎四之辭
是他自取不是硬派的曰如何是他自取答曰鼎
卦初六是鼎趾二三四是鼎腹四居鼎腹之上實
既滿盈便有傾覆之理又易有義例五位君也四
近君之位故曰多懼四宜柔不宜剛五宜剛不宜
柔四爻以剛承柔本多凶懼他已犯此例又下應

初爻初在下宜剛不宜柔如特立獨行賢人在下
之象四宜柔如大臣處己下賢之象今大臣剛而
在下者柔如所信任者乃陰邪之小人他又犯此
例初乃鼎趾也故曰折足鼎有實而折足鼎中之
所有必覆矣故曰覆公餗其形渥答說大家嘉悅
因曰由此看來易經這有義例折中內有義例一
册從此起也

易爻以陽爲實鼎五陰也然有中德故可以之爲實
猶未濟九二非正也然有中德故可以之行正兩

處文義正可參觀。

八純卦大象與六十四卦大象微有不同蓋八卦之象皆造化之本各一其極而無假借君子體之皆是以其德反之于心非如他卦之或取于時遇如泰否蹇解之類也故天法其健地法其順火法其明水法其習山法其止澤法其滋風法其令雖是以譬雷亦是法其震動然震動乃吾心所以作成須恐懼乎其所不覩不聞者不可以游雷之象曰爲外至之震驚而君子因之以恐懼修省也。自記

艮背二字之義卽是主靜故周子曰背非見也程子曰止于所不見惟語類有此至寧之說而蒙引存疑因之文意雖殊義理則一。自記

朱子解艮其背爲止于至善道理極是只是以至善詮背字覺得不協程子說背爲不見之地是矣又說行其庭不見其人爲絕物未免太過聖人說篤實便說輝光說闇然便說日章只是以靜爲主。

觀止其所則所字是甚麽近講以仁敬孝慈信之類詮釋須于字義不背若直以爲寂靜之境又恐宗指有差諸變文云過得吾明覺之體不失吾順應之常于止字本意得之矣。自記

佛家將心地一點靈明謂之三昧眞火其他一切如半解有知覺處都是無名火所以破除一切以養他那一點靈明艮卦一爻正是說着此病厲薰心薰字最妙火條達便光芒照耀若佛氏硬提此心是抑塞壓制使他鬱鬱不能出如火之薰適足以爲陰蔽而已故程子謂觀一艮卦勝讀楞嚴一部。外邊事處置妥心裏便安本是一箇聖人學問如此

異端離此而求靜乃悍然不顧其中不自在者多矣聖人知之曰厲薰心益發其隱也。

六四在心之上口之下以咸例之正當背位合卦義矣然艮爲閽寺有四柔也且偏不中正故未能純乎卦義卦義曰艮其背不獲其身夫子釋之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蓋止于其所則自不獲其身矣無物我之分也未至于是則必止于其身止于其身者未能不獲其身也故夫子釋之曰止諸躬也易其爲諸我自明矣非禮勿視聽言動皆是也。自記

漸以女歸爲義歸妹以妹爲名故六爻皆取女象漸
三曰婦孕不育婦指三也其曰夫征不復者引起
之詞歸妹上曰女承筐无實女指上也其曰士刲
羊无血者波及之詞清植

歸妹上六專取妹象由女之承筐也无實故士之刲
羊也无血其咎在女也故象傳備釋承筐自記

豐初之配主謂四配如夫婦之配合四之夷主謂初
夷如朋友之爭夷以下交上雖合德猶必莊其分
上之交下既同道則必略其節清植

徃時解風陽也主散陰氣西方陰凝時須風以散之
至春方發生無陰可散乃是散去年陰氣之尚凝
者非今思之非也天地間有陽便有陰如心纔動
而身體便隨之方春陽氣一到便有陰氣便須風
散不是散去他是散開發也流行如化開飲食以
滋益于人不可結凝爲患也

入而後能斷故巽有制義又有齊義六爻又有武人
齊斧之義不能斷者不能入者也自記

巽訓卑巽始于輔嗣殊爲附會巽者入也非謂一陰
能入謂二陽能入一陰以散之也如腹中無故腸
鳴不爲佳事若中有痞塊元氣盤旋而解散之則
周旋作聲人方通泰國家有藏姦伏慝必搜索整
治而後清故亦是此理當己丑六月間登祭雲起
翳日風來吹散之雲散則風亦止矣再有雲起則
風又至故巽有伏義主陰而言也又有入義有齊
義皆主陽而言也何以謂之小亨破散陰氣到底
不過去滯非元氣本然流行者可比利有攸往者
搜擿不可不急也利見大人者必得陽剛而後能
化也史巫以搜其姦邪資斧者齊斧也謂以斷物
斬齊也上九不斷故凶問上不斷不有疑于卑暗
乎曰彼亦刻刻欲搜姦發伏非安于暗弱者但不
能斷終至乎凶耳

今俗占雨暘以甲庚日爲十干氣候到此二日便須
少變如歲之有春秋也蓋是從頭變來故有取于
甲巽是從中間變故有取于庚自記

渙汗其大號爲句渙一字自爲句王居无咎爲句言
能渙汗其大號則雖當渙時而王居无咎也本義

以渙王居二字連讀但王居既渙如何說得无咎故以居爲居積之居微費周折惟依小象所言則王居二字卽是後世所謂居中者故小象以正位釋之。清植

凡逖出與惕出自不同故夫子以渙其血爲句而專釋之以明下當以去逖出爲句如傳循甚武之類者是夫子分別何貴處也當渙之時在事中者則以渙其所利爲義在事外者則以渙其所害爲義。自記

卦取澤水爲義水甘而澤苦水通而澤塞卦爻言甘苦故傳復言通塞以發明之塞則窮矣故傳曰中正以通又曰其道窮也

中孚二爻諸家說衆語氣全殊知之者其子而已靡之者吾與爾而已皆明其非誤閒動衆之爲也不然聲聞過情如登天之翰音則凶矣此二爻對看其義自明。清植

小過之時以過爲中者也然有當過者則雖過而未離乎中有不當過者則不及而後不失乎中過與不及之義如反覆乎然過乎恭者乃其不及乎亢者也過乎儉者乃其不及乎豐者也麻冕之義過乎儉矣是所謂過其祖遇其妣也拜下之義過乎恭矣是所謂不及其君遇其臣也不及其君則是君不可過也而曰臣不可過者蓋言是爲臣之中則不可過非爲君不可過也。自記

爻意謂能曳其輪而不進則雖濡其尾而无咎也曳者我曳之也濡者非我濡之也故二義不可一例觀未濟濡其尾吝曳其輪吉則可見矣象傳專釋曳輪其義自明自記○以上下經

榕村語錄卷之十一

周易三

繫辭傳古今至文也惟中庸像之文體直是一樣上繫是說易經大本大源下繫是說讀易的秘訣及凡例

上傳首章乃太極圖說所自出圖說之分陰分陽即剛柔一節之義動靜互根即摩盪二節之義但繫傳由摩盪而生六子圖說則由變合而生五行言各有所當耳男女即繫傳之男女也知始者所以發其施作成者所以生其形易簡二字實包中正仁義之義成位乎中則所謂立人極者也 清植

動靜有常兼二義其分則或動或靜其變則時動時靜如風雷是動的山澤是靜的就山澤言則澤是動的山是靜的所謂或動或靜也水停蓄處又是靜由發生處又是動雷迅風行是動斂氣收聲又是靜所謂時動時靜也 清植

剛柔相摩是一對對相摩雷與風摩山與澤摩八卦相盪則山可與雷盪風可與澤盪都是言交易間

此二句着卦上說否只去着卦所言八卦猶言天地間之雷風山澤如此相蕩耳王輔嗣及程子俱不着卦說惟朱子方說作生卦剛柔亦只是說天地間之二氣不是說卦畫剛柔 清植

至尊言作風雷聞最為豐年之兆乃知易云潤之以風雨非漫下風字也

用以潤之上繫并風亦可潤者謂東南風也詩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舜之操曰可以阜吾民之財 清植

乾以易知之知乃乾知大始之知與易則易知之知不同坤以簡能能即作也易主心言故屬德一邊簡主事言故屬業一邊後儒只習把知能二字看混遂有以知行分配德業者誤矣 清植

朱子說悔是吉之根吝是凶之根最好凡過不好底事只求之於己便消了多少火氣纏繞佛家重懺悔亦是此意吝不是大惡如何便至於凶只是不爽快留在那裏遮遮掩掩便可以做出大不好來人當禍患來時痛心疾首思欲悔過有這念頭便

可導引善氣消除魔障其平生覺得與人無大仇怨不全是忍耐亦是尋根見得自已身上明白了便已消息許多

憂悔吝震无咎不在悔吝无咎之辭之外即在悔吝无咎之辭之中看出介比小疵先一步悔比補過又先一步於此處提撕警覺便是憂且震處自記

仰以觀於天文一箇淡淡幾句把佛家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六道輪廻諸說都包盡了至與天地相似範圍天地之化兩箇便是佛家說不到的尺蠖之

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把道家虛靜之說都包盡了至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便是道家說不到的

仰觀俯察節括盡佛氏精妙幽明難知也其實不必遠求但觀察於至顯之天文地理陽主施陰主受陽闢陰闔循環往來幽明便是這條故下箇故字言其所以然不外此也知之則凡作息出處進退顯晦皆視此矣死生難知也其實不必遠求但於所作之事原乎事之所以始反乎事之所以終自無而有自有而無死生便是這樣下箇說字言其說即如此也知之則知誠者物之終始只就應事接物上可以了當生順死安之義矣鬼神難知也其實不必遠求但就身上體驗耳目口體精之爲也其聰明運動氣之爲也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是對待的至於思慮夢想倏忽現滅出入有無變化萬端則遊魂之變是流行的鬼神之情之狀即是這樣知之則踐形盡性克己復禮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卻爲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饗矣

原始反終始可原終之後又誰爲反之所以朱子亦覺說不去只云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反終即在原始中看出以其言之始終不必貼生死只是泛論言即一事一物之始終而可以知死生之說也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亦不必貼定鬼神說凡精氣之爲物遊魂之爲變而鬼神之情狀可知矣

夫子替易許多神字有說似鬼神者有說似神化者

有說似心神者要想倚至當不易的著落纔好神者兩物相感之幾互根之妙其原只是一理如人一心放之可以千頭萬緒斂之便自一些沒有可見一些沒有處便有那千頭萬緒在其中至千頭萬緒時原有那一些沒有者在其內此之謂變化千載而上千載而下我一思便到可見千載上下我有他的他有我的不然如何相及無他一理故也動中有靜之理故於動便知有靜靜中有動之理故於靜便知有動陰有陽陽有陰相生相剋止是一理

須知說廣大爲何推到專直翕闢蓋明天地一動一靜無心之妙抑所謂易簡也故通章以易簡結住此意少人曾得

靜專動直靜翕動闢是推廣大之原於易簡處故曰是以大生焉是以廣生焉而下文以廣大變通陰陽之義歸之易簡之德 自記

法言云萬類錯雜必衷諸天衆言淆亂必折諸聖河圖洛書如何形狀自漢以後宋以前無有也惟班孟堅五行志有自一至十八卦是也自一至九洛書是也畧可考據至陳希夷後始傳河洛及先天之圖朱子答王子和尚以先天圖爲不足信而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後見蔡季通始改九爲洛書十爲河圖且服先天爲最精朱子於大根大源處已透又心虛而大故一聞合理之言便從而信之今日既有朱子以爲依歸何必更尋根據自取擾亂且說道理必不能如朱子之肯考據源流必不能如朱子之虛以折羣言之淆亂可也

河圖不必拘天一生水地二生火諸語只以陰陽奇偶言洛書只以參天兩地三才言天下之理數盡此矣五爲皇極人也參兩之會也三至一二至六皆生生不窮無往時其順而加則乘也其逆而減則除也五不用至十又成一用奇數之皆得五用偶數之皆得十

變化鬼神即從相得有合上看出相得所以成變化有合所以行鬼神 自記

變化是就排行有漸處見鬼神是就合一不測處見

五氣順布所以有漸也陰陽互根所以不測也推
此則變化鬼神分頂相得有合甚明說卦傳以後
天分職爲首先天左載爲則亦此意自包
聖人揲蓍而數學之精俱括於內其根皆始於七故
勾股法勾三股四爲勾股和以無餘數也大衍之
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七七四十九未至七不成
此例過七又不成比例以有零數也七用乃明
才方圓徑而求圓積相求無不始於七方一七二
十八圓徑七二十二爲密率以此爲例其乃乘數

蓍乃除數。
分策是法曆數的一年全數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
日之一除五日四分日之一爲氣盈其整數爲三
百六十蓍策則虛一外所餘者四十九復以掛一
一策當氣盈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數其餘四十八
策則一策當七日半合之得三百六十日併掛一
所當數正與一年全數相合不似太元潛虛洞極
諸書牽强與曆數相應却極割碎分裂不整齊郭
子和專以掛象閏朱子辨之詳矣但朱子以扐爲
猜閏有爲掛像又似可以扐象閏而掛無與於閏
數如此則下文而後掛不得爲別起積分之象矣
其實用象只在扐象閏處首皆象閏氣盈不用
算一定是五日四分日之一故掛亦分二了便掛
朔虛却須細算始得故扐在揲四之後方了分明
言簡而意奇是箇一數扐字從手從力又是箇實
字故歸奇於扐當是歸掛一於揲餘以併氣盈於
朔虛而後成閏併掛一於揲餘是象閏也五歲再
閏而後別起積分故再扐而後掛也然如此則掛

象積分之端耳象再閏者兩扐也不知氣安得盈
朔虛而後氣盈皆安得掛說得四揲之尚有零
數所以奇掛專以扐象之則不全。蓍卦
揲四象揲過揲象朔歸奇象閏揲策正數也奇策餘
數也將與則亦止數閏餘數。自說
問啓蒙附論中通日扐策一篇算來皆與曆法脗合
孔子於各揲偏象未嘗以配曆法獨於蓍策詳舉
言之所見必與左誤倘治曆明時直用此細加推
測未必不冠絕古今口恐是如此。清植

以言只是將所爲所行之事於問時對著言之。升記

問本義以至精爲辭占之事至變爲象變之事觀象不從以變占屬至精象辭屬至變何也曰至精節是言蓍策之用至變節是言卦爻之體蓋本河圖而立卦爻生蓍策以前民用易之本末具是矣故此篇首列河圖遂紀蓍策因備舉辭變象占四者以象辭具於卦爻變占生於蓍策故也以此推之則變占應屬至精象辭應屬至變明矣至下文又復列舉蓍卦爻其義可見問至精故能極深而通

志至變故能研幾而成務下文通志與前同卻舍曰成務而曰定天下之業又增一句曰斷天下之疑何也曰通志主蓍言成務主卦爻言以方知易貢將析卦爻以立義故於成務中亦以定業斷疑析言之卦方以知故能定吉凶爻易以貢故能斷疑如當吉之時貫於不吉之中而貞夫所是以定其吉凶矣然自卻而涉自涉而泥處位不同義各有當則非爻無以爲斷要皆所以成天下之務而已。齊植

以此洗心此字何所指即指蓍卦之德六爻之義也。蓍卦爻之設乃是聖人與民一片憂心所寓以此洗心則淵默都是惻隱至退藏於密而此意常在。故及其發而能與民同患也以此齋戒根神物來。亦是此意。清植

易有太極此何極其圓妙氣根於理理因氣見說來渾然無迹。鍾旺

吉凶生大業且不必入教人趨避意天地間若無箇吉凶或有吉而無凶一切事業從何而起惟大業由吉凶而生故聖人教人趨避以成天下之

業。自記

書不盡言何以繫辭便能盡言既有盡意之卦象因而繫之辭則非凡書之比矣故於繫辭下著一焉字其言自明第二章繫辭焉而明吉凶亦是根上設卦觀象來與此正同即有見於天下之動節所云繫辭亦是根上節象字來繫辭焉所以吉亦是根上文四象來故俱著焉字經書中助字無虛下者。右繫辭上傳。○以上

卦各三畫以天地人有定位而事之始中終有定序。

亦是如此因而重之爲六十四亦皆理數之自然非有一毫造作於其間

貞正也常也吉凶不一要以正而常者爲勝惠迪吉從逆凶豈無修德而凶不道而吉非其正常也天地以正而常者爲觀日月以正而常者爲明天地日月豈無變異非其正而常者也此於陰陽人事之本宗若如時解使大有而吉凶相勝既是一定之理聖人教人趨吉避凶謂之何哉

只觀貞明便是天地日月之貞於一處老氏所謂天

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亦頗得此意 自記

大德曰生故生乃天地之性絪縕化醇則生意可觀者也 自記

日與月寒與暑一氣兩體却是交藏互根此所以自然相感而無容心也 自記

承平之後是爲安而存而治也觀三箇不忘字便見得大亂亡未遠與制治未亂保邦未危口氣是兩様 自記

八卦是伏羲所名朱子於乾卦頗言之至也則不敢定繫傳其稱名也雜即指六十四卦之名也而下云其於中古乎其有憂患乎亦未定爲誰名今思伏羲雖非當諸物或未嘗意者其文王所名乎

聖人憂患都是憂患天下不是只爲一身作易者其有憂患亦吉凶與民同患聖人滿腔都是仁原不是有一層皮殼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則雖師保之嚴不是過矣然又爲之明其憂患與所以致是憂患之故爲民覺世全是一片婆心故人不覺其有師保之嚴而

直如父母臨之也日氣是如此 清植

柔之爲道不利遠故六二不如九二以此推之則知九二强於六二矣以遠貴剛故也又知九四不如六四六四强於九四矣以近貴柔不貴剛故也其柔危其剛勝故三雖多凶而六三又甚於九三五雖多功而九五尤强於六五也此二節不過數語而盡全易中四爻義例然其立言曰其要曰耶一以見聖人之忠厚謙恭語多渾含不似後人武斷一以見易理變動不居雖略論其大體見得如

此句終不可以拘泥看殺。楊植
理本易簡。惟健順者能體之。若謂易簡生於健順。則
非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者誠也。誠則自然易
簡。不誠而自謂易簡者妄也。自記
健以聖人之心體言。順以聖人之行事言。非兩人也。
易與險不對。雖前章所謂辭有險易。中庸所謂君子
居易。小人行險。皆是以險易相對。蓋以險遇險。則
不能知險。而亦無以處此險也。故惟易者能知之。
亦惟易者能處之。本義却用難字爲對。然難亦險

也。雖易而能知險。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
覺者也。簡與阻亦然。自記
易乃坦易。如恃易以侮今之易。不是難易之易。如人
以機械變詐來。我亦以機械疑詐應。卻往往爲所
欺蔽。遇機械變詐人。我只以明白坦易處之。卻都
照見得他的情僞。所以云易以知險也。既知之。便
能以此處之。不過坦易明白。誠心直道。彼亦久而
自化矣。簡與阻亦然。遇事之繁難瑣碎者。我只求
得其要領。則繁難瑣碎處亦俱知其故。若仍以瑣
碎御之。如何知其阻。以簡知之。即以簡處之而已。
其解易以知險。簡以知阻。與本義合。其置身亦入險
阻。便難有爲。我即易以知其險。以簡以知其阻。以
此知之。何以處之。則險者易之。阻者簡矣。人心
之危。即易也。道心惟微。順理簡也。在我無邪曲暧昧。
而行所無事。當險阻者何不許。靜而直。靜翕動
闢。即是詮解易簡一字。皆在人之易簡。可以心地
行事言之。天地之易簡於可見。天之道其靜也專
一。其動也直。遂豈不易。坤地之道。其靜也翕包在

裏面。不見形迹。其動也一放出來。色色俱全。豈不
簡乎。大子說得妙。專直是一箇。翕闢是兩箇。如兩
扇門。有隔有開闔。則一無所遺。則無所不有。如
不是門。那方逐物處出來。只是一有都有也。
愛惡生於離。遠近生於位。情僞生於爲。利害最重。悔
吝等皆從居其所而易之。言近而不相得則凶。
或害之。悔且吝。以其時位言。而論之不相得者。以
惡相攻。以傷相成也。近而不相得。則勢必致凶。甚
者或至於生害。即悔者亦必悔且吝也。只此推之。

則近而相得者必獲吉利可知遠而相得者雖未必吉利其免於凶害亦可知即遠而不相得者雖或不免於悔吝其不至於凶害又可知矣著語無多八面周盡故是聖筆清植。以上繫辭下傳

繫辭都是說辭說卦都是講卦繫辭中雖有講卦處意總歸於辭說卦中雖有說辭處意總歸於卦

參天兩地而倚數舊先之說都不甚明白蓋以理言天一地二地爲天包豈非三乎以數言一數不行必至三方有數二三爲九是也以形象言隨便點

三點求其心皆可規而圓之隨便點兩點求其角皆可矩而方之兼此二說其義始備清植

朱子謂圓者徑一圍三方者徑一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其實徑一圍不止三徑七圍當二十二且用全用半之說又多一轉看來天數起於一而實行於三一是全數行不去推至於十百千萬總是兩二必以三推之方可至於無窮地數却只須從二起便可行又曰三一爲三三三爲九三九爲二十七三二十七爲八十一歸到一上來蓋此數是自三歸到一不是自一數到三清植

道即命德即性義即理物所固有者爲理性命人之體之則爲道德義能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則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記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謂立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謂繫爻自記

兼三才而兩之分陰陽而迭用之且就聖人上說六畫成卦六位成章是就易上說兼字語勢側在兩字分字語勢側在迭用字自記

兼三才而兩之是道有變動故曰爻分陰分陽是爻有等故曰物迭用柔剛是物相雜故曰文自記

參同契納甲應月候之說似先天八卦方位太元方州部家之法似先天八卦次第故朱子疑希夷康節之前有傳自記

天地定位節與出震之序不符又與乾坤六子之次亦異故邵子以之證明先天確矣然須先言水火乃及雷風而此反之下雷動節兩相對舉又俱先陽卦後陰卦不以左右陰陽爲次爲可疑耳蓋此

章重在雷動但見陰陽大交此節卦位對假原可
錯綜至下一左一右對來先陽卦後陰卦取其於
雖為順於左陽右陰之理無礙也自記
搜注者明倚邵子之說似與朱子異愚謂此條蓋承
上節起下節之意言八卦方位若如上文起乾坤
三陽三陰數至震巽一陽一陰是順數也若起震
巽一陽一陰數至乾坤三陽三陰則是逆數也論
方位相對尊卑之序須從乾坤說起然易圖之意
則是起震巽終乾坤以著陰陽消息之次如下文
所云也自記

數往知來邵子說是自震至乾皆已生之卦為順自
巽至坤皆未生之卦為逆看來此須與雷動節合
為一章而數往一節為過文天地是三陰三陽底
卦山澤是二陰二陽底卦風雷便只一陰一陽自
三陰三陽數至一陰一陽為數往者順是結上節
自一陰一陽數至三陰三陽為知來者逆是起下
節逆數云何雷動風散云云是也坎離亦一陰二
陽卻放在雷風之後聖人之意以水火為重故卻

子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推而至
於天地日月四時莫不由於是也又如雷風
之例則須云日以晅之雨以潤之聖人立文却不
然不以女先男也上文山水居澤火之先下文水
火相逮亦是此意清植
雷動節既卦位與上章同則氣候亦須相應何以一
南一北之風雷同為生物之功乎蓋易兩兩對說
雷以動之動其潛陽也風以散之散其伏陰也雨
以潤之秋多雨也日以晅之冬多暘也艮以止之

是收斂之時兌以說之是發舒之候乾居大夏首
出庶物謂之大君坤居大冬息養萬物謂之慈母
自記
冬春之際陽氣舒發故曰雷以動之秋來則涼風至
日晚秋亦多風雨潤在日邵子所謂秋多雨是也
日初在東說朝日尤可見艮止者生意止息以德
言也兌說是生機暢遂亦以德言然春夏則萬物
皆榮潤澤秋冬則草木歸根山林象在其中矣自記
雷風皆火之所發似乎重複體之於心心者最大雷

亡動有二義。一奮發有爲。一戕賊傷風亡散人
有私欲凝滯要有箇消散他的道理即省察克治
也雷即戒愼恐懼風即謹獨足謂學中要緊處故
震巽當與同澤亦木而譬之人身作何分別曰木
上流行澤止滋潤人身中血流來衛活動筋骨那
沾濡潤潤者皆水也其便溺汗液涕唾則澤也水
無形以氣向消滌物上呵之便有水是從陽氣生
出既生有形質便是澤水是初生頭澤是既生尾
至尊以天縱之姿撰大一統之運件件俱經講究著

落嘗論西海甚小不過是一大湖退而思之漢書
中明言西水自入西海而先儒說先天圖乃有澤
注東南之論向疑其爲據中土以立言大地形勢
未必如是恭繹之下始知先儒之論原無差舛也
稍定九州言西洋之水與中國之海通
漢唐以來都不識天多以天爲蒼蒼蕩蕩無有知覺
不過胡亂生出人物來任他升沉顯晦後來儒者
覺得不是亦只空說有箇理在不然何以日月星
辰萬古不錯生人生物都有條緖其實天之形勢

大其運動包羅人豈能與之同乃聖人說來天與
人一般說人聰明果然天聰明說天有好惡
果然天有好惡說上天震怒果然天有震怒說皇
天眷佑果然天有眷佑人有性天亦有性人有心
天亦有心無纖毫之異一切風雨雷霆都是天之
材料而中間有箇主宰爲之宗各項職掌無不聽
命於帝其生殺舒斂氣候一到即有錯綜與不齊
隱如人一身其五官百體皆人之材料亦各有職
掌而主宰乃心也拔一根毛髮心亦知痛所以謂

之天君聖人說天並不說他精微奧妙只在人日
用飲食上說盡道理
先天圖陽生於子陰生於午後天圖陽生於亥陰生
于巳京房火珠林及十二律旋相爲宮又皆陽生
於子陰生於未圖先天圖正也後天圖陽生亥陰
生巳何也曰至子月已成一陽其實無無陽之時
亥月陽已生將來成一陽耳陰亦如此問陰陽相
見而星術家言陰生於未何也曰此扶陽抑陰
意也然亦實有此理但觀春夏秋冬雖平分其實

正月物已萌芽直至九月始雕落則陽盛陰微極顯然者爾林鍾居午應在子月之尖而今居未者陰陽分對亦有此理如日屬陽夜屬陰也又如夫婦初娶之時同牢合巹本是一體及至成禮之後則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各不相攙同者所以聯其情異者所以嚴其分子午宜對而起丁未者避陽之衝也

後天圖儒先原不曾講明朱子答袁機仲云後天圖思之終不得其解與其枝離附會不如闕之以待知者可見朱子亦不敢自信其餘諸儒所說卦位不過依著震東兌西離南坎北說過何曾說出緣故來當初只有此圖並無後天之名因邵子傳出先天圖遂別此為後天如今則分先天後天又以後天為先天變出來的多讀些古書者知道以前原無先天之說至詆邵朱為杜撰而篤信宋儒者讀書又從宋截斷不思漢唐以來就說得未必是然源流在此不待好處要知道就是不好處亦要知道所以讀書貴多不尚是考究却是源流不可

不知耳讀宋以後書者不知後天即易之本圖非先有先天而後為後天也讀漢唐以來書者又不信先天以先天為陳邵杜之所以意造出者二者皆不是

後天圖惟項平菴說近似有氏以此圖配五行謂震巽皆木故居東離火故居南兌乾皆金故居西坎水故居北土旺四季故艮居冬春之交坤居夏秋之交木金土各二者以形旺也水火各一者以氣旺也坤陰土故在陰地艮陽土故在陽地震陽木故止東巽陰木故近南兌陰金故止西乾陽金故近北而接乎陽也此亦一說然使當時畫圖之指只如此亦無甚關係竊謂此圖理甚大大抵以四陽卦始終四陰卦却置在中間如人原只是純陽之氣中間必娶妻而後能生子至生子又只是純陽之氣始終只是陽氣中間却離陰不得又如播一種子所包莫非陽氣假令此種便自能結果豈不甚省到茂須生枝生葉開花方能結果中間許多事雖是無用底然却離他不得濟植

後天圖把乾位在西北其義甚深蓋到子位一陽
復天心已動惟前一位故者已滅新者未生寂然
不動喜怒哀樂未發時乃天下之大本已往的渣
滓盡皆消化方能生生不息人不特惡念要消即
善事亦要消不可留滞如喫飯到睡時都要消若
留在腹中便成病堯舜事業亦浮雲之過太虛曰
戰乎乾者不戰不能消化天如此聖人亦如此只
是聖人有不戰戰必勝矣若消化不盡便是間斷
便息了過去的留滞便是未來的將迎文王得力

於此所以謂之純
後天似與先天相反然天道人事脗合甚精伏羲以
動爲陽靜爲陰文王卻以靜爲陽動爲陰如人靜
而無事將心存在內卓然精明此以神明用事爲
陽有事而動則形骸用事爲陰萬物藏於冬蠢於
春生成於夏秋然冬春卻是陽生夏秋卻是陰生
巽離兌震坎艮各從其類陽卻隔斷在頭尾中間
只着陰如人動念要做一事不是一心便做得來
畢竟費些力氣撥成方完了這箇念頭最妙是安
頓乾這一位好人做事有兩樣一是倦息了打不
起精神一是事已做完放不下還擺攪在胸中這
便接不過去天命就於此斷了非於穆不已也戰
乎乾正是要去此二病果木地下種子不是大始
枝上方結之實乃是大始所以乾爲木果在木之
果也艮爲果蓏則下地之種也終日乾乾有事之
時也夕惕若正是戰乎乾萬事皆從此始艮萬物
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所成終要重讀而所成始
也輕讀蓄之不厚則發之無力藏之不固則出之

易盡艮物之所成終也而成始即在此齊乎巽一
陰生也如人形體用事便理欲不齊要截斷使歸
於齊潔齊者一毫不罣累方爲潔方才齊人只見
地下種子爲始不知枝上方成形者爲大始所以
謂天德不可爲首也人不知此爲首耳
乾是由動之靜轉彎處艮是由靜之動轉彎處兌是
歸滿時
常人有常人的八卦陽是理陰是欲震是警動意坎
是陷歷意艮是歸於靜正巽是私意萌動離則虛

兌則弱矣聖人有聖人的八卦陽是誠陰是明震爲戒懼誠之端也坎則中實艮則復於靜正而乾也者終日乾乾夕惕若昏昏應時心便放逸聖人猶是惕然一放則天命不流行矣中庸注自戒懼而約之約如約之以禮之約非約少乃約束也約是約心不是約戒懼乾是靜動之交過渡處又是始終貫注處巽是明之端離則明若懸照無物不見坤是無往不順兌則和悅皆中於節矣朱子致中和節註可謂達天德致中便是誠致和便是明

後天圖包盡天下物事以人心言之最妙明白帝出乎震即是人心動處人心無事時原自寂然到有事便動出來至巽則所以做事之意已定故曰齊然必此心乾乾淨淨方能齊故下文添出潔字潔字甚精離只是明底意思故曰相見又曰嚮明而治到得坤正是役事時節故曰致役說言乎兌則事已心休了乾卦伏羲原放在南邊此是天的正位文王却放在西北妙處正在此不可放過大凡人做事已完則此心必弱了不然則昏了故放一乾卦在此欲人提醒此心使常常分明孔子下一戰字最妙此時不戰便昏惰了如人日間做了許多事到得夜來睡後便昏昏沉沉不省覺了此是不戰之故必提醒此心使雖在夢寐常有清明之氣始得此一卦是文王最用意處勞乎坎則休息了成言乎艮言事至此而始成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此句甚有力不可輕抹過言萬物到此方成是萬物之所成終然人但知其爲成終不

知其成始者即在此其實萬物之所成終即萬物之所成始也而所成始也五字須著眼清植

至尊嘗垂諭云先後天圖可說得合否奏云論理自說得合理只一箇只是論其物事却是兩箇頭面後諭云如此則先天是自然的後天豈不像是安排出來不自然了麼奏云據臣愚見想來凡天下物事頭一箇都是自然的至第二箇便要略加安排就是先天圖橫圖是自然的圓圖便略有些安排如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數去何等自然

若用他來算必定要用一歸不須歸等法亦是安排的聖人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一毫無所勉強但直要做實事便倒底是他的老幼不化一家住這裏便要安排須是替他耕田里栽樹畜有許多事甚獨聖人天地亦然赤道是自然的黃道就不能全自然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兩極為樞運而有常當有不自然的到了黃道便斜出在赤道上日與五星更有些參差到那行不去時遂天也像不得不略加安排遂蒙笑論云所論極當正是如此

後天是帝之各尊其職處先天是神之所為其根處帝變化成爲物神則所以能變化而成爲物也神字專屬先天前面只是引起　自記

上章言帝存乾坤之位此章言神則去乾坤而專言六子此理在妙萬乾坤即帝即神也程子曰以主宰言謂之帝譬之於人則心也以妙用言謂之神譬之於人亦人之神也心與神非二物也然心有主而神無在故言人之心則心在腔子裏可指其處所而言五事以思與貌言視聽並列猶上章以乾坤與六子並列也若言心之神則固難指處以為言如我們靜坐於此忽然有人言觸於吾耳則耳旋聽之目旋視之因聞其聲亦覩其貌彼時將以神為在耳乎在目乎將以辨聲者為神乎抑以鑒貌者為神乎無在而無不在故不可以指其處所也問程子之釋帝釋神皆根乾為義似於坤無與曰乾坤豈是二物坤卽乾中之坤也分言之則為乾為坤專言帝言神則坤統是矣　清植

足是行動的於艮為似艮何以為指解者曰手能止物手之用不止於能止物也從來解易者多順著經文隨便扯一箇道理來總以為聖人的話雖槓說皆說無所不可而不知非也指之為用此足不同足　動便跟故處獨指之用不離故處以靜為物皆動而不由其位故只少用也聖人取象皆取其但物不同處由是物物上說如水取其至實何以於手取以其不留也論形之堅實者無如金石然都不能止水如今用土築堤雖極堅厚使用夯

發於之下免陷下去正是入斗解蹇極難爲試揣動之亦遂陷下金銀至堅矣鍊之亦有消耗中有浴濟則亦處也惟其爲滿隆起故得而消陷之水則取平而已流而不復滿則滿無不出地中行者人之學問自己做出一箇冷濕光景便是他處處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乾爲健而健之中始震動以有爲中習坎而出險終艮然而能止皆健也坤爲順有順之中始巽旋而深入中光明而利遊終兌然而喜悅皆順也總言

之健順而已分析則又各有三德焉以上說卦傳

河洛以時之相生其序傳以旁行不流贊雜傳極有見天下道理只有相生相對二義序傳因經卦之序說來說其以明卦卦相通皆有相生之義雜傳因反對之卦雙雙分明以見卦卦配搭皆有相對之義如此看易方覺得活潑潑頭頭是道而占筮者引伸觸類從事可舉夫子如此贊易後來詮易者倘多看作板定物事豈不可歎以上總論序雜卦傳

榕村語錄卷之二十二

書

古如大舜便精巧些堯渾渾樸樸都含蓄在裏面故孔子以天贊之舜命官幾句都是精要語後來想惟文王能接堯舜禹入聖未優言雖入聖域尚帶剛的不能有餘也湯則撿身如不及改過不吝武王刀劍戶牖皆有銘可見不如此警醒便容有私意然能克去己私復還天理故都稱他是聖人

漢唐帝王總有麤才其大一分更壞一分漢武雄才

大略儒他本事後來不過那樣可知不從學問道理上來終不濟事二典之後有皋陶謨湯誓之後有仲虺之誥高宗中興有說命牧誓武成之後有洪範旅獒後來史家於一代之興多鋪張豐功盛烈豈復有此段意思

古文尚書道理精確處學人不能易若漢儒能爲此即謂之經可也黃梨洲毛大可輩摘摭一二可疑之端並排詆成案延于六經爲儒者之學者不察徒求之言語文字之間所謂信道不

篇也

班氏言張霸分析廿九篇耳今書經大全所載諸儒之說異自記

尚書蔡傳雖未盡善亦未有强似他的較之春秋胡傳爲勝

二典是兩對文字堯典先說堯之德次由身而及於家國次授時定曆次辨奸次用賢用賢必先辨奸奸辨而賢用得舜而堯之事畢矣舜典重華一節對放勳一節慎徽一節對克明一節齊七政至濬

川對定曆璿璣節制刑流放對丹朱三節命十二牧九官對舉舜一節而舜之事畢矣

羲和四段只說日星未及月辰故下又云以閏月定時成歲濟濟數語皆透頂萬世不能易想堯持籌布算未必如羲和至所見之理羲和不能外次及用人人之賢否了然於心却不自用卒試虞舜而以天下付之是何等識見何等德量堯如天舜如地堯生之舜成之堯始之舜終之四凶之誅治水之成皆終堯事也四凶罪不至死故皆止於流象以典刑一節即起下文當日執簡操筆想皆聖人之徒而名不傳四岳名亦不傳自是醇謹老成休休有容之人大約才具不及舜禹耳

古之三公坐而論道曰變修德月變修刑全講燮理陰陽不參塡務合同天人堯典首命羲和舜典首在璣衡不在九官十二牧之內皆是此義

解尚書者多不知曆法羲和四段只就皮毛上說絕不到其精處四段中方位則分東西南北時序則分春夏秋冬日晷則分曉午昏夜雖是大段分來

其職未必不相兼但以方位當頭便是測里差之法蓋日出入東西迥異如今四川丑未在山東巳是寅初故宅嵎夷者測日之最早出在何時刻也宅西者測日之最晚入在何時刻也廣州日至之時日下無景就彼測之則知景短至何處冬至時就北方測之則知景長至何處四面湊攏便知土中便是里差法此是就中國言之若九州之外則周髀所言有半年晝半年夜者然其理則一也聖人只爲明得理盡任後世如何推算走不出他的

範圍後世雖千巧萬變推算得密道理却不能如他透徹。清植

向日問傍定九古人測景何故不用夏至。當時定九只答以冬至曆元而已近看堯典惟于夏言敬致冬則不言可見古人測景實以夏至爲重周公土圭之法亦用夏至其用冬至者自太初始耳。清植

寅賓出日寅餞納日俱說在平秩東作西成之上敬致日永星火日短星昴却說在平秩南訛平在朔易之下蓋日出入早晚四時皆測晷長晷短必二至之時測來方準故也又於夏言日永於冬不言宵永而言日短者宵中無景可測也。清植

孝弟表於妻子人情所必至。四岳薦舜云克諧以孝。言備於象以得當於瞍而成其孝也。堯曰我其試哉觀厥刑于二女二女何試堯之意正以舜無妻室固能孝弟矣但未知有妻室後何如耳。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始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中庸引爲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喻。蓋父母較之兄弟爲高遠。兄弟較之妻子亦爲高遠。最卑最近者無如妻子而道必造端乎此。此一節所以起化於閨閫也。

問輯洽也疑上古未有剖符之事至舜始創其制。既月之後諸侯踵至乃見而頒之。蔡傳以輯爲斂。豈有諸侯未至而先斂其瑞之理。曰此非大義所關。受終之後齊七政類上帝以治天也巡狩述職以治人也封山濬川以治地也。三才之事備矣。清植

問肇州封山。節蔡注云中古之地但爲九州。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始分出幽并營三州。

而爲十二。至商又但言九圍不知何時復合爲九。按此乃舜攝位時事正禹敷土之候所以封山者爲大水茫茫用此標識以便施功耳。所云濬川即指禹治水之事。及禹任土作貢始并爲九遂相沿以至於商周。蔡傳之說恐未當。曰正是如此。禹貢惟冀州於田賦之後別敘恒衛既從大陸既作而青州有萊夷作牧之文。恒衛大陸即幽并之地。萊夷則營州地也。因禹初并爲九故別敘恒衛大陸以存幽并而萊夷猶作之牧也。牧即牧伯之牧。說

者不察故牧字殊費解　淸植
參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敎刑金作贖刑
此是刑罰條例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則用刑權衡
也贖刑只指官敎兩刑非謂典刑流宥亦可贖也
其中有故犯不得已者則赦之有所恃以爲惡强
梗不服者則賊刑問賊是殺否曰朱子言五者皆
有節如提學責秀才是敎刑也他有强悍之狀多
責他幾板亦是賊刑此未嘗明說罪大惡極如何
都用殺

問九官之命稷契皐陶夔龍無戒辭者或因舊職又
皆因有讓之者而命之也工虞之官以和順爲善
故垂益之咨皆首曰疇若終曰汝諧若順也諧和
也惟禹曰維時懋哉伯夷曰往欽哉蓋治事以勤
爲上掌禮以敬爲先也皐陶陳謨於典禮亦曰同
寅協恭和衷哉於命討則曰政事懋哉懋哉與舜
所命禹伯夷之旨正同曰看得好　淸植
學人說樂只詩言志數語已賅不拘何人隨意言其
中情便是詩但詩句有限永者長也將詩每字拉

長此庶幾悠曼便是歌聲依永　何從來說不明
了以爲字字都要合宮商角徵羽雖道齊景公所
作徵招角招字字皆徵角招字字皆角必無是理聲依
永者大音希聲之謂也詩未有宮商角徵羽各調不
宮聲寬和平似人有君象商悚慨激烈有臣象
角介宮但得流動歡悦之意是民象徵便急促如
事緊促是事象羽更加之噍殺嘽緩而淸極矣是
物象如淸廟之詩自是宮調確乎難以別調歌之
無衣之詩自是商調確乎難以別調歌之鹿鳴皇

華乃角大田甫田乃徵七月乃羽此所謂依也凡
此皆言人聲人聲大不宜過宮細不宜過羽必須
律以和之此句却說字字要合十二律字無一定
其高下淸濁都有程式以和人聲今之所謂弓尺
等是也然後八音克諧與人聲皆合無相奪倫由
是奏之郊廟則神和矣播之朝廷邦國鄉黨閭巷
則人和矣自詩言志一路說到樂上而總以詩言
志爲根今之戲都壞在志上其爲淫邪鄙悖之辭
十九焉能善風俗耶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

忽以出納五言漢書引之却云予欲聞六律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七始謂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五言即詩言志五調之言也出納如邵康節所云闢發收閉

問今之塡詞都是立定曲牌名然後案其字數平仄而爲之詞古人是如何曰古人是看他的詩又看他的志此字宜黃鍾則黃鍾之此字宜大呂則大呂之律隨詩非詩隨律也少時見上載於斷機教子商輅母怒其子云他又說我不是他的親生娘

母字其學徒高聲唱其師呵之云母字大聲便不是他是不曾成婚的處女於此字偏含蓄澀低微些方是如此之類却是從志上斟酌此謂聲依永也

詩言志謂心之所之形之於言也歌雖有長短大抵將每字扯長故謂之永言聲依永永蔡傳說偏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歌有全調之五聲有逐字之五聲蔡傳少却全調之五聲故覺糊塗蓋詩有合以宮調歌者有合以商調歌者有合以角徵羽調歌者如以關雎調歌文王以無衣調歌采蘋必不類矣其逐字音節恐其過浩過下故以律和之如今之唱曲節以檀板笙簫之類所謂律和聲也

世得世兄言家君謂道心兼未發已發人心單指已發作何解曰如好色生於愛愛亦出於人性可云已發乎錫曰愛者情也愛之理乃性也謂之人心則心之動於耳目口鼻四肢者耳如何說得性若道心道字則性也黃伯玉曰情兼善而人心則危何也錫曰人心亦非惡名雖聖人不能盡去如好

色人心也聖人能發居室之事乎中乎節則復于道心矣故聖人不曰人心惟惡人心惟邪而曰惟危危者不能自保恐流于人欲之謂也七情亦可危者故是一項朱子曰原於性命之正自兼未發已發曰生於形氣之私自只是已發世得曰家君意正如此

道心微妙而難見妙猶渺也因爲氣稟物欲隔絕了故微而難見不可吟微字奵

有人心動而以道心正之者飢渴而不害心喜怒而

能觀其是也。有道心動而不以人心雜之者。行仁
而非要譽。明義而非計功。是也。自記
說尚書者。每苦惡講道心人心等句。自無稽之言勿
聽以下。便掠將過去。這見得經書一字不可掠過。
看得似沒要緊。必是自家心裏未曾曉得。執中中
字。朱子偏說在事一邊。看來須兼內外。心裏有箇
中。事上各有箇中。皆中也。無稽之言勿聽。事必師
古也。弗詢之謀勿庸。詢謀僉同也。凡事不可只憑
著自家意見獨斷將去。必稽諸古。驗於今。所以本

諸身矣。又必徵諸庶民。考諸三王。方是停當底道
理。以上言心法治法已盡。下面便言可愛者非君
乎。可畏者非民乎。何以可愛。非君。衆非元后何戴
也。何以可畏。非民。后非衆罔與守邦也。可願向來
說作可欲之謂善。看來可願即可愛也。四海困窮
二句。明可畏也。修其可愛而絕其可畏。是雙頂上
文說來。清植
問前日聽講惟口出好興戎。是因上文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話說很了。故著此句。意理未能明白。曰。譬
如我教你當加惠鄉里。勿欺侮人。這是正當道理。
你聽得自當感動。卽鄉人聽得。亦必共以爲是。倘
說你若不加惠鄉里。欺侮人。人必如何害你。雖是
口所出亦是當說。不但不成了氣勢。且長薄俗。
生了風。所以興戎也。困窮天祿終的話。只好說此一
句。故曰朕言不再。清植
益贊禹班師。何故言及當年歷山時事。聖人心情只
要自反自修。絕不攻有一毫是己非人之意。益覺
得此役雖伸天討。然罪人之意多。所以推說直到

滿招損處。而以歷山之事証之。清植
一日二日萬幾。不是說一二日間辦得一萬件事。謂
一心之中。有更萬念。其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
於此不謹。則差之毫釐。以千里矣。其根却是逸
欲。故先自無教逸欲有邦。因說到讚戒上來。清植
大禹治水。何乃及於田賦。所謂決九川距四海者。禹
自言。其實小入下其溝者皆是。在濬畎澮距川。
而未之及。然後所云厥土厥田者是也。此卑宮室而
盡力乎溝洫也。

水利以溝洫為主，水勢分則力微，自不能縱橫四出。如簾之禦風，將風力梳開，便不能衝颺也。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是古人著意處。夫子稱禹不曰盡力川瀆，乃曰盡力溝洫，更人眼明見周，一語已具治水之要。

尚書納五言，是五德之言，是五聲之言，曰作五德之言，不免牽强，還是五聲之言。以樂言之謂之五聲，以詩言之謂之五言。采列國之詩，是納五言，須而行之鄉黨閭巷，是出五言之貌。聞五言是有聲律之言否？曰：若說有聲律之言，必有無聲律之言。鄭漁仲說詩三百篇皆孔子被之管絃，聲調叶者方入選，竟是鄉村人說話。少時見一老樂工云，無有不可以為樂歌者，只是不能拘句法，若聽他臨便破句，皆可以叶管絃。此是著實話。

治水先使大水有所歸，後使小水有所入。江淮河漢之水歸於海，凡天下小水入於江淮河漢，而水治矣。通其下流，因導分為旁支，以殺其勢，曰疏。大要只是不與水爭地，但有是水，即與以行是水之地。至衆水所匯，地復窪下，不得不瀦之為湖，所謂九澤既陂是也。陂是隄堰，惟澤可用，瀦川之于川，所以大壞。禹濬畎澮，盡力乎溝洫，不知開阡陌去溝遂洫川之可以多得田，而寧棄之以蓄水，蓋以去水之害而收水之利也。潘季馴治水，近河兩岸曰隄，隄之外曰縷隄，縷隄之外曰遙隄，不知障之愈固，其怒之蓄也愈甚，及其漲溢潰決，一朝俱盡。惟多為溝洫，不為高以扞之，而為深以行之，逮其漲溢，多道宣洩，無以激之，其力遂軟，其勢遂衰，且入于溝洫，蓄其水可以備旱，取其泥可以糞田。若使河畔為溝，溝外有淺溝，又其外有遂溝，豈不勝于隄乎？孟子言禹治水極有次第，由躡地而注之海，所謂決九川也；不由江淮河漢而行，所謂濬畎澮也。若殷之遷都，乃一時之權，非萬世之經。賈讓三策，上二策只是一事，非別然為禹也。溝洫之制，唐虞雖或有之，必自禹始備，故孔子云盡力溝洫。孟子敘取民之制，亦始夏后氏，蓋禹因治水，因便疏通，水治而田制亦成，故舜美之曰地平天成，六

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後世又稱之曰神禹云禹入聖未優何也曰言不及堯舜渾渾淪淪不可窺測也禹之克勤克儉刻厲精鋭英光有露出來的然此乃是衍了語觀孔子以舜禹並稱又曰吾無間然恐亦未見其有軒輊也

洪水爲害時想洞庭多舟車俱斷朝貢亦艱難故治水成功悉列貢道然當時諸侯多被水環不能兼程故塗山之會萬國其後寖相吞噬至周僅千八百國矣

舊謂江源出四川後有言出臨洮者近年　至尊使人窮探河源乃知江源亦出崑崙

二典無獘夏殷書便有不純粹字面如用刑舜典實在正當至夏殷則有曰予則孥戮汝便容有誅及妻子之事惟文王一以堯舜爲法故曰罪人不孥若無孥者則不孥何消說

問蔡傳釋仲虺之語以苗粟喻桀莠秕喻湯不獨引譬失倫且按其上句文義先言我邦後言有夏此二句亦先言苗粟後言莠秕分明是以苗粟比我邦莠秕比有夏乃正是如此　清植

德主善而後實善協一而後定善以事言德與一以心言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主善爲師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協於克一也　自記

問盤庚上一篇所反覆者只是二端一曰傲一曰從康當時有位者安土重遷從康其本情也因此遂唱爲異說不將王憂民之心播告於衆致使衆人皆不樂于遷從與以阻撓浮言則入于傲矣故盤庚稱其政舊人之善曰不匿厥指王用丕欽不敢

傲也又曰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不敢從康也因言今日百姓之不肯從遷非予不恤小民而自荒其德惠也惟汝不宜揚吾憂民之意而不予惕以致此耳然我觀汝情事固瞭若觀火不過欲自逸而已我之遷乃出於不得已而亦謀之拙者然實非欲奪汝逸正欲作之逸也今德猶匿指逸即逸言之逸若網在綱喻下之從上對傲言也若農服田力穡喻勤則有功對從康言也看得如此不知是否因看得好　清植

甘盤商之嚴光乎爲帝師友而鴻飛冥冥者當如是
耳和放當日爾雅闕其可哉自記
周書如牧誓大誥多方立政無逸皆至文呂刑便覺
用氣魄有鋪張意
周公文字可以分別得出鴟鴞本章純用比何以倒
無逸多士立政諸篇可知是周公之作牧誓想是
武王命周公作的召誥自是召公作中間有學周
公文法處至旅獒則與卷阿之詩如出一手
問武王謂文王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如何將
此事都推在文王身上曰若論第一義天下之人
如此其多天獨命　人爲君見要他撫安天下之
人倘把天下攪亂自然不是天意孟子所言一些
不差易經亦云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但是武
王做得來有痕跡便是英氣孟子說得來有痕跡
亦是英氣若是文王一面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一
面又救百姓修吾方伯連率之職救得一分是一
分設使文王再享國幾十年天下歸之亦必不似
武王要人力推大處得妙所以孔子謂文王有君

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兩邊都做到孔子論此
事兩邊都論到
武成列爵分土一段得來斷非後世文人所及尤有
不可及者既陳于商郊成敗在須臾如何說俟天
休命聖人臨事更加敬戒聽天所命不敢自恃確
然如此觀大武之總干山立大雅所云上帝臨汝
無貳爾心則作武成者著此一筆地位已高絕矣
歸馬放牛牛馬皆出民間兵于華山之陽已將入周
境不用兵車故歸馬於民牛車載糧糗器具又前
至桃林已到故放牛於民
漢書五行志所云六十五字皆雜書本文須善看即
是洪範且或錯簡者以文害辭也自記
有令人疑者以其從文上稱文王故不稱年而
稱文王未革命前稱王追尊也王可追稱他獨
不可追變了或者箕子爲武王言武王仰稱箕子
自是一代人自己稱他稱王皆合此篇惟箕子能
自爲之如白鹿洞講義朱子恐記者失本意因再
子靜自錄即中庸哀公問政章亦恐是夫子自記

不然夫子與哀公酬答曾將携一門人在旁記錄
耶武王以十三年伐商所以是年訪箕子漢儒因
有九年大統未集又有父死不葬之說遂謂十三
年乃嗣文王之年歐陽公以爲豈有新君即位而
仍舊君年號之理既以爲文王之喪八年不葬
安得有葬所謂十三年者即武王之十三年歐說
爲允。

問皇極曰朱子說様子。字最妙太極是萬物的様
子皇極是萬民的様子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天是如此堯亦是如此自記

谷永云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其以大中釋皇極
則外根皇極之五事而言之則當矣自記

常疑卜筮不過一事緊要如何那様神奇其說看來
古人無事不用蓍龜出必卜御必卜葬必卜遷國
必卜疾病必卜祭日必卜蓋人刻刻與神相通天
人合一後世信邪事鬼而敬天聽命之事反當不
講此陰陽所以不和而災害所以時至。

漢書天文志云月爲風雨日爲寒溫寒溫即洪範庶
徵之寒燠也此條冬夏風雨四字正對庶徵爲說
諸家解者皆不如此志得洪範本意所云術法如
成湯尤揚以告爲解之類自記

數十年來驗得洪範上說庶徵一一不差有暘寒燠
風都起於此處但不同此處有不妨別處有此處
燠不妨別處寒若是日月則天下皆同焉可以爲
應在某人某事乎就是分野亦不確雖道二十八
宿只管中國九州外國便在二十八宿之外不成
惟起了地者各各不同就如這處生了聖賢帝王

這地方便有一道靈氣與他處無與也洪範妙在
到後來說日月星辰亦歸到雨暘寒燠風星有好
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
以風雨日月在天無方所同說到寒燠便有不同
之理如日行南陸天下皆寒此處却彼地上一種
昏濁之氣隔了便不寒行北陸天下皆煖此處却
彼地上一種暴戾之氣隔了便不煖月離於箕則
應風或此處便風彼處有風月離于畢則應雨或
此處無雨彼處有雨人在地上其氣自相感聖人

說話遠一步不可見的便不說如漢書中太乙之
初渾渾茫茫諸語他何從而見太乙之初乎
五曰惡六曰弱即自暴自棄兩樣氣質
古人卜龜偏板上以墨畫之墨不透入謂不食墨焦
者燒焦龜板彼此二者不待觀其詞而已知其不
吉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謂三龜之兆同吉也至
觀其繇辭而繇辭又吉故曰見書乃幷是吉也
周公居東或以爲避讒或以爲東征斯二者皆有之
朝廷之事託之太公召公既可無慮且明示天下

以無他又洛陽天下之中據形勢之勝以制頑叛
實爲兩得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昭子謂武王也武王化家
爲國紀綱法度燦然具備故曰刑然考武王之刑
乃所以終文王之德而已吾公自任以制禮作樂
之事也 清植
成王以秬鬯二卣饗周公蓋以祭神之禮尊之也酒
清人渴而不敢飲肴乾人飢而不敢食與其馨香
如所以敬鬼神者故古人以爲極尊而不敢當周

公以獻于文武之廟者以此爲有安之義焉有樂
之義焉親之也醉飽焉可也故古人辭饗而受燕
祭祀之禮初獻生次獻爛三獻熟尊親交致之道
也神尸醉飽獻饋交錯直以形類相接矣爛者沈
肉于湯也
即古於洛誥中註大不克共上下數句云我恐後嗣
子孫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
受命之難天所應輔唯在有誠其說比蔡傳好 自記
周公戒成王罔兼庶獄却又教他克詰戎兵說書者

全不照管古者兵刑一官所謂有司之牧夫者內
之司寇外之方伯連帥是也周公欲成王使有司
牧夫克詰戎兵耳 清植
問君陳嘉謀嘉猷一段豈不是成王教人歸美于己
麼曰此即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的反面是稱道他
下曰如此不是教戒他要如此當面能盡其言不
面從可知退後又不自居功說是我后之德其無
後言可知人臣若能如此豈不是純忠之人故曰
維良顯哉蔡註亦云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之善

而歎息以美之也原是

問顧命無敢昏逾昏以心言逾以事言下文自亂于威儀所謂動容貌整思慮自然生敬者是以禮制心之學即無敢昏之意無冒貢于非幾則所謂謹幾慎動者乃以義制事之學即無敢逾之意曰正是如此 清植

或疑張皇六師之語若不可以告嗣王此殊是書生之見師衆也不必皆兵寇苗獨狝都是必不可少的張皇不是張大意只是整飭之耳文王之大邦畏其力豈是全不料理武備

人即有罪用刑者只如其罪罪之使是間有惡其人報讐為翦草除根之計者不仁甚矣呂刑云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覺得蔡傳未穩其意謂在天罰不當極於而我極之則傷仁恕之心干陰陽之和焉得有令政乎亦未知何法本應如何斷只是這說理畧長此一

威上加一德字明上亦加一德字最妙威不本之於德便是作威明不本之於德便是作聰明

删孔安國尚書序朱子嫌其不古果不似漢人文字耶只不似西漢亦不似魏晉間文字西漢人於義理不甚曉暢透徹其筆勢紆繞見古處正多是他料拿處某卻不敢疑此序一代以來惟洙泗另是一體雪白文章條理分明安國家法如此焉知非其筆

榕村語錄卷之十三

詩

詩經道理不出齊家治國平天下。二南從齊家起，雅則治國平天下，頌則天地位萬物育，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然其理不外於修身齊家。大指如此。至從來說詩的藩籬，有說不通處，須與破除。不然都成拄礙。且如周南召南以為皆被后妃之化之詩。若漢有遊女，有女懷春之類，何以女人都被后妃之化淫泆貞潔，而男人被文王之化尚不免於淫蕩乎。黍離變為國風，而雅亡。難道西周畿內便無風謠，東周賢人君子憂時念亂，不許有雅不成。以頌盡為周公制作禮樂時作，將成康顯然名號，皆強為之辭，豈復可通。大約周南召南是分陝時有此篇名，後來仍其名而附以西周風詩之醇正者。小雅大雅亦如此。問是孔子附的，抑是舊編如此。曰恐舊編便是如此。只如此分剖義例，較寬些，便不致東牽西扯，動成礙礙。

大雅自蓩阿以上，文武成康之詩；民勞以下，厲宣幽之詩。衛武公想是厲王時人。小雅之賓筵，大雅之抑戚，恰好皆在厲王時。名時附者衛武公立於宣王時，卒於平王時，史中甚明。恐二詩或是追刺之作。且幽平之際，武公恐已不在了。不然王室之亂至此，全不見他動王。晉鄭焉依，衛翁遜於鄭漠然不相關。關尚可謂之睿聖耶。以理論之，恐古史年代多不可信矣。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宣王之詩。瞻卬、召旻明明是說幽王。世次一些不亂。小雅自鹿鳴至菁莪，文武成康之詩；六月以下，則宣王詩；節南山至鼓鍾，顯然為幽平之詩。乃自楚茨至車舝，復起頭似文武成康之詩。青蠅、賓筵、魚藻似厲王時詩，黍苗明是宣王詩，白華明是幽王詩。又照前世次另敘一編，是何緣故，前人都不於此致疑。看來豳風是周公營洛時作，所謂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自己要教民以養生之道，恐成王不知稼穡艱難，故作七月之詩。道王業之本，祖宗之事以告之。大子既存此詩，因將居東時詩附焉，而皆謂之豳風。周禮祈年於田祖，龡豳雅以樂

田畯祭蜡，歙豳頌以息老物。朱子疑大田良耜等爲豳雅豳頌，而未嘗言之詳。今觀小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頌載芟良耜絲衣，皆言豳事，所謂豳雅豳頌。其餘則皆東都之詩。如東山破斧之附七月也。如此則西京之詩自文武以及幽下東都之詩，亦自文武以及幽下，有條有理，各得其所矣。

鄭康成好以一二字傅會，至周禮言豳風豳雅豳頌處，字面都與雅頌合，却不將來作証，不特迎寒迎暑與豳風寒著之月合，雅中以御田祖，田畯至喜

恰與迎田祖樂田畯合，頌中如考之寧，胡考之休恰與息老物合。此數詩周公所作，竟令天下用之，所謂制禮作樂也。

詩中頗有証據的，自然爲某人某事，稍涉游移者，便當空之，愈空愈好。何用實以世系姓名爲哉。只是要見其大處。六經皆是言天人相通之理，然猶零碎錯見，惟詩全見此意。國風所言，不過男女飲食之故，雅雖賢人君子所作，所言亦不過此。即三頌中居歆奏假，洋洋同流，亦總不出此，其言情，情即

性也。聖人盡性，徹上徹下，見到至處。我輩此時飲一盃茶，點一盞燈，厮役之侍立，偶然之嚬笑，得其理，便是天道。其有間隔，原道見得精，其法其文其民其衣食云云，直至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饗。

後代作憂患詩，其歸多是何以解憂，惟有壯庶意思，便昏負去。詩則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又云：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又云：如臨于谷，如集于木，即女子善懷，

亦能說出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綠衣之什，歸于思古人，信是王澤未歇。

聖人删詩之意，當就論語中求之。如素以爲絢句，某意即在碩人之詩，而夫子去之。素自素，絢自絢。如人天資自天資，學問自學問，豈可說天資高便不用學問，不成了。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又如質而已矣，何以文爲，一般。繪事後素，亦言繪事必繼素後，乃禮後乎，亦言禮必繼忠信之後乎。皆言絢不可抹殺也。推此可以見删詩之意。

天地神人以至鳥獸草木總是一箇性情雎鳩之摯而有別麟之仁厚草木之榮落翻反皆天地之性萬古不變月落萬川處處皆圓圓散爲萬萬各有一圓原自無兩惟然故詩中比興用之

朱子易詩二經解大段是了亦有未細處如易中取象龍馬雞牛之類皆有精理朱子都略將過去詩之比興朱子亦看得無甚關係而興尤甚朱子舉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及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云此上下句如何勾連不過是隨便說出一句以興下文耳其實此二處皆有關合湘夫人一章本是託意於侍女僚友故言生蘭臭味頗自相同今乃托根於沅澧幽閒之間以興己之求遂不得與儕僚爲侶也所以接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枝以木爲根木以山爲根山若不生滋潤則木必枯木若不行滋潤則枝必枯所以接云心悅君兮君不知詩中興體未有無關合者也

詩傳叶韻已好尚不如顧寧人考據精確六經皆可通如外禦其侮烝也無戎朱傳云戎古皆作汝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戎汝也然於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戎亦讀汝顧氏則云戎有二音兵戎之戎仍當讀容是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來與贈韻不可叶某意能字古多作來音然才能相能之能仍不可讀來蓋亦有二音也此來字應是能字謂相能也因漢人傳經口授訛讀致與小雅無木不萎叶思我小怨萎與怨亦不可叶古音凡怨字皆讀作慰彼菀者柳菀即蔚也讀慰便與萎叶興字有求使二韻寄莫之懲讒言其興與蒸韻之興也載寢載興秩秩德音侵韻之興也

童子入塾讀詩經便當教以古韻韻之所叶段落多在其中兩句一連者自多四句一連者亦不少申伯番番章若兩句一連便全不叶惟番番叶嘽嘽翰與憲叶詞義皆順民之未戾章亦三句一連可與歌叶頌多不叶韻大雅近頌亦多不叶韻

韓昌黎到底文字結習深其云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又曰詩正而葩孔子說詩卻不如此看興觀

羣怨正墻面而立無以言何嘗說到此來
近看詩經覺得漢人只逐句解朱子則逐節解某今逐篇解又數篇通部會合解便看出許多層次聯絡照應來

問國風次第只二南風化之首邶鄘衛乃與二南反對者周以齊家而興衛以淫亂而亡凡衛即紂之汙俗所謂殷鑒不遠也王風衰弱亂由褒姒次於殷之故都鄭乃畿內之國王畿之風化可知王綱頹敗則霸國興故次以齊晉唐魏即晉也霸者再

衰則天下之勢歸於秦所以刪詩錄秦風刪書錄秦誓豳風之卒章傷天下之無王曹風之卒章傷天下之無霸豳風居末者見變之可復于正也問此果是夫子當日次第否曰如今所行者鄭康成本也以左傳季札觀樂篇觀之依稀似是

關雎之詩作太姒思賢自作只說爲長內政修治使夫子正位乎外一切賓祭皆無剡失豈是易事太姒有見於此故思所以助君子者未得至有寤寐反側之憂得之則有琴瑟鐘鼓之樂從來惟此爲哀不傷樂不淫外此未有不淫傷者螽斯麟趾之本也

問樛木篇所云樂只君子朱傳謂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竊意君子仍指文王說后妃能逮下如樛木之芘葛藟以致室家和理天下化成則文王膺受多福矣文王膺祉則后妃之福履可知於禮祝嘏止及主人而不及主婦亦以婦從夫故也若祝后妃而略文王反覺非體如此解君子二字不用分疏意味似尤深長曰此說亦好清植

朱子把興義都抹卻便多錯了詩意野有死麕篇之言懷春非是如俗下所謂思春周禮仲春會男女不是男會女女會男想是男女各爲會元鳥至祠高禖即此時也當春而出則曰懷春耳死麕照吉士白茅照有女首章是疑詞言死麕豈白茅所包恐有女豈爲吉士所誘乎二章乃洗刷有女之詞言死鹿原在雜木之中白茅固無恙也末章則申說其如玉而嘆其不可誘又如漢廣之詩全在喬木錯薪著意喬木高不可攀緊對游女不可休思

緊對不可求至下錯薪緊照上喬木言游女高木也皆可與等常雜亂之人一例看待故翹然雜薪則可得刈其楚刈其蔞矣何不可拏之有此類只好與之子喂馬喂駒耳言無能爲役也其立言縕有抑抑力好接淡之廣矣四句若但言欲秣其馬又秣其駒與下文不相粘合

今不以與游女之持身高峻詩傳中亦有此意至下錯薪猶說得似實事一般言食恭之子之甚故刈薪以飼其馬駒庶以求悅於之子看來不是因上

文以喬木起與故言喬木乃不可休耳若錯薪則可刈之矣錯薪當喬木提從借可飼之子之馬駒而已不但不可比之於并不得比之子之馬如累降之人只堪爲僕隸後世以龍泉爲奴正是此意清植

何彼襛矣一詩言帝女下嫁之事若是諸侯之女使應先大後妻如韓侯娶妻之類乃是借隨之常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者乃是敘其閥閱非正言嫁娶之比故不妨先母家而後夫家此詩先說王姬見得不同於諸侯況王姬之事不說下嫁而下嫁顯然矣下姬倒底是何世系下嫁倒底是何國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先平王於齊侯尊王也所以先若王姬也齊侯係封也何致娶於天王婚姻者人道之常不以勢地而隔絕故曰其釣維何其絲伊緡畢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乃曰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先子於孫從夫也春秋于天王嫁女先曰築王姬之館于外後曰王姬歸于齊義例即出于此

一發五豝自是計甑說好豝雖有五其發則一而已乃是解網之仁大易失前禽之意若說一發而中五豝無論無此事亦不見仁愛之心矣

邶鄘詩皆衛事而仍繫之邶鄘說者以爲詩本得之其地但就中有指爲衛詩者不去或是用邶調鄘調因以其調繫之如作辟邪之音大抵皆哀怨悽切而之志爲且辭彼伐之聲則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北鄙即邶子路衛人也好此故鼓之

谷風篇毋逝我梁四句，傳作戒新婦言毋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又自解說我躬且不見容，何暇卹我之後哉。亦說得去。但小弁卒章亦用此。若如此說，則與上文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不相連接矣。況梁與笱義皆無取。閱字尤難說。某意此蓋取譬於魚以戒後人。祇逝字發字皆指魚。逝即悠然而逝之逝，發即鱣鮪發發之發。若曰其夫乃無常之人，今雖安爾，將來恐汝亦逝于我梁而發于我笱也。前車宜鑒，我不是身親閱歷，暇為後人憂耶。如此說，即小弁亦可通貫。言我已被讒而逐，後人無蹈吾故轍也。末章如傳說亦好。某謂不如總作御窮說。窮冬之時，我蓄旨以御之。至家道好時，便宴新昏而厭棄我，是以我御窮也。汝今者驕盈恣肆之狀，盡我勞苦所詒也。不念昔者我初來汝家之時，是何如景況耶。如此說與前兩章都有關照。

問式微篇首章曰故，曰中露，次章曰躬，曰泥中，益失。因之初必有奔走往救之事，所謂控于大邦也。及乎救斷望絕，則與其君和守坐困而已。始不辭勞，終無貳志，可不謂忠乎。曰看得好。清植

問采唐諸詩似可不存。曰我帶述詩便持此見聖人所見者大。存此見衛之所以亡。二南之化以刑于寡妻而興，衛之末流以于之不淑而亡。所謂可以觀也。

黍離之詩，若說宗廟宮室盡為禾黍，何以黍總是離離，稷則由苗而穗而實，難道黍就不苗不穗不實乎。此是周既東遷，秦遂西戎，遂盡有西周之地，故詩人過而憂之。黍五穀之長，喻周也。稷五穀之亞，喻秦也。彼黍離披不支，稷則有根苗矣。始遇之而中心搖搖也。秦漸强而大周之不競如故也。故黍猶離離，稷則不止於苗而穗，不止於穗而實矣。故遇之而心憂不特如醉而且如噎也。大凡詩首句不變而次句不同者，如有兔爰爰之類，皆有義，亦不是換韻而已。

東萊以為詩無邪，焉得有淫風。朱子以放鄭聲詰之。呂云鄭聲淫，非鄭詩淫也。朱子曰未有詩淫而聲不淫者。本末源流已一句說盡，但却亦要知詩自

詩聲自聲，不然虞書何爲說詩言志，又說聲依永。夫子何爲說興於詩，又說成於樂。不淫詩亦可以淫聲歌之，淫詩亦可以不淫聲歌之。如旦曲以淨唱，淨曲以旦唱，只是不合情事耳。何以放鄭聲不放鄭詩？詩只記其醜行惡狀，采風者存之以戒，見得淫風，便予說了。若播之於樂，使人感動此心，卻是何爲？如齊宣陳恆等，尋常說話時，何妨舉爲滅倫亂賊之戒。若使之管絃奏寫他如何與亂，是甚意思？聖人之權衡精矣。

詩傳不從注疏之處，詩中亦極多是，但其有情理者應存。如雞鳴，舊說以好，謂極昏亂之時，而有心中明亮之人，如風雨之候，早晚皆不可知，而雞卻至其時而鳴不已也。蒹葭篇，舊注以蒹葭勁利喻秦俗強悍，蒹葭而采以霜露則可用，喻秦俗當澤以周禮，伊人即能澤以周禮者，其說雖似太迂，然倒轉來，以蒹葭喻秉禮之君子，以霜比秦人之威刑，卻極貼合。恐當時學究相傳，未必全是臆說。賢者不移於風氣，如蒹葭至秋，何嘗然蒼茂，而秦之悍暴，如霜威摧殘之，此非有獨立不懼、威武不屈之節者不能。此人自在山巔水涯之間，所以上下求之而不能舍。大凡詩起興者，與中間帶比意。取譬于霜，極象秦之嚴急；取譬于風雨，極象鄭之淫昏。

出其東門，舊說亦以爲淫奔，使朱子改正過來。鄭俗雖然不好，既有雞鳴戒旦之作，不許有出其東門之人耶？惜乎朱子改之未盡，如風雨、子衿，何可不以淫解之。

或疑唐蟋蟀信是勤儉，若山有樞殊不類耳。此正見其儉處。衣裳自宜曳婁，車馬自宜馳驅，惟不肯曳婁馳驅，故徹底打算到生死之大故，而後決計，其吝嗇之意亦外可掬。

鳲鳩四章，依舊說不過是每章換韻耳，第二章尤說不去，難道淑人君子之常度，只在帶絲弁騏乎？此詩須合前後篇觀之，候人之詩，譏德不稱官，賢人在下，故曰不稱其服。曰季女斯飢，下篇冽泉亦是此意。推此便得此詩之解。鳲鳩飼子，朝從上下，暮

從下上均平如一。君子之儀亦然，故出其儀之一，知其心之如結也。下三章都承此章說，言君子不是以一例看待爲均平。如此，則賢否不辨，反不均乎。笑鳴鳩在桑，其子只在梅棘人也，故人君子則於賢者其予之也伊絲矣，及蘇則予之也伊騏矣，大夫之服也。鳲鳩仍在桑，而其子則有在棘者矣。棘，惡木也。君子於不良者，而法度不肯苟試，法度不肯苟試，則是以自困矣。鳲鳩仍在桑，而其子乃有在榛者矣。榛比棘差好，比梅則不及乎等之人也，可以善，可以惡。君子則善其儀法以正之，能正是國人，胡不萬年，以保其家邦乎。觀

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可知爲惡木矣。墓門有梅，惜其有鴞萃止，可知爲佳木矣。凡此何不換次，何逐章換者，皆有義理，得其理字眼皆含意思，甚足。

下泉亦說得未當，易云：井冽寒泉食，冽，潔也，功足以及物，有何不好？詩意倒是說根蕭蓍皆賤草，而受冽泉之潤，亦不稱其服之意。一章俱念周京之盛時，其盛時云何？卻本章也。凡凡黍苗非根蕭類也，則有陰雨以膏之。四國已被王澤矣，又有郇伯以勞之，此周京之所以念也。黍苗與根蕭對，陰雨與下泉對，詞意頓然。又從周以喻于地之下泉，王澤取喻于天之膏雨，都妙。

下泉之詩，以根蕭爲下泉所浸，猶言寡小困受困於物理亦不然。泉以潤物爲功，豈陰雨足以膏物，而泉水反不害物之理？蓋以下泉不浸而泉水浸根蕭，比於周之膏黍苗所以可思也。根蕭害黍苗，蕭艾離騷以喻小人，若亦蓬蒿也，皆惠及小人之謂。若浸黍苗則佳矣，便得尚不潤黍苗，何作之有？反照便見。

七月一篇，凡陽月皆稱日，陰月皆稱月。惟四月秀葽一章，本爲推寒候所自始，故獨稱月，見四月雖純陽，而一陰已萌也。與易經中陽卦稱日，陰卦稱月一般，文王家學是一線下來的。

豳七月篇兼用夏周正，從夏正者，以追敘舊俗，而豳公夏人也；從周正者，是詩作於周公也。曰：或是如此。

大小雅若說是以體製分別看來殊不能分如桑柔召旻若入小雅忠亦無別或小雅乃列國君卿大夫士君子所作大雅則王朝卿士之作衛武公一人之詩其入小雅者或在國時所作入大雅者則爲周卿士時作

四牡父母也皇皇者華君臣也常棣兄弟也伐木朋友也杕杜夫婦也小雅分明以五倫排起

關雎鹿鳴文王皆首篇都是說文王所謂四始也今看鹿鳴直似文王自作之詩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視

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非文王不能爲此語

儐爾籩豆兩句朱意不欲依朱傳說言不必肆筵設席但有籩豆可列便當飲酒爲樂與兄弟共之兄弟之不和者爾飲饌耳又言必得妻子同心兄弟乃得和好無疑也弟不相耽樂厚于閨之耳朋友相與何不快絕何况天性當反疏薄必有其由今欲宜爾室家在乎樂爾妻孥試自究之圖之亶不誠然乎哉即刑于寡妻及爾書我其試哉之意如朱傳說是究是圖二句殊無力

和樂且孺只孺字湛字俱下得極妙兄弟在孩孺時未有不相善者只是起居飲食同在一處故彌親厚今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不惟和樂且如孩孺時之相親矣兄弟所以不和者妻子間之也妻子好合非强合也必也與吾同調如琴瑟之相和吾所敬者彼亦敬之吾所愛者彼亦愛之則兄弟既翕不惟和樂且樂之終身不厭矣如有癖好不能自解一般

詩即極淡處都有意思條理不可忽略看過如南山

有臺首章說爲邦家之基次章說爲邦家之光至三章民之父母便承基字說惟爲民之父母故爲邦家之基也德音不已便承光字說惟德音不已故爲邦家之光也四章末句把章首向前而曰德音是茂不止于不已也曰保艾爾後所謂保我子孫黎民不止于民之父母也章法結構都有血脈矣又如蓼蕭首章是說初見時燕語歡洽以其譽處好也二章爲龍爲光如今時召客云寵臨光降也何以有譽處以其德不爽壽考不忘也三章

則燕飲而見其豈弟矣所謂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者於何驗之以其宜於兄弟友邦而知其令德壽豈也末章則賜以車馬也而露之言兮湑瀼瀼泥泥濃濃皆由淺而深　總不亂

古人說恩皆未有不歸之德者湛湛露斯言澤之渥也厭厭夜飲匪陽不晞言時之久也然緊皆不醉無歸次章有彼豐草露之所聚也在宗載考飲之所集也　在彼杞棘杞美而棘惡言湛湛之露無不被之義由顯允君子無不令之德見宴於

宗室者實重其德也桐椅但其有實所以有離離之形君子有豈弟之德所以無不令之儀見不醉無歸者非沈湎而失度也詞義都妙

有人問古來田獵詩以何爲第一　某答之以車攻問者笑云又來說道學了某云叙田獵就不鋪張熱鬧卻至結末收歸正論又顯然發露意味便短在工部觀打魚詩亦只如此此詩乃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宛然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之意則相隨衆人皆有網開三面之仁至云之子于征有聞無聲說得通篇開遠而聲近聞次第而聲囂張聞小而聲大聞安和而聲疾急卻不說出仁愛物類終由肅靜字面而意味深厚玩味不盡凡物力之備射御之精法度之整齊人心之歸向一以虛公有學問之意無不曲曲傳出其實有聞無聲豈惟田獵萬事皆要如此一有聲便僨事

問正月卒章詩所云佌佌蔌蔌者小人也方安其居而食其祿獨此下民天乃夭死而椓喪之富者猶可僅存惸獨則可哀甚矣似無祿之民其中猶有富者恐富人即指上文有屋有穀之小人惸獨乃天夭是椓者耳曰如此說好　清植

問匪舌是出維躬是瘁朱傳解云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以下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倒看恐匪舌是出句只是我足不能言意猶巧言如流句只是我足能言意曰是如此　清植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又字妙　夫欲他再來便不可得若是修德便源源而來觀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中錫無羈等可見。

奕奕寢廟一章。從來說未明白。說寢廟大猷下。忽然說他人有心。躍躍毚兎。總粘不上。此章是承上章屢盟來。推原由于君子之心。不免於曖昧也。以曖昧之心。御機變之巧。斷不能已亂。而讒彼此懷疑。屢盟何益。試看奕奕寢廟。君子之所作也。何等光明正大。秩秩大猷。聖人之所定也。何等顯易明白。你看君子聖人如此。似疎濶不能覺察人情世態之變幻。究之他人有心。皆能忖度得之。任如狡兎之跳躍不常。而遇犬未有不獲之者。以險阻皆能知險阻。惟易簡可以知險阻。故易曰恒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春秋年年盟。年年亂。正坐此耳。凡人遇讒。惟心裏對之以光明。處事只順著正理。憑他如何來。我意中似沒有一般。使一點不足以礙其靈臺。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蜂來到肌膚上。切莫動他。一動他便一螫。非他要螫你。怕你害他。故螫也。虎不咬嬰兒。不是慈愛嬰兒。知嬰兒不害他耳。佛家亦窺見此意。一人屢無禮於釋迦。釋迦只不應。久之其人感悟。求釋迦說法。釋迦云。設若人加禮于我。而我不應。無禮在人乎。在我乎。其人曰。自然在我。釋迦曰。設若人無禮于我。而我不應。無禮在我乎。抑在人乎。其人曰。自然在人。佛因告之以當風揚塵。適以自蔽。持梃擊空。適以自困。最妙。空處打他不著。徒自困之而已。彼自然歇了。胸中若有一絲芥蔕。便是機心不盡。列子海鷗之說亦然。某十四五歲陷賊中。見有善拳棒者。人與相持。應手便倒。問其故。對曰。非我能跌彼。彼自爲跌耳。彼方儘力向前。我只躲過。輕輕一推。他自站腳不牢矣。這還是第二等。推之捜之。仍是應之以機。惟教他打不著。他自之了。爲第一義。所以讒言來時。疑他不好。信他又不好。疑他便是荓蜂自求辛螫。信他便是肇允彼桃蟲。拚飛惟鳥。只胸中消化如太虛一般方好。

婁我如注疏說太粗淺。朱子尚若矣。猶似有未至者。我非以比己美材。罵父母也。言父母本是我。而我不肖。不能爲我也。蔫爲而已。然則父母亦枉生我耳。

[illegible]乃[illegible]之罪猶子之不[illegible]貽父母之
人非鰥寡之民乃寡德之民也使父母而
[illegible]何可名其難命今則怙恃俱無惟有銜恤靡至
而已父兮生我[illegible]母兮[illegible]之恩[illegible]有出生物
之方今則[illegible]凌其但見[illegible]而草木[illegible]父
母既遠而我[illegible]復何[illegible]其門[illegible]或通篇俱作
人子自責解似覺深厚些。
問大東二章所云佻佻公子朱傳謂指諸侯之貴臣
亦奔走往來不勝其勞玩佻佻二字乃是輕薄[illegible]

意之狀恐此章小東大東因何是[illegible]東人佻佻公
子三句乃指西人安逸不均如此故[illegible]使我心疚
[illegible]只是如此[illegible]
詩經何嘗[illegible]又爰如上下搭連不是[illegible]何
[illegible]可為定何[illegible]楚茨[illegible]以[illegible]為俎孔碩作
一連或燔或炙君婦莫莫作。連為豆孔庶為賓
為客作。連下六句作兩[illegible]都[illegible]了燔炙與君婦
共不上[illegible]與賓客尤[illegible]楚[illegible]踖踖是頭為俎
孔碩或燔或炙是一連俎所以載牲體其中有輕

用火燔者有重用火炙者若婦莫莫為豆孔庶是
一連豆乃菹醢之屬是君婦辦的為賓為客獻酬
交錯禮儀卒度是一連笑語卒獲神保是格是一
連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是一連笑語[illegible]祀中思其
笑語之笑語所謂愾然如聞其聲者指祖宗不指
賓客祭祀時賓客如何笑語惟祖宗具備賓客亦
曲故祖考歆享而得其笑語也又如天命將臨下
民有嚴既不僭亦不濫都說天命是一連不敢逆
逆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是一連遑字原不叶韻執

爨踖踖章福宇若作今韻讀竟是一句一韻但古
福音偪還是以下句為韻。
公劉去禹之時未遠又恰是后稷曾孫故許以信彼
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以此證楚茨
以下四詩為豳雅尤明若是作於周世而却推遡
禹功未免太闊。[illegible]
賓筵毛序以為刺幽王朱子從韓詩以為悔過其謂
此詩或係悔過至下魚藻明是諷王若是諸侯美
天子身在鎬矣而曰王在在鎬何也似是武公居

其因而念王言飲酒亦不妨只要得宜樂樂豈耳
人武樂章疑不止於武和賚酌大明之詩曰殷商之
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惟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
爾心恰似總干山立之[illegible]發揚蹈
厲太公之志也會朝清明[illegible]商矣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朱子不用前人說而以為興體
所取義若以象求之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
下文王作于上人才興于下亦有意思凡象之所
在道理即在其中倘父之屬卷阿之鳳都不可易

思齊之詩條理尤極精細先言生有聖母又言助有
賢妃復言文王之[illegible]用公[illegible]者一般[illegible]文遂言文王
非徒[illegible]世德也能惠于宗公神罔怨恫非徒資內
助也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惟刑于
寡妻以至兄弟故在[illegible]見其[illegible]
公而無怨恫故在廟[illegible]其[illegible]然其[illegible]
[illegible]不顯之處常若有臨之者[illegible]在廟[illegible]
無有厭射之事常若有所守[illegible]其純而不已如是
上有昏暴之君下有昆夷之難文王之德[illegible]

無所損聯無所前聞者亦合于法雖不由諫諍者
亦入于善于節如戒慎恐懼之中此節如發皆中
節之和文王如意作人所以成人小子有德有造
都由純德無斁始能譽髦斯士也
失了道理纔說到聖人敬畏修德處常生精采與命
都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予懷明德
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都
說得深微但有[illegible]說須與下文帖合方好不然頭
腦太大此詩下文是伐密伐崇未應推說到此看

來只是說文王為人不與人輕離易合亦不歆羨
他人所有所以當紂昏虐之時人皆淪胥及溺而
文王獨先登岸登岸既免于溺又可援手以救人
溺所以密人侵阮徂共文王不得不救之若以為
道岸反覺不甚親切至崇人抑與文王有譖害之
仇故言文王不加人以聲色不長夏以兵革長於
中夏作方伯也如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意不識
不知一無私意德大而數天討所及文王不能不
順之耳非報仇也都與下文一串說來方合

孟子之說靈臺乃斷章取義爲惠王言耳非詩本旨也文王之什止此故將敬天造士最大兩事作末篇靈臺所以望雲物之氣候察歲時之災祥與欽若授時之義同下二章止言學作樂之事古者典樂教胄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辟廱與作樂只是一事文王最重是造就人才故係之詩終以說附先後禦侮奔奏棫樸云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旱麓云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思齊亦以譽髦斯士終焉至有聲美武王猶以無思不服屬之鎬京辟廱此

義在四書五經中最大聖人率不作第二義

下武即上文也言人見武王以兵滅紂而有天下以爲武功大矣不知下武者實義周也下字甚奇

雅頌一字都有緣故有聲篇文王四章先稱文王者著祖考之有成實則皆依而追稱者耳故終曰王后武王四章先稱皇王者著其爲天子非追王之比至乃言此之爲武王以別于成康諸王

篤公劉說處處不是居室廬旅亦不是廬其實旅因初到豳且於此處住下且於此爲廬作客館且於此商量行事下方說于京期依可見其軍三單者諸侯名爲三軍其實三鄉三遂則六軍也天子名爲六軍其實六鄉六遂則十二軍也謂之單者人少止有三耳度其夕陽亦不是泛由西之田以廣之豳西多高山夕陽少人苦寒故度其有夕陽之處斯人不苦寒豳居遂于是而大也此處若說人家多益山西而廣之則俟下止旅廼密芮鞫之即地位矣人若遷國便可依此詩營理即移宅亦宜彷彿行之如此讀詩果然使于四方自然能專對

授之以政自然能達

价人維藩一節注疏決不可從朱子以价人爲大德之人大師爲大衆是已大邦大宗不難解難在懷德維寧一句積在中間下又云宗子維城何不敘宗子於大宗之後更恐在獨將城字提出而結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朱子依文解去殊覺參差無倫次其實只宗子維城一句說得合則自懷德維寧以下一氣順接而於价人維藩四句亦呼吸聯屬矣宗子不該說作各宗之宗子宗子繼宗即

天子也故以城歸之藩垣屏翰皆為城而設价人大師大邦大宗皆所以衛宗子也下字俱承价人所謂元勳碩輔為國威重如一倚藩籬然師師殷之未喪師之師國所與立懷民是賴如城之有牆然城之所以立也大邦諸侯如柱之以為障蔽者也曰維屏大宗強族如垣牆之衛於外者之以為引翼者故曰維翰此四者必懷之以德方可恃之以安若宗子如城然無德則雖有藩垣屏翰而衆叛親離其城且壞而宗子亦孤立矣故曰無使自壞其輔致城之壞以致於獨也獨斯可畏矣德即宗子之德懷即懷諸侯之懷文從字順天造地設應如此。

朋友以譖不胥以穀者照常說下文人亦有言似不以譖為譖人者以為特人受其害耳不知朋友相譖不特被譖者受害連譖人者亦不得善故人亦有言退者固窮即進者亦窮言必至於俱困也你今日只顧譖人豈知將來連自己亦動彈不得乎此須身經之方見此詩有味民之貪亂寧為荼毒不是說他荼毒人言到得民不堪命寧不知亂者必死但忍不過只得拚死去做自非萬不獲已民豈肯輕自犯上作亂以取荼毒乎

註疏多不可從然間有好處天生烝民四句朱子說有耳目便有聰明之則有父子便有慈孝之則是乃民所秉之常性也然不如此天德為本說貫好懿德以物為則則為情故人生烝民其中實在有箇則物如為物不二之物所謂性立天下之有也惟其有此所以感應於外者都有箇則他竟於物指出仁義禮智之名於則指出喜怒哀樂之名惟有物故為民之秉彝惟有則故未有好而不在此懿德者朱加從康成說朱子說下四句用況字恃康成如說天亦好德所以說周而生山甫亦覺得更加有味矣節說山甫之德美二節說山甫之職掌出納王命二句承出納王命邦國若否二句承式是百辟既明且哲四句承王躬是保自己不能保身焉能保王躬明哲保身非如世俗所謂趨利避害也孝經言守富守貴保祿位都說與

道德學問是一事何況保身耶末亦剛叶節發明邦
國若否二句德輶如毛節發明保身事若四句言
我亦儀圖之而莫能舉惟仲山甫舉之山甫能
舉德故能補王之闕也下二節說祖道而承賦政
于外二句每懷靡及說得妙寧其早歸又照應職
事無人說他承懷又見山甫身雖在外乃心罔不
在王室臨結王躬是保意極妙結搆
常武二章就緒朱傳說是三農某初以農工商說亦
不是凡經中常用字都要畫一朱傳解釋三有事

司是三卿於三事大夫又云三公論道都該歸之
司空司徒司馬方是國家舉事必須人役是司徒
所掌必有政令是司馬所掌用度自須皆出於上
也是司空所掌總歸不得此　須有收督立政周
官諸篇可見當時出兵只令日不須再留不須再
處凡國家之事職在司徒司馬司空者已俱就緒
何須再留處而不行耶冢宰補養若德統百官宗
伯掌禮樂此時用不着故只舉三事
常武一詩說盡兵法之妙當時徐方罪浮於楚自穆
王時肖先僭號當中以其控制江淮逼迫青兗所
以誅之者不可草草先命樊侯築城於齊防其北
突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及江漢剪其羽翼然
後自將以伐之戎陣齊整之時人且含其畏服
而其如雷如霆妙甚其只是教人畏何必將惡人盡
殺打殺其疾也如飛翰其衆也如江漢其不可動
也如山其不可禦也如川其不可絕也緜緜然其
不可亂也翼翼然令人不可知又令人不可勝于
古行兵有加于此者否所以五經果讀得精細世

間事未有不備者經都是教人學做事的樣子沒
有空語
思文以上皆大祭祀之詩后稷配天更是大典故在
後臣工噫嘻皆祀先農之詩又鼓初立學宮祭辟
雍之詩振鷺有瞽潛諸篇皆小祭祀之詩故彙
在一處雝載見有客皆助祭之詩亦彙在一處大武
乃舞之樂故居末篇也　絲衣不亂大雅中因陳戒
而及先公先王者亦爲受釐所歌當即歌於雝入
之將生民是言后稷亦特居後下燕父兄宥尸贈

答之詩都彙在一處公劉不在七廟之內又非配天之祖而其功實大故又存在後泂酌卷阿召公陳戒之詩中未說及先公先王不嵌于受釐之時故又在後其篇次亦一毫不亂

烈文之詩朱子以爲賦助祭諸侯之樂歌以此之辟公與錫之辟公例看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先公亦稱公烈文二字豈諸侯所敢當而錫兹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亦非對諸侯之辭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諸侯尤不敢當也此爲合祭先公先王之樂章太王文武以及成康各有祭之之詩祫尤大祭豈得無詩

烈文爲祫祭之詩者第二章止明先公有邪而已毛太王王季文王而其功始崇武王念之因而易侯爲王故曰纘序其皇之先公尊於先王故從辟公敍起功德在人前王爲盛故結之曰前王不忘於立言之體亦極稱 清植

天作高山乃文王祔廟之詩昊天有成命亦是成王祔廟執競是康王祔廟之詩否曰然只武王祔廟無詩想是易侯而王禮文與他廟異耳

詩之語氣不可不體會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右是上尊之也其字是不敢必之辭惟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則伊嘏文王既右饗之矣用一既字便有尊天親祖之意文王饗則天亦饗之矣然不敢恃也故下復言畏天之威見得文王亦畏天也文王之詩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惟取法于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此處只言畏天之威因彼是歌文王之德此乃配上帝之樂其意理及口氣都妙時邁亦然言天其子我乎哉亦不敢必也既而曰想是天實右序我周爲諸侯之長矣但言薄言震之而莫不震疊祭百神而百神享之信乎王之爲天下君也今之序諸侯偃武修文信王之可保天命也語氣道理俱是

執競篇朱子以爲祀武王之詩成康皆不說是成王康王朱子只爲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是已但不及文王何也此是於祔康王之主於廟告於考故及成王祔于祖故及武王孫祔於祖有告祔之禮

成王入廟則告文王矣。

振鷺。非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古者學宮都在西。故曰西雝。謂之雝。自是辟雝。此是初立學宮祭樂祖瞽宗之樂。言我客。來學之士也。其容脩潔有類於鷺。若以爲二王之後。取象亦不類。在彼無惡。指客也。在此無斁。指君也。所謂古之人無斁也。以永終譽。所謂譽髦斯士也。韓文公做學宮詩。便用振鷺。亦一証也。

樂有四節。有昔一詩不過幾句。而四節皆備。有升

歌之入也。諸樂器及簫管。從入之具也。肅雝和鳴。先祖是聽。謂歌之聲也。到得永觀厥成。則合樂時矣。何也。舞亦入故曰觀。緊與上聽字相應。成即六成九成之成。樂之終也。經文周密如此。

今人多以朱子不用詩序爲疑。據其有來正恨倘有不盡翻案處耳。如文王。既勤止。何以見得是大封功臣。論來却是大賚四海。而共明其伐商之意。只涵泳白文。求其語意通順。道理正當。不拘舊說。方好。文王既勤止二句。即尙書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之意。言文王創造艱難。已有成規。予自當有以成其志。我之爲此。恐人以爲不避。我周徧思量。不得不出於此。我之往也。惟求天下之安定耳。所以說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此文王之志也。時周之命。言天命在周。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於繹思。嘆息而謂臣下。宜共繹思之。然乎不然乎。即所謂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大槩是初得天下。大賚四海。而白其意如此。一

牽作大封功臣。便覺語不順。

賚與般。其名不可忽畧。賚自是大賚之詩。般即遊般之般。武王因般遊至洛邑。見其道里爲天下之中。欲都之。陟其高山。隋山喬嶽。所謂南望三塗。北望嶽鄙也。允猶翕河。所謂傾瞻有河也。裒時之對。正是四方來朝。道里均也。自時至般。可以定爲東都祭文武廟之詩。確不可易。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東都但有文武二廟可知。

邪字古多作餘解。史記漢書尙如此。思無邪恐是言

思之周盡而無餘也觀上無疆無期無斁都是說思之深的意思邪之北風亦作餘解古人曆法拙閏月必定在十二月故曰閏者歲之餘虛者朔虛也言冬月將盡而歲餘亦將終比北風雨雪又急矣但思無邪從來都說是邪正之邪故詩所亦姑依之不欲破盡舊解其實他經說道理學問至世事人情容有搜求未盡者惟詩窮盡事物曲折情僞變幻無有遺餘故曰思無邪也

春秋因有三傳故抵捂處得失互見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毛氏孤行則無以見諸家之異同而以序爲經矣自記

榕村語錄卷之十四

三禮

問周家制度是周公手定孔子却說文王之文何也

只想是文王已有成模所以說倬彼雲漢爲章於天丕顯哉文王謨周公守其家學而修之耳故孔子接文王周公算作見知與

周禮一書幸而有存必有發用之時漢武帝直謂是戰國黷亂不經之書其後尊信周禮數人皆敗事所以人益不信北魏文帝周武帝唐太宗思彷彿行之如均田府兵之類皆有其意文中子之子福時記唐太宗欲行周禮魏鄭公曰非君不能行顧臣無素業耳此未必確縱不精熟如另把來何至全無頭緒欲治天下斷非此書不可

大學大應讀爲太小學小應讀爲少周禮小宗伯小司馬之類人皆知讀爲少却不知讀大宗伯大司馬等爲太冢宰一稱太宰以冢卽太也甚且有稱爲大冢宰者益可笑

周禮在切效天如妃嬪世婦御妻公卿大夫元士皆

丹三九在野法地。如井牧邱甸皆用八四至國中冢人如比閭州黨軍伍師旅皆用伍。

胡五峯以周禮是劉歆僞作說太宰豈有管米鹽醯醬之事之理。不知男女飲食自外言之即治國平天下之要。自內言之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要。日用間更有何事。

天者君也。官猶司也。冢宰所司者君之事。故曰天官宰者調和膳羞之名。冢大也。君德者萬化之本。而飲食盡道者又君德之本也。冢宰掌王飲食男女

之事。使皆有節度。此體信之道。其爲宰也大矣。君正面推以均四海。不過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而萬物自育。天地自位。是調和膳羞。其事至小而實大。其義至近而實遠。以此名官。非偶也。深哉。知孔子無間於禹之心。即得周公立冢宰之意。光坡

某意衮能衮冕鷩冕毳冕亦當如今補子之類。未必全衣繡之。又絺冕或即繡爲之。大裘即黑羔裘也。止可冬至祭天時着。若五月大祀。如何着此。鄭康成云。絺冕著祀社稷註疏以絺即虞書絺繡之絺。言繡粉米於衣也。未知是否。

地者民也。司徒所司者民之事。故曰地官。徒衆也。即民也。司徒掌又民之食。擾民之性。所謂盡制度品節之詳。極栽成輔相之道也。光坡

至德以爲道本。道所據也。是存心以爲致知之本。敏德以爲行本。敏即敦敏勸敏之敏。在知上說。是格致以爲誠正修齊之本。孝德以知逆惡。是修己以爲治人之本。逆惡注謂指在己者。非是蓋知人之

逆惡。一家以及國與天下也。知仁聖義中和。中未發之性也。和中節之情也。四德皆在其中矣。故後言中和不復細舉仁義等項。小學先言德行而後及藝者。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所謂文不過是習其器數耳。大學先藝而後德行者。如博文約禮文行忠信。所謂藝則窮理格物之事也。

土圭之法一段。鄭注恐理之不可通。夏至日道入赤道北二十四度。北距嵩高孤背九度餘。夏至日道下直衡岳。得無影。從嵩高至衡岳。夏至日道圓下

之弧背，以弧矢術求弦，得衡岳距地中弦徑約九度餘。從陽城至衡岳，地平鳥道，相去約二千五百里。大止二千五百里而一則尺五寸，一則無影，是百六十餘里，景已差一寸矣。則鄭注所云千里而差一寸，恐不然也。又鄭注謂景短者中表之南千里景短一寸，景長者中表之北千里景長一寸。如此則日下無景當在極南萬五千里之外，而衡岳之遠陽城不能萬五千里明明矣。又言景夕者東表日昳，中表景乃中，景朝者西表日未中而中表

景已中。如此則極東之地，日出方及三五尋丈，日景已中；極西之地，日入未及三五尋丈，日景方中。若果地體方平，四際齊天，則信如所云矣。不然，如鷄子裹黃之喻，地在天中，不過成形之大耳，彈丸浮寄，四際與天至遠，耳其距天之處若一也，則去日安能有遠近之殊乎？論日之出也，極東先見，及其入也，極西後晏，然雖其處各有晚午，皆難安知日東者不以吾爲景朝乎，日西者不以吾爲景夕乎。且北尺有五寸，東西直此一帶中，日景皆如是也，何以定其爲東西之中乎？吾謂日南則景短多暑，謂從此中表而南之地，則當景短之時，酷暑不堪，若今廣州夏時炎赫倍於他州，蓋景短即夏至，非短於尺有五寸之謂也。日北則景長多寒者，謂從此中表而北之地，則當景長之時，隆寒不堪，若今塞外冬時凜栗亦倍，蓋景長即冬至，非長於尺有五寸之謂也。日東則景夕多風者，謂從中表而東之地，則景夕之時多風，蓋東地多水，多水則多風，若吾州午後即海風揚也，風起於夕，故以景夕

言之。日西則景朝多陰者，謂從此中表而西之地，則景朝之時多陰，蓋西地多山，多山則雲氣盛，若柳子厚所謂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是也。陰霾於朝，故以景朝言之。如此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天地之所合者，地中與天中氣合也。合則四時交而無多暑多寒之患，合則風雨會而無多風，合則陰陽和而無多陰，何以定之？以驗寒暑陰風於五土，而知惟此爲不偏也。然特就中國九州而疑其四方之中耳。若論大地之中，當在南戴

赤道下之風則未知其何如也。然則沖和所會，無亢旱昆蟲之災，無內饑妖孽之疾，兆民之衆含生之類，莫不卑安，是乃王者之都也。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非謂必日景尺有五寸乃爲地中，是言地中之處其景尺有五寸，蓋用以爲標識也。光坡

鄭康成謂立八尺之表於洛陽陽城，影一尺五寸，每千里差一寸，陽城之北以漸而長，南以漸而短，短至廣州一萬五千里，則表影全無矣。今考洛陽出

北極二十三度有奇，廣州出極三十五度，以成數要之，只差十一度，以今所製營造尺量之，每二百里差一度，止得二千二百五十里，即以古尺二百五十里差一度算之，亦止得二千七百五十里，安得一萬五千里耶。

陳省齋好巧說，謂孟子與周時所說百里與五百里，用方算可以約略扭合，只是周禮說王畿千里中容得公侯之國多少，此數必不能扭合，奈何建都四面必不能勻，朱子辨永嘉之說是矣，但禹貢分別說甸侯綏要荒，禹都冀州，北面亦不能有如許地，此事只好活動說，若必要說得的確，恐反傷經。

九章二象也數也，量法象也，算法數也，方田少廣商功勾股，量法也，粟布差分均輸方程，算法也。

六書二形也聲也，指事丨在一上爲上，丨在一下爲下之類，象形至圓中有奇爲日，半缺中有偶爲月之類，會意人言爲信，止戈爲武之類，二者皆形也。諧聲如水可爲河，水工爲江之類，轉注如長本長短之長，轉爲長幼之長，惡本善惡之惡，轉爲好

惡之惡，長本長於吾，惡則自可惡之類，假借如必乃弓帶之謂，因必然聲同，遂取爲必然之用，本非此字而借爲此字，三者皆聲也。

鄉遂兵多，隱然有強本之意，聖人作事多少意思都包在內。

鄉遂車制，蓋一族出一兩爲一乘，其三卒則卒長爲甲士，餘爲步卒，其一卒則似爲輜重之車也。自記

朱子疑周禮中以國服爲息一條，以爲此能幾何，而云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此錯會了經書之指，取具

莫重看，卽此能幾何之意也，不過是國之財用，亦有取於此耳。

友言荊公保甲，非如今之五家相保而已，蓋五家出一甲兵也，所以不能行，尼甚均輸亦斷不可行，如青苗法令程朱諸君子行之，有何不可，曰，天下事大槩如此，不得其人，未有不弊之法，如周官一書，但立王畿千里一州之法，也八州置之不問，正是此意，那時王畿之地，有周召畢芮盈於朝宁，恁甚詳密之法，無不可行，至小諸侯若强之行，有必不

能者，但立一榜樣於此，有能彷而行者，天子未嘗不嘉與之，不然亦止五年之間，察其土地人民風俗貞淫，在位賢否而已，這是聖人識大體處，若使九州盡如周官，雖聖人有所不能。

春者其氣則天地溫厚之氣，其時則陰陽和均之時，中和之極也，宗伯掌禮以教民中，掌樂以教民和，故曰春官。光坡

郊祀天地，聖人說得如見，經文其右之，竟似天來享，

周禮大司樂，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七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道理至此，就到盡頭處了，問人鬼何以居後，曰，天神地示是現成的，鬼者歸也，既去了，又要追轉來，自不難致天神地示，如日見形，耳聞聲，致人鬼，如記念過的書，已往的事，自有難易，問以天神地祇人鬼三祀所用四聲，謂卽上分祀六

樂，深得大樂必易之理，可謂神合，然不用商，明見於經，若無射分祀奏之，於此去之，未有它考，竊意宗廟之大簇爲徵，似礙上文天神之說也，請并改大簇爲圜鍾，何如，曰，此說殊有理。光坡

龜，象也，筮，數也，求象於兆，求數於變，其法不同，體有百二十，卦有六四，其道亦異，其卜也之亡久矣，學者但見之見，遂謂卜筮皆出於易，而援易繫卜筮書龜之言以證之，考之春秋內外傳，先秦古書，所舉卜筮之繇，其繫於筮者，皆今周易文也，卜繇別爲

言其絕無隻句與易相似者豈可洞乎愚則以爲卜其五行也筮其陰陽也洪範曰卜五占用二此卜筮之大要也春秋傳晉卜救鄭遇水適火而史趙祖皆舉五行尅勝之義占之卜之略倣於此可見光坡

三夢舊注亦分三代其說無據且下直云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不言皆與於前文則知三夢一法致夢者有以致之也如晝所思爲夜則成夢是致夢也觭杜讀爲奇奇夢亦思爲所致而詭異不測樂廣

謂夢有想有因致夢觭夢之謂也咸感也陟升也精神感而上通與鬼神合其吉凶以其無心焉故謂之咸也此三者足以盡夢之變矣光坡

故樂廣說夢曰想曰因想卽日之所爲因雖非日之所爲而有所因不必正象其事而因此變幻而成仿像補其一曰兆蓋有全無所因而吉凶禍福之先見者周禮三夢正如此致夢卽想也觭夢卽因也偏倚不正因其類而有旁曲變幻之狀也曰咸陟咸感也陟通也精神上通而其端先見卽兆也其餘六夢亦當解歸此三類正與噩咸陟之類也思與寤觭夢之類也喜與懼致夢之類也如鏡然有正面照見者有側旁照見者有我不見而門外之形影鏡已照見者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舊注開出其占書所以占者下占人之事也卜師所掌在於作龜而不在于占龜所謂開龜者蓋若鑿龜之義云耳四兆者鑿龜之四方上篇鄭氏云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以正此四兆者爲得其實光坡

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墨者墨其將灼之處而灼之以致其兆也書曰惟洛食蓋食墨之謂卜有龜焦者有不食墨者皆不待兆成而知其凶也夫墨水也燋契火也火過而陽則焦矣水過而陰則不食矣光坡

龜卜之法不傳今以周官書參互讀湊合想之粗可言者大槩龜之體猶筮之卦龜之兆猶筮之爻龜之頌猶筮之詞卦有六十僅三一五二廿五三一百廿五五五行也廿五五五也一百廿五五其廿

五也丙除三同如水水又水火火又火之類則去五行之純者只得一百廿也其頌千有二百者如火珠林法每一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日起故有一千二百也此某龜度之說龜灼視其紋與其煙紋曲者水直者火左斜者木右斜者金橫者土烟之蒙者為木直上者為火交互者為水斷續者為金成片者為土荊乃灼龜之木爰契我龜契龜從鍥竟是鑽鑽用明火未開視卜詞而即以為襲占者蓋方灼而龜即火起謂之焦龜版上有墨

塗之墨乾謂之食墨若不能鑽火而滅謂之不食墨皆陰陽不合大凶也即不卜若三卜總無焦不食墨之狀即謂之襲吉夫易論奇偶陰陽卜論五行生剋至京房則以卜擬之而以甲乙等日占之以青龍為木白虎為金朱雀為火元武為水而以勾陳螣蛇為土以合六親是謂火珠林則古法淆亂矣古人最重筮所謂筮短龜長者筮分陰陽尚渾淪些至卜分五行則細微極矣然五行一陰陽也未可遽分優劣龜卜至漢文帝時尚用之其後遂不見用亦由孔子贊周易後而龜遂廢

古者占夢必參以天地會驗謂人感天地陰陽之氣於是乎有動於機而形於夢夫天地之會陰陽之氣變化於四時不可略也故察之乎日月星辰而夢見矣如春秋傳所載趙簡子夢又史記宋元王夢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元繡之衣而乘輜車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豫且得我我不能去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召博士衛平問之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四

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元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此皆以日月星辰占夢之法也周禮所謂夢可寤懼此六夢者致夢奇夢咸陟皆有條同工之學而趨其吉者則凶者任所修省可知矣哉

周禮冢人為墓祭之尸恐是祭土神非祭墓中之人

自乞

虐誅者所謂殲剿於甸人也蓋公族不刑之於市耳謂是門誅大非

尚書伯禹作司空而後契爲司徒是唐虞之官也王制司空度地居民而後司徒修禮明教是夏殷之官也洪範四曰司空五曰司徒殷官又其者作帝上皆首司空而周公獨後之何若與易以艮成終成始義合也是故冢宰掌天司徒掌地兼總條貫是二官者包乎上下其外春夏秋冬各司一事宗

伯以禮樂教而實由司空之富邦國生萬民而後教化行則自冬而春自下起元之義也禮以節之樂以和之政以行之刑以防之極其效不過欲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黎民不饑不寒矜寡孤獨廢疾者有養而已則春生夏長秋收以至冬藏之義也以此爲終而實王道之始以此爲始而要其成何以加茲深哉周公之意豈有異於堯舜禹湯之心乎光坡

考工記文字最妙豈劉歆所能到人不信周禮遂將此書推與劉歆近如閻百詩黃黎洲輩並將周禮亦推與劉歆卑周禮失其平不覺尊劉歆過其分矣

古者做車有輿人有輪人各當其事輪最重古輪最圓外邊皆用木行地不滯今不圓而外廓著地之木皆平方又用鐵皆齟齬不平故不穩貼古一車四馬然既云驂則三馬亦可又云馬五之則五馬亦可

西洋人不可謂之奇技淫巧蓋皆有用之物如儀器

佩觿自鳴鐘之類易經自庖犧沒神農作神農沒堯舜作做大其說衛說及作舟車耒耜杵臼弧矢之類可見古之利用極大周官一本考工記全說車輪人一篇尤要緊定九先生云中庸說九經必言來百工而車尤難工車中唯輪最妙其行地者無多而輕利以上周禮

周樂是四節一升歌三終堂上人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用琴瑟和之無他聲二笙入三終堂下笙南陔白華華黍亦無他聲三間歌三終堂上歌魚麗

具堂下笙由庚，又堂上歌嘉魚，堂下笙崇丘，又堂上歌有臺，堂下笙由儀，四合樂三終，堂上歌關雎葛覃卷耳，堂下笙鵲巢采蘩采蘋，衆樂器齊作，舞亦在此時，而樂終矣。書戛擊鳴球一節，恰是如此。以詠是升歌，下管是笙入，笙鏞以間是間歌，笙、笙鏞笙磬也，與笙相合者鏞，鏞鏞磬也，與人聲相合者簫韶九成，是合樂，簫乃舞者所執，與簫同。問王方麓尚書日記，亦如此說，曰正賴此心此理之同。某節分原道以爲獨見，張長史與某同解

離騷求女爲求賢，以爲獨見，而方靈皋與某同。

問古樂舞在何時，曰其在合樂時乎。問合樂時鵲巢采蘩采蘋皆有詞，亦可入笙耶，曰可，但有如今之琴無詞者固多，然有詞者何嘗不可彈。問作樂時用律否，曰不用律以制樂器，爲所謂王府則有也，律和聲亦是推本言之，如製鐘要中黃鐘之律，即取黃鐘之管以驗其聲，十二律皆然。問八音要合十二律，每音皆有十二器乎，抑一音一器即可備十二律之聲乎，曰草木二者，如何合十二律，惟鐘磬備十二律之聲，故樂以金石爲宗，絲即一器中可備十二律，竹匏一器中亦畧備，土便不能，草木不過用以節之止之耳。問堂上升歌用金石矣，不知亦用鼓否，曰用，如今之唱曲板也。如何不用

問升歌之詩皆是幾人，曰二人。

升歌笙入間歌合樂四節皆三終，是卿大夫樂，不知天子諸侯如何，只是以鹿鳴四牡皇華，文王大明緜，清廟維天維清皆三詩觀之，恐亦三終也。大都卿大夫笙入用笙，天子諸侯則用管，故詩曰嘒嘒

管聲，書曰下管鼗鼓，而享禮曰下管象舞，燕禮曰下管新宮也，升歌只有人聲琴瑟以鐘磬節之，而他音皆止，笙入只有笙音，以鐘磬節之，而他音亦止，天子諸侯於笙入時用管，至間歌合樂則仍用笙，不用管。

問升歌笙入間歌都有詩章名目，至合樂時舞，不知所舞何詩，曰舞無明文，但云合樂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蘋采蘩，想舞亦應舞此。

作少自則而下，便至小功無大功，朱子以爲賈元體

之誤非也喪以期斷父斬衰三年祖期年皆加隆
之服惟祖加隆爲期故同祖之伯叔亦期若同曾
祖之伯叔則本服原止小功五月自祖至高祖皆直
上直上者皆齊衰但月數不同不得稱爲緦功伯
叔皆旁列旁列者依大功小功緦麻而爲服平常
人服十五升布次而緦麻次而小功次而大功次
而齊斬八十縷爲一升以細布也
古人衣服吉凶不分顏色有分粗細緦麻與錫衰與
常服一樣皆十五升錫衰緦麻練麻[illegible]而不

練布常人所用未織布之先練麻既織布之後又
練布總欲其熟而白也
其首南首死者稱首不稱面若稱面是脚對人故不
可也自記
揖卽肅拜春秋傳敢肅使者自記以備禮
聖人說疑思問如何禮記又說疑事毋質蓋謂必不
能知之事如四海之外存而不論者耳舉之以質
是有意窮人也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
人辭以窶若主人如是爲辭豈不是羞客意此二
句是解上文恐主人愧不能亨及窶也古人文字
簡嚴字是解作避字
子夏子游以文學稱其爲文簡嚴處同法俱簡子
夏儀禮傳高叔公穀有力量公穀皆其門人子游
文字不可考以子夏度之亦可想見又檀弓篇中
多有子游子游處以爲子游之徒爲之[illegible]也檀弓
文有發揮子夏此之又[illegible]便是南北
文字分派之始
古人尚左其事喪事始尚右東嚮西嚮以南方爲上

南嚮北嚮以西方爲上此二句蓋古人先祭於
室則拜者[illegible]以南方爲上及祭於堂則拜者
北嚮[illegible]以西方爲上皆尚左也東嚮南嚮並無此
行禮之處或者太祖在室東嚮矣而[illegible]者西嚮
則以南方爲上太祖在堂[illegible]者北嚮
則以西方爲上或問古人皆尚左則楚人尚左
舊皆左又[illegible]楚人所尚[illegible]是言軍事應尚右
存心人仍尚右也天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右可見
[illegible]亦尚右

朱子謂申生當逃而走，申生所處雖未必合於中庸，
但不害其為孝子，此不須論。
曾子易簀，此本小事，不過人送一席，等閒鋪著，有人
說此是大夫之席，曾子即易之，臨死時如此，可見
聖賢學問精密，如平時有人說，自然亦如此。朱子
所謂不欲為已甚，而黽勉以受其賜，至死生之際
則又有異者，乃因問者支離，朱子隨所問必辨到
是處耳。有書似此類，不必多著語言。

王制當是殷制，故其通篇次敘，恰與洪範八政相符。
想禹當年錫洛敘疇之後，一切規模制度都從此
出，所以禹貢中山川田賦，數皆用九，殷人承之，因
於是豐所謂洪範疇服者也。則王制疑亦倣此，直
至文王演易，并出後天，周末其後周家六官，遂從
天地四時起見，并後八政，四司空，五司徒，六司寇
之序矣。然賓師一者，洪範次於後，而王制居前，王
制所以定方域規模，非洪範立教垂訓之比，賓師
乃周事之九大教，故先之。植
每嘗以為古人四術之教，比之今人經史之學，工夫

較省。今思之不然，禮樂二者條件正多，不學操縵，
不能安絃，先要將正樂學會了，又要將九夷八蠻
琵琶簨笛之類，無所不學，然後能安絃。不學博依
不能安詩，先要將正詩學會了，又要將秦楚燕代
之歌，民間巷謠，無所不曉，然後能安詩。不學雜服
不能安禮，要先將正禮學過，又要將一言一動，種
雜瑣碎節目之詳，無所不習，然後安禮。不興其藝
不能樂學，學固要志道據德依仁，能是矣，又要游
藝，如此條目節次，終身固有不能盡者，所謂安者
不曾經過，未免疑惑，如人走路，已知正道，若不將
旁路岐徑皆曾走過，有人言從某路走，又比大路
好些，心裏未免疑惑，惟走過了，纔知他或險僻，或
迂曲，不若正路之坦易，知在道上走，既正路走不
上，就知道他定從那一條小路上去了，不然不知
也。
日星從天而屬陽，四時日星所經也；山川從地而屬
陰，五行山川所主也。然五行之氣實上播乎四時
之間，如雷風雲雨霜露之感通聚散，無非山川所

鍾五行之精。地所載之神氣。然皆應天之時與之
同流。故天雖有春夏秋冬之四時。而所以化生萬
物者。亦不離乎風雨霜露而已。夫五行播於四時
是天地陰陽之和合也。和合故月生焉。陰精陽氣
會於太虛而成象。生之謂也。古今說者皆謂月在
天。星日之下。而居地之上。其去地也最近。是月在
天地之中。而所以調和斟酌乎陰陽者。故日月以
爲量也。其盈也三五以受陽之施。其闕也三五以
就陰之發。光坡

天秉陽一段。是聖人極至之論。朱子以和而後月生
何爲疑。謂雖道陰陽不和。月便不生。然者。是與四
中亦只說日星。不說月。後面纔說以閏月定四時
成歲。便是將月另說。曆法至近來而洋人愈講得
精密。但他只講得曆法。不知禮運如何此得天地
以爲本。四時以爲柄。日星以爲紀。月以爲量。鬼神
以爲徒。幾句說得精。月字亦不與日星同說。此皆
聖賢實知道。故如此的確說。出洪範。星有好風
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

風雨蔡傳皆作比喻言。其實非散句。州諸堅說得
好。班云日爲寒溫。月爲風雨。人事變於下。天道應
於上。故云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
風雨。星有好風。好雨。亦有好燠好寒者。日水星火
非與乎日。皆與星寒乎。下文冬夏句。類其也。蔡
傳以因有字相配。而以月之從星二句爲說。故差。
班孟堅以星好風好雨分說。而以下文兩則字相
配。便明白的當。寒溫皆日主之。風雨從地起。故月
主之。但看潮汐全應月。蛤蚌之類。皆以月之盈虧

爲肥瘦。海中颶風起定在六月十二。無不應節氣
只是孟堅何不將燠有冬有夏。如何嵌一月字。在
內。蓋寒燠雖因日之遠近。而月亦有分。月去人最
近。如水輪在頭頂上。故日北陸則殺其暑。南陸則
殺其寒。所以不[illegible]至風雨則全是月主之
聞人事變於下。天道應於上。二句何所指曰。此本
言庶徵也。日月之行。經歷星之好爽者。則爲冬。倘
當寒而燠。是必人事之變。日月之行經歷星之好
燠者。則爲夏。倘當燠而寒。又必人事之變。月從星

之好風者當風而不風與不當風而風從星之好雨者當雨而不雨與不當雨而雨亦皆人事之變上言雨暘寒燠風此言冬卽寒夏卽燠風雨卽上風雨不言暘者不風不雨則皆暘不必說也月在天地陰陽之間所以說和而後月生說他在天他去地極近全是地下的事說他在地他又與日星爲類而名三光說他是陽他卻體質全是魄說他是陰他卻受日之光亦能久照三五而盈從陽也三五而闕從陰也問如何是月以爲量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以此爲度量日大暑熱他以冷氣節宣之夜至與他受陽光照臨之亦爲之制節也問如何是鬼神以爲徒曰如易中水火山澤雷風皆是天之材料各有職掌然使各各不相照顧豈復成天地惟中間有帝爲之主宰便都聯成一箇所以水火相濟山澤通氣雷伸往來變化流行皆與神也如國家六曹各有經管總是替人主辦事如耳目鼻口手足都是人之材料然有心在衆皆禀令便聯成一箇去此便不成物事故曰鬼神以爲徒

天秉陽一段極精以陽屬天日星從之陰屬地山竅於山川則風雨從之故十里不同雨百里不同雷千里不同風地之爲也金木水火土雖皆從地然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故曰播於四時問和而後月生不似先有日星而後有月乎曰卻不可如此說特語勢自然如此耳

樂記人生而靜一段真是千聖傳心之要與虞廷十六字同人心道心四字渾合精微天理人欲四字剖晰透露自記

七情不如言喜怒哀樂分屬四時整齊細思之亦有理喜木怒金愛火惡水各配一行土有兩欲在季夏懼在季冬水亦有兩惡與哀也自記

惟不忍其忽然而散也故祭之明日有繹令人肅祭畢而誠意息散不知此理故也自記

自漢以來相沿說諸侯不得祭始祖大夫不得祭高祖至程子毅然反之以爲此古禮之散失也聖人卻不知此走獸知母而不知父飛鳥知父母而不知祖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此也喪祭一也服制

五服而祭不得及四代於情理不順所謂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者廟數不同耳自大夫以下合併祖考之位於三廟二廟一廟而祭之非一主占一廟而不及祖曾高及始祖也其等級隆殺以廟制品物分尊卑貴賤耳卑賤亦人也獨禁之不得親其祖此豈所以令民德歸厚之道此語大有識見所以司馬溫公廟其有制禮樂之才不評也朱子亦如此說若謂大夫便無太祖詩經何以有南仲太祖之稱朱子先依程子行禮

後復心歎又止祭四代然細思程子之說可從若庶民之家即茅屋祭其始祖固自無害於禮法也

深衣之制上衣下連裳邪幅殺縫蓋省裳也古時衣短不掩裳故朝衣與裳相接處有帶以蔽而聯之朱子曰祭服謂敝朝服謂韠至明武宗時祭廟齋為江右提學都察院他官皆著帶盧齋獨不著曰不可與朝天子同也帶即敝與韠也古人內著衷衣甚長外裳外黻外朝衣甚短顯帶與裳也

上巳非上巳或謂近代有稱地支者不知上丁上辛上巳皆是天干取柔日竹為天下故一月之內各有上中下若地支則上中下間有不備者矣

禮記陳澔注不如鄭注成遠甚那是將全部[illegible]前後有照應陳注後忘前忘後都相碍禮記注疏最好以上論禮記

榕村語錄卷之十四終

榕村語錄卷之十五

春秋一

古史書甲月日而已無以時者惟魯之舊史名春秋意者魯史記事以時歟。自記

聖人刪述六經都是一以貫之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詞直是聖人胸中權衡稱停不差游夏等下筆便恐不能不錯柰何。

覲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詞則如贊易定禮樂游夏尚能爲助至春秋門弟子以爲可存者夫

子却去之以爲可去者却存之哉決精到非游夏所能與

孔子作春秋一筆寫成所謂筆則筆削則削兩則字見他快人情天理歷代禮文明白精熟不假思索聖人用功却在人易看韋編二絕可見

春秋最是難看無一點文采不過幾箇字眼顛倒用得的確便使萬世之大經大法燦然具備微而顯顯而微二錯義理之精無非自然之則。

一部春秋不過幾個字換來換去數之可了這幾個字忽如此用忽不如此用忽用忽不用參互錯綜遂千變萬化曲曲折折精義入神不可思議又至穩至當極合人情即以此盡天下之事類萬物之情通性命之理。

論語不十數章便是春秋義例如八佾雍徹陳恒可敗君子子文冉子退朝正名爲衛君之類不獨大義明然即詞語輕重婉直之間都是義例如臧文仲竊位舉其大微生高不直舉其小皆是別的經書都是據理而談待人以事實之此經却是現在

日用間事立朝理家往來酬酢大經大法微文小節經權常變一事一動一名一號無不本之天理合乎人情直是人生要緊切務斯須不可離者。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孔子因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學者緣是謂夫子周游諸侯之邦采其國史而作春秋誤也如果夫子參采乘檮杌之文而修春秋楚文以上晉獻以前剪弁諸姬滅翼作晉其事甚彰夫子何用隱之而沒其本乎則於莘之役始書始通也晉秦以暨吳越凡其入

經之先後皆然推此則有赴告而後有書舊史有書而後春秋有筆不以他史益國史故事有沿故而遺其以聞見覈所因故事又有革舊而審其信也自記

春秋一書直是人生不可須臾離者凡說夫子竟操一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是非褒貶怎生峻厲都是題外話夫子不過是該稱君該稱臣還你個本分便是所以說必也正名當時禮法蕩盡冠履倒置聖人不別作一書只用現成魯史為之筆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各得其安不過不肯一毫苟且假借而已吾輩作文章第一件是不要揑造粉飾有一句[illegible]何稱乎其人與事凡稱謂官爵名字年月之類無一不停當便是一篇好文字

春秋字字皆經稱量至義精仁熟恰當事理字面上下得減變不變稱名號物俱是化工如陳司敗問昭公知禮曰知禮以為尊者諱也及司敗指出娶同姓輒自引過所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而在其中矣娶同姓為非禮固昭然不沒而臣子之分亦得此便是春秋義例又如唐平淮西前後四年工夫而韓文公作碑略之似今日發兵明日即捷者及後又有詳敘日月處如蔡州地聚以下之久四年而後克之作文者尚鋪張揚厲豈不好因此等處而學者讀不書年月日一跳便跳過許多年許多事夫其義則出自春秋

史書惟春秋當法年下書時時下書月月下書日有以兩日赴者則書兩日有災告經幾日者則書某月有無關輕重者則不書日

古書於字句間不能無錯惟六經無錯處春秋于本文錯者仍之如無奈他何孔子于子陽曰吾知之此公子陽生也子貢曰既知之何不改之子曰如不知何孔子聞人如何以報德及如不知何都令人不能答溫公作通鑑自以為得春秋之遺而其中不合者無數如此前輩指議此最不可春秋未經筆削想亦是如此邪儀父與隱公盟時未有爵也至齊桓公請於王而命之始稱子如何於未有

得之先師以爵稱之書曰邾儀父稱其名得其正矣問春秋若無傳不幾廢乎曰惡是何言也二百餘年事不曉得何妨如今何曾曉得五帝以前事聖人存其大經大法以扶世翼教事蹟則不足論

有言某治春秋於此例上差有工夫曰此最要緊豈止春秋凡經書皆然同中之異異中之同不是相比則道理不能見得確實況比事屬詞春秋之教乎聖人文章隨處不同褒與貶不同矣貶之中亦自不同有貶至十分者有九分幾釐者又不是特

意做文章恰是事理應如此所以說春秋王道之權衡是秤量過的絲毫不差如今說昌黎文爲六經之文其道理如何比得六經而作文之法卻有六經之意字不虛下言有倫次惟六經爲然文章要得此意有當多說者有當少說者有當刪去不說者其前後次第都要安頓妥當最是要緊

胡文定解春秋甚爲無功只是說夫子那樣嚴刻利曾卻不然看來純是一片忠厚之心有一絲合於善便獎許之恐後其仁愛至矣至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皆說作聖人託南面之權爲見之行事非也謂他書託之空言不若春秋皆是列國實事有可考証功罪易見義理易明耳史記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說者謂春秋由事蹟上推見人之心曲所謂誅心其實非也見字讀與上顯字同易言造化幽微之故以至於人事春秋則由事蹟之顯著而至於精微句法少一以字不與上對耳見即所謂見之行事也陶元亮云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此老學識殊未易到

四書五經聖人總欲挽世風之澆漓而還之淳也

友言馮定遠先生云人熟讀了春秋自能做古文此言必有來歷曰某平生即有此論無論大經大法即年月稱謂序次體找不知春秋下筆便錯

左傳隱公在公子翬便稱隱公史記武帝在便稱武帝極有名史尚如此試看字字著落一毫不差一毫不假借除春秋更無有二

朱子自謂此生不敢向春秋問津門人問何處不能了然朱子曰如開頭一句春王正月便不了然是

絕妙點醒人機鋒。其實春秋明白了得春王正月，便
都明白了。中庸明白得天命之謂性，大學明白得
在明明德，論語明白得學而時習之，孟子明白得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全部便可豁然。易
之元亨利貞，其之原不散亦然。
人起於寅，時生於春，春者蠢也，言萬物蠢然生動也。
若十一月、十二月，木凋草枯，謂之發生可乎？春秋書春王
正月，便見得天序不因王制而改。若是時王，何不
書王春正月乎？堯典劈頭說欽若昊天，敬授人時，

可知必以與作人事起頭，爲歲首方妥。夫子行夏
之時，乃是祖述堯舜。
問：周公何不用夏正而用周正？曰：聖人學問雖無
有不該，各人亦似各有得力處。周家學問都似在
建子，當意文王後天圖用處在震，而談論則在乾。
隱無正者十一年，以後無正月也。但無王者十八年之
中，十四年不書王也。正者諸侯所稟於王，王者正
諸侯者也。下不稟則無正，上不正則無王。桓弒其
君，上不討焉，而生死恩遇，是之謂不正而無王。隱
終其位，下令四至，而朝聘奔會無一焉，是之謂不
稟而無正。然則他君異於此歟？曰：一經之始於二
君見義焉耳。春秋書法，見義者義明則止，其餘以
常書。自記
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故隱四年書取牟婁，桓十
四年宋取牛首，皆書，而後則不書，非春秋以爲常
事而不書，乃諸侯以爲常事而不告耳。自記
卒稱其本爵，葬從其僭號，却有兩說，一世情，一道理。
世情者，其國來訃，稱其僭號，我因其訃而記之于

我史册中，則我爲政，我爲政則何必依其僭，直云
某爵而已。至葬則我往其國而會其葬，以彼爲主，
若非天王，安得入其國，對其臣子而貶其君父？殊
無賓主之禮，公羊所謂卒從正，葬從主人也。以道
理言，先正其罪，後紀其實，不書本爵何以見其實，
不著僭號何以見其僭？前之義例已明，而後隨其
當稱，兩相印證，所謂後而顯也。此竟是春秋一通
例。如弒君之公子，先皆削去屬籍，以著其惡，義例
明矣。至慶父之後，皆稱公子而不削，亦是此例見

但弑君者竟公子也則洪父與有之非也甚矣如
吳楚先書國後書爵亦是此例先儒以爲進之非
也惟吳楚之喪止於其來赴時書其本爵而已至
葬雖稱君或存亦不書其葬雖從其人而斷不可
書曰某王故皆闕之

近看春秋見得非天理人情其書來日有限未能
一一求其中義何紛然變化錯出思之皆有妙義如
說得既了初則削其稱稱其名後乃稱其爵或稱
其官或稱某國人或稱盜初則疾惡之至絕之

非其臣子也既乃並存其爵若曰此爲其某官爲
其臣子而至爲此事也史官如董　得甚少
爲能指斥其官使弑君之賊共　如趙盾崔杼之不
能逃其罪史官既不能死其賊則弑君之賊必求
國釣安肯以己行弑計於諸侯務必得衆　人以
寶之如魏高貴鄉公之事可以明陳泰曰今日
之事何以處我陳泰曰惟殺賈充稍可以謝天下
昭問其次曰泰言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論首惡
則昭也乃誅行刺之成濟而歸獄焉朱子灼知確
見故書曰魏司馬昭弑其主髦假使名之不確既
不能無所証據而以大惡加人若書其獄之人
如今有謀者漸稍後世將竟不知其爲某某也夫
子于此等但書曰某國弑其人臣也曰某國人則
內其名多也曰盜者官者之須不必向數也不
書其名　以見闕疑之意　以使後之人不知所
去名　尋求之則其人亦不亡以歸獄於他人而
知其罪此等義例皆非聖人不能創若綱目則大
賢之書成例一定依此書之不敢移變矣晉乘相

傳前代尚有見者其書河陽事竟曰周襄王出會
晉文公是誠何語夫子改曰天王狩于河陽何等
嚴正

稱國人以弑傳云罪衆也此亦大不然春秋中諸
侯之有罪者或過于三靈是靈晉靈陳靈未嘗書
人也此是大義例皆其人嘗積衆或衆或計不以實
或自己欲掩其罪而不指　一人以代其惡或重賂
一人以抵其罪我國亦得依之以赦其奸然史之
闕文孔子所謂即明知爲某人亦不便竟以其

人實之故作不結之案曰某國有人弒君隱然爲之其人其入時自驚心後人又將究其人以實之如有賊犯拏不到他須推一人或貫一人來抵罪官府不肯與他結案寧可懸以待捕令他終身不敢出頭露面所以不學春秋無以斷事春秋乃刑書也今之懸案即是此例

論人止就其事蹟不必鉤深索隱鉤棘得之未必不差如用刑寧失出毋失入也孔子論人以及春秋書法皆是如此春秋如今日擋案則例一般凡大事須查案定擬韓文公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但得王法不泯便好何用又推深一層如今覺得春秋千變萬化都是平平常常情理

說春秋莫太高放平些好總是人情物理其中王法森然一字不可假借竊覺大概謹嚴溫而厲威而不猛變換無端各有其則如魯君逆不稱夫人而曰女未成禮則爲他邦之女而已烏在爲我夫人且以著其父母之國也及其來則成禮矣乃稱夫人某氏至自某周則不然徑即曰逆王后於某國蓋王者無外誰非臣妾天王曰某爲王后則王后矣及其來却不稱王后而著其國與姓爲名已正矣乃示其所自生烏得泯其父母之國乎大法精義動筆皆在周詳委至中化難從人取我國之上地不書諱之也至濟西則書後來歸也不書則後歸與因既歸則不必諱矣戰敗不書諱之也至乾時之敗則書其長勺即勝也

高子來盟楚屈完來盟舊說未是聖人妙盡人情都是內本國而外他國內中國而外四裔之意大凡魯君與諸國之大夫盟皆不書公惟書及某盟而已不肯以我君與諸大夫等也魯有難而齊輕之故使高子來桓公率衆諸侯以臨江漢傾天下之力興問罪之師而楚子不親出僅遣屈完來皆可恥者故不著其君使之來若彼國無君而其臣擅來者非吾之辱也獨成公于楚師之臨孟獻子季文子不敢出公自出與公子嬰齊盟書公者所以著季孟主辱之罪

春秋初諸侯兄弟多字蔡叔蔡季紀季許叔之類是

也其後率稱公子例已見前也敘伯叔者蓋親親之恩繫屬籍者爲上下之等春秋之初國命未移故親親之詞厚其後也世卿踰忿故上下之語嚴奉君命則曰兄弟而名之對上之稱也殺若奔則以兄弟而名之存親之實也叔肸稱公弟於其卒有別也季友字于其歸非對上之稱且賢之也無矣何以不稱公子則以爲於時之公子未有不貴者也。自記

秋詞稱同盟而以同盟告則同盟之矣其所謂同尊周同外楚或當日在盟諸侯有此意因加此字於盟詞之上耳非夫子所加也。自記

春秋固辨內外上下之分然所謹者大義大法而已至楚國勢之强弱播籍之去來于春秋何與說經者必先去此一病而後可。自記

觀春秋所書女以姓而男以氏則知周禮。自記

春秋存首月者一時無事者也隱非三月有事而存首月爲元年即不自位而有朝廟告正之禮。自記○隱公元年

月而不日常事耳則衆紛紛而繁爲之說會戎于潛時而不月乃叙無說焉何歟范氏之說又不明也程子因傳史之說信已會之見書于春秋于畧畧故或時而不月或月而不日亦猶後代之于戰滅也。自記○隱公二年

內女爲諸侯夫人不書逆者紀伯姬書逆何曰逆女而在郊國則身先之者也使大夫非上也春秋之時親迎禮廢紀獨不敢猶不身親餘可知矣。書其不禮之後餘不悉書也逆不悉書歸何以書日歸者內辭也逆者外辭也詳內而畧外也其不書歸者先儒以爲皆有故也過出者也爲諸侯夫人者書歸不書逆爲大夫內子者書逆不書歸。自記○隱公二年

求賻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武氏子略辭也仍叔之子何也何詳于仍叔之子蒙王命之稱也。自記○隱公三年

春秋書臣弑君者州吁始也書子弑父者商臣始也稱弑君者宋督是也稱弑父者蔡般是也春秋盟

會多矣無言其故者曰成宋亂爲賂也曰宋災故爲殺也何以爲不于州吁商臣見義乎曰商臣之弑不責諸侯之誅無父之罪于無王之域若夫楚之自絶諸夏久矣諸侯力不加焉此其可恕者耳州吁者皆爲賊書事而已明也諸侯之罪已見也自記○隱公四年

州吁者王不能殺諸侯不能殺而使衛人殺之王不能爲衛立君諸侯不能請於王爲衛立君而使衛人立之故書曰衛人立晉其傷無王法也大其罪

衛人擅立也欲自記○隱公四年

邾人鄭人伐宋長邾于鄭者何春秋之初未有伯者故序侵伐以主兵者爲上序盟會以志者爲先自記○隱公五年

公穀皆曰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不書葬罪臣下也此理甚精然求之全經多不合者左氏曰不書葬不成喪也蓋有弑臣賊子貶其君父而不成喪者有國亂略于禮而不成喪者貶其君父而不成喪欒書崔杼之葬厲莊是也國亂略于禮魯人之葬閔公是也齊桓公曰魯可取乎慶亂可知宜乎不成喪也隱於二者何處也曰殆猶父因其攝殺其賴與于隱其當父皆不討故曰猶父弑者也豈肯從人書其罪而不見意[illegible]隱公于此域之而言乎故孔子曰當天子之不臣自記○隱公十一年

王之不稱天自代桓公也議制周禮交質交惡王之失有其矣不行于諸侯之邦制之[illegible]而能遠有于成曰此如列于王所亦勞之順也曰不然不朝于京師不朝于方岳而朝于盟會之處曰所者失

所者也不稱天皆役詞也其曰天王狩于河陽何也曰予其召也不上而沒其實以存體于其朝也退王而尚其實以定譏自記○桓公元年

以寔爲州公者非也蓋未有以來朝我而冬先過曹州公之失于禮也故書曰寔來寔是也冬過曹而春正月寔來諸侯如所謂[illegible]何以寔是來自記○桓公六年

凡春秋書事繫日矣其下有不月日而事者則非復蒙此日而蒙上之時月也武父之盟衛侯晉之卒

兩事適同日，故特兩書日以別之。自記○桓公十二年

上書突奔忽歸，此書突入。自是以後鄭君屢易，忽、亹、儀、突之際，春秋無一書者，或以為不成君也。夫三君相繼，多歷年所，弒逆大惡也，立君大事也，春秋悉削之，而獨成篡位之突，必不然矣。蓋魯桓黨弒君者，故如宋如鄭，必列會與師以定其位，當時鄭適赴告突也，非忽、亹、儀也，故三君之存亡莫得而書焉。自記○桓公十五年

公殺以為賊不討而書葬，仇在外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夫仇有內外，何以謂之不共戴天乎？此條義例未必春秋意也。自記○桓公十八年

賵仲子、會成風一事也，聘桓公、錫桓公命一事也，皆名冢宰于前，王不稱天于後，胡氏之說當矣。范氏[illegible]天王出居于鄭不可，故大使仍叔之子來聘，使家父來求車，皆不可也。三者皆言天王，明非義所存，舊史有詳略耳。夫不幸而有內難，播越出居，義不可厚非；求車求金，皆小過也，豈得與亂三綱之道同日語哉？使仍叔之子，其過不在于使非其

人為聘桓有罪焉耳，然亦所以無貶者，義見前矣。范氏之說，是未知事同則從重、義明則以常書之法也。舊史詳略，但當仍而闕也，無端而增削王號，夫子豈肯不更正乎？然則伐鄭及朝[illegible]矣於會所二事于出居但于月于濱二事則但于月于出居甚矣。夫交質亂分，交惡起戎，皆乎當時之會覿，存者傷王室也。有齊桓則浸浸乎定王之位于出居突危歲征王于事而不稱天者重，同事言王而不稱天者輕。自記○莊公元年

管仲不死，程子去說，輕之說是。胡氏以為從義，事不濟而背之，從義于此時，不亦晚乎？害義之大者。自記○莊公九年

陳人殺萬，不書，胡氏以為失賂而得之，宋失賊而陳受賂，與魯之取仲同，故春秋不與其討賊也。其說委曲，未必合于經意。愚謂閔弒萬奔，皆宋來告也；殺萬[illegible]閔不書，宋不告魯，不會也。魯宋連年不睦，前有乘丘之戰，而敗宋師，後有北杏，平宋而魯不與，萬嘗獲于魯矣，莊公請而歸之，其弒也，又以舉魯

啓釁吾想其服刑也宋將問魯故焉而因有憾于我也是故宋不告魯不會焉傳共仲之事則又不然季子蓋死之而未以討令也與其戮叔牙同立後亦同春秋將詞叔牙之例而卒之賊何以不沒其弒也將書則而又未以討令也則有不書其卒以不沒其弒疑于介而不返者而罪乃薄矣故韓子謂孔子之作春秋深其文辭也自記○莊公卅二年

同盟于幽始叛無王有伯之初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非小故也我公非諸侯歟則未知斯盟之爲是

邪非邪故沒之也其或同或不同何也因其舊焉爾有予據耳者或曰同或不曰同自記○莊公十六年

四時無事則書首月令以五月首時何也昏禮之失未有甚于莊公者也娶讎人之女當喪而圖昏親納幣以丙之觀社以尸之丹楹刻桷以飾之大夫宗婦覿用幣以侈之禮之失未有甚于莊公者也周禮仲春會男女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姻之時也昏姻之禮不正義繫月故去月昭公娶同姓義繫時故去時自記○莊公二十二年

畿內之臣不稱使者皆自來朝聘也祭公祭伯來不言朝朝不可言也祭叔來聘聘可言也尊王朝也自記○莊公二十三年

曹殺其大夫何氏曰方其交政中國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亦稱其名至于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愚謂介葛之類總言諸侯之大夫者有之矣見殺者書官之下未嘗不名也此何以不名或曰衆也或曰無命大夫也或曰義繫于殺也專殺大夫非制也無罪而殺尤非義也若殺大夫之罪不著

名者爲上著名者次之稱人殺者又次之例大夫者殺者幾無罪矣自記○莊公二十六年

如楚乞師乞之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若糴於齊稱曰如其移之于國中矣傳知但公之不過糴也自記○莊公二十八年

季子來歸以爲非其宜亦可通然諸侯兄弟有稱字之例以君命出入則名之君前臣名之義也出奔則亦名之絕也非此族也則字之自記○閔公元年

仲孫高子爲天子之命大夫于理爲長蓋是時齊

成首行尊王之事，故請于天子而命之。自記。閔公元年

以前皆稱荆，外之也。至伐鄭之役，舉國號者，將有齊桓膺懲之事，不得復舉州也。欲有其末，先具其本，故變州舉國。自記。僖公元年

滅夏陽，說與公、晉人必將有辭以告于諸侯，故得而書之也。滅虢滅虞，晉人諱其事而不告，故不得而書之也。自記。僖公二年

江黃不與伐楚，管仲明知楚必服，而又恐其就近蹂躪江黃，或不能救，以速江黃之禍，故姑令勿與，此

與問包茅南征同一權宜也。自記。僖公四年

虞虢之滅，晉人蓋修其祀而不以滅告諸侯也。春秋之作，其文則史，不告滅，故不書滅，然實則已滅矣。故夏陽不書晉滅，又書晉人執虞公，比于執國君其人之例，則兩國亡之實錄也。自記。僖公五年

僖公賢者，凡當其會盟，雖不行告至之禮，伐楚伐鄭茲爾役也。荆舒是懲，史克為之作頌，公蓋自以為功，而魯人大之也，故獨書至，行告至之禮也。自記。僖公六年

荀息從伐虞之役，不諫申生之役，尊君不義，陷君不慈，區區擁立孽庶而殉之，誠哉其匹夫匹婦之諒。孔父仇牧，荀息豈人？採事書之，取其死之優劣，攷其事實，可見書法不得而異也。自記。僖公十年

先儒言里克不以其罪，故不去官，此是為克自與他弑君之賊不同，雖見殺于惠公，國人猶或哀之也。朱子謂克自不當安于奚齊卓之立，但不可殺之者，庶幾可與權之論乎。自記。僖公十年

春秋之書盟殺，梁子謂甚則月，不甚則時，恐反言之

時當甚于月也。自記。僖公十五年

六鷁書是月，不止嫌與隕石同日而已，如止嫌同日，何不更書其日乎？或者六鷁退飛不止一日也。自記。僖公十六年

滅項，公穀兼上文以為齊人滅之，左氏以為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則魯人滅之也。胡氏例內諱滅日取，此不書公，作外也，為臣子所以施于君父，以例言取人不諱，例之胡氏之說然矣。或曰例以城楚丘為知非齊滅也，曰城楚丘義也，且有我

自爲故使如内詞滅項非義也如齊滅而非我也者使如內詞其可乎自記○僖公十七年

蔡服屬于楚舊矣齊之盟其非長楚明也班陳蔡于楚上于楚始會盟而正之也然則鄭何以後曰桓公沒鄭首朝楚斯役也其鄭賀之歟鄭畿內之邦非陳蔡隣楚者比也春秋惡之故仍其下楚而下之曰是日爲服屬者云爾自記○僖公十九年

梁亡誰以告而春秋書之蓋秦人具其事實以告其遁滅國之名也實以秦罪故仍之而書梁亡自記○僖

公十九年

而不足以沾渥曰不雨純無雨曰大旱猶無麥禾與饑也自記○僖公二十一年

僖之至自伐齊公蓋自以爲功而告至耳危之說不可施于召陵久之說不可施于此故又有罪之說繫矣自記○僖公二十六年

閔宋之役楚有序于諸侯之上矣故君在行而人之也不與其長諸侯也公從而會之盟不諱公何也沒楚師諱公自記○僖公二十七年

晉文入國不見于經曰不告也其定王室爲求諸侯動未有不告者矣而不書惡而削之也以求諸侯故迎王受田請隧滅取畿內之地功役而過積矣自記○僖公二十八年

歸不書其入自衛侯鄭書曰自楚其入于楚而自于楚也自記○僖公三十年

元咺復歸于衛書自晉惡其所自也衛強國以訟君也自記○僖公二十八年

曹伯執不名而歸名與衛侯同義皆始疾晉侯之專

擅而終乃本二君即楚去夏之非也胡氏又蒐貨策史爲義曲矣自記○僖公二十八年

諸侯皆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不以王所致而致圍許猶戎十二年如京師會伐秦不以京師致而致伐秦蓋爲人皆至原以圍許伐秦耳非大子特筆自記○僖公二十九年

殺之敗惡當從左穀作秦師三傳經文同異皆非其義亦然不易者則從二人之言耳自記○僖公三十三年

榕村語錄卷之十六

春秋二

責當然以尋其狄乎曰晉處交如介葛盧倪黎來之比耳自記。文公二年

文不書八月而後書也僖書六月而後及時也自記。文公二年

躋僖公汪氏說閔的于情理閑極不可易蓋惟兄弟同廟而意欲躋僖故遂遍作主名議未定也夫作主則當昔升丁廟宜删矣今欲以僖繼閔則當祔

莊欲以僖繼莊則當祔莊以昭穆而未作主也及已祀之後決然從以主祔而不繼閔矣然下則閔雖非而兄弟昭穆同廟則祔相未為失故作主之時未有逆祀之形祔祭之時亦未見升僖之跡也然一大祫之際然後逆而躋之則新主入廟之後同堂異室而僖居閔上不得不以為作僖主亦以未欲未之義自說。文公二年

春秋有稱士夫大夫者王姬江羋偶稱逆落朱子亦嘗疑然恐之不爾王非天也加他稱天子見得有

毫不似天處使不是天既可以添便可以去此等處非孔子手段下不得故曰游夏不能贊一詞如非孔子意為之其刪述定禮樂憲章文武焉一字無所本耶記于君之亡稱天以亡之刑禮太師述王行事稱天以誅宜與其便宜與其為王之予宜七偕賢不敢改也若曰此天之為也聖人行事有何人處似不近情理卻斷不可易如子繼大宗所生父便降服厭于祖也魯躋僖于閔春秋譏之君父一也嘉靖身繼大統便得與獻于正德之

上試想其他何等興獻稱皇后合宜稱宗而死遂躋其上安乎所以英宗有午門一節皮已作秋亦是切的不公要是小人之罪將之以歸罪大矣不足如光武之父好不敢所帝號止稱曰南頓君何等嚴肅然光武亦做太過既係中興追王有何不可晉閔公既為君僖雖弟也僖公雖為兄既臣之臣則子也雖叔父猶然此等處須與同志者拈打衆存一箇議論一以聖賢經傳古人成案人倫為準其事在今日為今人後人見之便

非古人不悖于禮而定于一。殷有功于名教鄭康成豈必賢于朱子而朱子議祧僖祖廟時不記得康成一段議論以爲遺恨得此其有助豈淺鮮哉。

冬救江而明秋江滅晉之不能救江明矣然若只書伐楚不書救江則無以見其不能救江之意只書救江則處父之師實向楚不向江故書法如此傳謂王臣行而不書者責在晉也自記。文公三年

書晉侯伐秦于楚人滅江之下見其亟於修怨輕于

救患無援拯之善也救江則遣處父伐秦則身親之侯伯之賢安在哉于秦晉往復之間非褒貶所繫也自記。文公四年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趙盾柄政政始歸于大夫矣後乃尤而效之故扈之盟斥晉大夫而略諸侯若曰自此諸侯大夫班矣自記。文公七年

書稱徐戎詩稱徐方皆與淮夷蠻荊並舉蓋自西周而不服于化非一日矣非自夫子夷之也自記。文公八年

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乙酉公子遂會雒戎只越三日其爲以兩事出無疑矣而不以繫事書此誅內外之辨春秋書法也自記。文公八年

春秋因事而見義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因司馬殺司城奔而書官則知列國之不書者略也其不名左氏以爲不失節或舊史失其名也其後再書司馬華孫餘則以常書自記。文公八年

毛伯來求金不稱使不但爲未君直以求金耳。自記。文公九年

楚椒以聘來故爵其君而書其臣名書法之宜也胡氏漸進之說是若漸强而須假以名號則是夫子畏其强也自記。文公九年

惠公仲子僖公成風恐皆只是前襚並賵耳仲子成風自是不當兼襚故卑以名而秦畧其君臣不必特系之惠僖而後見也但僖公之薨已久不應至是始襚故孫胡有是說自記。文公九年

日役之後秦晉交兵只是非曲直相半雖然晉遂不能制楚而楚以疏秦爲之撓也使夷夏消長于是則

春秋之所惡也。是故於晉之敗於秦而要宋門以得諸夏也，則狄秦以見志。其後河曲之役，又人之，何也？曰：晉稱人，故人秦，凡深貶者。而不再見，凡爲主者書及。河曲之戰不書晉及，亦猶惡秦云耳。自記。文公十年

盟于女栗也？女栗之盟，獨公與盟，故諱之。自記。文公十年

春秋之義所詳此事者，以同類之事相例也。所謂屬辭者，攷其上下文以見意也。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則無復道也，而書世室屋壞，此屬辭而義見者也。自記。文公十三年

趙盾悔子雍之迎，而弗克捷菑之納，皆能從義者也。自記。文公十四年

執單伯，執子叔姬，單伯與齊人男女之別，不可妨皆。自記。文公十五年

前書司馬司城至，華孫來盟，乃書其名，未知何意。或者見稱其官者義不繫人，來盟之人則例無不書也。凡來盟不稱使，皆其君未有成命，其臣以權出而行之也。齊高子、楚屈完之例是矣。自記。文公十五年

子叔姬之歸，不書齊子叔姬，而曰子叔姬，係其下未嫁之詞，則知以叔姬爲舍之母者，非是。二傳于此一事，皆未似得，未可信。自記。文公十年

諸侯未見盟之前，侵我西鄙；齊人既盟之後，侵我西鄙，曰齊侯，則見諸侯不討齊人弒君之罪。自記。文公十五年

再兩見侵，反汲汲求盟焉，而又不得，於以見齊爲魯弱之效也。不書者，恥在大夫，且不以商人之侮等爲恥也。自記。文公十六年

若果有疾而不視朔，春秋何以書？穀梁說是，左、公皆未可信。自記。文公十六年

穀梁云在氏上于事或有之，不如穀梁緩喪之義正。緩喪猶云不專。自記。文公十六年

前此盟于扈，此會于扈，而書法同，皆以不討齊宋之弒君也。春秋之初，成宋亂，序諸侯，貶諸侯也。至是而政在大夫，其鬬鄰之有不禮于其君者，豈獨不怒于色而已？於是諸侯雖欲討亂而不成亂，勢且不能敵晉之，而義已足。自記。文公十七年

亦亦不地耳與隱閔何異其不日以其未成君稍畧
之殺於成君者然或舊史因邇弑不得其日之實
耳。自記○文公十九年
婦人嫁曰歸故常事歸寧則內夫人曰如適外之女
曰來不言歸也姜氏無罪不容于魯而去者絕則
非愚者如則不返故取歸寧之歸爲義而變文以
書之。自記○文公十九年
宣公夫人與出姜俱稱婦者皆有姑之詞也彼譏喪
娶故沒夫人使若不知爲夫人者此則過有大爲

而不諱其納故夫人之也彼書納幣此不書納幣
何也書納幣譏在喪也在喪納幣而猶譏之此書
逆女于正月即位之下則納幣不足譏矣舉重之
義也。自記○宣公元年
史異襄仲不書殺惠伯則必書其自卒矣夫子不仍
舊史書其自卒而但例其事則非卒可知所謂諱
而不沒其實也。自記○宣公元年
楚人伐鄭繼伐陸渾之後則是移陸渾之師也不以
繼書戎夏之詞也戎非鄭比故又一予之一人之

自記○宣公二年
得臣之卒不日胡氏謂貶其與仲遂之謀也夫不日
何足以貶耳不貶仲遂而貶得臣何也蓋高固方
來宣公爲之大用嘉禮雖卿卒不以聞故不日耳
自記○宣公五年
仲遂之卒不稱公子以爲蒙前文同也然實於其殁
也名而絕之如帝於隱之例耳其或卒或不卒不
可以爲褒貶惠伯之不卒必以爲貶可乎名彙於
隱朝則意見矣其不卒或舊史失之非義所在。自記

○宣公八年
春秋書猶繹而推方有卿卒不繹之言則仲遂之功
罪於經論矣所謂書其法而不係其人身者此類
也又案周官大宰死有廢祭之文則不但繹祭也
自記○宣公八年
殽之役書及姜戎此與白狄伐秦不復書及累晉也
速兵結怨與戎狄而伐姻好之國可狄道也自秦
晉之兵不解而荊楚爭伯之勢成矣繼書滅舒蓼
亦因事爲詞次蓼六之蓼泉陶庭堅之後也此則

書歸之一自記○宣公八年

內失地不書我得於彼而非力與旋復歸者則書之濟西田及讙闡是也歸讙及闡不言我旋取旋歸之詞也歸濟西田則遠矣故言我其取也何以不言我取不言我而歸言我臣子之詞也自記○宣公十年

稱齊侯使國佐來聘甚忘哀之罪自見自記○宣公十年

楚子入陳而能討入鄭而不取此所以變而書入書宜各降一等書之也自記○宣公十二年

邲之戰以晉及楚者畢竟是內晉外楚之詞得臣避

晉侯故稱人林父不敵楚子故稱名自記○宣公十二年

入陳討鄭伐宋屢書楚子者見累年會盟征伐中國諸侯皆無復身視之蓋政在大夫宜其不競於楚也自記○宣公十三年

朱子曰歸文會楚宋及楚平春秋責其叛中國而從夷狄非罪其成霸非是春秋豈容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愚謂朱子此言一空衆說之陋文定猶屢以盟十為言皆不足以訓者也自記○宣公十五年

滅赤狄潞氏稱晉師滅甲氏及留吁則稱人前猶粗有名爲耳於是士會爲太傅晉焉得有太傅蓋官制亂矣自記○宣公十六年

宣榭之火周來告也告則列國猶書況周乎經未有斥言周者此言成周何以下朝宗廟之重言宣榭則疑爲京師則不親故舉周號以書若曰此非異代之榭也公羊新周者親周也故知程子以親異爲新民者甚確自記○宣公十六年

爲周書民命傳史書大有年則理人緣而書之矣必以爲紀異可乎宣公饑饉洊臻稅重而民困喜大

有年則幸而書之矣何必曰紀異也而後爲志乎自記○宣公十六年

肸無列于朝則叔非氏也叔非氏則是春秋字之也內兄弟字者季子叔肸是也皆取貴于春秋者也友不稱公弟前以公子之屬書矣友爲大夫肸無列也肸有道恩之美友有存社稷之功或謂友討其仲而爲之立後釀成三威之勢此非其疵者管蔡猶得邪其嗣則公以來未之有改也田氏六卿比比子世微三威異姓之卿其不興乎自記○宣公十

七年

箴尹克黄則君在也安得與歸父同例君在則殺之
者君也命可逃乎君死則殺之者三桓也可以無
死死傷勇矣自記。宣公十八年

一甸之民五百餘家而出一乘則七家而一人也丘
出一乘幾於人盡兵矣乘有甲士故云甲自記。成公元
年

齊侯戰敗而窮求盟者齊侯之志也然不言齊侯使
國佐來盟者欲以賂免非專盟也不曰國佐及諸

侯之大夫盟而曰及國佐盟以我師存焉則有內
辭矣且以見賓道及而盟之也自記。成公二年

凡會外大夫不書公非諱也存內外君臣之體蓋史
法也獨會楚公子嬰齊書公者大夫之執國命甚
矣盟會征伐專之屢矣獨是役也楚寇臨境臧孫
不行孟氏請賂以憂貽君父而使與强楚之大夫
盟不據事直書則無以見大夫之罪也自記。成公二年

蜀之盟從楚者十有一國自成莊之盛未有若此者
諸國皆卿大夫惟公在焉故人之諱也諱則何爲
不沒公繼乎會蜀深著魯大夫之罪焉耳荆楚强
盛如此故公之會盟出于不得已而無足諱楚秦
在諸侯上以强大於先也雖仍赴告之文無所更
改惟蔡許見例則左氏疑爲得之自記。成公二年

據古廟制考宮非特作廟也祈之而遷舊主易以新
主爲耳如是則新主雖未入亦安得不哭況新主
未入則舊主在焉但舊主遷則應還不可復以其
謚名宮耳如此則尤宜哭也劉胡之說亦未知然
否自記。成公三年

傷則免牲死則無牲可免矣卜日後而免則曰牛穀
梁凡所謂亡乎人者皆無可奈何之意自記。成公七年

伐郯之役蓋吳始稱王加兵小國而又赴告中國以
示成也告至於魯是以季文子聞而哀之自記。成公七
年

凡史例有詳畧古史雖不可見班馬以後皆以人之
賢否繫其詞也伯姬有賢行魯史蓋錄之獨詳
故聖人因之欲厚伯姬不得不書伯姬之歸書伯
姬之歸不得不書其始皆緣本錄本之義也必皆

以為譏非禮過矣。媵微事猶書之，況納幣乎。自記。成公八年

當時晉既通吳，欲以病楚矣，恐非以刻事吳而伐之也。其諸刻事楚而與晉交，加以師歟。自記。成公八年

晉來媵，程子謂以見姬之賢，是也。然將以見齊媵之失禮，故先錄衛、晉。何言乎失禮？異姓一也，一娶十二女二也。自記。成公八年

成公十年，公羊經無冬十月三字。愚謂三傳皆同，則必有說。如只一傳獨異，必文之缺、字之誤也，不可據以立論。自記。成公十年

晉徵師多矣，至郤錡之來書乞者，苟非其同惡，則必以義驅之，然後伯者之令行矣。秦、晉東西遙絕，無惡無義而徵諸侯，患其不至，卑其詞語以私而曰乞。自是以後，雖有義舉，盜要為之，至晉悼之業成而後一變。自記。成公十三年

公及諸侯朝王于京師，遂事也。經不書及諸侯朝王，而後又以伐秦致，明本不為朝王動也。劉子不書，諱王師也。留朝王所何如？曰：以晉文猶能為王動也，然譎而不正，又召王而會之，竟無可取，故書天王狩河陽以正晉文之失，而僅以朝于從而不于諸侯也。若書劉子會伐，則須列晉侯上，延於朝京師，奉王命而伐秦，故沒王官，則如此師為晉動也。又踐土、河陽，志朝王而先會後朝，其詞若先會盟而朝者，以貴下也。此志伐秦而先朝後伐，其詞若因朝而伐秦者，以存上也。踐土、河陽實與而名不與，此則名與而實不與。自記。成公十三年

如傳說，則華元未至晉耳，安得言自晉歸于宋？蓋河上已是晉境，故云自晉。又魚氏所以復之者，罷其以晉討也，則稱自者，亦著其所自復與。自記。成公十五年

前伐秦，劉、成二公不書，故王臣會伐自尹子始。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至是方自然彰著。自記。成公十六年

九月辛丑用郊，猶曰用此時以郊云爾。自記。成公十七年

納寗儀與納魚石均惡也。二子力不足以自還，故著納。楚納魚石，實致楚師，而力足以叛，故以自入為文也，各舉其實而已。自記。成公十八年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於善

道二事恰相連一旅見于晉一竝受命於晉否則兩事皆造晉而聽命受命焉者也是以不書及凡書及者內爲志必受君之成命以往也而後書及自記○襄公五年

魯屢受晉侵伐前又與之會盟而不校卷孟獻子等乃柄政故以釋怨休兵爲事自記○襄公十年

城楚丘戍陳猶有所蒙也虎牢之戍上無所蒙與專內辭無與與專內辭無與者其非貶可知自記○襄公十年

楚屢救鄭傳說也據此以求筆削之意間有不通而强說者多矣王仲淹所謂棄經而任傳是也今斷之曰傳事或不可盡信或救而不及則不書或諸侯惡而削其籍則亦不書也當是時楚鄭方與中國爲敵其與師伐救之事不計可知但憑列國諸侯在會者之紀載耳他時楚救蔡諸侯削之矣獨此既戍虎牢則有扼吭拊背之勢故著楚救以敘功當史如此非義理所繫因而不改也自記○襄公十年

伐鄭之後始會蕭魚不以伐鄭致與僖公從桓伐楚之致殊文者外楚而內鄭之詞耳雖與原完甚不可言至自會也此類疑聖筆所修自記○襄公十一年

伐秦之役左氏曰于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夫以墮不名殊無理傳不足據彼謂人者大夫也名者卿也人齊宋衛而序鄭之上不過大夫先卿而爲是說耳當時之序主盟者爲之大較以强弱爲先後齊世子光先下於附庸矣後乃列諸侯上況大夫卿之閒哉自記○襄公十四年

凡侵伐與圍偕書同者魯爲齊弱未有若此數年之甚者也稍背攜怨十二國之師同而環之魯人盛大其事而書同圍存厥因之自記○襄公十八年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史官互也偏策所書非一人有曰九月者有曰十月者有一誤焉而春秋誰所疑也兩書之爾甲戌巳丑陳侯鮑卒蓋此類自記○襄公二十一年

欒盈復入于晉不言自齊入于曲沃不言以叛者晉逐而稍損齊盈之罪也齊盈之罪不見奈何曰書

齊伐晉於盈入之後則助叛明矣下書晉人殺欒盈不曰大夫則討賊可知。自記。襄公二十三年

書孫林父入于戚而以叛則罪林父過欒盈矣謂盈仇范中行氏而林父與君敵也前此未若孫甯出君之罪以罪君也至是一書弑一書叛則前罪亦因以明所謂罪大而不可解惡積而不可掩。自記。襄公二十六年

衛成公獻公皆出也不名而復也名之權衡自應如是蓋如是而後為平。自記。襄公二十六年

剽非正也而喜以為君也是其君也不得以反正之辭與之也喜賊也而衎以為臣也是其大夫也不得以討賊之辭與之也。自記。襄公二十七年

子札褒貶之說夢如愚謂春秋于札無褒貶焉耳褒貶者必于其身于來聘而褒貶其生平遠矣札在國必曰王子札也其稱于我亦必具王子札也春秋所惡於吳楚而外之者僭號焉耳惡之故夷之而加夷號焉吳伯爵而子之者是也故季子以諸侯兄弟之卑降從衛叔之例夫亦惡乎其號也或曰如楚大夫之稱公子不亦可乎曰始通也楚累而後書其累而卒書之何也曰義頌而止。自記。襄公二十九年

澶淵之會宋儒所論當矣蓋繫此于葬蔡景公之下而特書宋災故以見其意則曉然著明矣或謂春秋弑君者多矣何獨於此特筆乎曰以世子弑君始于此也楚頵蔡般也不可責天下諸侯往而正之也諸夏之君自蔡般始春秋之初君弑有不葬者非臣子隱而不成喪則弑者不以君葬之否則

諸侯猶知其為弑而不會也般既無隱痛之心又不敢不以禮葬以蓋其事然而諸侯皆往會焉則不得不以葬書也書葬蔡侯則諸侯會葬定賊可知矣書葬蔡侯于上而著以宋災故大會于下比事屬辭春秋教也若此類也臣弑君而諸侯定之自宋督始子弑父而諸侯定之自蔡般始故兩書所會之故為一書之大旨特書州吁何以不然曰州吁殺卒不定也又書葬景公則我會可知會其葬不討其賊而特會諸侯大夫以謀宋災以為大

惡也故隱內諱而曰會故所以遍非諸侯大夫也或曰隱內卿內無罪也伯姬卒于宋于我有哀焉自記○襄公三十年

晉楚之會兩先書皆爲天下諸侯隱存內外之坊非於晉楚有薄厚耳自記○昭公元年

昔魯爭鄆日久春秋書鄆悉未嘗繫莒也則意此邑疆界未明與經爲邾邑異自記○昭公元年

展輿爲弒君者所立故去疾得繫之國自記○昭公元年

觀圍戮齊封徇諸侯數其弒君之罪則弒麇之跡當

曰必甚殺以僞赴于諸侯齊封之對乃發其私也春秋嚴亂賊之法而不輕與人以弒君父之名傳疑一也界于縊方二也自記○昭公元年

越惟于伐吳之役書人或謂許伐吳或謂責諸侯皆非也純外越則是內楚也越蠻也楚亦蠻也子楚於上則不得號越于下以後皆號之也自記○昭公五年

留有罪不曰陳留何用世子殺于上則著公子招于下自記○昭公八年

君臣同謀則稱國此時陳無君也何以不書招殺過與招同罪者也若書招殺則疑過爲非招之徒而見殺者也然則何以不書陳人殺過招實殺過書殺過則疑以討賊與招也不大大夫多矣里克甯喜皆是也自記○昭公八年

閉惡耳討賊疑於善也是以先書滅陳用知忘在滅國則雖討賊非善也招不去氏不與楚討之義也自記○昭公八年

晉假道于虞遂入昔陽秋滅肥冬又滅鮮虞此與獻之滅號相類春秋惡其行詐也故不書滅肥猶不

亡滅號書執虞公之意也行詐狄道也執虞公時晉首入經不得與荆吳無別故于伐鮮虞也號之且繫楚滅陳蔡伐徐之後無與滅救患之師而尤是效爲事而觀宜君子所深惡而比晉號虞公傳者專責虞公非經意也亡國之君罪於公者多矣何足罪哉凡執人者與所執者書法每相配爲均有罪焉耳人晉而爵虞乃上下之稱賊晉而非責虞審也惟滅下陽以虞首惡則自取亡滅之罪已著自記○昭公十二年

兩字誘皆惡楚也名般故名虔使虔與般同罪也子
楚故亦子戎楚戎等夷也。自記○昭公十六年
此非弑君者因其自狀而書之曰弑君擧以戒夫天
下後世之爲臣子而不謹其君父之疾者三傳之
說善矣然而與凡弑者無異余作春秋世子弑
君三楚商臣蔡般並乎其位者也許止弗立乎其
位者也此比事而可知者也許方遷夷又遷白羽
實楚之縣耳虔能討三弑以掩其罪蘖疾亦弑君
者當舍比哉繫于遷後此屬詞而可知者也蓋三

傳事實同者即不得而苟皆其僞故程氏有斷案
之說歐陽之論果哉。自記○昭公十九年
因閏八月故昭二十年十一月得有辛卯或言春秋
時閏皆十二月此處却是閏八月也。自記○昭公二十年
惠襄二王之亂不詳于春秋不告也惡不告故本末
俱成襄告矣而其初致亂之由猶不聞也叔帶在
京師親見聞故詳悉。自記○昭公二十二年
雞父之役吳實敗楚師當日吳爲姻也必告告必以
敗之爲詞春秋何以諱之乎予時中國通吳以制

楚陳蔡許諸國附楚以敵吳若皆吳敗楚師疑吳
果爲諸夏動者春秋惡吳甚於楚故特削楚之敗
以外吳也。自記○昭公二十三年
晉宋公卒于曲棘所以發人之疑問其故則知以如
晉而將納公也。自記○昭公二十五年
居於鄆與天王居于狄泉同文春秋上魯故也在他
國則復立一君必矣終昭公之世意如猶未敢立
君也故時猶稱魯爲柔憚之國是時夫子年已近
强學徒大進何忌承父命而禀業焉曾未聞三家

有所咨諏聖人有所論白蓋勢不可爲而不在其
位故也可以見處亂邦之法矣。自記○昭公二十六年
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溫君奔皆不名吳滅徐徐子奔
則名竊疑譚弦溫其國皆不他見其君之名蓋不
可考也滕杞之爲國與中國會盟其告卒也猶
多失名況譚弦溫也徐則與一二國與故得其名耳
自記○昭公三十年
諸小國滅皆不書名者憐之也徐子章羽書名惡其
倡于自徐始也徐稱王在楚前紛紛毛舉他過以

嘗之殊無意味。書名所以惡衎。非善楚也。自記。昭公三年

城杞。晉之私事也。城成周之會而書其故。天下之公事也。以此揆之。楚丘虎牢。猶亦天下之公事也。故以公事書之而不目其人耳。公之出亡。雖叔孫氏莫爲無議。故婼繼公書卒。俾考其所以卒而哀其志也。仲孫能卒伯命。適城成周。而未聞有動其君之志。與季氏分黨矣。況與陽虎而伐鄆乎。經沒不書。定哀多微辭。自記。昭公三十二年

春秋三

晉人之執宋仲幾。傳稱歸於京師。未嘗不歸於王也。不言歸者。故亂歸上不書耳。自記。定公元年

凡盟必日之。拔之盟不日而且不月。又大于當時之事。其遺失也。然亦非得以大夫盟邾君。故去月日以見慢與。然後何經則如常書。自記。定公三年

皋鼬之盟不日。亦當時事。非遺失也。若衆志已渙散。怠於禮而略於事矣。自記。定公四年

許下央葉白羽容城。凡四遷。皆楚令也。如是則許幾爲楚邑矣。前侵楚之役。皋鼬之盟。猶有許男。何哉。此時楚以吳故。頗不暇於諸侯。許雖遷白羽。猶不敢遺中國之微名。故楚又遷之以自近歟。自記。定公四年

劉卷之卒。赴不以日也。其卒前乎此矣。若是也。司作水逝往含周魯之間。其事不應同在一月。[illegible]

伯莒之戰。吉救則美在吳。吉以明自強雪恥。其美在蔡。自記。定公四年

歸粟於蔡。穀梁子曰。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通也。然

則城楚丘。戍虎牢。亦豈義道乎。蓋皆公辭也。春秋
所深與也。非無遠邇。惟其公而已。功邇而德遠矣。
自記○定公五年
於越入吳。于是楚以秦師敗吳。皆不書。非楚不告也。
直春秋略之耳。蓋吳之可貶。在于入郢之日。而不
在敗也。自記○定公五年
鹹之盟不日。不月。我不在焉。故略之。沙之盟同。沙、瑣
古蓋同音。自記○定公七年
以暨齊平及齊平兩處事實攷之。暨齊平之後。我往

涖盟。而齊人不報使。及齊平之後。兩君好會。而且
來返侵田。則暨爲強彼。而及乃彼我同欲明也。汲
汲者彼此俱汲汲也。暨暨者彼此俱暨暨也。非以
一人言也。辰出奔時。佗彊蓋爲所牽率也。故曰暨。
其既則同惡共謀。彼此欲之矣。故及其入蕭則書
及。自記○定公十年
以叛叛者。赴既叛畧會。亦如之。非薛襄公是也。
自記○定公十二年
告。至則致。成特境內私邑。而且無功。豈亦告至乎。蓋

近大子何終存何必告乎。不以近而略其罪。叔孫
武叔之毀費。即在此時。蓋隨毀而欲去之。非特無
故譏笑也。叔孫毀于內。孟孫據邑阻兵于外。僅一
季桓子信之。故孟子公羊子皆有行爲之言。及其
受女樂而無禮于聖人。夫子雖欲不去而不可矣。
自記○定公十二年
蛇淵之築。北蒲之蒐。皆夫子去魯後事。自記○定公十三年
十三年春齊有事于郊。膰肉不至。夫子去魯矣。至十
四年而無冬。蓋傷王道之不成也。所易不於十三
年去冬。曰其係夫子猶在魯也。故于此年去之。王
道無成而不終。不猶之天之歲功不究者乎。自記○定
公十四年
孔子去魯。子貢實從。而邾子來朝。子貢有觀焉之事。
則知夫子在行。弟子亦往來其間。自記○定公十五年
以八月庚辰朔推之。則癸亥朔之日。不應在九月。以
爲閏九月。則明年四月又有辛巳也。蓋實閏九月
也。辛亥爲閏月之朔。詳大小盡。明年四月二十八
日下辛也。自記○定公十五年

哀公元年楚入蔡而傳言圍吳滅越而例不書或曰不告也或曰皆報君父之讐故也自記○哀公元年

伐晉之役以傳考之我師及鮮虞在焉不書諱也春秋何厚于晉百餘年來冠蓋相望于宗周猶有臣節者晉耳春秋之外楚為僭王也內晉為尊周也自記○哀公元年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罪蒯聵也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罪輒也圍宋彭城者主晉之辭也善晉義也圍戚者主衛之詞也誅衛志也晉義善則華元無惡矣衛志惡則齊夏無善矣自記○哀公三年

魯之桓僖晉之文武蓋皆為附于祖功宗德之義者自記○哀公三年

稱人以執諸侯而諸侯不名而附皆下執上之詞深惡執之者也晉人執虞公其罪也執戎蠻子其衰也而皆大惡故以上下之詞書之自記○哀公四年

蔡與吳齊同而不曰君之子何也曰君之子者不與吳齊之為君也謂其殺世子而立之也景公者群公子耳非申生奚齊類也自記○哀公六年

歸邾子於後則不諱獲于前正如歸濟西讙闡於後則不諱取於前也自記○哀公七年

宋滅曹也而以入書先儒以為罪曹誤矣春秋于諸夏之邦言滅者邢陳蔡許是也不言滅者紀虞虢曹是也紀與虞虢先儒以為猶存其祀安知宋之不存曹祀乎戰國之時猶有曹交也自記○哀公八年

吳不救陳以叛楚何用救哉陳之屬吳為之也救庸足多乎此與楚救鄭一耳蓋爭諸侯非救也季子自言之矣文定未免穿鑿自記○哀公十年

凡侵伐之類多書時而已如國書伐我之事為夫子歸國之年非不詳其月日可知下伐齊則書月者例凡戰必日不可下有日而上無月也自記○哀公十一年

艾陵之戰大捷魯必告乎頗疑矣而經不致者非削也是時夫子在魯君卿有事必咨焉子貢冉有之徒時有論建茲雖不能過會吳之役猶能使知會吳然與國之不足榮於廟也而不告歟故傳稱季孫勝而懼自記○哀公十一年

甸甲不足而丘之丘賦不足而田之傳紀季孫使冉

有訪于仲尼，而夫子之言曰：行度于禮，施取于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此則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雖以田賦，將又不足。季氏卒不聽。蓋冉子與其謀也，鳴鼓之攻其此時歟。自記○哀公十二年

先生嘗舉稆卿云：孟子卒，襍記明明說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可見春秋據實書，而紛紛以爲貶，以爲諱，皆未必然。近是。哀公十二年

春者歲始也，麟者仁獸也。于歲始而仁獸來遊，至仁之應也。春秋不書秋冬者，累累而此年又止于春。春或書王，或不書王，而此年止書時。蓋氣序雖有亂時，而生生之心長在。王道雖不行，而天之所以爲天，萬古不可變也。自記○哀公十四年

五石六鷁都諱書耶？于如何春秋以獲麟終篇，卻止書春，又不是逆年之事。豈難合附而符之？此不得謂之無意矣。或者夫子以此開萬世之太平，所以春秋一書始于春，終于春也。公羊傳人都笑其在年月日時上參繫，恐他有傳受下來。哀公十四年

春秋用三家，左氏、公羊、穀梁；唐三家，啖助、趙匡、陸淳；宋三家，孫明復、胡安國、張洽。注疏周禮第一，大全春秋第一。以下論三傳

治春秋者，某嘗謂宋三家不如唐三家，唐三家不如漢三家，漢三家不如周三家，其實左、公、穀。好而穀梁尤好。或云杜注不免太[illegible]，[illegible]且寬寬的說在[illegible]，[illegible]就不是[illegible]而書子。程子謂是因其後服屬于楚。豈有因其後屬于楚而先貶其祖宗之理？且終春秋不見滕有服屬于楚之事。蓋因孟子滕小國也，間于齊楚而誤耳。支定不安于程子之說，又謂其首朝弒君之賊，不想春秋中弒君之賊何不貶其爵，而貶朝弒君者，有是理乎？且貶止其身可矣，因這一朝遂終春秋而不復何也？失于又不安其說，而從程沙隨謂當時小國之君因霸主會盟征伐，供億不來，故自貶其爵。但滕降子非會盟之事，尚未多有。況隱十一年滕薛來朝，方自爭長，豈有逾年而即甘自貶之理？惟杜元凱寬寬一句，說爲周所貶，原是切。支定見程子不在他便駁，云如周何能削人之爵，則春秋可以

不作矣夫吳楚之僭齊晉之橫天子不能問而所
貶者僅滕薛杞諸小國此春秋所以作也如門祚
衰薄之家紀綱之僕尾大不掉僕役變下役胡笞
而夕撻之適足以啓怨而已且杞及邾或退或
封爵時皆請之天子何獨于滕而不能制降耶載
書曰某有封而不告但有封即有貶矣春秋之
後晉之三卿何不敢自爲諸侯故須向周請命
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何春秋之初而不
能貶殺耶如不書即位穀梁所云至精只書即位

正也不書即位故也繼故而書即位與聞乎故也
即位是明見于前有許多事世次相及自然行正
禮若有篡弒不正之故則先君不正其終世子詩
得行吉禮有故而又書即位是即位之人非與乎
其故之謀故意從揜飾其同謀之迹反行吉禮若
不如然齊此卻終春秋都是如此先儒又都不從
另出一個論頭及辨難又之簡直何都不是
程子有公穀六丁左氏今觀公穀儘有好處須如朱
子之許方可。自記

左氏非丘明也左氏若是孔子同時如何所紀六卿
分晉已是孔子卒後事古者左史記言或者以官
爲氏耶蓋因傳春秋而附以己之見聞胡文定于
春秋時事不見于經者明知道是不經赴告夫子
無從而書又時自忍想說此事左傳有之經何故
不書倒似左傳即爲之春秋原本爲夫子所據以
修者此最有關係
左傳不可不讀其中有許多三代典禮及二百四十
年事蹟又文章古雅不讀覺得看經益無依傍國

語一書是左傳未經剪裁鍛鍊者想從列國隨便
採來其中如吳越迴與他國不同唯晉周差近齊
一味誇大晉如今日劇演一般塗飾點綴左傳則
貫□鍊文采斐然韓氏評以浮夸亦確不過
孛入北斗左氏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
死亂宋上公齊晉侯伯皆應北斗之象爲天紀綱
也七者斗之數自記○文公十四年
侯師之役盾不與楚遇而汲汲于還蓋君臣之際疑
貳形矣盾憂內變之將作而志不存乎諸侯焉耳

(自記○宣公二年)

點線面體事事離不得從此點到彼點便成線將此線規而圓之便是圓四折便是方三折便是三角都成面將此面積厚便成體體成則天下之象數備矣左傳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象即是點滋即包線面體滋字妙生生不窮

鄢陵之筮似是遯復之明夷其繇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離南方也又為日為戈兵離明見傷故曰射其元中厥目而南國蹙也傳闕不詳故史失之耳(自記○成公十六年)

襄之十四年距夫子生時尚九年而伯玉夫子友也柰何此便從大夫與聞國事乎據傳崔杼弒亦太多俱有未可據者(自記○襄公十四年)

伐陳之役子產不攻深言陳即楚之罪者鄭亦即楚故也與齊不敢問楚人僭號滅國同意王道無諸己而非諸人春秋諸侯首尼橫決為辭令以相讓內己雖有敬仲子產何所措手焉(自記○襄公二十五年)

季札觀樂前面都是歎某歌某後面乃言舞某舞某蓋舜備六代宮懸止存舞耳故韶箾亦言舞夫子至齊始聞韶音所以韓文公以三月為音字之誤(自記○襄公二十九年)

史趙言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蓋今算馬六作ㄙ亥字下有三ㄙ而上乃二字下共一字于旁則為萬亦算馬也(自記)

買朱鉏密州兩字切音也莒夷也語譯而通(自記○襄公二十一年)

郯子來朝時夫子年二十七爵禮樂已盡學矣而又好問好察以廣其智又兩年遂適周而窮文武之道(自記○昭公十七年)

左氏于昭二十二年十二月有庚戌是月癸酉朔焉得有庚戌乎(自記○昭公二十二年)

公羊傳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似以祖言匹者匹配之匹祖妣是也自外至似以神祇言主者賓主之主天祖是也(自記○宣公二年)

敬嬴公羊作頃熊音之訛也(自記○宣公八年)

胡傳誤以叔弓為叔孫氏叔弓蓋公弟叔肸之孫(自記)

○昭公十年

大全惟春秋最好永樂命儒臣纂集四書五經性理大全只限七箇月俱成故當時只得將現成本子畧加改換春秋是用歙人汪克寬所纂原有條理所以好

某平生于易經外一部書不敢動手大凡著書有一字不安便不如朱子不敢注春秋便是爲此其大處如何不知不知如何作綱目只是零碎處不曾透曉得

孝經

程朱提出學庸語孟直是功倣天壤只少一部孝經孝經道理好到至處朱子疑其有左傳語雖未知其言之先後總當以道理爲主

聖賢著書都是提尖如大學一書欲成天下之人才因天下之風俗非此不可子思時已有邪說異端如儒老莊刑名之類子思見得天下道理平平實實高者空虛得不是低者又淺俗得不是只是中庸二字切近精實故作此書至孝經亦是提出大道理的要領來說天下道理只是仁義義又出於仁義不是冰冷的仁心之有節制處便是義道理說到仁已頂尖了只是囫圇說箇仁難道墨子兼愛亦算做仁佛家慈悲亦算做仁仁之道却要從孝做起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極其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五性缺一不可單拈別的還有病只是孔子說仁處無法先仁包得他是我生最初所得的道理然猶恐其泛也孝經又專說一孝字更妙前人多說孝

經文字淺易不知聖人說話原不要深只此已足世上有一種鄉人止知愛敬其父兄而惡人慢人又一種好虛名者外爲結納而內薄骨肉更是無根由惡人慢人一種便有楊子爲我一種學問由不愛親不敬親一種便有墨子兼愛一種學問異端不過此二事孝經儘是精密此書總不是夫子自作必是曾子之徒所記生吾者父由父而祖而曾而高而始祖以及始祖所自出以天地而何非天地與吾爲一體而何所以太極圖下二圈一箇

是天地生人一箇是父母生人父母人之小天地
也吾有一事自覺得好不必問定知父母喜之祖
宗喜之即天地亦是喜的我有此身父母之心在
我天地祖宗之心亦在我是以呼吸相通問祖宗
年代既遠未知尚有魂魄否至天地却舉目可見
是現在的祖宗曰祖宗魂魄原在天地有我他便
未亡我盛他亦盛我衰他亦衰孝弟之至通于神
明光于四海道理不到此原未完備孝道不到愛
盡天下人亦不算完得孝道中庸由子臣弟友說

到鬼神之德大孝達孝直到郊社禘嘗說得實實
精到如今說微之顯都說屈實有屈之理伸實有
伸之理纔來纔去都是皮膚語誠即理也如心有
愧怍面便發赤人都知其慚恧心中快活便有喜
悅之色人都知其得意此何以故其羞愧者必是
理上打不過其喜悅者必是理上做得順也我們
誠心果到祈禱便應以我有此心彼亦有此心故
相感若一有而一無如何能感何以能感此心有
此實理也理便是性性與祖宗天地鬼神一也有

此理便有此氣便有此象如何掩得往日看中庸
此章殊如贅疣今見得如無此章前面位育後面
不顯其德都無著落人知此理便見得暗室屋漏
刻刻有神明臨之自己知得念頭不好便是鬼神
察你自己覺得此事無愧便是鬼神許你到得暗
室屋漏不欺神明尚敢欺天下之人而凌虐之乎
故曰治國如視諸掌問不知當日賈誼與漢文帝
說鬼神是如何曰必說不到此此理到宋儒纔說
得明白

程朱大段與孔孟若合符節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
也若微文碎義安能處處都不差若使不差伊川
何以亦有不依明道處朱子何以亦有不依二程
處蓋主於發明道理不爲人也即朱子于四書注
至垂絕猶改可見他亦不以自己所見爲一定不
移何況于人朱子疑孝經某便不敢從孝經所說
道理實在完全說孝爲至德要道下文德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即解說至德要道五常之性德也
禮信義智皆統于仁而仁之最篤處莫過于孝這

箇根芽不斷的。極殘賊兇暴之人。說到他父母。未有不關心者。所以為德之本。惟其為本。故謂之至德。五達道所以為教。知愛父母。自然愛兄弟。因是長幼有序。便見得上下尊卑之分。宗祧繼嗣之大四者必賴朋友講明聯絡。教都由此而生。所以為要道。世上原有只知自己父母當愛敬。而不知別人父母亦當愛敬。又有一種人不愛敬自己父母。特交結別人。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又倒說回來。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敬別人父母。似無與于己之孝。不知不能及人。便是自己的不足。詩云孝子不匱。不匱是取之不窮用之不竭也。若惡慢于人。畢竟自己之孝有限。程朱極推西銘。不知卻從孝經脫出。如云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是乾坤大父母也。通于神明。即窮神達化。以繼志述事也。光于四海。即民胞物與也。又易言天地之心。天地之情。不有性。心情從何而見。惟孝經云天地之性是最大頭腦。他

書都未言及。又孝經書名便好。是道德頂尖處。故以為經。經非孔子自命也。以其為孔子所言。而人稱之為經。在六藝。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自稱孝經。則不可信矣。書名如易象洪範大學中庸皆妙。若忠經。便不是。忠已包在孝內。

前儒謂西銘乃原道宗祖。吾謂孝經又西銘宗祖。西銘言人皆知孝父母。而不知孝天地。其實如此等大孝天地。就如此等大孝父母。還是比例相同的意思。若孝經則即此便是。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在上在下。一以貫之。孝經只是推將去。收將來。初由敬愛父母而推之。欲其盡敬愛天下之人。終必盡敬愛天下之人而後為敬愛吾父母之盡。如人家在一鄉一邑。雖在家中無失意於父母。倘得罪於鄉邑。令人辱及父母。便是自己有以致之。即為不敬愛其父母矣。若人人皆敬愛其子。因而歸美於親。咸曰某人生此賢嗣。即是以衆人之敬愛。敬愛其父母矣。至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亦是此意。所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

親好勇鬭狠以危父母皆是此段話頭的反面此書開口說至德要道下文夫孝德之本也即是解至德仁義禮智皆德也然元者善之長仁以親親爲大仁之實事親是也豈非至德乎教之所由生也即是解要道司徒五教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何莫非道然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假如父子不立他教何從而有故曰教所由生豈非要道乎中庸曰脩道以仁親親爲大孟子曰事親事之本也亦有此意然無用此意衍成一書者此書是生人之本如何可少朱子疑其中有左傳語然安知非左氏用孝經耶如元者善之長數語左氏亦有之可云易經襲左傳乎此書道理至是不當于語言文字閒疑之

天地之性人爲貴貴其能盡人道也蜂蟻之君臣雎鳩之有別就其一節體人有所不及然而不貴者所賦止此不能推之而盡其道若夫婦之知能似與禽獸不能大段差別然却限量他不得一旦要做聖賢便能做你却禁捺他不下門額虎入市傷

三數人羣起而噪之以爲邪人豈惟人殺有虎曾不以爲非人于此要猛省自己貴重在何處

榕村語錄卷之十八

宋六子一

滄洲精舍中祠七賢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司馬氏延平獨延平稱師伊川稱謂間亦不苟後稱六人則去延平後稱五賢並去司馬當時伊川與邵子終不相合明道亦說邵子于學全不識問以邵子之虛明精究何以謂之全不識曰程子論其學微雜黃老之意便是不識邵子者不得朱子表章恐亦要滅色問論理學司馬自不如延平何以六人去

延平曰想是以其氣魄小寠人的派胸中是衮熱的遇著人便要成就延平口吶有所得默默自己進修人無從名他亦不求人知惟其實有所得脉絡不差故成就召得一箇朱子來康節從遊者便少明道言其不投徒曰人都不來學明道曰堯夫故迂悠悠

佛家有經師有法師有禪師經師是深通佛經與人講解法師是戒律精嚴身體力行禪師是不立文字參悟正覺儒門亦似有此三派鄭賈諸公經師也東漢諸賢壁立萬仞法師也陸子靜王陽明禪師也程朱便是三乘全修所以成無上正果

極圖說西銘定性書好學論四篇相連看去太極圖最下兩圈與大極一樣間滿此理未曾暢發卻得西銘一滚說出西銘事天功夫實際即是定性書中大公順應二義然必細分知行始密又得好學論發之兩篇相足聖學備矣 清植

象數可圖理不可圖也而周子以圓圈圖之凡四方三尖六角偏長之形同其尺寸實之以物皆不能

滿惟圓則滿充實無欠及至陰陽之中小圈五行之下小圈皆即上大圈如水中之月即天上之月本無有二此下又將氣化形化作二圓圈與太極等直是大了民人告以身從父母生即性亦從父母賦須當守身踐形以為孝人都信得及若告以天地為吾大父母必笑為迂遠矣惟使他由父母而推之于父母之父母累進而推上溯至厥初生民非天地之氣化而何西銘即是此二圈圖說故曰乾稱父坤稱母不謂之祖妣者祖妣年遠為鬼

兒者歸也歸則不及撫摩恩勤矣乾坤知是我大年難老之父母故曰日監在茲及爾出往及爾游衍至周子顯言君子修之吉當言如何修也試思天地間一大世界日月升沉山川融結却是爲何無非爲生人之地即萬物皆主客如菓樹然枝幹花葉雖然要緊其歸只是要結實天地生人非是要你穿衣喫飯驅役萬類暴殄天物也要你贊助天地耳西銘自知化窮神直說到厚生玉成所謂窮神盡性以至於命工夫皆備又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主靜何以定何以靜亦未明言却得明道定性書闡之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然廓然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物來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體在於大公即所謂主靜也但工夫仍大何未嘗容又得伊川好學論補之其曰真而靜靜即主靜之真真即無極之真之真實本太極圖說以立言至下文則言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指出知行二字而塗徑其交四者合而首尾完備代造化而爲言非偶然也。

程子不請教邵子的數學邵子亦不請教程子的道學其所講論都不見道是公案可疑者到朱子大開成局你有一點好處我便收來我有一點好處便思公之于衆洞然無可疑者伊川雖講話想是明道還有說故邵子云伯淳之言條暢邵子生平不敢自外道語儒者到底不敢推出他去二程有幾段說陰陽天地甚精的想亦互有資益處只是前人傳藥不傳火火候不肯說傳。

二程十五六歲便欲學聖人朱子廿來歲學仙學佛

遍參歷扣其立志之高才氣之大自是第一等然幸得濂溪延平把他點化得低下來便脚踏實地卒有成就不爾一向高闊去便狂狂之不已便至於妄孔子大聖只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老彭且曰竊比何其德之溫恭耶王陽明便有氣可惜同時無人能點化他故終入邪魔至死之前一年尚作詩云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何其妄也一齊抹倒古人獨立天壤間便不是聖人氣象派頭程子說吾學有所受朱子言必稱延平。

陸子靜便從來不說師法，何人假從孔孟以後千餘年不傳之秘，至子靜由而忽自己得之，即此便見差路。以上總論

朱子作濂溪祠堂記，直以道統歸之，而以程子為見知。于學庸兩序及孟子篇末，則但提程氏而不及周子，無亦不免當。

說得道太高，竟夫異於橫渠，實橫渠又異于濂溪。然兩不差，便知其淵源有自。昔受學於周茂叔，吾學有所受二語，源流何等分明。自記

伊川於明道墓表，既以之接孟氏之傳，於橫渠則曰自孟子後只有某道一篇西銘，明其道之宗祖也。又曰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或疑程子所以尊濂溪者反橫渠之不如，然其所以表章西銘而不及太極，原有深指，朱子言之悉矣。其評論語次，雖未聞以孟氏以後之統歸之，然孔顏之樂，乃程子自言授受之要，非其實到仲尼顏子樂處，豈能開端指示，使學者尋之哉。夫得孔顏之心而不得孔孟之道，未之有也。濂溪之心得者深，明道橫渠之友教者廣，亦猶顏子潛德於孔子之門，孟子修業於戰國之世，故推尊之論，各有攸當，未可執一以疑其二也。如後世多稱孔孟，未聞有以是掩顏子者，推是可以論伊洛淵源之際矣。自記

人能將太極圖說通書句句明白，看四書五經都有入處。

太極圖直發千古所未發，從來人不敢圖理，而周子圖之。天下惟圓者方滿，凡圓物中間積實便飽滿，如其大而方之便少，又三角之更少，此上圖之妙。

天下道理俱包在太極內，十分滿足也。若動靜不相生，則有息時，而太極亦破碎。雖分動靜，而中圈自若，此第二圈之妙。至下二圈，一是氣化，一是形化。人只知到父母生我，當全而受，全而歸，不知一步步推上去，其初生者為誰，非氣化而何。既為氣而生，則乾坤非吾大父母而何，亦當全受全歸。論父母之生，即天地之氣化，此必讀書明理者方知之。若其初之為氣化，雖愚人而知之也。西銘却好發明下兩圈之理，周是順流下來，張是逆推上去，某

嘗說幾部書相接得妙，張子不知有太極圖，做一篇西銘，恰好接太極圖。大禹未必知有易經，作一篇洪範，恰好接易經。周公做一部周禮，恰好是洪範衍義。

問：疑太極圖不如先天之自然，其為圈為白黑為左右交系，皆似出於人為。今思之，始知其妙。妙在最上一圈與下二圈。中間陰陽五行，却是過脉。大抵天地位，便生草木，後生禽獸，最後生人。人生而天地結種矣。正如木之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葉而華，華而實，至所結之實與所由生的種子一般，而木之事畢矣。此圖下圈與上圈無絲毫欠缺，無絲毫參差，一樣圓滿，見人與天地之性一也。

問：說太極畢竟又說無極，何也？曰：易有太極，原不須說無極，因老莊諸人將太極說似形像未分精氣渾然之時，之說不免落有朕兆，故加無極二字，以明不在朕兆也。這是因明立言，看下言無極之真，不更言太極，可見太極即無極，非有二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似把太極剖作五片，其實個個具足圓滿，可以孝為太極，喜怒哀樂為五行觀之。如親有得而吾喜，則孝心全體在喜，不必兼以怒哀而後為全也。親有疾而吾憂，則孝心全體在憂，不必雜少喜樂而後為全也。無餘欠，無彼此，皆以此意求之。如生意是太極，春溫夏熱秋肅冬寒，俱非生也。不但春溫時生意全在，即夏熱秋肅，生意亦全在熱內，全在肅內，至于嚴冬，生意或幾乎息矣，其實冬不冷，春來如何能發生？如人夜間不睡，明日都無精神，足睡似不濟事，實乃濟事之根。

天下無性外之物，即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雎鳩之夫婦，他則不能相通，然既有那一件，太極便都全在那一件。向來都將理字訓太極，還有說不去的，惟以性字訓則皆通矣。

太極圖說言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似說倒了。五行在四時裏面，故火炎于夏，水旺于冬，木生于春，金盛于秋，如周子說，却像五氣四時是有了五行後纔有的。大抵賢人的話，便說得極好，比之聖人，到底差得些子。孔子說五行曰：天秉陽

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時。和而後月生焉。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日月星辰雖皆是懸象物事。然實以日星為紀。所以日近得來便暑。遠了去便寒。四時俱看星舍。惟山氣起去便成雲。澤氣起去便成雨。却是地下的事。月雖是懸象其實一半陰一半陽。曆家說九天惟月天最近。炎夏時節。日光當頭晒透下來。所以暑。隆冬時節。日遠了。只剩他一箇冰冷的在上面。所以寒。邵子以夏屬日。冬屬月。朱子說他不是。實却是如此。至風雨以月為驗。萬物孕育亦俱以月為節。孔子言其三五而盈。以從陽也。三五而闕。以從陰也。故曰和而後月生也。清植

太極圖說是從繫傳首章運化出來。然有一處可疑。開首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是指著甚麼。若是指天地。則動極而靜。靜極而動兩句。難說。繫傳只從天尊地卑說起。方漸次說向摩盪上去。便無弊。問圖說極精。然看來不如繫傳尚有敗處。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二句。說不如禮運播五行于四時語意圓渾而備。還風雨日月寒暑。一切天所藉以生之功用。亦未曾數說得盡。至化生萬物。緊頂男女來。便像只從二氣交感說起。又不如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從理上說起。卽推本主靜一段。論理固是然。生出後人許多論議。亦不如繫傳易簡二字。只坦白放在那裏。使不用更說主靜了。自然。清植

鏡問與日月合其明。似是智。如何是禮。曰。日月是外明的。火是外明的。三千三百都是粲著于外的。水是內明的。智是藏在內的。鬼神是幽暗的。與天地合其德四句。朱子將第一句配太極。二句配陰陽。三句配五行。四句配男女。但夫子如何知道有太極圖說。不如配仁義禮智。有根。如今學成語以實之。天地之大德曰生。故曰仁。禮者嚮明而治。故曰禮。義者宜也。時也。行只序。舒慘合宜。故曰義。鬼神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又曰幽則有鬼神。故曰智。

太極圖說所引立天之道。立地之道。是應動靜變合

五行四時等句引立人之道是應男女善惡中正仁義等句又引原始反終二句却與上意不相粘合蓋陰陽剛柔不外仁義人之道即天地之道原見在人道之始反見在人道之終使知死生之說即西銘存順沒寧之意至此方是令安全歸不爲虛生浪死死生信是大事夫子所云朝聞道夕死可矣是大要緊處必說到此纔成全箇人寧字最妙只是心中帖然吾事都畢

通書四十章字字純粹雖無一語闢佛老求其一語似佛老者亦不可得

程朱說性命許多話似還不如通書誠上章爲盡聖人盡性而性者自然之實理故曰聖人之本旣云聖人以在人言不只在天言誠之源言在人之實理所從出如天命之謂性大哉乾元是乾始一點至潔淨無所爲之心萬物資之以始者這就是誠之源天萬物則自聖賢庸愚以至昆蟲草木皆得此理無有彼此厚薄之異如天下雨一般何嘗于江河多些于溝渠跡涔少些于清流處清些于臭

穢處濁些都是一樣乾元只是生理至云乾道則有陰陽矣有陰陽便有變化錯綜交互無所不有各正性命正不對邪猶云成也到此如江河自然得雨多溝渠跡涔自然次少清流覺得清穢處覺得濁然但論大小清濁皆有此理極惡人亦斷不了此理所謂純粹至善也繼之者善繼字妙說于何處天說受偏屬人惟繼字恰是天人之間相授受處如父以家業付子而子方承受之時無不善者及搬到各家便不同所謂成之者性也所以繫傳緊承上文言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以此說各正性命最明白如此講與性相近習相遠一樣語氣不必又說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矣天道之元亨即此誠之通天道之利貞即此誠之復上言人性此言天命朱子以陽繼陰陰繼陽爲言則通與誠之源複復與誠斯立複矣大哉易也是說此理備于易非取交易變易之義性命之源是雙收上文語氣與太極圖說結句一樣

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反即復也性復兩字從孟子來
或安而行之擇善而固執之安執兩字從中庸來
自記
理性命一章說得極高却有實理厥彰厥微朱子言
彰底微底非靈皆不能明某意微字是此節眼目
即物上見理式節眼目在中字即偏處見全本節
眼目在一字即萬中見一 清植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程邵都說
不得如此簡當上句先天也下句後天也其精理

不可見則畫卦以示顯之于象皆可見矣既有卦
則天地間事物之理因卦都發出來精字蘊字示
字發字畫字以字俱一一不移當恰好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以內之事於五經所言盡
之矣天地鬼神之奧豈能外之何止二字畧有
語病 清植
春秋亡王道明大法亡于後世王者而修也淺淺
言之則明白說得賊子都是死人雖誅也他亦不
知所以懼生者于後也大法即在王道中道尚寬

法更嚴切 以上周子
横渠說明道可比顏子鄒志完稱其使斯人得志可
使萬物得其所范淳夫只不遷怒不貳過惟伯淳能
之卽金陵如荆公惟明道與辯論他便受亦以
忠信許之一濂溪明道朱子得用于世以觀武侯
其細密較原處公似可信得過且自然更純
某以定性書與西銘後說其文章就之渾淪似
無下手處其實包得許多物事廓然大公物來順
應凡中和忠恕誠明敬義都是此段話頭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便是下手處朱子解只順文義詮釋
倒是他自己語錄內有一條說得親切只是不曾
分剖得知行明白故某又以伊川顏子好學論繼
之其言知之明則信之篤信之篤則行之果行之
果則守之固守之固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
邪僻之心無自生矣說到敬上自是有源有委
明道作定性書纔二十多歲不必擬議經書出語自
然脫含所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
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便與乾始能以美

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一般人心一有所私便待親厚的好些待不親厚的不好些閒甚麼便用情無所閒便不用情如何能普濟萬物打通人我惟乾始一團好生之心乾乾淨淨一無所爲故能氤氳流溢隨物賦形自然公普到得天下皆受其利他亦不言所利其初原無所爲後來自無可言此乾始之心在人即不忍人之心也不獨聖人有是心人皆有之孟子最形容得親切見孺子入井便生惻隱自家孺子如此即人家孺子甚至仇家孺子

亦皆如此此要救孺子之心若是爲納交要譽及惡其聲便有相與者與沒相與者不同人見處與沒人見處又不同救之後畢竟要自暴其德惟無此意所以只覺得必要如此即己那一段不忍之心纔過得去他無可言者天地之常以其心即乾始也普萬物即以美利利天下也而無心即不言所利也聖人之常以其情即乾始也順萬事即以美利利天下也而無情即不言所利也他天資高自見得到此想亦能行得到此夫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即此心也古之學者爲己不爲名不爲利闇然無聲色淡然無求寂然無聲泊然無臭學者如是聖人如是上天之載亦如是

看來好學論偏遺了定性書以不曾拈出敬以直內一篇丁人也篇中只言致知力行所云正其心養其性只是提綴語大抵言知行不若言敬義工夫較備

上蔡記明道語某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某拈

出來朱子改云天理二字是某體貼出來體貼字便像是程子創造此二字樂記中已有只好說拈出因程子受學濂溪太極通書中却未見此二字故曰拈出天理人欲這樣言亦未過不能如此粘合得妙理爲天欲却從人向有精當集此

伊川太方後須是一代方得他朱子和平寬大闊心人才一長必錄如陳同甫狂躁之極而始終交好東坡恨伊川在自己盡力詆毀伊川如無聞也者終身一字不及東坡此東坡所以傷心也大槩

洛蜀分黨閧起于門人而責黨多關于小處蘇家父子入都一時盛名王荆公薄之曰不過戰國之文所以蘇氏與荆到底新法猶是波瀾也

忠信是直內脩辭立誠乃是方外之事明道却帶直內說來名誠即是忠信內有實心必從實事上體當的誠乃立也故云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自記

問程子言器亦道道亦器何謂也曰此條以誠字爲主以天字爲客忠信進德即是對越上天何者天之所以爲天誠而已矣其體謂之易其理謂之道而其用即謂之神神不在道之外也子思言性道教孟子又就中發出浩然之氣氣亦不在性道之外也故中庸言鬼神充塞如此而歸之于誠則神氣與道之妙合也顯矣徹上徹下一實理而已豈有他物哉夫誠也性也命也形而上之道也天也神也氣也形而下之器也然亦有道器之分不得不如此言耳實則道器渾淪何處分別君子而能存誠則道在是矣道在則與世而同神何有於古今殊形而同體何有於物我忠信乾乾天且

不違蓋爲此爾程子又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又曰誠則無不敬未能誠則必敬而後誠然則事天以存誠爲本而存誠以居敬爲先自記

問生之爲性本告子之言程子乃述之而曰性即氣氣即性何也曰性與生俱生故其字從心從生非生則不名性生者氣也而性在焉是性即氣氣即性也辭同而意異不可以辭害意問又言人生氣禀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何也曰言既生之謂性則人生所禀之氣當有善惡然善惡差殊非性也氣也性即理理則善而已矣氣與用事而理之具于是者或過不及爲善之反爲惡非其有相對而有也上節合性與氣言之此節離性與氣言之也中有善惡理從行文虛字

問又言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何也曰此中第一節言善固性也惡雖反焉而悖於性然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蓋性者以有生而名人生之前屬乎天命自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兼氣

質論也問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孟子言人
性善是也何也曰此申第二節繼者流行繼續之
意繼之者善謂天命流行無有不善即元亨利貞
之德太極之理是也其理在人則爲仁義禮智雖
不離乎氣禀而有不雜氣禀者存故謂今之言性
乃指其原于天命純粹至善者言之孟子所謂性
善蓋在此耳問又以水流就下爲喻而曰不可以
濁者不謂水何也曰又申第一節猶水流而就下
句與孟子以水之下喻性之善不同蓋是行文處

句言天命流行而賦於物此如水之流行而趨于
下也命之理無不善及賦于物則有善有惡水之
流無不清及趨於下則有清有濁皆不可不
謂之水則善惡亦皆不可不謂之性明矣問又言
水之清則性之善之謂不是善與惡在性中兩物
相對何也曰此亦以水喻申第二節蓋澄治之功
至則水復其本清學問勤則性復其本善水之清
濁非從源而有善與惡之在性本豈相對而生哉
問又言自天命以至于教我無加損何也曰命之

於天循之則爲道修之則爲教聖人盡其性以至
盡人性盡物性則道教備矣然豈能有所加損于
性哉無他性善故也朱子文集中有解釋此條注
語類中與門人講說尤詳然所分段落似未甚清
又以繼之者善爲就人情動處言之蓋因下句引
孟子之言故轉生此解然伊川因謂孟子言性是
極本窮源之性則以合諸大傳繼善之旨又何疑
爲朱子又謂先以水之下喻性復以水之清喻性
爲譬喻叢雜亦似非立言本意自記

問程子言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
須防檢不須窮索何謂也曰此條要緊在識字存
字識則愈存故不須防檢存則愈識故不須窮索
反身則識矣誠則存矣可頑備言此體即萬物皆
備之存也以此意存之則識而存之也上言可頑
乃仁之體學者共體此意令有諸己體亦識也有
亦存也識又先于存故能體則不患不能守也然
此所言皆是庶幾于中心安仁之事學利以下則
防檢窮索又烏可已自記

問程子言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何也曰此條合易及孟子及所答橫渠定性書與平日涵養致知之說而一以貫之蓋明人理則用行做則體立近思約守不待遠求易之直內方外即其事也鄭言賢人之事然做即閑邪存誠忠信進德之功義即言行謹信脩辭存義之業乾之龍德亦若是耳豈有他途哉其有他途者穿鑿以害理紛累以害心也豈獨聖人雖天與人亦只一理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天地正氣即吾氣也持志集義直養無害則天人一矣苟為私心所蔽則不直不方而浩然者欿然何其小也無不敬則內直思無邪則外方斯二者傳心之要也定性書廓然大公而戒自私之累物來順應而忌用智之鑿即此意然未直指用力之方此揭敬義為言入德之途可謂明矣前未先言明理慎思而後言做者識得此理然後能做存做則天理流明一者樹為首尾自記

主一非寂守此心而已隨其所在而主之、[illegible]記言行無非是也無適言不去而之他申主一之義耳自記

問程子言心是所主處仁是就事言何也曰事猶理也心是身之主仁是心之理不曰理而曰事者仁合內外兼體用故以事言之欲其易曉闇者聞仁先事故疑是心之用程子又正之謂就事見仁則可謂仁者心之用則不可仁者心之所以為心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但言心則專言之仁也中包四端猶身之有四

體也故言四體具於身四端具於心則可言四體身之用四端心之用則不可惟其具之是以用之而已問穀種之喻曰以心為穀種以仁為陽氣則失之遠矣或人未達程子之意而終以用處求仁也然以穀種命心則因已得之但未明性情之分耳苟知芽處是情以發處是性性是仁發處是情則性情之分明而心在其中矣此條剖析心性情與仁極為詳切自記

先人問今年看起甚處伊川云起處起言從動之端

起也。答語得要領。與明道加倍之對同。故堯夫皆爲之驚愕。自記

伊川於明堂禮成不往哭溫公。分亦以明堂大禮溫公分爲臣子耳。非直爲慶吊不同日也。自記

在中之義言不著于喜怒哀樂而在其中。庸也。中道在中。此中字在心字義雖同而用不同者。體用之分也。季明因在中之義未明。故復問其意。程子但以不字易未字。而便以爲中。蓋卽無所倚著之謂。然終不明言。使深思而得之耳。季明因程子言不

發是中。故疑中無形體。所以名道。然中和皆以人心之德言之。則中雖無體而已有象矣。所謂未發時氣象是也。程子旣言中有形象。則異於泯然無迹者。故季明復以有無聞見爲問。然雖未有聞見而聞見之理自在。以此揆之。則未有喜怒哀樂而喜怒哀樂之理自在明矣。季明因謂旣以未發爲中。則是惟未發之時可名中耳。程子言中之道貫於動靜。何時而不中。蓋雖和亦中也。未發之中。乃時中之根本。故程子因問又發此義。季明言固是

動靜皆中。然觀于未發之前。氣象自別。接事時則心著于事。未必有此氣象矣。殊不知動靜時也。靜時無著力處。亦無容觀處。有著力之意。有觀之之心。其分皆屬已發。而非未發矣。故觀中者觀之未發之前。不如觀之已發之際之爲善。程子旣正季明求靜之失。又見其下一觀字。知其於動靜之界猶未甚明。故還以靜時如何問之。季明謂靜時固無物。然自有知覺。然則知覺者卽其所用以觀氣象者也。程子言旣有知覺。則屬動而非靜矣。如復

卦一陽始生。雖朕兆于中。未發露於外。畢竟不可謂之靜。乃動之端也。天地之心。動乃可見。中之氣象。未發於何觀哉。問者旣聞程子之言。故謂靜時氣象旣須于動處觀之。則靜中功夫莫亦須於動處求之否。程子前旣有存養于靜時之說矣。於動上求靜之義則未嘗及。故亟然其說而以爲此段工夫最難也。程氏所謂定。卻物者也。求靜于靜也。聖人所謂止。因物付物者也。求靜於動也。付物則理得而心安。卻物者强遏而已。物之善惡自在。善

之惡之之心自存名爲無累而所謂物者隱然凝滯於寘漠之中非真靜也艮之爲止者蓋天地生物理既完足各正性命則寂然不動而有以爲發生之端故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人心應物能使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則亦寂然不動而無偏倚留滯之處欲其不靜得乎程子嘗言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蓋動根于靜也此條所言則又靜根於動動靜相循如環無端儒者傳心之妙盡於此矣朱子養觀說備言此意然

似以復艮兩卦分未發已發故其言曰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細詳程子答問其與復卦爲言正以復見天地心之爲動則既有知覺之非靜耳明靜時未有知覺則未發之中不可觀不可求耳明未發之中不可觀不可求則但當存涵養之意而於已發之際觀之求之耳故言復卦爲靜極而動艮卦爲動極而靜則可言復卦爲靜中之

動艮卦爲動中之靜則於程子之言有毫釐之差矣說中庸首章論之養其未發之中正艮之所以止其背也遂其方發之和正復之所以見其心也且所謂靜中有動者惺覺之體似與復見心之意合所謂動中有靜者付物之妙似與艮止背之意合然惺覺又在見心之前止背又在付物之後艮靜復動其大分不可亂也或者問程子言中有形象又言靜無知覺故以未發之前動靜之分請程子決之程子答以靜而有物則雖知覺未形而義

理渾具端倪未露而氣象全呈矣前言平日涵養便是至此乃指出敬字也其言敬以主一未兼動靜因季明之問故就思慮應事言之亦動上求靜之意或因程子言靜并知覺然猶無見聞而見聞之理在故復問物之過乎前者見與不見程子言若是祭祀之時或不聞見耶若平日豈有不聞見者蓋聞見與視聽不同未有心於視之聽之雖聞見不害其爲未發也問者更端言主敬之時雖有見聞莫不當留此又失於有心求靜之過而非所

以言敬故程子正之言豈不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乎惟非禮者則勿之豈可槩弗見弗聞乎敬通動靜者也自記

在人之性即所以爲人之理則在天之理即天所以爲天之性性也理也一而不二故原其所自來則粹然至善而不雜矣當其寂而無感之先氣未用事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亦何不善之有惟發不中節然後有惡是善其本然惡其後至故曰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自記

孟子言人之有不善非才之罪程子又以爲有不善者才也其說若相反而實相備且因是以知氣質之說既自孟子發之蓋所謂才者即氣稟也孟子未嘗不言氣稟但以爲不足以牿人性之善使其有己百己千之功則自不至于倍蓰無算之域惟不能盡其才而以爲未嘗有才者多故謂天之降才爾殊耳從才之罪哉蓋不歸咎於氣質也今講家以才爲性之用如所云良能者故謂孟子言理不言氣其說未備則失孟子矣且孟子所言性善

謂人性也人受天地之中五行之秀以生故其性獨善此便是兼氣而言非指天命醇粹人物同得之初也故曰異于禽獸幾希又曰犬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既言之人則聖人與我同類者我與聖人非如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故人類之中才質雖有高下不足以牿吾性明矣故曰性善也程子兄弟往往以孟子言性皆指天命之初又以孔子言相近爲氣質孟子言性善爲極本窮源皆啟後學之疑豈知相近之即所謂善乎夫禽獸與人絕遠而人與人則相近堯舜與途人相近則性誠善矣豈必窮極本源論之哉如果窮極其本則萬物之一源凡有血氣皆與无妄何又曰異於幾希而違之不遠是欄且曰犬牛曰犬馬推而遠之惟恐相混焉程子又以才與於氣乃用孟子才字而開氣質之說其曰自堯舜至途人一也即孟子堯舜與人同之說二子豈不知堯舜之與途人哉亦言其同類而相近耳既以相近爲善則孔孟言性之未嘗有異也其旨彌顯矣自記

問程子云有主則實又云有主則虛所謂主者是性爲主是心爲主曰性爲主清植

程子遺書極爲天地中一條言地是渾體隨人所處無適非中若以爲有一定之中則其邊際必有所窮以真景之法推之去中國一萬五千里應已得地形盡處何以天地之運彼此無殊故知地之體勢高下相因隨處爲中無有定在此條深得周公遺意自記

程子遺書中日之形似輪似餅一條言地無適非中則無適非日所照蓋日陽精非形也如是形則似輪似餅其大有限其光亦有限矣其果行於地平三萬里之上則非中土而處於極東極西者取日既遠朝暮必有不照之時而又安得有此理乎因引莊子語以明日爲精氣而非形又引佛家語以明舊說之是舊說即周髀也周髀謂地如覆盆天如蓋笠日月遶其傍而行此與佛經之說正同北極之下地如覆盆傍陀四頹即佛所謂須彌山也程子言今曆家謂日只在地平升降出沒不如舊

說言周圍遶中心者之爲晝者周因環遶則東之夜即西之晝南之子即北之午無所適而不爲晝矣後又申言之惟其是精而非形所以到處有光精神皆新無有微盛如火光所然只能盡物皆然也精之所在而氣隨之若人之志動氣故生物之理居可知也自記

程子遺書極須爲天地之中一條首半言兩極因人視而有低昂實則南北隱現隨地遷變後半言寒暑之氣亦當隨地遷變而有冬夏反易之理蓋極星雖爲天地之中然大地周圍方上下之遠近無不適均而相直者相直則循環不窮矣曆法所言極星高下各就其地所見言耳然有南極見而北極隱者可知天地之中未可以所見定也天地道里既不可窮然測景有三萬里之說則是南北東西皆一萬五千里也而中國距西萬五千里之遠於此測日仍在三萬里中耳天地之中果可以一處定乎此以東西言之則南北可知矣下又言寒暑只因向背日耳不繫地也高下謂南北既寒暑

因乎南北則氣候在在推移各以日之向背遠近而已漸推漸遠至於赤道之南則氣候須正與中國相反雖未實諸問見然總之有冬有夏而已確有其理也自記

問遺書言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燃著火到處其光皆一般氣充塞無所不到若這上頭得箇意思便知得生物之理此一段如何曰滿天地間都是氣而日爲陽氣之精到處有光出於地上地上有光沒於地下地下有光如火之著于柴薪非有一物推之始行也氣塞滿天地陽精到處氣即隨之而聚便生物所謂日無適而不爲精至確之論也

遺書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冬至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天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耳此一段亦說得好說有這箇無多一個有字說無這箇無多一箇無字無即靜也靜不是空滅原都有在那裏一提起便都在以形器而言何嘗無有無當其思慮未萌便是有思慮不起便是無試問無時果竟無乎任甚麼生平事原都記在那裏老子開口便言有無其所謂無即吾儒所謂未發也伊川謂靜中須有物極精蹈然未發豈得謂之無喜怒哀樂乎天地晝夜古今死生即是此理一箇樣無一些差以上理氣

榕村語錄卷之十九

宋六子二

世人于可愛之物必欲得爲己有轉眼便屬他人此身尚不得有又何者爲吾有此吾儒至知道理佛家却以此爲可入總由着多也康節于此見得最透程子乃譏其於學全然不識至横渠雖譏其力索強探然謂自孟子後都無他見識其所言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都是實話非屬誇大若只曉得剝復否泰自然之理數非人力所得與

便超然自了何須于人之立命那果見得横渠與康節不同大抵此心雖要撒脫放下又要振作扶起方是聖賢之學

光坡問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只說寧字到底是何歸宿若說不消散像個不安寧的若是消散又似與常人無別曰但以人生行事驗之這事做得不愜心翻來覆去只在心頭掛著亦不安帖若做得妥便放開明日又好做則來聖賢生順死安便是如此雖似消化却是長存的如喫飯一般無病時飲食都消化腹中一無所有又好喫那一頓前此所喫者俱已無存然穀肉之精液補益血氣精生氣氣生神何嘗不存若是喫一顆米存在肚裏飲一口水亦存在肚裏像件件爲我所有却飲食不納氣血日損形神枯瘁而日就滅亡矣

通書可繼中庸正蒙可繼孟子只是正蒙器高些便差其曰神不可致思存虛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爲可也極精朱子嘗見群雞出卵就中有一雛難者提他一提雖然出得容易些後來竟長不成以此

見助長不得只有順其氣候而已人沒神彩是著意強不來的惟存之久則神明充足自有威光問存神即是存心否曰是

佛家何嘗不有所見他見萬物皆有人性故云皆有佛性豈獨禽獸草木皆有豈獨草木土石皆有既與人同此性如何殺害他不殺生何嘗不是只是非天下之達道便行不去但爲之節制無故不殺所全活已多矣蜂蟻之君臣不能通之父子虎狼之父子不能通之君臣即雞雛初生子如有人傷

其子其母便向前來闘曾不怕人何嘗無父子之親其子行得一羣何嘗無兄弟之好如何漸大漸不認得又護自己的子不知護他爲豕的子惟人知道終身慕父母又知推之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　于禽獸若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把父母漸漸忘了便與禽獸何異所以孟子說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經書後果然太極西銘兩篇極好西銘是一部孝經縮本縮得好太極

是一部易經縮本亦縮得好孝經是就孝上說全了爲人的道理西銘是從孝上指點出一箇仁來知乾坤一大父母則天下一家生意流通矣所以孟子說擴充說善推其所爲即人異于禽獸處

今方言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兩句似是一意諸友方在疑難反覆問適賓實至因質之賓實曰無忝是遏滌其邪穢匪懈是充長其天良易以閑邪存其誠雖閑邪正所以存誠然閑邪止是打疊教乾淨至乾乾不息於誠者大有事在先生闡之大以爲然清植

有稱神化二字張子言以仁義朱子言以中和可謂實體貼然以愛子言之只此愛心一神也而或飲食之或教誨之則一神而兩在也然飲食此愛也教誨亦此愛也均之一愛所謂兩化而推行于一者先坡

一故神兩故化如呼吸語嘿皆是兩箇呼來則吸化吸來則呼化語來則嘿化嘿來則語化其實化即生之根兩即化也然呼吸總是一氣語嘿總是一

心此之謂神神非太極太極理也非神也雖神亦由於理然却有界限人多將心性混說以性爲心將性說成知覺以心爲性將心說向虛寂大抵理神氣形原有分際形是至粗的運於中者氣也氣之精者神也神亦由於理如　之不息亦理之不息畢竟說不得心即是理問一故神神是不測之謂似非實字曰是實字妙萬物而爲言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神也即說神妙不測何故不測亦由于神

所過者化，如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所存者神，却是意之所動，人便覺痛，心之所注，人便感應。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所過者化，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是所存者神。張子又不如此解，以合一不測爲神，推行有漸爲化，化是過去的，便要消化，如暑過熱氣消了，寒便成；寒過冷氣消了，暑便成。如吃飯然，若先吃的積在肚裏，斷不能再吃，消了前面的方好吃後面的，又不是消了就沒有，却有在那裏，其精

英具存也。陰陽寒暑相反而實相成，爲物若不經歷過，必不能成就。如是者何也？原是一箇，不是兩箇，故曰兩在不測，又曰推行于一，所以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翻書人翻性理精義，全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照常解，言有一物便有一天在裏面作主，如體物而不可遺一般。至尊云：道理極深微，恐未必是如此。朕意將此體字作體恤體貼的意思說，如何？地初聞之，未能卽領會，再對下文一想，確是如此。若照常說，下引詩就該引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如何却引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竟是說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一般，天刻刻在人身上檢點。大雅原是說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且體物不遺，亦未必不是如此說。你說不見不聞，他却體察萬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如在上，如在左右，下所引詩亦是言如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乃曰神之格思，

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東銘洗發君子不重則不威意，極是要緊，戲言豈徒傷德，且多實禍。以上張子

邵易似從太元悟出，故亦亟其指，如元首八十一策，三十六部，子便說廿八八而著七七。自記

而道則見天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元都不濟事，所謂一言以蔽之者。又搜根及太元，是能提出京氏貞曉，至先天生卦造圖，決全用元，却是出藍之青。自記

朱子尊崇邵子，只是重先天圖。此圖自是有傳授。至他所說易，却是教外別傳。故明道從他學，全不識。有問擊壤集于朱子者，答曰：此他皇極經世好些。可見程朱皆不甚倘其所學。大抵孔孟不講的，便可不學。

邵子把天地間物事，都配合作四件。却是仁義禮智，喜怒哀樂，近裏著己之處，略而不講。所以某于中庸餘論中備之。此却是天人相關至切至要處。

問：經世何故分四件？曰：原是四件。易經開口說元亨

利貞，只是聖人所言皆精髓，邵子所言却是羽毛鱗甲耳。若再搜根歸到仁義禮智上，便更好。

邵康節有「水園亭活，無風草木閒」二句，極好。人心存在這裏，如有源頭活水，無處不流動，自己心裏不作風波，自然所過皆安靜。所謂不作風波于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也。

隱几工夫大，揮戈事業卑。似儒家大言，却是實事。如漢祖唐宗，熊虎百萬，開數百年基業，就一時論，視儒生學究，何啻天淵。然周邵張程朱子，雖寂寞一

室，一編研摩，却道通天地思入風雲。由今看來，漢唐事業，可能與比否？大抵當前之與後世，似隔壁一般。如鄰家宴享賓客，笙歌樂舞，自其親賓僕婢觀之，豔然無比。自隔墻人聞之，了不在意。假如有一書生，貧苦不能自存，却在那裏書聲朗若奏金石，使生羨慕，隔了一層，身在局外，便各自一好尚。

康節之數，不如程子之理精。張局問曰：理數一也，豈有離理之數，無數之理乎？曰：固是。但內外精粗畢竟有別。如一果子，皮果也，肉果也，心亦果也。畢竟皮肉與心不可說是一般。康節將五行參錯配搭，大而天地人，細而昆蟲草木，形形色色，無不融貫聯合。要之將以何為？不過要見得透，得以安靜快活，不犯手耳。程子便不須此，只是講理。所謂理者，只是存身喜怒哀樂與天地通。其性仁義禮智，其道君臣父子。內而天德，外而王道。天地位，萬物育，何等功用！何等精義！便覺數為皮殼，無所用之。問：邵子前知，另有學問否？曰：他看得世間物事零碎

處俱條條有條理。心又虛明靜細，算數又精熟，再以所值時勢參斷，自然不差，非別有奇怪也。

吳張溫爲權所殺，武侯初聞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我得之矣。其人清濁太明，善惡太分。凡極有學問語，清濁善惡胸中豈可不分明，但外面不要見出來。文中子曰：心跡之判久矣。此語未必不是。邵子特贊爲造化之言，如內健而外順，內文明而外柔順，盛德容貌若愚，皆是。程朱譏之者，以說在答憂疑之後，竟似悲天憫人，都是外面粧幌耳。問：邵子取之何意？曰：邵子竟是胸中快樂，一毫不掛，看當時政事之得失，賢否之進退，一點浮雲過太虛。其遇禍患而不怖者，如避雲時風雨不得不然耳。心中實不相關。

程子不肯窮究邵子易學，朱子謂孔子便不如此，極是。邵子謂程子若學須二十年工夫，此語亦不是。朱子教人當下便予人一條路，不如此嚇人。

邵子不能文，觀物外篇乃陳瑩中所記。

邵子學問有弊，其立言太誇，程子雖亦有自負語，然

却有著落。如言絕學不傳，却還他有個絕時。邵子則曰：祕不語之至神，全聖者乎。此語何虛，或者不界說自己。今謂生乎冀方，長乎豫方，自號太極，大地尚不足道，道是何說。

邵子推排留侯，深公想他出世，亦近此等作用。至武侯從不提起，及伯溫作論排之，始加呵斥。大抵聖人仁智兼盡，若智處太多，於道理上太占便宜，便微與聖人隔。看來聖人却不妨畧帶得些呆意。

古人成功後，人便以事傅會之。劉伯溫何嘗知明太祖起，已爲之作。果知之，何苦爲元用，作兩截人。此等問聖人亦不知，只是聖人見理精熟，幾未動必不輕應。人看來若前知耳。惟康節說不得他不前知。如上古廣成子，後世陳希夷輩，皆另有緣故，乃是聖賢中又別出一小支。二程不喜邵子，正是此處。然亦只因見理之後，又以氣機象數推其端倪耳。大抵人中所爲無非上帝作主，故其機動而事未形，各人已有象也。問：既是上帝作主，何故有時彼此亂施？曰：譬如試問君有疾苦，君心所欲求既

有此形體即有陰陽五行之錯雜只是當行病時
心之靈明何在或病甚時語言顛倒手足狂亂幷
心之靈明亦失之然病去而心復舊靈明心未嘗
不欲一刻離去調養而保復之也如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武王乃命于帝庭既有帝即有庭即有左
右天之靈明何處不在然必有栖聚之所如人之
靈明遍體皆是拔一毛即知痛到底心在腔子裏
人與天地一箇樣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
嘗疑元會運世之說如謂自開闢至堯時已何止已

歷過數萬年此數萬年中人皆昏昧無知識恐未
必然或曰當彼時人都糊糊塗塗殊大可厭先生
曰是何言歟譬如赤子四五歲以前雖無識解卻
天機渾全浩浩落落無有壞處覘長成後奸僞萌
生豈不較勝即以人驗天地人長成後所不記憶
者僅四五歲以前事自六七歲後便能記憶今堯
舜時事已自斑斑可考想彼時去開闢不爲甚遠
人生百歲中止四五年不明白意天地自開闢至
混沌十二萬餘年中遂有數萬年不明白邪就是

十二萬餘年一番混沌之說亦大不經想來小劫
數不過是水旱疾疫盜賊蠭起纔以明七數十年
休養便可復舊或者經歷萬千年後遭值大劫凶
荒兵火重疊並至竟致人凋物盡卒十爲墟只零
星存得一二於山崖窟穴中牝牡相生延綿漸廣
亦未可定未必到彼時便天翻地覆日月山川盡
數更換一番也孔孟程朱只說理雖似把捉不定
看來倒準邵子論數卻未必準由堯至湯湯至文
文至孔子俱五百年自孔子五百年至光武又五

百年至貞觀又五百年而生朱子亦未大差至堯
湯之間有禹湯文之間有武丁文王至孔子中有
宣王而光武前亦有高祖貞觀前亦有孔明　子
前亦有藝祖自朱子後有洪武至我　朝又五百
年大抵天道三年一小變五年一大變故　曰三
五以變看來大概是如此
人只要實見得到某卻見得康節說性理處比程朱
隔一層其說元會運世恐未確問以晝夜觀之或
者混沌亦不能無曰便有知到幾時是如此其一

代不如一代者如一年有春夏秋冬一般到得這一年完又從春來亦不可知總是聖人存而不論的就不消論

康節說元會運世往而不復某却不信孔子云文王旣沒文不在玆乎自孔子來其統歸之于下五代之後孔孟之學澌滅幾矣宋興風氣忽然淳厚生出許多大儒來此豈人力所爲天恐此道遂微生數公以發之殆有所待而行也以上邵子

明道生平無著作嘗在日用言行間著力時時處處還他箇道理以畢讀書爲玩物喪志孔子却刪定贊脩事事不放過後來朱子恰是孔子家法十八歲成進士已將常齋所托三人之學盡傳將去不厭其欲又學于謙開善後乃歸依延平生平事事不見他放過即做古文官爵地名必書見在詩用故事於古名號講究甚悉至字法亦有幾年工夫而孔孟周程之書皆賴之以明其始官凡大小事亳不厭煩都有區處雖幾句文彙亦覺得理足周程張邵不得他恐不能如此烜赫

常齋未托孤了劉屏山劉草堂胡籍溪三人其後草堂以女妻朱子屏山養朱子以至登第後來朱子淵源却單說李延平延平亦常齋交好想因相去遠故未及相托朱子年長記得常齋嘗稱延平如秋月水壺乃往事之濂洲精舍祀七人周程張邵司馬及延平意可見已延平受學於羅仲素仲素受學於楊龜山朱子於楊羅皆有微辭獨延平無閒然

朱子生于尤溪故小字沈郎其字從水從尤讀如由因沈字不多見後人遂誤作沈某人所編朱子年譜亦襲其訛淸植

問學儒多叛而之佛未聞有從佛悔而歸儒者曰朱子垂年學仙又師謙開善及見延平疑爲非常人始暫將舊學擱起虛心請教延平只引他向低處去久之漸見得那邊珠淵又久之大見其破敗遂改師延平此非從佛而入儒者乎若失此一豪傑如何了得延平奪統之功甚大朱子因是曾從那邊透過所以身外之物似不足以動之韓文公便是

少此故見大頭便心折朱子既從心地上立定根
基又歸于正學所以妙
程子說書都是將書返之身心做起工夫及實行所
得節將心得處說書所以道理泡透了融洽會通
讀者自指出於書之外編一綜不差而下本文字
義却多不管後學生一朱子闡發著實不然遇不
善讀者便可流爲禪學有六經注我之意矣孔子
教門却不爾朱子正是孔子傳派其於經書躬行
心得矣而解說處却字字依文順義不少走作纔

無弊
周子從來不闢佛老所以人將其太極圖斥爲道家
之流至朱子一切門外議論都不管就著論著方
歸正統
榕村語錄內將揚雄文中子邵子之書編在一處他們
都有要從在人頭上的意思邵子却使不肯在先
聖先賢腳底下盤旋只孔子家法孔子便只在堯舜文周腳底下盤
旋所以天下學而上達孔子只到患難方說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是實信得及學者却何學這樣話
門人傳朱子前面都不虛只末語後有作者弗可
及已便是閒話天地長久倘又生箇孔子亦定不
得至我說夫子賢於堯舜子貢有若言自生民以
來未有夫子有曾子使不同江漢以濯之秋陽以
暴之皜皜乎不可尚意味深長顏子仰之彌高數
句又是從自己用功說夫子善誘此等處都好體
會
世有自厲風標清風高節至不可攀而無流風餘韻

在人間者無此段關切世道意思故也敝鄉李文
節公家居十餘年總只閉門一人不接見蔡虛齋
便肯教導人其流風餘思至今長艾有言某人及
門無人材者先生曰想是不肯講說是二程夫子
高簡方嚴多端坐從之者便有侯楊謝都近禪游
定夫竟爲僧朱子便日日與門人講說成就了許
多人後來教人都正道無一箇差路的
非必師古方好若謂自我作古前無古後無今呵佛
罵祖不掛一義直是無忌憚孔子教門定從古人

考來心心相印有憑有據不爾寧關也朱子亦然所以有根有蔕搖他不動近人事事苟且其根都從不信古不考古耳

朱子平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又留心天下事大綱細目無不講究明白詳悉妥當

朱子居鄉待人以誠接引後學勤勤懇懇興社倉以濟人囯建陽風俗皆爲之厚後來雖爲侂胄所疾卒未被禍身後亦安全則言忠信行篤敬之效

朱子看得明白總不肯出仕不得已應命便辦得生往死歸所以當官一毫不肯假借直來直往行不去便求退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亦是宋朝規制風氣尙可以進退自由然今之傅山今願終身不出亦未嘗不聽許他

朱子經濟之才極大二十來歲任同安簿尙是佐貳使事事講求即肥瘠無不考訂詳明聞一常人議論有可取者即筆記之有鄰邑丞自言當年奉泰太師量田令因心未曉了且不舉行閉戶讀之累日督促者數至丞不爲動及條理分明乃集同事議之彼此論駁之間事益有緒於是僚屬皆明又集吏役耆民使縱講之爲之剖析至吏民皆洞曉然後舉行丞不出署不踰時而功成當舉行時他屬有將報竣者及丞興役而他屬倘推諉較正于部令之命否奏績迄無有先於丞者朱子述記其事及後自遇此等事即做而行之所謂聞一善言若決江河自發年便任天下之重如此其論事酌古準今無不可見之行使當時有委任之者功業

當在諸葛忠武之上

聖賢有似不近人情處朱子斷妓女施以嚴刑判使從良其實罪不關妓女也人至今以爲口實朱子彼時寧過于嚴孔子將景公梨園子弟付之極刑太公蒙面而殺妲己何妨同道

朱子太極圖注即以正義爲靜而主之世多以此爲疑不知朱子晚年將聖賢書義字字落實如戒愼恐懼兩節初年以靜貫動言雖紛擾於外而中有不動者存又遇物皆成三角下平列善惡而上有

不可以善言之善下半列動靜而上有不可以靜言之靜余晚年不安此說乃將動靜對分如與人言是有所聞中間停息時即不聞即是未發即是大本與人相對是有所睹其不與人對即不睹即是未發即是大本不然一日之中未發之時有幾問中間停息時還須全無念慮方是未發抑打點說話亦是未發耳但未出聲即是未發如心氣不激不躁將所言之理籌畫停當皆言中節之本也推之於行亦是如此喜怒哀樂雖皆有未發最是憂懼哀戚雖覺得病念灰冷平生嗜好一時都提不起故朱子狀敬惟畏近之可知戒懼是歸根復命之學而主靜即屬正義一邊爲密切也

讀書須返到身上見得果然如此方好朱子圖解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者在物上說急忙不得明白返之吾心則了然矣五行雖各成一件物其實在只陰陽二者如人之性有仁義禮智信其實只有仁義仁是慈愛似乎不分善惡一總都愛無義便慈義卻有分別也[illegible]不出此二者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三千三百是人心中相親相愛發出來的智非他即義之分別處斂而入內者信即理之實也只如喜怒哀樂實亦喜怒二者而已樂者喜所成哀者怒所深二者已盡無復餘欠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粗中有精末之起根處便是本有何彼此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質固有形氣亦有形即神亦不可謂之全無其昭昭靈靈能爲光景者猶是也惟上天之載無聲臭之可言

太極圖解美矣善矣尚何敢議畧有疑者君子脩之吉似當兼直內方外說朱子只提敬字想是對上主靜來惟聖人始可言主靜故提敬字使學者有可把捉但細思主靜乃成功非用功也用功卻在無欲一字至注原始反終處疑非周子本意周子引此或以開一篇西銘之理乾父坤母物之始也存順沒寧物之終也不足以父乾母坤者沒必不寧意極懇到理極深切朱子以仁義詮釋乃是從靜悟中來朱子見得塞天地間皆是仁仁則盎然

萬物皆生遇之截然處便是義義則止而不動其說至精雖未必是周子本意但此等處殊不可輕議至西銘解以知化節爲樂天事不愧屋漏節爲畏天事惡旨酒以下遂都散去恐未必然某意欲照孟子盡心章分之知化節知天也不媿屋漏節事天也下數節立命也大生人人承天所以踐形盡性莫明切於此故張子用爲節次志事兩字是從天地之塞天地之帥分項下來一爲形一爲性形應乎物故有事性統於心故曰志不愧屋漏是

真存心養性是志至富貴福澤四句不善讀者錯會將字庸字及注中所以字便以富貴福澤是天故意予我以使吾之爲善也惟貧賤憂戚亦是天故意予我以使吾之爲志也篤果爾天何不盡予人以富貴福澤如又予人以貧賤憂戚誰是該當爲善輕的誰是該當爲志篤的大抵人有正命因有真心天將自己至精至妙處盡數付畀與人無一些留餘這是正命刻刻望人成就一箇人全受全歸完他生這人的本意這是真心但天以正命

予人不能不假陰陽五行以成形既有陰陽五行他便混亂拉雜攙和以致貧富苦樂萬有不齊天亦無可奈何只是你既富貴福澤天之所寵也却不是叫你得以恣肆酣豢窮侈極欲將厚吾之生而使之爲善也惟你既貧賤憂戚天之所矜也却不是因你窮相就不望你成就乃要你安貧樂道動心忍性刻勵獨立如利刃淬鋒愈磨愈光庸玉成於汝而使爲志也篤富貴福澤貧賤憂戚四字須讀斷不可將下句連讀便似天故意以此予人

也問若是天故意以此予人天便不似父母父母豈有要兒子貧賤憂戚者如此看天地真箇與父母一般曰然

朱子處己處人何嘗有一語藏匿人稱其詩易諸注曰吾之得力畧在四書至詩易所得如雞肋然但即此雞肋已勾了都在大處見得到

律曆事朱子自謂不知與蔡季通推言之不一而足曆由定問朱子若不知樂則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無復知樂者矣這却不必唐虞命官典樂特推出

后夔來想是禹皋亦未必措了樂何害其爲禹皋
朱子即不知樂不足以爲病也
纂書比自著爲難著書任著己意隨力量所至纂書便要知前人的意思又身分須與他相埒方可著手眞西山讀書記門目便極繁亂就是近思錄亦未停當至儀禮經傳通解初欲以儀禮爲經禮記作傳無所歸者竝附於後極好後乃變例自分門類竟作自己之書欲盡將胸中所有吐出大凡編書欲自道其胸中所有便不妥

論封建曰班孟堅後唯陸機柳宗元猶各有佳處某心畢竟歉然爲其只說到利害終非聖人心事封建行則久於其道民與相習不至朝更夕改又以其國付之是自己物事便與之一體孟堅諸人俱無有從民人大公處著議論者及讀朱子之論則某意仍是第二層其曰封建者聖人大公無我達君臣之義於天下者也妙極天子於諸侯爲君臣諸侯於大夫爲君臣大夫於家宰亦爲君臣乃見得君臣爲五倫之一不然凡人所得有者只是四倫而已漢唐以來諸論總是欲使人下長久爲吾家物聖人却無此意若舜當身便以與人何嘗要久假至今還是堯舜的一般
韓昌黎從來稱揚雄而不及董江都說詩預建安七子而不及陶靖節至東坡始推陶靖節而朱子大表章之并與張留侯並著數千年人物須得朱子出而論始定其心公平其論精也如今人都說宋儒刻薄幾於古無完人都是未曾細讀朱子書如馮道瀛公以爲仁允當伸揚雄則更煇赫此等人

寬之何補諸葛武侯排斥者頗多程朱出而武侯郭汾陽陶靖節茲洗事與日月爭光即狄梁公爲武氏竹相終身在下皆身後之事朱子猶予以復唐之功何等寬厚世論悠悠不足異也
朱子每事議論都當行煞不錯如前表章陶靖節文耕史漢韓柳之類
宋初有一等錯行議論如今人之毀孟子東坡之皆武王就是門行議論亦似有過高處張子尤高飢了竟落數學朱子出將邁當者一槩駁落其高

遠精微者。一裁之以平實。又氣象生得好。

少時只見得朱子好處在零星處。卻不知其大處之妙。如今見得他大處之妙。轉見得他小處有錯。可見知其小處。便不能窺其大。知道大處。便小處都識得。

朱子語類所標門目。多不確。論爲學只當分四項。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力行。儒先顯然說有此四項。不可偏廢。有合論處。則歸之總論。庶幾猶有條理。又所記皆出門人手。間有錯聽者。有

措詞不確者。竟有大相背謬者。

之銳問語類有不穩字可改否。曰。說是如此說。如何鼓吹。某平常說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妙字似不如性字爲穩。細思終是妙字好。下面有各一其性。如何此處先道出性字。妙字見得太極不是箇呆板物事。又可聯屬無極。且與誠字相應。況前已有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此處不說性字何害。

朱子解書雖有能錯處。不得爲表裏光明。朱子幾於

孟子。但偶有滯處。孟子則渾脫瀏漓。如琉璃屏。無絲毫障翳。

明道廿二歲作定性書。伊川十八歲作好學論。已到至處。真天授也。孔子朱子又不如此。孔子自志學至不踰矩。逐旋精進。朱子少時遍參佛老。廿餘歲始見延平。三十外已爲人師。尚無卓見。至四十外始通達。五十外始議論不錯。六十歲自嘆所學始透。至六十五六歲又復自云不徹。可見其疑而悟。悟後復疑。黑一陣。復明一陣。明一陣。又黑一陣。乃

是日進無疆。自強不息。與天無極。欲立教下萬世者。必須如此。故子貢不曰天定之爲聖。而曰天縱之將聖。縱字妙。言不爲限量。所至無涯。

窮鄉僻壤。有一邪說。不知何以數年後便行之天下。信是妖言。此若有憑之者。然亦可見一種下地。必竟出葉開花。若是果有一立德立言經德不回之人出。必竟有發露之日。某近來頗不信元會運世之說。見得孔子下一大種。至今倘不曾用。難道生周程張朱等衍其說。便算了事。夫子當日下種

意不如此夫子雖不可得但得朱子那樣人得志
行道足矣必有這一日以上朱子

諸儒

解經在道理上明白融會漢儒自不及朱子至制度
名物到底漢去三代未遠秦所燬滅不盡尚有當
時見行的即已不存者猶可因所存者推想而筆
之典竟遺有此實事不似後來禮壞樂崩全無形
似學者各以其意杜撰都是空言此漢儒所以可
貴

董江都劉子政學皆醇其微疵處是好言災異必推
某事以實之便有難通處

董子應五百年而生班孟堅度其時而爲言於史遷
董子劉向楊雄諸人皆所指擬看來似尤屬意于
劉而終不能定以今觀之則江都是

董子不獨深于春秋亦深于易其云道之大原出于
天非深于易安能說得到此

董子說得好到得天行肅殺已是無物可殺試看雪
霜嚴凝時萬物成實皆已收藏過了只是一片白
地全無所有一交春百物發生天便全是和氣如
人肅然整齊却是在無事之時到得與人相接却
不可如此所以明道先生獨坐時如泥塑人至接
物全是一團和氣蓋天道是如此孔子所謂嚴威
儼恪以事父母父母亦不安矣然無事時此一段
肅然整齊又不可少所謂敬而後和肅而後雍有
三冬之閉固而後有三春之發生也

春秋繁露自是贋作江都所著尚多今不傳耳然三
策已是何必多其論性命云天地之性人爲貴論

治道云陽居大夏而陰積于空虛不用之處皆極
精之語

漢書不可少許多三代遺制在其中若法言世間便
無此書亦不爲缺欠至康成註却不可少無此三
禮無從看起

鄭康成學問博其說亦多自造當時孔北海甚服之
然已謂其多穿鑿矣

王輔嗣注易時計年方二十許後來卽以伊川大儒
眼空千古自非大悖繆者卽不敢駁之聖賢不忘

本始其厚如此輔嗣之前視易或作曆日看或作讖緯看言理之竅開自輔嗣其功甚大韓文公雖云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然未見其于經有所發明也故某嘗竊論其人終是文章學問聰明極頂未嘗思透義理雖自言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似周公之繼日待旦孔子之不食不寢而終歸于陳言之務去是所用心皆在立意造語所讀書皆是觀其文法因天資高遂見到古人作文意思義理上生來又原自正直故闢佛

老立節概不是單在道理上索求故其評經如奇而法正而葩謹嚴浮夸等語雖無一不當而於諸經究不能有成書

漢唐以來有議論不決者當以蕭韓為斷韓子不獨學問文章好其人亦不說欺人語生平闢佛老只在日用倫常禮樂文物上說他豈不能作精微之論只消如此說而精微之論已盡在其中詩書所言道理宗派正是如此四岳之稱舜也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贊之亦惟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夔夔齋慄禹之自敘但曰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舜了不與于人不過如匹夫匹婦哭泣依戀于父母之前禹不過是要替前人之愆汲汲皇皇做此事功即堯之人不于則天而堯典所載只尋常事而其實感天地格鬼神至誠大聖已立人極老佛談元說妙都是人用不著的何嘗是道

韓文公二十來歲數傳道多一揚雄三十歲作送文暢序又少一孟子都是識見未定到四十歲作原道便斬釘截鐵云軻之死不得其傳卓有定見矣

至與孟尚書書乃是晚年之作尚提出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而自己幾幸續在後荀揚半字不提起學識精進如此孟子亦然其先方自以為當名世之數有幾個周到晚年纔知得孔子便接堯舜禹湯文武之傳而已乃孔子之見知也韓文公原道幾句開周程張朱之端周程張朱如日中天韓公則東方啓明也千秋萬世韓公之從祀再推他不去

唐以佛教盛行。不得韓公大聲疾呼。再過些年。竟將
王教矣。韓公膽氣頗人。當時老子是朝廷祖宗。和
尚又是國師。韓公一無顧忌。唯其無所不至。其氣
竟壓得他下。歐陽公亦闢佛。氣便弱。韓公闢佛雖
不若程朱之精。然是先鋒驅除。到程朱便據有城
池矣。

周子通書。三十歲便成。程子易傳。至晚年尚不敢以
示人。蓋自寫胸中語。借易而發。明經傳最難。要不
失作者之意。不及則漏其本義。過則溢于本文。文

須簡簡須盡。韓文公著述自命。終身注論語不成。
眞明白人。

柳子厚謂昌黎勝似子雲。此是確論。陳梓云。想於易
義昌黎不及子雲。且子雲曆數。承襲漢曆。都
是錯的。昌黎易學。雖不知如何。但如禹貢法。及諍
臣論所引釋。皆深知易者。又如作秋懷詩。及春秋
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等語。使見其精于春秋。春秋
之作。是孔子爲萬世人倫起見。絕不關那幾箇人。
只要大經大法常存天壤便是了。至所貶斥之人。
其死已久。有何深仇。後人呆將這幾箇人窮其本
末。搜求毫毛。不直一笑。

韓文公說他要做官。他並不曾入伾文黨。說他不能
耐貧。亦不見他受誰不義之財。而諫佛骨。便庭奏。
曾無一毫屈折。至其文字中所見道理。直如日星
河岳。千古推仰。將數百年尊尚之佛教。一旦出孤
力以摧斥之。是何等見識。

人不近小人是大端。韓文公生平與當時權要姦邪
臭味不投。絕不沾染。歐陽公生平幫襯都是韓范

一邊。直至濮議。方與司馬溫公異。歐陽公旣自說
不曾讀過儀禮。如何便議大禮。後來張孚敬竟用
之。而與獻之王。直入太廟。躋武宗之上。此千古未
有之事。而永叔爲之倡。但永叔此議。尙以帝號未
稱便可入廟也。孚敬因此將永叔從祀孔廟。可笑。

伊川謂退之却倒學了。大要韓子是理義與文章兼
營。非如歐蘇專以文章爲事。即曾子固想亦是將
此事略入思議。其梁書目錄序。非曾用心者安得
有此。鍾旺

司馬文正言忠信行篤敬終身無失學者翕然服之只是聰明睿知少不足耳。

上蔡見識高明說得精彩想要打起精神說高一層出來故有程門辭人之譏。鍾旺

龜山終日坐在門限上或說是門前石上不是門閾。大約性情寬緩看他劾王介甫却摘其見駁章解可見。鍾旺

以虛心與立志並言北溪所見自是心最要虛方能容受得許多義理不虛則中自壅塞了一切嘉言

善行皆格不入。鍾旺

朱子後儒者眞西山許魯齋氣象最好眞醇正許篤實。鍾旺

朱子之後語錄無有過于許魯齋者魯齋說理大有警醒處他語錄不過二三十張近閩中所刻却將幾條好的刪去可笑。

魯齋不曾全見朱子各樣好書却是躬行精到其見理已到透處陸稼書不得謂其不壁立萬仞某嘗學至靈壽見其生徒文字荒謬問誰則群瞪目如隔世人古人到一處遇他地方荒僻人才鮮少必定淘沙揀金有些教澤陸在靈壽七年行取入都何至使本治毫無流風餘思魯齋做幾年祭酒後來人才便多出其門。

河南懷慶府出韓文公又出許魯齋山川靈秀非他可比人以龍門出子長又出文中子又出薛文清爲盛較之河南未爲過也韓子勝子長魯齋可兼文中子薛文清。

胡雲峯在元時極爲有名儒者說書專用巧彼此鉤

搭如今人做巧搭時文一般最有可喜處亦有可厭處。

文中子是要擬論語故東說一段西說一段薛文清讀書記何故亦不以類成編論並是門人彙集亦略以類相從間有相因而附者若自己作書自然要有條理。

吾鄉蔡虛齋林次崖陳紫峯先生於四書易經皆有數十年工夫近來節改者多久便磨滅某嘗欲去其支蔓存其簡要彙一帙書而未暇。

宋末有善相者，一朝臣引至閣中，歷相諸公，出示首座極顯，末座凶不可言。首座乃留夢炎，末座則文山先生也。聞留子孫以遺像求題於蔡虛齋，題云：狀元兼宰相，屈身事讐，胡遺容猶在？何畫工是董狐！前輩直氣如此。文集中又載一僧人以三教圖求題，虛齋題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觀此則留題當有之。

昌黎論一事便一事透徹，此人煞有用。明朝人學問

事功都不透，想是讀書不專之過。只有蔡虛齋專精四書、易經，而年只五十七，又貧，不能多得書，如朱子語類都不曾見，故到底不明白理氣二字。然爲廿餘人於下三原，皆有成就，識寧王必反，便拂衣歸，已不是無用人。

榕村語錄卷之二十

諸子

管子士鄉十五，士鄉即農也。朱子謂若民皆爲士則無農，故鄉止十五，非也。工商之子俱不許出仕，惟農之子得爲士，故謂之士鄉。

管子有畏威如疾之言，未必脫略規矩，定須精嚴，但根本賤闕耳。自記

管子云：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句句都好，若再加一句，千年之計樹德，更完全。

問：管子不解道，此想即是他器小處。曰：然，他見處只到得樹人而止。

武經七書，孫子外，餘者皆僞。子書如天祿閣乃明代蘇州一秀才所作，何友具知其名姓。

自漢以來，荀、揚都與孟子並稱，惟韓文公斷爲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至司馬溫公、邵康節又推尊揚雄，幾在孟子之上。後來一被程子點落，而人翕然信之者，實見得到也。

見得性善，則人我一也，便能感化人，成就人，故曰盡

己性則能盡人物性。荀卿當日聲勢大于孟子。孟子日漸尊崇，荀卿日就消歇，至今孟子爲吾教宗主，而擯荀卿如路人，別派以此。

荀子文字比揚子還條暢，其論事甚精采，但說性惡太可厭。

東漢以後，韓昌黎前，推法言、中論、中說三書，夫夫中多名言。

揚子仕莽固可罪，但法言中殊有可採，且當其時遂知推尊孟子，亦必有見。未可以其人而廢其書。雖

用

太元中頭然須弁功德，所云漢公，分明是安漢公。溫公注云公與功同，不知下面阿衡字如何解得去。豈謂天子之功如阿衡耶。注書若此等最不可。朱子所無此病。

王氏盛時，天下皆知其將篡，每指幺陋遠吏尚知避。揚子雲自謂心通[illegible]化，獨濡滯不去，存來亦非全爲利祿，特以京師聞見廣，好讀書，觀于外夷來朝，必細問其土俗風物可見。又其人呆，見莽謙恭

下士們實以爲周公，到後來事已決裂，便是怕死，不復敢與之異。

司馬文正謂揚僅過于孟子，曾王又推服之以爲質子。至程朱出而論始定。其實揚雄罪過不必到事莽，就是作太元，將羲文周孔一齊都做了，罪已不容于誅。王荊公罪過亦不必到行新法，只以春秋爲隱爛朝報而廢之，罪亦已不容于誅。這都是心病，可見其無忌憚。

偶存諸子化書極有名理，第說到盡頭處只說得神氣。惟孔子說天地，便說他的德。揚子雲著太元，思入風[illegible]質，亦只說到神氣而止。皇極經世儘精妙，程子謂其渾淪天機，尚不離此窠臼。聖人言道只說理，言天地只說德。

洪範五福首壽，係長中論中有說，一係得之于天者，一係得之于上澤者。得之下說是帝王養育出來的。凡攷議論係好，子書自法言中說之外，如中論、申鑒俱有好話。

文中子說公旦爲周一段甚精，周公之風而綱紀似

欲使子孫相繼天下永遠屬之我家迹近于私不
如世無賢聖既不可行堯舜之事若子孫之世及
者又不爲啓沃輔翼使稱其位則害及于人矣故
曰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
人心道心本在一處要人簡別後世便是寧天下
者所以安家也厚蒼生者所以存我也周公謂宗
社安而天下安子孫存而百姓治有何不好若是
子孫不賢不如遷去故遷都之議只洛邑之地四
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即如人家子

孫果能繼述祖宗之志事便使科名接踵豈非好
事若罔上賊下惟利是覩要他富貴何用倒不如
使他貧賤困苦既不至害人或者動心忍性反有
向善之機道理原是如此此條是韓子對禹問說
得更詳盡

中說問聖人有憂一段程子譏其心迹之判一句果
然有弊只是由爲彌縫亦自有說如天有陰晴倘
或淫太何嘗不咨嗟憂苦祈禱紛紜至其上一層
太虛穆清有何雨晴天下皆憂聖人亦憂天下皆
疑聖人亦疑至于樂天知命窮理盡性有何憂疑
如此說亦未爲悖謬也

文中子謂天統元氣地統元形人統元識郤于宗之
不善讀者便謂天地只是形氣惟人有知識是天
地無知識也連人者天地之心一語都錯會了謂
天之心全在人如天之視聽全在人之視聽其實
人之視聽皆天之視聽人之心即天之心非天無
心惟人有心也

朱子于文中子推許不小荀揚不足比即韓文公尚

不如其懇惻而有條理此是何等地位只是世人
將他與揚雄並斥者爲其僭擬夫子也

文中子元經是假的中說內有幾條假的

文中子設蕃之化門人皆沾樸象山白鹿洞講義利
間者多揮涕何以能感恩他皆有許大精彩聳動
得人佩服

陸子靜才甚大其爲荊門州至境內無賊路不拾遺
又同欽上書道一域估計五十萬人者他用五千
人赴日而就若不死便大用必有可觀故朱子謂

陂江以來惟我與子靜八字著脚做著己工夫子靜亦稱朱子爲泰山喬嶽于立社倉法劾唐仲友皆稱之不遺餘力使子靜爲相必用朱子朱子爲相必用子靜若論學術道理就使子靜成撒天事業到底朱子是子靜不足

陸子靜要人把心地打掃潔淨若肚子熬糟讀書亦不相干但只空空的無一點物事在內終日江漢滌秋陽暴濯暴此甚麼畢竟朱子有把捉孔子家法是如此

問陸象山不喜人說性其意云何曰想是厭性中分仁義禮智信許多條項但無奈性實心虛心只空蕩蕩底言性則道理鑿鑿實實心方有憑據 鍾旺

陸子靜只在吾道上說得過此王陽明方可謂之詖淫邪遁子靜只是賢知之過

或言朱子與陳同甫書其理易明似無容深辨曰是第一皮義利門頭速須痛與截斷 鍾旺

姚江所編朱子晚年定論一書羅整菴細查年分與辨姚江謂編乃門當時在留都學者爭鬧不得已以此權敎一言虛誑他皆無用天下後世如整菴者豈少知此之爲權敎無不疑爲權敎矣誰肯從之

明儒無及宋儒者即姚江亦不如象山遠甚象山是要仁義忠信乾乾淨淨只是學術不是姚江便有權詐習氣直是奸雄故作用結處多問何方張乖崖否曰不止自當突過介甫操莽文若爲一庶其似之

張淨峰極不服姚江年廿五勝覩全其家與辨論淨峰曰如何言明明德在親民姚江曰欲明吾孝之德在親吾之親欲明吾忠之德在親吾之君淨峰曰如此只說得明明德自察一邊不可以該存養一邊姚江笑而不答淨峰遂大喜以爲難倒姚江其文集中首載此條不知到得親親親君存養已在內如何說該不得特爲姚江所不屑辨耳當日只應就文義折之大學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未嘗言明明德之道在親民也且即其言而反之曰欲親吾之親在明吾德之孝有何不可即

此便可窮之。姚江又分首節爲生安，次節爲學利，三節爲困勉。佛家有上中下三根，姚江處處提闢可笑。

姚江才氣好事，起倉卒，驅市人而戰，若使當風塵時，正未可測。問使伊爲相何如。曰：使不得，用其偏見私說，廢蔑古人成法，害不可勝言。又云：最可惡者，末年附會不嘉，試稱希望起用，以遮卻見懸斷誅心，未免深文，或者但見解即是如此，亦未可定。只是殺盧仲容降賊三百人于宴席，卻是爲何？嘗問

施靖海以處置降兵之法，渠謂有老板成法，任他多少編入吾軍伍中可也。降賊即慮其反覆，殘厥渠魁足矣，盡數勦戮，可謂忍心害理，宜桂萼輩深嫉其學，彈章詆毁，極其不堪，此卻不可爲據。

淝水之戰雖屬僥倖，然人氣不動，便有勝理。陽明撫贛，命下，季明德聞之，知其必立功業。人問之，曰：某觸之不動。孫上海承澤極惡陽明學術，嘗與陽明與學徒講論，其夫人忽闖出，掀其几案，拋其書帙，口詈君勿信此老賊，因枚數其平居好私事。門人竊窺陽明，顏色和霽，如不聞者。久之，夫人入，陽明徐整書案，復理前論，若無中間一段事者。以爲非人情，某曰：恐即此已足以擒寧王矣。北海爲失笑。北海又特舉正德實錄中人參陽明與寧王交通及閨門穢事，某曰：吾輩評其學術不正，只論學術可已。此等謗誣，恐不足憑，賢豪豈能免此。

所惡于姚江者，爲其以四書六經皆易開賬，直指人心，立地成佛耳。其流毒無窮。王龍溪已不像樣。萬曆以後，鬼怪百出，姚江作俑也。讀書人不思經義，

株守傳注，字字膠執，牽經合傳，甚至拌傳意亦失之。姚江因厭薄此等，故反其道以治之。不思此等固陋處，但就其說以救之足矣，何至大決藩籬而不顧耶。

道釋

孔子之教，自與天壤相敝。除是不以君爲君，不以父爲父，孔子之教便無用處。欲壞孔子之教，先破君父之說。佛氏不隨世法，是無君；父母反拜，是無父。此乃出來欲壞孔子之教者，而卒之忠孝根心，如

何壞得楊止無君墨止無父而佛氏兼之此事前人闢之已盡吾儒但當自反把我們道理做得妥孔子教弟子只以仁爲宗又復發揮孝道都是從根上說正與佛家對針佛氏無根故先從父母妻子上斷絕。路若夫。

古今敘道統有見知聞知道豈不貴行而云知者正以要緊如行路人先知了行更有害當下不覺到顛覆處更大也。

楊墨彼孟子指著病痛深切處曰無父無君是禽獸

也故其書遂無傳范蔚宗西域傳贊宋景文李霽傳贊皆是搜佛之根其人其書多是中國人假托增飾有憑有據並不與他論辨道理所以中其膏肓。

莊老滅教佛滅道理滅性其所見一耳議論則以漸而深入自說

佛氏善言心老氏善言氣都說得精吾儒言性他那兩件便都包在裏面。

佛以心法觀天地老謂開口氣便減皆吾儒所當資取者。

問桃源中了無文物不殺于禽獸之食息乎曰彼山有純氣自有人倫淳朴恩愛與禽獸別若竹文物純氣便有發散之意開有人豈能不爭無其皆能和輯只若爭便是純氣將散矣文物開是氣之發露然氣既淵又須以此維持之如人受氣其之備便是元氣有虧然元氣已消又須以補之老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不知世既生盜聖人豈死又豈能止老子所云能了一截脫了一截。

老子生十有三死十有三出生入死十有三有字不是又字解昔都指出十三種以實之如周體息偶上有二亦牧舉以實之支離牽強不可通十有三者十分中有三分實三分三去零數耳十有二者十分中有二分亦二分半去零數耳必有發衣長一身有半不欲露體耳非齊服也半此身之長短衣也朱子謂只此身而又得半亦太不便矣三分天下有二幸而有其字不然亦將謂三分之外又有二分乎。

老子惟貴大患若身難解只是生了憂患之意易所謂貞疾恒不死也寵辱若驚者以寵來辱我故若驚大患來便貴之若愛其身者以為有此便可不放逸怠傲以至于死也卻是愛其身不是要害其身然又不是以平常之養身來身有為愛又要不有其身所謂外其身而身存也聖人有得道理熟下了常常說出來他們窺見些子便以為秘妙又做奇文字從出精彩來

道德經雖亦有意理某卻不甘為之發明初意欲與參同契離騷為三書合刻今看來非一書匹也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辯口總不了又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總流為機術陰謀口角若參同契便無此惡態陰符經擬道德五千言為三段不是後見解人擬機紐亦是傳古陣法者非匹作大約是戰國鬼谷子之流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為惡兩字太險豈教人惡亦可為但莫近刑乎嘗與漳州陳先生論此以爲爲善得無近名乎為惡得無近刑乎

只是緣督以為經漳州大喜數日後又作一解云為善何必有近名但沒者不少為惡何必有近刑過刑者亦多不為名而為善不畏刑而不為惡只是緣督以為經耳漳州又大喜以為更好

至尊常論陰符參同契恐俱是說人身上的話未必是說別項道太白向來正是如此說如陰符說絕利一源用師十倍絕利是將諸般利慾都斷絕了只在源頭上專一用工便如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是說工夫不斷刻刻相續便如用師萬倍役家亦然正是如此又參同契有親戚好道家說曾當問之云鐵亦好物可以定千年道家總不貴重只說丹砂鉛汞蓋以其為爐鼎之用烹煉大藥可以服食耶他意曰然但以黑鉛之妹不爾巻銅鐵煉得成只是銅鐵雖砂裏有金鉛裏有銀都非從外覓得可以煉出寶來以喻人血肉之軀有至寶存焉人之明命在其中可以煉得出來只是要不斷火如所謂必有事焉勿正勿忘勿助長也又參同云如此方是他本意因說絕利一源

源字好不然便向別瓦礫中尋寶如何能得但須三反晝夜不斷工夫方好絕利一源吾儒之持敬也三反晝夜吾儒之集義也時甲午四月十六日

某因參同契悟得易經道理參同契只說一身其實一身卽天地凡陰皆魄也凡陽皆魂也陰以陽爲本陽以陰爲基天之神氣包乎地外然離地便散漫無歸卻要貫注地中以成歲功地若不資天之神氣便成頑塊何能生物如人之形體不稟命于心之神明則五官百骸皆不得所然心神若不宅此形體何以爲寄托之地故魂守魄卽魄拘魂初無二候

乾坤合撰天地同符但看世間凡氣所貫皆天也地在天中初非截然天爲一物地爲一物也說易者皆以乾爲君坤爲臣卽以君臣論君要留心臣民所謂天道下濟也亢則有悔矣臣要一心王室所謂承天時行也否則有咎矣其理亦是如此參同契以人身言乾坤則神魂其乾也體魄其坤也神不得形何所附麗故爲游魂形不得神何所作爲

故爲滯魄惟刻刻相守合而爲一形卽神神卽形則丹還矣此卽天地交泰水火旣濟之理從來說易者卻不曾說到又發明出先天圖位故知其傳授必有端緒

參同契取象龍虎是竊用周易龍馬而變其號龍取變化飛騰卻潛藏于淵以譬人心倏入倏出一收便在腔子裏是魂也虎伏于山林人不能見然一嘯風生卻威猛不可當是魄也但馬比之更覺穩妥馬本是乾而坤爲牝馬如牝馬行到那裏牝馬亦行到那裏本是一物但有牝牡之分更精

參同契向日分章段頗不錯今又見得明白些其警發于吾身心者甚切大約先黑方白方黃而終于紅是謂之丹日之出也先紅而白而黃而黑人與草木之生也亦然而道家工夫反之所謂順則爲人逆則成仙也起的黑是收視反聽不說話將耳目口三寶閉塞了直使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久之黑中生出白來便是白所謂虛室生白到得魂守魄魄拘魂魂不游而魄不昧便是黃從來一團純

陽眞火陰邪之氣都燒化了所謂黃顏是也這便
是紅紅則丹成矣吾儒工夫亦然以中庸言之戒
懼黑也愼獨白也致中和黃也至天地位萬物育
紅也佛家工夫亦同其云發大願力卽吾儒之立
志其云悟卽吾儒之致知其云修卽吾儒之力行
明儒說三教源頭本同但工夫各別卻反說了工
夫卻同只是源頭不同發願力同爲甚麼發願力
便不同吾儒是大公的從天地萬物道理上起見
道家卻只爲一己只要神氣常存佛家存這箇猶

粗只要此心光明照徹乾坤亦是爲一己不特佛
老就是市井人亦必先發願要做財主方講求取
利之法然後經營力作所以元亨利貞四字夫子
作四項說極當亨與貞都是同的元與利卻不同
佛老與百工技藝俱有做到亨通之時只是問他
人不大耳俱有守之而不變處只是問他宜不宜
耳吾儒便大便宜所以五性最重仁義問道家如
此用工果能使此身常存否曰亦不知如何想必
神氣久長些他並不是糊糊塗塗做神仙他儘一下

思萬想天地陰陽萬物變化人身形神都要知其
故亦不是尋常人問魄拘魂魂守魄如何用工想
亦不過定心心不放則魂魄俱安矣曰魂守魄卽
魄拘魂無兩層心定自是主宰亦要明魂魄之理
問他亦千思萬想豈不耗心氣曰他所思想者卽
是他的事不是游思妄想如一想魂卽如見自己
的魂一想魄卽如見自己的魄與尋常思想不同
若是心如頑石只像勞山上人嬾久神氣足不須
飲食年歲長遠一無所知不過如土石龜鶴耳有

何足取問他只說黑白黃赤是水金土火何爲不
說青曰想是怕人戀住生氣他結末卻說丹成後
須要在人世立功功行圓滿方能升天吾儒將仁
放在頭上他將仁放在尾上

參同契道理就是吾儒亦用得著一半其要在愼言
語節飲食懲忿窒慾而已愼言語與懲忿爲一邊
事懼耗氣也節飲食與窒慾爲一邊事懼損精也
至那一半成仙事卻用不著如孫吳兵法亦有一
半用得著整行陣嚴紀律衛民保境是所用也其

說得疑鬼疑神處便爲吾儒所不道。

參同不以銅鐵之類而取丹砂鉛汞者取其中有至寶也於人軀殼中有至寶耳丹朱砂也中有白金。心也披砂見金之砂中有黃金鉛汞中皆有白金。二者不如淘洗烹煉不過是丹砂鉛汞一加淘洗烹鍊便有至寶今人不去修鍊不過是一皮囊與草木朽腐一經修鍊便可成聖賢豈非至寶同還丹何義曰丹原非一件物事不過是赤色謂之還丹者初丹後不丹復歸于丹故曰還人初生本紅故

曰赤子後長大漸白由白而黃死而黑凡草木之苗先紅後青白後黃落後枯黑日初出紅後白晚黃夜黑仙家當人紅白時他只守黑所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到得人死時他活起來人黑時他亮起來一直復還嬰兒之赤故謂之還丹

參同契言甚簡易其言天地陰陽即吾身之陰陽也其言黃老清靜而天下治如吾身之處靜水火調伏而壽命長也其下手工夫不過魂守魄魄拘魂魂者靈明動作但任其浮馳則爲游魂魄者寂嘿堅定但任其昏頹則爲滯魄當魂放逸時須把心提起來不許妄爲紛紜是爲魄拘魂魂爲魄所拘則魂常精明不散而魄亦不頹然昏惰是爲魂守魄

問參同契之說易與吾儒合否曰彼不過仍漢儒之言耳漢儒言易以六十四卦配合年月日時七十二候二十四氣雖逐日之陰晴皆爲豫定又不是推得一件便可印板呆定明年又有活法又參之以人事如人事變易象亦應之參同之言易仍是如此問修煉工夫何以與此相應曰有死子午

有活子午死子午者天之子午也自子至午爲陽宜飲食動作自午至子爲陰宜閉戶守中活子午者吾身之子午也但倦怠時是子也便宜吐氣運行不使昏昧覺得有放逸蕩散意思是午也便宜收視反聽寂然不動問與七十二候二十四氣有相應處否曰亦相應到那節氣換時比常時工夫又加謹若後來道家燒丹及守庚申諸說皆誕漫不經參同無是也妙在與吾儒說工夫處都是一樣即佛家亦是如此大約三教工夫都是從收放

心做起而吾儒看得一草一木遂生得所無一不與我性分相關佛道兩家連自己父子兄弟夫婦亦視爲膜外此處道理大不相同

參同契首尾武中間文與吾儒工夫一樣初時立志要勇猛直前及末後直造天德等頭更進又要武中間勿忘勿助卻要文

道家從漢便分兩路魏伯陽修心性張道陵講符法佛教兼此兩種大約釋道二教其初亦是隱居修道人因他枯槁清寂巖居穴處恐招異物之害故學些術法以禦之及其苗裔欲爲衰靑遂說元說怪張皇附會無所不有卻失了他本來面目

致命遂志致吾之禍福壽夭于命而必求遂吾志也如致其身亦是利害生死悉置度外非以殞身爲致也古人每[illegible]命字都是指天命今以屬人如身字一般經書中無是也此想起于道家道家以心之靈明元神謂之性身之元精元氣不死者謂之命修性修命是兩樣工夫兩者俱進是性命雙修命字屬人矣盖修命者務一切不管心死而後氣足

倘修性則必窮理致知苦思竭力心豈不有礙于修命之說只觀參同契說千周萬遍可見窮理致知他都有只是窮他修性修命之理致他修性修命之知耳如此豈得有礙于修命乎

某深信得人有長存之理萬物之生人爲貴草木有數千年不死者禽獸亦有千年者豈人之壽止于百年乎蓋人之不死者在神明而不在形骸儒山左考山胡實武當山皆有數百年不死之人不飲食不衣火身輕體健如鳥獸然躍踆跳擲如履平地然此乃道家所賤役言修煉亦重神氣不貴此也由此觀之聖賢自有長存不敝者神明耳

李文節閉戶多年做一部百鍊草許多歎調不見精采何也友曰他只在那裏鍊自己的若讀前人書而鍊之便佳先生曰是可知道家修煉無用

陰符經著語太險不如參同平易渾穆其書只虛說在這裏隨人用用他修道亦可用他行兵亦可用他治國亦可分那一段是說道那一段是說兵那一段是說治國便呆了只是以陰符爲兵便露殺機

乃黃老之指，非聖賢之道也。

陰符者，以陰爲符，得陰則可以招呼摹有，指揮如意，卽陽亦爲用矣。殺機正其所取，猶吾儒言克己之意。故曰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都是說殺之爲用大，今人都解作殺伐，不好，大失作者之旨。

傅奕闢佛語亦當，但卻篤信老子，戒子孫猶以道教當從與聖人之書當讀並舉，不知佛氏卽脫胎于老子。故韓子原道、新唐書李蔚傳贊，皆從老

子說起。佛精于老，禪又精于佛，其實禪學何嘗是西域來，就是中國人替他粧點。李蔚傳贊說得透。朱子釋氏論文筆雖不古，精當第一。

闢佛幾篇名文，該在一處。范蔚宗西域傳贊，傅奕表，韓子原道、佛骨表、與孟簡書，宋景文李蔚傳贊，朱子釋氏論，佛氏無所逃匿矣。

四十二章經，是佛家原文，但有名理。如磨麪驢，身雖行道，心道不行；無禮來犯者，如對風揚塵，持梃擊空，皆是妙論。其餘佛道教經，他皆中國人傅會爲之。

佛子從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清淨虛無，一切皆空。其視世俗馳逐于功名富貴，務飾于名物語言，而與衆生一道看，所以高明之士，被其煽誘，淇溺而不返。只覺得他的是，不知吾儒原是如此。但既有了滌去己私這一邊，又要有推以及人那一邊，纔好。聖人之道本來該物我一體，平平正正，萬古不磨，直到周程張朱，此理纔說明，把向來推與佛教那一邊的道理，都收回來，所以其功大。

人心道心本在一區。愛，私也，我必自愛其親，乃知人皆愛其親，推其愛親之心以及人，則公矣。貨，財利也，我必自資于貨財，乃知人各資于貨財，推其資于貨財之心而不相奪，則義矣。佛家弊病在斷截此心，事皆無根，焉能有物。

譬喻最難。佛家說心性之體，如明鏡一般，物來必現，隨物見形，然鏡內容空的，一無所有，冷冰冰全無生意。惟程子心如穀種一喻，極妙。蓋穀種內根荄枝葉花實，無所不含，而其中一點生理則仁也。心

屬火，仁屬木，是滾熱發生的，與金之寒冷不類。所以鏡取譬不得，凡陽一邊都煖，陰一邊都冷。佛家以鏡喻心性，所以斷絶身累，奔向空滅，好說鬼神，厭煩人事。

息心不是人心常息，道心不常息，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亦息心也。朱子云：「有滅息之息，而後有生息之息。」甚妙。冬閉藏，來春發生之氣，全在此時蓄養。就是禪家亦破枯禪，云不可有惡心，不可有善心，亦不可無記，無記竟枯滅矣。但他所不欲枯滅者，

心之神明；吾儒所云不可枯滅者，天命之性也。佛家不是一槩滅絶其心，朱子說告子寞然無覺，悍然不顧，究其歸自是如此，他做工夫亦不如此。

儒者心安理得，靜亦定，動亦定，各止其所。佛家涵心空理，遂行割截，枯提出獨空爲頭，念卽明，亦是頑明。

問：佛教說不去，行不去，如人盡從他，一世人類便絶，以他原說不要人盡不婚娶，就是這樣亦說不去。聖人教人，是自己行了教人行，如說婚娶是好道理，他就該從人；若說是不好道理，如何又教人行？天地間無此道理教法。

和尚說來說去，總是爲自己；吾儒講的事，都是世上用得著的，卽此便分公私。

釋氏之發大願力，是吾儒之立志也；要常惺惺，是吾儒之主敬也；遍參歷扣，是吾儒之致知也；戒律精嚴，是吾儒之力行也。但他之立志、致知、力行，都是他的事，與吾儒絶不相似。凡吾儒之所宜有事者，他都以爲大戒。如人從父母而生，故篤愛之，他便

不認父母，是斷愛根，揀極難處一刀兩斷。他以爲人之愛都是生于習染，卽愛父母，亦是私心，不過貪其乳哺鞠養之惠而已。假如自幼無知時，養于他姓，受其鞠育，亦便愛之，可見都是有緣之愛。不若從無我中發大慈悲，普度人天，方是無根之愛。其實也眞而大。孔孟卻說世上豈有無根之人，卽從根上愛起。吾儒與釋氏不同處本易見，不知前輩何以都說不透，見得只是不分明。

釋氏說三寶，亦說得好，如我們古來有堯舜禹湯文

我周孔以爲宗的便只做個佛也罷下幾部經
孜孜誦法便是做依法行用得也不幾箇偏光硯
爲榜樣便是做依僧

佛家輪廻之說即循環始終之理亦無足怪只是說
得呆了便不可信春夏之發生都只冬間閉藏之
氣人記得書多便會做文章窮得理明便論理不
錯平素更事久臨事便諳練吸收多精神便強旺
受之于內的即是發之于外的只說得不呆便不
妨

嘗問僧銳峰曰輪廻之說無乃誕幻僧曰此有何奇
不必遠求佛法觀天地只以心法觀之生死如晝
夜晝夜相循環心之起滅無時其起者即其滅者
豈有二耶又問人有惡變爲禽獸禽獸有善又變
爲人信乎曰有此理便有此事但看人一日之間
念慮起伏幾番爲人幾番爲禽獸矣輪廻之說以
是思之覺得此說殊有理如我們起一善念便覺
光明正大不獨念頭是人耳目口體無一非人他
人看亦如此若起一惡念不獨念頭是禽獸耳目
口體無一非禽獸造化在我何必問于又問做工
夫以那樣爲先乎修行爲先乎曰發大願力爲先
問假如識見不到修行不到只有大願力可乎曰
也好菩薩不是一樣有初地菩薩便是他願力既
堅雖功夫未到亦不妨既有此願力識見纔是眞
識見修行纔是眞修行問願力發來多不能久是
如何曰此有二病一爲從前不曾用功覺得今日
難從半路做起一爲力小問大恐後來工夫不能
接續須得此願發時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

種種譬如今日生前後都要截斷問羅漢與菩薩
分別曰羅漢見人不善發嗔怒心菩薩見人不善
發悲憫心問所存心曰亦不存于善亦不存于惡
又不是昏然不辨此何似喜怒未發之中又嘗舉
公案有人自許心地做得主了僧曰醒時做得主
夢時做得主否其人曰也做得主僧曰有夢時做
得主無夢時做得主否其人便不敢自許只此皆
彼教中之至精至粹語

佛家說心亦好只是上不能通諸性下不能通諸事

須知心如此乃是實理如此又要把此事處得當方好。

佛家以佛爲轉輪王蓋以心轉宇宙實有此理孟子云塞乎天地之間人意思到那裏氣即到那裏不然如何充得。

林次崖存疑闢陽明數段卻不中其要害他的病根在無善無惡心之體但觀有道得了于事物不交寂然端坐時滿腔無非善意通身都是善氣豈得云無善若無善此等氣象從何處來問佛家說無

善無惡善知識氣象何如曰一一看莊嚴細看冰冷的無惡狀了無善容即與其無善無惡相應也。

或言佛教能使人外形骸見危致命然唐人多溺于佛而沉沒聲利不見其清廉節義者多于後世及宋之學興而節者皆視死如歸宋明以返可以觀矣。

聖人說經綸大經是一段肫肫其仁所發實是從化育中出來的聖人所言所行都是爲此吾輩聞有人呼風喚雨卻不生景仰心聞得忠臣孝子可師可法便心悅誠服即此便見得天地之心亦是如此左慈周顛仙冷謙殺亦殺他不死岳武穆被秦檜一殺便死今卻不羨慕左慈周顛仙冷謙而景仰武穆左慈果是有道人何不除了曹操別推箇賢臣輔漢顛仙亦不能除陳友諒終須洪武動兵可知此種學無所用就是畫一道符誦幾句咒拘得鬼來亦只是未散底魂問符咒何以能拘鬼曰朱子說得好公既信佛鬼即公輩如何不信今有一異狀之僧便傾城往觀施舍駢雜這些人死

了如魂魄不散自然還是如此須知幽明人鬼一也看得極平常方是道理高一邊的人說世無鬼低一邊的人說是事皆鬼爲政聖人說道理因拈中庸二字最妙。

漢時六經皆有緯書光武因劉秀爲天子一言便尊爲正經桓譚言其不足信幾罪其非聖無法至隋文帝始燒除之聖人極數知來不過推之以理如寒往暑來乃感應之必然者疑人以爲聖人于後世某一箇人什麼姓李名甲名乙皆知之不直一噱。

聖人之訓曰將興致祥將亡致孽確然實理無爭遇災異則恐懼修省不此之務而崇以禳報為事至終日在吉凶上作無益算計勢必為鬼物所愚有當凶而反致祥者矣

陰陽雜術某閱歷多矣何嘗有驗即有驗者亦是說得多了偶然撞著耳惟聖人之教一以人事為主你學字會寫字學文章會做文章如人喫飯會飽不喫會餓一般何等切實大約人之精神魄力甚大雖偏僻之學道出一段光怪亦能驚動人予嘗

作太元口中吐出白鳳劉更生著言神怪藜火老人感之而至若聖賢不正學問卻無是也蓋其氣已與日星河嶽合矣

友言明太祖曾遣人向天竺求經又各王分封皆以一僧傅之姚廣孝則燕王傅也先生曰洪武亦不是信佛大抵人不能無所畏當其分爭時匹夫匹婦皆吾敵至天下一統無外患可虞欲保社稷長子孫便懼鬼神思以邀福而除禍未有不忿佞道所愚者自非聖人斷不能免夾雜念頭惟聖人胸中瞭亮道理看得透知到我即天天即我坦然做去有何畏懼

鄒文潔說他不要學聖賢亦不要學天地不知要學甚麼其刻苦至終日跪庭中石上潰血斑斕到底不見他怎樣超妙王鳳州李明德輩後來做出文字都通不去所謂自詖而淫而邪而遁必至于窮而後已也

朱方旦初至京傾動一時猗氏衛先生在朝班極詆之適史子修雖老色殊不懌猗氏並責之子修曰

我非孟浪信從其教者彼實能起死人而生之雖欲不信從得乎猗氏詢其詳子修曰吾妻病已三年委牀待斃聞朱至往叩之朱曰俟吾察其命盡與否若姑還余即至某問先生能遠來耶朱曰不須余來病者自知是夜妻竟安卧又聞室中有異香至雞鳴時妻欠伸而覺曰汗透矣索衣易之斷其少間妻曰我愈矣適夢至一公廨有大官命吏撿籍須臾吏白曰史鶴齡妻壽限未盡但災厄甚重忽聞屏後有人曰既壽限未盡令其夫婦皈依

道教以禳解其災可乎大官起立拱諾曰受朱先生教因命余歸遂蹶然而起猶氏聞言悚然遂與子修俱詣朱朱曰余閉目見諸賢聖開目見天庭想既久自然與天及賢聖同歸公輩讀書而不知其何義顧是天之明命非此之謂耶猶氏遂亦大服嘗遂共同往修謁某先索方且所著書觀之得其中說質言二種書中別字無數想來天上無不識字的神仙遂堅辭不往後方且被罪行刑于湖廣市曹監斬者即其弟子王新命也將斬前一日

尚慰其弟子曰毋怖明日午時當有故至其怪誕至此問當史家求禱時何以能然曰妖術本不足論但以吾道推之何妨如是當其清修苦行或者鬼神亦甘爲所驅役迷至恣縱王侯驕淫過度則鬼神棄之矣至所云注想亦有可取我推平生何嘗注想一件事都是悠悠忽忽老死而已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有能晝夜不息念念不舍者吾未之見也

有行取官許三禮者放言高論開口便說人莫要錯

原缺

榕村語錄卷之二十一

史

古時史官當其職以死守之馬班雖不及古至今讀其書於漢何嘗肯輕假借明太祖見修元史有觸誣的悉令改訂雖是盛德事要非古義此是爲天地間存一公案既付之其人隨彼舉職不須更行監制

某四十年紀不喜看史以閱歷世故未深故也須看通鑑甚易爲力祇以身經者多看他處得如何有處得高出吾輩者有及不及者須是四書這一邊

先看得有箇底子看史方有益如無一些把柄便讀盡廿一史道理都不著實

看史漢三國傳紀必須以類相從長者短者分者合者詳者略者有以此人事蹟列彼傳中者又如稱名稱年月日時或載或不載之類皆要講其體例緣故總之要先治春秋纔有根本某常說做理學文字不能離學庸論孟易經古文不能離尚書學記事不能離春秋學詩不能離三百篇五經是

各樣文字的根本。

問漢史內但是有名人傳俱應檢抄熟看長人學問不單取其好處就其不是處亦可爲鑑。

史書總是公修便壞古者以此爲當家學馬班皆父子相續而成就是歐陽公宋景文亦聽其自出手筆當修史時朝廷但資廩給而已唐書中歐陽公所任惟志其餘盡係景文作景文拙於序事書成送與歐公改訂歐公以其前輩辭之看來新唐書到底不算好

作史不是易事史漢二書俱父子相繼尚未及成史記中或書沛公或書高祖稱謂俱不一朱子謂因未成書不曾一例改正是也漢書又經大家補得許多方成 清植

左傳中有先王典制亦有小道鄙說有君子格言亦有小人謬論大畧可與史記並稱而已凡稱仲尼曰者多不確如趙盾越境乃免殊不爲當史記載伯夷叩馬事歐王皆辨其妄亦有理二老久受養於西伯何至叩馬時乃似初識文前云武王告於文王之[illegible]上而行後紂又父死不葬不孝安得有[illegible]濱[illegible]于長淺陋不[illegible]疎畧輕信朱子以其言爲當子長時古文尚書周禮左傳俱未出子長所見但國語耳子長時古文[illegible]周禮左傳皆出而劉向父子從內府得[illegible]亦不得觀之其識見筆力又能運籌諸書只是文字[illegible]雄健處過于長耳實則學問之醇識見之卓殆有過之。

呆木領鄉薦時曾將左傳分類編纂[illegible]者一處言

樂者一處言兵者一處[illegible]者一處[illegible]行一處如此容易記不及[illegible]人皆蘇子容記得史熟東坡問之答[illegible]將某年某月下將事繫之編年[illegible]下[illegible]其年某月又[illegible]得一次編來編去[illegible]不如此

卜[illegible]公記得大[illegible]如此

凡文[illegible]了[illegible]史記[illegible]後來又書使你[illegible]諸文[illegible]後來亦使依他其初[illegible]爲名[illegible]人[illegible]後來不[illegible]人不要

班固爲史，不成片了。太史公文字似不如昌黎，字
不甚精鍊，然其不如處，正是好似他處。太史公無
意爲出，其段落有意義，此也。韓文力大，却得太史公
之似，然逐筆寫下，自不拘得當行。回作者，字寫
大有氣，各樣有調。班史便未有幾句相得太史公
與昌黎，覺有大人之別。

班史議論亦多不錯，班固楊雄，見識亦在，常可
馬項羽紀贊，以重瞳爲舜苗裔，殊怪陋，其贊諸表
今自不刊。

司馬子長，筆力周浹，諸子不及也。其文滑滑然結
揭起大人，莫知所措，直昌黎較兩家論筆氣到底
太史公高班遠甚。得劉向楊雄班彪諸人講貫議論
亦仰自較允備，筆力卻不及史公。

史記大都爲裁別人的多，就是當代列傳，恐亦有底
稿，有者只有首尾工作表，諸補其使見他筆力。
作者，兩行有此得不足的，亦有沒其意味的，班
孟堅文多排比，如禮樂志等，便不用排比，還了
今以老蘇入選門之雄剛。

問人曰：漢書爲史書正體，看來畢竟史記爲正史，是
紀事之書。史記有己不當多者議論，如周紀贊引
書中人合傳，後人說因依前後其文有已上徵
也在伯夷傳人物不變，體例有易人之公，尤得有
自殺，體間頭，稱傳用之，各其所當，得的
采合傳文而天然也。前後各隨合句中，其是宋
史不好，便是坐此。有許多好文字不入，自己填
上許多話。但史記於賈誼不錄治安策，董子不錄
天人三策，却不如班史爲善。

史記議論誠有觸處，然其志節於尊孔子，謂允黃
老而後六經，其自序作書之意，何不詳述黃老耶。
朱子謂史記疏似漢書，果然。近來因說樂律，見漢書
律曆志許多緊要語，如鐘種也，陽氣種種然而
生也，竟是漢書史記要之，他一個別字亦難學，字
通是當了。

人皆謂人文字多不上，如治安策中間頭緒皆不清。
太史公奈楚之際，月表以後若彼用力若此，當
說若明之類也，而欲簡作，以彼若彼以力若此，其

艱難也，其艱難也四字，總承上兩句，與史記原不
甚異，但使讀者連以力句讀竊指使說，不若史記
明快。又孟堅歸重在秦以甚故失之易，而漢興之
速，史公却歸重前代以封建故得之難，秦以郡縣
故失之易，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言因封地太濶，以
致僭逆，其後分封子弟，始得強幹弱枝，歸於以仁
義爲本，可見史公胸中大有見解，只是游俠貨殖
之類，皆崇獎之，以此讓孟堅出一頭地，班氏父子
兄弟自成一家，學天官律歷，乃出大家之手，友口

史記列游俠貨殖，或亦有見，見得先王法制盡廢，
將秉兼并吞噬，不在上而在下，則俠猾爭權者出
而抑揚其間，如此宜露其意以抑過之，反爲之揚
其波，非是理也。
今文字雖不如子長，却健然戎見博工，議論皆是，
漢文公絶不見提起，想以其貶褒揚劉議論耳。文
公果不劉氏，然孟堅止末可輕其評論二劉及董
仲舒楊子雲諸人，皆稱當戰國文字之氣習，識議
是孟堅始變，昔子長亦非戰國文字，其高視濶步

中有斷處，而穿用過脈，皆有針線，高出左國之上。
但議論多是戰國耳。
漢書乃孟堅奏籠劉揚諸家而成者，殊可觀，十志惟
天文五行穿鑿傷俗，但典實淵茂。
後世情僞之變，爲所不有，而史乃緣近人情之學，左
傳尚不能備，後世情僞，若漢書則幾備矣。
爲天下除殘去賊，宜納素爲晉留侯之謀於漢高，此
爲第一。自記
陸象山有武帝優於文帝論，以爲拘僻之歎，不如輪

臺之哀至，謂二帝三王之心存於武帝，見之使帝
誠存二帝三王之心，平生所爲，皆宜自訟，何獨哀
師喪敗爲可悔，雖悔而猶有恥諱之意哉？揣其詞
指當見之，以此便爲優於文帝之決，欲窺堯禹用
心，亦好奇之論。自記
漢書於春平后下云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此
只宜用莽女也三字。自記
要敬言明公學洛，是欲令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
世驕奢虐民，見解亦是儒者能知聖人之心，豈辦

上予至贊和親之策，而曰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敢與大父抗禮，則失之迂矣。旣知冒頓之殺父，何謂其不敢與外祖抗也。自記

史稱良多病，未嘗特將，非也。良之智慮深長，固如是耳。自記

賈子所云縱者，言縱之急則轉亦急，翻覆久而後定也。恐說未盡。自記

鼂錯欲敎太子以術數，此等議論皆戰國亡秦之餘習，俗溺人。故雖以文帝天資粹美，而不能辨也。

以錯爲太子家令，顧反以賈生傅梁王，豈不輕重失宜之甚。自記

李廣蘇建傳贊，心字與鱗叶，非是。班史中如此類極多，古韻至漢時已差謬。自記

李元成傳中諸奏宜與郊祀志相聯綴，以備一代之議，以應古者郊廟之本文，不當於本傳見之。蓋作者文重思繁，未及裁耳。自記

更生之爲鴻寶苑秘書，乃少賤好奇，不足爲更生累。自記

李尋傳曰將旦清風發一段，乃有師授之言，在傳中有明炎之源一段可參看。自記

谷永黑龍之對，俱是爲異姓游說，其以火德王，如何又以黑龍爲同姓，至攻王尊之□，尚是爲王氏發說。然充成帝之□何致王氏能久安乎。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皆有伊尹周公，不得含此而彼是及也。亦□可□矣。康□謂此言之非是乎。劉子政懇懇於同異姓之間，而峇心之論無闕，亦其事也。自記

揚雄贊以序爲論，殺瑜不相叢，極妙律體。自記

古史傳非於衙刑罰，虛以威之意，不可不揭爲世戒也，惜未之及。自記

貨殖傳貪賈三之，廉賈五之，何？說似未是。貪賈以十計而三之，謂得十之三，分餘也。廉賈以十計而五之，謂息十之二也。自記

西域傳中天篤天竺也，即身毒所出，佛在漢班傳曾不一及，故知其事未盛，後人以大之，其云日所出日所入之界，史中未嘗不通，用之之說耳。自記

亦堅西域傳非立論如彼，直是遠略功西域自前僨遂，其家是不出於論，便相排刺耶，故自古功名之會，非賊素心者多矣，而或謂和何與而伸升精自稍剛之責，非記亦繼欲引發此意耳。自記

漢書敘傳中窮達有命吉凶由人二句，精微，若以爲窮達由人，吉凶有命，則大謬矣。自記

敘傳中律曆志甚可謂深淳精微。自記

漢書十志天文乃曹大家所補，五行多荒誕之說，郊祀敘漢武事太繁，然三敘亦精，餘七志俱好。自記

房中歌云簫勺羣慝，簫勺即消爍也，皆灼謂簫舜樂勺周樂者，非是。又云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所字與緒字叶，兩產字相叶。又云澤弘大，大字恐久字之訛，下文德施大者弘也，世曼壽者久也，久字便與傑壽叶。自記

禮樂志循首迄末，議論純粹，當得儒者之文。自記

刑法志因井田而制軍賦，一段當膾炙以有用，當少詞從之意。自記

後文除肉刑內，髡者笞於當斬右趾者，忽進以死刑

求暇反重誠事，國勢至此。自記

漢書食貨志云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從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果成汧周官甚若得此宜之。又云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此漢家成太平根本也，猶有古者公天下之心焉。自記

所云律曆志者，因曆法用黃鍾起算，故前半說律爲後半算曆張本也。後行四分曆，便不與律相干，史記分爲二，何嘗合來，後世修史者不察，遂俱云律曆志，眞不可笑。自記

黃鍾之宮，另爲一管，非十二律中之黃鍾也。與京房之準，梁帝之通，正相似。長下九寸，而以三分之法定其旁吹之名，今猶遂之，須可據以爲準而定諸律，故六律六呂，此管皆可以生之，有爲律本也。月令十二月皆有所中之律，中央律中黃鍾之宮，蓋

謂此耳絛今呂覽錯互三九二字讀者遂不得其
解而妄爲之說紛拏喧豗千餘年於此矣只細讀
史志自見。自記
律曆志言丑未居其衝乃陰陽之要妙諸術莫不用
之。自記
漢志天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
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
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
鬯該成焉日在子則斗建丑日在丑則斗建子日

在午則斗建未日在未則斗建午綱紀之交謂子
丑午未之際也周官大司樂分六樂而序之皆是
律呂唱和一歌一奏分祭之樂也下條陰陽爲宮
乃黃鍾之誤用黃鍾祀天林鍾祭地是以綱紀之
交爲陰陽之首大祭之樂也此條文義至深莫得
其意又曰此段說樂全得之周官其祀天神地祇
人鬼用三統之律爲宮者因望從天山川從地祖
妣同饗故六合樂其樂天用黃鍾地用林鍾今周
禮天作圜鍾者因宗廟之文互也想班氏爲志時

尚未差失綱紀之交謂斗建與日躔相過交互處
乃子丑午未之間也其時陰陽初生造化萬物故
大祀天地則用之其餘分祭則天地四望山川先
妣先祖各有歌奏如奏黃鍾則歌大呂奏太簇則
歌應鍾以其合辰之律相爲唱和因其陰陽終始
生成以取義祀則分祭之所用也二祭皆因依
法象使陰陽各得條暢該成者也。自記
律曆志嘉量一條與周官考工㮚氏章今所據以定
黃鍾知其以積實爲主而不紛紛於圍徑之誤者

頗有此耳故皆曰聲中黃鍾。自記
律曆志以權爲水衡爲火矩爲金規爲木繩爲中央
須入木規金矩水準火繩而土爲權衡以生四者
乃與篇首之義相應。自記
律曆志言孝王伐紂此三年下其言其實或踈謬殷
下也似沿以爲下紀者非。自記
人例去年則月日爲章交會一終爲會分盡日首爲
統統首日名爻於甲子爲元其日法以八十一爲
分又十九之以一千五百三十九爲小餘以三百

六十五日又小分二百八十五者爲日周天之數以二十九日又小分三百二十七者爲月會日之數十二會不盡歲氣而閏餘生焉十九年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然每月合朔不在周道之交則會而不蝕曆法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一近交凡一百三十五月而一當交當交則蝕分盡章之日月雖會於冬至而不當交積二十七章然後朔日冬至交會分窮故謂之會以日法計之二歲全日之外小分三百八十五比之四分曆法而稍贏盖僅小分四之一也章會至朔之分不在日首積之一千五百三十九年恰贏小分三百八十五其明年冬復則去酉入子而冬至交會起於日首而無餘分矣故爲一統也然甲子者日名之始必氣朔肇於此日乃得曆本故初統而得甲子次統而得甲辰三統而得甲申三統既盡復值甲子朔夜半冬至揚子雲所謂章會統元與餉俱沒則後元之端也三統曆劉歆因太初而作者又云所謂去酉入子者四年而常一復初年冬至在子次

年冬至在卯三年冬至在午四年冬至在酉第五年始又復於子今一千五百三十九年則四年之數未盡是冬至當在酉也然有日分所贏之小分四之一者積至此時恰贏小分三百八十五滿四分日之數則冬至已不在酉而在子矣 自記

黃帝得寶鼎神策神策即蓍策也此一段傳聞只是黃帝作歷事耳黃帝得策作歷正與取竹造律同一符應卿自不解 自記

子長於武帝時事多不諱故論史必推史漢不獨文章生以其出於直也文中子以三國志爲勝兩漢

看來魏吳有底本使多文飾不能簡實惟蜀志則承祚自爲之字字不虛

作史全要簡潔蜀志後主二年終歲止八字曰勸農殖穀閉關息民只此的是良史才

魏吳二志皆有底稿不能盡如承祚意至蜀不立史官反得盡己之意筆則筆削則削如張嶷傳載其與費禕書戒其太簡易恐有姦人不測之禍又與吳諸葛恪書戒其根本不清但欲立功於外恐爲

人所聞後來皆應只此二書便顯出其人他不足論何等有識關侯傳載關侯爲曹操所得操使張遼說降關侯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報曹公曹公義之只此一段三人身分皆見

蜀志最好魏吳二志俱不如吳志尤虛雜只是蜀志亦有太簡處裴注斷不可少

問三國志於曹操未建國之先雖稱太祖至爲魏公

則稱公爲魏王則稱王曹丕未篡時亦只稱王明其爲漢王公也至吳則未稱帝之先只書名惟先主始終稱先主似承祚意中已將蜀作正統如朱子之見曰亦未知其意果何如或者承祚是蜀遺臣故書法猶別然此書爲文中子所推重不爲無故清植

隋書天文志極好唐書天文志是張燕公箸詞采太勝

沈約所作宋書其志中說天體處最詳明

韓文公順宗實錄質實得經意無一處詞無道非方是實錄彼止不解學史漢人反以爲皆議何也

唐鑑議論及新唐書論贊朱子俱稱之今看來敘事不及史漢至論贊兩漢後未見其匹比五代史尚覺差勝

五代史無人物事蹟成了不好故覺得黯然無色

通鑑從命趙魏爲諸侯起朱子雖有譏議之云只履霜堅冰其來已久不到此時上陵始下替然又稱他不直接春秋留空一段是不敢僭妄處左傳終於

智伯之滅而通鑑接此自居於傳却有體史記雖多可議亦自有意思結構如世家始泰伯列傳始伯夷貴讓也即尚書首二典詩首文王春秋始隱公之意

通鑑於己所不喜者并其人削之如伯平是也於己所疑者概刪去之如隆中對是也昔人評孔子作春秋錄毫髮之善溫公作通鑑掩日月之光指屈半也

通鑑遺漏者甚多如關侯對張遼數語今載不過四

五行使精采動人義氣凜然何必勇哉武侯拔三千戶而歸窮僻都買武侯憮然不樂耕背人之下使并漢民使之困於劉張皆究之罪那一段氣象議論甚好孫權下令稱武侯信感陰陽誠動天地蹤足與國之盡都應發哉何爲何者若與削哉滅冉命國日一史須人要緊處別或一部小鑑很好惜年老無工夫奈何

錫山某門人陳大章最熟通鑑搜得其中緊要處便作一篇文字辨駁之問其師謂之曰不消如此只

註其下云應作如何足矣宇宙間幾部大書譬如祖父遺訓萬一偶議其好說我記得是如此若侃侃辨論便非立言之體先生曰此是如此今人讀程朱書於其道理精純處竟不理會不於地名人名制度偶然疎舛便當作大案大非在呼大其累偏不休雖見得是亦令人厭所謂辭有體要也

春秋是當日史書本不提綱目不然僅存此數人如何有綱目似亦不必加目只云通鑑提綱便以通鑑爲目何等好如今日覺有不得某意當編一小鑑令要簡如夫子刪書不妨空多少年無一字但須識見大又博學方可做此事友云通鑑如許大部而塔中語却不全載殊不是曰此是若編小鑑如大人策出師表之類須方創有前云爲世傳誦者不載不然恐太多

千古選書如易書詩春秋各具體裁爲萬代文章之凡朱子不安於文中子可其論公之所謂統者而修綱目此綱爲文子所定目便付之門人多欠

商量有輯小學亦自云難極稱之但恐其中忽載一段於古雅有小忽載一段常日俗語義理何嘗不佳論體裁未免雜

綱目尚少剪裁春秋好在沒要緊事刪削一空存其大經大法而已多無爲也

文中子於南北朝奪統歸北亦有意思皆有纂亂然既一統其子孫播遷江東中國衣冠文物在焉得不以爲正統乎宋齊梁陳相繼篡奪兩代復促晉滅恰值元魏實於日修其禮樂慨然欲復古制春

秋之法中國用夷禮則夷之夷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天意無中外也後分為東西高齊無復人道宇文能整理則以正統予周隋恰好承周之後此以人事體貼天意頗亦有見至朱子則一總細註於下不分正閏萬代可行自史簡易已久若其次則文中子也通鑑不妥當不及文中子多矣

舊唐書把張曲江杜工部韓文公傳都說得不成體面所以有新唐書之修然新唐書亦為武后立紀何如綱目於三國時以統歸蜀於武后時書帝在

其處已是眼高千古前五代王仲淹以統歸北歐陽公又欲舍以歸南至後五代有南唐為唐後者歐陽公以為無據反以晉漢相篡為正統雖有予之以統正所以著其罪之說畢竟牽强偏公因之天約都想做天有一線的統排下來一般朱子始創分注之例妙絕人不此時亦未嘗有所專屬矣至吳蜀宇只怕統應之無命矣前之說不確即果爾亦是人氣非大心大理也

通鑑行狠不妥處如以晉氏為正統卻書諸葛亮入篡其立例但篡得其主位者便為正統起自他處者則為賊文中子於五代時忽奪此與彼忽奪彼與此只為每年要存一年號便沒擺佈朱子忽想一例只書甲子分注其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須古人體已無可議只有秦家十餘年當年王莽例照之班孟堅所云餘分閏位也其年數既不多於莽而莽罪在漢一代秦惡毒流萬世後弄於莽若以秦時無他姓為主莽時亦無他姓為主也不過以莽後仍為漢秦後不為周耳實即以漢繼周

有何不可

綱目於楚漢之際五年間分注先楚而後漢似不可依楚漢並起漢先入關仁暴復異自當先漢

因論呂后事曰後儒偏固之論只是廢后事斷定以為不可如議光武廢郭后是也假使當時高祖廢呂后未見呂后之惡後儒亦必議之卻光武矣出妻聖人所不禁至如國本之說亦不盡然要當觀其本如何秦始皇外扶蘇而內胡亥隋文帝廢勇立廣皆惡類例此自不可若如漢武立孝昭有何

不是天下大事果然太子狠不好如說萬萬動不
得難道舉重宗之天下而喪之耶可事此類須有
斟酌光武之過不在廢后在不任三公而柄歸臺
閣不先六經而篤信讖緯一壞政事一壞名教此
論俗人以為迂闊其實切近後來明帝遂求佛教
魏伯陽之參同張道陵之道術都起於東漢光武
焉得辭貽謀之過

後世必謂太子換不得皇后廢不得似覺太執只是
換得不當廢得不宜便不可此處當兼賢否論不

全以嫡長論也如昌邑不道則宗社為重霍子孟
尚可廢立何況君父堯舜人倫之至欲為天下得
人竟舍己子立他人他人尚可何況己子擇賢而
立光武廢郭后詔云宮闈之內有若鷹鸇果爾如
何可為后方正學譏之云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
之交可知矣子陵老了早知幾為向桐江釣煙水
他一生迂拘不能成事的本領甚見於此嚴子陵
一段極有趣的事被他說得冰冷無味試看權文
公詩能使漢者淳持此報故人識見議論豈不比

正學較高范文正云非先生無以見光武之大非
光武無以成先生之高此等處分張卻是實長

聞漢孝獻廢蜀人訛傳已崩先主諡為孝愍綱目
既以統予蜀帝諡似宜以蜀為正曰想因蜀是諡
於生前故姑仍通鑑或是朱子偶失檢點亦未可
定　清植

綱目是非褒貶難細嚴些然大要不差以某之意如
曹操[illegible]總倒底不曾正名師依律固是死罪但
死之中亦要分別與王莽朱溫不同莽溫自應立

斬操竟可秋後處決否

古今言莽操者以孔子按情定罪畢竟操少別倒底
不曾篡竊曰苟天命在我吾其為周文王然比莽
身為之則直是若使操後援以陳思終守臣節則
操豈至被此名哉

某於宋儒議論有不敢附和者二一係程子論管仲與
魏鄭公不死忠未然桓與糾俱是奔角管仲隨子
糾非奉先君命也不過急則合夥原算不得君臣
魏鄭公所輔者太子上尚有高祖受高祖命輔之

建成死，太宗召之，鄭公神色自若，太宗責之，鄭公曰：太子若聽徵言，當有今日之事。其外不過至此而止。若尚用命他輔太宗，他即輔之，有一君無二君，管仲背探之功，與貞觀之治，亦不多。貞觀之治，鄭公之力為多。若以功準過，二人相彷，不得優管而劣魏。朱子進狄梁公而斥荀文若。武氏立周廟，改唐年號，梁公為之宰相，徒以中宗尚在，勤勤以姑母曉譬，薦五王，成身後功，遂謂反周為唐，至荀文若初佐曹操，削平禍亂，操未遽有逆謀也。及

欲加九錫，文若即憤恚至死，未見得有共謀篡弒之端，若不論迹而誅心，心亦何據之有。且後來魏受漢禪，功臣配享，無文若，在內則魏之外。文若明甚，何所憑而謂之漢賊哉？只好責備他不識人，不見幾。孔明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周公瑾謂操雖漢相，實漢賊。英雄識人預先見得甚明，程子責揚子雲不能見幾，法言中尚謂王莽為周公，不責以死，而責以不識人，便無詞矣。只是程朱到此等處見得明，把得定，處得是，伊川一見哲宗便有去志。朱子於寧宗亦然，如此立身，方可責備人。

梁公與姚宋皆事武后，武易國號，廢唐廟，已是移祚，諸公俯首為臣，豈逆知有五十年後耶？君子論人須恕，後既成事，諸公賢者，足明無他，荀文若猶為漢臣，未為魏臣，乃自戕其生，以求免於大惡，其志亦可悲矣。而朱子罪之不已，謂其為唐衛姬，文若方二氏皆為亡死，則結說乃其父為之，何以為文若罪哉。自記

近看續綱目，令人悶絕，續綱目三字就不妥，何不續

春秋綱目正不妨續，第各自為一部書可也。綱目之有發明，後人為之，商素菴輩自作而自發明之，又贊曰續綱目作，而亂臣賊子懼，豈不令人破口。況其議論剌謬，尤不可言。陳洪進佔五代亂，盜據漳泉二州，宋已平海宇，洪進獻二州，此與錢鏐同，而尤之曰春秋重死守社稷，故貶之。春秋諸國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其進之地，誰予之，誰傳之耶？此例一出，則是必欲使為賊者，罪已四海清平，尚負固拒命，殺人盈城盈野，力窮勢盡而後就縛，始為

合春秋之義耶

宋史應重爲之三百餘年人物實過前代卻無變若此豈不可借作史要有剪裁我輩生在後代便要依傍後時人品學問之可信者如朱子語類文集言行錄極是要緊書某自幼聞得長老言朱子說秦檜有中興之功岳武穆強橫倚任之果專亦恐不能成功及後讀朱子書何嘗有此此乃瓊山邪異之說也朱子到浙東即檄毀秦檜祠門人問中興諸人有在岳侯上者否朱子尋思有間曰次第

與人如此痛惡推服乃以瓊山之論加之何妄誕至此但是朱子有褒貶過便當依他只有張德遠却要討韵魏延楊儀不過有才武侯尚終身愛護南渡人物以李忠定岳武穆爲最德遠乃彈劾忠定與武穆亦皆有隙卻是爲何班史有可爲爲世法者史記內不必改的漢書即全用之今卻要傳濂溪明道伊川豈能加於朱子有不備者論贊中增之可也言行錄成朱子悔之曰黄魯直孝行數篇惜未入然存此語已與入同

友言某觀宋史亦易修只把幾箇大人物大姦惡作主其餘不關於國勢與常者都附其下數語而足略有聲欬者便多幾句不必皆立傳曰如此便省許多閒話只揀其關係彝倫綱常者記在那裏豈不乾淨人閒之史便見天地之節如人有得意事提起足以悅心人不如意事提起足以警醒便勾了宋史儒林外又有道學傳了實不問公孔子一儒也不如道學如何又在儒外友曰董江都在漢另立傳不混在儒林內倘修宋史周程張朱當彷

此例曰然就是史漢立些名目原不古可傳者傳之何以名目爲友曰然今人嫌宋史太多吾尚嫌其太少爲其事實多所遺漏也今人因此竟謂宋史尚宜增添直是癡人前不可說夢又人謂五代史太少果如謂其太多五代亂無人物何必立許多傳以某看來如舊唐書史亦不難修只此元不是易事真箇明有人出亦有鬼賣只是宋史前面人物朱子都手輯之便可採以爲集如邵康節傳便用明道志周子傳便用朱子狀此類

不必另做，不倫者，就內補之可也。史遷書已不滿於文中子，謂其記繁而志寡。只有唐虞之書所存幾何，想爲夫子所删甚多，故史不可繁也。

凡律算等書，皆直截說明本旨，不可牽扯陰陽五行八卦說話，非必無理，但無益於本義，都成閒話。

古來史書不可盡信，某今有一法，若修後來之史，只據人之可信者信之，如程朱心平理明，其褒貶自當不錯，再據其人自著之書，如姚江自有文集，破敗百出，未有自証之理。想春秋戰國時異說自是無數，孔孟一槩删之。秦漢間邪說亦多，太史公於不雅馴者删去許多，尚有好奇之論，班孟堅始淘汰歸純，可以爲法。

欲搜廿一史中，取其有關於修齊治平之要者，彷東萊大事記爲一編；又搜歷代典制沿革，及後世如何可以通行者，略彷通考，各著爲論，爲一編。但恐無此歲月耳。

榕村語錄卷之二十一　終

榕村語錄卷之二十二

歷代

舜葬蒼梧，是廣西巴人版圖；禹會塗山，是浙東巴人版圖。不知宣王中興，荊舒蠻貊盡，何以淮徐即呼爲戎夷；江南湖廣，春秋時皆擯爲荊吳，非我族類。大抵諸侯各君其國，天子有道則來朝，否則職貢不至，聲教遂阻。定九先生曰：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可見武丁未能諸侯，不可得而朝也。總之王畿雖小，然聲教所暨，而各國卻委其自治。聖人公天下之心原是如此。

武王取商，不聞商家有死難之人，當時箕子、膠鬲以下，自然尚有其人，因武王處得好，大家便相安靖。不見膠鬲出爲周用，周亦不曾强膠鬲使爲己用。這便是兩盡其道。

管仲器小，且不須推說到正心修德致主王道上去，假令孔子請討陳恆，魯從其請，斷無奪齊國土之事，不過誅其罪人，置君而去，至義聲滿天下，自然四方仰而待命，如文王之世矣。孟子之以齊王，亦

是以齊之地行政救民使天下歸心耳斷不是要舍周家天下而有之也古者方伯專征或天子以所征之地賞功則可受又或要荒之外蠻動暴害者取之可也古公初時國甚小昆夷使大王怨是多得西戎之地耳斷沒有聖賢利人之有自據而據之之事管仲便是又滅幾箇小國駁雜不純

問使孔子爲君爲相亦如堯舜周公是矣曰只怕比周公更渾然無跡些孔子化身無此事事穩又敢得好雖曰危邦不入他卻曾入亂邦不居他卻曾居所謂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商鞅開阡陌可見以前阡陌尚存三代田制如何急切變得蕭何全襲始無道又人之爲兵亦襲爲之信是千古罪人不過要變其法奪人相位就做出此等事商鞅李斯皆不得位時好讀不正之書著不正議論及得志便惡儒者天所以讀書要正當莫著怪僻之論有此一段怪論便恐有發作時

孟子言好善優于天下大學之一个臣便是此二字注腳有此二字無所不有蕭何與高祖同起豐沛良平皆後進高祖任用之何無幾微不平之意了己老老實實的管糧餉又薦一韓信教以成功故功爲諸臣冠

人但知焚書者李斯不知蕭何不爲無罪何原是吏故從入關止知收圖籍爲錢糧兵馬計經書皆置不問至項羽一炬乃盡滅矣秦人所禁禁其行于民間者耳所謂王府則有者固在也

韓信之敗就在聞酈生下齊自恥不如遂襲而取之功必欲自己出敗之根也韓信等之善將如蛛之結網蜂之釀蜜他們倒是天生的亦有學問他學問了這一路倒容易偏在行

程朱身分高又見得到眼大如箕三代下所推者不過幾人董江都諸葛武侯文中子韓文公餘則稱陸敬輿郭汾陽如韓魏公尚因間氣范文正則曰才氣老成

某看漢儒中如江都武侯實在做得事來次之便算賈長沙劉更生班孟堅一部漢書何所不有

議論又得要領後人議其品行假偏過苛當日賢
憲出征朝廷命固從之豈得不行既與同行豈得
功而歸要他做篇文字豈得不做更生曲直忠鯁
但略傷急躁長沙不及董高醇正夾雜霸道
漢文以長沙傅梁王以鼂錯傅太子可謂誤于擇師
客言王莽未篡時覺得天下無他伶俐既篡位一日
果然一日便是古人說得好欺天者天亦欺之
居大者人亦固之穆穆之天未必做此伎倆鬼神
便有許多騃礫的來矣你

鉅鹿昆陽皆以少勝衆項羽一戰而驕諸侯膝行而
前氣燄太露光武一未收斂伯升爲更始所殺夜
間淚滋枕席平居卻不露聲色便是成事氣量
古來高隱人不盡是忘世多是志願極大見不能然
遂決意不臣人武侯不立史官他自看得功業不
上眼故不屑說如不遇先主自然高隱終身孫曹
豈足掛眼嚴子陵便是看得光武未能十分像意
所以不肯出邵康節先生亦是英霸之資
欲鬱龍贊光武以弘濟艱難不過保全天下之人身

子陵尚風峻節不污新莽亦不臣光武乃能激厲
天下之人心東漢末黨錮諸賢與而赴之此義
者視死如歸子陵之力也子陵之後者事也故皆曰
幹在上獨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不事所爲者更大
不可謂非事也定九先生曰孟子答士何事曰尚
志正是此義
子陵詩文以韓文公范文正公爲絕唱韓詩直
說到風尚爲漢而曰爲用佐天子持此報故人高
潔絕粹又是實事范記兩邊說得到一邊高一邊

大包涵其遠明太祖嘗論乃曰子陵若在難乎免
于今之世殊欠度量王姚江自以驅騁王事而以
苟全爲淺之意亦偏淺
方正學作子陵詩極可厭古今君臣惟此最融洽是
一段佳話有何放不過定要說得時與今亂光武郭
后又安知其無可廢之道友云其實疏棄郭后得是精
嫌郭后反是後來所立至呂東萊以宋弘語爲諷
郭后事宋弘爲建武六年廢郭后乃十五年后
安得預爲諷耶古人亦有憒憒時

漢宣綜核名實，雖小康，究未成。名法天下。至孝明始銳意復禮樂，雖止皮毛，然已能使人尚名節，可見禮樂之功大。

鄧伯道真小學操之，其實有過處。弟子固要保全，己子縱不能兩顧，聽他追隨，不上兩一得活，亦不可知，何必縛在樹上，使賊戕之。鄧伯之子，必不得已只好聽他，儀墨理之殃，屬害世道，都是漢晉人好名之弊。

客氣用事，好名作為，其人必不可與共事。李元禮為司隸校尉，當官之中，已逃入柱中，便當付于乘此以罪其小，是為何必使往殺之，以致激變。武侯事事謹慎，卻又甚放過，所以妙。

漢之高文武宣、明章諸帝，天分皆不及先主。先主遺命云：合彼人出做事，常內可見其高。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是何等胸次。設當日文武宜諸君都用，不待武侯，而唐太宗好自見，退明，亦未必用得。

項羽精采，最是沉船破釜，能斷而行，所以成彼秦之功。其無用之狀，全見于鴻門之宴。非謂卿子冠軍與高祖皆宜殺，但于適合機宜，只不中機宜處見其大概耳。項羽起于殺人，竟便規模不好。漢舉事卻有度，不輕殺人。其于督鄙邑賞之而已。且不背仁義之名，這名數語，老靠決斷。

先主不忍東吳之恥，從來武侯收拾，便如人遇猛虎大病之後，元氣終未能復。假令當年能忍姑與吳和，伐曹操，死後以先主之英，加武侯之幹濟，捷可用上流以爭天下，必大得志。人不能如聖人之大公，便須堅忍，能堅忍成就，便不可量。孟子以太王、湯、文幾總抑在見天上說，銖兩不差。

帝王總以知人為要。昭烈論學問文事，不若謀勇具不及曹操，當時陳元龍、鄭康成輩皆推重之，可見他總得人，得王霸之聚，又名義正，得一武侯，將多少氣脈從來又出增得，老之，寶在漢為中為第一，大約大英雄未有不習聞者。

孟子言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故曰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闢草萊任土地者次

之辟草萊任土地有何妨爲只惟尊君上以富强勢必至殘民之利而歸之上也其論猶未說到人生民而立之君原是爲民來只是透此一層議論近來讀史將此意一觀覺得三代下不堪著眼曹操之惡不消說到聽移鼎誅鋤忠良只有他報父讐之師將徐州雞犬不留一陶謙耳徐州之人何辜此便是賊盜所爲昭烈逃至長坂已是臨危而不忍棄百姓武侯便有孟子家法朱子論其拔三千戶而歸亦是皆歸命于漢者不爾恐魏人屠之非

因街亭之敗欲以此遮當其罪其論謬矣武侯之外如郭令公范文正公司馬温公皆實有孟子之意但武侯做得來光它不何能令司馬懿老姦宿將不敢動手爲他有紀綱不然那一夥奸賊以爲偶者竟無用但谷口奪天下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名目是正當日天下士翕然歸之這傳說未的也武侯不往而反向邊靜中已窺見其底裏發當時有許多人物但不得了了于中本意折得終身不出及見先主帝室之胄亦心自意可與共事方肯委身此其出處合于聖賢者

三代後武侯是箇小周公朱子是箇小孔子具體而微武侯才大器宏通身純是天然雖以伊川之剛必稱與周公同舉亦尊之至矣

近世徧及于人而打開光明洞達無一點黑暗處可以是人疑武侯亦是如此其求救于吳而曰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此是實話附于至誠若如戰國策士之辞曰吾權亦黠獨豈能受其挪揄法正一飯之恩必酬睚眦之怨必報人

以爲言武侯曰主公之在公安進退狼跋孝直爲之輔翼今翱翔不可復制如何使不得行其意武侯立法甚嚴何得獨讓而權于人情又綽寬明是爲情面卻直說無復遮護人說陳壽與武侯有仇故說他奇謀爲短不知此句卻是武侯功臣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卻不用奇謀何況武侯武侯行兵竟是太公方叔之遺孫吳一些詭詐何用面妙在武侯又不迂闊口中亦不說不用奇謀只似引繩墨切事情而所行都是直接三代之事如

今尊武侯，一點黑暗處亦沒有。

武侯有子，後人以司馬溫公比之。溫公是箇好人，才具焉能比武侯？當時哲揆與外謀臣猛將何多，兵經百鍊，三分天下有其二。武侯用彈丸之蜀，三五年間魏人慄慄應舉者都不應，舉以待蜀漢之至，是何等聲勢觀？所以治蜀，一事不苟。惟取益州一節，後人議論，朱子到此亦嘆息云：便是後代聖賢難做。武侯本意到要先主受劉表之讓，當時若受了荊州，荊益相連，到漢可弱曹，眾西征，何等光明

正大。後來據劉璋益，畢竟虧理，只因先主為主，武侯未必堅持得住。如東征之役，亦不能止，君臣之際難言之矣。武侯去既去，不得不取益州，又無箇可奈何。

昭烈之取蜀，武侯不設一謀，不著一語，然隆中之對大略亦不以此為言。大凡武侯即取蜀，亦必有道，不肯不光明正大耳。

朱子謂漢唐來做事者惟武侯稍未免有疎處。然如朱子說他疎處安在，豈以荊州屬付關侯及用馬謖之類耶？關侯與先主如骨肉，必不容他人監押。荊州之任，又非關侯不可。馬謖雖敗，更見煞整。武侯軍見前而敗而不動，所以魏人謂之動如風，止如山。

裴臨川言不聞聖人之道，雖德行如司馬文正，不器如諸葛忠武，亦未是。以其學術求之，宋人習氣甚。錫門文中子云孔明無死，禮樂其有興，然橫渠有人若不聞聖與天道，百欲制禮作樂者，未矣。然則武侯能聞性與天道乎？曰：禪家有悟而修者，有修而

悟者。湯武反之，亦是勉勉不已，功夫純熟，透到性天上來。武侯不是粗的，象似有他一言一動，毫不苟。非交利，只不由道上一層，若李忠定使疎節闊目，處置才略大，相其能事，不過後到秋，便使天下富足而後興禮樂，要無私無我，至誠人公本之行，行心得之餘，薰蒸流溢，人人皆信而從之，令下便都聽而格。所為而發，不是但考核制度，頒行天下，即算得數；豈不是潤蓮事，自日用行習，家庭微暖，何處不是能興禮樂之人？須將許事事無一不合

禮樂又須詳考古來因革之變紀數音節源流之故審時度務合于變通損益之宜博學詳說至精至當方可見之設施。

後世用兵都不能出孫吳之外惟武侯脫去此窠臼管仲從楚不問僭王之罪而篝摘至小不可考校之事朱子謂是不肯殘民之意絮殺威力本可下齊其不逆或亦有此意故文中子許其侯泰初善發其蘊武侯自比管樂必當有見武侯節制之師法令嚴明其兵與渭濱之民雜處而若不知是何

等調度文中子云孔明不死禮樂有興今以臆度之若興禮樂恐武侯不及朱子考求得精細然就其設施凡廬舍供饋井竈溷厠皆井然有法已是禮內外和輯上下安服遠近感動已是樂卽以意爲之必不大差。

武侯同時人無不服身後人無不服雖讐敵如魏吳亦無不服先主以客一世計見武侯時年已四十餘武侯纔二十六歲一見便傾倒世謂陳壽與武侯有隙而貶之大謬陳壽進諸葛文集表前說管蕭之說者後人眼孔耳從前比之名公又謂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尚有何不足如今想他不及聖人卻不在謀劃取益劉是勸進表雖非出其手畢竟武侯爲首中間填許多讖緯若是程朱斷有斟酌又手寫申韓以授後主申韓有何好處此則聖人不爲也豈所謂天民之未粹者亦近之乎。

本朝與僚屬同事最不可露出我是正人的意思害事最大東吳張溫被罪而死武侯聞之疑訝不得其故久之曰我得之矣淸濁太明此便是武侯大

處不如此不能用人不能成事。

時務隨事不同春秋皆楚爲王假令孔子厄陳蔡時楚子發兵救之圍旣解而延見畢竟不得稱他爲王孫權稱帝正是漢賊孔明不討而稱賀此類正可參想。

問程朱自然都做得來當時伊川若交付他西夏朱子交付他恢復未知能如武侯否曰朱子自然做得來只是像武侯不像武侯未可知問伊川畢竟如何曰須是從人主以至宮中府中一切都依他

整理一番他纔做不然便罷若是從劉先主先主
畧不依他他自然卻迴降中大了武侯既被先主
折節下賢從他出來不大若亦便隨分做了聖人
中如周公既有聖人之德又通身才藝自是不同
若伊呂想其作用亦未必遠過武侯管仲才大又
有學問只是較之武侯卻許多不如非是笑他必
然纔周而上總算功烈不卑只尊攘二字他便做
得有限桓公四十年中竟不見朝王一次令以天
下諸侯臨楚不過數說他兩件沒要緊事罷朱子

替他原情有不肯殘民之說終是不能制楚之命
纔如此武侯亦賀孫權即位卻是乘機當務必如
此方好并力于魏魏滅不怕吳不服與管仲不同
孔明有巧思木牛流馬亦是想出來的脚用四小輪
容易行動棧道路窄車大難行牛馬卻步窄可用
一人牽動其後十數俱可牽連而行
靜中工夫惟閒時可用孔明自廿六歲出來日日倥偬
于戎馬之間實無刻暇而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
想他天資高時時將心提起用著實落工夫來

朋友要取直諒自己受益不受讒言者乃了子智終
于子忠人了勸頻有問有察不必賢者之言始足
聽也拼聞奴織問婢他所素習必勝于我武侯天
資高目擴諸論日開過必改而無吝色曰吾心如
秤不能為物作輕重故功雖不成而信格神明勢
傾天下當時稱服了無異詞後世傳誦久而彌光
武侯以區區之蜀能抗衡于吳魏在得人之力也宮
中府中須一體不宜內外異法親賢臣遠小人不
過淡淡數語實則千古治亂之紀綱可與伊訓說

命相表裏
徐元直說俗儒不知世務識時務者為俊傑武侯云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令歲不
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據江東此所謂俗儒
也
朱子謂陳壽為賊作傳而不止何彼自應入亂
傳彧雖為操謀主而與陳群異必與其事彧之侍
中原是官實未嘗仕操操建國稱魏則彧死而後
操為之彧亞蕭曹以致殺身一節亦自可取若其

婚于宦官則或方二幾其父爲之耳或之罪當從末減錫田

虞士元論人才不肯求全責備這箇心胸便可以稱風雅

司馬懿小年數不多卻有可觀人才之處亦不止一人物所如關羽對張遼言吾極知曹公待我厚但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當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何等磊落遼亦能不受第宅曰霍去病尚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漢室未復無所用此又謂漢賊曹操非孫權部中義理張翼德釋嚴顏答之上坐而受敎何等風流受劉子初之侮慢而不怒何等氣度至後尚有許公琰費文偉即姜伯約亦有意思朱子以正統歸之允當熒惑守心之說渺茫不可知惟以人道大義爲定方是正理魏之人物惟曹子建耳仲達直不足道也江東人物惟周公瑾魯子敬餘不足道也趙雲張嶷不獨有將略其見事明決持重老成實古重臣之選

問管幼安名望甚重果是何如曰其人未免雜些黃老氣本傳中載他一篇文字細玩便見清植

司馬懿有功于魏甚大其耐得定處便是他的本領便是高手

作事要徹底古如行兵古人有幾句不可易的說話若攻兵堅城之下置之死地而後生窮寇勿追之類至兩軍相抗哀者勝則又片言居要矣鄧艾已至蜀是死兵自宜堅壁清野勿與交鋒諸葛瞻遽與之戰全不知乃翁兵法者

知人任人是人君大事取人以身從根本做下來若頗少如苻堅淫昏無比爲用王景略便能立國唐武宗任李德裕亦有效只是錯的很多所以知人是難事

唐太宗天資英發若有人引他到正路上便當他不起因爲他只學得駕馭人之法雖能動得外面人聞其崩而殉而終不是至誠動物也凡人處事都不消自己表白只這點心萬古人皆知之

唐太宗事事料理過又承蘇綽之後所以治效爲三

代以下所備見但大根本已錯了又所謂救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者絕不加意所以再傳而有武氏之禍。

立言最要謹慎魏鄭公顏魯公爲人忠亮節義如此。魯公爲文往往雜于浮屠之說鄭公作李密墓誌。感密舊恩猶之可也更稱贊楊素稱其推高豈非失言。鍾旺

商周之際除夷齊外微箕且就武王之封商容亦受武王之表書錄微子易繫明夷詩歌白馬孔子亦曰殷有三仁總覈其心之無他而一乎仁也是必非可假托而人遂信之也皎日霽月萬夫皆見狄梁公親相武后反唐又身後事而備者諒其爲唐蓋當日無可退休之勢只得委蛇以圖濟又自下位以至爲相皆有清惠及民故經世所推者子房梁公而已大抵天生民而立之司牧非徒以榮之將使助天而生養斯民也苟以救民爲心雖湯武之放伐大易以爲順天應人管仲之事業聖人以爲仁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所見精矣。

迺助勢極猖獗處只有一郭侯挺然[illegible]不作上負而已施將軍范陽等過風者其行從但大抵隨風所吹或得近片不相無不復有郭汾陽方用此法把握生死下及外何得身名俱泰富貴壽考哉萬全久無汾陽矣此即明哲保身說焉。

汾陽純忠無私然才具略智不及[illegible]其用兵恐難成功郭李素不相睦及郭爲帥李乃自[illegible]而見郭篤謝之曰[illegible]今多難當泯私怨助郭述職[illegible]交誠此等處實高人數等易傳以孔明與周公並舉而以汾陽次之果非[illegible]。

唐人設科有學究孔顏道佐伊呂等目終唐之世惟張曲江中伊呂科孔顏一科竟爲虛設緣問寬字不爲十分深造如韓退之還可充得此科否曰退之果能竟見然終是狂不是孔顏底氣象何關又曰若將退之充孔顏科陸忠宣充伊呂科亦還去得忠宣儘有經綸。清植

易言有親則可久亦師盛德至善不能忘之意人凡久而不忘者須是德合誠感人纔能久而不忘[illegible]

有甚生氣仁宗詩云柔服不擾成常算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淚過昭陵更下著不能二字妙寫出含容寬厚與漢武非武健嚴酷惡能勝任者不當遷庭此亦是有親可久但不能有功可大耳當時賢姦迭進用人無常安能立功如何不受西夏的氣總是明白要緊既有誠心又要明善所以程朱說格致那樣鄭重有來如鳥雙翼缺一不可。

顏魯公忠義剛直至死不變陸子靜推唐有三人顏魯公杜子美陸宣公而韓文公不與焉朱子爲王梅溪作序所推闡者五人漢之武侯唐之杜工部顏魯公宋之范文正公及梅溪其人爲朱陸所稱量偶然哉。

閒文正聲價竟在韓魏公上曰天地間最重是成就人材宋之道學派是文正開的其心量光明廣大歐陽公亦喜汲引後進然近于詞章意思多文正則理學氣節奇才異能無不收所以聲光煥赫。

富鄭公文潞公看來不過是有學問的老實端正一

流人范文正事業不必論人品稱第一且名功在扶獎人才故陸正齋劄首用其餘且何得人品何嘗不高而罪不可赦只以其損壞人才也要造就當下人才要培養後人才武侯在行培養工夫正造就當下的忠武侯則其後功名用其才所以能建功立事。

伊尹云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天地間道理是公共的人說不要到底有[illegible]以武侯只要人攻其短不是故意如此他[illegible]而見得事理無盡非一人之見便能至當不易我所雖是一人眾議必要周盡竟是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的本領此卻是聖賢學問中事根本王荊公只爲少卻這段意思便至事業決裂武侯在草廬見龐德公便拜身爲將相見許可徒亦拜此是何等意度王荊公于韓富諸公皆視之若無有口對明道先生猶謂其言如上壁兩目不見人如何成事凡做事與人商量有好處推與衆人即是與人爲善之意。

荆公變科舉之法亦是，如何將孔子所定之經竟欲重加去取，又去春秋，至詆爲斷爛朝報，而自己作[illegible]廢前人之說，幾幾欲駕孔子之席，狂妄荒唐如此，其見之事可抵得朱[illegible]雖疵駁前人，[illegible]而止，然漢人有片言之善，皆不錄，如[illegible]未之見，漢儒解作見殷之天命未改，賢人尚多，皆太平而未之見，溫公至據以疑孟子，此等不識是詆漢儒而疎孔孟矣。事有同行而異情者，此類是也。

王介甫若治，邵比東坡[illegible]介甫事事留心，實欲立[illegible]東坡輕財重民，清廉尚潤，文采風流，至民生政務，不似介甫有實心。

宋神宗之用荆公，則建文之用正學，皆非前代所有[illegible]其敗事，令儒者短氣。建文時本無人，神宗則若明道、寧宗對落朱子，而嘆無人，其然，豈其然乎。

神宗升遐時，邵伯溫問明道曰：「時事將如何？」曰：「司馬君實、呂晦叔相矣。」曰：「果相如何？」曰：「君實擠當不嫌，晦叔應事不[illegible]以[illegible]一人所[illegible]之[illegible]以

漸則可，不然，衣冠之禍未艾。」後一一如其言。然朱子謂明道爲之則可，不然，君子小人亦難雜然並處。大約明道卻能如此。孫盛稱者爲成畧，能檢衛異端。檢者，知也；衛者，行也。畧，檢也；威，衛也。惟知仁勇全而至誠者能之。

李忠定每用輒效，次第井然，只是畧急[illegible]是[illegible]祖武侯。

武穆歸來時，風色已可見，入作相容何如？且[illegible]時自全，如王沂公之于丁謂，徐文貞之于嚴嵩，忍耐以待其變。大抵君子欲攻小人，則小人之黨必固，不如且放鬆，其黨必自相攻擊，乃可相機而動。

古今兩大恨，秋風五丈原一也，金牌十二道二也。一天爲之，一人爲之。武侯正命猶可，武穆直往死牢獄，且並其子戮于市曹。然至今三尺童子莫不知尊武侯、武穆，亦莫不切齒秦檜，人心即是天心，可知及身之事乃氣數之雜耳。敵鄉蔡京子孫都[illegible]作忠惠公子孫，呂惠卿子孫俱不肯認其祖爲有子孫而滅絕，然則天之性其可遏乎。

門人問中興將帥還有在岳侯上者否朱子凝神良久曰次第無人所貴于聖賢者以其言可信使人物事蹟于載下據以得其實耳武穆死時朱子已廿餘歲豈有見聞不確者[illegible]後山說秦檜行作宋之功武穆不死亦未必能平金人後人錯[illegible]或指作朱子語可笑之甚

張德遠為宋齊愈劾去李忠定齊愈何人也乃首出張邦昌姓名擁戴邦昌者自是忠定終于不起而宋祚遂終于臨安後又不喜武穆全是私意雖朱

子為作行狀不敢謂非徇南軒情面也問此亦可見南軒差處父既官至將相功罪須付之史官與士大夫公論何用粉飾表暴曰然程子于大中朱子于韋齋毫無溢美大中當承平之世不汲汲仕進一見茂叔即知為非常人遣二子從學是何等人品韋齋獨先排擊秦檜是何等氣節而其子不多稱焉益如此然後人信之若裝點一無實之事人便非笑然則非自非笑其父也一間耳禹言四凶舉其三諱父惡也道理不過如是而止是非者天

下之公非可以私情移也錫山此事流弊甚遠馴至于今守身誠身都不講甚至供養俱不問惟于親死之後架空撰為志狀或經營入鄉賢便以為孝子尊親之至以致學宮之內僉佞叢雜鄉賢者恥與為列翹知道理錯其弊有不可言者先生曰然魏公後亦復薦忠定魏公得罪忠定亦救之

大抵魏公尚是正經人但糊塗太甚耳

張魏公平生只管誤事朱子每多恕詞或以南軒之故呂舜從仕張邦昌則不可訓雖以東萊力為廻

護亦不得不直其辭　[illegible]

胡康侯以秦檜為王佐道將就見在春秋傳上論古人不若古人則看今人亦不若今人矣大約知人從虛公窮理上來的便不差亦是天分居多各人眼睛不同又單講辨事而不論根本便易錯

為賢育才上聖之美術王荊公見得人皆不已若得位行政總不得賢能之力便是規模器局小規模器局小則才亦小矣先主從不識武侯聽徐元直語就懇切求見屈躬三顧卒收其效荊公聞濂溪

名，再相訪而不得見，遂怨終不復往。謝文定提舉湖北時，謝上蔡爲應城令，文定因行部欲往謁，先之以書。上蔡不報。文定未至其縣，而出從人入境，徒步往見。上蔡見之于公堂，坐定，文定見兩旁隸人如木雕，遂興學焉。文定之視門公其賢遠矣。南宋不可與東晉並論者，以有朱子，遂將兩卜倍孔明之在蜀亦然。以知聖賢之裕人國者，在于古，其一時之裨助猶淺之乎爲見也。

相傳文文山初中狀元，一相者潛至邸中，覷歸語人

曰：在某處立者大貴，在末座年少大凶。在某處立者，乃留夢炎，末座卽文山也。後留果爲兩朝宰相，而文殺死。有人薦一日者于陛下，靜于卻問曰：齊景公有馬千駟，算得出不？曰：算得。夷齊餓死首陽，算得出不？曰：算得。齊景公卻死之日，民無稱；夷齊卻民到于今稱之，算得出不？其人無以答。

三綱五常整頓起來，使天地日月亦覺添許多清明。明太祖知得此，故靖難時忠烈之臣極多，至亡國猶忠義如林。一統太平二百餘年，當開闢極乾

淨，可見此是天也之心。

人材之興，端由學校。太學爲四方觀瞻，尤爲要緊。洪武間不讀書，卻能以此爲急務，每日下學聽諸生講誦，卽偶不至，亦令書上省閱，自第子作何營幹。諸生有歸省者，必召之入見，令問□□□□□作件理會，問到這个，勸行□□□□□□□一誠切，故雖紀承衆及□□□□□□□□出人才培養之力居多。珣

元時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產。明太祖于中街立高樓，令卒偵內其上，聞有絃管飲博者，卽縛至，倒懸樓上，飲水三日而死。雖立法太嚴，然所以流厲頹靡處，志氣規模果不尋常。竟有一人橫行，武王恥之之意。不然，天下已定，習俗已久，何苦使倫猜者反有故元寬大之思。但使聖人處之，必當有道，不至如此過于苛急耳。

古君臣相與，其善者都是樸樸，如留侯與高帝、忠武與昭烈、魏公與文皇，皆好。方正學年方廿餘，被薦到京，太祖命東宮陪宴于禮部，乃白衣據上座以

師道自居太祖令畫工暗圖其像見斯人何傲吾不能用留為子孫光輔太平遂送作蜀王是皆可為矜持惜後做事迂滯笑傲

方正學就所著文字便有許多糊塗處當時皆以為曠世一見之人國家留為伊周者後日返來當靖難時著著都錯這就是他學問有病才高意廣好說大話實用處便少只要自己位置一箇古人便不是但看武侯何嘗有絲毫要做伊周不過當下且做得不至敗亡蹈蹈實實做一件是一件無假

高自期許後來人卻以伊周許之

客有論宋代人材優于他代明卻人材少想因太平年久英華散了所以不生人先生曰亦是亂離時摧殘太甚上帝怒而不生秦始皇把幾箇讀書人坑了直至秦亡無一人為死者只有一東陵侯後來亦為蕭相國諸公門客就是新莽時也皆有死節人獨秦無之

洪武起自農家只教人力田讀書深惡貪汙卻博得士大夫知廉恥嘉靖以前無倚官貴歸家營運者

蔡虛齋既登第不求仕惟在閩中授徒一日為其母畫像母久不出虛齋往請母曰汝成進士十年我尚不得一新布衣不欲出見客也虛齋大傷之即赴選在任心動告歸不久而父逝後又貧不能自給求得南京部可以去鄉近也到任又心動復告歸其母亦不久即逝人以為孝感虛齋提學江西寄內食以周其寡長嫂丁寧告戒萬勿浪費

當時人雖窮卻覺得熱鬧如春天草木何嘗有花葉覺得有生意冬天何嘗無實花覺得枯索蓋

樹木亦要小草來幫襯便有氣色百姓細民乃士大夫之小草也

有明一代學問凡前人說過的話便不屑說卻要另出意解鄭世子韓大司馬楊椒山諸集一無承受直接虞舜王陽明講學便似從孔子後到他方明自孔子像豫知後來有這般人所以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此定人之學問百不一失有所承受一路考訂來者便是作而不述不信而好古底便不是

季本明德初讀律呂新書不了徹。乃徧所請教于章楓山。楓山曰。此是絕學。吾友程篁墩無書不讀。亦不能知。明德歸而求之。卻明白了。著樂論極乾淨。

黃石齋就擒時。門人多相隨石齋。石齋止之曰。我為大臣。義宜死。諸君無為也。猶不去。石齋乃曰。諸君踐土食毛。義亦可死。但未食祿。亦可以無死。今與諸君訣。甘殉難者止。否則各有父母妻子。毋為冒不測也。衆乃泣別。惟七人願從。江西四人。福建三

人。是時遺逸仁恕。令前代遺臣梗不服者。付南方行刑。毋許專殺。由是石齋師徒皆下獄以待。石齋入獄即絕粒。大帥憂其蚤斃也。百方進食飲。皆不顧。乃募漳人之賈于江寧者。至獄以鄉情相慰藉。猶不食。于是邀與游于市。扶攜以出入。飯肆强之不可。乃入酒肆。共酌以獻石齋曰。酒以合歡。今鄉井相聚。小飲可乎。但必毋過三爵。衆皆諾。遂飲三爵。更一肆。則又三爵。以此閱數日。不至于斃。及就義之晨。二官入謁。拜如儀曰。為公送終。石齋曰。吾國破君亡。何喜之有。二官曰。已得請。公就義矣。石齋笑曰。是誠可喜。但汝輩安能解此。因歷數二官之失節同罪也而何其罪。二官皆淚背趨去。下收付帳頁之。石齋乘小車出。七人從中送石齋返。行市七人者皆無人色。石齋笑曰。怖乎。毋庸忍。到市下秋矣。七人皆應曰。然。比至西華門。石齋忽爾南下。指揮趨進扶之。且怨曰。毋恐。石齋瞋目叱之曰。是何言歟。天下豈有畏死黃道周哉。此地為輦路所經。吾不可以來。而過因絕食足弱

下而致仆。吾何恐焉。衆扶掖然易容。因指門之地為人曰。何公又因他師就大事可乎。石齋顧見曰。善。遂命布席南向拜訖。老僕請以數字貽家。石齋踞席無可言者。因請乃裂衣襟。指血書曰。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七人者亦血書一幅云。師存與存。師亡與亡。故帛藏立而受刑。又義風凜凜。行刑者手慄。刃下不殊。行刑者大悸。急跪曰。公坐。石齋頷之。中刃。血淋漓。猶頷之曰。可。乃坐而受刑。其時大帥亦閩人也

大書牌云僞閣部黄某首逆示松江一兵以他首
以白其戮之古梟中後數年石齋子至江寧求遺
骸有以其事告者其子詣之兵人欲兵夾月乃與
到古墓所叩問面色如生遂以歸葬
石齋當時用之必無補于亂只以亂須有體有用
之人石齋每于晚食後始捆書案及滿下雙肘爛
爛手不停披服役者令繕書帙給使令皆不得閒
至四鼓僕從倦甚乃就枕其夫人善書書法甚
與石齋類

徐偉長中論有一段論行不及知處不爲無理若看
得透便大槩不錯明代士大夫如黄石齋輩損出
一般不怕死風氣名節果然矜其批鱗掉頸九死
不迴者都不能將所爭之事于君國果否有益盤
算箇明白大槩都是意見意氣上相競耳行有餘
而知不足其病卻大
某問鄭南菴蔡虛齋黄石齋處眉高體而帶風術溫體
仁方持朝綱開口輒呼溫賊
明自正德以前程子全書朱子文集語類尚未盛行
學者所講只是八股及性理而已而具有士風質
實何以後尚少有及嘉靖後一反務高遠釀成
明末那樣風氣傳中
宋家一代風流篤厚臣子未奏章從君身上而詞批
科堂不安婉曾無彼訐者韓侂胄雖怒諸賢流竄
耳沈繼祖請殺朱子朱子得朝報不語而設行庭
中既而曰我這頭且置在這裏移時又曰自古
聖人不曾被人殺死聖人果無被殺者就是大賢
亦只此千一人是路窮了方如此伊川晚年便謝

遣生徒曰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足矣不必及吾門
也漢之黨錮明之東林多太過便是要以死求名
聖賢無此法門
東漢之末東林之盛是處士橫議遂致朝權競勝不
止故致顛覆孔子當昭公被逐之時尚晦光斂鍔閉
門吾如不聞也者及老而居衛適當出公拒父
此何等事而孔子受其公養仕五六年亦置之不
論安卿曰于此見聖人之作用曰論作用便差要
看出聖人未嘗不在利害上斟酌究歸于中庸不

可易的道理又要看出他謹嚴一絲不走處方好虛說卻不得力季氏逐昭公孔子未嘗食君之祿分所不屬何為多事孟子曰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以常情論似大決絕然細思之道理卻顛撲不破鄉鄰本非至親往救而不力則許往救而力則代鄉鄰而與鬭者為讐或致被辱傷生以危父母皆不可知卽不然如今街衢鬬毆殺人在旁不救者亦有不應問擬就是牽連作人命干證亦屬無謂雖閉戶可也的

然應如此夫子居衞其行不過作歌若其君知之送些柴米受之可也使出公能委國以聽夫子自有正名一番設施既不見用何為以局外之人為不入耳之計夫子當日不稅冕而行已與魯絕不便自歸至老欲一鄉衞與魯近只得居衞彼時地位道理正當如此故曰聖之時

孟子說伯夷隘非是說惡人之朝應立惡人應與之言他當殷周之際苟無職守優游西山亦可卒歲乃見得世非黃農便過不得朱子平生不肯出來遇分水嶺便為生往死歸之言直只作詩學逸到底及綰而歸便讀書會文不同以致駭者倚得一片武夷山仍住不得除非是死儒可不必魏忠賢之時諸賢赴湯蹈火自是忠烈但翁晦之以存此身未始不可易簡以抱包瓜道光好瓜乃易腐之物豈能可耐小人兇惡已極自然敗在眼前及其敗而吾輩在國尚有人直等得到後來元兇已去無人可用而國之受害酷矣亦伯夷隘之流風也

榕村語錄卷之二十三

學一

陳北溪論工夫節目一條，蓋朱門學的也。朱子千言萬語，只此數事，然所謂虛心者，亦不外乎立志而已。若張子所謂大其心以體天下之物，程子所謂識心高明者，知是而志豈有不立，而心豈有不虛者乎。雖然此非朱子之言也，立志居敬，即中庸之尊德性也；致知力行，即中庸之道問學也。廣大高明，蓋立志之事；涵泳敦篤，蓋居敬之事；知行則錯綜乎其中，精微知新，致知之事；中庸崇禮，則力行之事也。古聖之書，莫備於中庸；近賢之說，莫備於朱子。若周子之主靜，程子之涵養進學，皆敬窮理以上大古訓之制心制事，直內方外，中和誠明之指，雖語有繁殺，義有偏全，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近世於敬知行之說，亦有能言之者，往未免於判然兩事，截然一時之事，故或專心一物以為存養，曰我將以為知之基；或泛濫博覽以為致知，曰我將以為行之地，而不知古人之精義集義，初非二事，直內方外，本非二時也。自己

學問須從大頭腦處通透方得。姚江亦先行後知，虛齋次崖則主先知後行。姚江引尊德性節為宗指。蔡林求其說而不得，乃謂先知後行者用功之序，先行後知者成德之序，不思主中則涵聖人亦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安在其為成德乎？不知敬在知行之先，貫於知行之後，朱子已經說明。佛家所謂主人翁惺惺著者，他連父母妻子都不顧，忠孝之事都不行，何況其他，而惺惺自若，豈亦力行乎？有此然後讀書窮理，便是致知；身體實踐，便是力行。若無此為根本，致知力行都做不來。只是致知亦是存心，力行亦是存心，存心工夫亦不離乎此耳。

當年曾夢大兒向某屈指云：一指活，二指拙，三指存中心，四指言詮明，五指思議絕。後來舉問凱叔，曾云禪家語，未有此成語。細思此却是幾句關頭。活是源頭活水之活，拙是用心於內，斷殺本領之意，存中心者主人惺惺之意，三者皆要緊事。言詮

說明則黙而識之的光景思議絕則過此以往的境界矣拈字甚妙凡有廉恥不苟爲世俗事皆拙也

看語類門目便見得宋門氣象賢問勉齋在內否曰不在內但他的中庸說亦絕不得朱子之意他說首章只說戒愼是以敬爲主未及知行後說到不明不行纔是知行工夫如此是專主敬便就已天地位萬物育了知行儘可不用何須更說知行且告纏住生安學利困勉說甚無味至謂正是教人

莫要學生安那是人學不到的尤爲不確後人不善讀朱子者竟像主敬了幾年纔致知致知了幾年纔力行難道主敬時遇事來便推開不管曰我尚未致知如此使得麼知行何嘗無先後但不是這樣分先後如目與足然於今行路眼看著路脚纔好走一邊看一邊走兩相須兩不相妨曾有先看幾日路不干脚事到走路又不干眼事之理

吾學大綱有三一曰存實心二曰明實理三曰行實事高忠憲劉蕺山都是明季學問不佛不儒常州惲遜菴亦是如此錫山背高齋業師曾與忠憲門人丹陽周季純爲友言周能端坐竟日心了不動只是夜間熟睡時尚有囈語其語甚或不免有鄙瑣處曰道尙是和尙之粗淺者吾鄉有僧天問坐空山中十餘載蛇虎皆與馴習小兒得往訪之云其言多鄙俚不過是尋常因果之說而已大槩團聚心靈精氣相守便可以有光怪又其處既久與異物親便與異物爲化此乃狐媚妖蠱之能事原無足怪其荒誕處至謂三千大千世界百萬人天

皆在座下天且爲之下則父母反拜不足言矣人爲天所生爲父母所出乃是根本他却要踞其上聖人之道便從孝弟做起終則與天地一般或有助天地所不及處故曰參贊此理徹上徹下同流並運乾坤即毀而此理不滅道理至此已極若說到空處上下四旁往古來今各無窮盡何處是邊際故惟聖人之道爲之中庸過此即爲隱怪此是實理此是實心此是實事即淺即深即粗即精無大無小無內無外

朱子嘗言始學須靜坐又言不可偏求之靜當合兩條之指而深思之其義始備自也

聖人論學先要忠信然此便諸事無根然既有實心爲本倘不博學審問推廣擴充到盡處孔子亦放他作第二等人如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爲士之次四手於其功終身之事他刻刻不能離其可見一斑成名也要全誠無息若有一日放得下便非第一流的本事堯舜已將天下讓與人自然尚是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人的學問總要不斷這是一點真源有源之物便會大陸子靜於此却有所得復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但只是真源不息矣又有他水來會豈不更好到得衆水合流不得謂此水非他本來水也子靜正苦打作兩截非合外內之道

某爲詩文只畧見得從心源理路上說雖當日時讀書大都忘了就所記的還能驅使得動這便是自家一點本領不爾不能驅使他只是有這點本領又要記得多有得運用更好歙鄉內有一山上有一泉源停如盂一滿一點有這便成一泉下里外成溝里許便成瀑布飛流直下灌潤數里山上並無他水來會不知何以自己會人想他既是真源便能吁翕一山潤澤生氣安卿曰不止一山之氣就是發洩天地之氣也所收納得來先生曰然只是有此真源消納得下來會更好有他水來會而我却無真源如何管攝一切諸溝澮皆涸可立待若謂我只求真源便可流注不窮斷不要別水來會這却是儱侗乃陸王之見也程門問經史中許多話伊川總不答只久且某與門人却是盤中生有明道於史書上纖細處皆能記得門人謂其博識明道曰我若常記便不能記二程非常學却用禪機鋒曰此便是孔子所云一貫曰然安卿問此還是一本說到貫曰本是一到以後就是貫了源泉一句并及其漸進動人使成江河間貫之義似此曰然有了源頭愈多愈好江水一路來無限諸水會之然只以其爲江不開品江水者只爲此上有泉之水也有水一路來他只管會之然

只成其為內不可謂河水者以為此中雜某某之水也有源頭的物事他物入其中皆成自己的物事

仙家明日成個今日何不知總是要工夫不歇如雞抱子呆呆的只抱在那裏火候一刻不到不能得他出來朱子六十歲尚自嘆假如五十九歲死竟不聞道矣後五六年仍歎與道無分門人援前言以問曰想是為不得行道而發朱子曰非也就是眼前道理尚遠耳汝楫曰然則下學何時究見津

涯曰此仙家所謂大丹也然小丹亦不可不結想孔顏曾思孟有顏曾思孟之丹周程張朱有周程張朱之丹如董韓亦有董韓之丹成得與上天仙固妙不爾就是地仙亦強似虛生浪死

地中有木方出土有木漸著陽氣方發一出而不可遏及形已成則長便難觀筍與竹可見學問亦然其初便是凡俗與聖賢關頭一變過然不同及至充實光大則難矣

為學須步步踏著階梯得尺守尺得寸守寸朱子云

子靜門徒仰視青天此當為戒。鍾旺 以上總論

夫子十五志學便是志到從心所欲不踰矩田地二程十四五歲便銳然欲學聖人便是要學到二程田地立志成德一以貫之然下學之功亦有因師友學問而心漸開明志漸恢廓者一步一步進一步也要在努力不已。鍾旺

震象傳曰君子以恐懼修省一經震動便惕然畏謹起來斯為立志而為行都從此出風霆流行庶物露生是何氣象。鍾旺

精神大於身極是要緊每見人之神周於體者必加精警然志立則神日生要在提撕之力。鍾旺

凡人一藝之精必有幾年高興若迷溺其中見得有趣方能精如先存一猶有遠大何必在此駐足之意斷不精矣某人別件都能領畧只是文章不進每自云只要求得心裏明白明白後自然說得出便是繇達此卻見他心有文章如何能達卻也要剪裁有材料不然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彼文如此況於聖賢之學非有一段毅然專致之誠安能有

得

學者要有千古自命之意所以韓文公云與之則以為憂毀之則以為喜然此亦是狂者之語若聖賢卻只要自慊於心合於理而已中庸說得渾厚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可見聖賢只是[illegible]上肯進檢點沒工夫計較到人的毀譽然卻有一段徵諸庶民的道理蓋論到全體必俟聖人始可不惑若零零星星湊起將來則合衆人之公便是一聖人公等試看我們文字心裏有一

分疑若說得確看者亦便洞達聖人所以徵諸庶民韓公卻不曾見到這一層

達磨一老僧對著壁坐了九年幾奪吾儒之席胡安定在泰山讀書十餘年其後學徒之盛遍天下伊川於周子猶呼其字獨安定必曰先生凡人有十年著實工夫其發光氣決斷然不同

雪峰僧議論極有好處嘗說得云學道必須鐵漢用力心頭便判在此風上著提一切是非莫管此彼學所謂發大願力即吾儒之立志也須一力發得大

即悟亦悟得快做亦做得到朱子有云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即是此意之說

道理是公共的不是一己的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于野人之中間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雖道野人踰似大舜不成白香山詩令老嫗讀之老嫗說不好便改全要解得此意道理原是天地間公共的

人心虛則明明則虛虛以受善便可到明惟其真知

自然服善學問之事以道為主不當論年齒之大小官爵之尊卑王陽明尚有古義當日泰州王心齋方廿餘歲陽明已封伯心齋見之抗賓主禮譚二日而心齋服四拜為師後數日心齋又不服陽明于是還之四拜仍為賓主後心齋又大服乃復拜為師吾鄉張淨峰諫武宗在午門外晒五日遣歸道謁陽明淨峰年亦廿餘相見亦抗賓主論數日卒不服陽明亦聽之王荊公見司馬溫公為呂公所作墓誌譏切新法人謂司馬倘不可測荊公

乃以精於屏風數美不已曰此西漢之文也某向
作學而時習之文有友爲塗乙數次某亦即時改
定勿改次早竟覺得好此段後復問之曰尚有
宜改處否友曰似宜拈出性字若時習說朋來樂
凡學皆是如此提出性字方是吾儒之學故註曰
人性皆善又曰復其初拈出此字則次節以善及
人三節成德之名皆有著落如此議論實爲精透
非再四講切不聞此義也又常作進呈詩文稿成
同鄉諸君觀之紛然指摘諸君不必盡善詩文也

然因所指摘改之便覺視舊較佳可見作者自己
不明旁觀比自己不同合衆人之見比一己之見
又不同所以虛心要緊
世間有才的人多見得自己身分高輒敢橫下斷語
即如三蘇才氣蓋代有許多開天闢地論頭自以
爲高出千古今觀之都未穩無論千秋萬世中原
有人就是你現在一言一行至平常人心裏不服
便是你有不穩貼處人心都有此同然之理故也
舜知之故好問察邇言

人說王荆公剛愎此猶其次所見原不會透徹明白
人明便虛虛纔能受某人贈予書云汝所云不爲
無見我所行一毫不差凡事只見得自己不差便
會錯恢武侯周諮博訪只要人攻其過所以人稱
其聞過必改而無吝色同朝某便推服魏環極先
生人有所辨駁他却閉目細聽冷是處便點頭有
疑處即張目問幾句仍復閉目及人盡其詞乃歎
曰是事都要與人細細商量便欣然有喜色其次
便是湯潛菴陸稼書某人常示某以稼書所批時

文某駁其批語有未合處其人以告稼書深以爲
然次日即以所記大學相質其說儘有好處如說
格物主物即身心意知家國天下格即格其極是
但又云程子一草一木也須格之說是旁意非正
意知跌脫某駁之云草木豈在家國天下之外耶
問稼書先生細心讀書如何還爾跌漏曰思路不
圓他拘縛在一字一句上不能見到四面八方去
只看得道理在書冊內耳目之前都似看不見的
一般問思何以不圓曰思不出其位切問而近思

思在近處方得力問稼書先生所思自不外馳何以不闢曰正坐不能近思卻在天下之中豈非耳目前事他不能見卻思到別處去愈思愈遠矣即如人問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庶人如何有新民之責朱子只貝目爲士大夫嘗無新民之責某意不必如此說庶人自有家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訓子以義方即外而和睦鄰里皆新民也人以爲近處容易明白不知舍近而求遠斷無明白之日遠處不明白卻要就近處思想

譬如天地鬼神高深幽微無論見得未必是即是了亦難信惟就自己身上體貼合著的便是合不著的便不是萬物皆備於我天地鬼神不可遁之理都要從人身上體貼方親切

某在涿州病發時公私之事俱不在心惟讀書一生到底不曾透亮糊糊塗塗而過此生此念繫攬不已乃知朝聞夕死一章喚緊喚醒人也人生功名富貴過去飄了子孫只然因有定數若加意營謀必更得禍敗只於我生從一理明白透徹有可信心

處少少許便足當下能到箇是處是要緊事以論立志處心

靜以養敬之原存義之本動以觀敬之發著義之施若有義而無敬有敬而無義皆不足以體動靜之神而通性情之德然以敬言之動處然則靜處愈歛而終以歛者爲之根以義言之動時當理則靜時愈有所存而終以存者爲之地況敬義夾持之後則止而止行而行靜亦定動亦定是時雖有動靜而心則一於靜而已此大易艮背之學周子主靜程子定性之微意也日記

毋不敬是持養思無邪是謹獨

存養之功蓋取諸乾說卦曰戰乎乾終日欽欽如對大敵非戰則無以爲存也天德流行純亦不已非健則無以爲養也省察克治之功蓋取諸巽說卦曰齊乎巽巽者入也非入則無以爲察也齊者斷也非齊則無以爲克也前條

涵養是築城鑿池省察是詰奸禦暴自記

自存養功而省察打作兩截是黃勉齋饒雙峰語

朱子解是也居敬以窮理云者猶言用心以讀書又如致人出力以挑擔雖有內外却是一事

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蓋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以養其中也自記

敬是在內的義之根亦在內但此時說不得義存敬則嚴恭寅畏時說得敬省察時亦說得敬作事時亦說得敬中和誠明忠恕皆然保合太和中內原有但未發時說不得和至中則在未發爲不偏不倚已發爲無過不及中雖心亦無偏但主性一邊

說忠雖實理亦在却上心一邊說

凡爲學只在日用喜怒哀樂上用功中即大本和即達道夫子許顏子好學不是終日講求四代禮樂却說不遷怒不貳過濂溪明道終身無疾言遽色是何等工夫邵伯溫出仕伊川謂之曰打人自一板以上皆立案蓋有案則其罪有等不得來以吾之喜及乘以吾之氣炙人之爲學從此腳踏實地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自孔孟後心學不講漢唐儒者雖讀儒書只以識紬文詞爲事講到經濟氣節而止將孔子合外內之道遺却一邊全不從天命之性自己心上下工夫所以佛家窺見此意從內裏打叠便將來提唱叫人都從風而靡孔子未嘗將心字作話說然說孝說弟說事敬與人忠言忠信行篤敬何處不是此心到得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竟似養成一箇嬰兒隨處現形一般此其所以不滿便攏是處從何處說起這却不難將要說話時覺得放易便收住聲欬神氣飛揚便斂入身裏來不過

言語容貌之間時時整頓久之自然熟了就心存不放形神不相離豈可忽過

忠信有在根本上說者如主忠信之類有在一事上說者如事君以忠交友以信之類事君之忠士事說即事君不是爲爵祿是要辦事此事不是一己的亦不是君的是天地間當做的事人在此事是公共的所以不盡心者多如今把作自己當做的便忠交友之信主言說相與朋友是要勸善規過其尊不如君臣其親不如父子兄弟易得不信

忠信算不得兩件亦算不得一件如人有心本淳厚偶然說話不循其事理畧浮漫點染些便不是信又有說話一絲不肯假借却或爲使氣或欲要譽未必皆出於忠是信有自忠出之信有不自忠出之信忠却沒有兩箇至恕乃如心之謂亦沒有兩箇恕無作寬恕解者作寬恕解恕是起于可以情恕之說此句尚未礙理至以恕己之心恕人便斷然不可離道自己不要做聖賢便亦不以聖賢之道望人不成恕字中無此義故大學說有諸己而

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求諸人非諸人皆不可少必須有諸己無諸己耳須是兩面都到

忠信若都在心上說忠畧在前幾已動而事未形此事係我所當行若不極其量有一毫隱匿留餘便覺有過不得的意思這是忠信畧在後意已著事而理有定此理分明是如此若不循其分有一毫夾雜乖離便覺有兵不得的意思這是信

存養二字本出孟子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操則存舍則亡又曰存其心養其性盖人心惟危存者所以使之安道心惟微養者所以使之著是孟子本指惟存爲收斂寧靜之意若養則當致其滋培充擴之功矣程朱引來却俱用爲收斂寧靜之名而於理實不相悖蓋心性是一是二未有不存其心而能養其性者亦未有能養其性而心有不存者故心上亦可用養字養心莫善於寡欲是也性上亦可用存字成性存存是也要之心性俱是本原工夫若言心學而只著存字不幾釋老之空虛乎 清植

程子提出敬字便是救苦救難第一丹頭敬則神存不敬則神亡神存則生神亡則死

敬說喚醒二字最好一喚醒起來便是東方日出氣象 鍾旺

朱子說敬字是畏字意如見父母畏父母見兄長畏兄長見朋友畏朋友退然如不自勝惟恐得罪一般孔子說顏子好學首曰不遷怒定性書說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許多大道理歸于怒之時忘情而觀理易說懲忿在窒慾之先損者之樂驕樂居首

曾子孟子俱有泰山巖巖氣象，自是浩然之氣養得如此。終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動容貌斯遠暴慢，又只有若無，實若虛，而後乃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敬字要仔細理論，闕稱顏子好學，何以首之不遷怒？怒最易發而難制，故大學說正心，亦先說忿懥。忿懥一切窒慾事，都包在裏面。

經壁甚祭富齋留心朱子之學，然于天命誠意諸章注，都不曾講透。他以存心持敬為力行工夫，不知存心只是提起此心，不要昏去，原無多事，如何謂之力行？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有何事可行。

敬字從理上發出，心和氣平，就是俗語一箇怕字。故恭人曰溫溫德閑，曰抑抑逝人，錯會多作行意矜厲，就是果然壁立萬仞，亦是泰而驕，威而猛，與敬本相反矣。行意矜厲是從氣上做工夫，既不心和氣平，如何能中節？東漢人謂之氣節，只節目氣中出，不從理上來，故曰一變至道，正須變也。劉念臺黄石齋豈非君子，惜其工夫都用在氣上。

敬字被後人講不明白，做來形狀可畏，湯潛菴陸稼書皆中此病，竟有不近人情之意，令人望而去之。敬是怕人，不是要人怕我，如見大賓，如承大祭，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戰戰兢兢，臨深履薄，還是自己怕人，還是要人敬己，至于敬人者，人恒敬之，自然儼然人望而畏，威可畏而儀可象。

人若閑散度日，過後未免悔恨，惟用工讀書，便心無不安處，可見人只是求心安為主。佛家云我覓禪定如須彌柱，心非須彌柱，心安處便是須彌柱也。

你看這不過一些子，卻頂天立地是這箇。

黄石齋云人無今古，故処如有人凡事淳厚不肯苟且，欺人便是古人，如今寫一本書，刻一本書，一毫不肯潦草，這就是古人之書。問有因官事磨得細心者，只是怕心常存，心便細了，只怕便不好，須是不盡心自過不去，務要工緻周到，心裏纔安帖方好。

和尚家參禪，不是要心歸一，故意說一句極沒理的話，要你在這上尋求，想來想去，別的念頭都斷了。

人心本自靈明，過到歸一時，光彩忽發，別見得一箇境界，他們得此方好用功，不是到此就住，從此遍參歷扣，直追無上。昔提唱符經曰：絕利一源，用師十倍，是這一件工夫；至三返晝夜，用師萬倍，即參同契所謂千周粲彬彬，萬遍將可覩，乃是思之精熟，若心無邪一段歸一內力，却不能思，要思心散去了，亦不中用。

省察省字是從三省處用來，字面然曾子之省，是事已之後，又只點檢算，程朱引來，却是作當幾點檢語。

省察言下便包克治，故朱子於學庸兩處慎獨注，一則曰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一則曰遏人欲於將萌，非徒點檢一番已也。省之之精，則知無不致；克之之勇，則行無不力。故省察內便包得致知力行工夫。朱子所謂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應物而無差謬，非致知力行者能之乎？故陳北溪所舉學的，只說居敬致知力行，不及省察，此以致知力行即省察之實也。清植

榕村語錄卷之二十四

學二

聖人首聰明睿智，大學先格物致知，人總以明白為主，若心裏不明白，則剛為暴，仁為懦，勇為亂，許多好字面俱可變壞。孔子聖之大，亦是始條理與他聖異。兩漢人物儘好，然底裏病痛只坐有些不明白，不明白，縱使天姿純粹，只做到兩漢之功業節義而止，不能復向上。

記問之學，不能心性，都不濟事，得之於心，就是不得

工夫讀書，亦日日進，禁他不得，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他心道流行，所謂源頭活水也。

讀書只要心裏明白，便是源頭活水，是箇一脉處處貫注，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

老來見得讀書只要心裏一點明白，除此都是無用。看者一部書，天下家傳戶誦，心裏如塌塌，曉得有不安處，更是為異，揚子雲配享孔子，于荊公位在孟子上，却有經置在後，到底無用，佛家心是所有究底有當究在門上，不如偷弁在甚麼地方，然他

即見到此，然文且不要人知，將來是同學相應同
氣相求有人往來亦不可少，只是本人若注意在
此便沒有了。
讀書博學強記，日有程課，數十年不間斷，當年吳下
顧亭林今四舍弟耜卿皆仿于此工夫。亭林十三
經盡皆自鈔，每年用一箇月溫理，餘月用以知新。
其議論簡要有裁剪，未見其止。耜卿亦能行兩下
三經而畢，道其字可不謂賢乎？但此兩所以為思
索，思索所以為體認，體認所以為涵養也。若以思

索體認涵養為記誦帶出來的工夫，而以記誦為
第一義，便大差。必以義理為先，開卷便求全體大
用所在，至於義理融透浹洽，自然能記，即偶然忘
記，亦無害。程朱亦然。
治參同契者皆以為有外丹，某謂即有外丹，亦須內
丹就，方能服得外丹，不然，消化他不得。內丹就，一
團陽氣，天地之然，不拘金石，皆能消化，方有益。即
如飲食，須是胃氣好，方能成精液，長氣血，若不消
化，便都成病。讀書亦然，須要融洽，不然，撐腸拄肚

便爲害。
前歲為一友作時文序，彼時隨筆寫出，偶然檢出，篇
中有語云：學求自得，非祇傳世，本也。此語古人卻
未曾說。想人身後若全無知，則千秋萬歲名，寂
寞身後事，要他傳何用？若是有知，則得名所
作的不成物事，急忙不得消滅，更覺得苦。
今人作文字及選文字，都要多集，另一辯性，只要
少。又人都要傳世，某只要心方快活。
刻板印書，如此便當，何以漢唐人都想不到？然因此流

布得廣，反將書本看得容易，不以為寶。人須有未
明道理，沒熱的心，如渴人到十二分，滴水顆米俱
如甘露，如仙丹，立刻便要存在肚裏，那有不消融
滋益精氣之理。
實實讀書，一切詩文歷算，都不甚留心，惟四書五經
中道理性命之理，講切思索，直似胎何中帶來的
一般。此之謂法嗣。當時徐立齋、韓元少每見輒問
某近又讀何書，某人好讀異書，便是大病，某有何
與四書五經如饑食渴飲，祖宗父母一般，終身相

對豈有那時不稱便是與燕和尚家不必說他道理偏駁只丟了父母別去認箇師父丟了兄弟別去認箇師兄師弟人只一本彼有二本便不是人倫兒欲以二三年工夫學會算法再回頭來留心於經書道理其意以算學有益而經書無窮也不知經書雖淵微都是根本語全易全箇曆數之類却放須繁雜難以遽啟試觀一顆樹還是根本多些還是枝葉多些況人要精於六藝尤須以經書道理為根柢則用力雖勤而即末見本自有從容悅

心之樂不然勉強先從繁雜處入恐致心病做鄉有一秀才於石齋先生三易洞機極意殫精必求其解遂至失心正坐此也

有得四書淡而無味就有些明白亦以為不足奇所以高者談性命卑者工詞賦豈知四書中有紅碧緣何所不有其味至味也不知其味者保得他講的性命必不是性命學的詞賦必不成詞賦

自漢以來的學問務博而不精聖賢無足也太公只一卷丹書箕子只一篇洪範朱子讀一部大學雖道理的道理文字他都不曉然得力只在凡其常謂學問先要有約的做只再添讀諸家廣收博采原亦不離約的隨了仍不約的上頭去復命如草木然初下地原是種子始有根有幹有花有葉隨了仍結種到結了種雖小小的而根幹花葉無數精華都收在裏面

讀書不專是要博須是湊成一堆某十八九時經書外纔看一部性理聞長老接引遂令并不知其端然覺得其中間有不聯續處又有違礙道理處當

時思其受病之處爲之說曰天上繁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若湊起來比月還大只因月是團圞一物所以月光比星大別又如百十燈火因散開了反不如一火把之光昔有人力格數人問之渠云力兼二人便敵得十人兼三四人則三四十人不足道也以此見得須是合併若散開終是不濟事荀子云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堯禹只平常人合湊起來便比得堯禹而堯禹不多見者以其散爲二十五人也

看書要逐條想一過，不但爲學，且將此心磨得可用，
不然遇大事，此心用不入，便做不來。
人須要用心，但用爲心，不獨悟習好，只疑過亦好，不
但記得好，就不記得亦好，中有箇根子，便有時會
發動。
讀書以心爲本，心不在，雖勤無益，佛家所謂如磨麪
驢，身雖行道，心道不行是也。心裏通透一點，便爲
功甚大，心爲諸事之根，然諸事又自有根，諸事之
根，所謂源頭也。文不學史漢韓柳，字不學鍾王顏
柳，理學不宗周程張朱，雖終身專精何益。

鈍昧處致思，至於聲疑益，與是超凡入聖關頭。自記
程子云只是思便無邪，重在思字，亦說得好，邪蕩之
行，可悅者一時，而禍害無窮，衛鄘鶉之奔奔，便接
定之方中，其禍至敗國亡家，可不戒哉。問如此是
懲創逆志分數多，曰，好處從不用思，思吾之性情，
何以不如古人之厚，吾之行事，何以不如古人之
當，其處上處下，處常處變，內外大小，都有道理，如
何不思，思却到無邪方是

問讀書如何方有益，曰，且未說到躬行，只要實在通
一經，便有此爲己之意，要通一經，須將那一經註
疏細看，再將大全細看，莫先存一駁他的心，亦莫
先存一向他的心，虛公其心，就文論理，覺得那一
說是，或兩說都不是，我不妨另有一意，看來看去，
務求穩當，磨到熟後，便可名此一經，當日虛齋只
將易經如此做得一番了，大後來天下傳其蒙引，
日欲易明，問蔡清，故某作重修虛齋祠堂記曰，自
宋以後，得漢人窮經之意者，惟虛齋先生一人。

有人說十三經廿一史，皆有過，只是不記得，總是他
立意要看完經史，便不能記，何也，爲其泛也，其切
己要讀，如何能記，天下書原讀不盡，虛齋云，欲爲
一代經綸手，須讀數篇要緊書，書讀要緊者方好。
文中子云，不廣求故得，不雜學故明，某自己驗之，
確是如此。孔子說得極平常，都是自己有得之言，
說一箇溫故，說一箇時習，可見不溫不習，便無處
得說與知新。
京江張先生什有對句云，天下有讀不盡書，總非學

問心頭無打不過事便是聖賢用心。或謂曰：若作天下無讀不盡書，總非學問；心頭有打不過事，便近聖賢。何如？先生頷之。清植

讀書要有記性，記性難强。某謂要練記性，須用精熟一部書之法。不拘大書小書，能將這一部爛熟，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諸家說俱能辨其是非高下，此一部便是根，可以觸悟他書。如領兵十萬，一樣看待，便不得一兵之力；如交朋友，全無親疎厚薄，便不得一友之助。領兵必有成百親丁死士，交友必有一二意氣肝膽，便此外皆可得用。何也？我所親者又有所親，因類相感，無不通徹。只是這部書却要實是丹頭，方可通得去。倘熟一部沒要緊的書，便沒用。如領兵却親待一夥極作姦犯科的兵，交友却結交一班無賴的友，如何聯屬得來？

若是要有所得，精熟一部經書，儘可用之不盡。若要詞藻深厚，畢竟是多讀多通，方得。沈浸醲郁四字最妙。

讀書不透，多亦無益；然亦未有不多而能透者。

人無所得，雖讀得一二篇古文時藝，亦作料耳。如獨木然，初非不益，把漸漸消磨於無有，所以讀書以實得為主。

學問之道，最怕那地方派數。如李中孚動勸看了大，為高士，平也讀書所著，各多未讀，當以門中派斷故也。所以孟子見得透，甚重見知。

讀書要搜根，搜得根便不會忘。將那一部書分類纂過，又隨章劄記，復全部串解得其主意，便記得了。向看三角法，過了輒忘，後得其一線穿下之根，便再不忘。某於河圖洛書，搜得其根，放下空空洞洞，一提起千頭萬緒，無不了然。孔明當日獨觀大意，今人解作草畧便不是。大意者，即精英根源也。杜工部讀書難字過，便不曾記難字，如揚子雲乃是要採其精英。

某少時好看雜書，如樂書、曆書之類，門看易亦是將古書本去求其變化巧合處，於人所圖不看其下三分圖，却揀那有所有自相交相系處，東扯西牽，配搭得來，便得甚覺得朱子注無甚意味，及

入館後，德子諤、徐善長兩先生在，某後又得要
長史、楊賓實，與他們往復疑問，俱是從道理根源上
尋求，因此想出見解來，再去看朱子書，方有滋味，
有精采。
某年十八，手纂性理一部，十九手纂四書一部，二十
手纂易經一部，凡某家某家如何說，皆一一能記，
至今以為根基。不然，雖聞時熟，思從何處起也。
某十九年只喜看有道理的書，近年方不擇書，看詩便
覺詩裏有許多理，看史便覺史裏有許多理。如此
方好讀書，而惜乎已老矣。朱子自廿來歲便是如

此，所以無量精進。
讀書千遍，其意自見。某初讀參同契，了無入處，用此
法試之，熟後遂見得其中自有條理。向讀大司樂
亦然。用此法，又有入處，乃知此言果非欺也。人欲
人而成，只糾合有志讀經者，且不要管他別樣，只
教他將一部經，一面讀，一面想，用功到千遍，再問
他所得便好。
有一種人不讀經而好史者，此不過是心粗，不耐細
看道理，其看史亦只管沒要緊處看取耳。到後來
細碎無□，安能區別是非，措之於用。
學問須是熟，梅定九於曆算用十年工夫，而不能熟。
讀書不熟，終不得力。魏伯陽所謂千周萬遍也。
讀書著不得一點為人的心，著此便雖很勤勞，終窮
年，無益也。
梅定九算術乾淨有條理，信成名家之學，可見學無
內外，終日從身心性命處，要人知我，不如是為
人。曆算詞章之屬，務欲心通，有以自樂，不如是為

己。總在心中發念處分別。某十七八歲時，於正蒙
觀物有發處不明白，到省試時，坐屏與中，崎嶇登
頓，一思輒竟日。子弟生性磨落不妨，但當有痛心
之處便好。大凡一技之精，皆未有全為為人起見
者。
讀書要見得自己有新意高出前人處，却不可執定
此意以為至當不易。亦有此意初見甚確，久之覺
得前人老老實實的一句，已似有此意。到得後來，
信乎見得他那一句渾淪，無弊，包得我的意思足。

只不可易便到見處。

讀書人且要如記商家先記款，六根十八段，要緊的幾條公案。四書五經中條得實說不出，却從我留心根本上。不過容易之別名耳，只是地名人名，須要讀得。記得許多，却不認得。如孔子五倫，人倒忘了。三箇都不妨，若如大學中八條目、中庸中九經，忘了，一件如何是箇學者。

後代書史多讀不盡，事更多，亦知不盡。莫若就我所能為所能知者，求務者實據所見者寫出來，再看

所寫者，可能如意中所見否。若不差，便存著，不必定想傳世，如此甚簡易，近於為己。

朱子曾說有著棋高手人，向國手從學，國手終年不教一語，只令看他與人著。其人問故，國手曰：但是高著，你都曉得，令你看著者，要你知道低者耳。此語最妙。他那規矩準繩平平無奇處，正是妙處。因倒英雄所謂低者，正是高之樣。

讀書只贊其文字好，何益？須將作者之意發明出來，及考訂其本之同異、文義之是否，字字不放過，方算得看過這部書。

今當門之學甚少。古來官制、田賦、冠服、地里之類，皆無精詳可據之一。此等必實實考究，得源源本本，確有條貫方妙。不然，便著作，有何關係？如湖中萬氏，理學亦有什麼，但多是自己做主意，所引經史只據來江西此說，不管對面及面尚有別義。如問官事，要偏在原告，便只取原告下語，不管被告下語；要偏在被告，便只取被告下語，不管原告下語。如此豈能歸於至是。

讀古人書，誰不將全部五七遍過，遂欲遍他的大都是強作解事。讀到五七遍，略能上口，辭意俱已明白，方纔見得他出，即如見一朋友，不是談到五七次，如何知其為人。

朱子議永嘉學問，說王道不說孔孟，只講文中子；說霸道不說管仲，只說子產。總其實，不等到原頭，連這半截亦不識得。然即講程朱，不等到孔孟，亦不能盡周程張朱，便不見其深微處，定亦不知其情到處。

古法之壞不壞於無知者而壞於一知半解者十分中曉得九分那一分不解不肯闕疑定臆造以求合承訛襲謬久且不知其非而古法之真益晦聖人云多聞闕疑萬古讀書人不可易也

程子傳聖學功甚大但往往以絕學爲己任起後來菲薄前賢自我作古一輩人流弊夫子自云信而好古好古敏求子貢答公孫朝何常說不由師傳然莫道體却說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尤妙在說賢不賢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

學而亦何常師之有立言多少穩實與夫子平日所言一般大抵風俗人心之壞皆起於讀聖賢書不信聖賢某幼時曾聞耆老云孔子之言不過是立教如此其是要人認以爲實豈不是癡人說夢明末人都是此見風氣雖嘉靖以後方壞却是從陽明開此一派

明代人讀書不細大字本下面明爲上字溪作傳最表章他的性說性從中引孔子語心之神明謂之性以爲至止以孔子爲斷不知原文乃謂之聖非謂之性也已不稱又不去作答管便成笑話明道因濂溪教他尋孔顏樂處晚年欲作樂書朱子曾笑云不知樂如何作書謂樂在心作不得書耶性理中載此言以人謂作禮樂之樂乃於樂字下旁注洛音其中不存小注於樂樂往往皆云明道常欲作書是謂禮樂之樂矣常州錢啓新又錯以旁注洛字爲正文因費許多心力著一部洛書皆是作此文繫之以詞以竟明道未竟之志豈非說夢此殊有關係非止文義少差而已

明人讀書不及唐宋人汝看問日病在何處日前半截以爲程朱張高於漢唐遂不讀漢唐人書又不能詩透宋人書後半截知讀漢唐書却只獵取一點詞采爲文字之用與義理不相干

許魯齋之學問到有朱子已經都說明只力行就是了此語似是而非恰像人已無不明白只欠得力行其實不能明白者儘多乍見似親淺人人與知卻中間難得會處無限只管云熟讀深思而力行之乃無弊且如堯舜以來之道至文武已無不明

備問公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何爲也易經文周刪發已明孔子又韋編三絕何爲也就是前人說明亦要我在身心上實實體會得方好近人不是想翻程朱之案便謂程朱發明已盡不必措意都不是申公曰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語雖結實亦未盡不講明如何行得大了拈一偏而好古爲宗就中又開出許多方法如所謂闕疑闕殆擇善而從不是見古不論是非一槩深信不疑也

人於書有一見便曉者天下之棄材也須是積累而進溫故知新方能牢固問這樣人若肯加功豈不更勝曰便是他不肯加功如富貴家兒子來便有得用他看錢物天然不愛惜惟辛勤成家便一草一木愛之護之讀書從勤苦中得些滋味自然不肯放下往往見人家子弟一見便曉者多無成就

有人自訟其過生平所讀書不甚愛惜此是大病

又有人自訟其過生平好讀新書不喜讀舊書亦是大病

人畧畧知道有所不爲便由衆若再講求學問有此淵源便不可測必有成就

某嘗以曆論質於梅氏衍先生梅氏以示顧寧人寧人曰曆之是否吾不能知論文字則元人之文也某曰以先生之博學何謂不能知曆寧人曰吾於經史雖畧能記誦其實都是零碎工夫至律曆禮樂之類整片稽攷便不耐心此是大病今悔之而已老矣梅定九了然於心了然於手却不能了然於口寧人則善於論其自訟處實讀書要訣也

出門之功甚大閉戶用功何嘗不好到底出門閱見廣使某不見顧寧人梅定九如何得知音韻曆算之詳佛門中遍參歷扣最是妙義豈必高明人就是尋常人亦有一知半解

凡瓜菓時候未到縱將他煮爛做終是生人只知春生夏長秋收之爲功不知成物却全在冬五穀至秋已成矣若當下便將來下地作種終是不好畢竟收過冬生意纔足人見其已入倉囤以爲既死不知他生意在內自己收縮堅固以完其性可知

貞下起元之理一絲不錯凡學問工夫火候未到時勉强爲之終是欠缺

讀書已是見得如此只須放在那裏久之將熟方好不但錯處須俟其開悟即是處亦須俟其爛熟爛熟後向人解說聽者不待吾言之畢而已自領悟到此時候一筆寫出自然枝葉渣滓盡去不消多著言語而義自朗然矣此境非可强致程子自言十七八歲時見得如是至今仍見得如是却意味自別正是此意

學聚問辨下著一句寬以居之大抵如用武火將物煮熟須要用慢火煨滋味纔入方得他爛以上致知

人總以行爲要凡一生之吉凶禍福功業之大小成敗在於是定之行者人之體也言者人之樂也

人取益改過自視宜小容人納諫自視宜大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其小也犯而不校何其大也不學人往往與之相反

人須是立心寬大若褊急縱使耿介特立亦是自了漢不能成大人物要有陶鎔人　剛執氣方是聖賢的派

做官人不要貪逸樂人乃得逸樂武侯澹泊明志食少事繁把身子都拋開了做佛家以大地黃金布施不爲希罕須將身子布施方是大布施即是此意他又推而上之至虛空無我不有其心更是大布施吾儒却不然到了不私其身輔弼盡瘁自然連上一層都有了

人心一味熱不得一味冷亦不得如關切人便爲之著私太不是矣了此病却又一點不照顧人連分人以財教人以善都沒有須要乾乾淨淨却又滿

腔子都是仁厚相愛之意方好

風氣淳厚便太平聰明才智多是天生的至厚道可以學得大家都學厚道便成風氣有人問程子古人對姑叱狗藜蒸不熟便至出妻何過耶曰古人厚道不可淺測事自己落此不是必有宜出而不忍顯言者所謂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此段說得甚好東漢人多近古便是能爲厚道耳

問小學以畏忌分明爲非有德者之言恐不必分明

恩上分明何害曰病在分明二字上如人有恩於我分數到那裏我報他亦止到那裏便是無情如我有恩於人亦論分數責報豈不大差且使其人有恩於我而其人却非好人我明說報他倘我有權勢他竟倚以作威虐將若之何只是遇他的事於理不甚違礙有可周全處周全之便是了不必使他知

世間事變幻多端吾輩遇之却要反觀自己自己身心上有此此事便是有根的自己身心上無此此

事便是無根的無根便可視之如無有矣機心最不可用他來害我我又生法去害他便兵連禍結而不可解卽消化了不存在胸中猶非第一義須是反到自己身上追尋出我必有所以致之之處求所以善處之方纔爲有益

人當人驚懼時切不可就處置實此時非本心之正若以事機不可緩因旁言亂聽急忙應之十件十錯某自經鄭寇耿逆之變身嘗試之當鄭寇彼猖時欲招某出某不應遂致忿爭言欲稱了家彼時

若一言稍齟便貽名節之羞若過抗便可殃及父母某只不動聲色至數日後有王友者問某作何計某曰僕不過一窮百姓彼若欲行而甘心者遣一役來牽之而去卽與見面矣友曰招之不見牽之而見可乎某曰招之無可見之理牽之便有可見之義何也招之而見不爲殿下臣必爲座上客牽之而見則爲簿下囚矣友曰見面奈何某曰若能以禮待則從容告以實情僕非明之臣子而實我　朝之詞臣也倘爲不才便不足用如以爲賢

未有賢而失節者彼於明家失節之人皆殺之流之則僕之不宜爲用明矣如慮僕有別圖生變者請侍老父老母攜妻子傍城而居教童蒙度日可已若彼赫然而怒發淡水洋亦命也王友爲之稱善其後竟得瓦全倘倉卒應之則心氣驚惶思慮未能周到剛柔緩急之間皆足以僨事致禍矣

當年某家貧賤時彼光棍衙役設計將害至辱及父母及後寇亂某起鄉兵保護鄉里迎請大師當時地方大吏皆仰重生殺可以自由有勸某因事報

役征其皆不應此輩若積惡不悛自有天道不必參以人爲團結鄉兵是爲鄉里爲朝廷藉此遂挽人分報復私怨的意思便覺着不可當

當年有友謂某曰亂後長許多見識某抑之曰不昨極相厚者皆掉臂不顧疎慢不堪此世界是佛家所云魑魅世界看破虛幻無復有情某應之曰果爾則是我於斯世先爲疎慢以待人矣豈是處世中正之道惟當思吾平日所以感之者恐未必誠未必合理苟誠而合理則彼自負恩亦不足校凡

極不得意時吾心中必有事焉則有所以處之如人久在亮處行忽入暗處一物不見彼時狂躁無益惟合目靜坐再一開眼則虛室生白不須顧外

告狀者雖無直辭然彼訟者追尋受訟之由畢竟有自己一點不是處故自反是切實受用若他人不是與我何干於禽獸又何難焉

人窮時有求志一段自己的快樂富盛時卻有臨深一層自己的受用無此便人生亦沒意味

此方可不窮若見窮了便不是易

當事只要作退一步想便自安詳審慎如一味諍諫拼去必敗之道　鍾旺

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急喚其回頭事事要回頭看　鍾旺

聖賢只論當下任千駁萬緒不易吾此一刻一念之安不與人論人非論鬼責這便是到頭要義過去未來皆所不計

事到當頭非惟有義所當爲者便爲之不要思前算後某當海氛擾攘之際事勢甚危想來別無巧法

只有義所當爲力所能爲進前做將去幸得免難　鍾旺

說客僧云截斷做最是如今我們行一件事說一句話且求這件事這句話有當於理莫管後來時勢之有無翻覆氣候不到何時得到亦無益求有拋了當下的道理卻去預管後來者

以氣加人不惟累德亦必害事　鍾旺

委蛇遷就固非君子之道然苟徒恃義理之正一任激烈做去以致僨事甚且貽患無窮祇是爲血氣

所賦自擔其極亦非一己之私皆出於天下之公也。鍾晤

凡奸邪成黨時切勿過激彼既成黨實將自作急之彼反合勢緩之則自相攻擊必矣求其徵而去之則事半而功倍看史鑑中處此者或得或失無非天意。

人於既往事便如根本將來事便如枝葉如當下富貴便忘卻窮時情狀只覺得應該享用便是忘本枝葉必不茂將來享用亦必有限然不忘又有分別不忘而知止知足是也若怕將來再窮便貪財厚蓄以為備豫之計便為大錯

人能公其利便自受其利如山之出雲本以為雨及雨下出雲之山亦被其澤此自然之理勢若施一小利即懷望報之心一著計較便索然沒趣

人能勉強便好六家叔少時聞人家有不祥事便有喜色先兄規之曰叔父何為作人之災樂人之禍叔父領之自後便強為咨嗟或作愁苦酸楚不可忍耐之狀其始未必即出於實心到後來便習而成性他如今福祿壽考即於一故君那意不變便非享福之相又人有一長刻刻要施展亦是大病如喫得一物卻不消化存在肚裏甚不為害所以顏子有若無實若虛謂之亞聖

客有云學者以治生為急父母日受饑寒卻杜門不出而曰我以立品此邀名之事殊闕於情實先生曰此乃佞以自文其說事適賄之失而便其私者此等須論道理若合道理的經營奉養則即此便是立品的切要事不是兩件若非道非分則無營求之理父母雖不免凍餒有招之行為者從之可乎

夢中遇極凶險事只心不動便不能為怪推之日間亦當如此凡變故猝乘只心不動當不能為害問心不動自當有箇道理出曰固是且不必說到此只以神之應感論之亦自不爽又曰此須是涵養得到不然亦當忍教不動

天下做得事來者多是不要做的人急躁便易敗張子房於高祖之欲廢惠帝武侯於先主之東征都

暫且由他蓋事到無可奈何時只得放寬以俟其機不知天意如何且聽天處分若是天要如是人有何本事不然必有轉機乘其機而用之可也古人當此是窮了只得用此法某當年值耿鄭之亂曾用此術有濟耿逆初平時諸當道行事殊失民心某憂甚知且再亂或勸某進言於親王某念彼時雖進一書如以小石投大海何用不若且由他如天意有在或反生出好機括來未幾山頭賊聚夥萬數劉國軒攻圍漳泉親王歸路已斷於是督撫提鎮一齊束手某乃團聚鄉兵使二舍弟引巡撫吳興祚兵吳表弟引將軍拉哈達兵自山逕進遂解泉州之圍於時親王以下皆視某為干城而姚熙之得某一字立刻施行凡諸苛酷弊事以次銷革王荊公謗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此殊從容最妙不知當日宋業未嘗存亡俯仰荊公何以那樣不從容

人必靠定道理不走作至風波來方可言命只是賢路崎嶇時須委婉些方是

立朝柄政者倚仗大賢與之交好比附未有不為所累故仕宦以保全為安身的是名言

人只當存至公無私之心如何可定人便來替你解救是非分明人說天下人分門黨合此一段甚好受享夜會更不好彼之不是當事何故傷關西傳為美談可見其人自在氣尚名節而受享夜會者尚多可品不真自古而然

奸惡踏著些人定防他終無死日不如遠離遠是要帶去的人生須是刻刻防著死時不置得如做官的人刻刻恐怕有賬款日日造一交盤冊子打算去官時落得乾淨走路纔好

朱子云自古未嘗有被人殺死的聖人以聖人都是一團好生意思故也賢者則有嚴氣正性嫉惡如讎者矣此便有殺機佛家云羅漢見惡人生嗔惡菩薩見惡人生惻度羅漢與菩薩只差這線路即是此意

狀貌雄偉人須要現出善象無意中流露一點仁愛渾厚意思便有福所謂心象也若一味剛強快利

使多汲汲而死。其關人如此者甚多。

聖人不廢肉食。禽獸食草木。人又食禽獸。以其尊於萬物而備有萬物之精英故也。若禽獸食人。則為變異矣。只是不可貪饕。須存遠庖廚之心。

父兄教子弟以權術。莫要說賞話。畢竟仍先在父兄身上學起。

子弟懷利以相接。是無所不為之根。而其端在於詐。

有痛詆人惡者。先生曰。子親見其事耶。曰得之傳聞。曰。就使親見其事。立言間自有體。夫子惡稱人之惡。子貢惡訐以為直。正為此耳。況傳聞乎。鍾旺

人有不是處。雖子弟僮僕。且莫罵破他。某督學時。屬吏有無禮者。某並未當面發責。及他知悔來謝。某則慰而勵之。他便相安了。嘗督學時。教諸生極其至誠懇切。只是當面罵他不通。他便無怨。某當時只與他透講書理。他道一邊明白那一邊不是處。自然知道。何須罵破。所以隱惡二字最妙。不但是要存心長厚。亦是留他改過之路。好使人自新。

[illegible]人有過。不可又加功夫文飾其過。如一句話說錯已是錯了。又添一句去文飾。是兩個錯了。恐塗飾不上。又添一句去彌縫。是三個錯了。何若改向好處。十句話有後來九句是。亦一句不是。人亦諒之矣。何必展轉回護。役役增其破敗。最為高明。

不誠無物。此理最奇。人說話總著此。假不但當時人不信。即千百世後人一見便知之。如讀偽書之類是也。可見此理無形影無聲色。充塞通滿。斯須不可離之說。

古之聖賢都亦隨時。孔子於弟子皆呼名。孟子七篇便無對而呼名者。程子當面稱賢。背面呼名。至朱子背面亦稱字。以上言行

榕村語錄卷之二十四終

榕村語錄卷之二十五

性命

汝楫問胸前心之舍天心亦必有舍曰與人一般人醒時其神在心睡時其神在腎天之心上在北極下在地心又問春夏陽進心在上秋冬陰進心在下與人醒時睡時相配如何曰春夏氣發於上秋冬斂陽地中推說皆通其實何處非心人遍身皆心一毛一髮皆心也天亦是如此

賦性譬如誥敕開載職事禍福譬如考職黜陟

此首尾兩頭皆是正命中間許多稟受則皆所謂氣數之命 自記

命字最上一層是天命之謂性純以理言中一層是陰陽五行便自不同是以氣言後一層却以人自感召爲主又以理言合而言之總是理中間氣數之不同孟子說得妙君子不謂命也如朝廷命官予之敕書令盡職守是君之正命後來三考黜陟亦是吾君正命至中間僚友齮齕畀同到底算不得君之正命

以君命所言天命最明切易曉給這敕書是命領這敕書是性繼之者善在方給之際成之者性在既領之後 鍾厚

聖賢說義理即兼利害朱子深淺左傳好夾著利害說其實降衷之命與吉凶禍福之命一也二之則不是所以見乎蓍龜動乎四體惠迪吉從逆凶福善禍淫無不兼說

問人常有未生時先見光兆知曾操未生便知梁沛之間有異人出之類此何理也曰天地生人如人

做事一般其有關係者凡所著意未做那事先動那念便有象了問有至微之人不過富貴幾年未生之前亦先見瑞兆總道亦是天地之意所生之人曰此等人是他後來自家降落了想天地初生他其意不止如是尹以詩書言命只言後天之命立命二字最妙命可以自我立的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惠迪吉從逆凶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官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都是說此等命天生成有一定的命到得後來變化其理

又進一層連天亦不知其然果有天初生人本來是極好的後來自家斲喪至滅其性倒其常有生來命本平常因自家積德累仁至於增其福壽名升帝庭問天地至神如何後來變化天亦不知曰心是人所自有的人尚不能捉定自己的心天如何能知所以佛家說轉輪王是心那機一轉大地山河都隨他轉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其聚精會神又在人所以太極圖上面的都是爲下面兩圈而設不知天地但觀人人一生經營勞碌只是要兒孫好問人是有知的固如此至草木無知其生枝生幹生葉生華歸結只是結子天地之心全見矣曰然草木之生色香臭味有絕奇者禽獸蟲魚中羽毛鱗甲亦有絕奇者人乃裸蟲之長毫無文彩而天地之全理寄焉如果實殼種一般其餘枝葉華皆好看結成子便一些文彩沒有其好處都包在內固實必有殼包住衣錦尚絅亦是如此可見爲己之學即是天心曰孔子教門便是收歸到裏面來這箇生發無

窮若禹湯文武之澤都不如孔子其子孫之福祿亦與天地終極爲是故也佛氏圓滿一字最妙圓始滿滿始圓草木之實其圓滿者乃生氣之所結也種先圓句萌甲折便不圓到得結實又圓問如喜怒哀樂未發是圓的發便不圓到得和仍是圓曰然

人爲天地之心果然人多錯會某亦讀之累年始解謂人爲天地之心反一語便可謂天地爲人之皮殼故愚誕之甚至有認天地爲無知者即從此起也人爲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之精神命脉皆在人耳禽獸草木皆得天地之性而不能全惟人得之最全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貴者貴於他物也猶之父母生子父母之精神命脉皆在乎子非謂父母爲兒子之皮殼也就如一身之中心人之神氣爲天體魄爲地知識爲人便不是只好說魂之靈屬天魄之靈屬地周子張子便說得不錯周子以人之感爲心配天地之生爲物極是張子謂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又極是

王陽明說萬物一體處，只見赤子入井，惻然救之，是
赤子一體也；見禽獸被傷，欲活之，是禽獸一體也；
見草木摧折，欲護之，是草木一體也；見瓦石傾欹，
欲全之，是瓦石一體也。又翻轉來說，瓦石所愛也，
使有草木萌蘖屈抑其下，則不惜撤瓦石而出之，
覺心安而理得也。草木所愛也，使畜牧餵食，則不
人草木而用之，又覺心安而理得也。禽獸所愛
也，使賓祭則殺而饗之，又覺心安而理得也。至人
尤所愛也，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有

路人與吾之父兄均在前，舍路人而活父兄，又覺
心安而理得也。此皆非安排而後有者，論皆極精。
其後因其說而推之，瓦石無害於人，即觸之不過
傷肌而已；草木則有腐腸爛胃毒人至死者；草木
生於肥土而不驕，生於瘠土而不求，雖有毒草，人
不食之，不能為災也；禽獸得食則爭，其尤悍鷙者，
搏噬踶嚙，無所不至矣，禽獸一飽而止，過而輒忘；
人則蠅頭之利，不肯相讓，盈千累萬，不自知止，百
年將盡，竟不少休，睚眦之怨，沒身不解，以致相讐
相殺，興戈起戎，害遍生民，罕及朽骨，是草木禽獸
之惡千萬倍矣。似乎荀子之言不為過。不知天以
全副本領予人，原千萬倍於物，所以不善用之，
其機智才力亦千萬倍於物耳。瓦石止是供人
之用，草木則能滋養天和，扶助元氣，瓦石不能
也；禽獸中如駒犬之吠，牛馬之致遠，其尤靈者
如蜂蟻鴻鴈之類，草木不及也。至於人，自身而家
而國，而天下，實能修齊治平，則財成輔相，上下咸
若，由至參贊位育，彌綸天地，雖天亦不能限量他。

草木禽獸能之乎？

草木本在下，末在上；禽獸橫生，惟人頭向上，如天之
圓；足在下，如地之方。清氣升上，濁氣降下，與天地
同。看來有天地不久便有人，佛典節謂天地容閒
十多年始生人物，未必然，唐虞去洪荒亦未必太
遠。

指節可以觀天學文，可以察地。大抵天地之數至五
而全，河圖洛書皆以五居中。人手足五指，得天地
全數，然大拇指與四指不同，止兩節，又虛而不用。

數，一支不用拇指中指長應夏小指短應冬食指無名指一般應春秋後掌高處應山起西北注水於中窪處必定從食指邊洩去應澤注東南至右手方位已變而內此東南不異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禽獸便不如此

天地生氣無處不到石蟹在海能走石燕在山能飛出則爲石此石中所生之禽獸也汙潦之水蚊蠓生焉糞壤之內蠅蚋化焉生其中食其中使有其形便同其性牛馬草食穀食虎狼肉食不能相兼

也人無不宜是稟天地之氣全也氣全者以其理全也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何嘗不倍篤於人而他則不知命以上命

性之不明也虛齋整菴欲於氣之曲折處見性姚江以昭昭靈靈言之皆難以口舌爭須知氣不過運動神不過知覺而所發之理乃性也如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能惻隱者氣也知惻隱者神也而惻惻然發於不自覺動於不得不然此處非氣非神乃情之正而性之寓也程子稱形而上下爲截斷分明朱子言太極陰陽當離合觀可謂精切北坡

性字自孔孟後惟董江都目於天性如自貴於物數句尤得好自後出於佛老都是以氣質爲性以心之靈明爲性至韓文公便以仁義禮智信爲性却又疑孟子性善之說難道有不好的仁義禮智信麼直到程朱出來把性字說箇透程朱後又糊塗了伊川說性即理也蔡虛齋羅整菴並著實參想以爲天地之氣若偏於陰偏於陽便不是理陰了又陽陽了又陰陰陽得中便是理已經說得近

傍却還隔一層爲其陰了又陽陽了又陰這是天地不能自已爲古不易極純極粹至好的一箇性連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只是不如此便過不得此生理也生理却在心裏所以程子說心如穀種因爲性如此所以動而陽陽了好的靜而陰陰亦是好的春夏之生長固是生物秋冬之肅殺亦是生物人得之以爲性亦是如此爲古今不斷連人亦不知其何故只是如此便安不如此便不安聖人愛人同是生人殺人亦是生人此處看得明

白憑你橫說竪說道理都不錯知道這箇天地
間那一箇物類那一件事情是不與我相關涉的
知道這箇却說他是氣質不得化他又心之靈明
不得
言因本之性惡亦必尋其根朱子謂陽主生陰主殺
主字覺得太重如形體陰也心思陽也以形體
主於爲惡之理然照却從形體而生故人以心思
爲主而貫徹形體則形體亦善以形體爲主而役
使天君則心思亦惡善出於心惡亦出於心如君

命官盡忠致職乃君命也枉法行私非君命也然
盡忠致職固遵君命以行事即枉法行私何嘗不
假君命以作威畢竟盡忠致職者君命之本然枉
法行私非君命之本然也如此看惡字有根而亦
不礙於本性之善矣
知好善惡惡之爲性原不錯但要知何以能知好善
與惡惡必我有善而彼之善與我之善合故好之
彼之惡與我之善不合故惡之其所以合不合者
非我有極善之性何以能然程子以穀種喻性便
是穀種裏面是有的釋氏以鏡喻性便非鏡裏
面是無的穀種是熱的鏡是冷的以善言性便
盡天下人物皆同爲一體可以相關公其所有而
己不勞一團和樂之象以知覺言性便以己爲明
視人爲暗有智而愚人尊己而卑人私其所有而
欲分以度人必有防閑之象所以性善之說明便
見得天下之人皆有性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孝之教之以致和平佛教以衆
生迷妄愚痴爲脫不知上老老他便知孝上長長

他便知弟何嘗迷妄總之聖賢仁愛是熱的佛家
慈悲是冷的如告子之不動心是死的孟子之不
動心是活的活的便是熱的死的便是冷的
至尊因說新製律管分寸與古合以羊頭山黍貫之
亦是一千二百裝緊自然多幾粒裝鬆些自然少幾
顆大槩是一千二百就如說性善雖道箇箇[illegible]之
一樣是大槩人性都善不甚相遠耳這一句說性
善甚精到
問性只在心內否曰通身个是性毛竅中都是性但

最中光亮發見處是心耶問光亦只是心不是性
曰然問心如穀種何處是性曰穀種生處而不是
性所以生之萬古不變者為性性本無形如大麥
為甚是大麥小麥為甚是小麥不是性如此如何
不會變自有所以有許多物事若沒有這箇不會
變不肯住的如何有這許多物事所以合之天
下之有
人與天地本是一箇其分界處只在一點殼而凡
隔斷隔離之患皆從此生聖人所以說克己己私

克去得盡則殼形盡消我便是天即中庸所云至
聖爭[illegible]進人物皆稟此理以生吾渾身都是天理
而人物自化又加之在己有學問處物有法度則
存神過化而贊天地夫何疑
姚江以一段靈明者為性殊少道理然所見乃心而
非性也心便有別但看聲色臭味千般多少耽著
至遇疾病便生厭惡遇患難便不復思想惟孝弟
忠信則坎壞之中轉見誠實至於生死利害更生
精采故知人心道心確然兩條可見義理之性不
以形骸而生自不與形骸俱逝嗜慾之性皆因形
骸而有自與形骸俱亡此處認得確發言行事大
段不出定盤星矣
王陽明格竹子的性乃格其葉何以青心何以空他
木皆通而他何以有節不知此形器也非性也雖
細說亦各有緣故如鱗屬水水生木故鱗如波紋
羽屬火木生火故羽如木葉而食栖於樹毛屬金
土生金故毛似草有深藏於巖谷介屬水金生水
故殼似金石之堅倮蟲是人屬土故居於平地分

屬五行却不是他的性性孔子說得盡繼之者善
也成之者性也天命本至善人物承繼來無不善
及至成形便有不同今欲求物之性總離不了五
倫不特虎狼父子蜂蟻君臣雎鳩夫婦即草木亦
然以類叢生是其朋友也有牝牡是其夫婦也移
樹必是花開時問其故曰樹根放花欲結子也是
其父子也其不能全者形器限之也其不能斷者
同一性善也天地與人其此一性所以萬古不易
萬古不息

王守溪的多其文都看不出他的底裏到做性論便露出馬脚蓋以金水喻性全是佛家語也性是熱的物事不是冷的物事是陰陽不是陰陽論人性當以木火喻之如草木之管其中須是有根幹枝葉花實及一得土氣而根幹花實都出其中性便是如此木火爲發生金水爲收藏如晝夜然吾儒所說性是日用事佛家所說性是夜間事聖賢說四德便說元說五常便說仁元足以統亨利貞仁足以統禮義智佛家却不道元而道貞不道仁而道智都落空了

人物皆有五性其參合之中和者爲人偏駁者爲物至甚偏駁之後則美者亦亡矣人之中有賢不肖理亦如是自記○以上論性

仁智相連仁收進來便是智智發出去便是仁禮義相連禮是燦然有文若不停當如何謂之禮而停當恰好處便是義信流行於四者之內而位次乃在禮義之中極有理禮都排在外面若無實心以爲之本便是虛儀惟有實心故一歸於實事而合於義也

五常仁可以統四德生意無不貫也信可以統四德誠心無不在也智可以統四德收在四德又貞下起元也

數中一三五可以做主五行水木土可以作主五氣冬春中可以做主五性智仁信可以做主禮義却做不得主

仁爲四端之首故中庸云肫肫其仁智能成始成終故中庸始之以聰明睿智而終之以文理密察自記

聖人不輕說死惟到仁曰殺身成仁信曰自古有死雖死而生之理存勇士不忘喪其元終非其至者但謂之勇士而已

問程子屢駁以愛爲仁之說愛者仁之用而非即仁也曰朱子仁說已辨此既曰愛者仁之用獨不可反其說曰仁者愛之體乎問程子之說云何曰全在那一點發處如嬰兒依戀父母那一點真心乃最初之心也大舜做出多少事業其根本却是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

覺罔不可以言仁亦不可以言智覺者心也仁智者性也在天地覺者則神仁智是生物成物之理在人心中只有一團生理發出來便是愛愛不可即謂之仁然其理則仁也爲甚麽又説公則仁夫緊人不能全其仁者只是爲私欲所蔽除去己私仁心自在公字有工夫愛字無工夫公便愛心自然流出如一片土地但不使瓦石壓占自會生草若強恕則在公與仁之先惟不能仁故用強恕耳然無忠做恕不出纔説恕忠便在内

智是兩箇而暗藏在内的夫婦是兩類又躲在人不見處的以此推之北是幽暗之方黑是幽暗之色水外闇冬閉藏貞則收斂堅固憂懼亦是隱隱在内盤算的腎亦兩箇藏而不露無不如此

機智是無用的聖人未嘗不有在胸中卻不拏出來用所以董子説陽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居大冬積於空虛不用之處聖人用底只是仁禮義智是藏在内的義猶半用智全不用若拏出來用便害事如人多端籠絡我架詞作勢我只以老實應之他句句虛我句句實自然他通身伎倆都沒用處你若再以機變應之益發多出事來必敗之道也只是義智却是内裏必要有的不是可以無的

後世君子於四德中偏用一智些小利害卻便有些趨避揣所用恐亦非正經的智此是正經的智亦用不得智本是藏在内的不可以用纔獨智些義亦半用半不用如事不當做則不做便了若矜揚表暴便有病故用義便有東漢末流黨錮之禍

用智便流於詐僞姦巧之歸三代以上專用仁禮

問文理密察是用智否曰全在内寬裕温柔也是他齊莊中正也是他發强剛毅也是他其本位卻是文理密察又問辨錯是用智否曰說到辨錯已交付與義矣智所以成始成終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讓只是一樣獨是非有兩類是處管仁非處管羞惡 以上論五常

性無所不在情亦無所不在心亦無所不在水之五行之位則性之大體屬水心之光明屬火情之萌

芽屬木
心者性之郛廓。心如物之皮殼，性是皮殼中包裹的
故曰心必合性言，方是本來的心。錄
萬物皆天，萬事皆心。心是功用，[illegible]是當能。[illegible]
知識者人心，是非者道心。[illegible]
心統性情，形生神發後，便著如此說。若論自來，須先
說性而後及心，心亦性之所生也。及有此心，則性
具於中，感物而動而情生焉。又曰：心亦性之所生，
此何其險？然理卻如此，有一團要發見的意思，便

是生理。
火在人為心，在天為日。日之所及而物生，心之所到
而事始。
人通身皆心也。心所不能通處，便不是正理。若是理
之所在，心無不通，豈止一身？凡天地日月星辰之
可窺測，往古來今之可推求者，皆是心之所到。通
天地古今止是一心。汝楫問朱子云心者神明升
降之舍，如何？曰：只此作心是神明之所棲，目不
知升降。[illegible]之活動的，如眼然，[illegible]之照，日光不是定
在一處，正側轉動，則光亦隨之而移，心亦然。
汝楫問：血肉之心即心乎？曰：心之官遍身皆心也。
當年與他[illegible]長所言皆銳，其時於一切天理
人欲，都從所存分[illegible]如
何說陽善陰惡？陽氣也，陰形也。[illegible]氣與
理近，形之心[illegible]然心與理近。[illegible]心都從
形體上生來，如[illegible]好味之類，凡
此非[illegible]中節，仍是善，惟過則[illegible]道
心是從天理而發者，說人心是從形體而發者。饑
渴之於飲食，是人心也；呼蹴不受，則仍道心也。人
心道心，大體小體，都從此分別。從中節則人心與
道心一矣。[illegible]

性有仁義禮智，發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亦然。
愛欲[illegible]情[illegible]根也，發則為[illegible]，[illegible]發為喜。欲
發為樂，[illegible]發為怒，[illegible]發為哀。七情者，除[illegible]字
可以配元亨利貞，春夏秋冬，循環不已。[illegible]
喜尚[illegible]，到得樂，便[illegible]易[illegible]，[illegible]只怒
不相[illegible]，何以[illegible]，有[illegible]之特，心端[illegible]足，氣

易爲發覺得少不如意便不快活撫今不當怒而
怒究竟怒得有理然忍著不怒何妨只問此時設
在患難中亦有此路氣否怒之後如何轉爲哀凡
怒過未有不悔者如漢武窮兵黷武天下困苦晚
年輪臺之詔何其哀切至哀便有好消息來蓋隆
冬閉塞時春意已萌動矣由喜至樂由怒至哀皆
不妨最是由樂至怒這一節不好歸根復命總在
一懼字懼貫始終便都好一部易經全以懼字爲
用神爲丹頭以懼始以懼終而每爻皆有當爻之

位的道理湯武也爻位別也以此發明易道也
喜之發有有次第的有隨感而發的有次第者如元
亨利貞隨感而發者如木火金水所謂其發之也
仁其裁之也義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亦是
有次第然即其隨感而發者惻隱是初動的辭讓
是著見的羞惡是收斂的是非是包藏的猶四事
遞見而亦未嘗無次第也 日記
惻隱辭讓羞惡是非與喜怒哀樂皆情也惻隱便是
喜之正氣辭讓便是樂之正氣羞惡便是怒之正

氣是非便是愛之正氣愛又有惻隱意蓋北方原
有二氣人能愛則惻隱之心生矣 自記
喜怒哀樂固以懼字爲丹頭又以中字配於四時喜
怒哀樂應有一平字象上天道之變以漸而至春
至夏夏至秋秋至冬無今日大熱明日大寒之事
畢竟以漸而變是平也寅卯辰辰爲土巳午未未
爲土申酉戌戌爲土亥子丑丑爲土土氣沖和和
平下來漸漸而變喜至樂樂至哀尚以類相從其
勢順惟樂變怒哀變喜若 [illegible] 以喜陽主哀樂過

人其哭之慘戚很哀感在今則進而歡笑如常朱
子謂是不恤其德孔子是日哭則不歌正是此意
當其樂樂得平些移時怒怒亦得其此理勢之必
然懼與平亦有分別懼剛而平柔懼清而平濁懼
爲智爲水平爲信屬土平是剛懼處就是起頭處
天不可說懼健字便是懼喜又哀怒之哀則須平
哀又怒哀變喜尤須平四時如此五行亦如此金
生水不生火可不用土水生木離土不得火生土
土生金必用土總生出金來沒有說平即恩也洪

龍眠李先生大以爲然。
虛齋蒙引中，于喜怒哀樂中間著箇思字，甚好。總是收轉心頭，無頼放心，便是聖人希天，都離不了此意。
喜怒哀樂歸到仁義禮智便無弊。以仁喜，以禮樂，以義怒，以智哀，有何弊病。喜怒哀樂通乎仁義禮智，又通乎元亨利貞，便達天德。下驗之吉凶悔吝，人道無餘矣。問，中庸自喜怒哀樂起，直到位育，正是此意。曰，然。

聖人之心，喜怒哀樂都只似中節耳。如子畏於匡，莞爾而笑，無君皇皇，衰服過宋之類。呂原明在太學，因胡安定見伊川顏子好學論，曰，真儒出矣，遂行先禮拜伊川。後來却學佛。一日馬行壞橋，陷水幾死。及起，却自咎曰，過橋便墮橋，何爲心動。從此便在心上頭加工，這便異端，不是聖人之道。問，使孟子於此亦動心否。曰，不動便是告子矣。孟子死心塌地服孔子，就在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這幾箇字終身學做不能到。
怒最易發而難制，只是理不明。若明白時，自然有節。天下事只要明白，自下起元，先有智而後有仁。若是智不足，便仁也不了。
怒後即自己不能易亦難說，有甚上來。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所以別的來接接不上。果接之以喜樂，道就窮了，有化之道。
問，憂患時作，又思想亦可以忘怒。問，程子只說觀理之是非，循理當怒者自然不怒，何爲又想憂患以平之。曰，先要忘了，纔會隨事說理，謂之忘怒。是怒已平了，是士怒之發也。如火於時自加一段收斂退藏之意，便是以水濟火。以水濟火則怒忘矣。但看水一澄便有泥，火一撲滅便有灰，皆成上汝揖云，懲窒二字是訣。曰，又以明爲主，看彼他的根由。懲窒亦易爲力。
天道元亨利貞，賦而爲仁義禮智，發而爲喜怒哀樂。若事爲上各內海成教爲治，盛亂衰皆相□□喜樂怒哀發見於外，却是愛欲恐懼爲之與。不知愛何喜。

元亨利貞配春夏秋冬仁義禮智喜怒哀樂吉凶悔吝前人原如此說至配禮樂與刑而七情中又添出樂字爲人是某方如此說禮所以節喜樂所以節樂兵出於怒所謂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刑歸於哀所謂哀矜欽恤內有愛外始有喜內有欲外始有樂內有惡外始有怒內有惻外始有哀聖人說顏子好學却說不遷怒程子定性書亦云忘怒觀理蓋以樂治之象怒哀則亂之象故獨對於此說節然後知不在怒而在樂變怒上當樂之時便

要留意也分頭却在懼字當樂之時便提醒一提醒自然不過由喜而樂由樂而怒由怒而哀由哀而復喜其過度處皆用思所謂土寄旺於四時也學者用工却在喜怒哀樂上喜樂怒哀治而天下平矣天地位萬物育不是容語是實事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哀矜鰥寡樂以天下何嘗不是實事不單是空講道理如竹匀四但看成案都是樂與怒上死的聞賊聲就也答協只欲出不曾有喜與哀便致極刑者郎子

原缺

榕村語錄卷之二十六

理氣

太極天之性當人之心

先有理而後有氣有明一代雖極純備亦不明此理蔡虛齋謂天地間一氣滾作一團其不亂處即是理羅整菴謂理即氣之轉折處如往而復轉到秋自古及今何嘗有一毫差錯此便是理某初讀其書只覺得不帖然不知其病在何處及讀薛文清讀書錄有性即氣之最妙處頗賞其語而未

暢至五十一歲後忽悟得三說之差總是理氣先後不分明耳先有理而後有氣不是今日有了理明日纔有氣如形而上者爲道形而下者爲器豈判然分作兩截只是論等級畢竟道屬上器屬下論層次畢竟理在先氣在後理能生氣氣不能生理大凡道理不明白處即以人身驗之如人之歡欣暴厲者氣也但未有漠然無喜而忽歡忻怡然無怒而忽暴厲之事何以有喜以有仁之理故也何以有怒以有義之理故也喜中乎仁之惻則喜

得其理矣喜怒中乎禮義之節則怒得其理矣是未發之先此理未有不渾然於中故及其已發自有條理存乎此則知天地雖氣化流行而主宰森然亦有不能自主之時卻有萬古不變者而主宰在其如此所以人雖物欲陷溺氣質拘蔽而一念作聖天下雖大亂有了以爲篤恭可平治人亂予聖賢以爲反手可治即謂氣滾作一團其不亂者即理到底有所以不亂者在謂氣流行不已其轉折處即理到底有所以轉折者在絜羅之說但

在已發而中節之和不曾見得未發之中誠也中也太極也即性也誠者性之實理中者性之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有未發之不偏不倚而後有已發之無過不及極者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樞紐自其生物之運行有主處言如戶之闔闢無端而樞軸不移故運行不已而其生不窮也根柢自所生之物歸根復命處言如草木之根入地除枝葉花而結果如種成物之形千條萬枝[illegible]不齊其天也又因極者至極之義[illegible]之

名即根柢之說見到此而覺得聖賢儒先所言無一處不合

理氣固不可分作兩截然要得謂無先後亦有仁之理一感于事便有惻隱之氣有義之理一感于事便有果決之氣

虛齋理氣性命說得全不是門人於其身後翻出他日記一篇纔有太極圖說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改作全體不知一改全體便鶻突了若從頭便有此太極也人物尚有性豈天地之大而無性太極

者天地之性也有太極便不能無陰陽一直流出毫無虛假毫無間斷若本源上明白雖虛齋之說亦說得通但須知有太極自有陰陽不可說從陰陽始見太極如說由情見性未始不可但須知有性斯有情斷不可說惟有情乃可從此見性也有太極自有陰陽與因陰陽而見太極是大關頭由彼說覺有以氣爲性之病張長史於果斷有益長史初發策問言在既中識無欲故靜道德論中有一以主靜又便說靜故無欲此論大妙靜故無欲

者随强要靜也無欲故靜不自然而靜也。一日某
問之曰理是何物可是萬事萬物有當然而不可
易即見得有自然而不容已者否曰有來却須倒
轉來有自然而不容已的故有當然而不可易的
此言殊有味如人忠孝之心有一段不可解處是
自然不容已纔有箇當閒邪視無形聽無聲推
當然之事如其說來上說理於此見不如從理上
說氣於此出爲是又一日因論爲物不貳復問之
曰爲物的是甚麽生物的又是甚麽曰其爲物的

就是其生物的某曰這不是向日所說有自然而
不容已的故有當然而不可易的只便是
榕村說分明理氣不相離認氣爲理固不是又或離
氣以言理謂未有天地之先天地既壞之後理依
然在亦不須推說到此。集
程子言性即理也今當言理即性也不知性之即理
則以習爲性而混於善惡以空爲性而入於虛無
不知理之即性則求高深之理而差於日用溺泛
之一理而昧于本源性即理也也是天命之无妄也

理即性也是萬物之皆備也。
理即性也實實有箇本原自那裏之元而人之性也。
有此便不得不有不得不爾故朱子解太極曰即
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程朱
說來若合符節此外惟西山有些意思餘不能
也。
汝楫問性即理也理可是條理否曰是條理孔子曰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理性
命之理謂之理都是在事物上說君臣父子夫婦

是男女不有條理這是理然此理不是到事物
上纔有性門有仁義禮智不可混矣命即有陰陽
五行不可亂矣何性命之理說得最好性命皆理
也程子說性即理也是因人把性字說空了故指
點此句其實在有物有理人之所秉爲性天之所
降爲命命本以天言性本以人言理本以事物言
道亦理也但理以事物條理言道以人所行之路
言然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曰天道曰人道曰天
命皆是借用字眼其曰天德亦借用字眼德本以

行之於己言故曰行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其曰天命亦借用臣受君之命的命字其實命字仍非本源天有天之性若沒有名故命字只帶了兒來一生只把這七箇字眼想得分明說得確當如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皆不備言理始於孔子言性始於成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將命字作實字於人之理言始於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謂之命以前言命多作天之曆數言只須活看如陽善陰惡若說陽是生氣陰是殺氣生氣善殺氣惡如此天何爲用此殺氣豈有意欲殺乎有陽不能無陰猶之有陰不能無陽也豈有善必須有惡乎蓋天陽也地陰也人之心神陽也形體陰也人心本無不善即形體亦非不善特不善皆起於形體耳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耳欲繁聲目欲淫色四肢安於惰慢以伐爲之害爲心害何者不生於形體若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則惟有一善而已不見有不善惟有一陽而已不見有陰也如此則可無臣父亦可無子夫豈可

無妻然若臣不與君之令子不從父之教妻不愛夫之節制便不好若臣能盡職子能承教妻能宜家但見君父及夫之好處而已此各分些功名而不專其美也此方說得通

人的大意只是生人如草木的大意只是結子既欲結子繁多必先爲地步不得不有根株枝幹又必有消生者不得不有葉者結子時千顆萬顆無不與種子相肖雖其中有粗細不成實者亦無不與種子相肖天要生人不得不闢世界以爲之地步又必生物以陪之人生雖至萬億無不與天相肖故皆能心天之心行天之道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與天一般何則只天亦只此性而人全得之故也其中卻有庸愚昏惡之人如粃細不成之實然其性亦無不與天肖也物雖不能自外此性卻不能如人之全以限於氣類之偏蔽故也見得天人同一性自能節節皆通佛家任他虛空粉碎盡是照徹總不離乎氣吾儒平平常常下學上達所以見無非理氣有滅時理無毀時故謂之至誠

誠者實也。

某見得一箇道理頗有關係。老子、淮南子、邵康節都說天地未有以前渾渾沌沌，物物不分，及到有動靜纔有天地人物。即張橫渠亦說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清而浮者為陽，濁而降者為陰，遂太極圖說亦不離此意。某讀易，覺得孔子從不說到天地之先。繫傳說天尊地卑，然後說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又云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都是從天地說起，蓋六合之外存而不論。

無稽之言無復證據者，聖人便不言。康節謂過午運後天地日就消滅，聖人不復生，亦未必然。恐天地本無壞時，就有大劫數不過一經大亂，人物幾乎滅盡，便像初開闢一般，雖不敢執定此說，然如堯舜這樣人，忽生出一箇來，亦定不得。堯舜不過是箇至好的人，最平常，一點不奇怪。再生幾箇好人一幫，便是唐虞，有何異。

看天似無心，然從事事物物體貼來，覺得處處都似算計過一番。如黃道、赤道不同，極當疑何不同極，省得步算多少周折。細想若同一極，必有百年只見半月半月之處，祇略一差互，便隱見盈虧都均齊矣。

呼如春夏，便是內外之氣皆充盈也；吸如秋冬，便是內外之氣皆擎斂也。但充盈却是內虛，擎斂却是內實耳。自記

分野之說先從無理，雖孔沖之約略言之，亦大段不的確。以左傳中兩處證之，似是分封時以某星賜某人，使其國有水旱疾疫，得有祭禳之，未必以此

分疆界也。

某舊以地雖是天之渣滓，因天氣旋轉，地在中間，又為精氣之會，今看來精氣之會四字未完確，蓋是天之精氣凝實處，天疑實在中間，故萬物象之，凝實俱在中間。自記

中國不可言地之中，惟可言得天地之中。氣當黃道下處，日在到頂上，其熱太劇；當赤道下處，一歲兩夏秋冬，立春春分為春夏，立夏夏至為秋冬，立秋秋分又為春夏，立冬冬至又為秋冬，惟中國寒

暑晝夜適均而不過所以形體端整文物蕃備。語云百川東注。某嘗說中國不過居地數十分之一西邊之水西流者甚多如何據此以斷大地其實地雖似圓毬亦似有上下一般西北沙漠之外無非高山曠野卽西流之水皆是有所旳不似東南之海無有邊際蓋東南如血脈所注之處古人語終不錯。

地至圓無有上下周遭人皆戴天履地無有偏側倒置錫曰此蓋地大之故如蟻行于雞卵之下但見

其大不見其倒耳同是亦由人與地本相粘聯如虫行承塵上有時失足墮地不見有人墮向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旣有形質不能離地矣。

朱子言自大庾嶺之北水皆北流南高北下嶺南水皆南流北高南下故浙江冬寒夏熱閩皆笑其語以爲何處不是冬寒夏熱故語類四條刪去此語其實應存蓋冬更寒而夏加熱也有嶺爲之障夏則南風不到故加熱冬則北風無遮故更寒浙閩相去亦僅不過四五百里如何浙江大雪而嶺南便少爲此故也。

繹史言天地之精華爲四時有四時而後有五行水之精爲月火之精爲日又言天皇十三個頭地皇十一個頭人皇九個頭大可笑四時乃因日而有日傍近氣溫爲春在頭上大熱爲夏稍遠便涼爲秋大遠便冷爲冬據周髀經及西洋人說則半年寒半年暑者有之一年有兩春夏秋冬者有之與中國對過的地方中國的南極是他的北極中國

的北極是他的南極中國寒他却暑中國暑他却寒如此倒說先有寒暑後有日月可乎所以聖人爲萬古之師一切幽渺荒唐之說剷去淨盡說理氣只從天地說起又只說現在的至天地以前天地之終都不說刪書斷自唐虞以前就有文字孔子都不存不似他家從混沌之始懸空揣度以啓後來編通鑑者荒唐幽怪之謬就是天地之初或有甚怪事亦不必記只該就有條理處記起。

寒暑之節可驗陰陽之消長而論寒暑乃以去日

遠近之故則是地形為之與陰陽之氣不相干矣

曰君以日與天為一乎曰卽天之心卽天之日心日到處便是神氣流行心日不到處便是神氣休息大漠山之北我之冬至卽彼之夏至我之夏至卽彼之冬至然彼之冬至猶我之冬至彼之夏至猶我之夏至然一理也

問日行南陸便寒行北陸便暑聞有一年不寒又有一處獨寒者何故曰人事為之也雨暘寒燠風隨人所偏之氣勝便能感召其中又以為一方之主

者所召之氣為多

日似有面背一般朝似面相向故色紅而暖既中而昃似面已掉轉故色淡而漸寒不爾夜氣久而日初出應寒何以暖日氣蒸至半日臨晚應暖何以寒且果實東照者先紅西照者尚青向東以問梅定九梅云想果實受露朝日烘入則液液合而先紅西日則露乾久矣故有異未知是否以上大也

至誠之心無一事可離得如五行都是土土氣流行無有不貫土旺四季之說出於京房其間何以謂之旺於四季曰以其交際處尤為易見耳天之氣化運雖遠晚在存乎人者可以類推如喜樂怒哀是木火金水也土何在思是也喜之過而樂到將樂時思一思便喜不至過分樂之極而怒到將怒時思一思便樂不至過分怒哀亦然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氣卽土氣從來言五行者有二文王後天圖上有艮坤月令呂覽土在中央京房則土旺四季旺四季者是於交際處見在中央者已播五行於四時若不將季夏屬土便只有四行矣至文

王之說於理尤長單水如何生得木單火如何生得金畢竟須土若會生水木生火可不須土他如納甲之說五行既不依生之次第又不依行之次第然今星命地形家皆用之納音之說尤無理

天地一歲生生之氣於木驗之木火金土亦自為消息虛盈但不如木之著耳是亦木包四行之證緣木行見五行內木得生氣之全也日記

問木何以長於五行者朱子以生氣答之極是木盛蓋其五行之全德者無如木始發生纖暢

茂又斂而收斂又斂而閉藏由閉藏又復發生如仁之貫五常元之貫四德也。

火外明內闇水外闇內明火照人影在外水照人影在內大都外明者必須內闇所謂外精明而內渾厚也外闇者必須內明所謂內文明而外柔順也

水在地中有陽氣推蕩他方令敷散開窪如人身有血陽氣盛方能睟然見於面不爾便血不華色而帶青黃黑氣。

土氣原流貫於五行之始終而發見知於辰未戌丑

判此節一節一節度過去以上所行

夫子不語怪神不說有亦不說無又說敬而遠之不說正神亦不說邪神到得敬而遠之即神鬼亦都爲民用務民之義至於天地位萬物育不特山川社稷各效其職即郵表畷貓虎之類都有職事年豐則祀之否則八蜡不通以罰之。不語。敬而遠意是鍛鍊鬼神之法聖門賢者信是洒心一云子不語怪力亂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一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嗚呼盡之矣。

問人感天似比感人較易何自然是知此天者吾之父母也人者吾之同類相與也。

問天無心而成化果然無心否曰以爲無心連人亦可謂之無心以爲有心連天亦可謂之有心人在天地間不過偶然氣聚能者多少蠢然有知覺何況人性中又慈孝君仁臣忠兄友弟恭夫倡婦隨亦是感應自然之理不待言之有心然謂之無心可乎山川之陰氣升而爲雲天以陽氣壓下遂成雨亦升降自然之理然便有雲師風伯雷

公電母運行於其中既過便都不知歸於何所天地總是一氣塞滿有氣便有象有象便有神。

大凡發微中言鬼神云天地無空處如一窪之水虫魚生焉糞壤之內蛆蛔生焉以及冰至寒也而有雪蠶鹽水蠶之屬火至熱也而有火鼠之類由此觀之至微者氣也而氣之中有物至寂者虛也而虛之中亦有物氣與虛而鬼神居焉推而論之雖有此理人但因其平生之立心行事死而以類相從憑依感觸而有死後或清明剛正與明神合

而爲神或幽暗乖戾與鬼怪合而爲鬼佛家說人死後看一點亮處行好人亮處入人神道惡人亮處入畜生道亦是此理

鬼神嗜好與人一般此理詩中言之最詳禮始於飲食詩從夫婦居室說起便以此事其祖考以此賓其田祖以此而社以此而郊問想因神亦人之游魂其生時習於此故神魂亦如此曰天豈亦人爲之而曰上帝居歆何也不須倒看人飲食之性從何來

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分明說鬼神在天地之外安得謂鬼神無職事但鬼神亦須人幫如句龍配土神后稷配穀神不獨是功德在人亦因他這一件精通便就是這物事之主問有邪曲不正之鬼神否曰有邵子曰幽暗巖崖生鬼魅這一種皆爲惡所孳亂惡治喜暗惡明喜邪惡正一番亂他一番出現如王章亂而盜賊猖獗即平時亦有王法管不到處姦還時作也

問離騷言叩帝閽之類想古時便有與神鬼相通之術曰觀尚書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可見堯舜之前地天相通至堯舜絕之乃不相通佛家說許多荒唐話亦怪他不得他亦襲原相通非全荒誕也只是中庸之道乃天地之理此道明一切鬼神皆服故絕他他就不敢通近他他亦不敢惑

鬼神與人不是兩個我人也吾之祖父則鬼神矣謂不與我一體可乎推而上之則最初生民非天地所生而何同爲天地所生皆是一氣故自古忠臣

孝子聖賢豪傑之有靈而爲神者皆與吾一體矣只是聖人說得妙敬鬼神而遠之不敬不是不遠又不是故爲之禮以裁制之應存者存應革者革各以其分則陰陽和而灾沴息

人總是一心此心與鬼神本是一氣故天地古今無復間隔如今關壯繆之神時所多應豈果有壯繆之氣馳于天下哉壯繆之義氣本在天地人心自有其義氣心皆向之則壯繆之神所憑也人讀易繫辭於天地萬物求之都隔只于心求之則伏羲

文王周公孔子都是我。

人有大好事終身不忘，有大可愧恥事亦終身不忘。其忘者都是平常沒要緊者耳。然亦不可謂不存在那裏，偶然觸發，又記起。天地間無此物，無此影象；有此物，便有此影象。況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神，乃是天地生平得意事，如何忘得。只是王莽、董卓、李林甫、秦檜之徒，亦與人壞何致是天地大不得意事，相溫乃是別有肺腸，遺臭萬年，有何好處。如今嗅一香物，惟恐不嗳氣；嗅一臭物，惟恐嗳氣臭氣噴出，如何過得。

先時重伍子胥，後重宋岳侯，今乃重關壯繆，只因其人當日死時有一段鬱結處，人人為之鬱結，以人之鬱結合之神之鬱結，自然兩相感通。至於鬱結之久，非祭賽祠廟鼓樂祝祈之盛，不足以宣洩其氣，故致香火之盛。迨鬱結之氣漸平，則香火亦漸滅。理自如此，皆人心為之。

程朱說道理極精，至說鬼神猶有未盡處。朱子說人形既銷亡，還有甚麼存於天地間，此却小差，所以

人心與事驗之，當其心與事相合時，居然有此事，至事過後，未嘗想要記此事，然已有在心裏，到久後偶然題起，又記得，就是全忘了，到底有一影子。本事之先，心為形，事為影；既事之後，事為形，心為影。天地既生過這一個形，就是過去了，亦有此一個影。大約以心法觀之極確。一念便是萬古朝夕即是百年，百年即是千古，同此本領。天地所生也，曾既銷化後亦有影乎？只其最著者能為物怪，至尋常者如人于沒要緊事，隨過便銷，銷過亦無矣。大概取精多而用物宏者，其存為多。

人有不安於心者，此事常記得不忘；若做得合理，便帖然放下。人死為厲，此必有不安也。聖賢死則與天地渾然同流，無不安也，非無也，其理與天地合。天地存則聖賢亦存。張子云「沒吾寧也」，寧字見到至處。

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是解釋鬼神字義。人發動于外者為神，藏記于內者為鬼，統言之只是神，別言之卻有鬼神之分。先儒解何以喚作鬼是

反而歸的，何以喚作神，是予而伸的。

或疑人死爲鬼，使古來盡鬼，都在，豈不塞滿世界。此卻不然。如人讀過的書，做過的事，說過的話，雖多年還記得，何嘗見塞滿胸腹。鬼亦有消去的，只是存者自不少。又人有已忘的事，過些時後記起來者，如鬼神你不問他，似是無的，及感心求之，便又有應。

物類形骸長而神理短，人則形骸短而神理長。草木如松柏之類有千年者，龜鶴亦久而不死。人則不

能然。人雖死而神理常存，物類則不能。此最易知，以尋常日用閒驗之。如人做一器皿，不破毀他，他便常在。倘一破毀，即不復有矣。若作一文字，雖毀去，還可記誦起來，神理存也。況大而至於道德，本于心性，萬古常留，誰得而滅之。雖草木禽獸久暫不同，類人之靈蠢亦不同類，然大段如此。

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上蔡之言盡矣。其曰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卻說得稍說了。人心上有天也，閒便是有了。故明道說無說有之語最圓活，而

朱子一言以斷之而有餘耳。

朱子平生體貼過，能知鬼神情狀。一日論鬼怪事，深詆佛法之非。有人口信有之，朱子曰：公見否？其人曰：曾見有鬼爲祟，但聞寺鐘一扣，則鬼一伏。朱子曰：大抵鬼亦公說所爲，生時如此信向，死後焉得不爾。雖似戲言，卻有名理。

鬼神不得謂之無，但不可與相接見。如水火然，兩者本相濟，然不可見面。人或與鬼神夢寐相接，倘一旦若直見之，便非佳事。

人怕鬼，自是胸中愧怍多。

神鬼精怪要分得清。天地日星河嶽之神，無非生氣，以至人之魂皆神也。人既死，其魄不散，則鬼也。精則龍精狐精之類，是有一物而修練久，能變幻出入神鬼之間，即人之仙亦是此類。至怪則不正之氣所生，如山之怪曰夔罔兩，水之怪曰龍罔象，山魈木魅之屬是也。今人一概名之曰鬼，則顢頇無別矣。

陳梓言物有有性而無心者，先生問曰：何謂？曰：如依

瓦之類。先生曰：是何言歟。有性即有心。天地間木
石之類久則能成精怪靈。若象人獸者，象鳥獸。若
無心何以成形。如徑將士、唯精和尚家破竈公案。
皆是在有云無心可乎。
鬼神是有的。佛家說輪迴事是偶然有的。如雉變爲
蜃，雀變爲蛤，何嘗個個如是。
佛家輪迴之說最難信。五經說鬼神多矣，並未嘗說
到此。偶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覺得有些意思。象
與形總是一氣。凡物皆然。如水在地，其氣升於天，

便爲雲，及雲之墮而下，則爲雨爲水。如日在天，乃
象也。以地下之陽燧取之，則爲火。人在地下，天上
亦必有象。所以說魂升於天。孔子亦謂其氣發揚
於上爲昭明。以此論之，則聖賢轉生亦有此理。總
是天地清明之氣耳。想是當其爲雲，不自知其爲
水；當其爲水，亦不自知其爲雲。
韓宗伯慕廬病困時，某往候之。宗伯曰：正有一事欲
仗大筆傳信。某問何事。曰：病中見得幽冥之故，灼
然不爽。昔初疾，原非大症，止因眾祟逼㑹，徹夜叫
譟，連旬不能合眼，以致病勢日篤。某日諸鬼忽相
約於西河沿赴席，聞相率而去，寺覺得寧寢。及
旦使人訪問，則西河沿人果於是夜普設施食。自
是後諸鬼復還，吾亦遂不寐，以至於此。某曰：今者
諸鬼在何處？曰：見君在坐，退處榻後矣。此事向不
以爲信，今將記錄示後。病不能執筆，故以相囑。此
某所得之宗伯者。大抵僧家之普度，即先王祭厲
之義，於理所有者，即不當斷以爲無，但不宜如和
尚家說得來，全是鬼物爲政耳。[illegible]

友人有佛書公案極多，嘗爲某言：渠付攜眷歸鄉，
舟次杭州，一女纔二歲，詐嗣向坐側呼曰：汝明日
午時死。如是者三。渠若不聞，又呼曰：汝不死則我
死。如是者亦三。渠又若不聞。至明日，卒皆無恙。其
後友人亭有多壽，女亦出嫁成家。當時友人謂某
曰：若聞言驚惶，必致乍異。凡此皆是看公案力，能
解得開死生有命，豈因驚惶，鬼物便能死人乎？此
亦有此理。如兩軍相當，不動便不敗。挑戰者只得
敵軍一動，事便濟矣。某當日與游賊相距時，舍弟

有友弟某者使舍弟來告曰賊已遣兵五千取道永春大樂手五百取道安溪兩路並發志在相誠渠從永春來見賊已駐草埔草埔距余鄉僅二十里耳彼將若驚惕動足便可稱生靈禍某堅然不動惟令集眾以俟別分遣二人偵之兩路皆不見一賊既還報其人猶致促余行某乃笑而止之某年又有仁曾臥病三年而後起云為前生事與鬼訟官此遂盡見鬼物某從弟後與陳友道之談此實難陳難之曰溫公言三代以前不聞有地獄

轉生事曰佛法入中國便逐旋添出何也況云果然如此如今陰司何嘗不日日添出事作與陽世一般又云人於不平事多言豈無鬼神以為鬼神亦在殊大不然如獄讀正神何嘗問管都是不好其鬼多霸還不如陽世尚有公道豈惟人死為鬼廟中泥塑吏役皆能為祟嘗於早間變人出來日出復退入廟中陳友笑之某曰亦有此理嘗略傳中舊碓乃成大鳥以其喙與翅似也大凡土木之類皆能以其形似化為人物錫曰可見生氣無

一不甚曰然閩中有異人元女諸神能行醫方療人疾病往往有驗此雖非人事之正然既有功于人則君子不禁先王八蜡迎貓迎虎貓虎之神何足祭以其有功於人耳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無益于人則絕之

以上鬼神

大地如雞卵古人雖有其說而未竟其論唐之淳風一行宋之堯夫元之郭太史許魯齋明之劉伯溫皆聰明絕世而皆不知天地之俱為圓體有西人

利瑪竇輩入中國言地原無上下無正面四周人著其上中國人爭笑之豈知自彼國至中國幾於遶地一周此事乃彼所目見豈非浪詞至梅定九出始發明周髀經以為原如此說何必西學因為補其闕正其訛于是周髀煥然大明周髀言地如覆盆天如上下兩傘合能日月在腰如在兩傘合縫處人在日月之下不正當傘合處西人言中國東西南三面皆有人惟北方尚未開闢盡是林樹兇魅青燐而已中國不見之星甚多西人都開將

來乃知聖人無所不通周禮中說九州只以景長景短景夕景朝數語盡之至天地全局只以周髀盡之

周髀自張平子蔡伯喈皆以爲非周公之書後人遂謂其荒誕不經惟唐人趙君卿爲之注程朱二子雖頗露其端而未窮其旨至梅定九始大加發明遂至統括中西之學爲曆學不祧之祖其功甚大

周髀言北極之下有朝生而暮穫者人指爲誕趙氏注之云以北極之下有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

者故也此語甚煞聰明蓋北極下日在天腰其在上半盤繞時全是晝及旋到下半便全是夜此理甚確問其地若彼尚能生物乎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意無所不到故雪中有雪蛆離雪則死火山內有火樹火鼠離火則死彼處自有彼處所生之物或非中國五穀耳即如昌平州温泉其湯中游魚無數落草自然鮮綠將魚投之冷水便殭無非此理

四遊之說朱子屢述之而不悟其非何也謂地於春夏秋冬相那移三萬里如人在舟中舟移而人不知果爾則在北極高度當逐時不同何以北極出地之度萬古不改耶周髀只周公問商高一篇爲經其餘皆傳間有假托雜理之語惟有精到處分別觀之可也程子嘗曰無時而不爲春地無處而不爲中妙極此分明是說地圓向不指明其故闕於所不見也又云地無窮者如無窮也亦極好

朱子言天不宜以恒星爲體當立有定之度數記之天乃動物仍當於天外立一太虛不動之天以測

之此說即今西曆之宗動天也其言九[redacted]之天近人者最和暖故能生人物遂得一層運轉得較緊似一層至第九層則緊不可言與今西曆所云九層一一脗合

地平之說是地與天相際也程子以爲四邊有空闕則地在天中一彈丸耳極得其理自記

朱子語類中論曆不過六七條而已盡理法之微妙今西曆最侈爲獨解處不能加也自記

三萬里之說無可稽信朱子又謂三萬里者曰軌相

距之數耳非地只有三萬里也故前類以程子之
言爲恍然施之於用則千里一寸之法自不可通
自陽城至衡岳又無萬五千里以爲一至相距亦
沿襲之說耳今新曆却以極度推算凡二百五十
里而移一度地之周圍凡九萬里三分取一其徑
三萬或古者三萬里之說意正如此而傳者失之
故或言四方之遊或言二至之距皆不可曉也自記
天圓地方之說蓋以動靜體性言之實則形氣渾淪
相関古人卵中裹黃之喻是已曆家又以地平爲

說亦即日所察天在地之上下隨頂各中而名之
爾夫至順極厚非方非平高下相循渾淪旁薄者
地之本體然也其南北兩端以去日遠近爲寒暑
之差東西以見日早晚爲晝夜之度東之夜乃西
之晝南之暑乃北之寒也如是則東西南北安有
一定之中南北或以極爲中或以赤道爲中者亦
天之中非地之中也此理周髀言之全悉而漢氏
以下莫有知者近新曆之家侈爲獨得歷詆前說
幾數萬言惜乎無以髀益之術告之者自記

今木歲十二年填二十八年火二年金水皆一年行
一度者舉大約耳實皆有餘分惟金水則一日一
度一歲一周萬古不差毫髮何則金水從陽先後
者也使有幾微之差則不能追及日而後先之而
與三星無異矣張子正蒙云填星地類而從天故
其追日最緩木一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木者生
道天地之中氣故遲疾中也火日質而微故其遲
倍日金水從日益陰必從陽物感自然精微之理
也自記

定九言古不知有歲差後頗有言者李淳風又掎落
不講直至一行始援證鑿鑿一行比李博雅其言
天自爲天歲自爲歲至精
楊某說曆法每高妙自奇使人無可攀躋梅定九則
極低平隨人扣之皆言下即得門戶恐即此便是
楊不及梅處大凡說道理平處即是高處
張平子造地動儀甚奇各處地震皆知之司儀者報
聞及彼處奏到時刻皆應不知何理定九先生云
先業師但先生云地動儀當是極平中之至少有

動便傾瀉何處那裏其餘勢所及者必遠人不覺而此器平極遠有者至其語之過於神奇者或有潤飾也

從來曆學須以梅定九為第一曩在京師見某所著曆象本要有未當處亦為改正乃攜往天津經年不報某作字趣之報書云所說是矣然中間尚有其說者不得與置使西人聞之至有說有得其意而詞未達者須為達之又恐於其本意有所走作故須斟酌非造次可定此序文皆簡明下筆時

尤須淘汰取精文氣方稱及後訂此書示觀之果如其言此人心虛而厚委曲從容非見到十分的確不肯出口落筆故其書無一字不可信者

西人曆算比中國日覺細密但不知天人相通之理如古人說日變修德月變修刑西人便說日月交食五星凌犯乃運行定數無關災異不知天於人君猶父母也父母或有病飲食不進豈不是風寒燥濕所感自然有的但為子孫者自應憂苦求所以然之故必先自反於身或是己有不是處觸怒致然否則亦是我有調理不周而致然因為彷徨求醫斷無有說疾病人所時有不須管他之理無論人君即督撫了一省知府了一郡知縣了一邑皆有料理人民之責古者尚修省即士庶雖在卑賤假不是以召天變然據理亦當修省如父母怒別人見子時凡為人子者俱當恐懼父母斷不因其畏懼而謂我本怒他於何有與而反增其怒者通天地人之謂儒揚雄謂知天而不知人則技西人此等說話直是陰助人無忌憚天變不足畏之說

以上曆法

榕村語錄卷之二十七

治道一

天下有道，不止是朝廷清明，連士庶人都依倣著道理上行方算。

清明在上，重濁在下，真實息息相應，如天氣清明，則地下百物滋生，人面上光潤，則腸中無病，果然朝廷清明，便百姓殷實矣。

草木無根，豈能開花結實，學問不有心得，總不相干。功名亦然，聖賢事業，悉從方寸流出，不然雖做得

一匡九合，猶是器小，此根即是天地之根。

順天下之情，定天下之分，兩者不可缺一。

虛文多一件，實事便少一件。

作事不可過粗，亦不可過細，講求得太繁碎，不特人難行，覺得自己亦難行，只得不行，若算計到其事之到底，又算計到自己之保名得失，如何有這樣萬全的事，故計較得及於民者有七八分利益，只得就去做。

為治事事要不擾民，獨有蓄水、須漁與山，亦須封宜禁，一用此無復興利矣，否則數年不入，斧斤時入，不如此，民用不繼。

興北方水利，以省漕運之煩，除天下阨塞要害留兵外，其餘城守，半用民兵，即阨塞要害處，亦做包衛之制，以省養兵之費，而厚官俸，以甦民困，是切時要務。制度全壞於宋，以周禮為本，而參以漢唐與明之法，其庶乎。

人要剪除惡人，須自己果能無愧懾服人，如莊周豈不宜毀，但自己道理足，心地光明，氣象大於他，他

就無說，不爾他便不服。西漢諸事草草，郊用五畤，原廟陵廟，紛然無理，郤人民樂業，至匡衡輩引經據古，盡廢不制之祀，毅然欲明先上之道，而盜賊蜂起，饑饉洊至，日就凋敝，諸事不古，獨在這事上復古，徒為紛擾而已，何嘗於治，所以立身治國，皆要有本末徹底澄清，方能一線做成。

某以兵部侍郎銜出為督撫，古北口總兵官馬進良不依儀注，慨抗行，某初不之校，及某為巡撫，其標下把總柴保告馬酷刑，中丞巡撫見其事，不知某

胸中何嘗有所記挂只看理體如何柴保木是才
悍之徒總兵將把總守備未爲酷刑武官大一級
打一級軍法也此何等體統把總遂敢以私憤
告總兵乃亂民也某聞渠保流一千里參上改發
寧古塔須知設官所以爲民然必由官以及民不
爾便民亦不靖如一顆大樹畢竟由根以及幹由
幹以及枝由枝以及葉然其幹其枝其葉何嘗不
與根貫爲一體細柳營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
詔文帝喜之者喜其奉將軍令即天子所用之將

軍仍奉天子詔也人都是一般上農夫不過食九
人何以授糈詔祿乃有千石萬石者豈非不均之
甚却是理當如此其功德足以及人也易云養賢
以及萬民必養賢而後及民只是德要與爵稱小
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若下犯上小陵長小加大
賤陵貴當下便是無王法輿吏得治百姓所挾者
縣令之勢縣令所挾者府道之勢由是而藩臬而
督撫其所以然都是本天子威靈耳
福建大吏又請開捐實倉穀愚不必大舉事不從根
本上做只從半中腰做起便不見其利只見其害
如今地方倉穀大半都爲官吏侵盜挪移且福建
倉穀實在虧空亦有之既不准容私行攤派上司
借端盤查倉吏使費賠累申參移行駁詰文案紛
冗生出許多事端而害總歸於民倒不如且虛其
自然總督又因海賊之故請禁海上捕魚之船不
知如今海賊不比當年鄭成功等有巢穴倚海如
舟山海壇南澳廈門臺灣諸島皆是官兵駐札海
賊無駐足處其行劫不過如陸地之賊偶然盜竊

耳陸地之賊何嘗斷何獨異於水賊且渠輩仍在
岸上居住何嘗以海爲家如文官留心查訪安插
武官設法搜捕但得其魁首一二人便可平息閩
廣小民以捕魚爲生一行禁止民便失業況漁船
不行則所行者唯賊船而已如禁夜然不行良民
夜行行者獨強盜與緝盜之營兵而已當年遷海
禁海使百萬無業室廬田產蕩然不存饑寒流離
而死者不可勝數其實海賊一切倚仗小船所
不在過海者就是耿精忠于進功營弁猶交貪兵

姦民是但許取精忠上進功營弁胥吏食兵姦民通海而不許良民下海也何益之有哉目下法禁何嘗不具而不肯奉法者官也非民也如今但講求任用好人一切疎節闊目便自然利及百姓矣

治天下樣樣皆當講求第一是要有根本湯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曰作之君作之師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何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有此便要算他是聖人論語堯曰章能得幾行書直是說盡

聖人爲政惠而不費不要百姓感恩但存望報之心便有限了豈必望報心裏些得有此便害事

臣道無成而代有終坤之含章是已師君亦不宜自張其功一有功績恩德欲人見之知之便不精了耕者吾田鑿者吾井帝力於我何有孰能凡首不言所利皆是此意天下平萬國寧平寧而止無他神妙天地亦是如此

人有不善一能蓋惕便不可算古人不說無過而貴改過故顏子不貳成湯不吝凡遇人直言敢諫者欲以動無過爲自高也適以得愎諫言莫予違之名而不知受諫改過爲聖賢至高之行而不可及也自古稱改過之善者穆王作甫刑出於遠遊之後秦穆思一个臣發於敗殽之餘漢武輪臺之詔感於窮兵殃民之末聖賢備先皆矜而錄之管仲謂小白惕而有大慮知所惕懼便是圖治之根本及葵邱之會微有震矜而叛者九國惕之意怠矣

立國以民爲邦本固是但中間士大夫一層却要緊

人君不與民接如大帥令將弁將弁令士卒便可聯如臂指恩信不及於將弁到得有變而望士卒越將弁而衛大帥亦僅矣故養賢以及萬民乃一定之理

古聖賢心熱無比明知天下不能常春而不秋常治而不亂就是得幾年人物安育風俗醇美亦緊莫大焉孔孟之所不能一日忘者孔子至夢奠兩楹尚想明王孟子言數過時可念予其誰無一刻忘世至老始悟五百年之運孔子當之而已爲見知

聖賢皆無先有一教後世之意在其胸中者

讀書人須看得宇宙間事皆我分內纔好郡國立學多方培養不過要培養得此意出

古人但以救民當官盡職乃分內事非為君也鄉人有新製一服者其子棄之不與乃曰父不以此服見于從兄為父讀書不可得也鄉里傳以為笑今人以做好官為為君與此何異

做官者不思令君貴但思令君親不求見敬於君專求見愛於君最足隱消息

做大臣要知古意又知時務方纔做得些事古今只是一樣不是兩截不知時務算不得知古意不知古意亦算不得知時務做事全要推功讓能大家做方可以久些若凡事都要是我做便有病便不能久此即王伯之分所以伯道一時雖哄得人過後便消滅無餘

既為大臣顧不得情面所以謂之公者不宜復有私也所云孤者凡危而無偶耦若要人人叫好則大壞極敝矣

聞江蘇張孝先撫軍一到任吳下人便歌頌曰不是好消息暗地在那裏做叫人不覺方好近名便有毛病許魯齋說凡做事須教人歡喜使不好喜歡是不能久長的物事

士大夫老自當退天也亦有休息時寒冬于物都凋枯此不是無用却於生物有功古者憲老而不乞言但觀法他的模樣並不敢勞其口吻原有此種道理如老臣致政之後天下仰其德望何嘗無補不是奔走役使方為有用

治者事有條理也亂者紛無頭緒也顧亭林云小官多而大官少則治信然文中子曰唐虞三代不可復見舍兩漢吾何之先儒或笑其陋其實三代之流風善政惟漢猶近當時守土之吏自郡守上更無人郡有十縣縣有令長又有三老嗇夫游徼三老即今之鄉約也掌教化嗇夫即今之甲長也主錢糧游徼即今之練總也司盜賊縣有十鄉鄉有鄉長又有鄉三老嗇夫游徼略如縣制鄉有十亭亭有亭長凡三老嗇夫游徼皆得自行辟除薦

諸軌亦即爲之錄用，猶見聖人闢門之意。此等名例用本縣之人，其名俱載在官籍，故漢書列之百官志。非比如今之鄉約、甲長、練總，皆無賴之徒爲之，並無職銜，他自知貪饕事敗，不過笞逐，於其微賤無損也，故趨利爲非不少。頗惜漢時內之黃門執戟，一切左右服役之人，以至外之三老、嗇夫、游徼，大抵皆用士人，川以吏治可觀。三老之類，惟其爲官也，故亦榮於糊食其祿，而不肯自棄；惟其爲本鄉之人也，故各習知其風土人情，有一盜則知

其根株，不逾時而獲矣；有一訟，則知其孰曲孰直，而爲之調停排解，其拖累羈擱者寡矣；於土田，並知其疆界，以及其買賣所自，雖刁誣無所施。從與民親切，處折理，故得其情而事省。

某得入翰林，同人聯一小會，一日魏環極先生至，面有責色，問之，曰：道長寧爾講參覈漢策矣，快人意。某曰：以僕觀之，不爲好事。先生叩其故，某曰：漢唐屢下求賢之詔，訪積行遺逸之士，此良意思，且好此典久未及行，從觀公獨舉其人以爲他處倡，朝家置之顯要，未必非買千里馬骨之意。今被劾，則薦者側色閉口，所關不在漢策一人也。且謂曾受笞辱，即不宜舉，人之受笞，亦當問其官爲何官，事爲何事，假令以枉法受賕之官，笞不畏強禦之人，此其過在笞者乎，在受笞者乎？縱使少年不謹，率德改行，亦不必追其既往。公冶長在縲紲之中，不害爲可妻，妻尚可，官獨不可乎？古人或取之奴僕，或取之盜賊，盜賊猶取，況受笞乎？先生默首以是，蓋當時授漢策以臺諫，諸古官不平，謂傷

衙門體面，雖先生初時亦不以此見爲非，其實皆私意也。後某爲閣學時，方舉弘博以充翰林館中，亦以破例沸然，有謂某宜力爭者，某不應。宋時舉大科，無論已仕未仕，皆許赴試，中式者官在常科上，進士之專爲翰林，非古也。朝家官人，考德論材，非吾輩所能私也。

人身分愈高，工夫愈深，愈見得天下多好人，自己不濟。轉見得人都不如我，動歎天下無人。聖人隨材器使，最妙。人各有一長，避其所短，用其所長，就不

恐有以自見在上者又惟恐其功業之不成獎勵優容之到後來多把朝家發植得不可測度連氣運都覺得隆盛工虞水火終身只辦得一事後世都以爲聖人原不是聖人之世人都多一耳目口鼻只是聖人器使得妙西蜀人物能有幾個經孔明用來便覺得足用因其材也不然雖人材之多如宋仁宗神宗時用之不盡其材只如無有一般神宗臨朝對程明道尚歎天下無人豈無人哉不能用耳

自古小康亦必有人若一時屈指無人便可爲隱慄間既知無人畢竟如何纔好曰須是求賢豈惟求賢又要興教化重師儒培養出人才方可選而用之一部易經節乾坤兩卦尚有戒辭惟一涉尊賢養賢便無不吉祥者可見尊賢是無上妙道

古時命官惟視德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是有功者止於賞而官不及焉此是治天下之要道而其根却在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課官且先講清廉已得要領王荆公說得好伯夷在伊尹之後數百年而議子品居第一以其清也

人能革面聖人已許其爲善這便是天地之心革面已是革心之漸況而何由革畢竟從心裏動了愧悔方能革就是趨風氣圖功名亦且引他到這邊來久之習慣自然天良亦現矣某人對策云假廉吏不如真貪官或欲高拔之某不可可奏云爲官至於真貪負國極矣不應尚有罪浮於此者況假廉吏在他雖帶些假在地方生民已受其利矣昇平之官大家以廉介相尚豈必盡出於心之本然

但得相釀成風不敢更變所裨於世道者已多矣試大蒙嘉許

做州縣官全要體認父母二字須實引父母的責任在身上養之教之有此誠心爲本大段已得又須委曲以得其心

爲守令要在周知民情甚非易事必以心若實推求刻刻做題目入思議來方好先歷州縣而後爲大吏民間事體都閱歷過做來自較熟鍾耳

書史實少好人然欲天下太平必先此輩孟子說班

辟辟却自庶人在官者始漢家吏治曹掾得自辟
用最妙此輩都用讀書人從下面好起不相欺事
便易辦不貽誤上有嚴明之官覺察不到者多
太平之世民生日滋而上不加廣欲其地利之盡則
水利不可不興溝渠開浚大以成大小以成小隨
地宜而修之要有守令得人著實留心耳錄耶
明代雖經泰平然諸事多未曾整理如直隸山東備
可開溝洫修水利治其田土以省漕運乃置之不
理安坐而待哺於東南使江淮之間有竊發者中

梗漕運則青兗豫幽并之地無以取給矣
世間要熱鬧須耐得幾年冷淡人儉朴了方能富厚
但教民儉又須兼勤南方勤而不儉北方儉而不
勤教之勤儉矣又自官府躬尚簡朴與民休息自
然民氣日復若只要外面熱鬧銷使百須具舉到
處興修究所自來皆此蟲蛆者之膏血安能使家
給人足
平糶以出富民之穀此法最妙古人立倉曰常平曰
社皆是此意平借賑爲不得已耳

以教化爲闊爲無益豈有此理仍如眼花了用眼鏡
一遮便都看見若說待我閉目靜坐養出精光雖
有此理然當下用不著仍如狐裘以禦寒當下便
暖難道倒說待我保養元氣足了自不用此不成
聖世教化行人材衆多彼此薰蒸德行淳厚意思深
綿如米穀多置釜中則飯成倍美人家製蛤醬備
置五味終有草氣不如捕魚家團置一處其味自
佳彼此初不相假借惟互相醞釀其美自倍
教人而人服從却有兩路一是示以心得一是誘以

功利七十子之服從示以心得也漢之經學唐宋
之詩賦明之制藝誘以功利也聖人在位躬行心
得以施教化又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人材安
得不盛
教養人材最要緊某督學直隸時於文武童生中有
能背誦四書本經小注及三經五經並有膂力武
藝者皆試之文理粗通便爲拔取此是勸誘之法
久之自然皆歸實學六藝之風庶幾可復
宋時監試卽令鄉試省試卽令會試廷試卽令殿試

也監試及額者皆試不中明年仍入監試省試及額者廷試不中明年仍入省試進士有五甲六甲其一甲亦不止三人有五六人不等一甲方得簽判後甲則承簿尉一年考自張元廷試黜落謁韓魏公公命作雪詩元得句云戰罷玉龍三百萬殘鱗敗甲滿天飛公厭之不錄元忿甚西夏見用遂使中原疲於奔命自是廷試者不復黜落矣問簿尉皆用士人使皆得至大僚此法殊善曰如今吏員出身自知終身不能望正印長官亦知其無復遠大賤而陵之他自然一心圖富安得不好貪百出若概用士人勿以資格相限必知自愛以侍進取矣親民之官得其人天下便易治宋時簽判尚在通判下惟一甲大科得做

明代科場解大紳使作弊永樂命擬人所不講事爲問解洩之於其鄉人吉安一府遂占鼎甲居其二前十名居其七狀元曾棨記資好將書冊上語成片寫入至卷紙不足書於殿磚上永樂閱卷未完傳問其以對乃令就磚上錄而閱之吾鄉李九我

蘇紫溪自少同學後蘇從李受業而丁丑先達至癸未李會試至都寓其家蘇以部曹爲同考臨入闈問如何看文字李曰子才高選有平淡文字恐係有學有養之士宜留心不可輕棄李卷適在蘇房已置之矣忽思李言復閱乃大稱賞薦之遂得元彼時尚有古道而不及私亦以占二公之生平不苟

先王禮樂都有以故如制禮便將鬼神都安置體貼要當在內樂的緣故不知如何便感天人格鬼神其製十二律幾筒竹管便與天地之氣相應卻甚奇

果有禮樂亦不是難事如今把禮斟酌令至易簡人不難行自然樂從樂使把如今的戲頓起來就是樂孟子斷得直截今之樂由古之樂人多在律管上講究卻使得了虞舜的律管作起韶樂亦不必一時便鳳儀獸舞家語中記孔子入齊見童子捐讓於道曰此韶樂也韶樂將作矣此等話皆荒唐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若只郊

廟中作樂就是雲門咸池韶濩大武。亦只天地鬼神聞之。如何天下風俗就會移易。自然是人人見聞。纔能移風易俗。如今人看戲。到那忠孝苦難時。便涕泗交流。移易風俗可見不難。

伊川論禘。謂以所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說爲長。朱子但謂以始祖配之。自記

古人的樣子。莫要走他的。他不敢破決的事。畢竟破決不得。如入繼之君自尊其親。雖濮安懿王。亦終未曾入廟。至明世宗居然將興獻入廟。坐於武宗

之上。不知當日曾經北面。如何能相安。既非創業時追尊之比。而使爲帝於身沒之後。不復有宗法。後世能從我乎。

繼嗣之君。於所生父。須還他一個稱呼。即稱皇考。尚未全不是。伊川謂當稱皇伯父。亦無據。至明世宗直入其父之主。加武宗之上。孝子不爲人後。要做孝子。就莫即帝位。既即帝位。又不承前而統緒。豈有此理。這是自太祖傳來之統。不可以私其父者。

聖廟從祀之禮。斟酌停當最難。前日議朱子升堂。將位於顏曾思孟之下。某奏朱子功德。雖不讓顏曾思孟。但十哲俱是聖門先賢。一旦加其上。恐朱子亦不安。似不如列於十哲之下。爲是。果蒙俞允。

古者君臣如朋友。情意相浹。進言亦易。畏懼亦輕。朱子云。金人初起。君臣席地而坐。飲食必共。上下一心。死生同之。故強盛無比。及入汴得。而人教他分辨貴賤。體勢日益尊崇。而勢隨衰。漢高祖初得天下。群臣同無禮。叔孫通不過記得許多秦家制度耳。杜工部云。叔孫禮樂蕭何律。其實壞事就是

此二件。

問民俗冠昏喪祭。彼此侈靡相耀。了無分別。不如此衆便笑爲鄙嗇失禮。若不立爲品制。欲民生日厚。難矣哉。曰。諸事自當法古。然亦必順民情。因時勢而行之方好。如今倘要復縕布之冠。豈非無謂。若於一頂帽分別貴賤。使奴僕賤流。一出門。人便知爲何等人。雖衣錦繡無用。且覺其不稱。自必廢然而止矣。

古人飲食衣服起居皆拙濶。不求便利。總欲苦其形

骸也凡極形骸之樂者皆後世所爲。

某謂四書六經外六藝皆當習今文武既分途射御暫可不講至禮樂書數實要緊事音學有顧寧人數學有梅定九音學五書後弟補纂之源卷便完全定九內府所命修之書仍做出九數存古亦算完備樂亦當留心數十年其書規模具存習中只得一年工夫便成禮須弟其稍後再共與酌其器當以孔子所分冠婚喪祭射饗朝聘分凡其實八件只四項冠婚是一項喪祭是一項射饗

是一項朝聘是一項起於士大夫推而上之以至朝廷有經文者不消說至如儒先所論有參差處須著一論於後以見意今所不行者則分集經書以類存古制又有一小禮一大禮幼儀曲禮在冠婚之前者附見於前有朝廷大臣不在八項之內者附見於後更斟酌爲一箇使禮書令鄉黨士大夫君家可行者又省便又免於村野同志者相約行之

婚禮三月廟見朱子改定三日今便可從或問三日連木曰朔抑離木曰算古人亦是大畧說連離皆是如武成丁未祀於周廟越三日庚戌是離根算召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下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皆是連根算可見不拘

所謂宗子者自高祖而承下來皆是世嫡方可稱之若於祖於父於曾爲嫡長而於高則非者但不可以祭四代稱宗子矣須與異日其子爲已立廟方是宗子此段曲折先儒講論甚畧以其義明白也然如自身貴至於公卿又不忍不祭四代卽古

之爲公卿大夫法得立廟者豈必盡嫡長乎此則可推禮文而知不徒以義起也

如今要斟酌禮最是大宗小宗難停當此處處置得妥他都容易古今不同者此爲大若事必不能行者空言無用只是不可自我創造畢竟依做古人或本之經或本之先賢如伊川說人皆可祭高曾祖考既有服豈得無祭朱子亦如此說便當依他人皆疑伊川奪宗之說細思之亦是庶人亦不得廟他有爵則爲他自己本有宗服在後反以庶人

主祭者如今只得爵位尊者主祭而宗子竝立以存其統

祭有大宗大宗之難在宗子宗子而有祿位則善矣宗子而無祿位無祿則不祭如是而主祭猶用宗子則犯分不用宗子則廢古如之何則可先君斟酌最當主鬯者必用有祿位之人祝文則竝列主祭某宗子某直祀某主鬯者居中宗子直祀居旁俱視行輩年齒為前卻先時寒族祠堂祇是春秋兩祭先君以為冬至元旦應祭冬至天氣之始宜

祭始祖元旦王正之始宜祭先祖先君未見程子書恰暗與伊川合人總要明理禮本因人情而制也

程子謂服既及高祖則祭亦宜如此只是品物有豐殺禮物有繁簡是庶人亦可祭高祖但不可僭用士大夫之禮耳然其中有古所無而今時勢不同者須想得到不然後人亦難行宗法是大事大宗固宜復然其子孫貴者不必宗子宗子不必貴祭而貴者之祿豈反使宗子之賤加其上為一宗子竟是農夫如之何其加於朝官也只得貴者主祭宗子及直祭同祭主祭者居中宗子居左直祭居右長一輩者稍前同班者齊排卑幼者稍後祝文竟寫主祭孫某宗孫某直祭孫某于下宗亦宜做此意如某於法得立高曾祖考之廟然某卻非高祖之宗子也某為主祭孫而宗孫卽用高祖之長房長孫為之直祭者每年換人至五世而祧則用曾孫之長房長孫為宗孫以次而下倘有德有爵不可祧者則倣古禮祖功宗德之意將此主移向

始祖之廟合族公祭不然貴者之子孫倘竟降為皂隸又安可以祖之爵而隆祭之禮與所謂葬以大夫祭以士者大不侔矣祭以本身之爵非以祖考之爵也

家禮僞脫稿被人竊去後來朱子不能重其稿惟囑門人楊氏曰此稿日後出時中有某條某條未討正當為改之故家禮中有數條皆經楊氏注明讀者不可忽過家禮要存古法故段段有宗子行禮到底人不能行如今須考定今眼前可行方好卿

大夫家有世祿故子孫雖無位行事尚得與大夫同今卿大夫既無世祿設數傳之後支子顯達而宗子却無祿則宗子分止宜為而支子又不得祭是使有祿者身享鼎烹而祖宗從受菲薄於心安乎寒家宗祠在山中先世十八大多居鄉祭時不躬不親惟使直祭者經理其事故時序歲臘薦草獻享而已及先君定議以為宗子有祿自當主祭節宗子舉人而支子進士宗子侍郎而庶子尚書爵秩相彷亦仍當宗子主祭若宗子無祿而庶子顯貴則貴者以其祿主祭居中宗子居左直祭者居右一同奠獻如此斟酌既不背古意而於今可行方不為空言

問官及三品者皆得立廟假如官六七品得立廟否曰適士二廟古也六七品於秩為則今之郎即古之士充則可妨亦得祀四親只是殺其禮問諸生庶人何如曰不可立祠祭於寢亦可祭四親其禮又當簡畧問小官亦可祀始祖否曰亦可只殺禮就是了大抵程朱有一人說過便可與他是從道理上拜墓過的聚族之道聖人所尚不忘本之誼君子所先人皆不敢忘其祖宗無不是處自然風俗日厚只是屋之大小禮之豐殺各安其分初亦無害

小宗如及身貴便應立四親廟子孫以世代而祧下至本身元孫都該用貴者之宗子宗孫主祭蓋五世之澤未斬也如五世內支子有貴者亦不得於此廟中主祭當自別立四親廟可也大宗不容有二小宗不妨其多

祭禮吉禮今仕宦之家四親多不立廟又止忌日設祭祭墓及祭忌古無是禮也朱子不敢廢忌日之祭祭變服用淺黑色巾蓋猶哀之餘也豈可當吉禮乎

程子云凡人服既至高祖祭亦應至高祖既得祭豈可不可制度朱子既叫為廟於宅內作小龕依朱子法間別但不嫌並坐南向且便於忌日各祭神座略低以便祭時几筵相接

古時天子諸侯大夫各有祖廟其合食則太祖正

東向之位。今既無各廟之制，又無東向之禮，則同堂異室，自然並坐南向，只是妣不附祖，合饗時人家都設一筵，大不妥。母子同席，舅婦可同席乎？伊川自說得禮，四親應分為四筵，寧可以一筵而分為四處。若所為近誣，則祖與祖為一處，妣與妣為一處。一筵分為兩筵，則更便矣。意厚而禮明，不惟其物也。

吾家遵程朱之教，祭自高祖以下，於官舍則立祠版，奉以行。但祠版只同一龕，既不容版隔作四，如朱

子之制，則供饌時勢難多席，若循俗通用一席，則是舅婦同席，於禮不順。今酌分為二席，東席祭四代祖考，西席祭四代祖妣。父子姑婦，固無嫌於同席也。官舍無常，難以如禮，如此權宜行之，庶猶不至大謬。清植

畫像之設，程子以為少一根鬚便是別人，其言似太闊。夫推孝子慈孫哀慕之心，髣髴彷彿，猶願見之，況形像宛然，想見平生者乎。自記

張子言三年之喪，期可祭，此何未安？至云期之喪既葬可祭，緦功之喪，踰月可祭，似乎可行。自記

墓祭以寒食，始見於開元之詔，其文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寖以成俗。故萬季野疑其起於陳隋之間。吾家上墳不用寒食，而用戊亥之月，似更有理。古者朝祭暮藏，樂以迎來，哀以送往，報魂報魄，求諸陽求諸陰，各以其類順天道之節。自記

祭酒之禮有三樣不同。先灌酒者，代祖宗祭先代為飲食之人，所謂祭酒也。次奠酒，斟一杯奠於列祖，斟一杯奠於列妣。次方每祖位前各斟一杯，每妣

位前各斟一杯，如盛筵延賓然。初登筵，則向外以酒灑地，所謂祭酒也。次斟一杯送首座客，所謂奠酒也。客齊則令人每客前各斟酒，亦三樣不同。

有人年少妻死無子，即擬一族人為嗣，於神主旁書男某奉祀。大為悖謬。繼嗣本為繼祖，乃為男子設，未有為婦人設者。況夫在則夫為主，其題主應作亡妻某氏神主，其旁不書奉祀。

錢楮乃五代後事，然行之久，亦難廢。即使古人到今制禮，亦必不同於三代，何則？人之習俗不同，即鬼

神亦不同也古人祭取蕭合黍稷焚之所以求神於陽灌酒於地所以求神於陰今之燒香亦求神於陽之義此皆無害於禮從俗可也

古冠皆以束髮當頂處摯使牢如今婦人之覆髻者而畧加高髮故殷冔皮弁爵弁及後世竹皮進賢遠遊諸冠皆然所挽亦然髮後梳向前如覆瓦前仍空也至漢元帝頭上有壯髮一撮因覆以片巾王莽頭禿又全覆之而謂之幘自是人皆效之及宇文融遂製幞頭以方巾冪首因隅四帶兩帶結髮後垂其餘以前兩帶從髻後繞回而紐結於前唐明皇因以後兩帶用銅絲判起髻向前以示異即今戲場中兩翅冠也每朝恩則內用桐木為楞骨使高而方士大夫皆承用之五代時始改為軟紗帽即用幞頭而模之明始加漆為今戲場中圓紗帽而以方者為幞頭

榕村語錄卷之二十七終

榕村語錄卷之二十八

治道二

問韶至何時始失傳曰其存之東遷齊高唐中尚有之五代亂至二三百年秦火所不燼者至此始滅絕無遺

問古樂似皆以詩為主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樂之始終條理備矣詩所以言志而詩之言必抑揚高下歌之而後可聽其詩之和平廣大者以宮聲歌之清揚激發慷慨悲壯者以商聲歌之歡忻和暢者以角聲歌之急疾而促者以徵聲歌之繁碎嘈雜者以羽聲歌之然五聲無節不能中和則以律和之由律而寫其聲於八音之中至於克諧無相奪倫則神人以和矣

問鳳儀獸舞是實事否曰是實事如今官府行禮處器有肅雍之意使人皆聳觀各有悚然肅然處雖悍卒野人亦不敢譁可以見矣

教化寓於樂虞庭之教胄子曰典樂夏商曰樂正周曰大司樂今之祭酒即古之司成成樂之一終

也又有司樂樂縣鍾磬之板也所如優戲然竟把國子童演成一齣樂從後來要變亦不會變其初勉强教習及其成也都是順其自然遂以開有而已後來把第　我先斷滅盡而以下賤伶優親樂工欲天下化行俗美人材輩出行乎宋時用女妓門人問有事當用否朱子曰易尚安行不用聖賢亦不能遵將只是女更不如今之男矣唐宋仕宦皆有官妓名尤不製明尚買其伶官能人進宜論官之品級以妓治之直至今日始革去甚是男女無別則廉恥道喪矣教化將從何處說起

雅樂是舞者舞歌者歌俗樂是舞者自歌殊無理如大武之舞始而北出一人總干而山立人莫知爲誰也歌者則歌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人知爲武王矣再成而歌商一人發揚蹈厲人莫知爲誰也歌者則歌牧野洋洋檀車煌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人知爲太公矣以此推之簫韶亦是自夔偕在位類舜命之遂有九成也當

時國子舞必如今優人不過有其象而已爲其事者口不言而旁觀者則稱美贊誦之雖其詞語多亦無妨若排兩雅俗之間如蘇武節將史傳演故在他口中自說而臺下別用人贊嘆之亦可

五音惟管子言之的當宮聲厚洪長若欲其如此商激昂悽愴民欲其如此角清和調暢民欲其如此徵聲動而煩躁事欲其敏也羽聲細而淒切物在天地間至多卻各不相混也聽人之聲共出於喉其人便正道而貴人鼻多者恐乖厲或作危險舌音多者或心回互或巧佞齒音多者或很或褻深唇音多者或不正或賤試之頗驗作詩用韻腳若是喜慶事用宮音使洪亮發揚感激事用商音遒平常事用角音可駭愕事用徵音悲惻事用羽音

黃鍾之宮另是一物非黃鍾管也朱子以律準律通比之極是然呂氏所謂取竹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矣日合少者凡義千古不明以啟清志及近日李文利之說某謂黃鍾八寸一分應鍾四寸二分自黃至應八陳三寸九分是

諸律長短皆在此距內耳黃鍾爲宮則自太簇爲
商至應鍾爲變宮皆以少聲與之相應少聲者言
其聲比黃鍾爲少也既得黃鍾遂穴諸孔於三寸
九分之內間而吹之其全聲則黃鍾之宮其次所
穴孔間而吹者即所合商角徵羽及二變之少聲
也此以一管而備五聲故即黃鍾之宮及制十二
管之後則果相和而此管可以生之自記
向解只說三寸九分以爲黃鍾以下所鍾只上中間
三寸九分於隔八相生分寸之位穴孔吹之以得

諸律所謂間而吹之立此爲律本在十二律管之
外前年王振聲在天壇看樂器其穴孔處則非隔
八相生取之今律呂正義書中乃言其故琴是隔
八相生者平方也面也管以此例言則立方也體
也體便須八相生不得乃知呂不韋不知此義故
云三寸九分間而吹之班孟堅漢書全引此以只
去三寸九分一句想是考究過知不如是故去之
耳

問律準律通之制曰以木安十二絃如琴狀一絃爲
全律黃鍾或具七聲如十二管之有黃鍾之宮一
管或可以上下按取十二律之聲皆不可知此絃
不在十二絃之內餘十二絃自應十二律用十二
絃不用此絃此絃以驗十二絃之合否爲十二絃
之母

問何妥雖止存黃鍾七均但既有黃鍾七均用此以
推各律亦以旋生有何難處而謂自此旋宮之法
遂廢何也曰正是總是因陋就簡不去推勘補足
也且因此可見朱子所謂君臣之道不達一段議

論之確蓋五倫都是達道後世惟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四倫達於天下而君臣之道不達何也君者
九州之綱紀宰相亦做得主行此事六部亦做得
主行此事下至鄉亭嗇夫皆做得主行此事便人
人有君道有臣道後世事無巨細俱要稟制裁決
所以朱子云然黃鍾獨存則諸律不能各自爲宮
以相生者以此達道耶非耶申妙

問道論樂謂將上下聲考之須得其正一言以蔽之
自辨論者多紛紛此等處與所謂加一倍法者

皆可謂要言不煩 日記

問朱子謂從來無徵角何也曰亦嘗疑此朱子謂自漢唐以來之樂不能以徵角成調不知何故宋徽宗強爲之起聲是徵尾聲又走了問畢竟是徵而用之如何會走曰如彈琴頭一聲是徵了尾聲不應彈至那裏一樣安放却是別聲可奈何此理甚微蓋三代以下君臣皆具生物仍然但事多不得其理民多不得其所此聲竟亡問民事既錯則物亦失宜何以有羽曰畢竟差如今所生之猶見有較古時加多者但看武王既得天下偃武修文商聲不用國祚遂衰弱而綿長景王造無射之鐘伶州鳩知其以心疾死劉歆造樂而莽死荀勖造樂而晉亂宋仁宗作樂亦以心疾死王朴爲周世宗造樂聲太高世宗死而國祚促宋太祖至太常閱樂嫌其聲太高令下二律國祚遂衰弱而綿長如響應聲此理怕人齊景公作徵招角招只怕那時此二聲便有些作怪晏子勸景公出令於郊大賑於國於行慶施惠之時作此樂我帝不會吹彈又

無精曉音律之人可問不知果否弟向時曾與一友彈琴逐曲問他大抵宮商爲多羽亦有未有說是角徵調者又亡兒學琴時說琴中未有啞處其不信何足有木有徵如何會啞及試之果然以此驗之或有此事卽以人之說話言之激昂慷慨者商聲也淒切哀怨者羽聲也至合乎人情令人歡悅和暢是角聲緊切事理一字不浮況是徵聲此二聲便少問三代以後文不如古亦然曰然大約宮聲是天地元聲聖人謂黃鐘萬事之本此不容亡者肆壯激發淒緊瑣細此後世之所有至民氣歡悅流動諸事悉肇警切此聖王之事三代以還不能及也角與宮相近徵與羽相近以爲是角矣仍是宮以爲是徵矣仍是羽今人認錯部位者多凡人曲子只四齣猶是古樂之遺古樂只升歌笙入閒歌合樂四節備先都謂舜樂九成周樂六成某甚謂四節之樂唐虞三代想皆如此所謂九成六成乃舞也但古人却無此識者以備考如今戲亦當以四齣爲則把中間沒情理者盡刪之至其後

歷姓名莫要自己敘述使一人在旁以詩歌詠歎之更有情理戲設小丑是中間夾雜許多不相干事方收場節奏文章須是種木收拾完全一絲不漏戲何獨不然

明世用冷謙韓邦奇等所定之樂將舞都依字音五行有俯仰伸縮而無疾徐進退甚爲可笑

古人制七始都與造化相應如黃鐘爲宮則太簇爲商只隔一位姑洗爲角亦隔一位至林鐘爲徵則隔二位南呂爲羽又隔一位自南呂至黃鐘又是

兩位角徵相隔兩位故取中以蕤賓爲變徵羽宮相隔兩位故取中以應鐘爲變宮月行節氣亦然至將置閏則越兩節氣不得不置閏與五聲二變同故房氏以二變爲閏宮閏徵

有問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爲不足者其說以氣是一呼一吸未有極長而漸縮短極短而漸放長不知陰陽二氣以相對者言則呼吸是也以一氣之始終言則漸長漸短是也如人之聲自丹田出而極入鼻乃到舌次齒次脣則出口矣何嘗一出即至人也

十二管音之母也作樂時却用他不着只調中所用律則寄於簫管之孔琴之絃鐘磬之厚薄八音惟草木不入律塤有孔亦入律十二管却藏著所謂玉府則有金石絲竹有之以取其音來正之

聲大莫如黃鐘細莫如應鐘皆可以起調而其腔板聲口則不改於其爲宮者也如大江東調大聲唱使得仰低聲唱亦使得而其聲口則淨也非丑也

問樂律曰律者樂之本節也曰諸書皆言古律分寸不

定因失中聲而古樂無由復何云本節曰假令樂得中聲遂能鳳儀獸舞乎古禮之不復果以衣冠籩豆之制闕而無所考乎曰然則古之立律何也曰人得天地之中以生性得天地之中理氣得天地之中氣形得天地之中形則聲亦得天地之中聲聲之大者如雷霆小者如蚊蟲皆非中也就人之聲喑啞叱咤則過大嚶嚶啾唧又過小亦非中也惟平常之聲高下抑揚大不過宮細不過羽其中有十二部爲故律呂十二配人之中聲也黃鐘

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皆鍾名又以鍾之形有輕重不等則聲不足以爲定不若竹之分寸一定而人儘力用氣吹之爲較準故製管爲律以存聖人中和之聲於是以十二律之聲寫入金石絲竹匏土之內則聲皆和而樂成矣

問宮商角徵羽旣分清濁高下如宮濁矣何以旋宮又有極清聲爲宮者曰此是兩樣論頭如應鍾爲宮其聲細矣則他律爲商角徵羽者更細於宮律

管本長於爲宮之律管者臣民不可以陵君則以變以半應之自合若在言志之詩論其氣象是宮是商終不得變大抵宮商角徵羽爲虛位

古人作樂以律從詩今人講樂以詩從律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豈非以律從詩如今塡詞却是派定某字用平某字用仄鐵板不可易又自樂學失傳論者便謂聲音之道無從理論而荒誕者又造爲秘傳怪異之術轉相述慢其實今日看戲見忠臣孝子則感泣見奸邪害正則髮指是卽樂之大本大源也聖人有竹而欲制禮卽今所行者折衷之可矣欲制樂卽今崑腔戲考定而修理之可矣

樂有調有聲調如今曲之清江引新水令是也歌歌關雎鹿鳴之字句是也如以宮調歌關雎則關字必用宮所謂起調也至逑字必收到宮上所謂畢曲也二章叄字仍宮二章叄字之宮皆合是之謂調若每句之字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七音任用各隨其宜如首關字用宮未有次關字仍用宮

而拉頭者勢必須用別音蓋卽一字隨人歌作七聲總在高下長短上分別非本字自爲一定之七音而不可變也

全曲謂之調每一律有五調共六十調二變不爲調每字謂之聲每一律有七聲共八十四聲自隋時鄭譯得旋宮法於西域蘇祇婆何妥恥其不能止用黃鍾一調七均至今雅樂尚如此今俗樂唱戲者亦未敢調聲之全否但用其調則以某聲起調某聲畢曲如用黃鍾則以黃鍾歌第一字及完仍

以黃鍾歌大一字而通歌所用字總不出黃鍾所生之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以他律爲宮皆然律呂新書中卻不曾把五聲爲調一處挑剔發揮明白故人難看聲依永律諧聲分得淸楚則了然矣

問如奏黃鍾之商用黃鍾七聲乎用太簇七聲乎曰竟用太簇爲宮之七聲因其爲商不可云太簇之宮只可云黃鍾之商他律皆如此

十二律制器止可以制金石絲竹匏此五者有十二律至鼓柷圉則不具塤雖爲人所吹然土爲之亦

未知能具與否十二律用以考音而不用以作樂雖以竹爲之而以鍾爲主故以竹管而取鍾名者甚多黃鍾夾鍾林鍾應鍾皆是也八音之中惟竹絲匏可以字字依人聲音節簇而金石土革木止一聲或以起樂或以止樂或以節樂也

問八音之序曰金石所以爲衆音之節故最尊絲堂上之樂竹管也乃堂下之樂天子元侯始用管卿大夫則用笙笙即匏也故次於竹土塤也雖其用小而爲人所吹與竹匏同故次之革鼓其柷圉不過節樂起樂止樂而已又曰鼓無當於五聲故又次之

問方響有十六箇十二箇是正律四箇是淸聲何也曰方響即磬也正律只有十二至第九聲即不能全具五聲少一聲第十聲少二聲第十一少三聲第十二少因諸律至應鍾窮矣只得將律變半爲四淸聲以全十二律之五聲二變不爲所故止十六所以編鍾編磬皆十六編簫之管亦十六其故但是如此

吾欲作一部樂書竟分八章樂用樂教樂章樂聲樂律樂器樂舞樂理今思只以周官大司樂一篇爲經禮記中樂記爲傳而與經相發明者曰附大司樂與傳相發明者曰附樂記或將八章另編各成一類以便專考一門者○樂者嫌不得古之黃鍾猶習禮者嫌不得古之衣冠今之衣冠必不可以行禮自元以前講曆者必欲求上古之曆元冬至歲月日時皆會於甲子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施強湊合終不能確至郭守敬始悟其非追

之氣有本必是驗之將來未必合又無關於器之緊要於是一筆勾去卽以今元年已爲曆元而授時曆透遞超絕前古自元以後人皆翕然服之不復古曆元矣黃鍾之說亦是如此朝廟之樂貴能[redacted]字字確實明創業之艱難道君臣之一德憫將士之悶悅咨黎庶之勤劬使好然古之作樂者并從以朝廟爲重也移風易俗全以用之邦國用之鄉黨用之閭巷者爲要蓋朝廷郊廟之樂臣民得與聞者有幾惟家家戶戶皆得見之

方能興感孟子云今之樂由古之樂以樂記見而舞大武一段及賓牟賈一段觀之古之樂與今之戲何殊若將廿一史中忠孝節義之實事如戲編出但詞不要蠱聲不要淫使聽者心氣和平可以語可以道古何代事卽用何代衣冠官號器具禮節自士大夫以及編氓無不歡欣鼓舞而臣思忠子思孝夫思義婦思節使人知之風淳俗於宇宙此豈從講黃鍾之所能致耶至於腔度卽用樂府唐卽用詩宋以後卽用詞餘曲子無不可者編纂

皆要設一局禮局樂局天文局曆算局講求在這裏便有衆而用之之時不了何嘗能用於當時明朝承其餘緒得其糟粕尚可支持二百年莫以空言爲無補也今欲考訂朱子所言禮爲一書而以已見輯樂書至曆算有梅定九之書在亦覺燦然可觀矣

凡腔之吐字每字有頭腹尾如西要烏之爲簫伊要烏之爲要之類如但有頭腹而無尾則聲類非其本音矣歌麻支微齊魚虞皆自發自收爲聲之元

東冬江陽庚青蒸眞文元寒山先侵覃鹽咸有頭腹而無尾國書以阿厄伊烏於五字爲字頭最妙歌麻卽阿部支微齊卽伊部魚虞卽烏部

古人習樂其舞蹈有節能使血氣流動所以云養其血脉只是如何舞法今已不傳然果然作樂不患無傳禮記說樂如抗如墜聲之節卽舞之節其轉折疾徐亦如大不過宮細不過羽之意以耳準之雖不中不遠矣

樂最要緊禮卽存於其中卽如章服代各異制與儀

人不禁有虞氏之衣冠至周衰必蕩盡無復舊制
而韶舞則今存之友人昔年看劇演見扮高力士
者尚戴紫金冠今則為烏紗帽矣蓋制中官雖極
老必戴紫金冠不敢烏紗帽凡何中忌做那一朝
戲即用那一朝衣冠方是名優作高者欲定禮樂
以為大備其實到此乃大崩壞雖按力行恐不可
言古樂斷不如是大率即如今劇演見而舞大武
者即武王尚父則發揚蹈厲各肖其形容行事令
人想見當日光景故曰舞以象事不肖其人焉取

哉又恐人不曉歌者卻從旁贊其功德若何行事
若何所謂一唱三歎也優孟之似孫叔人即以為
真故當日樂工皆非庸俗人也
各省大吏多以優伶為性命無怪其然即吾輩之幾
本書也不爾攻事之暇如何度日古人暇時便有
琴瑟歌舞先王知道人身心必有所寄因其勢而
利導之以歸於正樣樣都動得手故有用不是全
靠讀書如今禮樂久廢只得守幾本書檢束身心
調廣知識若捨而之他則放辟邪侈不可言已古

時必有民間之樂韶武豈士庶可用齊稚婢三亦
不可用於燕閒使從九廟明堂之用作韶護而天
下即風移俗易恐無此事
如今即將古書中忠孝廉節之事製為詞曲去其聲
容之無情理者令人扮舞之使足以移易風俗感
動人心不必從起處始若汙尊而抔飲蕢
桴而土鼓從夾從中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古人詩
仍舊有平仄後分為平仄又於平仄之中分為四
聲又於古詩之中論出聲病唐人則竟字字程式

做成律詩用之久自然漸漸細密
述曰因譚藍總兵演戲做到入情處未有不感動者
以此見得樂之效速若就元人百種中選其忠孝
節義有事實者改其義理不通處每事因齣此外
如淫蕩欲者禁之亦粗足以感人心而成風俗矣
老尊宿論及樂作奏曰其理於經書上略可考見至
聲氣之調和都不能曉得論語和不和極容易講
如你向我說話聲高我高聲答應聲低我低聲答
應自然和若你低聲而我胸中有不喜歡的意思

高聲答應這便不和此皆見得天地間都是感應之理實說得著聲氣根源將在旋四月

舜曰有苗弗率汝徂征其詞責人之意多器有滿假益窺見到此故贊曰滿招損謙受益此是行兵緊要處驕忿極害事孔明七縱七擒後以爲兵可用矣故前表有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奸凶興復漢室諸語直覷曹叡如孺穉微有自矜之意及街亭既敗想亦見到此意故後表但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其識高矣

孔子云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卽戎孟子推衍其說如發政施仁深耕易耨修其孝弟忠信都是教民裏事教民至於七年豈但與民休息而上下相信卽以之戰民亦各知大義勝不輕喜敗不輕懼國手數子若有下一善著狂呼得意下一失著悔恨失聲者國手必斥之蓋輕喜輕懼中不定氣不靜故不好兵事尤忌

孟子云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他原有戰勝攻克的本領卻不用所以規模人從人使疑

孟子用兵未必濟事不知孟子手段竟可不用兵事事求綏之以禮教人便用不得何必用兵穀梁子說得甚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到得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死善死者不亡便不妙了管仲生平便不肯與人打仗何況孟子後世惟武侯有此意所以人說將兵非其所長豈知正是他本領大處老子亦見得此意曰惟慈故勇以無爲取天下都確有此理

鄉兵最妙孟子所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管子所云夜戰則聲相聞晝戰則目相識其歡欣鼓舞足以相死情誼既聯屬而鍊習又熟故鮮敗乎卒長黨正之類用之課農則保介相收卽是人用之勸懲則欲射讀法卽是人用之出兵則伍兩卒旅之長卽是人人相習而教有常法文武兵民未嘗分也何等有條理

漢經費無兵餉徒有吏祿而已故太平數十年則國富用足自唐宋以來有養兵之費故官俸代以微薄天下雖無事而兵常蒙食故國家府庫恒多而

動有不給之患自記
官俸之薄起於宋其所由薄則起於養兵漢唐兵在京師者不過南北軍武帝止增七校而已其餘南征北伐皆用民兵無事則罷故少資伍支給之費而官俸得厚唐之府衛雖已有兵民之分而兵皆屯田未嘗坐而仰食猶然殷大也至宋削藩鎮兵權乃悉以京營禁兵自防各路兵額既多而更番往來費尤無數故國勢虛耗貧弱不振而官俸遂減損三代勤勸農之外即以講武爲其法制整然

修理精密漢則無事聽其佃作有事便驅而用之是謂以不教民戰三代之民日日使之習勤內外有備故無倉卒之患

漢唐兵民不分故國勢富强宋藝祖但就所見目前之弊意欲革因藩鎮財富兵强遂設兵伏以收其鋭在京轉運以收其利權務使文官有民而無兵武官有兵而無餉以爲如此方不能爲害至各路應設守禦之處皆從京都遣戍更番往來以致養兵之費府庫爲虛不獨官俸緣以纖薄即郡縣

大典亦時以賄之不衆豈知官俸厚如天之雨澤散而爲利也兵餉多如水之決隄聚而爲害也若稍省養兵之費而散之百官以養其廉恥貪墨則盡法繩之自然大小寅恭不敢朘削小民而閭閻日富於是興禮樂施教化以成之三代之治豈遠哉

朱子論兵政謂唐之弊在上兵者專制强梁宋之弊在主兵者分散煩冗而歸之責成邪宋可知漢法猶善於唐宋也觀朱子前後說話大都猶有取於

漢制自記

古之陣法只武侯八陣李衛公五花陣爲有根五花原於鄉遂之兵八陣原於都鄙之兵鄉遂之兵以十爲數起於五都鄙之兵以八爲數起於井田之八家自五家以至於萬二千五百家皆以五相疊故出兵自五人以至於萬二千五百人亦如之自八家以至五百一十二家皆以八相疊其在卒長之教皆以五八爲隊而教之一居中前後左右爲四無論多少皆依此此五花陣法也天地風雲龍

虎烏蛇無論多少皆依此此八陣法也周鄉遂四
閭爲族是百家四兩爲卒是百人何家出一人而
都鄙四邱爲甸是五百一十二家出長轂一乘步
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鄉遂亦出車牛馬否卜亦
然鄉遂雖百人天子亦用七十五人隨兵車輕車
也餘二十五人隨牛車重車也歸馬於華山之陽
謂輕車放牛於桃林之野謂重車

孫子書總是詭詐如虛者實之實者虛之之類終
以火攻實大不仁之事火攻無一存者吾儒兵法

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
楚之堅甲利兵矣故善戰者服上刑至於人來算
計我却不可以無備須要事事周到漢將自當以
趙充國爲第一看他幾篇奏疏無一句不靠實立
於不敗之地魏相諭驕兵貪兵忿兵幾句亦得兵
要外有充國內有魏相所以相濟成功若將左傳
國策史漢諸書選集一部兵法當勝於今所謂七
書者

充國傳嘗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

充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數語盡兵家之要

自記

韓文公論招募鄉兵人妙客兵便一戰而走施將軍
平海若不即用福建人如何能成事王輔臣反亦
是西兵平之此却是用兵把要處

用兵如下棋然低棋貪殺又要多殺國手只要自己
不敗到贏人一着亦先贏何須多管伴用兵何嘗
殺一人而天下畏之武侯節制之師不曾多殺人
司馬懿畏之如虎趙充國金城之役何嘗與賊打

杖都是國手

凡用兵敗後再進鮮不勝者王姚江初遇伏而敗夜
復整兵而行便破贛州用此者多勝

巡撫浙中者前有范覲公後有李武定浙中士民至
於今稱之武定之才視覲公爲優當行兵時施其
智術不能得其懽心武定先與鎮浙將軍結納爲
兄弟及耿逆作亂武定言於將軍只今勢危全要
得百姓之心百姓一心便可恃以立今與將軍
約與一兵有生事害民者吾關白將軍即當按法

治罪。追後別爲此。復擴縱總由吾等不要使民知吾等不護兵以蹂民而已。將軍唯唯。未幾適有是事。武定開門升堂作色。令標兵皆環甲發令箭召將軍兵百姓觀者數萬。移時而將軍擁兵至。以法治之。一時歡聲雷動。武定又損家貲及用庫金之無名籍者以充犒勞。凡滿兵自首者。必兩其賞。獎諭賞賚之。故滿兵亦歸心焉。武定於將兵王子及領兵將軍皆用此法。王子將軍見其兵民歸向。皆擔當事。亦何以爲重。以故內外和輯。又臨事剛能

不動。一日與賴將軍拉將軍同坐一山望見一二千人擁至。從者不敢誰何。兩將軍皆失色。武定自頻將其鬚。徐步出帳外。來者至。皆跪。武定和顏色問曰。汝兵耶。必有苦衷爲我言之。衆曰無之。曰或有徐陳事。試爲我言之。又曰無之。武定曰然則欲何爲。衆曰吾等前私通於賊。受有兇賊兩家劄付觀成敗爲去就。今被公厚恩。視吾等若骨肉。心不忍背。故自首於公。後有賊至。當奮刀以自明也。武定亟撫慰之曰。汝等皆忠肝義膽之人也。吾何以得此於若輩。應時悉焚其劄付。而以牛酒犒賞衆。皆欣然而去。兩將軍於是大服。後來以是事問之。曰如此比者尚多。每與之語。果能不動。雖平常語。無卽答者。必稍存思而後應。

當日白頭賊妄假名號。衆至二萬。圍安溪縣。某出示言。蔡寅本永春賣漿家兒。托名三太子。値此年荒民食不繼。何故甘被誑惑。以糧貫賊。我已與兵約擒諸鄉不得仍蹈前轍。倘賊以爲惠。何可嫁怨於我。若我家被劫之未晚。或故相違忤。甘心倘賊。是

亦賊也。便當移兵先剪。以爲諸鄉戒。又復分兵守其要道。抄絕糧路。更出一招降告示。敢殺降死無赦。出示之翌日。卽有賊棄林起。以七百人降。某量留四五十人。餘悉遣爲民。自林起來。賊輒自相疑忌。又苦乏糧。不數日。散走强半。僅六七千人。合來攻我。某以兵堵之山隘。賊不敢下。經人風雨而退。某遣李治以二三百人尾之。令去賊二三里。卽結營自固。勿與交鋒。治請曰。萬一賊回來戰。奈何。某曰。只據險。一交鋒。便爲賊之擒矣。又數日。賊盡

奔散其髮即用腰刀截之棄滿道路蓋人多則需
餉亦多無所得食自然破亡矣

管仲初見桓公三薰三沐之後所進不過管子頭
張書二三十年用之鄧禹於光武武侯於先主一
見說得幾句話終身總不出此範圍所以
行之有成辛酉年施將軍方督水師下海事某
過於逆旅問數語某即喜曰臺灣已平矣施曰何
相信之深也某曰君言之已在掌握豈不能行乎
說得實在是了便不問而知其能行

地曾啓奏云有人說海賊凡數萬人浙江來都是此
輩撤去故常患米少此說不確數萬人必有宿泊
之所今臺灣澎湖舟山金門海壇厦門諸島無不
重兵鎮守其餘小島能駐百人者便少數萬人何
處栖身此輩不過是內地之人乘南風則出掠北
風起則仍歸內地耳未幾擒獲一賊地方且莫正
法就此窮究其根株必有巨猾為之窩主得其巨
猾則餘黨易散矣其後果得鄭盡心大凡兵間事
須得其要領成功便易又莫妙於以賊攻賊不易

之道也

馬見伯督領山西營伍兵皆肅然如畏見伯有將材
不知何以如此某云凡仕宦所至要有與共須
使他不覺以漸而與之要有同心的人方得成事
為將又須先擇材幹技力有用者使為頭目頭目
皆我之人則其下安能動乎此所謂機也

至尊所不可及者不嗜殺人雖吳三桂亦不曾族誅
耿精忠親族尚有為近臣者有一大臣親族有
以叛逆論者他已自分遠坐乃寬之不問下諭曰

豈有人做此等事而誅之宗族者何等聖明三代
以前想已有相及之典故甘誓湯誓俱曰予則孥
戮汝如此盛德事竟超絕千古矣

有惜晁錯早死者曰便不死亦不過如此即賈誼所
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雖似合機宜但親親之王
都似防賊一般亦太不廣人本領大度量便大周
公誅管蔡後未嘗猜疑同姓親親之意如故後世
多因一事有變至於懲羹吹虀者把人先看作身
邊賊說起然後及親親尊賢議論都不曾理了根

本至族滅一事乃秦之酷暴以霍光之賢猶族上官其意以爲不爾恐有後患耳惟武侯本領大李嚴廢斥若遇他人便恐其不走魏或走吳矣武侯如此處來何特有他患武侯一切都用正道罪人以族嬰兒之在襁褓者何與伊事皆所有親戚實是慘事當日耿尙二逆親族輩皆尙詠之蒙聖諭曰他在外要反親族奈之何哉並獨不害其命並不去其官兩劉駙仍如故甚盛德事可爲萬世法

聖人本領大只隨事處得當不計其後問他本領大處就在那不過分際處拏得定否曰他拏得便是大如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到了無德不亡何用如殛鯀而用禹道理應如此

某巡撫直隸時奉命築永定河堤當時私心以爲何須與水爭地但免其民之錢糧使無所升之擾則民賴水利亦足以生堤久必壞終歸無益今思之堅見爲是大禹之功爲世永賴然不久亦將淤墊如今既與斯民同時得幾年安享地利今少有長者者老者者死亦可矣譬如年荒賑濟明知此二日糧不能保其三日之外但且救他三日未有逆料其三日後之必死並斬現在之糧而速之死者

當日去看南河時靳總河引到高家堰一帶看六壩曰此明潘印川所留四十里天然減水壩處也原是四十里行水並不見害民今只留六壩科道猶參我害民彼時不解其故及後大城靜海頻苦水患先是二縣無隄並未告災至近歲堤成民反大病於時適某出爲巡撫因憶六壩之說與此正同

蓋水平漫則淺而無力用堤束之一遇崩決則力併而猛其疾如箭當之者無不糜潰後又言漳河至成安闊雀惟雅著有治河之書因訪其子其子便說得好他說築堤斷非良策漳水來時初不甚急至深不過五尺人畜猶得遷避若以堤障之一決直是所向無前人畜俱不能保且漳水東行則西路退出西行則東路退出退出之地皆極肥美反得數倍收成只勿與爭地隨其所行之地蠲除其糧可已某遂據此疏請施行後有言漳河現分

四將當併歸一者某奏云禹疏九河殺其勢也天
分爲四正使勢緩便是世運將泰不應併而爲一
奏上遂蒙許可至興化一帶下河却是新總河說
得是他說海反高於內地若開七道河洩水汐時
內水外出潮時外水內入田者甜水入者苦水但
見其害不見其利今人不想到底范公堤爲何而
築全是爲海水侵田築此障之苦水所過田便無
用今下河人家半在水中安之若素田倒肥美又
有魚蝦之利開下河無益此言甚當其後下河雖

開倒底湮塞友云鯀湮洪水便是用堤禹貢一篇
無一隄障字惟九澤既陂澤乃可用陂耳蓋澤水
淹漫畧用陂堰便田可有收若江河之流難以隄
束所以孟子謂行所無事

榕村語錄卷之二十八終

榕村語錄卷之二十九

詩文一

古文時文皆起自韓歐韓歐是自作時文字明
良之歌亦自韓歐始
韓文公一生反以自治官於文統之絕工部一生
只好叫性格守入詩家之門以各體家造極
詩文各人都有體格如原道佛骨表與孟尚書
書之類杜詩如北征詠懷非近之類
山谷元章書後代並稱而兩人各相詆訾山谷服東
坡文與書而謂其詩不古然所自爲亦未見其能

古也元章以山谷書特于其腳其詩亦然大約是
雕刻字句故致如此要到意足氣足纔好柳文尚
不能到此倫云王荊公亦有此病口荊公東坡還
不可以此論又當論其意荊公取意深東坡取意
濶還與澀皆有病惟理足意足而氣亦足淵不得
澀不得多一些不得少一些不得斯爲至矣班馬
之文韓杜之詩是也
文章與氣運相關甚不爽宋真宗有幾年人不便

有唐興李杜之爲人又負有門變作歐曾王味明
代之治其推成盛而時文之好斷適此出者至嘉
靖壬辰後便氣調促急又其後則鬼怪百出矣某
嘗有一說春夏秋冬氣候之小者也治亂興亡氣
運之大者也雖鳥獸草木不能微細矣然春氣一到禽
鳥便能使我好音聲皆和悅秋氣一到蛩吟蟲響
變亦只有草木之榮落尤細而易見者況人爲
萬物之靈其文不與氣運相關所以一番有一番文
章天然自變如戰國文字都是一團許氣不知何

以至漢便出賈董馬班至唐詩之變六朝宋文之
變五代皆然若周程之道學韓柳之文李杜之詩
皆是中興時起力量甚大總之其人在廟堂者即
關氣運至孤另的便不相干如晚秋之菊寒冬之
梅柏不關氣候是其物性如大亂之時忽然生一
聖賢乃天以此度下一個種子恐怕斷了的意思
如今人學詩文動說歐公自傳一公的手體文體學
不得人才學問都比不得他只是學他不調他都
是讀破萬卷書就是有的之時如何到得他地

詩文須常做當其做時何嘗不得意過些時又覺得
不好便是進益處得意時亦不可少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若只發憤而無樂亦不能有一番發憤
一番樂循環不已便會到極處
詩文從生做到熟從熟又做到生後來讀去覺得像
不順便是有工人
詩文鄙俚固不好太文又不像文字之始都是古人
說話有意要文便不是

詩文用字自字隨便字都不妨總要切合切合便有
情景有情景便有生氣詩中字又不是以全然貼
實爲切合不甚貼而卻合方妙須求自得於心不
足要人叫好
有文章如看堪輿山川有一段秀氣便要發人文章
有一段秀氣便有成就此却在牝牡驪黃之外
昌黎謫了厚居永柳皆有政績然昌黎在潮詩文
依然鬯達不覺了厚不柳州作便不免辛酸悽苦
其後昌黎豁目不說而柳猶啼苦於是可悟文章

氣象之間關人壽命。

詩文派頭隔絕久了，如今日要評論他是唐是宋，此字字核實說過人是這箇人稱情稱事，不過分毫纔好。論他風骨之高，學問之深，不然，無從論起。不是不要風骨學問，如一般銅器，必竟有幾片朱砂斑點方可人意。究竟只是詩文之本不在此，且此事要推到志向上去。韓柳歐陽諸人都有自人不見的意思有此一段，纔有些光景氣魄。以上總論

[illegible]人好用三字句，竟似後世道士辟穀，可厭之甚。

論語中用三字句，如又何怨、又焉貪、焉得儉，行中慮身中清廢中權，皆妙。全然不覺。大抵文章到洙泗，皆見雅之至。孟子雖是絕調，畢竟帶機鋒。先君云孟子前文章不曾用雖然二字，果然以前語氣甚至孟子則轉折分明矣。先儒以禮記為漢人文字，恐未必盡然。禮記尚無雖然字，尚是大學中庸文字。

朱子於性命則而作古文詩賦，卻不能超然於風氣之外。想文章道德巍然千古，都是命於帝庭。此上智大賢氣亦偏，詩於所長看來文章亦是孔子絕頂，不似顏回風氣，亦不似周公之舊，卻另一種字

白文字不要一字幫貼，自然道理完足。

聖賢經書，每句都有層次，謂錯舉者非也。即我輩文字亦必排比先後淺深，況聖賢乎。其看不出層次者，只是心粗耳。禮記或有後人作者，便當分別觀之。韓文也下何處多有意，所謂六經之風絕而復蘇。

古大家文力大於身，所見高，無起不收，無呼不應，即

有一股放空，如天外別峯，亦必有緣故。

選文惟從漢起最乾淨，近選多把左國都收入，卻不妥。大抵三代以上文，當另作一類讀之，索性以漢為斷。只是樂毅報惠王、信陵上魏王二書，割捨不得。想來有一法，將此二篇收入史記選內，便無遺憾矣。

仲舒三策皆面對文字，非才大學富、道理精熟，安能一揮寫出，而字字醇確。匡衡文亦好，但朱子言其似策段，不是胸中流出，細看果有些像，朱子評論

古人不差銖黍。

古文自當讀漢文，亦是彼時風氣厚，自然風調不同。即三國李與代劉弘祭武侯文、陳壽上諸葛文集表，後世惟韓柳可幾幾能之，然亦須極得意作。至武侯正議，柳王不能也。詠絕孫權，雖蘇張無此辨，幾句便盡情勢。

曹子建才大，其文都像一口氣噴出。韓文要追復三代，韓有斧鑿之痕。司馬子長便一氣吐出，子長蓋聖乃文家不祧之祖。

遜勸爲曹操加九錫文，此武侯所謂李進驩兜滔天之辭也。有友故爲輻輳之論，極口贊佳，却是亂道。即如曹操所與羣下教甚古，篇中亦未必無實話。却選他不得，試看伊周何嘗不退位，豈應有宅選。

詩文若無此決斷，便可不選。不論其人與理，而徒取其詞，則不勝選矣。惟史書又是一例，欲以見善惡與敗之由，故槩載之。

曹操自敘令文字甚好，詩亦有佳者，但幾番徘徊卒之他此不得。柳子厚王荊公二人只是鋒鋭。

柳耳非亂臣賊子也。曹丕詩文，覺是婦人軟，得不成話。論古人當有分別，如王維、鄭虔，雖杜工部朋友厚道爲之表暴，其實皆已被祿山所污。若太白却不同，永王璘是唐之宗支，彼時明皇已走，宗社無主，永王有恢復之志，與叛逆豈可同日而語。

武侯不知所讀何書，識見作用，規模氣象，都是三代聖賢光景，即其文字絕不似東漢。出師表、正議、諫絕孫權書，纔幾句，說事理是如何透。曹子建氣魄甚大，但比之武侯，便是文人之文，不脫華藻。

武侯出師表自肺腑流出，即以文章論，亦居最頂。惟韓子最有文字，方能到他地位，如佛骨表與孟尚書書是也。此等皆當另一格視之。韓子學那樣文字，便過之，進學解好似客難解嘲諸作，書張中丞傳後好似史遷。惟原道是學大學中庸，却不及要亦精矣。如柳子厚、王荊公，必不能爲出師表文字。三蘇惟東坡天姿高，推服出師表，老泉子由皆譏貶武侯，其之尚遠故也。

問武侯答李嚴書言十命可受，自家只十命之其

即此一言便可想見其未出草廬時確然有天子不得臣之志又可見使其功業有成如伊尹之復政告歸同所優爲曰然。清植

韓文公口中不提起江都武侯故知其單留心於文字朱子於武侯外便稱陸宣公昌黎出宣公之門竟閉口不道及想嫌其文排偶也宣公在軍中隨樣處置得停當才大心細其奏議語語俱是實理實事學問又淵博地位只是排體不高古耳

文人中如陸宣公韓文公儘有實用知古却又通今

看宣公奏議雖根本於經書而處當都合機宜韓公論淮西黃家賊及復讐禘祫等議皆確中事理

門下荊公文字看得出他能壞天下否曰看得出他作文字見有人與他意思相同者即便毀稿此便是大病我有此說方不敢自信有人相同正可爲證佐爲何削去某分原道段落自以爲獨見及見張長史亦如此分更喜所見之不謬也

古文近頗知其作法但不暇做工夫問如何曰其本自然要以經書道理爲主文字却不要規摹那一

家教人看得似那　家便引其至如者要有意思長者要有義有轉折與楊勿之說申昔凡數千言字字琢鍊又是一氣流出過脉字要換他一箇亦不得即寒溫語皆妙大都韓柳動筆即一兩行都是留意無苟作者到後信筆寫來無不入妙又字眼亦要緊當取材於兩漢若字眼不古雅文字便減色古文內著不得工麗對句古詩對句太多亦六朝始然唐初尚襲其餘習至工部始洗滌

待唐人書佛經與蹤筆筆著力曰古今人差處就在

此若不用力雖千行萬字總無足取試將韓柳文字於極不要緊處拈出一句看來總有斤兩可見其字字經意今人連篇累牘隨手寫可謂不誠無物錫因論古物與今物別處只是苟且與不苟且梅允生曰古人諸物都是從內裡邊做出來的

柳子敘事學史漢便是史漢韓子不肯學史漢高於史漢張中丞傳後敘亦做倣史等傳體有詞調風格毫不步趨及大尉逸事狀居然是孔孟極得意文字

柳集中載與退之書文甚多退之豈無酬答今不復
見殆自削其稿耶子厚臨死托夢得為求退之作
志及退之許諾夢得喜不自勝迎其柩而告慰
之子厚固知其有志必不假借然仍於子厚無疑
也退之與劉書極許子厚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
夢得言之今韓集亦無此

原性起兩句極精注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理為性
其陽氣之發則情也故性字從心從生言生理之
與生俱生者也情字從心從青如草木之萌芽初

發感於物而生者也日記

原性本甚精其不足處不在認錯孟子性善之旨只
在末後少兩三行文字把其所以為性者五發揮
明白不成過論末一段語都有條理不是亂填

原性言仁義禮智信原道只言仁義以仁義包五常
也二篇著作之先後可見日記

原道篇排釋老而首論老氏之失極是高處蓋佛
書多是華人附益大率原於老子之指而淫於莊
列之幻自敘後漢書新唐書皆探本老氏論之日記

古人文字難看原道遭程朱亦看不透程子謂從博
愛說起沒有頭腦不知他已有原性了若復從性
上說起非原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只是大本發
而皆中節乃是達道原道自當從發處說朱子說
他引大學漏了格物致知為不知學不知他引此
只為佛老所以下面斷一語今也欲治其心而外
天下國家引到格致便與佛不對針欲治其心而
外天下國家若其精詞中其弊沒精不四段不
道是題目有個原字門人便編做一處其實韓子

未嘗以此與性道並原也曰原鬼亦是感觸而作
故云適丁民之有是時也元都是門人彙在一處
的

有謂原道開口一句便不穩當仁自是心之德愛之
理如何曰博愛之謂仁某答之曰仁是性但原性
已講過了道是原道原性是說天命之謂性原道
是說率性之謂道故云博愛與行而宜之相對

今日讀韓文果是才大如復貿爾於黃字 江西
皆值與柳中丞許京兆書與之類洗

刪得一篇閒字沒有事理直說箇透馬班尚是漢文此則洙泗之派也諸武侯雖不學文而所傳數篇皆然愈讀愈有味因他人品高胸中有許多真意思真見解氣又完全直寫出來便自不同凡詩文書翰之類若務爲名家精累工夫自然可到若要登峯造極自須第一流人

龍噓氣成雲一首當孔子深取類至廣精而言之則如道義之生氣德行之發爲事業文章皆是也大而言之則如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應求聖人之風

興起於百世之下皆是也自記

作文章熟後雖無意寫出必有結構有呼應如韓子讀儀禮一篇首兩句是反起一篇意中間說無用於今而聖人之制度不可泯沒是照應第二句意而結完之後言擬其大要奇辭奧旨以備覽觀而已是照應第一句意而結完之末歎恨不得生及其時則兩意俱結也自記

嘗疑韓公說唐初群臣材識不遠然當時有太史令傅奕可謂特立排佛者韓子何以無取及觀奕傳乃其並斥也佛與老氏只列於名教之首末乃歎佛得其一而昧其二矣宜乎韓公之不取也自記

觀韓子論禮典兵刑處豈可以文學之科限之其老練精核遠倍武侯近比宣公自記

宋人論程伊川曰三代以下凡事必求其是者伊川一人而已伊川之門上蔡謝氏則以求是二字爲窮理之要韓子以求是論文此其所以獨出於諸家歟自記

孔子之道德不可贊也故韓子作處州廟碑贊其祀

典之盛以推夫所謂生民未有者極爲得體柳子厚作廟碑亦曰苟贊其道如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皆深得後學敬慎之意自記

平淮西碑自九年至十二年惟首尾見年月中間許多事而年月悉不書一則諱淹時之久二則略諸將之無功也自記

維時河北方跋扈不覲董邵南不得志於有司而適斯土是何意哉故韓子微言諷之獨于禮諸君者

望諸君失意出奔終身不敢謀人之加、隸也與送
李端公命意大略相似。自記
觀答侯生書與韓公與善註解書皆用乎其論語注
未就而不傳也今有傳者蓋僞作耳。自記
韓文言物不得其平則鳴其意以爲有動於中而鳴
耳而以爲不得其平殊不確其下有五臣變等如
何說不得其平又說夔不能以文詞鳴以韶鳴尤
可笑便是文人趁筆之習至說六朝文章之病字
字切此公於文章一事當行也。

問韓文公云醇而後肆肆是工夫是天分曰自是工
夫理明白了然後能放筆言之如東坡便是肆而
不醇就他的話亦說得一片只是推敲起來不勝
病痛

文章要曲用筆曲便似其中林巒凋密不可窺測惟
韓文公會作直文章以所見道理足本色已深原

韓文選定七十一篇若再去其有疎漏者十許篇存
六十許篇真是文宗其氣極古雅如西漢人而又
無其累墜只原性一篇有不盡當處然却去不得
要以他篇參看若去此則原道無根矣。

某選韓文亦多精而曲麗者俱不錄然凡昌黎之碑
然一出於正有體有用碑可見之行實而有補於
世者盡此矣其他或有病痛或無關將有隨人口
去揀讀。

問選韓文甚少送董邵南序何爲入選曰聞得友人
成當時不得志者往河北都是要從亂賊故此文
中望諸君爲其不忘燕也此關係忠孝豈容不錄
凡文字有寄托者便好答李翊書亦好但太是自

己一生學問供狀爲賢者諱故去之。

昌黎時在字句上留意其後門人衍成惡派如皇甫
湜等故意將下一字移上上一字移下欲以見古。
再傳至杜牧等句幾不可讀矣。

柳子厚記韓文公論天一段甚翻騰覺是偶然戲語
亦可見其不知天夫天地萬古不敝已是生物而生
物之中又是以人爲貴凡禽獸草木無不愛其子
者至人一生所營無非爲其生子又要兒孫天地
之意偏是他若以殘食惡之人乃是拂了一生氣

與天地無干所以有太極西銘出此理始明白

柳文精金美玉獨識見議論不若漢書之精當子厚之文亞於孟堅退之之文過於子長韓文直追周

其實直處正是其高處

看來古文詩俱到家者惟陳思柳州耳韓便文好於詩柳州文字只要論其道理意思如何只就其文論字句上要勝他一箇虛字不得

劉琨孫樵數家雖皆小品不無可說就中孫樵又爲差勝

文字極長起於宋人長便薄太公丹書行幾多大禮說出來纔只四句箕子洪範三才俱備纔只一千零四十三字老子道德經不知講出他的多少道理纔只五千言宋人一篇賦便要萬言是何意思

文只要簡潔聯絡拖曳皆詞之累韓文簡潔如此三蘇則專用虛辭而已至南宋一味冗長若非理足者有何意味

歐蘇之文何嘗不好然見解不甚透有是本領居說韓愈許不至柳便透所以後儒議柳已淩牙偏

微言之緊要處就理論之更明而盡朱子文字何嘗能到馬班韓柳但理足便覺得任他才學筆力馳騁深耀都壓他不下如封建論孟堅之雄博子厚之精悍一遇朱子平淡說來足令二公失色伊川不以文名今看來兩漢之文也所上諸劄子春秋序道理既足字字確實有斤兩比朱子文字更古

古文自史漢後只有韓柳曾王使足曾王學問如何能過韓柳韓柳過一通經守師說之人那樣推服

媿赧曾王便輕肆譏彈

王守溪評文謂昌黎後惟半山得宗派不數歐蘇最有識見

東坡文亦有好的只是薄太凡浮動囂張處便薄歐文微弱最是曾子固厚王荊公氣亦強文亦古但深求之却是學成的不足本來如是

作古文要歸於眞實不爾心先不古文何能古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便稱其排斥佛老之功張皇誇大及作大悲閣諸浮圖記又稱佛之妙窮天極地却

是一口兩舌，其歸談儒、儒亦不精，談禪、禪亦不精。只落得要做好文章，至文章亦不好，所以聖人說修辭立其誠。

東坡文字，大約皆說的假。如飄飄欲仙者，使不作其小文字，極妙，然看只是看者不知文者也。議論既博雜，筆力又冗弱，何足取？其詆程子而以為姦，豈不荒唐可笑？即謂王荊公姦人亦不服。

作文要一意到底，有結搆，說到後來，還與起處相照。東坡潮州韓文公廟碑，頭腦太大，下正當發揮其

排斥異端、獨力自任之緊要處，卻接云談笑而麾之，便不的當。是東坡風度矣。至說衡山之雲、驅鱷魚之暴等句，益沒緊要，下面一路說開去，遂以立廟結，不復照顧起處矣。

文章有立言之體，東坡才既奇，功夫亦深，只是道理不正。當武王何嘗無可議處？只武王非聖人也一句，便令人不欲看。你非聖人，何由硬下此句？你即聖人，亦如此說不得，孔子生平贊聖人，總不肯說煞，動云也與，都是想像未定語。

為文有本有末，所謂本，非必定是聖賢道理，本人所見透處，便是本。蘇明允所說多非正道，卻有透處，便是他的本。文公文字鋪張似有得，說破竅來卻無實際，所以不如東坡。

陳后山、張文潛一輩文字皆好，黃山谷有孫樵、黃滔氣，但太破碎。蘇不如韓，然其門下士如此數公，恐自不亞韓門。

陸象山文字筆力爽透，象山文學王半山，朱子文學曾南豐，只因學道，便任其放，都未成。

記得某人說學古文須從朱子起，此言卻好。看朱子後來文字，不似其少作有古文氣調，朱子正不欲其似古文也。只是一句有一句事理，即疊下數語，皆有着落，一字不肯落空，入手作文須得如此。

古人作書，如司馬通鑑、朱子綱目，皆藉朋友生徒之力。想杜佑通典亦然。今人動欲成以一人之手，其無成也必矣。諸葛公木牛流馬、鎧甲、連弩諸事，皆假人為之，能用人便是才大。

漢有董子及劉子政鄭康成唐有韓昌黎宋有周程
張朱明二百餘年全不出人想因靖難搜窮種類
而胡廣楊榮金幼孜皆迎降無恥之輩歷相多年
士氣遂盡試看其一代所傳著述可與董劉韓比
竝者爲誰即今顧亭林之音學梅定九之算學亦
明朝所未有徐文定之崇禎曆書尚是西洋人作
算不得徐氏之書顧梅二書是中庸裏邊有的一
是車同軌所資一是書同文所資
宋潛溪方正學輩文字亦佳要選如付王名篇者了

不可得即老泉子由亦有精采有明一代人皆無
之
存歸震川王道思古文拖沓說去又不明白兩三行
可了者千餘言尚不了令人氣悶顧寧人說明文
不如元果然當明季時如李贄之焚書藏書怪亂
不經即黃石齋的著作亦是雜博欺人其時長老
多好此種却將周程張朱之書譏笑以爲事事都
是宋人壞却惟先君性篤好之王弇州古文一時
風靡先君以爲村氣甚妙後來聞得人人皆以爲

不好大凡那一輩古今來都推獎過只我一人不
服便當想自己的錯處若是人人都叫不好便就
不錯了一面好古一面又要擇善而從看古文亦
當如此
萬季野於明文推宋金華黃梨州而以黃爲更好其
實黃何能比宋宋尚能過句至黃議論之偏處粗
淺更無論矣
又泰州人但知有王心齋不知有儲柴墟柴墟古
文甚溫雅從虛套當時學者自然首推蔡介夫其

次只得算王伯安然同時人初未論定而柴墟獨
兩稱指推服其送介夫歸序甚好即此已見其具
眼作文章品題各人意與某以爲惟字字與之核
實其自肺腑中流出有關係者便佳如海忠介諫
世宗疏陳紫峯易經著述序調雖不古皆由中之
誠氣塗滿而出自是可存
做古文這件事想是與學道相近自歐曾王蘇後亦
斷了六七百年問先生何不繼續此事曰見得到
那裏只是須要工夫心裏覺得於經書上明白一

點是。熟愛用比文章又要緊些。問韓文公亦見道否。他便是破花草牽累了。不爾當心併力到道理經書上。當又自不同。

問某人古文如何。曰聯掇得起。但是向外走的學問。此派傳衍已久。尚未見傑出之人。不但儒先爲性命之學者不爾。即韓柳歐曾蘇王之學亦不爾。方做得幾篇文字出。韓文公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不能觀。不敢也。下句非聖人之志不敢存。略大些。然實是立志如此。韓公如此志向。如此讀

書所成就。尚貽儒宗嗤議。大要從初讀書時意向是如何。成就便是如何。佛家所以說種甚麼因。便結甚麼果。

古人終身不得幾篇好文字。蓋一篇便竭畢生精力。今人動輒成集。不數月便成一集。如何得好。

作古文要曲折。學古文須先學作論。蓋判斷事理。如審官司。必四面八方都折倒他。方可定案。如此則周周折折。都要想到。有一處不到。便成罅漏。久之不知不覺意思層疊。不求深厚。自然深厚。今做古文者多從傳志學起。卻不是。

某友看古文。不從議論文字入手。先讀碑版文字。亦是一法。所以爲文亦長於碑版。若敘事文便不出色。學文自當先教議論暢達。纔敘方佳。如今看小學生文。其下筆論頭目潤了。休管便有成。若短短粗通。雖有些筆意思路。到底有限。

墓志只敘某某氏卒葬而已。還說甚麼異常也。且此等斷不傳世。即亦不許顏子立傳。看述只孔子誇他幾句。四書存他幾句。萬古不磨。武侯不立史

官。到得陳壽作志。蜀竟無文字可采。所以蜀志獨少。然由今觀之。魏吳二志。大率虛浮。蜀志雖不多。是何等光燄。可以人貴實耳。

做古文只要不說謊。聖賢雖於父母。亦不虛加一語。如以虛譽人。必指而笑之。是貽父母羞辱也。且稱人稱必全備。如孝德之本也。孔子未嘗以稱顏子。豈顏子未孝耶。舜稱大孝。他聖不聞。豈他聖都未孝耶。

某近得一作文之法。如有人有事可作文者。先將其

人其事想出我所欲語既有所見便信筆直書達意而止既成且閣下一邊過幾日再看加之裁剪有不明白者改之意未足者補之字眼冗泛者去之務使詞加少而意加多又有結構畢竟可觀

作文凡未須說得體製法度第一先要明白若那事考究得十分明白據事直書自然不煩刪減而閑文自去詞必古矣

作詩不可句句相承如此則太直似文字非詩矣即文字太直亦未爲佳朱子說古人文字有六七十

里不迴頭者他却見得不能做得朱子文字却是步步迴頭抓住主意說到底朱子論各色文藝都在行文須錯綜見意曲折生姿李習之教人看獲麟解一句一轉可悟作文之法却不教人看原道

今人作文動稱伊川爲正叔朱子爲仲晦鄒中庸亦稱仲尼然古今既異即當致其尊禮宜稱先賢名字斷使不得作文字此等須有義例

文字要改雖孔子猶然歐公醉翁亭記原稿起處有數十字粘之卧內再四改削到後來只得環滁皆山也五字平生所爲文都是如此甚至有不存原稿一字者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說者謂筆是錄舊削是刪舊恐未必然就是那幾箇字眼下得有未妥便削去故游夏不能贊一詞

文字詞氣雅俗尚有能辨之者至句中有眼人多不識其鬭湊成文者仍有一長好處必不能通篇自圓其說文中有一兩句似無甚關係却是他爲文眼目說話雖多終須歸到發明此句上這是傳下來的一點法脈

歲云作文字不可稱人曰夫子得稱君可也古者名人稱過便可稱子亦通經書傳皆然韓柳歐蘇如此用亦用之而已如歲在某干支歲次某干支本謂歲星在某次某非謂年歲在某次第及某也如今年戊子子與丑合歲在元枵之次矣但今如此用人反大怪雖朱子亦錯爲之奈何某總不用直云康熙某甲子而已大凡地名官名作文字都應從今之名何必以古名換之令後世反無所考証文之古雅不在此

令舞刀者，皆取美觀，臨時一無所用，惟善刀者，觔節著實，當之者便不能支，著處遮費去，用處便不著實。如學書者，尋常作字不著實，依法寫，寫時一定浮滑，不得力，文章亦然。以上論文

文字不可怪，所以傳來立法，科場文謂之清通中式。清通二字最好，本色文字，句句有實理實氣，這樣文字不容易，必須多讀書，又用過水磨工夫，方能到，非空疎淺易之謂也。

選文字宜簡嚴，孔子删書，取其有用者，動輒架漏過

幾百年，所以妙。如今無論選古文時文，即將其文當作經看，一字不放過方好。

王安石、陳傅良的八股，似對不對，甚古，所謂八股宗者，不可不看。如詩有古詩及古歌謠之類也。

時文名何與詩詞不同，要從性命道理上出。中庸續緒，簡時文皆講成三王統緒未成，至武王纔了得三王之志，竟似周家父子祖孫累世欲圖天位者然，豈非大怪。不知纘緒者，言能修德行仁，不隨基業到得天與人歸，一著戎衣，便有天下，故繼以臣伐君而不失顯名。一戎衣何非結上文，乃起下文，重一戎衣，不重有天下。惟明初楊慈文是如此發明，大有關係，所以八股不可輕忽。

明代時文，洪永宣景天爲初，成弘爲盛，正嘉爲中，隆慶萬曆爲晚，天啓以後不足錄已。

問王守溪時文，筆氣似不能高於明人，作詩亦有高於工部者，然不如工部之集大成，以體不備。制義至守溪而體大備，某少時頗怪守溪文無甚拔出者，近乃知其體製樸實，書理純密，以前

人語何多對而不對，參差洒落，雖頗近古，終不如守溪裁對整齊，是制義正法。如唐初律詩平仄不盡叶，終不若工部字律密細，聲響和諧，爲得律詩之正。

做時文要口氣，口氣不差，道理亦不差，解經便是如此，口氣錯，道理都錯。

房書坊刻始於李東一，可謂作俑，坊刻出而八股亡矣。如人終日多讀經史，久之做出古文自有可觀，若只採幾支左國數篇韓柳乎此一編，以爲樣子。

欲其能作古文得乎

某初次會試將所作時文就正於鄉前輩王命岳聰古號中一篇批云骨節尚大某請此批是褒是貶答云骨節大不徒脈絡一線謂之單微無髓然而大之狀知道單微便洛細判大不是好消息此論大妙

時文之壞由於不肯看書書理惝然而思以詞采勝則必求新奇靈變以悅人之耳目遂至離經叛道而不可止矣

文章先通順了其火候有時並能強所未至但世有一種從心裡放逸驕惰志氣不立的人先時聰明才華儘有到後來漸漸消亡實可惜了

時文在題之皮毛上鋪排似是而非心思不入了無神氣至於膚淺無味最怕人病卻中在根本上以上論科舉之文

榕村語錄卷之二十九終

榕村語錄卷之三十

詩文二

離騷須注得一過看出此人學問條理實有胃既多一字不亂下都合義理令人不得其意說也憂悶者亂所以一句說兩三句能得也何曾如此此人名及學問恐不在游夏後東漢走岸也惟周公仲尼之道正大之學者未能及之先然經無序言隻字傳于今而扇子乃不朽可見一點羽毛文彩亦不可少

絕憐其雜作扇子後惟漢武帝秋風可以步武

文中子東征歌非大有意思人不能作

鋪張賦原不妨就是上林子虛長楊兩京三都皆賦之正也已不為佳何論其餘就中兩京差優耳漢賦漢之俗文英華唐之俗文詩餘宋之俗文雖不為可也

昌黎賦數篇別具風調得騷人精髓柳賦不及太白賦尤差尚低

唐賦小巧與詩餘同成體甚亡句內織綺惡派語皆

可入其體因爾至今所傳唐人名句亦不多以上論體

韓文公岐山操周公有鬼分明是有靈有神之謂若下神靈字便腐鬼字卻是字訣學古歌詩要直若曲便嫩只是意直筆又直便知有所以筆調字眼上又須畧變

曹子建四言詩一氣呵成如衝口歎出絕不用一句詩經調陶淵明便將詩經成句寫出韓文公文覺得有意雕刻洗脫不如子建自然神詩各體俱工長律尤超絕無一語不從漢魏出卻又陶鍊精熟

東坡詩無甚好處引用故事亦不知揀擇然天才自勝隨意寫出便有境界山谷如一印一空小小結構歐公自負能詩如太白自負能文俱不佳

詩選從來無善本不如河汾所選若何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夫言日用切近之事莫過于禮言今古經權之事莫過于書言陰陽水火吉凶悔吝之事莫過于易何以止說學詩溫柔敦厚長于諷諭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一段意思非他經所兼也孔子言語與它賢不同處全在此如論學曰不亦說乎不亦樂乎不亦君子乎論巧令之無當于仁而尚曰鮮矣患難時極自信許止曰其如予何曰文不在茲乎極其責備止曰無乃爾是過與是誰之過與則將焉用彼相矣至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反似替他籌畫一般極其刺譏而曰何如其知也曰再斯可矣極其痛氣而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曰奚取於三家之堂此等處果是得力于詩就是責宰予之晝寢責子路之野其言俱極峻厲此如詩中

有蘇公孟子之作之類然到後來又以聽言觀行名正言順等道理從寬說來令人意消故作詩者全要含蓄蘊藉意在言外以此意求詩唐以下便少宋詩尤少求了有幾首道理極透意思極足而格調亦下問意理透足便佳何必論其格調曰詩不同格調若詩便率若此取其意理何不做一小文何必詩詩說盡便不是夫子未嘗說作詩之法然觀于子貢之悟學子夏之悟禮皆亟許其可與言詩及所說興觀羣怨之等作詩之法便可想見

朱子詩不到處亦在說事理太盡也問朱子謂刪後無詩想是見得此意曰又不好全然拋卻三百篇獨絕千古者不過幾篇其餘如春秋時作何必盡過漢唐人

某欲選古唐詩之有性情關于人倫日用者數百首令子弟自幼讀之大抵詩以性情為主試觀三百篇何嘗有一篇全言景色者詩要渾厚不要雕刻有義理便渾厚淺了便是雕刻然又須自己雕刻過方知他不雕刻之妙曾聞一友人說唐詩間有

一二句解不去者句中有一二字解不去者其妙處多在此宋詩則斷無解不去的便覺意味淺薄

何曾作銅雀臺詩極詆曹丕無人倫不遺餘力後翻得唐人崔國輔詩只用四句五言絕已盡云朝日照紅粧擬上銅雀臺畫眉猶未了魏帝使人催帝非曹丕而何自己覺得粗疎村氣不自己作過竟不如他的好處此等亦是

某近選詩必篇中有條敘方存不然雖做得好無關于人讀了亦醞釀不出甚好意思來如此選擇自

漢至宋不過三百餘首但觀論語中興觀羣怨及無以言專對四方達于政事正牆面而立等語可見聖人刪詩都是要有實濟杜詩細加選擇尚存五十餘首李詩卻是一種仙氣都沒收煞絕無吉凶與民同患一段意思工部見元結兩首詩就那樣傾倒送朋友之官皆拳拳以忠君愛民為囑忠告善道非太白可几

古來芳藻名篇豈必篇篇入選去取之間要當有一點意思在若必全說道理亦不是有經史在何取

有韻之文性情二字差近之觸物感事卻關到性情上倘樂而淫哀而傷說得太過亦不足存

詩之體製只有古律二項樂府不宜編在古詩之外

凡詩皆樂也詩以四言為正然三言五言長短句三百篇中已有但未有當用三言五言以成章者耳唐山夫人乃以三言成章又有以五七言成章者諸體皆備于漢魏惟律起于唐今人以漢魏作為樂府後來作為古詩誤矣如今唱者為曲子不唱者為詩餘其實一也

這首自應從蘇李起，向以蘇冠，何其詩亦當冠首。骨
肉緣枝葉，結交亦有因，二句便是做詩之義。言骨
肉固同根共命，即結交之友，亦非無因。天下大矣，
何獨這幾人該做朋友，蓋或意氣相投，或德業相
勸，即唐虞之五臣，周之十亂，孔子之七十二弟子，
皆是有因者也。首句可該父子兄弟夫婦，次句可
該君臣朋友，意味深厚。

焦仲卿妻詩，是古今極有名作，看來那件事雖可憐，
但處得未爲妥當，不足垂教，且若語太多，過于冗
長，故刪之。

蔡文姬悲憤詩，纏綿哀怨，並古稱情有體，實開曹杜
一派絕作也。于入拍意思不過如此，反覺得似安
于外域，不願復回者，故汰之。

曹子建詩，欲尋其奇句不可得，友云他實得些風騷
之意。琢句乃是因胸中沒有道理意思，只得于此
處支門張揚推起。至陶靖節一洗此風，杜工部雖
亦琢句，都在自己開作，至于關係大篇，便以淳朴
爲上，如北征詠懷諸作，所謂詩有了足說者且然。

評丁對人亦有意思，當不纂位，私自痛哭，不開而惡
之，其詩多寄托之詞，而歸于懇摯忠厚，六朝人宗
之，以爲源出國風，信然。鍾旺

武侯詩只一首，讀者多不得其意。武侯使人各盡其
材，儀延輩皆非端人，而用之終身，此實成大業之
本。是詩諷刺俱在言外，曰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
子，若曰是誰之謀，乃相國之智，齊國之大晏子之
所爲也。相國之智，而不能用齊之大，而不能容，勝
于深文羅織矣。且中間以七日二人以讒言斥晏

子，下語類然矣。

陶淵明詩有杜韓不能到處，其語氣似未說明義蘊，
實已包涵在內。如義農去我久一首，識見超出尋
常。自秦漢末黃老盛行，都說聖賢以禮樂詩書教
得人發偽，發生此高，卻說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
淳。黃老之說如古人可道不足，卻使後來飲食藥
餌，戕賊生命，不知陰陽之氣自初而盛而老，知識
開，後人事踏漸啓，欲約起，亦理勢之自然，所以用
飲食藥餌，奇正欲保固其先天元氣也，風氣雖不

至到底禮樂一新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以
而大義乖老莊之學秉焚坑之禍不知詩書所
以明民非愚民也何罪而至此漢之伏生孔安國
輩皷勤辛苦存此六籍如何至今又不以此爲事
終日馳騖于名利之場不見有留澤于此者下後
一筆滯到飲酒上去謂我若不快飲亦无所效之
豈不負此儒巾乎其滯到酒者彼何等胸元亮尚
敢講學立教自標榜耶但假多謬誤若當恕醉人
又嫌得有意思謂吾之行事謬誤于詩書禮樂者

麴櫱之托而昏冥之逃非得已也謝靈運鮑明遠
之徒稍見才華無一免者可以觀矣
靖節詩推周孔處甚多其逃于酒者避劉宋耳嘗謂
若行吾言坊其能免乎韓子皆只不過孔子議論
甚正但與阮籍同譏則未必然其論詩亦不列陶
而反及謝故論詩亦必經朱子而後定
自沈約有四聲八病之說而詩遂趨于律今既爲此
體便當莫犯八病沈時本無律體今觀梁陳間詩
便有許多寬是律詩者無非求去八病耳

鮑明遠詩雕鏤已窮工妙任唐人如何造作不能到
此明季黃石齋倪鴻寶乃是欲學此種而意理不
足從至多不可解明遠何何生新有言外之意詞
盡而意不盡他手作此等詩多覺破碎纖小他卻
才力大饒有一片清曲之氣可與子建雙峰並峙
[illegible]方絕者
[illegible]述祖德詩嫌其後半衰颯節年不永之相所
以當初不選今觀之宜選文中子蹤跡莫辨假有
假鈇性觀此詩可知實有其人不宜沒也

文章乃天地元聲莫知其然而然唐初詩人何嘗不
師六朝然陳子昂輩出聲氣便不同覺得清而厚
此豈人能爲之
問曲江詩何如曰曲江才華英爵或不如人至性情
品格幾無與比者乎哉若人問摩詰曰他是元暉
子山一派聲韻諧和對仗工巧所以無一首不可
被諸管絃只是說到清朗高雅而止無甚深義錢
起亦是此種至宋此派遂絕聞燕公用他才氣大
大率唐初如陳子昂王勃楊炯王績杜審言沈佺

助及燕許之屬又是一種氣調迴乎不同開昌黎
目他不可以初盛中晚論別爲一家韓門孟賈張
三家文昌爲最東野守節尚大閒太白曰他天才
妙一般用事用字恨都飄飄在雲霄之上此人學
不得無其才斷不能到

燕許倍大手筆尚不脫六朝駢調如麟徵忠作屏心
故道爲郝劍舞轅轅別歌酬答普亦少曾連行在
風迴助詩除之類其調都教今人用爛至老杜北
征詠懷二老此類直抒胸臆真氣流注另一風格

只是仍唐人語意氣象寬舒閎大是太平氣運如
邊鎮戍歌連夜動京城燎火徹明開雲間東嶺千
重出樹裏南湖一片明之句中晚無是也即江間
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何嘗不雄而悲切
無比好像子昂那陵從行出守我嗣格何嘗不
悲壯都無急迫激烈之氣韓文公七律雖少如將
軍舊壁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橫飛玉蓋家山
曉遠聚金珂宋牟杏之類亦極意莊嚴詩雅絶倫
其間又是唐初人做得不同如去歲荊南梅似雪一
首又大樣又脫套燕公最擅此長陳子昂杜審言
沈佺期王勃之流其詩皆有一段渾厚處足見開
國氣象若魏鄭公一篇氣格之高乃所謂開太平
者

張曲江詩溫柔敦厚詩之教也陶靖節尚偏于山林
枯槁曲江乃更渾全而能隨貧富貴賤體兼雅頌
陶則專于風騷耳韓文公不提起曲江以其句句對
偶以六朝派駁斥之文亦從不提甯貫大抵他自
位置太高

詩能窮人雖未必然亦不可開口便悲哀張曲江韋
左司詩俱和平溫厚可以養人性情

唐人七言律詩某意以張燕公去歲荊南梅似雪一
首爲第一情景詞調都合嘗欲推老杜一首爲冠
不可得或者玉露凋傷楓樹林乎

李杜韓柳四家詩缺一不可如長干行之類不但像
漢魏更覺得飄飄雖工部不能工部五七言古詩
勿亦做襲漢魏晚乃自開派頭一空依傍冠絶古
今曾詩直追漢魏以前要造希微淡泊田地柳詩

中漢魏亦有些六朝亦有些工夫獨到不作山義
山諸家詩集路大而力量氣味爭差遠矣
韓文公平生不輕許人獨于李杜詩稱之不容口極
平常語入老杜口便厚便大便雄偉其氣盛也韓
贈張籍贈崔立之諸長篇比之北征詠懷畢竟差
些以韓多直句而杜句皆曲也
論詩太白如酒少陵如飯有杜可無李有李不可無
杜
李太白唐人推之在杜上者以當時被之管絃聲調
易叶而杜少拗也

杜諸體詩皆妙絕千古只絕句須讓太白絕句要飄
逸蘊藉如峨嵋山月問余何事諸作實是絕調然
昔人亦有推王龍標秦時明月漢時關為第一者
杜工部氣盛其長律一團氣在裏面鼓勃其為人也
好善韓文公于古人詩少所許可工部連六朝人
無不推獎
工部詩有性情就是少時作已有一段纏綿委曲之
意如太白與杜詩不過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而已杜卻云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尊
酒重與細論文便委婉有情致
工部原道其詩已駕乎六朝卻不生人人宗仰至太
白則曰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一齊抹倒矣末
云絕筆于獲麟亦太矜張未聞孔子尚能詩也工
部文章千古事二句已極自任到下面立言部無
此等狀態即是當代詞人無不推揚王維鄭虔已
至失節而懇懇切切為之解救此豈淺中人可及
杜詩俱以北征為第一倫兒曾說詠懷自起至放歌

頗愁絕一氣噴出無一句重複又有轉折似更妙
細觀之果然此等詩起處最難若是宋人便落譚
理窠臼他人便流誇大詠虛人過又不稱立言直
是妙結處亦好
子美北征無一對句昌黎與崔羣詩無席謝不諧二
句便對排律詩不能如此的古其工妙者多似六朝
然只學司馬與鮑道安二小謝曹子建把筆不能
過友云昨夜思韓文公南溪始泛詩說到野人來
饋瓜作幾行寫工部何以山林詩野老來看客河

魚不取錢只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將暫四句便
包括在裏又妙有風韻所以昌黎那樣欽服工部
自云詩看子建親把庾鮑竟挑與太白矣
杜詩如宿昔試安命自私猶畏天榮華敵勲業歲暮
有嚴霜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之類都耐思索
玩味韓詩便無此等句法又如北征說回紇兵不
宜多而用聖心頗虛佇此說宋代以後人都曉得
此之爲禍難只說至此不肯說盡然以前後推之
何嘗不盡看杜詩須如此細看

老杜詩說安内攘外都有幾句好說話老馬夜知道
蒼鷹飢著人便是用兵要語知道形勢經過戰場
者所謂老馬選將之法也至于卒伍不過飲食勞
苦體恤須給他使爲用如鷹飢則就食飽則颺去
此使卒之要也顧寧人說經書後有幾部書可以
治天下前漢書其一杜詩其一也
杜詩爲自家保全喜得便雅淡爲國家收復喜得便
狂蕩立言之體皆妙
又均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辭寧戮辱賢路不崎嶇
極有意味如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何嘗不好
然漢高祖豈不如此至此四句卻是貞觀致治之
根道得出太宗擅長處當時承宇文之後文物獨
盛而十八學士之屬半于朝廷然不聽其言雖多
奚爲若後進無人亦非長治之道詩家誰見到此
然使入宋人口中便自淺薄其妙在朴而雅朝
廷半老儒似不成語卻造何甚古有斲華反朴之
意
亦時頭長纓一首不過世無用我將欲卷懷之意公

幹輩皆有此等詩卻不如杜之深厚至杜之長歌
卻不如鮑明遠曹子建鮑明遠陶淵明三家並開
三派曹全以氣勝開杜韓之派鮑才人之詩頗挫
凌厲開太白之派靖節閒雅自然開韋蘇州之派
杜長篇時有累句如臣如忽在理看曾東此物學毋
無不爲等俱不成語然以此見其大
增長謂工部自許不過是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
如何便道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果然可議後
想來正見古人不欺處其志大而不相掩者就存

其真學門狂者本是如此韓文公亦是一面自許一面疏漏卻不怕人笑若後人爲之必加彌縫矣

工部一部集自首至尾尋不出他一點自見不足處只覺得從十來歲以至于老件件都好這是一件大病韓文公就有知道不足處

韓詩溫柔敦厚纏綿悱惻不如工部然如所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則工部有不及者蓋春秋立義之最大處懼亂賊者懼後世之亂賊也若本人之身已爲亂賊尙何畏于死後之誅此等實說著深微于古不刊陶詩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當時風尙盛道老莊以爲周孔之道鑿朴生僞而淵明謂孔子欲使其淳可知達上真宰亦非放達詭浪之謂以此意選詩便寥寥矣

某人論南山詩痛加貶斥曰卻不必大凡前人詩文都有一用神以爲秘訣韓文公作詩將前人一字不入胸中以爲吾于此時有此時情景于此人有此人情事有者便新不如此縱工何益南山詩所列彼時所見實有此許多情狀他乃一氣吐出誰

禁得他只是後人不必效此耳

柳子厚長律無一不精以弱歲遊元關知命儒爲貴二篇爲最二篇又以知命篇爲尤弱歲篇因劉夢得用五十韻有欲索性將牀前用書之意間或不能自然知命篇則直抒己意矣柳詩工已到至處微不及杜者杜有古朴之氣直逼陳思耳

韓詩意盡言止追新不如柳作刻苦工緻雖說愁苦亦覺冠裳佩玉各有長處不相下也

宋人學問才識有何不及唐人只是詩不及耳唐人亦是風氣適然成一種風調大家仿染遂掩其長宋詩不是別樣不好只是有些宋氣問唐人不呆而宋人呆畢竟有箇緣故曰唐人善用虛無板板說的又宋人喜填故事亦不好問唐人亦用故事曰唐人用故事倒只直說不如宋人指出那事三兩箇字來用教人費猜三百篇何嘗用故事漢魏間用些都是將其事直敘出來影射用事古未曾有

歐詩學韓而筆力不及卻了不及處露出自己本色

如斑斑林間鳩，重讀徂徠集之類，似他自己極得意的，廬山高卻不見得佳處安在。

邵康節詩，只好是勸世文，直頭說盡，何不做一篇文字。三百篇中，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這樣大頭腦，下面卻淡淡說何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這樣大頭腦，下卻以人監在下轉去了。濃濃淡淡，不盡其辭，長發之詩，說玄王，說相土，又說湯數百年事，一兩段翻過，方是詩體。

詩文全關氣運，都是帝命。王荊公學問何必下于柳子厚，而詩大不及。東坡學問何必下于白樂天，而詩亦不及。

王荊公一生長處在孝友，清節，故其詩一說到骨肉節際處，儘有精采。至論事，便偏僻，可見此事是發乎性情的。

東坡詩殊少風韻，音節遒句，俱填典故，亦不是古法。朱詩言事，未經人歌咏，東坡所作趣味極短，且末尾如何引溫嶠、封人諸事作結，殊為不類，若老

杜爲此卑，竟有許多纏綿篤厚之情。又作周濂溪詩，說造化乃其徒，甚好，後忽云柳州柳，愚溪愚，雖然以比地方因人而傳，然擬人亦非其倫。

宋潛溪力正學文字，如何比得東坡。東坡生動，有仙氣，峰巒波瀾，尺幅湧現，其詩亦自成一家，但沒有一二首人不能到之作。只是東坡詩就引用許多，卻不蹴蹋黃山谷，便蹴蹋可厭。

杜工部于君臣兄弟妻子朋友都有詩，獨無思親詩，何也。韓文公亦僅止祭十二郎文，有少孤倚兄嫂之說耳。朱子上母壽詩，述韋齋平生，無不詳悉。韋齋學問人品，迴出人表，朱子作行述，止平平敘次。伊川爲大中作文，亦無一語稱揚，曰先子之命云爾，惟其如此，所以可信。東坡父子相命，直欲凌絕古今，至王荊公則竟父子相聖矣，如何服人。

性理中止採朱子詩之有性理字面者，其餘好詩俱刪去，豈知寫迹景物，止以一二語見性情及寄托，全在言外者，其詩更妙，如芣苢之篇，何嘗有一字說到室家和平化行俗美上。

宋景濂詩比方正學好

方諸家詩俱不見佳倒是王姚江有些才氣律詩有六七首古詩亦有二三首只是太直唐人亦有直處卻用淡淡寫來蘊藉悱惻全要委曲徊翔出之方有一段幽光如人說話胸中有所感憤傾瀉直吐聽者便覺囂然惟作平淡語雖直說過倒令人思之覺得有味

宋詩單看亦各有好處若選以配唐人便不稱歐王且然無論其他王陽明詩某少時畧皆成誦今看來味覺淺薄他才高信筆寫來便有唐人風調但根柢氣格不足

鹿太常詩選得百五十首在明季竟成一家有真氣又一肚皮要立事功厲名節紙寫得出詩亦看得多知道各樣變體詩有用如此句法者有用如彼句法者章法體局亦然孫高陽詩便都是一樣不知變魏孝子學洢百韻詩便段段有變化可見錢受之不知詩選明詩不登二公止選高陽未爲允也

王阮亭絕句有似唐人的至古詩須有意思滾出來才好陳澤州律詩時有佳句如送某假歸詩有句云自憐名跡淸流外常恐交游汎愛中卻是唐句

學詩先將十九首之類句句摹倣先彀像了到後來自己做出無一點不似古人卻又指不出是像那一首便成

學詩當從韓柳入律詩亦惟二家得正派工部太雄放

作詩最忌先得句爲韻補綴成之那兩句何嘗不好但讀到那裏便覺得氣不貫意不浹洽先覓句者必非大家無論李杜韓柳卽錢劉亦決不如此

絕句不要使力要淡遠意在言外古詩卻要有氣力

詩到形容情事難得逼肖處只得造字然須造得自然令人不覺方妙如生造便不好

作詩須要知道避字避句人人皆如此用我便當避口頭避字當避此過用熟的故事當避又人所作都現成我須避到生新一路去人都在那裏雕刻我須避到現成一路去

詩卽有作料須有景物思路掩映而成若全無意思。只將詞藻鋪排最可厭

律詩對句自要工巧切合杜工部送舅詩江上對渭陽水鷂對林烏王荊公女傷悲對季行役俱妙又句法以兩解爲更入三昧杜詩叢菊兩開矣而下他日之淚孤舟一繫矣而動故園之心叢菊兩番開出他日之淚孤舟一隻繫住故園之心柳詩壁空矣而殘月曙門掩矣而候蟲秋又曾空那殘月之曙門掩那候蟲之秋前人皆推爲妙句

有尤工部七言律不甚對偶有搭配不來者日都搭配得來久已壞了律詩本是駢體古人有嫌字眼太偶儷太現成未免俗氣多避之

唐人作詩動以人名如白也詩無敵之類今若作詩亦呼其名殊覺不必詩之工拙不在此犯大聖大賢諱尤不可孔孟之諱何嘗又要如何直呼甚且用以押韻韓文公上荊公皆不免犯此者詩雖佳亦不足錄此卽無忌憚之端

作詩要劈開諱御古人劍岡一蹊徑便不像樣一

依古人又忒薄洒然游了又游有何趣味須是有性情又有寄託在詩裏邊工夫又到。御不多做觸事乘興方爲之斷絕酬應之作或者有些意思

時文對偶不是四六體然必定字字工緻便笄縟傷雅詩亦如此累撿偽作武侯詩以諸李對甘棠便不佳似此小巧或在詩中偶用可

高尚上于爲文觀處求配日不如詩好文便著實說那人便要刻得那人像說那事便要描得那事出至詩說得離奇飄渺些都不妨且詩又不消說盡正是妙處後來人正坐要鋪張反不好

每一代人出便有一假者來席雖他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可謂至當不易矣偏有荀卿一輩人出來爲梟卽如李杜詩當時便有無數蚍蜉之撼到底敵不過韓文公王荊公等之擁護蚍蜉多而勢反寡韓公等如熊羆然勢雖寡而力反過于衆以人心之公是歸之也

世有靈異之物多遭劫何況人陳希夷謂种明逸曰名者造物所忌子名將成必有鬼物敗之上

帝各樣福澤都不吝只惜名虛名無益想是清名直達帝廷李太白所謂安知天淡一白日懸高名正此名也以上論詩

寫詩書學是要緊事須兼通篆籀方能通楷書之不可通處如之下著心謂之志心之所之也著日謂之時日之所之也今志上作士旹上作山于義何取王荆公不講求制字之根而逐字爲之臆解費盡心力徒增笑柄

平聲加猛厲則上扯長些頭去入聲甚短入聲惟閩

中多得其正北人氣硬平聲多成上聲聲音之差不獨口差即耳亦差南陵人知讀作茲茲讀作知閩中教授至其地教他讀知他聽作茲教他讀茲他聽作知愈辨愈不清故知耳亦不同也

楊友云天統聲地統音聲即韻部東冬江陽之等是也音即字母影喻曉洽之等是也聲可通音必不可通杜韓于此最嚴唐人錯者亦少曰一字有兩聲者如過字治字之類此等至宋始分晰精緻唐人尚不分杜詩魍魎喜人過作平聲解者或謂魍魎寂寞久亦喜人來過或謂魍魎欲啖人故喜人來過攫而食之理皆難通蓋言魍魎喜人有過失與上句意方相應古人四聲借用者甚多不足異也

等韻三十六母現用止廿四字經世韻又列爲四十八行某卻分斷得有些明白經世蓋就現用廿四字細分出上平下平故四十八四十八則有音無字者皆全矣三十六者去有音無字者十二惟存上平下平之有音有字者耳三說皆是也

國書阿厄衣烏於五字妙得聲韻之元毫無勉强小兒墮地頭一聲便是阿稍轉方有厄音再轉方有衣音又轉方有烏音至會說話方有於音自喉而舌而齒而撮口而出且次第一些不差五字反覆疊呼便有四萬聲音學五書所少者此耳將來把毛稚黃書及度曲須知擇其精要語附刻于後便成完書至某所就　國書推出者則載于某所編樂書之後毛稚黃及度曲須知亦曉得支微齊歌麻魚虞七部之字無頭宅部之字皆有頭卻不知

七部乃聲氣之元別字都是他生的無有生他者如西邀烏是蕭字西是字頭邀是字腹烏是字尾又支乃眞之頭都乃東之頭於乃元之頭韻部自當用此七部居前以生各部他知其無頭卻不應其所以無頭之故故仍舊以東爲韻部之首非也歌麻支微齊魚虞收本字之喉音佳灰收衣字蕭肴豪尤收烏字東冬江陽庚青蒸收鼻音眞文元寒刪先收舌抵齶侵覃鹽咸收唇音

兒音古所無望道而未之見而古注作如星隕如雨

傳曰與雨偕是以如爲而而字古盡讀如似日字平聲今山東江淮此音甚多而閩廣則無矣洪武正韻不收兒音近猗氏衛先生于每字母皆增至六字而以兒爲舌音非也獨以影字爲首則精確不易

麻字應爲最初之聲諸聲皆由此起前人讀麻爲謨窪爲汙鴉爲烏入歌魚虞韻非也　國書先阿字得元聲矣

寧人謂易韻亦錯惟詩不錯但如與字以歟彼飛隼

一章論之是在蒸韻至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及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又與音字心字爲韻寧人無以解之乃曰興字古兩用又安知易韻之不叶者之非兩用耶昌黎云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其見卓矣三百篇不獨各體俱備即用韻變化法亦俱全如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是以者與虎叶而以中句作過文離騷中亦有用此法處毛大可只見維予侯興等一二處便以爲古皆通用盡破從來之藩籬楊升菴韻尤舛其實韻

部止應分爲六昌黎便如此用　國書十二烏珠本之蒙古韻蒙古韻昔人已知其妙性理中現載有惜不見元人韻書語可證也十二烏珠內三部是閩廣音半用半不用又三部係滿洲音漢人不用其餘六部正與所分同以此見昌黎不謬也又韻部率以某字爲首而　國書獨首歌麻等韻率以見字爲首而　國書獨首影皆超出千古蓋歌字從丹田起影字從喉起故也

宋人用韻多錯朱子雖古詩亦不出本韻卻無破綻

今用韻且當以杜韓爲宗杜是老規矩韓卻變而不失其正杜但通用支微齊佳不敢通用魚虞蕭肴豪尤其實支微之于齊佳與魚虞之于蕭肴豪尤一也

如今用韻且復唐人之舊漸次復到古韻方是廣韻分部二冬下有三鍾但二者律詩通用今遂并鍾于冬矣其實尚有宜斟酌者如庚部下有耕有清庚部字宜皆入陽肴康字從庚字頭可見耕部宜存本部清部宜入青尤部下有侯有幽尤部字宜

入支尤古讀儀侯部宜入魚虞侯古讀乎惟幽部宜存本部

韻學不講寧人獨出究心直還三代支不應與魚虞通自漢已誤參同契便是如此魏氏乃上虞人故亦就浙音用之某選詩本欲選他此首因韻錯恐誤人遂置之其詩則屈宋之亞也前人于唇喉齒舌或不差而字之偏旁多不講至寧人卻講偏旁故獨有著落杜韓用韻皆精當惟入聲不能如寧人寧人講入聲直千古未有

猗氏衞先生論韻與寧人同言侵覃鹽咸是與真文元寒刪先閉口不應東冬等部無閉口故于每韻後作圈以爲有音無字皆存其位其實侵覃鹽咸四部何嘗無別部閉口在內如侵雖是真文之閉口亦是庚青蒸之閉口若此之類不須補

潘次耕若肯將其師所著音學五書撮總纂訂令精當豈不大快他卻自出意見欲駕亭林之上便弄出破綻來他將自己土音影響意揣便欲武斷從來相傳之緒言豈可乎

先生文孫清植錄先生語錄三十卷五月竣工寄樣本來且敘纂記之功推用錫爲多發篋讀之悵歲月之已晚喜意義之如新當

原缺

今日文教鼎盛之會此書將以垂世而行遠自念文行不立得挂名簡端以免君子沒世之疾用爲寵榮然當記錄時非意所及也凡人著述有名之心纇隱隱欲自見己意抑或用功久有所得力熟處不覺流